漢魏六朝二十一名家集不分卷（一）

〔明〕汪士賢輯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明萬曆十一年刻本

漢魏二十一名家集總目

董仲舒集一卷
司馬長卿集一卷
揚子雲集一卷
東方朔集一卷
謝康樂集四卷
蔡中郎集八卷
曹子建集十卷
阮嗣宗集二卷
潘黃門集六卷
陶靖節集十卷
嵇中散集十卷
陸士衡集十卷
陸士龍集十卷
鮑明遠集十卷
謝惠連集一卷
顏延年集一卷
謝宣城集五卷

江文通集 十卷
陶貞白集 二卷
任彥升集 六卷
庾開府集 五卷

董子書院記

景州之西南六十里有鎮曰廣川漢大儒董子仲舒實居之鎮有董家里土人亦呼為董學村相傳即下帷講誦之地按漢書河間國有廣川縣今景屬河間府則鎮即古縣也州舊有董子祠二其一在里中最古有唐宋

碑碣一在州北門之外不知始何時元天曆初蓨縣尹呂思誠病其卑隘作新祠于城東高丘之上遷其主享焉所謂廣川臺者是也後十餘年當順帝時河間總管王思誠復即里中古祠為董子書院請設山長一人以奉時祀且領教事久而皆廢

國朝天順中御史章璠作城東祠益祀元魏高允以下八人更其名曰景賢於是董子無專祠於其鄉矣正德乙亥御史吳郡盧君雍按行至景求其族姓墳墓無復存者惟書院遺址在榛莽間門塾堂戺之迹可尋而見也乃屬河間知府陸君棟知景州徐

政俾經營之始於首夏甫閱月而成其中為堂三間以奉董子像旁翼兩齋繚以周垣揭以名額而又刻其遺書以惠學者使至京師請予記惟董子之道見於大廷之三策聖賢之學帝王為治之法備矣其間道原於天之言正誼不謀利之論以及王伯王

石之辨尤為精切蓋自戰國訖于秦權謀術數淫辭邪說徧于天下高識正論至是而後發焉雖以廉直忤世不得公卿之位以行其志然漢家一代表六經宗孔氏而黜百家者非董子誰其啟之宋之大儒稱其本領純正度越漢唐諸子凡以此也古亦有

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若董子之德與言皆有足尚功固非其所計亦有不可得而誣者也使當時獲究其用則雜伯之治必當大有匡捄以歸於正豈獨託之空言而已哉讀其書者思其人思其人者及其鄉望其山川瞻其草木皆有嗟咨羨慕

之意亦何必堂室丘壟然後為近哉
上丁之祀與享聖庭
朝廷之所以報功也書院之儀儼居
師席臨其鄉人後賢之所以崇德也
多識前言歷考成法以求所謂古之
人者寧獨非来學之責哉且胡元叔
季之世懷賢慕義者尚能表而章之
矧我
朝文命誕敷
太祖秩祀親加釐正
太宗定鼎北方河間之地邇在畿輔
王化所先被聞董子之風能不慨然
而興乎然則諸君之望於景人者亦
厚矣盧君以進士舉好古而文與單

舉刺必先風教陸君亦舉進士予禮
部所校者以詞翰飾政治與徐君同
志協力以成茲役皆於法所得書又
有毛公書院在河間亦為重建別有
記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
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華蓋殿大學士致仕長沙李東陽撰

董仲舒傳

董仲舒清河廣川人也以治春秋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能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圃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漢孝武皇帝即位以賢良對策爲江都相事易王王素驕好勇仲舒以禮義匡正王敬重焉公孫弘希世用事深疾仲舒是時膠西王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欲中之乃言於上曰獨仲舒可使相膠西王素服其德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以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主正身率下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産業以修學著書爲事年老以壽終於家

董仲舒集目錄

賢良三策 并制
士不遇賦
山川頌
詣丞相公孫弘記室書
高廟園災對
雨雹對
郊祀對
乞種麥限田章
粤有三仁對

董仲舒集目錄終

董仲舒集

漢　廣川董仲舒著

明　新安汪士賢校

賢良三策 并制

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絜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褎然爲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

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鍾鼓筦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誖謬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嗚呼凡所爲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髙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并取之於術愼其所出廼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於執事書之不泄興于朕躬毋悼後害子大

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廼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廼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

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書云茂哉茂哉皆强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

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誖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

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群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

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徠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

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

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内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

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立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

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

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墻不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墻矣雖欲善治之亡可柰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

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羣生也

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瑑又云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嗚呼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

任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廉耻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而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毋廼牽於文繫而不得騁與將所由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于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稱朕意

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迺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

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閎夭太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由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

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琢資質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

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爲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趣利無耻又好用憯酷之吏賦歛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群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

刑民免而無耻此之謂也今陛下幷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群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髙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髙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内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籍田以爲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

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絶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貧窮孤弱寃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亷耻貿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真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

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録德而定位則亷耻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

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

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乎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

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群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脩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脩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

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

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愼微者著詩曰惟此文

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嚮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寖微

寖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孔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由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議考問

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厪能勿失耳若迺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皇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一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

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蹵民民日削月朘寖以

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

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之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

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士不遇賦

嗟乎嗟乎遐哉邈矣時來曷遲去之速矣屈意從人非吾徒矣正身俟時將就木矣悠悠偕時豈能覺矣心之憂歟不期祿矣皇皇匪寧祇增辱矣努力觸藩徒摧角矣不出戶庭庶無過矣生不丁三代之聖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以辯詐而期通兮貞士耿介而自束雖日三省於吾身兮猶懷進退之惟谷彼寔繁之有徒兮指其白而爲黑目信嫮而言眇兮口信辯而言訥鬼神不能正人事之變戾兮聖賢亦不能開愚夫之違惑出門則不可以偕往兮藏器又豈不容

退洗心而內訟兮亦未知其所從也觀上古之清濁兮廉士亦煢煢而靡歸殷湯有卞隨與務光兮周武有伯夷與叔齊卞隨務光遁迹於深淵兮伯夷叔齊登山而采薇使彼聖人其猶周遑兮矧舉世而同迷若伍員與屈原兮固亦無所復顧亦不能同彼數子兮將遠遊而終慕於吾儕之云遠兮疑荒途而難踐憚君子之于行兮誡三日而不飯嗟天下之偕違兮悵無與之偕返孰若返身於素業兮莫隨世而輪轉雖矯情而獲百利兮復不如正心而歸一善紛既迫而後動兮豈云稟性之惟褊同人而大有兮明謙光而務展遵幽昧於默足兮豈舒采而蘄顯苟肝膽之可同兮奚鬚髮之足辨也

山川頌

山則龍嵸嵓嵬崔嶵巍久不崩阤似夫仁人志士孔子曰山川神祇立寶藏殘器用資曲直合大者可以爲宮室臺榭小者可以爲舟輿浮漏大者無不中小者無不入持斧則砍折鐮則艾生人立禽獸伏死人入多則功而不言是以君子取辟也且積土成山

無損也成其高無害也成其大無虧也小其上泰其下久長安後世無有去就儼然獨處惟山之意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此之謂也水則源泉混混沄沄晝夜不竭既似力者盈科後行既似持平者循微赴下不遺小間既似察者循谿谷不迷或奏萬里而必至既似知者鄣防止之能淨淨既似知命者不清而入潔清而出既似善化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既似勇者物皆困於火而水獨勝之既似武者咸得之而生失之而死既似有德者孔子

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之謂也

詣丞相公孫弘記室書

江都相董仲舒叩頭死罪死罪再拜上言君侯以周召自然休質提陛三公統理海內總紐百寮未有半言之教郡國翕然望風更思改新以助至治郡衆所占必有成功仲舒叩頭死罪仲舒愚戇素無治名大漢之檢式數家君侯哀憐之恩誤被非任無以稱職仲舒竊見宰職任天下之重羣心所歸推須賢佐以成聖化願君侯大開蕭相國求賢之路廣選舉之門既得其人接以周公下士之義即奇偉隱世異倫之人各思竭愚歸往盛德英俊滿朝百能備具即君侯大立則道德弘通化流四極仲舒愚陋經術淺溥所識褊陋不能贊揚萬分君侯所弃捐竊聞春秋曰賢聖博觀以章其名擇善者從之無所不聽又曰近而不言為諂遠而不言為怨故輒披心陳誠仲舒叩頭死罪死罪夫堯舜三王之業皆由仁義為本仁者所以理人倫也故聖王以為治首或曰發號出令利天下之民者謂之仁政疾天下之害於人者謂之仁心二者

備矣然後海內應以誠惟君侯深觀往古思本仁義至誠而已方今關東五穀咸貴家有饑餓其死傷者半盜賊並起發亡不止良民被害為聖主憂咎皆由仲舒等典職防禁無素當先坐仲舒叩頭死罪死罪仲舒至愚以為扶衰止姦本在吏耳宜一考察天下領民之吏留心署置以明消滅邪枉之迹使百姓各安其產業無有寇盜之患以蠲主憂仲舒叩頭死罪謹奉春秋署置術再拜君侯足下

高廟園災對

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與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粲然皆見亡所疑矣按春秋魯定公哀公時季氏之惡已孰而孔子之聖方盛夫以盛聖而易孰惡季孫雖重魯君雖輕其埶可成也故定公二年五月兩觀災兩觀僭禮之物天災之者若曰僭禮之臣可以去已見罪徵而後災可去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省至哀公三月五月桓宮釐宮災二者同事所為一也若曰燔貴而去不義云爾哀公未能見故

四年六月亳社災兩觀桓釐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季氏亡道久矣前是天不見災者魯未有賢聖臣雖欲去季孫其力不能昭公是也至定哀迺見之其時可也不時不見天之道也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亦不當立與魯所災同其不當立久矣至於陛下時天迺災之者殆亦其時可也昔秦受亡周之敝而亡以化之漢受亡秦之敝又亡以化之夫繼二敝之後承其下流兼受其猥難治甚

矣又多兄弟親戚骨肉之連驕揚奢侈恣睢者衆所謂重難之時者也陛下正當大敝之後又遭重難之時甚可憂也故天災若語陛下當今之世雖敝而重難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遼東高廟迺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仄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殿乃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災燔之況大臣乎此天意也罪在外者天災外罪在內者天災內燔甚罪當重燔簡罪當輕承天意之道也

雨雹對

元光元年二月京師雨雹鮑敞問董仲舒曰雹何物也何氣而生之仲舒曰陰氣脅陽氣天地之氣陰陽相半和氣周迴朝夕不息陽德用事則和氣皆陽建巳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陽之月陰德用事則和氣皆陰建亥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陰之月十月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此月純陰疑於無陽故謂之陽月詩人所謂日月陽止者也四月陽雖用事而陽不獨存此月純陽疑於無陰亦謂之陰月自十月以後陽氣始

生於地下漸冉流散故言息也陰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四月純陽用事自四月以後陰氣始生於天上漸冉流散故云息也陽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十月純陰用事二月八月陰陽正等無多少也以此推移無有差慝運動抑揚更相動薄則薰蒿歊蒸而風雨雲霧雷電雪雹生焉氣上薄爲雨下薄爲霧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擊之聲也電其相擊之光也二氣之初蒸也若有若無若實若虛若方若圓攢聚相合其體稍重故雨乘虛而隊風

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疎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其寒月則雨凝於上體尚輕微而因風相襲故成雪焉寒有高下上暖下寒則上合爲大雨下凝爲水霰雪是也雹霰之流也陰氣暴上雨則凝結成雹焉大平之世則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潤葉津莖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啓發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霧不塞望浸淫被泊而已雪不封條凌殄毒害而已雲則五色而爲慶三色而成矞露則結味而成甘結潤而成膏此聖人之在上則陰陽和風雨時

也政多紕繆則陰陽不調風發屋雨溢河雪至牛目雹殺驢馬此皆陰陽相蕩而爲祲沴之妖也敞曰四月無陰十月無陽何以明陰不孤立陽不獨存耶仲舒曰陰陽雖異而所資一氣也陽用事此則氣爲陽陰用事此則氣爲陰陰陽之時雖異二體常存猶如一鼎之水而未加火純陰也加火極熱純陽也純陽則無陰氣息火水寒則更陰矣純陰則無陽氣加火水熱則更陽矣然則建巳之月爲純陽不容都無復陰也但是陽家用事陽氣之極耳薺麥枯由陰殺也

建亥之月爲純陰不容都無復陽也但是陰家用事陰氣之極耳薺麥始生由陽升也其尤者葶藶死於盛夏款冬花於嚴寒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焰故知陰不得無陽陽不容都無陰也敞曰冬雨必暖夏雨必涼何也曰冬氣多寒陽氣自上躋故人得其暖而上蒸成雪矣夏氣多暖陰氣自下昇故人得其涼而上蒸成雨矣敞曰雨既陰陽相蒸四月純陽十月純陰斯則無二氣相薄則不雨乎曰然純陽純陰雖在四月十月但月中之一日耳敞曰月中何

日曰純陽用事未夏至一日純陰用事未冬至一日朔旦夏至冬至其正氣也敞曰然則未至一日其不雨乎曰然頗有之則妖也和氣之中自生災沴能使陰陽改節暖凉失度敞曰災沴之氣其常存耶曰無也時生耳猶乎人四支五臓中也有時及其病也四支五臓皆病也敞遷延負墻俛揖而退

郊祀對

廷尉臣湯昧死言臣湯承制以郊事問故膠西相仲舒臣仲舒對曰所聞古者天子之禮莫重於郊郊常以正月上辛日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禮三年喪不祭其先而不敢廢郊郊重於宗廟天尊於人也王制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此言德滋美而牲滋微也春秋曰魯祭周公用白牡色白貴純也帝牲在滌三月牲貴肥潔而不貪其大也凡養牲之道務在肥潔而已駒犢未能勿秩之食莫如令食其母便臣湯謹問仲舒魯祀周公用白牡非禮也臣仲舒對曰禮也臣湯問周天子用騂剛群公不毛周公諸公也何以得用純牲臣仲舒曰

武王崩成王幼而在襁褓之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曰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於諸侯臣仲舒愚以為報德之禮臣湯問仲舒天子祭天諸侯祭土魯何緣以祭郊臣仲舒對曰周公傳成王成王遂及聖功莫大於此周公聖人也有祭於天道成王令魯郊也臣湯問仲舒魯祭周公用白牡其郊何用臣仲舒對曰魯郊用純騂剛周色尚赤以天子命郊故以騂臣湯問仲舒祠宗廟或以鶩當鳧鶩非鳧可用否臣仲舒對曰鶩非鳧鳧非鶩也臣聞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慎之至也陛下祭躬親齋戒沐浴以承宗廟甚敬謹柰何以鳧當鶩鶩當鳧名實不相應以承太廟不亦不稱乎臣仲舒愚以為不可臣犬馬齒衰賜骸骨伏陋巷陛下乃幸使九卿問臣以朝廷之事臣愚陋曾不足以承明詔奉大對臣仲舒昧死以聞

乞種麥限田章

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

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陛下幸詔大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況古者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仟伯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

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粵有三仁對

江都王問仲舒曰粵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為粵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乎由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為詐而已故

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為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玉也

司馬長卿集目錄

賦

子虛賦
上林賦
哀二世賦
大人賦
美人賦
長門賦并序
琴歌二首

書

諫獵書
遺言封禪事

檄

諭巴蜀父老檄

難

與蜀父老詰難

附

白頭吟

司馬長卿集目錄終

司馬長卿集

漢 成都司馬相如著
明 新安 汪士賢校

子虛賦

其辭曰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田田罷子虛過詫烏有先生而無是公在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田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僕樂齊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田於海濱列卒滿澤罘網彌山掩兔轔鹿射麋格麟鶩於鹽浦割鮮染輪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游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游游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覩也又烏足以言其外澤者乎齊王曰雖然略以子之所聞見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

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岪鬱隆崇律崒岑崟
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陁下屬
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坿錫碧金銀衆色炫
燿照爛龍鱗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珉昆吾瑊玏玄厲
碝石武夫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穹窮昌蒲江離
蘪蕪諸柘巴且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陁靡案衍
壇曼緣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則生葴析苞荔薜
莎青薠其埤溼則生藏莨蒹葭東蘠彫胡蓮藕觚盧
奄閭軒于衆物居之不可勝圖其西則有涌泉清池

激水推移外發芙蓉蔆華內隱鉅石白沙其中則有
神龜蛟鼉瑇瑁鼈黿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楩柟豫章
桂椒木蘭檗離朱楊樝梨梬栗橘柚芬芳其上則有
鵷雛孔鸞騰遠射干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蟃蜒貙豻
於是乎乃使剸諸之倫手格此獸楚王乃駕馴駮之
駟乘彫玉之輿靡魚須之橈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干
將之雄戟左烏號之彫弓右夏服之勁箭陽子驂乘
孅阿爲御案節未舒即陵狡獸蹵蛩蛩轔距虛軼野
馬轊騊駼乘遺風射游騏倏眒倩浰雷動猋至星流

電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眦洞胷達掖絕乎心繫獲若
雨獸揜草蔽地於是楚王乃弭節徘徊翺翔容與覽
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徼𨘢受詘殫
覩衆物之變態於是鄭女曼姬被阿錫揄紵縞雜纖
羅垂霧縠襞積褰縐鬱橈谿谷衯衯裶裶揚衪戌削
蜚襳垂髾扶輿猗靡翕呷萃蔡下靡蘭蕙上拂羽蓋
錯翡翠之葳蕤繆繞玉綏眇眇忽忽若神之髣髴於
是乃羣相與獠於蕙圃媻姍勃窣上金隄揜翡翠射
鵔鸃微矰出孅繳施弋白鵠連駕鵝雙鶬下玄鶴加

怠而後發游於清池浮文鷁揚旌枻張翠帷建羽蓋
罔瑇瑁釣紫貝摐金鼓吹鳴籟榜人歌聲流喝水蟲
駭波鴻沸涌泉起奔揚會礧石相擊硠硠礚礚若雷
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獠者擊靈鼓起烽燧
車案行騎就隊纚乎淫淫般乎裔裔於是楚王乃登
陽雲之臺泊乎無爲澹乎自持勺藥之和具而後御
之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脟割輪焠自以爲
娛臣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王無以應僕也烏有先
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況齊國王悉

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田乃欲戮力致獲以娛左右也何名爲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爲驕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爲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惡也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也章君惡傷私義二者無一可而先王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且齊東陼鉅海南有琅邪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浮勃澥游孟諸邪與肅愼爲鄰右以湯谷爲界秋田乎

青丘彷徨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胷中曾不蔕芥若乃俶儻瑰瑋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崪充仞其中者不可勝記禹不能名卨不能計然在諸矦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是以王辭不復何爲無以應哉

上林賦

亡是公听然而笑曰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爲得也夫使諸矦納貢者非爲財幣所以述職也封疆畫界者非爲守禦所以禁淫也今齊列爲東蕃而外私肅愼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其於義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正諸矦之禮徒事爭於游戲之樂苑囿之大欲以侈奢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焉足道乎君未覩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終始霸滻出入涇渭酆鎬潦潏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異態東西南北馳鶩往來出乎椒丘之闕行乎州淤之浦徑乎桂林之中過乎泱漭之壄汩乎

混流順阿而下赴隘陿之口觸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洶涌彭湃滭弗宓汨偪側泌瀄橫流逆折轉騰潎洌滂濞沆溉穹隆雲橈宛潬膠盭踰波趨浥涖涖下瀨批巖衝擁奔揚滯沛臨坻注壑瀺灂霣隊沈沈隱隱砰磅訇磕潏潏淈淈湁潗鼎沸馳波跳沫汩急漂疾悠遠長懷寂漻無聲肆乎永歸然後灝溔潢漾安翔徐徊翯乎滈滈東注太湖衍溢陂池於是蛟龍赤螭䱭䲛漸離鰅鰫鰬魠禺禺鱋鰨揵鰭掉尾振鱗奮翼潛處乎深巖魚鼈讙聲萬物衆夥明月珠子的皪

江靡蜀石黃碝水玉磊砢磷磷爛爛采色澔汗叢積
乎其中鳿鷫鵠鴇駕鵞屬玉交精旋目煩鶩庸渠箴
疵鵁盧羣浮乎其上汎淫氾濫隨風澹淡與波搖蕩
掩薄水渚唼喋菁藻咀嚼菱藕於是乎崇山矗矗巃
嵸崔巍深林巨木嶄巖嵾差九嵕巀嶭南山峩峩巖
陁甗錡摧崣崛崎振溪通谷蹇產溝瀆谽呀豁閜阜
陵別隝崴磈嵬廆丘虛崛礨隱轔鬱㠑登降施靡陂
池貏豸沇溶淫鬻散渙夷陸亭皐千里靡不被築揜
以綠蕙被以江離糅以蘼蕪雜以留夷布結縷攢戾
莎揭車衡蘭槀本射干茈薑蘘荷葴持若蓀鮮支黃
礫蔣苧青薠布濩閎澤延曼太原離靡廣衍應風披
靡吐芳揚烈郁郁菲菲衆香發越肸蠁布寫晻薆咇
茀於是乎周覽汎觀縝紛軋芴芒芒怳忽視之無端
察之無涯日出東沼入虖西陂其南則隆冬生長涌
水躍波其獸則㺎旄貘犛沈牛麈麋赤首圜題窮奇
象犀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河其獸則麒麟
角端騊駼橐駝蛩蛩驒騱駃騠驢騾於是乎離宮別
館彌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閣華榱璧璫輦道纚

屬步櫚周流長途中宿夷嵕築堂累臺增成巖突洞
房頫杳眇而無見仰攀橑而捫天奔星更於閨闥宛
虹拖於楯軒青龍蚴蟉於東箱象輿婉僤於西清靈
圄燕於閒館偓佺之倫暴於南榮醴泉涌於清室通
川過於中庭盤石振崖嶔巖倚傾嵯峨嶕嶢刻削崢
嶸玫瑰碧琳珊瑚叢生瑉玉旁唐玢豳文鱗赤瑕駁
犖雜臿其閒鼂采琬琰和氏出焉於是乎盧橘夏熟
黃甘橙楱枇杷橪柹亭柰厚朴梬棗楊梅櫻桃蒲陶
隱夫薁棣荅遝離支羅乎後宮列乎北園貤丘陵下
平原揚翠葉扤紫莖發紅華垂朱榮煌煌扈扈照曜
鉅野沙棠櫟櫧華楓枰櫨留落胥邪仁頻并閭欃檀
木蘭豫章女貞長千仞大連抱夸條直暢實葉葰楙
攢立叢倚連卷欐佹崔錯發骫坑衡閜砢垂條扶疏
落英幡纚紛溶萷蔘猗柅從風藰莅卉歙蓋象金石
之聲管籥之音柴池茈虒旋還乎後宮雜襲絫輯被
山緣谷循阪下隰視之無端究之無窮於是乎玄猨
素雌蜼玃飛鸓蛭蜩蠼猱獑胡豰蛫棲息乎其閒長
嘯哀鳴翩幡互經夭蟜枝格偃蹇杪顛隃絕梁騰殊

榛捷垂條掉希閒牢落陸離爛漫遠遷若此者數百
千處娛游往來宮宿館舍庖廚不徙後宮不移百官
備具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乘鏤象六玉虯拖
蜺旌靡雲旗前皮軒後道游孫叔奉轡衛公參乘扈
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鼓嚴簿縱獵者江河爲阹泰
山爲櫓車騎靁起殷天動地先後陸離離散則追淫
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羆
足壄羊蒙鶡蘇絝白虎被斑文跨壄馬陵三嵕之危
下磧歷之坻徑峻赴險越壑厲水椎蜚廉弄獬廌格

蝦蛤鋋猛氏羂要褭射封豕箭不苟害解脰陷腦弓
不虛發應聲而倒於是乎乘輿弭節徘徊翱翔往來
睨部曲之進退覽將帥之變態然後侵淫促節儵夐
遠去流離輕禽蹵履狡獸轊白鹿捷狡兔軼赤電遺
光耀追怪物出宇宙彎蕃弱滿白羽射游梟櫟蜚遽
擇肉而後發先中而命處弦矢分藝殪仆然後揚節
而上浮陵驚風歷駭猋乘虛亡與神俱藺玄鶴亂昆
鷄遒孔鸞促鵕鸃拂翳鳥捎鳳皇捷鵷鶵揜焦明道
盡塗殫廻車而還消搖乎襄羊降集乎北紘率乎直

指揜乎反鄉蹷石闕歷封巒過鳷鵲望露寒下棠棃
息宜春西馳宣曲濯鷁牛首登龍臺掩細柳觀士大
夫之勤畧均獵者之所得獲徒車之所閵轢騎之所
蹂若人之所蹈藉與其窮極倦谻驚憚讋伏不被創
刃怖而死者宅宅藉藉填坑滿谷掩平彌澤於是乎
游戲懈怠置酒乎顥天之臺張樂乎膠葛之寓撞千
石之鍾立萬石之虡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奏陶
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千人倡萬人和山陵爲之
震動川谷爲之蕩波巴俞宋蔡淮南干遮文成顛歌

族居遞奏金鼓迭起鏗鎗闛鞈洞心駭耳荆吳鄭衛
之聲韶濩武象之樂陰淫案衍之音鄢郢繽紛激楚
結風俳優侏儒狄鞮之倡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
靡爛漫於前靡曼美色於後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絕
殊離俗妖冶嫺都靚莊刻飾便嬛綽約柔橈嫚嫚嫵
媚孅弱曳獨繭之褕袣眇閻易以卹削便姍嫳屑與
世殊服芬芳漚鬱酷烈淑郁皓齒粲爛宜笑的皪長
眉連娟微睇緜藐色授魂予心愉於側於是酒中樂
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大侈奢朕以

覽聽餘閒無事棄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以於此恐後世靡麗遂往而不返非所以爲繼嗣創業垂統也於是乎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墾辟悉爲農郊以贍氓隸隤牆填塹使山澤之民得至焉實陂池而勿禁虛宮館而勿仞發倉廩以救貧民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與天下爲始於是歷吉日以齋戒襲朝服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游于六藝之囿馳騖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射貍首兼騶虞弋玄鶴舞干戚載雲罕

揜羣雅悲伐檀樂樂胥修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述易道放怪獸登明堂坐清廟恣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於斯之時天下大悅鄉風而聽隨流而化芔然興道而遷義刑錯而不用德隆于三皇功羡於五帝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抗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衆庶忘國家之政貪雉兔之獲則仁者不繇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辟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侈僕恐百姓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受命矣

哀二世賦

登陂陁之長阪兮坌入曾宮之嵯峨臨曲江之隑州兮望南山之參差巖巖深山之谾谾兮通谷𧯠乎谽谺汩淢靸以永逝兮注平皋之廣衍觀衆樹之蓊薆兮覽竹林之榛榛東馳土山兮北揭石瀨弭節容與兮歷弔二世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埶信讒不寤兮宗

廟滅絕嗚呼操行之不得墓蕪穢而不脩兮魂亡歸而不食

大人賦

世有大人兮在乎中州宅彌萬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朅輕舉而遠遊乘絳幡之素蜺兮載雲氣而上游建格澤之脩竿兮總光燿之采旄垂旬始以爲幓兮曳彗星而爲髾掉指橋以偃蹇兮又猗抳以招搖攬欃槍以爲旌兮靡屈虹綢紅杳眇以玄湣兮猋風涌而雲浮駕應龍象輿之蠖略委麗兮

驂赤螭青虯之蚴蟉宛蜒低卬夭蟜裾以驕驁兮詘
折隆窮躩以連卷沛艾赳螑仡以佁儗兮放散畔岸
驤以孱顏跮踱輵螛容以骫麗兮蜩蟉偃寋怵㚟以
梁倚糾蓼叫奡踏以艐路兮蔑蒙踊躍騰又狂趡莅
颯卉歙焱至電過兮煥然霧除霍然雲消邪絕少陽
而登太陰兮與真人乎相求互折窈窕以右轉兮橫
厲飛泉以正東悉徵靈圉而選之兮部署衆神於搖
光使五帝先導兮反大壹而從陵陽左玄冥而右黔
雷兮前長離而後矞皇廝征伯僑而役羨門兮詔岐
伯使尚方祝融警而蹕御兮清氣氛而后行屯余車
而萬乘兮綷雲蓋而樹華旗使句芒其將行兮吾欲
往乎南嬉歷唐堯於崇山兮過虞舜於九疑紛湛湛
其差錯兮雜遝膠輵以方馳騷擾衝蓯其紛挐兮滂
濞泱軋麗以林離攢羅列聚叢以蘢茸兮衍曼流爛
痑以陸離徑入雷室之砰磷鬱律兮洞出鬼谷之堀
礨崴魁偏覽八紘而觀四海兮朅度九江越五河經
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絕浮渚涉流沙奄息葱極氾
濫水嬉兮使靈媧鼓琴而舞馮夷時若曖曖將混濁

兮召屏翳誅風伯刑雨師西望崑崙之軋沕荒忽兮
直徑馳乎三危排閶闔而入帝宮兮載玉女而與之
歸登閬風而遙集兮亢烏騰而壹止低佪陰山翔以
紆曲兮吾乃今日覩西王母暠然白首戴勝而穴處
兮亦幸有三足烏爲之使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
濟萬世不足以喜回車朅來兮絕道不周會食幽都
呼吸沆瀣兮餐朝霞咀噍芝英兮嘰瓊華僸祲尋而
高縱兮紛鴻溶而上厲貫列缺之倒景兮涉豐隆之
滂濞騁遊道而脩降兮騖遺霧而遠逝迫區中之隘
陝兮舒節出乎北垠遺屯騎於玄闕兮軼先驅于寒
門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嵺廓而無天視眩泯而亡見
兮聽敞怳而亡聞乘虛亡而上遐兮超無友而獨存

美人賦

司馬相如美麗閑都遊於梁梁王悅之鄒陽譖之
於王曰相如美則美矣然服色容治妖麗不忠將欲
媚辭取悅遊王後宮王不察之乎王問相如曰子好
色乎相如曰臣不好色也王曰子不好色何若孔墨
乎相如曰古之避色孔墨之徒聞齊饋女而遐逝望

朝歌而迴車譬於防火水中避溺山隅此乃未見其可欲何以明不好色乎若臣者少長西土鰥處獨居室宇遼廓莫與爲娛臣之東鄰有一女子雲髮豐艷蛾眉皓齒顏盛色茂景曜光起恒翹翹而西顧欲留臣而共止登垣而望臣三年於茲矣臣棄而不許竊慕大王之高義命駕東來途出鄭衛道由桑中朝發溱洧暮宿上宮上宮閒館寂寞雲虛門閤晝掩曖若神居臣排其戶而造其堂芳香芬烈黼帳高張有女獨處婉然在牀奇葩逸麗淑質艷光覩臣遷延微笑

而言曰上客何國之公子所從來無乃遠乎遂設旨酒進鳴琴臣遂撫絃爲幽蘭白雪之曲女乃歌曰獨處室兮廓無依思佳人兮情傷悲有美人兮來何遲日既暮兮華色衰敢託身兮長自私玉釵挂臣冠羅袖拂臣衣時日西夕玄陰晦冥流風慘冽素雪飄零閒房寂謐不聞人聲於是寢具既設服玩珍奇金鑪薰香黼帳低垂裀褥重陳角枕橫施女乃弛其上服表其褻衣皓體呈露弱骨豐肌時來親臣柔滑如脂臣乃脉定於內心正於懷信誓旦旦秉志不回翻然

高舉與彼長辭

長門賦 并序

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妒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爲文以悟主上陳皇后復得親幸其辭曰

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遙以自虞魂踰佚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居言我朝往而暮來兮飲食樂而忘人心慊移而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親伊予志之慢愚兮懷貞慤之懽心願賜問而自進兮得尚君之玉音奉

虛言而望誠兮期城南之離宮脩薄具而自設兮君曾不肯乎幸臨廓獨潛而專精兮天飄飄而疾風登蘭臺而遙望兮神怳怳而外淫浮雲鬱而四塞兮天窈窈而晝陰雷殷殷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飄風迴而赴閨兮舉帷幄之襜襜桂樹交而相紛兮芳酷烈之誾誾孔雀集而相存兮玄猨嘯而長吟翡翠脅翼而來萃兮鸞鳳翔而北南心憑噫而不舒兮邪氣壯而攻中下蘭臺而周覽兮步從容於深宮正殿塊

以造天兮鬱並起而穹崇閒徙倚於東廂兮觀夫靡
靡而無窮擠玉戶以撼金鋪兮聲噌吰而似鍾音刻
木蘭以爲榱兮飾文杏以爲梁羅丰茸之遊樹兮離
樓梧而相撐施瑰木之欂櫨兮委參差以槺梁時彷
彿以物類兮象積石之將將五色炫以相曜兮煥爛
燁而成光緻錯石之瓴甓兮象瑇瑁之文章張羅綺
之幔帷兮垂楚組之連綱撫柱楣以從容兮覽曲臺
之央央白鶴噭以哀號兮孤雌跱於枯楊日黃昏而
望絕兮悵獨託於空堂懸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於

洞房援雅琴以變調兮奏愁思之不可長案流徵以
郤轉兮聲幼妙而復揚貫歷覽其中操兮意慷慨而
自卬左右悲而垂淚兮涕流離而從橫舒息悒而增
欷兮蹝履起而彷徨揄長袂以自翳兮數昔日之諐
殃無面目之可顯兮遂頹思而就牀摶芬若以爲枕
兮席荃蘭而茝香忽寢寐而夢想兮魄若君之在旁
惕寤覺而無見兮魂廷廷若有亡衆鷄鳴而愁予兮
起視月之精光觀衆星之行列兮畢昴出於東方望
中庭之藹藹兮若季秋之降霜夜曼曼其若歲兮懷
鬱鬱其不可再更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復明
妾人竊自悲兮究年歲而不敢忘

琴歌二首

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凰時未遇兮無所
將何悟今夕兮升斯堂有豔淑女在閨房室邇人遐
毒我腸何緣交頸爲鴛鴦胡頡頏兮共翺翔

又

凰兮凰兮從我棲得託孳尾永爲妃交情通體心和
諧中夜相從知者誰雙翼俱起翻高飛無感我思使

余悲

書

諫獵書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
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
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
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
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害矣是胡越起於
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

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
時有銜橛之變而況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
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
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
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
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
故鄙諺曰家累千金者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諭
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

遺書言封禪事

伊上古之初肇自顥穹生民歷選列辟以迄於秦率
邇者踵武逖聽者風聲紛綸葳蕤堙滅而不稱者不
可勝數也續昭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
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
詳不可得聞也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可觀也書曰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
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
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而後陵夷衰微千載無聲豈
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
耳故軌迹夷易易遵也湛恩濛涌易豐也憲度著明
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繦褓而崇冠
於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絕迹可考於
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
德逢涌原泉沕潏漫衍旁魄四塞雲搏霧散上暢九
垓下泝八埏懷生之類沾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飄
逝邇陜游原迥闊泳沫首惡湮沒闇昧昭晰昆蟲闓
澤回首面內然後囿騶虞之珍群徼麋鹿之怪獸導
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觡共抵之獸獲周餘珍放龜於

岐招翠黃乘龍於沼鬼神接靈圉賓於閒館奇物譎
詭俶儻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爲薄不敢道封禪
蓋周躍魚隕杭林之以燎微夫斯之爲符也以登介
丘不亦恧乎進讓之道何其爽與於是大司馬進曰
陛下仁育群生義征不憓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
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
創見意者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上帝
垂恩儲祉將以薦成陛下謙讓而弗發也挈三神之
驩缺王道之儀群臣恧焉或謂且天爲質闇珍符固

不可辭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靡幾也亦各並時而榮咸濟世而屈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乎夫脩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爲進越故聖王弗替而脩理地祇謁款天神勒功中嶽以彰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民也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丕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因雜薦紳先生之略術使獲曜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錯事猶兼正列其義校飭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爲七攄之無窮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

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爲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義而覽焉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愉乎朕其試哉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乃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唯濡之氾尃濩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乎君乎疾不邁哉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嘉旼旼睦睦君子之能蓋聞其聲今觀其來厥塗靡蹤天瑞之徵茲亦以舜虞氏以興濯濯之麟游彼靈畤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以享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采色炫燿熿炳煇煌正陽顯見覺寤黎烝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依類託寓諭以封巒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也故曰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

檄

諭巴蜀父老檄

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集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鄉風慕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

人以奉幣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鬬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惟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爲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

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爲至愚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毋忽也

難

與蜀父老詰難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群生澍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駹定莋存邛略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縉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

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邛莋西僰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尚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覯也余之行急其

詳不可得聞已請爲大夫粗陳其畧蓋世必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氾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慼之乃堙洪塞源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腠胝無胈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喔齪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

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爲奴虜係縲號泣內鄉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

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爲遺己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戾夫爲之垂涕況乎上聖又烏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強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徼牂柯鏤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曶爽闇昧得燿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烏可

以已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指聽者未聞音猶焦朋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芒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敞罔靡徙遷延而辭退

古辭

白頭吟

卓文君 附

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絕
今日斗酒會明旦溝水頭躞蹀御溝上溝水東西流
淒淒復淒淒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
竹竿何嫋嫋魚尾何簁簁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爲
右一曲本辭

又

皚如山上雪皎如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絕
一解 平生共城中何嘗斗酒會今日斗酒會明旦溝水
頭 一作 躞蹀御 向 溝上溝水東西流 二解 郭東亦有樵郭

西亦有樵兩樵相推與無親爲誰驕 三解 淒淒重淒淒
嫁娶亦不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 四解 竹竿何嫋
嫋魚尾何離簁男兒欲相知何用錢刀爲齕如 如字或千
有五 馬噉萁川上高士嬉今日相對樂延年萬歲期
字
五解 右一曲晉樂所奏

楊子雲傳　班固撰

楊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其先出自有周伯僑者
以支庶初食采於晉之楊因氏焉不知伯僑周何別
也楊在河汾之間周衰而楊氏或稱侯號曰楊侯會
晉六卿爭權韓魏趙興而范中行知伯弊當是時偪
楊侯楊侯逃於楚巫山因家焉楚漢之興也楊氏遡
江上處巴江州而楊季官至廬江太守漢元鼎間避
仇復遡江上處嶓山之陽曰郫有田一壥有宅一區
世世以農桑爲業自季至雄五世而傳一子故雄亡

它楊於蜀雄少而好學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
無所不見爲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
湛之思清靜亡爲少耆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
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
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
意雖富貴不事也顧嘗好辭賦先是蜀有司馬相如
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爲式
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
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

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迺作書往往
摭離騷文而反之自㟞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
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誦以
下至懐沙一卷名曰畔牢愁畔牢愁廣騷文多不載
獨載反離騷其辭曰云云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
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
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其
辭曰云云甘泉本因秦離宮既奢泰而武帝復增通天
髙光迎風宮外近則洪厓旁皇儲胥■遠則石關

封■枝鵲露寒棠棃師得遊觀屈奇瑰偉非木摩而
不雕牆塗而不畫周宣所考般庚所遷夏卑宮室唐
虞棌椽三等之制也且其爲已久矣非成帝所造欲
諫則非時欲默則不能已故遂推而隆之迺上比於
帝室紫宮若曰此非人力之所爲黨鬼神可也又是
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在屬車間豹尾
中故雄聊盛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
地逆釐三神又言屏玉女卻虙妃以微戒齊肅之事
賦成奏之天子異焉其三月將祭后土上迺帥羣臣

橫大河湊汾陰既祭行遊介山回安邑顧龍門覽鹽
池登歷觀陟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虛眇然以思
唐虞之風雄以爲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罔上河東
賦以勸其辭曰云云其十二月羽獵雄從以爲賦其辭
曰云云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
民雄以爲長楊賦其辭曰云云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
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
自守泊如也或謿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謿
其辭曰云云雄以爲賦者將以風也必推類而言極麗

靡之辭閎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既迺歸之於
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
欲以風帝反縹縹有陵雲之志繇是言之賦勸而不
止明矣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
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輟不復爲而大潭思渾
天參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旁則三摹九据極之
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故觀易者見其卦而
名之觀玄者數其畫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
也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律歷之紀九

九大運與天終始故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
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爲三卷曰一二
三與泰初歷相應亦有顓頊之歷焉擬之以三策開
之以休咎絣之以象類播之以人事文之以五行擬
之以道德仁義禮知無主無名要合五經苟非其事
文不虛生爲其泰曼漶而不可知故有首衝錯測攡
瑩數文掜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剝玄體離散其文章
句尚不存焉玄文多故不著觀之者難知學之者難
成客有難玄大深衆人之不好也雄解之號曰解難

其辭曰云云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與聖
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
譔以爲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法言文多不著獨
著其目云云

贊曰雄之自序云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
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爲門下
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爲郎給事黃門與
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
間莽賢皆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

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
獲封爵者甚衆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
恬於埶利迺如是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
成名於後世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
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
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
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
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曶之唯劉歆及范
逡敬焉而桓譚以爲絶倫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爲

二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絶其原以神
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
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
獄事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迺從閣上自
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間請
問其故迺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
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
符命雄以病免復召爲大夫家素貧耆酒人希至
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常

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爲起墳喪之三年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常稱楊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

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楊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諸儒或譏以爲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具存

揚子雲集卷第一

漢 成都揚子雲著

明 新安汪士賢校

賦

蜀都賦

蜀都之地古曰梁州禹治其江渟皐彌望鬱乎青葱沃壄千里上稽乾度則井絡儲精下按地紀則巛宮奠位東有巴賨綿亘百濮銅梁金堂火井龍湫其中則有玉石嶜岑丹青玲瓏邛節桃枝石鰭水螭南則

有犍牂潛夷昆明峩眉絕限峎[illegible]堪巖亶翔靈山揭其右離碓被其東於近則有瑕英菌芝玉石江珠於遠則有銀鉛錫碧馬犀象僰西有鹽泉鐵冶橘林銅陵邛連盧池澹漫波淪其旁則有期牛兕旄金馬碧雞北則有岷山外羌白馬獸則麙羊野麋罷犛貘貐麡麙鹿麝戶豹能黃獑胡雖玃猨蝙玃猱猶豰畢方爾乃蒼山隱天岭崟迴叢增嶃重䙴岬石巇崔嵬嵲嵬霜雪終夏叩巖岭嶙崇隆臨柴諸徼嵔峴五砐參差湔山巖巖觀上岑嵓龍陽累峗灌䫻交倚嶉崪

崛崎隽嶮脇施形精出偈堪嵳隱倚彭門嶋峴㟧嵺
嵑峒方彼碑池岥岈輵嶭磼乎岳岳北屬崑崙嵩泰極
涌泉醴凝水流津漉集成川於是乎則左沉犁右羌
庭漻水淬其匈都江漂六涇乃溢乎通潚洪濤溶洗
千渡萬谷合流逆折泌節乎爭降湖潧排碣反波逆
溿礫石洌巘紛汝周溥旋溺宛綏頹㵐摶岸敵呷䘹
瀨磴巖撐汾汾忽溶闛沛踰窟出限連混陁隧銍釘
鍾涌聲讙溥泙龍歷豐隆潛延延雷扶電擊鴻康濫
遠遠乎長喻馳下山卒湍降疾流分川並注合乎江

州於木則楩櫟豫章樹榜檍櫶椑柙青稚雕梓枌梧
橿櫪㰌楢木稯枒信楫叢俊幹湊集枇柍楊比沇樘
椅從風推參循崖撖㨞涇淫溶繽紛幼靡泥閎野望
芒芒菲菲其竹則鍾龍䈂篗野篠紛㟰宗生族攢俊
茂豐茱洪溶忽葦紛揚搔翕與風披夾江緣山尋卒
而起結根才業填衍迥野若此者方乎數十百里於
泥則汪汪漾漾積土崇隄其淺濕則生蒼葭蔣蒲藋
葶青蘋草葉蓮藕茱華菱根其中則有翡翠鴛鴦梟
鸕鷀鷺鸌鷎鸛鶊其深則有猵獺沈鱓水豹蛟蛇黿

蟫鼈龜𪓰衆鱗鰨鰖爾乃其都門二九四百餘閭兩江
珥其市九橋帶其流武儋鎮都刻削成蔹王基既夷
蜀侯尚叢并石石屛岝岑倚從秦漢之徙元以山東
是以賨山厥饒水貢其獲苴竹浮流龜磧君蝸相救
魚酌不收鷮鶬鴰鵙風胎雨彀衆物駭目單不知所
禦爾乃其裸羅諸圃欹緣畛黃甘諸柘柿桃杏李枇
杷杜樼粟㮏棠梨離支雜以梴橙被以櫻梅樹以木
蘭扶林禽爚般關旁支何若英絡其間春機楊柳褭
弱蟬杪扶施連卷䵣䆉塘蛺子鵋呼焉爾乃五穀馮

戎瓜瓟饒多卉以部麻往往薑梔附子巨蒜木艾椒
蘺藹醬醯清衆獻儲斯盛冬育筍舊菜增伽百華投
春隆隱芬芳蔓茗熒郁翠紫青黃麗靡螭燭若揮錦
布繡望芒兮無幅爾乃其人自造奇錦紌繏縱繽縿
緣盧中發文揚采轉代無窮其布則細都弱折綿繭
成衽阿麗纖靡避晏與陰蜘蛛作絲不可見風筩中
黃潤一端數金雕鏤釦器百伎千工東西鱗集南北
並臻馳逐相逢周流往來方轅齊轂隱軫幽輵埃𣪊
塵拂萬端異類崇戎總濃般旋闠齊喈楚而喉不感

槩萬物更湊四時迭代彼不折貨我罔之械財物饒
贍蓄積備具若夫慈孫孝子宗厥祖禰鬼神祭祀練
時選日瀝豫齋戒龍明衣表玄穀儷吉日異清濁合
踈明綏離旅乃使有伊之徒調夫五味甘甜之和勺
藥之羨江東鮐鮑隴西牛羊糴米肥豬麞麈不行鴻
貑獲乳獨竹孤鶬炮鴞被紑之胎山麢髓腦水遊之
腴蜂豚應鴈被鴳晨凫戮鵝初乳山鶴既交春羔秋
鼬膾鮫龜肴杭田孺鷩形不及勞五肉七菜朦猒腥
臊可以練神養血腫者莫不畢陳爾乃其俗迎春送

臘百金之家千金之公乾池泄澳觀魚于江若其吉
日嘉會期於送春之陰迎夏之陽侯羅司馬郭范畾
楊置酒乎滎川之閒宅設坐乎華都之高堂延帷揚
幕接帳連岡衆器雕琢藻刻將星朱緣之畫邠盼麗
光龍蚍蜜蜷錯其中禽獸奇偉髦山林昔天地降生
杜鄠密促之君則荆上亡尸之相厥女作歌是以其
聲呼吟靖領激呦喝啾尸音六成行夏低徊脊徙入
冥及廟嗜吟諸連單情舞曲轉節踃馺應聲其佚則
接芬錯芳襜祐纖延躪凄秋發陽春羅儒吟呉公連

眺朱顏離絳脣眇眇之態吡噉出焉若其遊怠漁弋
卻公之徒相與如平陽巔巨沼羅車百乘期會投宿
觀者方隄行船競逐偃衍擻曳絺索恍惚羅寘彌澥
漫漫汤汤龍睢聊兮槩布列枚孤施兮纖繁出鶩雌
落兮高雄壓翔蹝桂兮奔縈畢殂飛膾沈單然後別

河東賦

伊年暮春將瘞后土禮靈祇謁汾陰於東郊因茲以
勒崇垂鴻發祥隤祉欽若神明者盛哉鑠乎越不可
載已於是命群臣齊法服整靈輿迺撫翠鳳之駕六

先景之乘掉犇星之流旃㸚天狼之威弧張燿日之
玄旄揚左纛被雲梢奮電鞭驂雷輜鳴洪鍾建五旗
羲和司日顏倫奉輿風發飆拂神騰鬼趡千乘霆亂
萬騎屈橋嘻嘻旭旭天地稠嶅嶔丘跳巒涌渭躍涇
秦神下讋跖魂負沴河靈矍踢爪華蹈衰遂臻陰宮
穆穆肅肅蹲蹲如也靈祇既鄉五位時叙絪縕玄黃
將紹厥後於是靈輿安步周流容與以覽虖介山嗟
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於龍門灑沈菑於豁瀆兮播
九河於東瀕登六觀而遥望兮聊游浖以經營樂往

昔之遺風兮喜虞氏之所畊瞰帝唐之嵩高兮眽隆
周之大寧汨低回而不能去兮行睨陔下與彭城濊
南巢之坎坷兮易豳岐之夷平乘翠龍而超河兮陟
西岳之嶢崝雲霏霏而來迎兮澤滲灕而下降鬱蕭
條其幽藹兮滃汎沛以豐隆叱風伯於南北兮呵雨
師於西東參天地而獨立兮廓盪盪其亡雙遵逝乎
歸來以函夏之大漢兮彼何足與比功建乾坤之貞
兆兮將悉總之以群龍麗鉤芒與驂蓐收兮服玄冥
及祝融敦衆神使式道兮奮六經以攄頌隃於穆之

緝熙兮過清廟之雝雝軼五帝之遐迹兮躡三皇之
高蹤既發軔於平盈兮誰謂路遠而不能從

甘泉賦并序

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祀甘泉泰
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
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其辭曰

惟漢十世將郊上玄定泰畤擁神休尊明號同符三
皇錄功五帝卹胤錫羨拓迹開統於是迺命羣僚歷
吉日協靈辰星陳而天行詔招搖與太陰兮伏鉤陳
使當兵屬堪輿以壁壘兮梢夔魖而抶獝狂八神奔
而警蹕兮振殷轔而軍裝蚩尤之倫帶干將而秉玉
戚兮飛蒙茸而走陸梁齊總總撙撙其相膠轕兮
猋駭雲迅奮以方攘駢羅列布鱗以雜沓兮柴虒參
差魚頡而鳥䀚翕赫曶霍霧集而蒙合兮半散照爛
粲以成章於是乘輿迺登夫鳳皇兮而翳華芝駟蒼
螭兮六素虬蠖略蕤綏灕虖襂纚帥爾陰閉霅然陽
開騰清霄而軼浮景兮夫何旟旐郅偈之旖旎也流
星旄以電爥兮咸翠蓋而鸞旗敦萬騎於中營兮方

玉車之千乘聲駍隱以陸離兮輕先疾雷而馺遺風
臨高衍之嵱嵸兮超紆譎之清澄登椽欒而羾天門
兮馳閶闔而入凌兢是時未臻夫甘泉也迺望通天
之繹繹下陰潛以慘廩兮上洪紛而相錯直嶢嶢以
造天兮厥高慶而不可乎彌度平原唐其壇曼兮列
新夷於林薄攢并閭與茇葀兮紛被麗其亡[illegible]崇丘
陵之駊騀兮深溝嶔巖而爲谷迣迣離宮般以相爥
兮封巒石關迤靡乎延屬於是大厦雲譎波詭摧嗺
而成觀仰矯首以高視兮目冥眴而無見正瀏濫以

弘惝兮指東西之漫漫徒徊徊以徨徨兮魂眇眇
而昏亂據軨軒而周流兮忽坱圠而無垠翠玉樹之
青葱兮璧馬犀之璘瑞金人仡仡其承鍾虡兮嵌巖
巖其龍鱗揚光曜之燎燭兮垂景炎之炘炘配帝居
之懸圃兮象泰壹之威神洪臺崛其獨出兮㩕北極
之嶟嶟列宿廼施於上榮兮日月纔經於柍桭雷鬱
律於巖窔兮電倏忽於牆藩鬼魅不能自逮兮半長
途而下顛歷倒景而絕飛梁兮浮蔑蠓而撇天左欃
槍而右玄冥兮前熛闕而後應門陰西海與幽都兮

涌醴汩以生川蛟龍連蜷於東厓兮白虎敦圉乎崑
崙覽樛流於高光兮溶方皇於西青前殿崔巍兮和
氏玲瓏抗浮柱之飛榱兮神莫莫而扶傾閌閬閬其
寥廓兮似紫宮之崢嶸駢交錯而曼衍兮崴嵔隗乎
其相嬰乘雲閣而上下兮紛蒙籠以混成曳紅采之
流離兮颺翠氣之宛延襲璇室與傾宮兮若登高眇
遠亡國肅乎臨淵迴猋肆其碭駭兮𤢐桂椒而鬱栘
楊香芬茀以穹隆兮擊薄櫨而將榮薌呹肸以掍批
兮聲駍隱而歷鍾排玉戶而颺金鋪兮發蘭蕙與芎

藭帷弸彋其拂汩兮稍暗暗而靚深陰陽清濁穆羽
相和兮若夔牙之調琴般倕棄其剞劂兮王爾投其
鉤繩雖方征僑與偓佺兮猶彷彿其若夢於是事變
物化目駭耳回蓋天子穆然珍臺閒館璇題玉英蟺
蜎蠖濩之中惟天所以澄心清魂儲精垂恩感動天
地逆釐三神者廼搜逑索偶皐伊之徒冠倫魁能函
甘棠之惠挾東征之意相與齊乎陽靈之宮靡薜荔
而為席兮折瓊枝以為芳噏清雲之流霞兮飲若木
之露英集乎禮神之囿登乎頌祇之堂建光耀之長

[illegible]昭華覆之威威攀琁璣而下視兮行遊目乎三
危陳眾車於東阬兮肆玉軑而下馳漂龍淵而還九
垠兮窺地底而上迴風從從而扶轄兮鸞鳳紛其銜
蕤梁弱水之濎濴兮躡不周之逶蛇想西王母欣然
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卻宓妃玉女亡所眺其清矑兮
宓妃曾不得施其蛾眉方攬道德之精剛兮侔神明
與之為資於是欽柴宗祈燎熏皇天皐搖泰壹舉洪
頤樹靈旗樵蒸焜上配藜四施東燭滄海西耀流沙
北熿幽都南煬丹厓玄瓚觩䚯秬鬯泔淡肸蠁豐融

懿懿芬芬炎感黄龍兮熛訛碩麟選巫咸兮叫帝閽
開天庭兮延羣神儐暗藹兮降清壇瑞穰穰兮委如
山於是事畢功弘廻車而歸度三巒兮偈棠棃天閫
決兮地垠開八荒協兮萬國諧登長平兮雷鼓磕天
聲起兮勇士厲雲飛揚兮雨滂沛于胥德兮麗萬世
亂曰崇崇圜丘隆隱天兮登降峛崺單埢垣兮增宮
參差駢嵯峨兮岭巆嶙峋洞無厓兮上天之縡杳旭
卉兮聖皇穆穆信厥對兮徠祇郊禋神所依兮徘徊
招搖靈棲遲兮輝光炫燿降厥福兮子子孫孫長無

極兮

羽獵賦　并序

孝成帝時羽獵雄從以爲昔在二帝三王宮館臺榭
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廚
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
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
唐鳳皇巢其樹黄龍遊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
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
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爲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

民以爲泰大裕民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東南
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西至長楊五柞北繞
黄山濱渭而東周袤數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營建
章鳳闕神明馺娑漸臺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
蓬萊遊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
然至羽獵甲車戎馬器械儲偫禁禦所營尚泰奢麗
誇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修
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故聊因校獵賦以風之其辭曰
或稱羲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論者云否各亦並時

而得宜奚必同條而共貫則泰山之封焉得七十而
有二儀是以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爽遐邇五三孰
知其所遂作頌曰
麗哉神聖處於玄宮富既與地乎侔訾貴正與天乎
比崇齊桓曾不足使扶轂楚嚴未足以爲驂乘狹三
王之阸僻嶠高舉而大興歷五帝之寥廓涉三皇之
登閎建道德以爲師友仁義與之爲朋於是玄冬季
月天地隆烈萬物權輿於内殂落於外帝將惟田于
靈之囿開北垠受不周之制以終始顓頊玄[illegible]之統

乃詔虞人典澤東延昆鄰西馳閶闔儲積共侍戍卒
夾道斬叢棘夷野草禦自汧渭經營酆鎬章皇周流
出入日月天與地沓爾迺虎路三嵕以爲司馬圍經
百里而爲殿門外則正南極海邪界虞淵鴻濛沆茫
碣以崇山營合圍會然後先置乎白楊之南昆明靈
沼之東賁育之倫蒙盾負羽杖鏌鎁而羅者以萬計
其餘荷垂天之畢張竟壄之罘靡日月之朱竿曳彗
星之飛旗青雲爲紛虹蜺爲繯屬乎昆侖之虛渙若
天星之羅浩如濤水之波淫淫與與前後要遮欃槍

爲闉明月爲候熒惑司命天弧發射鮮扁陸離駢衍
佖路徽車輕武鴻絧緁獵殷殷軫軫被陵緣阪窮夐
極遠者相與列乎高原之上羽騎營營昈分殊事繽
紛往來轠轤不絕若光若滅者布乎青林之下於是
天子乃以陽晁始出乎玄宮撞鴻鐘建九旒六白虎
載靈輿蚩尤並轂蒙公先驅立歷天之旗（作旂）曳捎星
之旃霹靂列缺吐火施鞭萃從沇溶淋離廓落戲八
鎮而開關飛廉雲師吸嚊潚率鱗羅布列攢以龍翰
啾啾蹌蹌入西園切神光望平樂徑竹林蹂蕙圃踐

蘭唐舉烽烈火■者施技方馳千駟校騎萬師虓虎之
之陳從橫膠轕猋拉雷厲驞駍駖磕洶洶旭旭天動
地岋羨漫半散蕭條數千里外若夫壯士忼慨殊鄉
別趣東西南北騁耆奔欲拕蒼豨跋犀犛蹶浮麋斮
巨狿搏玄蝯騰空虛距連卷踔天蟜娭澗門莫莫紛
紛山谷爲之風猋林叢爲之生塵及至獲夷之徒蹶
松柏掌蒺藜獵蒙蘢轔輕飛履般首帶脩蛇鉤赤豹
牽象犀跇巒阬超唐陂車騎雲會登降闇藹泰華爲
旒熊耳爲綴木仆山還漫若天外儲與乎大溥聊浪

乎宇內於是天清日晏逢蒙列眥羿氏控弦皇車幽
輵光純天地望舒彌轡翼乎徐至於上蘭移圍徙陣
浸淫蹵部曲■堅重各案行伍壁壘天旋神扶雷擊
逢之則碎近之則破鳥不及飛獸不得過軍驚師駭
刮野掃地及至罕車飛揚武騎聿皇蹈飛豹羂嘄陽
追天寶出一方應駍聲擊流光野盡山窮囊括其雌
雄沇沇溶溶遙噱乎紘中三軍芒然窮冗閼與望覲
夫剽禽之紲隃犀兕之抵觸熊羆之挐攫虎豹之凌
遽徒角搶題注蹶竦讋怖魂亡魄失觸輻關脰妄發

期中進退履獲創淫輪夷丘累麼聚於是禽殫中衰
相與集於靖冥之館以臨珍池灌以岐梁溢以江河
東瞰目盡西暢亡涯隨珠和氏焯爍其波玉石嶜崟
眩燿青熒漢女水潛怪物暗冥不可殫形玄鸞孔雀
翡翠垂榮王雎關關鴻鴈嚶嚶羣娭乎其中噍噍昆
明鳧鷖振鷺上下砰磕聲若雷霆乃使文身之技水
格鱗蟲凌堅冰犯嚴淵探巖排碕薄索蛟螭蹈瀨獺
據黿鼉抾靈蠵入洞穴出蒼梧乘鉅鱗騎鯨魚浮彭
蠡目有虞方椎夜光之流離剖明月之胎珠鞭洛水

之宓妃餉屈原與彭胥於茲乎鴻生鉅儒俄軒冕雜
衣裳脩唐典匡雅頌揖讓於前昭光振燿蠁忽如神
仁聲惠於北狄武誼動於南鄰是以旃裘之王胡貉
之長移珍來享抗手稱臣前入圍口後陳盧山羣公
常伯楊朱墨翟之徒喟然並稱曰崇哉乎德雖有唐
虞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侈茲夫古之觀東嶽禪梁基
舍此世也其誰與哉上猶謙讓而未俞也方將上獵
三靈之流下決醴泉之滋發黃龍之穴窺鳳皇之巢
臨麒麟之囿幸神雀之林奢雲夢侈孟諸非章華是

靈臺罕徂離宮而輟觀遊土事不飾木功不彫丞民
乎農桑勸之以弗怠儕男女使莫違恐貧窮者不徧
被洋溢之饒開禁苑散公儲創道德之囿弘仁惠之
虞馳弋乎神明之囿覽觀乎羣臣之有亡放雉兔收
罝罘麋鹿芻蕘與百姓共之蓋所以臻茲也於是醇
洪鬯之德豐茂世之規加勞三皇勗勤五帝不亦至
乎乃祇莊雍穆之徒立君臣之節崇聖賢之業未遑
苑囿之麗遊獵之靡也因迴軫還衡背阿房及未央

長楊賦并序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
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敺漢中張羅網罝罘捕
熊羆豪豬虎豹狖玃狐兔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
熊館以網為周阹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
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
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為
主人子墨為客卿以諷其辭曰
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主之養民也仁
霑而恩洽動不為身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風左太

華而右褒斜椓截嶭而爲弋紆南山以爲罝羅千乘
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帥軍踤阹錫戎獲胡搤熊羆
拖豪豬木擁槍纍以爲儲胥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
雖然亦頗擾于農人三旬有餘其廑至矣而功不圖
恐不識者外之則以爲娛樂之遊內之則不以爲乾
豆之事豈爲民乎哉且人君以玄默爲神澹泊爲德
今樂遠出以露威靈數搖動以疲車甲本非人主之
急務也蒙竊惑焉翰林主人曰吁客何謂茲邪若客
所謂知其一未睹其二見其外不識其內也僕嘗倦

談不能一二其詳請略舉其凡而客自覽其切焉客
曰唯唯主人曰昔有彊秦封豕其士窫窳其民鑿齒
之徒相與磨牙而爭之豪俊麋沸雲擾群黎爲之不
康於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橫
巨海漂崑崙提劍而叱之所過麾城摲邑下將降旗
一日之戰不可殫記當此之勤頭蓬不暇梳饑不及
餐鞮鍪生蟣蝨介冑被霑汗以爲萬姓請命乎皇天
廼展民之所屈振民之所乏億載恢帝業七年之間
而天下密如也逮至聖文隨風乘流方垂意於

躬服節儉綈衣不弊革鞜不穿大廈不居木器無文
於是後宮賤瑇瑁而疏珠璣却翡翠之飾除雕瑑之
巧惡麗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止絲竹晏衍之
樂憎聞鄭衛幼眇之聲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其
後熏鬻作虐東夷橫叛羌戎睚眥閩越相亂遐氓爲
之不安中國蒙被其難於是聖武勃怒爰整其旅乃
命驃衛汾沄沸渭雲合電發猋騰波流機駭蠭軼疾
如奔星擊如震霆碎轒轀破穹廬腦沙幕髓余吾遂
獵乎王庭驅橐駝燒熐蠡分剓單于磔裂屬國夷阬

谷拔鹵莽刊山石蹂屍輿廝係累老弱吮鋋瘢耆金
鏃淫夷者數十萬人皆稽顙樹頷扶服蛾伏二十餘
年矣尚不敢惕息夫天兵四臨幽都先加迴戈邪指
南越相夷靡節西征羌僰東馳是以遐方疏俗殊鄰
絕黨之域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綏莫不蹻足抗
首請獻厥珍使海內澹然永亡邊城之災金革之患
今朝廷純仁遵道顯義并包書林聖風雲靡英華沈
浮洋溢八區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士有不談王道者
則樵夫笑之意者以爲事罔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

虧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廼時以有年出兵整輿竦
戎振師五柞習馬長楊簡力狡獸校武票禽廼萃然
登南山瞰烏弋西厭月𩂯東震日域又恐後代迷於
一時之事常以此為國家之大務淫荒田獵陵夷而
不禦也是以車不安軔日未靡旃從者彷彿骫屬而
還亦所以奉太尊之烈遵文武之度復三王之田反
五帝之虞使農不輟耰工不下機婚姻以時男女莫
違出愷悌行簡易矜劬勞休力役見百年存孤弱帥
與之同苦樂然後陳鐘鼓之樂鳴鞀磬之和建碣磍

之虡戛擊鳴球掉八列之舞酌允鑠肴樂胥聽廟中
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祜歌投頌吹合雅其勤若此故
眞神之所禜也方將俟元符以禪梁父之基增泰山
之高延光于將來比榮乎往號豈徒欲淫覽浮觀馳
騁秔稻之地周流梨栗之林蹂踐芻蕘誇詡衆庶盛
狖玃之收多麋鹿之獲哉且盲者不見咫尺而離婁
燭千里之隅客徒愛胡人之獲我禽獸曾不知我亦
已獲其王侯言未卒墨客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體
乎允非小人之所能及也廼今日發矇廓然已昭矣

太玄賦

觀大易之損益兮覽老氏之倚伏省憂喜之共門兮
察吉凶之同域曒曒著乎日月兮何俗聖之暗燭豈
愒寵以冒災兮將噬臍之不及若飄風不終朝兮驟
雨不終日雷隆隆而輒息兮火猶熾而速滅自夫物
有盛衰兮況人事之所極奚貪婪於富貴兮迄喪躬
而危族豐盈禍所棲兮名譽怨所集薰以芳而致燒
兮膏含肥而見焫翠羽微而殃身兮蚌含珠而擘裂
聖作典以濟時兮驅蒸民而入甲張仁義以為綱兮

懷忠貞以矯俗指尊選以誘世兮疾身歿而名滅豈
若師由聃兮執玄靜於中谷納偽祿於江淮兮揖松
喬於華岳升崑崙以散髮兮踞弱水以濯足朝發軔
於流沙兮夕翱翔乎碣石忽萬里而一頓兮過列仙
以託宿役青要與承戈兮舞馮夷以作樂聽素女之
清聲兮觀宓妃之妙曲茹芝英以禦餓兮飲玉醴以
解渴排閶闔以窺天庭兮騎騂騩以踟躕載羨門與
儷游兮永覽周乎八極

亂曰甘餌含毒難數嘗兮麟而可羈近犬羊兮鸞鳳

高翔戾青雲兮不掛網羅固足珍兮斯錯位極離大戮兮屈子慕清菹魚腹兮伯姬曜名焚厥身兮孤竹二子餓首山兮斷跡屬婁何足稱兮辟斯數子智君淵兮我異於此執太玄兮蕩然肆志不拘攣兮

逐貧賦

揚子遁世離俗獨處左鄰崇山右接曠野鄰垣乞兒終貧且窶禮薄義弊相與羣聚惆悵失志呼貧與語汝在六極投棄荒遐好為庸卒刑戮是加匪惟幼稚嬉戲土砂居非近鄰接屋連家恩輕毛羽義薄輕羅

進不由德退不受呵久為滯客其意謂何人皆文繡余褐不完人皆稻粱我獨藜飧貧無寶玩何以接歡宗室之燕為樂不槃徒行負賃出處易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或耘或耔霑體露肌朋友道絕進宦凌遲厥咎安在職汝為之舍汝遠竄昆崙之顛爾復我隨翰飛戾天舍爾登山巖穴隱藏爾復我隨陟彼高岡舍爾入海汎彼柏舟爾復我隨載沉載浮我行爾動我靜爾休豈無他人從我何求今汝去矣勿復久留

貧曰唯唯主人見逐多言益嗔心有所懷願得盡辭昔我乃祖宣其明德克佐帝堯誓為典則土階茅茨匪彫匪飾爰及世季縱其昏惑饕餮之羣貪富苟得鄙我先人乃傲乃驕瑤臺瓊榭室屋崇高流酒為池積肉為崤是用鵠逝不踐其朝三省吾身謂予無諐處君之家福祿如山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堪寒能暑少而習焉寒暑不忒等壽神仙桀跖不顧貪類不干人皆重蔽子獨露居人皆怵惕子獨無虞言辭既罄色厲目張攝齊而興降階下堂誓將去汝適彼首陽孤竹二子與我連行余乃避席辭謝不直請不貳過

聞義則服長與汝居終無厭極貧遂不去與我遊息

楊子雲集卷第二

漢 成都楊子雲著

明 新安汪士賢校

騷

反騷

有周氏之蟬嫣兮或鼻祖於汾隅靈宗初諜伯僑兮流於末之楊侯淑周楚之豐烈兮超既離虖皇波因江潭而淮記兮欽弔楚之湘纍惟天軌之不辟兮何純潔而離紛紛纍以其淟涊兮暗纍以其繽紛漢十

世之揚朔兮招搖紀于周正正皇天之清則兮度后土之方貞圖纍承彼洪族兮又覽纍之昌辭帶鉤矩而佩衡兮履欃槍以爲綦素初貯厥麗服兮何文肆而質𪎩資娵娃之珍髢兮鬻九戒而索賴鳳皇翔於蓬陼兮豈駕鵝之能捷騁驊騮以曲囏兮驢騾連蹇而齊足枳棘之榛榛兮蝯貁擬而不敢下靈修既信椒蘭之唼佞兮吾纍忽焉而不早睹衿芰茄之綠衣兮被夫容之朱裳兮酷烈而莫聞兮不如襞而幽之離房閨中容競淖約兮相態以麗佳知衆嫭之嫉妒兮何必颺纍之蛾眉懿神龍之淵潛兮竢慶雲而將舉亡春風之被離兮孰焉知龍之所處愍吾纍之衆芬兮颺爗爗之芳苓遭季夏之凝霜兮慶夭顇而喪榮橫江湘以南㴒兮云走乎彼蒼吾馳江潭之汎溢兮將折衷乎重華舒中情之煩或兮恐重華之不纍與陵陽侯之素波兮豈吾纍之獨見許精瓊靡與秋菊兮將以延夫天年臨汨羅而自隕兮恐日薄於西山解扶桑之總轡兮縱令之遂奔馳鸞皇騰而不屬兮豈獨飛廉與雲師卷薜芷與若蕙兮臨湘淵而投

之棍申椒與菌桂兮赴江湖而漚之費椒稰以要神兮又勤索彼瓊茅違靈氛而不從兮反湛身於江皋纍既攀夫傅說兮奚不信而遂行徒恐鷤鴂之將鳴兮顧先百草爲不芳初纍棄彼虙妃兮更思瑤臺之逸女抨雄鴆以作[illegible]兮何百離而曾不壹耦乘雲蜺之旖旎兮望昆侖以樛流覽四荒而顧懷兮奚必云女彼高丘既亡鸞車之幽藹兮焉駕八龍之委蛇臨江瀕而掩涕兮何有九招與九歌夫聖哲之不遭兮固時命之所有雖增欷以於邑兮吾恐靈修之不纍

攺昔仲尼之去魯兮斐斐遲遲而周邁終回復於舊都兮何必湘淵與濤瀨溷漁父之餔歠兮絜沐浴之振衣棄由聃之所珍兮蹠彭咸之所遺

書

諫不受單于朝書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夫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

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脱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横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旨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

數月迺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墬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絶大幕破窴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壹勞者不

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盧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風雷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内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顓制自此之後欲朝者

不距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彊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藉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犂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菑惟北狄爲不然眞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玆甚未

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柰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迺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答劉歆書

雄叩頭賜命謹至又告以田儀事事窮竟白案顯出甚厚甚厚田儀與雄同鄉里幼稚爲鄰長艾相愛視覬動精采似不爲非者故舉至之雄之任也不意淫

迹暴於官朝令舉者懷赧而低眉任者含聲而宛舌知人之德堯猶病諸雄何慙焉叩頭叩頭又勑以殊言十五卷君何由知之謹歸誠底裏不敢違信雄少不師章句亦於五經之訓所不解嘗聞先代輶軒之使奏籍之書皆藏於周秦之室及其破也遺棄無見之者獨蜀人有嚴君平臨邛林閭翁孺者深好訓詁猶見輶軒之使所奏言翁孺與雄外家牽連之親又君平過誤有以私遇少而與雄也君平財有千言耳翁孺梗概之法略有翁孺往數歲死婦蜀郡掌氏子

無子而去而雄始能草文先作縣邸銘王佴頌階闥銘及成都城四隅銘蜀人有楊莊者爲郎誦之於成帝成帝好之以爲似相如雄遂以此得外見此數者皆都水君常見故不復奏雄爲郎之歲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沈博絕麗之文願不受三歲之奉且休脫直事之繇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有詔可不奪奉令尚書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於石渠如是後一歲作繡補靈節龍骨之銘詩三章成帝好之遂得盡意故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

齎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即以鉛摘次之於槧二十七歲於今矣而語言或交錯相反覆方論思詳悉集之燕其疑張伯松不好雄賦誦之文然亦有以奇之常爲雄道言其父及其先君熹典訓屬雄以此篇目頗示其成者伯松曰是縣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又言恐雄爲太玄經由鼠坻之與牛場也如其用則實五稼飽邦民否則爲抵糞棄之於道矣而雄般之伯松與雄獨何德慧而君與雄獨何讐隙而當匿乎其不勞戎馬高車令人君坐幃幙之中知絕遐異俗之語典流於昆嗣言列於漢籍誠雄心之所絕極至精之所想遘也扶聖朝遠照之明使君求此如君之意誠雄散之會也死之日則今之榮也不敢有貳不敢有愛少而不以行立於鄉里長而不以功顯於縣官著訓於帝籍但言詞情覽翰墨爲士誠欲崇而就之不可以遺不可以忘郎君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欲令入之於此此又未定未可以見今君又終之則縊死以從命也且寬假延期必不敢有愛雄之所爲得使君輔貢於明朝則雄無恨何敢有匿唯執事

圖之長監所規繡之就死以爲小雄敢行之謹因還使雄叩頭叩頭

設論

解嘲

其辭曰客嘲楊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

公卿目如燿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顩默
而作太玄五千文扶葉扶踈獨說數十餘萬言深者
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然而
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
爲官之拓落也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
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網解結羣鹿爭逸
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四分五剖並爲戰國士無常君
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
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是故鄒衍以頡頏而

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爲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
渠搜前番禺後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徽以糾墨
製以鑕鈇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
是以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家
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爲皐陶戴縰垂纓而談者
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升
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爲卿相夕失勢則爲
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鴈集不爲之多雙
鳧飛不爲之少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子

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五羖入而秦喜樂毅出
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以噤吟而笑唐
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
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
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
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或倚夷門而
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而封侯
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篲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
而奮其筆窒隙蹈瑕而無所詘也當今縣令不請士

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
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
而投跡俞附與扁鵲也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
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
折脅拉髂免於徽索翕肩蹈背扶服入橐激卬萬乘
之主介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
也顩頤折頞涕唾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搤其咽而亢
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
於洛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

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呂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誖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乖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坻隤雖其人之贍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若夫藺生

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跡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貲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解難

其辭曰客難揚子曰凡著書者為眾人之好也美味期乎合口工聲調於比耳今吾子乃抗辭幽說閎意眇指獨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冶大鑪旁薄群生歷覽者茲年矣而殊不寤亶費精神於此而煩學者於彼譬畫者畫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揚子曰俞若夫閎言崇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者同也昔人有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普而深昔人之辭廼玉廼金彼豈好為艱難哉勢不得已也獨不見翠虯絳螭之將登乎天必聳身於蒼梧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撠膠葛騰九閎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燿八紘泰山之高不嶕嶢則不能浡滃雲而散歊烝是以宓犧氏之作易也緜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藏定萬物之基

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溫純深潤則不足以揚鴻烈而章緝熙蓋胥靡為宰寂寞為尸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語叫叫大道低回是以聲之眇者不可同於眾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於世俗之目辭之衍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今夫弦者高張急徽追趨逐者則坐者不期而附試為之施咸池揄六莖發簫韶詠九成則莫有和也是故鍾期死伯牙絕弦破琴而不肯與眾鼓獿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師曠之調鍾俟知音者之在後也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

也老聃有遺言貴我者希此非其操與

頌

趙充國頌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猖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
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既臨其域諭以威德
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
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屢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亢
遂克西戎還師于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
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

赳赳桓桓亦紹厥後

符命

劇秦美新 并序

諸吏中散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臣
雄經術淺薄行能無異數蒙渥恩拔擢倫比與羣賢
並偶無以稱職臣伏惟陛下以至聖之德龍興登庸
欽明尚古作民父母爲天下主執粹清之道鏡照四
海聽聆風俗博覽廣包參天貳地兼並神明配五帝
冠三王開闢以來未之聞也臣誠樂昭著新德光之
罔極往時司馬相如作封禪一篇以彰漢氏之休臣
常有顛眴病恐一旦先犬馬填溝壑所懷不章長恨
黃泉敢竭肝膽寫腹心作劇秦美新一篇雖未究萬
分之一亦臣之極思也臣雄稽首再拜以聞曰

權輿天地未祛睢睢盱盱或玄而萌或黃而牙玄黃
上下相嘔爰初生民帝王始存在乎混混茫茫之時
罔聞罕漫而不昭察世莫得而云也厥有云者上罔
顯於羲皇中莫盛於唐虞邇靡著於成周仲尼不遭
用春秋因斯發言神明所祚兆民所託罔不云道德

仁義禮智獨秦屈起西戎邠荒岐雍之疆因襲文宣
靈之僭跡立基孝公茂惠文奮昭莊至政破縱擅衡
并吞六國遂稱乎始皇盛從鞅儀韋斯之邪政馳鶩
起翦恬賁之用兵剗滅古文刮語燒書弛禮崩樂塗
民耳目遂欲流唐漂虞滌殷蕩周難除仲尼之篇籍
自勤公業改制度軌量咸稽之於秦紀是以耆儒碩
老抱其書而遠遜禮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談來儀之
鳥肉角之獸狙獷而不臻甘露嘉醴景曜浸潭之瑞
潛大茀經貫巨狄鬼信之妖發神歇靈繹海水羣飛

二世而亡何其劇與帝王之道競競乎不可離已夫
能貞而明之者窮祥瑞回而昧之者極妖愆上覽古
在昔有憑應而尚缺焉壞徹而能全故若古者稱堯
舜威侮者陷桀紂況盡汛埽前聖數千載功業專用
已之私而能享祐者哉會漢祖龍騰豐沛奮迅宛葉
自武關與項羽戮力咸陽創業蜀漢發跡三秦克項
山東而帝天下擿秦政慘酷尤煩者應時而蠲如儒
林刑辟歷紀圖典之用稍增焉秦餘制度項氏爵號
雖違古而猶襲之是以帝典闕而不補王綱弛而未

張道極數殫闇忽不還逮至大新受命上帝還資后
土顧懷玄符靈契黃瑞涌出滭浡沕潏川流海渟雲
動風偃霧集雨散誕彌八圻上陳天庭震聲日景炎
光飛響盈塞天淵之間必有不可辭讓云爾於是乃
奉若天命窮寵極崇與天剖神符地合靈契創億兆
規萬世奇偉倜儻譎詭天祭地事其異物殊怪存乎
五威將帥班乎天下者四十有八章登假皇穹鋪衍
下土非新家其疇離之卓哉煌煌真天子之表也若
夫白鳩丹烏素魚斷蛇方斯蔑矣受命甚易格來甚

勤昔帝纘皇王纘帝隨前踵古或無為而治或損益
而亡豈知新室委心積意儲思垂務帝作穆穆明旦
也不寐勤勤懇懇者非秦之為與夫不勤勤則前人
不當不懇懇則覺德不愷是以發祕府覽書林遙集
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禮樂之場胤殷周之失業紹唐
虞之絕風懿律嘉量金科王條神卦靈兆古文畢發
煥炳照耀靡不宣臻式軨軒旂旗以示之揚和鸞肆
夏以節之施黼黻袞冕以昭之正嫁娶送終以尊之
親九族淑賢以穆之夫改定神祇上儀也欽修百祀

咸秩也明堂雍臺壯觀也九廟長壽極孝也制成六
經洪業也北懷單于廣德也若復五爵度三壤經井
田免人役方甫刑匡馬法恢崇祇庸爍德懿和之風
廣彼搢紳講習言諫箴誦之塗振鷺之聲充庭鴻鸞
之黨漸階俾前聖之緒布濩流衍而不韞韣郁郁乎
煥哉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塞羣公先正罔不
夷儀姦宄寇賊罔不振威紹少典之苗著黃虞之裔
帝典闕者已補王綱弛者已張炳炳麟麟豈不懿哉
厥被風濡化者京師沈潛甸內市[illegible]侯衛厲揭要荒

濯沐而術前典巡四民迄四嶽增封泰山禪亟父斯
受命者之典業也蓋受命日不暇給或不受命然猶
有事矣況堂堂有新正丁厥時崇嶽渟海通瀆之神
咸設壇場望受命之臻焉海外遐方信延頸企踵回
面內嚮喁喁如也帝者雖勤惡可以已乎宜命賢哲
作帝典一篇舊三為一襲以示來人摛之罔極令萬
世常戴巍巍履栗栗臭馨香含甘實鏡純粹之至精
聆清和之正聲則百工伊凝庶績咸喜荷天衢提地
釐斯天下之上則已庶可試哉

誄

元后誄

新室文母太后崩天下哀痛號哭涕泗思慕功德咸
上柩誄之銘曰

惟我有新室文母聖明皇太后姓出黃帝西陵昌意
實生高陽純德虞帝孝聞四方登陟帝位禪受伊唐
爰初胙土陳田至王營相厥宇度河濟旁沙麓之靈
太陰之精天生聖姿豫有祥禎作合于漢配生元成
孝順皇姑承家尚莊內則純被後烈丕光肇初配先

天命是將兆徵顯見新都黃龍漢成既終胤嗣匪生
哀帝承祚惟離典經尚是言異大命俄頹厥年天隕
大終不盈文母覽之千載不傾博選大智新都宰衡
明聖作佐與圖國艱以度厄運徵立中山庶其可濟
博采淑女借其姪娣覲禮高禖祈廟嗣繼靡格匪天
靡動匪地穆穆明明昭事上帝弘漢祖考夙夜匪懈
興滅繼絕博立侯王親睦庶族昭穆序明帝致友屬
靡有遺荒咸被祚慶甚以金火赤仍有央勉進大聖
上下兼該群祥衆瑞正我黃來火德將滅惟后于斯

天之所壞人不敢支哀平夭折百姓分離祖宗之愆
終其不全天命有託謫在于前屬遭不造榮極而遷
皇天眷命黃虞之孫歷世運移屬在聖新代于漢劉
受祚于天漢祖承命赤傳于黃攝帝受禪立為真皇
允受厥中以安黎衆漢廟黜廢移定安公皇皇靈祖
惟若孔臧降玆珪璧奉命服有常為新帝母鴻德不忘
欽德伊何奉命是行非漙服食神祇是崇尊不虛統
惟祇惟肅隆循人敬先民是從承天祇家允恭虔恪
興阜庶升旅力不射恤民于留不皇訖作別計十邑

國之是度還奉于此以處貧薄罷死置縣築里作宅
以處貧窮哀此婺獨起常盈倉五十萬斛爲諸生儲
以勸好學志在黎元是勞是勤春廵灞滻秋臻黃山
夏撫鄠杜冬卹涇樊大射饗飲飛羽之門綏有耆幼
不拘婦人刑女歸家以育貞信玄冥季冬慢狩上蘭
寅賔出日東秩暘谷鳴鳩拂羽戴勝降桑蠶于繭館
躬傛執曲帥導群英咸循蚕蔟分繭理絲女工是敕
遐邇家社中外禍福自京逮海靡不仰德成類存生
秉天地經無物不理無人不寧尊號文母與新有成

世奉長壽靡隨有傾考德太常注諸旒旌嗚呼哀哉
以昭鴻名享國六十殂落而崩四海傷懷擗踊拊心
若喪考妣遏密八音嗚呼哀哉萬方不勝德被海表
彌流魂精去此昭昭就彼冥冥忽兮不見超兮西征
既作下宮不復故庭爰紱伊銘嗚呼哀哉

雜文

太玄攡

玄者幽攡萬類而不見形者也資陶虛無而生乎規
攔神明而定摹通同古今以開類攡錯陰陽而發氣
一判一合天地備矣天日迴行剛柔接矣還復其所
終始定矣一生一死性命瑩矣仰以觀乎象俯以視
乎情察性知命原始見終三儀同科厚薄相劘圜則
杌棿方則嗇吝嘘則流體唫則凝形是故闔天謂之
宇闢宇謂之宙日月往來一寒一暑律則成物曆則
編時律曆交道聖人以謀晝以好之夜以醜之一晝
一夜陰陽分索夜道極陰晝道極陽牝牡群貞以攡
吉凶則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辯矣是故日動而東天
動而西天日錯行陰陽更巡死生相摎萬物乃纏故

玄聘取天下之合而連之者也綴之以其類占之以
其觚曉天下之瞶瞶瑩天下之晦晦者其唯玄乎夫
玄晦其位而冥其畛深其阜而眇其根攘其功而幽
其所以然者也故玄卓然示人遠矣曠然廓人大矣
淵然引人深矣渺然絕人眇矣嘿而該之者玄也攡
而散之者人也稽其門闢其戶叩其鍵然後乃應況
其否者乎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人之所醜而有
餘者惡也君子日彊其所不足而拂其所有餘則玄
之道幾矣仰而視之在乎上俯而窺之在乎下企而

望之在乎前棄而忘之在乎後欲違則不能嘿則得
其所者玄也故玄者用之至也見而知之者智也視
而愛之者仁也斷而決之者勇也兼制而博用者公
也能以偶物者通也無所繫較者聖也時與不時者
命也虛形萬物所道之謂道也因循無革天下之理
得之謂德也理生昆群兼愛之謂仁也列敵度宜之
謂義也秉道德仁義而施之之謂業也瑩天功明萬
物之謂陽也幽無形深不測之謂陰也陽知陽而不
知陰陰知陰而不知陽知陰知陽知止知行知晦知

明者其唯玄乎縣之者權也平之者衡也濁者使清
險者使平離乎情者必著乎僞離乎僞者必著乎情
情僞相盪而君子小人之道較然見矣玄者以衡量
者也高者下之卑者舉之饒者取之罄者與之明者
定之疑者提之規之者思也立之者事也說之者辯
也成之者信也夫天宙然示人神矣夫地他然示人
明矣天地奠位神明通氣有一有二有三位各殊輩
回行九區終始連屬上下無隅察龍虎之文觀鳥龜
之理運諸參政繫之泰始極焉以通旋璣之統正玉

衡之平圜方之相研剛柔之相干盛則入衰窮則更
生有實有虛流止無常夫天地設故貴賤序四時行
故父子繼律曆陳故君臣理常變錯故百事析質文
形故有無明吉凶見故善否著虛實盪故萬物纏陽
不極則陰不萌陰不極則陽不牙極寒生熱極熱生
寒信道致詘詘道致信其動也日造其所無而好其
所新其靜也日減其所有而損其所成故推之以刻
參之以晷反覆其序軫轉其道也以見不見之形抽
不抽之緒與萬類相連其上也縣天下也淪淵纖也

入薉廣也包畛其道游冥而挹盈存存而亡亡微微
而章章始始而終終近玄者玄亦近之遠玄者玄亦
遠之譬若天蒼蒼然在於東面南面西面北面仰而
無不在焉及其俛則不見也天豈去人哉人自去也
冬至及夜半以後者近玄之象也進而未極往而未
至虛而未滿故謂之近玄夏至及日中以後者遠玄
之象也進極而退往窮而還已滿而損故謂之遠玄
日一南而萬物死日一北而萬物生斗一北而萬物
虛斗一南而萬物盈日之南也右盈而左還斗之南

也左行而右還或左或右或死或生神靈合謀天地
乃并天神而地靈

揚子雲集卷第三

漢　成都揚子雲著

明　新安汪士賢校

箴

百官箴并序

左傳襄四年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范曄緝次揚雄以下所作命之曰百官箴蓋取古者官箴王闕之義

初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闕後涿郡崔駰及子瑗又臨邑侯劉騊駼增補十六篇胡廣復繼作四篇文甚典美乃悉撰次首目爲之解釋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

冀州牧箴

洋洋冀州鴻原大陸岳陽是都島夷皮服潺湲河流夾以碣石三后攸降列爲侯伯降周之末趙魏是宅冀土糜沸炫沄如湯更盛更衰載從載橫陪臣擅命天王是替趙魏相反秦拾其弊[illegible]築長城恢夏之[illegible]

漢興定制改封藩王仰覽前世厥力孔多初安如山後崩如崖故治不忘亂安不遺危周室自怙云焉有孑遺六國奮矯果絶其維牧臣司冀敢告在階

兗州牧箴

悠悠濟河兗州之寓九河既導雷夏攸處草繇木條漆絲絺紵濟漯既通降丘宅土成湯五徙卒都于亳盤庚北渡牧野是宅丁感雊雉祖己伊忠爰正厥事遂緒高宗厥後陵遲顛覆湯緒西伯戡黎祖伊奔走致天威命不恐不震婦言是用牝鷄是晨三仁既知

武果戎殷牧野之禽豈復能耽甲子之朝豈能復笑有國雖久必畏天咎有民雖長必懼人殃箕子歔欷厥居爲墟牧臣司兗敢告執書

青州牧箴

茫茫青州海岱是極鹽鐵之地鉛松怪石群水攸歸萊夷作牧貢篚以時莫怠莫違昔在文武封呂於齊厥土塗泥在丘之營五侯九伯是討是征馬殆其銜御失其度周室荒亂小白以霸諸侯僉服復尊京師小白既沒周卒凌遲嗟兹天王附命下上失其法度喪其文武牧臣司青敢告執矩

徐州牧箴

海岱伊淮東海是渚徐州之土邑于蕃宇大野既瀦有羽有蒙孤桐蠙珠泗沂攸同實列蕃蔽侯衛東方民好農蠶大野以康帝癸及辛不祗不恪沈湎于酒而忘其東作天命湯武勦絶其緒祚降周任姜鎮于瑯琊姜姓絶苗田氏攸都事由細微不慮不圖禍如丘山本在萌牙牧臣司徐敢告僕夫

揚州牧箴

矯矯揚州江漢之滸彭蠡既瀦陽鳥攸處橘柚羽貝瑶琨篠簜閩越北垠沅湘攸往獷矣淮夷蠢蠢荊蠻翩翩昭王南征不旋人咸躓於垤莫躓於山咸跌於污莫跌於川明哲不云我昭童蒙不云我昏湯武聖而師伊呂桀紂悖而誅逢于蓋邇不可不察遠不可不親靡有孝而逆父罔有義而忘君太伯遜位基吳紹類夫差一誤太伯無祚周室不匡勾踐入霸當周之隆越裳重譯春秋之末侯甸叛逆元首不可不思股肱不可不孳堯崇屢省舜盛欽謀牧臣司揚敢告

執籌

荊州牧箴

杳杳巫山在荊之陽江漢朝宗其流湯湯夏君遭鴻
荊衡是調雲夢塗泥包匭菁茅金石砥礪象齒元龜
貢篚百物世世以饒戰戰慄慄至桀荒溢曰我在帝
位若天有日不順庶國孰敢余奪亦有成湯果秉其
鉞放之南巢號之以桀南巢芒芒包楚與荊風慓以
悍氣銳以剛有道後服無道先強世雖安平無敢逸
豫牧臣司荊敢告執御

豫州牧箴

郁郁荊河伊雒是經滎播枲漆惟用攸成田田相挐
廬廬相距夏殷不都成周攸處豫野所居爰在鶉墟
四隩咸宅寓內莫如陪臣執命不慮不圖王室陵遲
喪其爪牙靡哲靡聖揖失其正方伯不維韓卒擅命
文武孔純至厲作昏成康孔寧至幽作傾故有天下
者毋曰我大莫或余敗毋曰我強靡克余亡夏宅九
州至於季世放于南巢成康太平降及周微帶蔽屏
營屏營不起施于孫子至赧為極為極實絕周祀牧
臣司豫敢告柱史

益州牧箴 一作梁州武帝改梁為益

巖巖岷山古曰梁州華陽西極黑水南流茫茫洪波
鯀堙降陸于時八都厥民不隩禹導江沱岷嶓啓乾
遠近底貢磬錯砮丹絲膂條暢有粳有稻自京徂畛
民攸溫飽帝有桀紂湎沈頗僻遏絕苗氏滅夏殷績
爰周受命復古之常幽厲夷業破絕為荒秦作無道
三方潰叛義兵征暴遂國于漢拓開疆宇恢梁之野
列為十二光羨虞夏牧臣司梁是職是圖經營盛衰

敢告士夫

雍州牧箴

黑水西河橫截崑崙邪指閶闔畫為雍垠上侵積石
丁礙龍門自彼氐羌莫敢不來庭莫敢不來匡每在
季主常失厥緒侯紀不貢荒侵其寓陵遲衰微秦據
以戾興兵山東六國顛沛上帝不寧命漢作京隴山
徂以列為西荒南排勁越北啓彊胡并連屬國一護
攸都盍安不忘危盛不諱衰牧臣司雍敢告贅衣

幽州牧箴

蕩蕩平川惟冀之別此阸幽都戎夏交偪伊昔唐虞實爲平陸周末薦臻追于獯鬻晉溺其陪周使不阻六國擅權燕趙本都東限穢貊羨及東胡彊秦北排蒙公城疆大漢初定介狄之荒元戎屢征如風之騰義兵涉漠偃我邊萌既定且康復古虞唐盛不可不圖衰不可或忘隄潰蟻穴器漏箴芒牧臣司幽敢告侍傍

并州牧箴

雍別朔方河水悠悠北辟獯鬻南界涇流畫茲朔土正直幽方自昔何爲莫敢不來貢莫敢不來王周穆遐征犬戎不享爰貊伊德侵玩上國宣王命將攘之涇北宗周罔職日用爽蹉既不俎豆又不干戈犬戎作亂斃于驪阿太上曜德其次曜兵德兵俱顛靡不悴荒牧臣司并敢告執綱

交州牧箴

交州荒裔水與天際越裳是南荒國之外爰是開闢不羈不絆周公攝祚白雉是獻昭王陵遲周室是亂越裳絕貢荊楚逆叛四國內侵蠶食周室臻于季赧遂入滅亡大漢受命中國兼該南海之宇聖武是恢稍稍受羈遂臻黃支杭海三萬來牽其犀盛不可不憂隆不可不懼顧瞻陵遲而忘其規摹亡國多逸豫而存國多難泉竭中虛池竭瀕乾牧臣司交敢告執憲

光祿勳箴

漢書百官表郎中令秦官掌宮殿掖門戶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屬官有大夫郎謁者大夫掌議論郎掌守門戶謁者掌賓讚受事

經兆宮室畫爲中外廊殿門闥限以禁界國有周衛民有藩籬各有攸保守以不岐昔在夏殷桀紂淫湎持牛之飲門戶充亂郎雖執戟謁者參差殿中成市或鼓或鞞忘其廊廟而聚夫逋逃四方多罪載號載呶內不可不省外不可不清德人立朝議士充庭祿臣司光敢告執經

衛尉箴

衛尉秦官掌宮門衛屯官有司馬衛士旅賁三

茫茫上天崇高其居設置山險畫爲防禦重垠累垓以難不律闕爲城衛以待暴卒國有以固民以有內

各保其守永脩不敗維昔庶僚官得其人荷戈而歌
中外以堅齊桓怵惕宿衛不飭門非其人戶廢其職
曹子標劒遂成其詐柯挾匕首而衛人不蹈二世妄
宿敗於望夷閻樂矯搜戟者不維尉臣司衛敢告執
維

太僕箴

太僕秦官掌輿馬應劭曰周穆王所置也書序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

肅肅太僕車馬是供鏘鏘和鸞駕彼時龍昔在上帝
巡狩四宅王用三驅前禽是射紂作不令武王征殷

檉車孔夏四騵孔昕僕夫執脩載辟載驅我輿云安
我馬惟閑雖馳雖驅匪逸匪愆昔有淫羿馳騁忘歸
景公千駟而淫于齊詩好壯馬牧於坰野並車就牧
而詩人興魯廐焚問人仲尼厚醜孟子蓋惡夫廐多
肥馬而野有餓殍僕臣司駕敢告執皂

廷尉箴

廷尉秦官掌刑辟景帝更名大理復爲廷尉

天降五刑惟夏之績亂茲平民不回不辟昔在蚩尤
爰作淫刑延于苗民夏氏不寧穆王耄荒甫侯伊謀
五刑訓天周以阜基厥後陵遲上帝不觚周輕其刑
秦繁其辜五刑紛紛靡遏靡止寇賊蒲山刑者半道
昔唐虞象刑天民是全紂作炮烙墜民于淵故有國
者無云何謂是刖是劓無云何害是剝是剖惟虐惟
殺人莫予奈殷以刑顛秦以酷敗獄臣司理敢告執
謁

大鴻臚箴

典客秦官掌諸侯歸義蠻夷武帝更名大鴻臚

蕩蕩唐虞經通垓極陶陶百王天工人力畫爲上下

羅條百職人有材能寮有級差遷能授官各有攸宜
主以不廢官以不曠昔在三代二季不蠲穢德慢道
署非其人人失其材職反其官寀寮荒耄國政如漫
文不可武武不可文大小上下不可奪倫鴻臣司爵
敢告在隣

宗正箴

宗正秦官掌親屬周成王之時彤伯爲宗伯

巍巍帝堯欽親九族經哲宗伯禮有攸訓屬有攸籍
各有育子世以不錯昔在夏時太康不恭有仍二女

五子家降晉獻悖統宋宣亂序齊桓不偏而忘其宗
緒周識戒女會吾子同高作秦崇而扶蘇被凶宗廟
荒墟魂靈靡附伯臣司宗敢告執主

大司農箴

治粟內史秦官掌穀貨景帝更名大農令
武帝更名大司農屬官有太倉均輸平準
都內籍田
五令丞

時惟大農爰司金穀自京徂荒粒民是斛肇自厥初
實施惟食厥僚后稷有無遷易實均實龐惟都作程
旁北衣食厥民攸生上稽二帝下閱三王仕作而征

爲民作常遠近貢篚百姓不忘帝王之盛咸在農殖
季周爛漫而東作不敕膏腴不穫庶物並荒府藏單
虛靡積靡倉陵遲衰微姬卒以痒秦收太半二世不
瘳淬血之末海內無聊農民司均敢告執縣

少府箴

少府秦官掌山海池
澤之稅以給供養

實實少府奉養是供紀經九品臣子攸同海內幣祭
祁祁如雲家有孝子官有忠臣共僚率舊聖則越遵
民以不擾國以不傾昔在帝季癸辛之世酒池糟隄
而象箸以噬至於躭樂流湎而妲妹作祟其察不御
不恢夏殷喪其國康而卒以陵遲嗜不可不察欲不
可不圖末胥失之於約常失於奢府臣司共敢告執
觚

執金吾箴

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師武帝更名執金吾
應劭曰吾禦也執金革以禦非常顏師古
曰金吾鳥名也主辟不祥職主
先導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

溫溫唐虞重襲純熟經表九德張設武官以御寇賊
如虎有牙如鷹有爪國以自固獸以自保牙爪蒽蒽

動作宜時用之不理實反生災秦政暴戾播其威虐
亡其仁義而思其殘酷猛不可重任威不可獨行逽
咨虞舜惟思是尚吾臣司金敢告執璜

將作大匠箴

將作少府秦官掌治宮
室景帝更名將作大匠

侃侃將作經構宮室墻以禦風宇以蔽日寒暑攸除
鳥鼠攸去王有宮殿民有宅居昔在帝世茅茨土階
夏卑宮觀在彼溝洫桀作瑤臺紂爲璇室人力不堪
而帝業不卒詩詠宣王由儉改奢觀豐上六大屋小

家春秋譏刺書彼泉臺兩觀雉門而魯以不恢或作長府而閔子不仁秦築驪阿嬴姓以顛故人君無云我貴積題是遂毋云我富淫作極遊在彼墻屋而忘其國戮作臣司匠敢告執猷

城門校尉箴

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有司馬十二城門候

幽幽山川徑塞九路盤古唐苦襲險重固國有城溝家有柝柜各有攸堅民以不虞德懷其內險難其外王公設險而承以盤署昔在上世有殷有夏癸辛不

德而設夫險阻湯武爰征而莫遏莫禦作君之危不可德少而城溝伊保不可德希而城溝是伊唐虞長德而四海永懷秦恢長城而天下畔乖尉臣司城敢告侍階

上林苑令箴

武帝初置水衡都尉掌上林苑屬官有上林令丞

芒芒大田芃芃作穀山有征陸野有林麓夷原汚藪禽獸攸伏魚鼈以時蕩蕩咸殖國以殷富民以家給昔在帝羿共田徑游弧矢是尚而射夫封豬不顧於愆卒遇後憂是以田獲三驅不可過差麀鹿攸伏不如德至衡臣司虞敢告執指

司空箴

古者虞書伯禹作司空馬融曰主司空士以居民

普彼坤靈併天作則分制五服劃爲萬國乃立地宰空惟是職芒芒九州都鄙盈區綱以群牧綴以方侯烈烈雋乂翼翼王臣臣當其官官宜其人九一之政七賦以均昔在季葉班祿遺賢猎充充朝而象恭滔天匪人斯力匪政斯勑流貨市寵而苞苴是鬻王路

斯浮孰不傾覆空臣司士敢告在側

太常箴

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景帝更名太常師古曰太常王者之旗畫日月焉禮官奉持之故曰奉常後改太常尊大之義也

翼翼太常是爲宗伯穆穆靈祇寢廟奕奕稱秩元祀班乎群神我祀既祗我築孔蠲匪愆匪忒公尸攸宜弗祈弗求惟德之報不矯不誣庶無罪悔昔在成湯葛爲不弔棄禮慢祖嬰子不祀楚師是虜魯人躋僖瀆文不悟文蹤太室相納郜賂災降二宮用誥不祧

故聖人在位無曰我貴慢行繁祭無曰我材輕身恃巫東鄰之犧牛不如西鄰麥魚黍稷登夷隱熙鍾巫常臣司宗敢告執書

尚書箴

漢官儀尚書唐虞官也龍作納言詩云仲山甫王之喉舌秦改稱尚書秦亦尊此官典機密也

皇皇聖哲允勑百工命作齊慄龍爲納言是機是密出入朕命王之喉舌獻善宣美而讒說是折我視云明我聽云聰載夙載夜惟允惟恭故君子在室出言

如風動於民人渙其大號而萬國平信春秋譏漏言易稱不密則失臣尖吉其和異各其類書稱其明申申厥鄰昔秦尚權詐官非其人符璽竊發而扶蘇隕身一姦愆命七廟爲墟威福同門牀上維辜書臣司命敢告侍偶

博士箴

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員多至數十人武帝置五經博士

洋洋三代典禮是脩畫爲辟雍國有學校侯有泮宮各有攸教德用不陵昔在文王經啓其軌勗于德音而思皇多士多士作楨惟周以寧國人興讓虞芮質成公劉挹行潦酒濁亂斯清官操其業士執其經昔聖人之綏俗莫美於施化故孔子觀夫太學而知爲王之易易大舜南面無爲而祚席平還師階級之間三苗以懷秦作無道斬决天紀漫彼王迹而坑夫術士詩書是泯家言是守俎豆不陳而顛其社稷故仲尼不對問陳而胡簋是遵原伯非學而閔子知周之不振儒臣司典敢告在賔

酒箴

此箴楊雄本以諷諫成帝其文爲酒客難法度士本不足爲諫無可取者然其曰處■臨深動常近危亦足爲警陳遵愛之持以適按其嗜酒之好耳至以張竦之自約槩諸遵之自恣劣彼優此終不如竦之論爲正猶足自勵也

子猶缾矣觀缾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纆徽一旦叀礙爲甆所轠身提黃泉骨肉爲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爲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

東方先生集序

漢孝武皇帝時以功利御天下而與朝之士執功利進者雖飭略善敗相尚夫固無害之執使華其顧級而上下無餘力矣東方先生挾奇為世務復規模踵武而不越為行功名耳翔際會靡常為英雄去取哉於是圓其用以消搖乎神龍項下萬雨震而擾雷霆優游四十年所忘其榮辱焉然一時馳騖之流人人攫爭以自協收至視先生奚啻若宵之碩倏忽成敗與朝華爭旦夕者況十

之九而良息淵蟄僥倖全首領謂不世出者又不當先生一劃也嗚呼觀此則先生足點之下寧值縐齊上哉老氏曰衆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豈先生之謂耶世說多言其仙去人或覺之蓋不知先生肖以探足爲之真吾即無然不可謂沖柔於澤遠獨蔽簡乎余自結髮慕古嚮往其人因裒集遺文置諸座右庶幾無言論於千祀云

河東呂兆禧錫侯撰

東方朔傳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朔初來上書云云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奉祿薄未得省見久之朔紿騶朱儒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即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朱儒皆號頓首上問何爲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爲對曰云云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上嘗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宮盂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迺別蓍布卦而對曰臣以爲龍又無角謂之爲蛇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即蜥蜴上曰善賜帛十匹復使射他物連中輒賜帛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臣願令朔復射朔中之臣

榜百朔不能中臣賜帛迺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寠數也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爲膾乾肉爲脯著樹爲寄生盆下爲寠數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暑朔笑之曰咄口無毛聲謷謷尻益高舍人恚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官當棄市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迺與爲隱耳上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毛者狗竇也聲謷謷者鳥哺鷇也尻益高者鶴俛啄也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即妄爲諧語曰令壺齟老柏塗伊優亞狋吽牙何謂也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塗者漸洳徑也伊優亞者辭未定也狋吽牙者兩犬爭也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上以朔爲常侍郎遂得愛幸久之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拔劍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云云上笑曰使先生自責迺反自

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黄山南獵長楊東游宜春微行常用飲酎已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十刻廼出常稱平陽侯旦明入山下馳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羆馳騖禾稼稻秔之地民皆號呼罵詈相聚會自言鄠杜令令往欲謁平陽侯諸騎欲擊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獵者數騎見留廼示以乘輿物久之廼得去時夜出夕還後齎五日

糧會朝長信宮上大驩樂之是後南山下乃知微行數出也然尚迫於太后未敢遠出丞相御史知指乃使右輔都尉徼循長楊以東右內史發小民共待會所後廼私置更衣從宣曲以南十二所中休更衣投宿諸宮長楊五柞倍陽宣曲尤幸於是上以爲道遠勞苦又爲百姓所患廼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算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爲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

吾丘壽王奏事上大說稱善時朔在傍進諫曰云云是日因奏泰階之事上廼拜朔爲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黄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云久之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困以金千斤錢千萬爲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獄繫內官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請論左右人人爲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於是爲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

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廼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朔前上壽曰云云上廼起入省中夕時召讓朔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今先生上壽時乎朔免冠頓首曰云云先是朔嘗醉入殿中小遺殿上劾不敬有詔免爲庶人待詔宦者署因此對復爲中郎賜帛百匹初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堂邑侯陳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始偃與母以賣珠爲事偃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主召見曰吾爲母養之因留第中教書計相馬御

射頗讀傳記至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人溫柔愛人以主故諸公接之名稱城中號曰董君主因推令散財交士令中府曰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安陵爰叔者爰盎兄子也與偃善謂偃曰足下私侍漢主挾不測之罪將欲安處乎偃懼曰憂之久矣不知所以爰叔曰顧城廟遠無宿宮又有萩竹籍田足下何不白主獻長門園此上所欲也如是上知計出於足下也則安枕而卧長無慘怛之憂久之不然上且請之於足下何

如偃頓首曰敬奉教入言之主主立奏書獻之上大說更名竇太主園為長門宮主大喜使偃以黃金百斤為爰叔壽叔因是為董君畫求見上之策令主稱疾不朝上往臨疾問所欲主辭謝曰妾幸蒙陛下厚恩先帝遺德奉朝請之禮備臣妾之使列為公主賞賜邑入隆天重地死無以塞責一日卒有不勝酒埽之職先狗馬填溝壑竊有所恨不勝大願願陛下時忘萬事養精游神從中掖庭回輿枉路臨妾山林得獻觴上壽娛樂左右如是而死何恨之有上曰主何

憂幸得愈恐群臣從官多大為主費上還有頃主疾愈起謁上以錢千萬從主飲後數日上臨山林主自執宰敝膝道入登階就坐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迺下殿去簪珥徒跣頓首謝曰妾無狀負陛下身當伏誅陛下不致之法頓首死罪有詔謝主簪履起之東箱自引董君董君綠幘傅韝隨主前伏殿下主迺贊館陶公主胞人臣偃昧死再拜謁因叩頭謝上為之起有詔賜衣冠上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觴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為主人翁飲大驩樂主

迺請賜將軍列侯從官金錢雜繒各有數於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郡國狗馬蹵鞠劍客輻湊董氏常從游戲北宮馳逐平樂觀雞鞠之會角狗馬之足上大歡樂之於是上為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朔陛戟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云云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以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云云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賜朔黃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日衰至年三十

而終後數歲竇太主卒與董君會葬於霸陵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自董偃始時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云云朔雖詼笑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自公卿在位朔皆敖弄無所為屈上以朔口諧辭給好作問之嘗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云云上乃大笑是時朝廷多賢材上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之倫皆

辯知閎達溢于文辭先生自視何與比哉朔對云云朔之進對澹辭皆此類也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時方外事胡越内興制度國家多事自公孫弘以下至司馬遷皆奉使方外或為郡國守相至公卿而朔嘗至太中大夫後嘗為郎與枚皐郭舍人俱在左右詼啁而已久之朔上書陳農戰彊國之計因自訟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也指意放蕩頗復詼諧辭數萬言終不見用朔因著論設客難以用位卑以自慰諭其辭云云又設非有先生之論其辭云云朔之文辭此二篇最善其餘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禖屏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獵八言七言上下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録朔書具是矣世所傳他事皆非也

贊曰

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為庸人誦說故令後世多傳聞者而楊雄亦以為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然朔名過實者以其詼達

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朔之詼諧逢占射覆其事浮淺行於衆庶童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録焉

東方先生集目錄

七諫
據地歌
誡子詩
栢梁詩
應詔上書
諫起上林苑
諫止董偃入宣室
臨終諫天子

劾董偃罪狀
與公孫弘書
與公孫弘借車馬書
與友人書
侏儒對
化民有道對
劇武帝對
劇羣臣對
伯夷叔齊對
畚哉瞿所對
上天子壽
上壽謝過
割肉自責
荅客難
荅驃騎難
旱頌
非有先生論
逸句

東方朔傳

漢　平原東方朔著
明　河東呂兆禧校

七諫

七諫者法天子有爭臣七人也東方朔追憫屈原故作此辭以述其志

初放

平生於國兮長於原埜言語訥譅兮又無彊輔淺智褊能兮聞見又寡數言便事兮見怨門下王不察其長利兮卒見棄乎原埜伏念思過兮無可改者羣衆成朋兮上浸以惑巧佞在前兮賢者滅息堯舜聖已

没兮孰爲忠直高山崔巍兮水流湯湯死日將至兮與麋鹿同坑塊鞠兮當道宿舉世皆然兮余將誰告斥逐鴻鵠兮近習鴟梟斬伐橘柚兮列樹苦桃便娟之修竹兮寄生乎江潭上葳蕤而防露兮下泠泠而來風孰知其不合兮若竹柏之異心往者不可及兮來者不可待悠悠蒼天兮莫我振理竊怨君之不寤兮吾獨死而後已

沈江

惟往古之得失兮覽私微之所傷堯舜聖而慈仁兮後世稱而弗忘齊桓失於專任兮夷吾忠而名彰晉獻惑於孋姬兮申生孝而被殃偃王行其仁義兮荆文寤而徐亡紂暴虐以失位兮周得佐乎呂望修往古以行恩兮封比干之丘壠賢俊慕而自附兮日浸淫而合同明法令而修理兮蘭芷幽而有芳苦衆人之妬余兮箕子寱而佯狂不顧地以貪名兮心怫鬱而內傷聯蕙芷以爲佩兮過鮑肆而失香正人端其操行兮反離謗而見攘世俗更而變化兮伯夷餓於首陽獨廉潔而不容兮叔齊久而逾明浮雲陳而蔽

晦兮使日月乎無光忠臣貞而欲諫兮讒諛毀而在旁秋草榮其將實兮微霜下而夜降商風肅而害生兮百草育而不長衆並諧以妬賢兮孤聖特而易傷懷計謀而不見用兮巖穴處而隱藏成功隳而不卒兮子胥死而不葬世從俗而變化兮隨風靡而成行信直退而毀敗兮虛僞進而得當追悔過之無及兮豈盡忠而有功廢制度而不用兮務行私而去公終不變而死節兮惜年齒之未央將方舟而下流兮冀幸君之發矇痛忠言之逆耳兮恨申子之沈江願悉

心之所聞兮遭値君之不聰不開寤而難道兮不別橫之與縱聽奸臣之浮說兮絕國家之久長滅規榘而不用兮背繩墨之正方離憂患而乃寤兮若縱火於秋蓬業失之而不救兮尚何論乎禍凶彼離畔而朋黨兮獨行之士其何望日漸染而不自知兮秋毫微哉而變容衆輕積而折軸兮原咎雜而累重赴湘沅之流澌兮恐逐波而復東懷沙礫而自沈兮不忍見君之蔽壅

怨世

世沈淖而難論兮俗岑峩而嵾嵯清泠泠而殲滅兮溷湛湛而日多梟鴞旣以成羣兮玄鶴弭翼而屏移蓬艾親入御於床笫兮馬蘭踸踔而日加棄捐葯芷與杜衡兮余柰世之不知芳何何周道之平易兮然蕪穢而險戲高陽無故而委塵兮唐虞點灼而毀議誰使正其眞是兮雖有八師而不可爲皇天保其高兮后土持其久服清白以逍遙兮偏與乎玄英異色西施媞媞而不得見兮嫫母勃屑而日侍桂蠹不知所淹留兮蓼蟲不知徙乎葵菜處涽涽之濁世兮

安所迹乎吾志意有所載而遠逝兮周非衆人之所識騁騏驥於敝輦兮遇孫陽而得代呂望窮困而不聊生兮遭周文而舒志甯戚飯牛而商歌兮桓公聞而弗置路室女之方桑兮孔子過之以自侍吾獨乖剌而無當兮心悼怵而耄思思比干之恲恲兮哀子胥之慎事悲楚人之和氏兮獻寶王以爲石遇厲武之不察兮羌兩足以畢斮小人之居勢兮視忠正之何若改前聖之法度兮喜囁嚅而妄作親讒諛而疏賢聖兮訟謂閭娵爲醜惡愉近習而蔽遠兮孰知察

其果白卒不得效其心容兮安眇眇而無所歸薄專精爽以自明兮晦冥冥而壅蔽年旣已過太半兮然輡軻而留滯欲高飛而遠集兮恐離罔而滅敗獨冤抑而無極兮傷精神而壽夭皇天旣不純命兮余生終無所依願自沈於江流兮絕橫流而徑逝寧爲江海之泥塗兮安能久見此濁世

怨思

賢士窮而隱處兮廉方正而不容子胥諫而靡軀兮比干忠而剖心子推自割而飤君兮德日忘而怨深

行明白而日黒兮荆棘聚而成林江離棄於窮巷兮
蒺蔾蔓乎東廂賢者蔽而不見兮讒諛進而相朋梟
鴞並進而俱鳴兮鳳皇飛而高翔願壹往而徑逝兮
道壅絶而不通

自悲

居愁懃其誰告兮獨永思而憂悲内自省而不慙兮
操愈堅而不衰隱三年而無決兮歲忽忽其若頹憐
余身不足以卒意兮冀一見而復歸哀人事之不幸
兮屬天命而委之身被疾而不閒兮心沸熱其若湯

氷炭不可以相並兮吾固知乎命之不長哀獨苦死
之無樂兮惜予年之未央悲不反余之所居兮恨離
余之故鄉鳥獸驚而失群兮猶高飛而哀鳴狐死必
首丘兮夫人孰能不反其真情故人疏而日忘兮新
人近而俞好莫能行於杳冥兮孰能施於無報苦衆
人之皆然兮乘回風而遠遊凌恒山其若陋兮聊愉
娯以忘憂悲虚言之無實兮苦衆口之鑠金過故鄉
而一顧兮泣歔欷而霑襟厭白玉以爲面兮懷琬琰
以爲心邪氣入而感内兮施玉色而外淫何青雲之

流瀾兮微霜降之蒙蒙徐風至而徘徊兮疾風過之
湯湯聞南藩樂而欲往兮至會稽而且止見韓衆而
宿之兮問天道之所在借浮雲以送予兮載雌霓而
爲旌駕青龍以馳鶩兮班衍衍之冥冥忽容容其安
之兮超慌惚其焉如苦衆人之難信兮願離群而遠
舉登巒山而遠望兮好桂樹之冬榮觀天火之炎煬
兮聽大壑之波聲引八維以自道兮含沆瀣以長生
居不樂以時思兮食草木之秋實飲菌若之朝露兮
構桂木而爲室雜橘柚以爲囿兮列新夷與椒楨鵾

鶴孤而夜號兮哀居者之誠貞

哀命

哀時命之不合兮傷楚國之多憂内懷情之潔白兮
遭亂世而離尤惡耿介之直行兮世溷濁而不知何
君臣之相失兮上沅湘而分離測汨羅之湘水兮知
時固而不反傷離散之交亂兮遂側身而既遠處玄
舍之幽門兮穴巖石而窟伏從水蛟而爲徒兮與神
龍乎休息何山石之嶄巖兮靈魂屈而偃蹇含素水
而蒙深兮日眇眇而既遠哀形體之離解兮神罔兩

而無舍惟椒蘭之不反兮魂迷惑而不知路顧無過
之設行兮雖滅沒之自樂痛楚國之流亡兮哀靈脩
之過到固時俗之溷濁兮志瞀迷而不知路念私門
之正匠兮遥涉江而遠去念女頦之嬋媛兮涕泣流
乎於悒我決死而不生兮雖重追吾何及戲疾瀨之
素水兮望高山之蹇産哀高丘之赤岸兮遂沒身而
不反

謬諫

怨靈修之浩蕩兮夫何執操之不固悲太山之爲隍

兮孰江河之可涸願承閒而效志兮恐犯忌而干諱
卒撫情以寂寞兮然怊悵而自悲王與石而同匱兮
貫魚眼與珠璣駑駿雜而不分兮服罷牛而驂驥年
滔滔而日遠兮壽冉冉而愈衰心悇憛而煩寃兮蹇
超搖而無冀固時俗之工巧兮滅規榘而改錯卻騏
驥而不乘兮策駑駘而取路當世豈無騏驥兮誠無
王良之善馭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駒跳而遠去不
量鑿而正枘兮恐榘矱之不同不論世而高舉兮恐
操行之不調弧弓弛而不張兮孰云知其所至無傾

危亡之患難兮焉知賢士之所死俗推佞而進富兮節
行張而不著賢良蔽而不群兮朋曹比而黨譽邪枉
說飾而多曲兮正法弧而不公直士隱而辟匿兮讒
諛登乎明堂棄彭咸之娛樂兮滅巧倕之繩墨菎蕗
雜於廢蒸兮機蓬矢以射革駕蹇驢而無策兮又何
路之能極以直鍼而爲釣兮又何魚之能得伯牙之
絶絃兮無鍾子期而聽之和抱璞而泣血兮安得良
工而剖之同音者相和兮同類者相似飛鳥號其群
兮鹿鳴求其友故叩宮而宮應兮彈角而角動虎嘯

而谷風至兮龍舉而景雲往音聲之相和兮言物類
之相感也夫方圜之異形兮勢不可以相錯列子隱
身而窮處兮世莫可以寄託衆鳥皆有行列兮鳳獨
翺翔而無所薄經濁世而不得志兮願側身巖穴而
自託欲闔口而無言兮嘗被君之厚德獨便悁而懷
毒兮愁鬱鬱之焉極念三年之積思兮願一見而陳
詞不及君而騁說兮世孰可爲明之身寢疾而日愁
兮情沈抑而不揚衆人莫可與論道兮悲精神之不
通亂曰鸞皇孔鳳日以遠兮畜鳧駕鵝鷄鶩滿堂壇

兮鼁鼂游乎華池要裊奔亡兮騰駕橐駝鈆刀進御
兮遥棄太阿抜搴玄芝兮列樹芋荷橘柚萎枯兮苦
李旖旎甂甌登於明堂兮周鼎潛乎深淵自古而固
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

據地歌殿中郎謂朔為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酒酣據地歌云

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
深山之中蒿廬之下

誡子詩禧按類聚作誡不作詩故不逸下有是故二字又才盡六句中有六者字

明者處世莫尚於中優哉游哉於道相從首陽為拙

柳惠為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
才盡身危好名得華有羣累生孤貴失和遺餘不匱
自盡無多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
隨時之宜無有常家

栢梁詩漢武帝作栢梁臺詔羣臣有能為七言詩乃得上凡二十五人朔亦與焉

日月星辰和四時帝驂駕駟馬從梁來梁王孝王武郡國
士馬羽林材大司馬總領天下誠難治丞相石慶和撫四夷
不易哉大將軍衛青刀筆之吏臣執之御史大夫倪寬撞鐘伐鼓
聲中詩太常周建德宗室廣大日益滋宗正劉安國周衛交戟
禁不時衛尉路博德總領從宗栢梁臺光祿勳徐自為平理請讞
決嫌疑廷尉杜周修飾輿馬待駕來太僕公孫賀郡國吏功差
次之大鴻臚壺充國乘輿御物主治之少府王溫舒陳粟萬石揚
以箕大司農張成徼道宮下隨討治執金吾中尉豹三輔盜賊天
下危左馮翊盛宣盜阻南山為民災左扶風李成信外家公主不
可治京兆尹椒房率更領其材詹事陳掌蠻夷朝貢常舍其
典屬國柱枅欂櫨相枝持大匠枇杷橘栗桃李梅大官令走
狗逐兔張罘罳上林令齧妃女脣甘如飴郭舍人迫窘詰
屈幾窮哉東方朔

應詔上書

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
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
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
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
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
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
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

諫起上林苑

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盩厔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

取給萬民所卬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蛙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酆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荊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虛又壞人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騖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

諫止董偃入宣室

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為篡是以豎貂為淫而易牙作患慶父死而魯國全管蔡誅而周室安

臨終諫天子

詩云營營青蠅止於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

劾董偃罪狀

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留神於王事馳騖於唐虞折節於三代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為右奢侈為務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徑淫辟之路是乃國家之大賊

人主之大蜮也偃爲滛首其罪三也昔伯姬燔而諸侯憚奈何乎陛下

與公孫弘書 穡按赤牘無蓋聞及媪伏數字蓋用修抄自他書故不同御覽

蓋聞爵禄不相責以禮同類之遊不以遠近爲是故東門先生居蓬戶空穴之中而魏公子一朝以百騎造之吕望未嘗與文王同席而坐一朝讓以天下半大夫相知何必以撫塵而游垂髮齊年媪伏以日數哉

與公孫弘借車馬書

木槿夕死朝榮士亦不長貧也

與友人書

不可使塵網名韁拘鎖怡然長笑脫去十洲三島相期拾瑶草吞日月之光華共輕舉耳

朱儒對

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

化民有道對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劍莞蒲爲席兵木無刃衣緼無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繢罽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

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滛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劇武帝對

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諭當世臣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邵爲丞相

孔丘爲御史大夫太公爲將軍畢公高拾遺於後弁嚴子爲衛尉皐陶爲大理后稷爲司農伊尹爲少府子贛使外國顏閔爲博士子夏爲太常益爲右扶風季路爲執金吾契爲鴻臚龍逢爲宗正伯夷爲京兆管仲爲馮翊魯般爲將作仲山甫爲光祿申伯爲太僕延陵季子爲水衡百里奚爲典屬國柳下惠爲太長秋史魚爲司直蘧伯玉爲太傅孔父爲詹事孫叔敖爲諸侯相子產爲郡守王慶忌爲期門夏育爲鼎官羿爲旄頭宋萬爲式道候

劇羣臣對

臣觀其函齒牙樹頰胲吐脣吻擢項頤結股腳連脽尻遺虵其迹行步偊旅臣朔雖不肖尚兼此數子者

伯夷叔齊對

臣聞賢者居世與之推移不凝滯於物彼何不升其堂飲其漿泛泛如水中之鳧與彼俱遊天子轂下可以隱居何自苦於首陽上喟然

善哉瞿所對 帝嘗以樹名問朔對曰名善哉後又對名瞿所帝以爲欺故云

夫大爲馬小爲駒長爲雞小爲雛大爲牛小爲犢人生爲兒長爲老且昔爲善哉今爲瞿所長少死生萬物敗成豈有定哉

上天子壽

臣聞聖王爲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內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

上壽謝過

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

動心氣動則精神散精神散而邪氣及銷憂者莫若酒臣朔所以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以止哀也愚不知忌諱當死

割肉自責

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壹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

荅客難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

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内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說聽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内

外有廩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懾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爲帶安於覆盂動猶運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談說並進輻輳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

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云鼓鍾于宮聲聞於外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迺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絶此士所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辟若鶺鴒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

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教化如此欲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魁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内定國家安是遇其

時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筦闚天以蠡測海以莛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繇是觀之譬猶鼱鼩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苔驃騎難

干將莫耶天下之利劒也水斷鵠鴈陸斷馬牛將以補履曾不如一錢之錐騏驥騄耳蜚鴻驊騮天下良馬也將以捕鼠於深宮之中曾不如跛猫（禧按騏驎一作騏驥）

旱頌

維昊天之大旱失精和之正理遥望白雲之蓊淳滃曈曨而下止陽風吸習而熇熇群生閔懣而愁憒龐畝枯槁而允布壤石相聚而為害農夫垂拱而無為釋其耰鉏而下涕悲壇畔之遭禍痛皇天之靡濟

非有先生論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稱往古以厲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默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於衆賢之上夙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于茲矣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為先生取之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有悖於目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說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

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為其然也中人已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聽焉先生對曰昔者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王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為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為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遂及蜚廉惡來革等二人皆詐偽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琱瑑刻

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爲度遂往不戒身没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爲虛放戮賢聖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呴呴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則志士仁人不忍爲也將儼然作矜嚴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家山之閒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以咏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於首陽

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陽狂此二人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清燕之閒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義褒有

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旣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爲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緜緜連連殆哉世之不絶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材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

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予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卹孤獨薄賦斂省刑辟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洽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鳳皇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旣降朱草萌牙遠方異俗之人鄕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爲也臣愚竊以爲過故詩云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光去故東關生校既後自為裝於光
生之之宗兄氏之
萬曆癸未冬猿後集張羽廣書郎

謝靈運傳　沈約撰

謝靈運陳郡陽夏人也祖玄晉車騎將軍父瑍生而不慧爲祕書郎蚤亡靈運幼便穎悟玄甚異之謂親知曰我乃生瑍瑍那得生靈運靈運少好學博覽羣書文章之美江左莫逮從叔混特知愛之襲封康樂公食邑二千戶以國公例除員外散騎侍郎不就爲琅邪王大司馬行參軍性奢豪車服鮮麗衣裳器物多改舊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撫軍將軍劉毅鎭姑孰以爲記室參軍毅鎭江陵又以爲衛軍從事

中郎毅伏誅高祖版爲太尉參軍入爲祕書丞坐事免高祖伐長安驃騎將軍道憐居守版爲諮議參軍轉中書侍郎又爲世子中軍諮議黃門侍郎奉使慰勞高祖於彭城作撰征賦仍除宋國黃門侍郎遷相國從事中郎世子左衛率坐輒殺門生免官高祖受命降公爵爲侯食邑五百戶起爲散騎常侍轉太子左衛率靈運爲性褊激多愆禮度朝廷唯以文義處之不以應實相許自謂才能宜參權要旣不見知常懷憤憤廬陵王義眞少好文籍與[illegible]運情款異常少

帝即位權在大臣靈運搆扇異同非毀執政司徒徐
羨之等患之出爲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靈運素所
愛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徧歷諸縣動踰旬
朔民間聽訟不復關懷所至輒爲詩詠以致其意焉
在郡一周稱疾去職從弟晦曜弘微等與書止之不
從靈運父祖並葬始寧縣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會
稽修營別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與隱士王弘之
孔淳之等縱放爲娛有終焉之志每有一詩至都邑
貴賤莫不競寫宿昔之間士庶皆徧遠近欽慕名動

京師作山居賦并自注以言其事太祖登祚誅徐羨
之等徵爲祕書監再召不起上使光祿大夫范泰與
靈運書敦獎之乃出就職使整理祕閣書補足闕文
又以晉氏一代自始至終竟無一家之史令靈運撰
晉書粗立條流不見任遇靈運意不平多稱疾不朝
直穿池植援種竹樹果驅課公役無復期度出郭游
行或一日百六七十里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
急上不欲傷大臣諷旨令自解靈運乃上表陳疾上
賜假東歸靈運既以疾歸遊娛宴集以夜續晝復爲

御史中丞傅隆所奏坐以免官是歲元嘉五年靈運
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太山羊璿之以
文章賞會共爲山澤之游時人謂之四友惠連幼
有才悟而輕薄不爲父方明所知靈運去永嘉還始
寧時方明爲會稽郡靈運嘗自始寧至會稽造方明
過視惠連大相知賞時長瑜教惠連讀書亦在郡內
靈運又以爲絕倫謂方明曰阿連才悟如此而尊作
常兒遇之何長瑜當今仲宣而飴以下客之食尊既
不能禮賢宜以長瑜還靈運靈運載之而去荀雍字

道雍官至員外散騎郎璿之字曜璠臨川內史爲司
空竟陵王誕所遇誕敗坐誅長瑜文才之美亞於惠
連雍璿之不及也臨川王義慶招集文士長瑜自國
侍郎至平西記室參軍嘗於江陵寄書與宗人何勗
以韻語序義慶州府僚佐云陸展染鬢髮欲以媚側
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如此者五六句而輕薄
少年遂演而廣之凡厥人士並爲題目皆加劇言苦
句其文流行義慶大怒白太祖除爲廣州所統曾城
令及義慶薨朝士詣第敘哀何勗謂袁淑曰長瑜便

可還也淑曰國新喪宗英未宜便以流人爲念廬陵王紹鎮尋陽以長瑜爲南中郎行參軍掌記之任行至板橋遇暴風溺死靈運内因父祖之資生業甚厚奴僮既衆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千重莫不備盡登躡常著木履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常自始寧南山伐木開逕直至臨海從者數百人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爲山賊徐知是靈運乃安又要琇更進琇不肯靈運贈琇詩曰邦君難地嶮旅客易山行在會稽亦多徒

衆驚動縣邑太守孟顗事佛精懇而爲靈運所輕嘗謂顗曰得道應須慧業丈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顗深恨此言會稽東郭有回踵湖靈運求決以爲田太祖令州郡履行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姓惜之顗堅執不與靈運既不得回踵又求始寧㠊崲湖爲田顗又固執靈運謂顗非存利民正慮決湖多害生命言論毁傷之與顗遂構讎隟因靈運横恣百姓驚擾乃表其異志發兵自防露板上言靈運馳出京都詣闕上表太祖知其見誣不罪也不欲

使東歸以爲臨川内史賜秩中二千石在郡遊放不異永嘉爲有司所糾司徒遣使隨州從事鄭望生收靈運靈運執録望生興兵叛逸遂有逆志爲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耻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追討禽之送廷尉治罪廷尉奏靈運率部衆反叛論正斬刑上愛其才欲免官而已彭城王義康堅執謂不宜恕乃詔曰靈運罪釁累仍誠合盡法但謝玄勳參微管宜宥及後嗣可降死一等徙付廣州其後秦郡府將宋齊受使除口行達桃墟村見有七人下路聚

語疑非常人還告郡縣遣兵隨宋齊掩討遂共格戰悉禽付獄其一人姓趙名欽山陽縣人云同邨薛道雙先與謝康樂共事以去九月初道雙因同邨成國報欽云先作臨川郡犯事徙送廣州謝給錢令買弓箭刀楯等物使道雙要合鄉里健兒於三江口篡取謝若得勝如意之後功勞是同遂合部黨要謝不及既還飢饉緣路爲刼盜有司又奏依法收治太祖詔於廣州行棄市刑臨死作詩曰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猶前詩子房魯連之意也時元嘉十年年四十

九所著文章傳於世子鳳蚤卒

史臣曰民禀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禀氣懷靈理無或異然則歌咏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揚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

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艷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巧爲形似之言班固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縟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採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極江右有晉中興玄風獨振爲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殫乎此自建武暨乎義熙歷載將百雖綴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遒麗之辭無聞焉爾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

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荊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騷人以來此秘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闇與理合匪由思致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謝顏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知此言之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

謝靈運詩其原出於陳思雜有景陽之體而逸蕩過之頗以繁蕪爲累嶸謂若人興多才博寓目輒書內無乏思外無遺物其繁富宜哉然名章迥句處處間起麗典新聲絡繹奔會譬猶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塵沙未足貶其高潔也初錢塘杜明師夜夢東南有人來入其館是夕靈運生于會稽旬日而謝玄亡其家以子孫難得送于杜治養之十五方還都故名客兒 鍾嶸詩品

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皆五言之冠冕文章之命世也 同上

顏延之問鮑照已與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日芙蓉自然可愛君詩如鋪錦列繡亦雕繢滿眼顏聞此語終身病之

沈隱侯曰自漢魏以來詞人才子文體三變一則啟心閑繹托詞華曠雖存工綺終致迂迴宜登公宴然典正可採酷不入情此體之源出靈運而成也

謝氏家錄云康樂每對惠連輒得佳語後在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寤寐間忽見惠連即成池塘生春草嘗云此語有神助非吾語也 詩品

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艷難蹤固已含跨劉郭陵轢潘左其爲文直於情性尚於作用不顧辭綵而風流自然 皎然詩評

客有問予謝公池塘生春草明月照積雪二句優劣予曰池塘生春草情在言外明月照積雪旨冥句中風力雖齊取興各別 同上

以險爲主以自然爲工李杜取深處多取此 詩藪

謝靈運森蔚璀璨而鋪敘紛縟處似急就篇 竹林詩

池塘生春草園林變夏禽世多不解此語爲工蓋欲以奇求之爾此語之工正在無所用意猝然與景相遇備以成章不假繩削故非常情之所能到詩家妙處當須以此爲根本而思苦言艱者往往不悟 石林詩話

江淹擬惠休詩曰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古今以爲佳句然謝靈運圓景早已滿佳人猶未還即是此意 同上

古今論詩者多矣吾獨愛湯惠休稱謝靈運爲初日芙蕖沈約稱王筠爲彈丸脫手二語最妙初日芙蕖非人力所爲而精彩華妙自然見造化之妙彈丸脫手輸寫便利動無留礙其精圓快速發之在手詩到此地更復何事（後山詩話）

漢魏古詩氣象混沌難以句摘晉以還方有佳句如淵明采菊[illegible]籬下悠然見南山謝靈運池塘生春草之類謝所以不及陶者康樂之詩精工淵明之詩質而自然耳（滄浪吟卷）

顏不如鮑鮑不如謝文中子獨取顏非也（同上）

湯惠休曰謝詩如芙蓉出水顏詩如錯彩鏤金

孫器之曰謝靈運如東海揚帆風日流麗陶彭澤如絳雲在霄卷舒自如

唐子西曰三謝詩靈運最勝當就選中寫出熟讀自見其優劣

謝靈運池塘生春草造語天然趣在入象有聲有色乃是六朝家數與夫青青河邊草不同葉少蘊但論天然非也（詩家直說）

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靈運坐此詩得罪遂託以阿連夢中授此語有客以請舒王曰不知此詩何以得名於後世何以得罪於當時舒王曰權德輿已嘗評之公若未尋繹爾客退而求德輿集了無所得復以爲問舒王誦其略曰池塘者泉州瀦溉之地今日生春草是王澤竭也豳詩所紀一蟲鳴則一候變今日變鳴禽者候將變也客以告士夫士夫益服舒王之博（吟膓雜錄）

謝靈運送孔令詩季秋邊朔苦旅鴈違霜雪淒淒陽

卉微皎皎寒潭潔上二句見孔令避地之意二句喻時四句美孔賦而北也在宥天下理吹萬羣方悅詩意微婉喻宋公尤妙（琅邪漫抄）

李夢陽曰謝康樂之詩六朝之冠也然其始本於陸平原氣格稍亞時代使然耳陸謝二子則又竝祖曹子建故鍾嶸曰曹劉殆文章之聖陸謝爲體貳之才夫五言不祖漢則祖魏固也乃其下者卽當效陸謝矣所謂畫鵠不成尚類鶩者也

黃省曾曰康樂維好山水故登涉之言締搆妙絕窮

情極態如川月嶺雲玩之有餘把之不得可謂神於詠賦者矣且其肆覽莊易旁綜百家騈球儷金往往不期而有雖骨氣稍劣而寓目輒書萬象羅會詩家能事至是備矣故使後代擅場之士內無乏思外無遺物皆斯人爲之創導也譬之花蕚在建安時開耀其半尚多渾含至於康樂色彩敷發殆盡靈機天化無餘蘊矣千年以來未有其匹也

王世貞曰謝靈運天質奇麗運思精鑿雖格體創變是潘陸之餘法也其雅縟乃過之清暉能娛人游子澹忘歸寧在池塘春草下耶延之聞惠休之談雖則悵然不能不心服耳

薛君采云曰清曰遠乃詩之至美者也靈運以之王孟韋柳抑其次也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清也表靈物莫賞蘊眞誰爲傳遠也豈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景昃鳴禽集水木湛清華可謂清遠兼之矣 西原遺書

陸士衡詩弘博繁富張茂先謂之大材宜矣至于清遠秀麗則不及康樂遠矣 同上

詩品終

謝康樂集目錄

卷一

賦

山居賦

卷二

賦

征賦 并序

逸民賦

怨曉月賦

羅浮山賦

嶺表賦

長谿賦

江妃賦

孝感賦

歸塗賦 并序

感時賦

傷己賦

入道至人賦

辭祿賦
卷三
樂府
善哉行
隴西行
相逢行
悲哉行二首
長歌行
君子有所思行

會吟行
折楊柳行二首
緩歌行
日出東南隅行
苦寒行
豫章行
燕歌行
上留田行
鞠歌行
順東西門行
泰山吟
雜詩
述祖德二首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
鄰里相送至方山
從游京口北固應詔
晚出西射堂
登池上樓

遊南亭
遊赤石進帆海
石壁精舍還湖中作
登石門最高頂
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
從斤竹澗越嶺溪行
廬陵王墓下作
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
入華子岡是麻源第三谷

登臨海嶠初發疆中作與從弟惠連
入彭蠡湖口
酬從弟惠連
過始寧墅
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
富春渚
七里瀨二首
登江中孤嶼
初去郡
初發石首城
道路憶山中
南樓中望所遲客
田南樹園激流植援
齋中讀書
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迴溪石瀨茂林修
竹
命學士講書
擬魏太子鄴中集詩

白石巖下徑行田
過瞿溪山飯僧
歳暮
彭城宮中直感歳暮
詠冬
三月三日侍宴西池
七夕詠牛女
登廬山絶頂望諸嶠
石門巖上宿
入東道路
夜發石關亭
初發入南城
郡東山望溟海
初往新安至桐廬口
離合詩
石壁立招提精舍
種桑
淨土詠

登永嘉綠嶂山

遊嶺門山

石室山

登上戍石鼓山

發歸瀨三瀑布望兩溪

過白岸亭

行田登海口盤嶼山

答謝惠連

東陽溪中贈答

臨川被收

臨終詩

大林峯

卷四

表

謝封康樂侯表

詣闕上表

論

辨宗論 并問答

書

勸伐河北書

答范特進二首

與廬陵王義真

與弟二首

志

遊名山志

贊

佛贊 范光祿命作

和范特進祇洹像贊

佛贊

菩薩贊

緣覺聲聞合贊

王子晉贊

衡山巖下見一老翁四五少年贊

維摩經十譬贊八首

侍洸舟贊

詠

宋武帝誄
宋盧陵王誄
曇隆法師誄
廬山慧遠法師誄
銘
書帙銘
佛影銘
頌
無量壽佛頌

謝康樂集卷第一

宋 陳郡謝靈運著
明 秣陵焦 竑校

賦

山居賦 自注

古巢居穴處曰巖棲棟宇居山曰山居在林野曰丘園在郊郭曰城傍四者不同可以理推言心也黄屋實不殊於汾陽卽事也山居良有異乎市廛抱疾就閒順從性情敢率所樂而以作賦楊子雲云詩人之賦麗以則文體宜兼以成其美今所賦旣非京都宮

觀遊獵聲色之盛而敘山野草木水石穀稼之事才乏昔人心放俗外詠於文則可勉而就之求麗邈以遠矣覽者廢張左之艷辭尋臺皓之深意去飾取素儻值其心耳意實言表而書不盡遺迹索意託之有賞其辭曰謝子卧疾山頂覽古人遺書與其意合悠然而笑曰夫道可重故物爲輕理宜存故事斯忘古今不能革質文咸其常合宮非縉雲之館衢室豈放勛之堂邁深心於鼎湖送高情於汾陽嗟文成之却

粒顧追松以遠遊嘉陶朱之鼓棹迺語種以免憂
身名之有辨權榮素其無留孰如牽犬之路既寡聽
鶴之塗何由哉理以相得爲適古人遺書與其意合所以爲笑孫權亦謂周瑜公瑾與孤
意合夫能重道則輕物存理則忘事古今賢文可謂不同而此處不異縉雲放勛不以天居爲所樂故合
宮衛室皆非淹留與湖汾陽乃是所居缺文成張良邦粒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陶朱范蠡臨去之際亦
語文種云云謂二賢既權榮素故身名有判也牽犬李斯之歎聽鶴陸機領成都衆大敗後云思聞華亭
鶴唳不可復得若夫巢穴以風露貽患則大壯以棟宇祛弊
宮室以瑤琁致美則白賁以丘園殊世惟上託於巖
壑寄兼善而罔滯雖非市朝而寒暑均稱雖是築構

而飾朴兩逝易云上古穴居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蔽風雨蓋取諸大壯
琁堂自是素故曰白賁最是上爻也此堂世異矣謂巖壑道深於丘園而不爲巢穴斯免缺二得寒暑之
適雖是築構無妨非朝士云云昔仲長願言流水高山應璩作書印
阜洛川勢有偏側地闕周員銅陵之奧卓氏充鉶摫
之端金谷之麗石子致音徽之觀徒形域之薈蔚惜
事異於栖盤至若鳳叢二臺雲夢青丘漳渠淇園橘
林長洲雖千乘之珍苑孰嘉遯之所遊且山川之未
備亦何議於兼求仲長子云欲使居有良田廣宅在高山流水之畔溝池自環竹樹周
布場圃在前果園在後應璩與程文信書云故求道田在關之西南臨洛水北據邙山託崇岫以爲宅因
茂林以爲蔭謂二家山居不得周員之美楊雄蜀都云銅陵而卓王孫採山鑄銅故漢書貨殖傳云卓氏
之臨邛公擅山川楊雄方言梁益之間裁木爲器曰鉶裂帛爲衣曰摫金谷石季倫之別廬在河南界有
山川林木池沼水碓其鎮下邳時過遊賦詩一代盛集謂二地雖珍麗然制作非栖盤之意也鳳臺秦穆
公時秦女所居以致簫史叢臺趙之崇館張衡謂趙築叢臺於前楚建章華於後楚之雲夢大中缺居長
飲賦楚靈王遊雲夢之中息於荊臺之上前方淮之水左洞庭之波右顧彭蠡之濤南望巫山之阿遂造
章華之臺亦見諸史淮南青丘齊之海外皆獵所司馬相如云秋田乎青丘彷徨乎海外漳渠史起爲魏
文侯所造激水之所淇園衛之竹園在淇水之澳詩人所載橘林蜀之園林楊子雲蜀都賦亦云橘林左
太冲謂戶有橘柚之園長洲吳之苑圃左亦謂長洲之茂苑因江海洲渚以爲苑圃缺九故缺表此園之
珍靜千乘讌嬉之所非缺二甚止之缺且山川亦不能兼茂隨地勢所遇耳覽明達之撫

運乘機緘而理默指歲暮而歸休詠宏徽於刊勒狹
三閭之喪江矜望諸之去國選自然之神麗盡高棲
之意得余祖車騎建大功淮肥江左得免橫流之禍後及大傅既薨建圖已輒於是便求解駕東
歸以避君側之亂廢興隱顯當是賢達之心故選神麗之所以申高棲之意經始山川實基於此仰
前哲之遺訓俯性情之所便奉微軀以宴息保自事
以乘閒愧班生之夙悟慙尚子之晚研年與疾而偕
來志乘拙而俱旋謝平生於知遊棲清曠於山川謂經
始此山遺訓於後也性情各有所便山居是其宜也易云向晦入宴息莊周云自事其心此二是其所處
班嗣本不染世故曰夙悟尚平未能去累故曰晚研想邈二人更以年衰疾至志寡求拙曰事并可山居

日與知遊別故曰謝平生就山川故曰棲清曠其居也左湖右江往渚還汀
面山背阜東阻西傾抱含吸吐款跨紆縈緜聯邪亘
側直齊平枚乘曰左江右湖其樂無有此吳客說楚公子之詞當謂江都之野彼雖有江湖而
乏山巖此憶江湖左右與之同而山岳形勢池城所無也往渚還汀謂四面有水面山背阜亦謂東西有
山便是四水之裏也抱含吐吸謂中央復有川款跨紆縈謂邊背相連帶迂回處謂之邪亘平正處謂之
側直近東則上田下湖西谿南谷石塚石滂閔硎黃竹
決飛泉於百仞森高薄於千麓寫長源於遠江派深
毖於近瀆上田在下湖之水口名爲田口下湖在田之下下處竝有名山川西谿南谷分流谷
郭水畎入田口西谿水出寧縣西谷郭是近山之最高峯者西谿便是缺之背入西谿之裏得石塚以石

爲阻故謂之塚石滂在西谿之東從縣南入九里兩面峻峭數十丈水自上飛下比至外谿封豎十數里
皆飛流迅激左右巖壁綠竹閔硎在石滂之東谿逶迤下注良田黃竹與其連南界莆中也近南
則會以雙流縈以三洲表裏回游離合山川嶀崩飛
於東峭盤傍薄於西阡拂青林而激波揮白沙而生
漣雙流謂剡江及小江此二水同會於山南便合流注下三洲在二水之口排沙積岸成此洲漲表裏
合是其貌狀也嶀者謂回江岑在其山居之南界有石跳出將崩江中行者莫不駭慄槃者是縣故治之
所在江之缺三用槃石竟清並帶青林而連白沙也近西則楊賓接峯唐皇連
縱室壁帶谿曾孤臨江竹緣浦以被綠石照澗而映
紅月隱山而成陰木鳴柯以起風楊中元賓並小江之近繞與山相接

也康皇便從北出室石室在小江口南岸壁小江北岸竝在楊中之下壁高四十丈色赤故曰照澗而映
紅曾山之西孤山水南王子所經始竝臨江皆被以綠竹山高月隱便謂爲陰木集柯鳴便謂爲風也
近北則二巫結湖兩晉通沼橫石判盡休周分表引
修隄之逶迤吐泉流之浩溔山磯下而回澤瀨石上
而開道大小巫湖中隔一山外晉周回在西圻北邊浦出江竝是羨處羲熙中王穆之居大巫湖
經始處所猶在兩晉皆長溪外晉出山之後四五里許裏晉亦隔一山出新塚橫山野舍之北面常石野
谷之西北巫湖舊唐故曰修隄長谿甚遠故曰泉流常石磯敧四故曰下磯而同澤裏晉湯石數里小從
上過故曰瀨石上而開道休山東北周里山在休之南竝是北邊遠東則天台桐柏
方石太平二韭四明五奧三菁表神異於緯牒驗感

應於慶靈凌石橋之莓苔越楢谿之紆縈天台桐柏七縣餘地
南帶海一韭四明五奧皆相連接奇地所無高於五嶽便是海中三山之流韭以萊爲名四明方石四面
自然開窓也五奧者曇濟道人蔡氏郗氏謝氏陳氏各有一奧皆相倚角竝是奇地三菁太平之北太平
天台之始方石直上萬丈下有長谿亦是縉雲之流六北諸山竝見圖緯神仙所居往來要徑石橋過楢
谿人跡之艱不復過此也遠南則松箴棲雞唐嵫漫石崪嵊對嶺
崐孟分隔入極浦而邅回迷不知其所適上嶔崎而
蒙籠下深沈而澆激棲雞在保口之上別浦入其中周回甚深四山之裏松箴在棲
雞之上傍江唐嵫入太平水路上有瀑布數百丈漫石在唐嵫下郗景興經始精舍亦是名山之流崪嵊
與分界去山八十里故曰遠南荊嶺鳥道正當五十里高左右所無就下地形高乃當不擗遠望嶀山其

奇謂白大尖者最高下有良田王敬弘經始精舍疊濟道人住孟山名曰孟埭芋薯之謬田清溪秀竹迴開巨石有趣之極此中多諸浦澗傍依茂林遠西則迷不知所通㪍嵜深沈處處皆然不但一處缺四十四字遠北則長江永歸巨海延納崐漲緬曠島嶼緜沓山縱橫以布護水迴沈而縈浥信荒極之緜眇究風波之睽合江從山北流窮上虞界謂之三江口便是大海老子謂海爲百谷王以其善處下也海人謂孤山爲崐薄洲有山謂之島嶼即洲也派者沙始起將欲成嶼縱橫無常於一處迴沈相縈繞也大荒東極故爲荒極風波不恒爲睽合也徙觀其南術之缺四字生巘缺二字成衍缺一字岸測深相渚知淺洪濤滿則曾石沒清瀾減則沈沙顯及風興濤作水勢奔壯于歲春秋

在月朔望湯湯驚波滔滔駭浪電激雷崩飛流灑漾凌絕壁而起岑橫中流而連薄始迅轉而騰天終倒底而見窒此楚貳心醉於吳客河靈懷慚於海若南術是其臨江舊宅門前對江三轉曾山路窮四江對岸西面常石此二山之間西南角岸孤山此二山皆是狹處故曰生巘勇門以南上便大闊故曰成衍岸高測深渚下知淺也江中有孤石沉沙隨水增減春秋朔望是其盛時故枚乘云楚太子有疾吳客問之舉秋濤之美得以瘳病太子國之儲貳故曰楚貳河靈河伯居河所謂河靈懼於海若事見莊周秋水篇爾其舊居曩宅今園枌槿尚援基井具存曲術周乎前後直陌矗其東西豈伊臨谿而傍沼迺抱阜而帶山考封域之靈異實茲境

之最然葺駢梁於巖麓棲孤棟於江源敞南戶以遠嶺闢東窗以矚近田田連岡而盈疇嶺枕水而阡葺室在宅裏山之東麓東窗謂矚田兼見江山之美三間故謂之駢梁門前一棟枕巘上存江之嶺南對江山遠嶺此二館屬望殆無優劣也阡陌縱橫塍埒交經導渠引流脈散溝并蔚蔚豐秋苾苾香秔送夏蚤秀迎秋晚成兼有陵陸麻麥粟菽候時覘節遞藝遞孰供粒食與缺一字飲謝工商與衡牧生何待於多資理取足於滿腹許由云偃鼠飲河不過滿腹謂人生食足則歡有餘何待多須邪工商衡收似多須者若少私寡欲充命則足但非田無以立耳自園之田自田之湖泛濫川上緬邈

水匯濬潭澗而窈窕除菰洲之紆餘毖溫泉於春流馳寒波而秋徂風生浪於蘭渚日倒景於椒塗飛漸榭於中沚取水月之歡娛旦延陰而物清夕棲芬而氣敷顧情交之永絕覬雲客之暫如此皆湖中之美但患言不盡意萬不寫一耳諸澗出源入湖故曰濬潭澗澗長是以窈窕除菰作洲洲言所以紆餘也水草則萍藻蘊菼雚蒲芹蓀兼菰蘋蘩蕝荇菱蓮雖備物之偕美獨扶渠之華鮮播綠葉之鬱茂含紅敷之繽翻怨清香之難留矜盛容之易闌必充給而後搴豈蕙草之空殘卷敂弦之逸曲感江南之哀歎秦箏倡而

汎游徉唐上奏而舊愛還[缺]出離騷攸弦是采芳江南是相和曲云江南采蓮泰箏倡蒹茄篇唐上奏蒲生詩皆感物致賦魚藻蘋蘩荇亦有詩人之詠不復具敘本草所載山澤不一靁桐是別和緩是悉參核六根五華九實二冬竝稱而殊性三建異形而同出水香送秋而擢蒨林蘭近雪而揚猗卷柏萬代而不殞茯苓千歲而方知暎紅葩於綠蔕茂素蕤於紫枝既住年而增靈亦驅妖而斥疵本草所出藥處於今不復依隨土所生耳此境出藥甚多靁公桐君古之采藥醫緩古之良工故曰別悉參核者覈核桄杏仁也六根者芍藥七根五茄根葛根野葛根[缺二]根也五華者莖華芫華蓯華菊華旋覆華也九實者菴蒲實槐實柏實孤絲實女貞實蛇床實蔓荊實蓼實

[缺]二也二冬者天門麥門冬三建者附子天雄烏頭水香蘭草林蘭支子卷柏茯苓竝皆仙物凡此衆藥事悉見於神農其竹則二箭殊葉四苦齊味水石別谷巨細各彙既脩竦而便娟亦蕭森而蓊蔚露夕沾而悽陰風朝振而清氣互揹雲以拂杪臨碧潭而挺翠茂上林與淇澳驗東南之所遺企山陽之游踐遲鸞鷖之棲託憶崑園之悲調慨伶倫之哀籥衛女行而思歸詠楚客放而防露作二箭一者苦箭大葉一者笄箭細葉四苦青苦白苦紫苦黃苦水竹依水生甚細密吳中以爲宅援石竹本科叢大以充屋榱巨者竿挺之屬細者無箐之流也修竦便娟蕭森蓊蔚皆竹貌也上林關中之禁苑淇澳衛地之竹園方此皆不如東南會稽之竹箭唯此地最富焉山陽竹林之游鸞鷖棲食之所[缺]山之竹任爲黃帝時伶倫斬其厚均者吹之爲黃鍾之管衛女思歸作竹竿之詩楚人放逐東方朔感江潭而作七諫其木則松柏檀櫟[缺二字]桐楡㯶柘穀棟楸梓檉樗剛柔性異貞脆質殊卑高沃堉各隨所如幹合抱以隱岑杪千仞而排虛凌岡上而喬竦蔭澗下而扶疏沿長谷以傾柯攢積石以插株株一作衛華映水而增光氣結風而回敷當嚴勁而蔥蒨承和煦而芬腴送墜葉於秋晏遲含萼於春初皆木之類選其美者載之山脊曰岡岡上澗下長谷積石冬隨其方離騷云青春受謝白日昭只詩云萼不韡韡也植物既載動類亦繁飛泳騁透胡可根源觀貌相

音備列山川寒燠順節隨宜匪敦艸木竹植物魚鳥獸動物獸有相種有騰者有走者走者騁騰者透謂種類既繁不可根源但觀其貌狀相其音聲則知山川之好與節隨宜自然之數非可敦戒也魚則鱫鱧鮒鱮鱒鯇鰱鯿魴鮪魦鱖鱨鯉鯔鱣鱏采雜色錦爛雲鮮唼藻戲浪汎荇流淵或鼓鰓而湍躍或掉尾而波旋鱸鮆乘旹以入浦鱤鮏沿瀨以出泉鱫音優鱧音禮鮒音附鱮音敘鱒音寸袞反鯇音皖鰱音連鯿音𨁂仙反魴音房鮪音痏魦音沙鱖音居綴反鱨音上羊反鯔音比之反鱣音竹企反皆說文字林音詩云錦衾有爛故云錦爛鱸鮆一時魚鱤音感鮏音迅皆出谿中日上恒以爲戲鳥則鵾鴻鶬鵠鶖鴇鳥略鶂鶘鶂鷮鷫鷞鸕鷀綬章晨鳧朝集時鸛山梁海鳥

違風朔禽避涼黃生歸北霜降客南接響雲漢待〻
江潭聆清哇以下聽載王子而上參嘯回涉以弁翰
映明瑩而自耽鵾音昆鴻音洪鴻音溢左傳云六鷁退飛字如此鷁音下兰反鶖音秋鷺音路鷺音保鴇音相唐公之馬與此鳥色同故謂爲鶬鶊鵠鷂鳥見張茂先博物志鸐音翟亦雉之美者此四鳥竝美采質鳥音符野鴨也常待晨而飛鷸音已消反長尾雉也論語云山梁雌雉時哉時哉海鳥爰居臧文仲不知其鳥以爲神也事見左傳稱禽鴈也寒月轉往衡陽禮記霜始降鴈來賓歲莫北向故是湯初生時吳生歸北霜降客南山〔缺〕峽水自說其羽儀者山上則猨猩貍獾犴
獌猰猛山下則熊羆豺虎羱鹿麕麖擲飛枝於窮崖
踔空絕於深硎蹲谷底而長嘯攀木杪而哀鳴猨音袁猩音魂狌音力之反獾音火丸反犴音午見反獌音曼似獾而長狼之屬一曰貙猰音安黠反猛音弋生反貍之黄黑者一曰似豻豻音在皆反貙音元野羊犬角麢音鬼珉反麖音京能踔擲虎長嘯猿哀鳴聲可悅
緡綸不投置羅不披磻弋靡用蹏筌誰施鑑虎狼
之有仁傷遂欲之無崖顧弱齡而涉道悟好生之咸
宜率所由以及物諒不遠之在斯撫鷗鯈而悅豫杜
機心於林池八種皆是魚獵之具自少不殺至乎白首故在山中而此歡永廢莊周云虎狼仁獸豈不父子相親世云虎狼暴虐者政以其如禽獸而人物不自悟其毒害而言虎狼可疾之甚苟其遂欲豈復崖限自弱齡奉法故得免殺生之事苟此悟萬物好生之理易云不遠復無祇悔庶乘此得以入道莊周云海人有機心鷗鳥舞而不下今無害彼之心各說豫於林池也敬承聖誥恭

窺前經山埜昭曠聚落羶腥故大慈之弘誓拯羣
之淪傾豈寓地而空言必有貸以善成欽鹿野之華
苑羨靈鷲之名山企堅固之貞林希菴羅之芳園雖
綷容之緬邈謂哀音之恒存建招提於幽峯冀振錫
之息肩庶鐙王之贈席想香積之惠餐事在〔缺一字〕而
思通理匪絕而可溫賈誼弔屈云恭承嘉惠敬承亦此之流聚落是墟邑謂歌哭諍訟有諸諠譁不及山野爲僧居止也經教欲令在山中皆有成文老子云善貸且善成此道惠物也鹿苑說四真諦處靈鷲山說般若法華處堅固林說泥洹處菴羅園說不思議處今旁林蔬圃制使彷彿在昔依然託想雖綷容緬邈哀音若存也招提謂僧不能常住者可持作坐處也所謂息肩鐙王香積事出維

摩經論語云溫故知新理既不絕更宜復溫則可恃爲已之日用也爰初經略杖策孤
征入澗水涉登嶺山行陵頂不息窮泉不停櫛風沐
雨犯露乘星研其淺思罄其短規非龜非筮擇良選
奇翦榛開逕尋石覓崖四山周回雙流逶迤面南嶺
建經臺倚北阜築講堂傍危峯立禪室臨浚流列僧
房對百年之喬木納萬代之芬芳抱終古之泉源美
膏液之清長謝麗塔於郊郭殊世間於城傍欣見素
以抱樸果甘露於道場云初經略躬自履行備諸苦辛也罄其淺短無假於龜筮貧者既不以麗爲美所以即安茅茨而已是以謝郊郭而殊城傍然清虛寂漠實是得道之所也苦

節之僧明發懷抱事絶人徒心通世表是遊是憇
石構草寢暑有移至業莫矯觀三世以其夢撫六度
以取道乘恬知以寂泊含和理之窈窕指東山以冥
期實西方之潛兆雖一日以千載猶恨相遇之不早
謂曇降法流二法師也二公辭恩愛棄妻子輕舉入山外緣都絶魚肉不入口糞埽必在体物見之絶歎而法師處之夷然詩人西發不勝造道者其亦如此往石門瀑布中路高棲之游昔告離之始期生東山沒存西方相遇之欣實以一日爲千載猶慨恨不早
賤物重己棄世希靈駭彼
促年愛是長生冀浮丘之誘接望安期之招迎甘松
桂之苦味夷皮褐以頽形羨蟬蛻之匪日撫雲蜺其

若驚淩名山而屢憇過巖室而披情雖未偕於至道
且緬絶於世纓指松菌而興言良未齊於殤彭此一章敘仙學者雖未及佛道之高然出於世表矣浮丘公是王子喬師安期先生是馬明生師二事出列仙傳洞眞經云今學仙者亦明師以自發悟故不辭苦味頹形也莊周云和以天倪〻者崖也數經歷名山遇余巖室披露其情性且獲長生方之松菌殤彭邈然有問也
山作水役不以一牧資
待各徒隨節競逐陟嶺刊木除榛伐竹抽筍自篁擿
篛于谷楊勝所拮秋冬藴穫野有蔓草獵涉蘡薁亦
醞山清介爾景福苦以术成甘以熟慕椹髙林剝
芨巖椒掘蒨陽崖擿鮮陰摽晝見搴茅宵見索綯芟

菼翦蒲以薦以茭既坭既埏品收不一其灰其炭咸
各有律六月採蜜八月撲栗備物爲繁略載靡悉此一章謂是山作及水役採拾諸事也然漁獵之事皆不載楊楊桃也山川澗之木子藟音纍字出字林詩人云六月食鬱及薁獵涉字出爾雅木朮酒味苦擣播酒味甘並至美兼以療病播治癰核朮治痰冷椹音其味似菻萊而勝刊木而作之謂之菓芨音及採以爲紙蒨音倩採以爲染擗音劈採以爲飲採蜜撲栗各隨其月也
若廼南北兩居水通陸阻觀風瞻雲方知厥兩居謂南北兩處各有居止峯崿阻絶水道通耳觀風瞻雲然後方知其處所
所南山則夾
渠二田周嶺三苑九泉別澗五谷異巘羣峯參差出
其間連岫複陸成其坂衆流溉灌以環近諸堤擁抑

以接遠遠堤兼陌近流開湍淩阜泛波水往步還還
回往匝枉渚員巒呈美表趣胡可勝單抗北頂以葺
館瞰南峯以啓軒羅曾崖於戶裏鏡清瀾於窻前因
丹霞以䞓楣附碧雲以翠椽視奔星之俯馳顧缺二字
之末牽鶤鴻翻翥而莫及何但燕雀之翩翾氿泉傍
出潺湲於東檐桀壁對峙硿礲於西霤修竹葳蕤以
翳薈灌木森沈以蒙茂蘿蔓延以攀援花芬薰而媚
秀日月投光於柯間風露披清於嵔岫夏涼寒燠隨
時取適階基回互橑櫺乘隔此焉卜寢翫水弄石邇

卽回眺終歲罔斁傷美物之遂化怨浮齡之如借
邈逸於人羣長寄心於雲霓南山是開創卜居之處也從江樓步路跨越山
嶺綿亘田野或升或降當三里許塗路所經見也則山
喬木茂竹緣畛彌阜橫波疎石側道飛流以爲寓目
之美觀及至所居之處自西山開道迄于東山二里
有餘南悉連嶺疊嶂青翠相接雲烟霄路殆無倪際
從逕入谷凡有三口萬壁西南石門世(缺)南(缺)池東
南皆別載其事緣路初入行於竹逕半路闊以竹渠
澗旣入東南傍山渠展轉幽奇異處同美路北東西
路因山爲鄣正北狹處踐湖爲池南山相對皆有崖
巖東北枕壑下則清川如鏡傾柯盤石被澳映渚西
巖帶林去潭可二十丈許葺基構宇在(缺)林之中水
衛石階開窗對山仰眺曾峯俯鏡濬壑(缺)巖半嶺復
有一樓迴望周眺旣得遠趣還顧西館望對窗戶緣
崖下者密竹蒙逕從北直南悉是竹園東西百丈南
北百五十五丈北倚近峯南眺遠嶺四山周回溪澗

交過水石林竹之美巖岫隈曲之好備盡之矣刊翦
開築此焉居處細趣密翫非可具記故較言大勢耳
越山列其表側傍緬(缺二)爲異觀也因以小湖鄰於其隈衆流所湊萬
泉所回汎濫異形首毖終肥別有山水路邈緬歸沆濫
肥披皆是泉名事見於詩云北萬泉所湊名有形勢求歸其路廼界北山棧道
傾虧躋閣連卷復有水逕繚繞回圓瀰瀰平湖泓泓
澄渟孤岸竦秀長洲芊綿旣瞻旣眺曠矣悠然及其
二川合流異源同口赴隘入險俱會山首瀨排沙以
積江峯倚渚以起阜石傾瀾而捎巖木映波而結藪
巡阡濟以橫前轉北崖而掩後隱叢灌故悉晨暮託

星宿以知左右往及經過自非巖澗便是水逕洲島相對皆有趣也山川澗石
州岸草木旣標異於前章亦列同於後贖山匪砠而
是岵川有淸而無濁石傍林而揷巖泉協澗而下谷
淵轉渚而散芳岸靡沙而映竹草迎冬而結葩樹凌
霜而振綠向陽則在寒而納煦面陰則當暑而含雪
連岡則積嶺以隱嶙舉峯則羣竦以嶻嵲浮泉飛流
以爲空沈波潛溢於洞穴凡此皆異所而咸善殊節
而俱悅土山戴石曰砠山有林曰岵此皆澗山川衆美亦不必有故總敘其最居山之後事亦皆
有事求也春秋有待朝夕須資旣耕以飯亦桑貿衣藝菜

當有採藥救頹身外何事順性靡違法音晨聽放生
夕歸研書賞理敷文奏懷凡厥意謂揚較以揮且列
于言誡特此推謂寒待綿纊暑待絺綌朝夕餐飲設此諸業以待之藥以療疾又在其外
事之相推自不得不然至於聽講放生研書數文皆其所好韓非有揚較班固亦云揚較古今其義一也
左思曰爲左右揚較而陳之北山二園南山三苑百果備列乍近
乍遠羅行布株迎早候晚猗蔚溪澗森疎崖巘杏壇
㮈園橘林栗圃桃李多品梨棗殊所枇杷林檎帶谷
映渚椹梅流芬於回巒椑柿被實於長浦莊周云漁父見孔子
杏壇之上維摩詰經㮈樹園揚雄蜀都賦云橘林左太冲亦云戶有橘柚之園桃李所植甚多棗梨事出

北河濟之間淮穎諸處故云殊所也畦町所蓺含蕊藉芳蓼蕺嵬薺葑
菲蘇薑綠葵眷節以懷露白薤感時而負霜寒葱標
倩以陵陰春藿吐苕以近陽葑菲見詩柏舟中管子曰北伐山戎得寒葱布闈云寒葱挺圃灌溉自供不待外求者也弱質難恒頹齡易喪撫鬢生悲
視顏自傷承清府之有術冀在衰之可壯尋名山之
奇藥越靈波而憇轅採石上之地黃摘竹下之天門
摭曾嶺之細辛拔幽澗之溪蓀訪鍾乳於洞穴訊丹
陽於紅泉此皆住年之藥即近山之所出有采拾欲以消病也安居二時冬夏
三月遠僧有來近衆無闕法鼓朗響頌偈清發散華

霏蕤流香飛越析曠劫之微言說像法之遺旨乘此
心之一豪濟彼生之萬理啓善趣於南倡歸清暢於
北機非獨愜於予情諒僉感於君子山中兮清寂羣
紛兮自絕周聽兮匪多得理兮俱悅寒風兮搔屑面
陽兮常熱炎光兮隆熾對陰兮霜雪愒曾臺兮陟雲
根坐澗下兮越風穴在茲城而諧賞傳古今之不滅
衆僧冬夏二時坐謂之安居輒九十日衆遠近聚萃法鼓頌偈華香四種是齋講之事析說是齋講之議乘此之心可濟彼之生南倡者都講北機者法師山中靜寂實是講說之處兼有林木可隨寒暑恒得清和以爲適也好生之篤以我而觀懼命之盡吝景之懽分
一往之仁心拔萬族之險難招驚魂於殆化收危顇
於將闌漾水性於江流吸雲物於天端覲騰翰之頡
頏視鼓鰓之往還馳騁者儻能狂愈猜害者或可理
攀云物皆好生但以我而觀便可知彼之情吝景懼命是好生事也能放生者但有一往之仁心便可拔萬族之險難水性雲物各尋其生老子云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猜害者恒以忍害爲心見放生之理或可得悟也哲人不存懷抱誰質糟粕猶在啓縢剖袠見
柱下之經二覩濠上之篇七承未散之全樸救已頹
於道術嗟夫六藝以宣聖教九流以判賢徒國史以
載前紀家傳以申世模篇章以陳美刺論難以覈有

無兵技醫日龜筴筮夢之法風角冢宅算數律曆之
書或平生之所流覽並於今而棄諸驗前識之喪道
抱一德而不渝莊周云輪扁語齊桓公公之所讀書聖人之糟粕縢古金縢之流也柱下老子濠上莊子二七是篇數也云此二書最有理過此以往皆是聖人之教獨往者所棄伊昔齠
齔實愛斯文援紙握管會性通神詩以言志賦以敷
陳箴銘誄頌咸各有倫爰暨山棲彌歷年紀孝多暇
日自求諸己研精靜慮貞觀厥美懷秋成章含笑奏
理謂少好文章及山棲以來别緣既闕尋慮文詠以盡暇日之適便可得通神會性以永終朝若
遵乘攝持之告評養達之篇畏絶迹之不遠恩行地

之多鶱鴉上皇之自昔忌下衰之在旃投吾心於
人落賓名於聖賢廣滅景於崆峒許遁音於箕山恩
假駒以表谷涓隱巖以搴芳缺十八字萊庇蒙以織畚皓
棲商而頤志卿寝茂而敷詞鄭别谷而永逝梁去霸
而之會高居唐而胥宇臺依崖而穴墀咸自得以窮
年眇貞思於所遺老子云善攝生者莊子云謂之不善持生又云養生有無崖達生者
不務生之所無奈何絶迹上皇下衰賓名義亦皆出
莊周廣成子在崆峒之上黃帝之師也許由隱於箕
山堯以天下讓而不服愚公居于駒阜齊桓公逐鹿
入山見之涓子隱於宕山好餌朮告伯陽琴心三篇
庚桑楚得老子之道居畏壘之山楚狂接輿楚王聞
其賢使使者聘之於是遂游諸名山在蜀峨眉山上

徐無鬼巖棲魏侯勞之問先生苦山林矣乃肯見寡
人無鬼問君紲嗜欲屏好惡則耳目察矣常采芋栗
老萊子耕於蒙山之陽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事織
畚爲業四皓避秦亂入商洛深山漢祖召不能出司
馬長卿高才而處世不樂預公卿大事病免家居茂
陵鄭子真耕巖谷口大將軍王鳳禮聘不屈遂與弟
子別於山阿終身不反梁伯鸞隱霸陵山中耕織以
自娛後復入會稽山臺孝威居武安山下依崖爲上
室采藥自給高文通居西唐山從容自娛也暫其窈窕幽深寂寞虛遠事
與情乖理與形反既耳目之靡端豈足跡之所踐蘊
終古於三季俟通明於五眼權近慮以停筆抑淺知而
絶簡謂此既非人跡所求更待三明五通然後可踐履耳故停筆絶簡不復多云冀夫賞音悟夫此旨也

謝康樂集卷第一終

錢塘郭志學寫

謝康樂集卷第二

宋　陳郡謝靈運著

明　秣陵焦　竑校

賦

征賦并序

蓋聞昏明殊位貞晦異道雖景度回革亂多治寡是
故升平難於恒運剥喪易以横流皇晉缺二字河汾來
遷吳楚數歷九世年踰十紀西秦無一援之望貴周
有三辱之憤可爲積禍纓釁固以久矣況迺陵塋幽

翳情敬莫遂日月推薄帝心彌遠慶靈將升時來不
爽相國宋公得一居貞回乾運軸内匡寰表外清遐
陬每以區宇未統側席盈慮值天祚攸興昧弱授機
龜筮元謀符瑞景徵於是仰祇俯協順天從兆興止
戈之師躬暫勞之討以義熙十有二年五月丁酉敬
戒九伐申命六軍治兵于京畿次師于汳音泛說文音汴上
雲檣千艘靁輜萬乘羽騎盈塗飛旍蔽日别命羣帥
誨謨惠策法奇於三略義祕於六韜所以鉤棘未曜
殞前禽於金墉威弧始彀走鈒隼於滑臺曾不踰月

二方獻捷宏功懋德獨絶古今天子感東山之劬勞
慶格天之光大明發興於鑾寐使臣遵于原隰余攝
官承乏謬充殊役皇華愧於先雅靡監穎於征人以
仲冬就行分春反命塗經九守路踰千里沿江亂淮
遡溥泗汲詳觀城邑周覽丘墳眷言古迹其懷已多
昔皇祖作藩受命淮徐道固苞桑勳由仁積年月多
曆市朝已改永為洪業纒懐清曆於是采訪故老尋
覈往迹而遠感深慨痛心殞涕遂寫集闕見作賦撰
征俾事運遷謝託此不朽其詞曰系烈山之洪緒承

炎正之明光立熙載於唐后申譜事於周王暱肅命
而順位錫寶珪以徹疆歷尚代而平顯降中葉以繁
昌業服道而德徽風行世而化揚投前蹤以永冀省
轄質以遠傷睽謀始于耆蔡違用舍於行藏庇常善
之罔棄憑曲成之不遺昭在幽而偕煦賞彌久而愈
私顧晚草之薄弱仰青萱之葳蕤引蔓穎於松上擢
纖枝於蘭逵施隆貸而有渥報涓壒而無期歎太階
之休明穆皇道之緝熙惟王建國辨方定隅内外既
正華夷有殊惟昔小雅逮于班書戎蠻孔熾是踧是

誅所以宣王用棘於獫狁高帝方事於匈奴然侵鎬
至涇自塞及平闕郊伺鄙（缺四字）嶲攜王之矯虔階喪
亂之未寧竊彊秦之三輔陷隆周之兩京雄崤澠以
制險據繞霤而作宥家永懷於故壤圀願言於先塋
俟太平之曠期屬應運之聖明坤寄通於四瀆乾假
照於三辰水潤土以顯比火炎天而同人惟上相之
叡哲當草昧而經綸總九流以貞觀協五才而平分
時來之機悟先於介石復隍之誡一援於生民龜筮
允臧人鬼同情順天行誅司典詳刑樹牙選徒秉鉞

抗旍弧矢聲楚孝之心智戈棘單吳子之精靈迅三
翼以魚麗襄兩服以鷹逝陣未列於都甸威已振於
秦蓟灑嚴霜於渭城被稿風於洛汭就終古以比猷
考墳冊而莫契昔西怨於東徂今北伐而南悲豈朝
野之恒情動萬乘之幽思歌零雨於豳風興採薇於
周詩慶金墉之凱定眷戎車之遷時佇千里而感遠
涉弦望而懷期詔微臣以勞問奉王命於河湄夕飲
餞以俶裝旦出宿而言辭歲既晏而繁慮日將邁而
戀乖闕敬恭於桑梓謝履長於庭階冒沈雲之晻藹

迎素雪之紛霏凌結湍而凝清風矜籟以揚哀情
本而易阜物雖末而難懷眷余勤以䟽路若憂來其
城頽爾乃經雉門啓浮梁眺鍾巖越査塘覽汞嘉之
紊維尋建武之緝綱于時内慢神器外侮戎狄君子
横流庶萌分析主晉有祀福祿來格明兩降覽三七
辭厄元誕德以膺緯肇回光於陽宅明思服於下武
興繼代以消逆簡文囷心以秉道故冲用而刑廢孝
武捨已以伏賢亦寧外而治内觀日化而䟽損庶雍
熈之可對閔隆安之致寇傷龜玉之毁碎痛妖凶於

滄洲纏釁難而盈紀時焉依於晉鄭國有蹶於百里
賴英謨之經營弘兼濟以忘已主寰内而緩虞澄海
外以漬滓至如昬祲蔽景禍祚傾基黍離有歎鴻鴈
無期瞻天命之貞符秉順動而履機率駿民之思効
晉邦國而同歸盪積霾之穢氛啟披陰之光暉反平
陵之杳藹復七廟之依俙務役簡而農勸毋勞貫而
忠甄㦒時雍於祖宗字缺六埽逋醜於漢渚滌僭逆於
岷山覊巢䖏於西木引鼻飲於源淵惠與𧝊音棘衣領也
而思韙援冠弁而來䖏視冶城而北屬懷文獻之收

揚匪元首之康哉孰股肱之惟良譬觀曲而識節似
綴組以成章業彌纏而彌微事愈有而莫傷次石頭
之雙岸究孫氏之初基幸漢庶之漏網憑江介以抗
維礿鵲起於富春果鯨躍於川湄匝三世而國盛歷
五偽而宗夷察成敗之相仍猶脣亡而齒寒載十二
而䛷紀豈蜀滅而吳安衆咸昧於謀兆羊獨悟於理
端請廣武以誨情樹襄陽以作藩拾建業其如遺沿
萬里而誰難疾魯荒之詖辭惡京陵之譖言責當朝
之悍䀨對釁籍而興歎敦怙寵而類違敵既劾而國

圮彼問禍而何階必先賊於君子原性分之異託雖
殊塗而歸美或卷舒以愚智或治亂其如矢謝昧迹
而託規卒安身以全里用顯節而犯逆抱正情而喪
已薄四望而左眄歎王路之中鯁蠢干越之妖燼敢
凌蹈於五嶺崩雙嶽於中流擬凶威於荆郢隱雷霆
於帝坐飛芒鏃於宫省于時朝有遷都之議人無守
死之志師旅痛於久勤城塘闕於素備安危勢在不
伴衆寡形於見事於赫淵謀研其神策綏𤔡待機追
奔躡迹遇雷池而振曜次彭蠡而殲滌穆京甸以清

晏撤多壘而寧役造白石之祠壇懟二豎之無君[illegible]
披庭以幽辱凌祧社而火焚愍文康之皐已嘉忠武
之立勳道有屈於災蝕功無謝於如仁訊落星之饗
旅索舊棲於吳餘迹階祀而不見橫榛冉以荒除彼
生成之樂辰亦猶今之在余慨齊吟於爽鳩悲唐詞
於山樞弔僞孫於徐首幸君臣以奉疆時運師以伐
罪偏投書於武王迄西北之落紐伐東南以振綱誠
鉅平之先覺實中興之後祥據左史之攸徵胡影迹
之可量過江乘而責始知遇雄之無謀歷紫微之宏

凱甘陵波而遠遊越雲夢而南泝臨浙河而東浮轂
連弩於川上候蛟龍於中流爰溥方與廼届歐陽入
夫江都之域次乎廣陵之鄉易千里之曼曼泝江流
之湯湯洊赤圻以經復越二門而起漲眷北路以興
思看東山而怡目林叢薄路逶迤石參差山盤曲水
激瀨而駿奔日映石而知旭審兼照之無偏怨歸流
之難濯羨輕魵之涵泳觀翔鷗之落啄在飛沈其順
從顧微躬而緬邈於是抑懷蕩慮揚搉易難利涉以
吉天險以艱于敵伊阻在國斯便句踐行霸於瑯琊

夫差爭長於潢川葛相發歎而思正曹后愧心於千
魂登高堞以詳覽知吳濞之衰盛戒東南之逆氣成
劉后之駴聖藉鹽鐵之殷阜臨淮楚之剽輕盛几杖
而弭心怒抵局而遂爭忿爰盎之扶禍惜徒傷於家
令匪條侯之忠毅將七國之陵正褒漢藩之治民竝
訪賢以招明侯文辨其誰在曰鄒陽與枚生據忠辭
於吳朝執義說於梁庭敷高才於兎園惟正言而免
刑闕里既已千載深傳流於末學欽仲舒之晬容遵
縫掖於前躅對園囿而不闚下帷幙而論屬相端非

之兩驕（膠西于王端 江都易王非）遭弘偃之覆慝恨有道之無府
步險塗以側足聞宣武之大閱反師旅於此廛自皇
運之都東始昌業以濟難抗素旄於秦嶺揚朱旗於
巴川懇帝系之墜緒故黜昏而崇賢嘉收功以垂世
嗟在昇而覆旃德非陟而繼宰釁踰禹其必顛造步
兵而長想欽太傅之遺武思嘉遁之餘風紹素履之
落緒民志應而願税國屯難而思撫譬乘舟之待楫
象提釣之假縷總出入於和就秉仁用於默語弘九
流以擦四維復先陵而清舊宇郄西州之成功指東

山之歸予惜圖南之啓運恨鵬翼之未舉發津潭而廻邁逗白馬以甚舲貫射陽而望邗溝濟通淮而潢甬城城坡陁兮淮驚波平原遠兮路交過面艽音仇荒遠之野野兮悲橋梓遡急流兮苦積沙貿千里而無山緬百谷而有居被宿莽以迷徑覩生煙而知墟缺六字謂信美其可娛身少長於樂土實長歎於荒餘缺四字且瘁值歲寒之窮節視會雲之崔巍聆悲飈之掩眉弭晝夜以滯淫怨凝陰之方結望新晴於落日起明光於躋月眷轉蓬之辭根悼朔鴈之赴越披微物而

疚情此思心其可說問徭役其幾時駭閱景於興沒感曰歸於采薇予來思於雨雪豈初征之懼對蕪鶴鳴之在垤缺四字踰宿鶩吾楫於郅鄉奚車正以事叓他左相以輔湯縣三代而享邑側踐土之一匡嗟仲幾之寵侮遂捨存以徵亡喜薛宰之善對美士弭之能綱升曲垣之逶迤訪淮陽之所都原入跨之達恥侯遭時以遠圖捨西楚以擇木迫南漢以定謨亂孟津而魏滅攀井陘而趙殂播靈威於齊橫振餘猛於龍且覩讓通而告豨曷始智而終愚迄沂上而停枻

登高圮而不進石幽期而知賢張揣景而示信本文成之素心要王子於雲軔豈無累於清霄直有槩於貞吝始僶績於武關卒敷功於皇亂處夷險以解挂弘憂虞以時順矜若華之翳晷哀飛驂之落駿傷粒食而興念眷逸翮而思振戾臣山而東顧美相公之前伐嗟踐虜之將麋熾餘猋於海濟驅鮐稚於淮曲暴鯨孤於泗濱託末命缺二字雲冀靈武之北閱惟授首之在晨當盛暑而選徒肅嚴威以振響漸溫澤而沾腴既雲撤於朐城遂席卷於齊都襄四關其奚阻

道一變而是孚傷炎季之崩弛長逆布以滔天假父子以詐愛借兄弟以偽恩相魏武以譎狂先謨奮於東藩桴未譟於東郭身已馘於樓門審貢收於前說證所作於舊徐聆泗川之浮磬翫夷水之蠙珠草漸苞於熾壤桐孤榦於嶧隅慨禹迹於尚世惠遺文於夏書紛征邁之淹留弭懷古於舊章商伯文於故服咸徵名於彭殤眺靈壁之會峯投呂縣之迅梁想蹈水之行歌雖齊汨其何傷啓仲尼之嘉問告性命以依方豈苟然於行迹諭聆寓言於達莊於是濫石橋登

戲臺棻馬釣渚息轡城隅永感四山零淚雙渠悠悠
華之推驛慨舟壑之遞遷謂徂歲之悠闊結幽思之
方根感皇祖之徽德爰識冲而量淵降俊明以鏡鑑
廻風猷以昭宣道既底於國難惠有覃於黎元士頌
歌於政教民謠詠於渥恩兼採芑之致美協漢廣之
發言彊虎氏之博翼濶雲網於所禁驅黔萌以蘊祟
取𨵦陵而湮沈錫殘落於河西序淪胥於漢陰攻方
城而折簡擾譙頹其誰任世闕才而貽亂時得賢而
興治救祖考之邦壤在幽人而枉志體飛書之遠情

悟犒師之通識追明達之高覽契古今而同事拔淵
謨於潛機騁神鋒於雲旆驅斥澤而風靡蹴坑谷而
鳥竄中華免夫左衽江表此焉緩帶旣剋黜於肥六
又作鎮於彭沛晏皇塗於國內震天威於河外掃東
齊而已寧指西崤而將泰值秉均而代謝寔大業之
興廢心無忝於樂生事有像於燕惠抱明哲之不伐
奉宏勳而是稅捐七州以爰來歸五湖以投袂屈盛
績於平生申遠期於暮歲訪曩載於宋鄙採陽秋於
魯經晉申好於東吳鄭憑威於南荊故反師於曹門

將以塞於夷庚納五叛以長冠伐三邑以侵彭美西
鉏之忠辭快韓厥之奇兵追項王之故臺迹霸楚之
遺端挺宏志於總角奮英勢於弱冠氣蓋天而倒日
力拔山而傾湍始飇起於句越中電激於衡關興偏
慮於攸吝忘即易於所難忌陳錦而莫照思反鄉而
有歎且夫殺義害嬰而懾豐凝縲賢不策夫位誰時
造理屈而愈閉方怨天而懷悲對駿騅以發憤傷虞
姝於末詞陟亞父之故營諒謀始之非託遭衰孼之
崩綱值威炎之結絡迄皓首於阜陵猶謬覺於然諾

視一人於三傑豈在巳之庸弱胃豐沛而不與故自
同於徂鑊發卞口而游歷迄西山而弭轡覩終古之
幽憤懷元王之沖粹丁戰國之權爭方括心於道肆
學浮丘以就德友三儒以成類潔流始於初源累仁
基於前美擬楚族之休烈傳芳素於來祀彊見譽於
清虛德致稱於千里或避寵以辭姻或遺榮而不仕
政直言以安身駿絕才以喪巳驅信道之成終表昧
世之虧始悟介焉之巳差則不俟於終日旣防萌於
未著雖念德其何益爾乃孟陬發節雷隱蟄驚散葉

荑柯芳藹飾萌麥萋萋於旄丘柳依依於高城相鵻
鳩之集河觀鳴鹿之食苹沂泗遠兮清川急秋冬近
兮緒風襲風流蕙兮水增瀾謕愁衿兮鑑戚顏愁盈
根而蘊際戚發條而成端嗟我行之彌日待征邁而
言旋何慶雲之優渥周雙七於此年陶逸豫於京甸
違險難於行川轉歸弦而眷戀望脩櫩而流連顧闕
鄰之逌清遲華鑾之凱旋穆淳風於六合溥洪澤於
八埏須賢愚於大小順規矩於方圓固四民之獲所
宜枌榆於萊田苦邛鄣之難步庶行迷之易痊長守

朴以終稔亦拙者之政焉

逸民賦

缺二字于天唯舍唯用其見也則如遊龍其潛也則如
隱鳳來無所從去無所至有酒則舞無酒則醒不明
不晦不昧不類蕭條秋首兀我春中弄琴明月酌酒
和風御清風以遠路拂白雲而峻舉指寰中以為期
望繫外而延佇

怨曉月賦

臥洞房兮當何悅滅華燭兮弄曉月昨三五兮既滿
今二八兮將缺浮雲褰兮收泛灔明舒照兮殊皎潔
屏除兮鏡鑑房櫳兮澄澈

羅浮山賦有序

客夜夢見延陵茅山在京之東南明旦得洞經所載
羅浮山事云茅山是洞庭口南通羅浮正與夢中意
相會遂感而作羅浮山賦曰

若迺茅公之說神化是悉數非億度道單怊惝洞四
有九此惟其七潛夜引輝幽境朗日故曰朱明之陽
宮耀真之陰室洞穴之寶衢海靈之雲術伊離情之

易結諒沉念之羅浮發潛夢於永夜若懇波而來桴
越扶嶼之細漲上增龍之合流鼓蘭枻以水宿杖桂
策以山遊

嶺表賦

若乃長山款跨外內乖隔下無伏流上無夷跡麕兔
望岡而旋歸鴻鴈覩峯而反翮既陜麓而踐坂遂升
降於山畔顧後路之傾巘眺前磴之絕岸看朝雲之
抱岫聽夕流之注澗羅石棊布怪譎橫越非山非阜
如樓如闕班采類繡明白若月蘿蔓絕攀苔衣流滑

長谿賦

潭結緑而澄清瀨揚白而戴華飛急聲之瑟汨散輕文之漣羅始鏡底以如玉終積岸而成沙

江妃賦

招魂定情洛神清思覃曩日之敷陳盡古來之妍媚矧今日之逢迨邁前世之靈異姿非定容服無常度兩宜歡嚬俱適華素于時升月隱山落日映嶼收霞斂色迴飈拂渚每馳情于晨暮矧良遇之莫敘投明璫以申贈覬色授而魂與沉分湘岸延㑥蒼陰隔山

川之表裏判天地之浮沉承嘉約于往昔寧更貳于在今儻借訪于交甫知斯言之可諶蘭音未吐紅顏若輝留眄光溢動袂芳菲散雲轡之絡繹按靈轜而徘徊建羽旌而逶迤奏清管之依微慮一別之長絕眇天末而永違

又

小腰微骨朱衣皓齒綿視騰來靡容膩理嗟佳人之眇邁眺霄際而皓語懼展愛之未期抑傾念而暫佇天台二娥宮亭雙媛青袿神接紫衣形見或飄翰凌煙或潛泳浮海萬里俄頃寸陰未改事雖假於雲物心常得於無待

右初學記所載與秇文類聚互異皆節文也姑並存以俟考

孝感賦

舉高檣于楊潭眇投迹于炎州貫廬江之長路出彭蠡而南浮于時月孟節季歲亦告暨離鄉眷壤改時懷氣戀丘墳而縈心憶桑梓而零淚孟積雪而抽筍王斵冰以鱠鮮萬柔葉于枯木起春波于寒川顧微心之肅祗謝精靈于昭晰擁永慕而莫從曾退感而

靡徹

歸塗賦 有序

昔文章之士多作行旅賦或欣在觀國或怵在斥徙或述職邦邑或羈役戎陬事由于外興不自已雖高才可推求懷未愜今量分告退反身草澤經塗履運用感其心賦曰

承百世之慶靈遇千載之優渥匪康衢之難踐諒跬步之易局踐寒暑以推換眷桑梓以緬邈褫簪帶于窮城反巾褐于空谷果歸期于願言獲素念于思樂

于是舟人告辦佇楫在川觀鳥候風望景測圓背海向溪乘潮傍山悽悽送歸悠悠告旋時旻穐之杪節天既高而物衰雲上騰而鴈翔霜下淪而草腓捨陰漠之舊浦去陽景之芳蕤林乘風而飄落水鑒月而含輝發青田之枉渚逗白岸之空亭路威夷而詭狀山側背而異形停余舟而淹留搜縉雲之遺迹漾百里之清潭見千仞之孤石歷古今而長在經盛衰而不易

感時賦

夫逝物之感有生所同頽年致悲時恩其速豈能忘懷迺作斯賦相物類以迫已閔交臂之匪賒揆大耋之或遄指崦嵫于西河鑒三命于予躬恒行年之蹉跎于鶗鴂之先號挹芬芳而夙過徵靈芝之頻秀迫朝露其如何雖發歎之早晏諒大暮之同科

傷已賦

嗟夫卞賞珍于連城孫別駿于千里彼珍駿以貽愛此陋容其敢擬丁曠代之渥惠遭謬眷于君子眺徂歲之驟經覩芳春之每始始春芳而[缺]物終歲徂而感已貌憔悴以衰形意幽鬱而苦心出衾裯而載坐闢襜幌以迴臨望步檐而周流眺幽閨之清陰想輕綦之往跡餐和聲之餘音播芬煙而不燻張明鏡而不照歌白華之絕曲奏蒲生之促調

入道至人賦

爰有名外之至人乃入道而館真荒聰明以削智遁支體以逃身於是卜居千仞左右窮懸幽庭虛絕荒帳成烟水縱橫以觸石日參差於雲中飛英明於對留積氤氳而爲峰推天地於一物橫四海於寸心超

埃塵以貞觀何落落此胸襟

辭祿賦

荷賞延之渥恩在弱齡而覃惠蒙聖達之眷顧得乘間以流泄雖鑣羈之有名恒遊與而匪滯解龜紐於城邑反褐衣於丘窟賴人事於一朝與世物乎長絕自牽綴於朱絲奄二九於斯年服纓佩於兩官執鞭笏於宰蕃

謝康樂集卷第二終

謝康樂集卷第三

宋　陳郡謝靈運著
明　秣陵焦　竑校

樂府

善哉行

陽谷躍升虞淵引落景曜東隅晼晚西薄三春燠敷九秋蕭索涼來温謝寒往暑却居德斯頌積善嬉謔陰灌陽叢凋華墮萼歡去易慘悲至難鑠激涕當歌對酒當酌鄙哉愚人戚戚懷瘼善哉達士滔滔處樂

隴西行

昔在老子至理成篇柱小傾大綆短絕泉鳥之棲遊林檀是閑韶樂牢膳豈伊攸便胡為乖枉從表方圓耿耿僚志慊慊丘園善謌以詠言理成篇

相逢行（樂府作惠連今從大文作灵運）

行行即長道道長息班草邂逅賞心人與我傾懷抱夷世信難值憂來傷人平生不可保

陽華與春渥陰柯長秋槁心慨榮去速情苦憂來早日華難久居憂來傷人諄諄亦至老

親黨近血庇昵君不常好九族悲素霰三良怨黃鳥邇朱白即頽憂來傷人近縞潔必皂

水流理就濕火炎同歸燥賞契少能諧斷金斷可寶千計莫適從憂來傷人萬端信紛繞

巢林宜擇木結友使心曉心曉形迹略略邇誰能了相逢既若舊憂來傷人片言代紵縞

悲哉行二首

萋萋春草生王孫遊有情差池鸎始飛夭裊桃（一作柳）始榮灼灼桃悅色飛飛燕弄聲檐上雲結陰澗下風吹清幽樹雖改觀終始在初生松蔦歡蔓延樛葛欣

藟縈眇然遊宦子悟言時未并鼻感改朔氣眼（一作心）傷變節榮佗傺豈徒然澶（一作緬）湯絕音形風來不可託鳥去豈為聽

羈人感淑節緣感欲回泬我行詎幾時華實驟舒結覩實情有悲瞻華意無悅覽物懷同志如何復乖別翩翩翔禽羅關關鳴鳥列翔禽常儔偶所嘆獨乖絕

長歌行

倏爍夕星流昱奕朝露團粲粲烏有停泫泫豈暫安

徂齡速飛電頹節鶩驚湍覽物起悲緒顧已識憂端

朽貌改鮮色悴容變柔顏變改苟催促容色烏盤桓

亹亹衰期迫靡靡壯志闌既慙臧孫慨復愧楊子歎

寸陰果有逝尺素竟無觀幸賒道念戚且取長歌懽

君子有所思行

總駕越鍾陵還顧望京畿躑躅周名都遊目勌忘

市鄽無阨（一作次）室世族有高闈密親麗華苑軒甍飾

通逵孰是金張樂謀由燕趙詩長夜恣酣飲窮年弄

音徽盛往速露墜衰來疾風飛餘生不歡娛何以說

暮歸寂寥曲肱子瓢飲療朝饑所秉自天性貧富豈

相譏

會吟行

六引緩清唱三調佇繁音列筵皆靜寂咸共聆會吟

會吟自有初請從文命敷敷績壺冀始刊木至江汜

列宿炳天文負海橫地理連峯競千仞背流各百里

滮池溉粳稻輕雲曖松杞兩京愧佳麗三都豈能似

層臺指中天高墉積崇雉飛燕躍廣途鷁首戲清沚

肆呈窈窕容路曜便娟子自來彌世代賢達不可紀

何賤善廢與越叟識行止范蠡出江湖梅福入城市

東方就旅逸梁鴻去桑梓牽綴書土風辭殫意未已

折楊柳行二首

鬱鬱河邊柳青青野田草舍我故鄉客將適萬里道

妻妾牽衣袂抆淚沾懷抱還拊幼童子顧托兄與嫂

辭訣未及終嚴駕一何早負笮引文舟飢渴常不飽

誰令爾貧賤咨嗟何所道

騷屑出穴風揮霍見日雪飀飀無久搖皦皦幾時潔

未覺泮春冰已復謝秋節空對尺素遷獨視寸陰滅

否桑未易繫泰茅難重拔桑茅迭生運語默寄前哲

緩歌行

飛客結靈友凌空萃丹丘習習稐風起采采彤雲浮

娥皇發湘浦宵明出河洲宛宛連螭轡裔裔振龍輈（文苑作旒）

日出東南隅行

柏梁冠南山桂宮耀北泉晨風拂幨幌朝日照閨軒

美人臥屏席懷蘭秀瑤璠皎潔秋松氣淑德春景暄

苦寒行（初學又載四句樵蘇無夙飲鑿冰煮朝飡悲矣采薇唱苦哉有餘歎）

歲歲曾冰合〔合一作食〕紛紛霰雪落浮陽滅清暉寒禽叫
悲壑飢爨煙不興渴汲水枯涸

豫章行

短生旅長世恒覺白日欹覽鏡覩頽容華顏豈久期
苟無迴戈術坐觀落崦嵫

燕歌行

孟冬初寒節氣成悲風入閨霜依庭秋蟬噪柳燕棲
楹念君行役怨邊城君何崎嶇久徂征豈無膏沐感
鶴鳴對君不樂淚沾纓闢窗開幌弄秦箏調絃促柱

多哀聲遙夜明月鑒帷屏誰知河漢淺且清展轉思
服悲明星

上留田行

薄遊出彼東道上留田薄遊出彼東道上留田循聽
一何矗矗上留田澄川一何皎皎上留田悠哉逷矣
征夫上留田悠哉逷矣征夫上留田兩服上阪電〔電一作雷〕
遊上留田舫舟下遊飈驅上留田此別既久無適
上留田此別既久無適上留田寸心繫在萬里上留
田尺素遵此千夕上留田秋冬迭相去就上留田秋
冬迭相去就上留田素雪紛紛鶴委上留田清風飈
飈入袖上留田歲云暮矣增憂上留田歲云暮矣增
憂上留田誠知運來詎抑上留田熟視年往莫留上
留田

鞠歌行

德不孤兮必有鄰唱和之契冥相因譬如虬虎兮來
風雲亦如形聲影響陳心惟賞兮歲易淪隱玉藏彩
疇識真叔牙顯夷吾親郢既歿匠寢斤覽古籍信伊
人永言知已感良辰

順東西門行

出西門眺雲間揮斤扶木墜虞泉信道人鑒徂川思
樂暫捨誓不旋閔九九傷牛山宿心載違徒昔言競
落運務頹年招命儕好相追牽酌芳酤奏繁絃惜寸
陰情固然

泰山吟

岱宗秀維嶽崔崒刺雲天岞崿既嶮巘觸石輒千眠
登封瘞崇壇降禪藏肅然石閭何晻藹明堂祕靈篇

雜詩

述祖德二首 序曰大元中王父龕定淮南負荷世業專主隆人逮賢相徂謝君子道消拂衣蕃岳考卜東山事同樂生之時志期范蠡之舉

達人貴自我高情屬天雲兼抱濟物性而不纓垢氛段生蕃魏國展季救魯人弦高犒晉師仲連郤秦軍臨組乍不緤對珪寧肯分惠物辭所賞勵志故絕人苕苕歷千載遙遙播清塵清塵竟誰嗣明哲垂經綸委講綴道論改服康世屯屯難既云康尊主隆斯民

中原昔喪亂喪亂豈解已崩騰永嘉末逼迫太元始河外無反正江介有蹙圮萬邦咸震懾橫流賴君子拯溺由道情龕暴資神理秦趙欣來蘇燕魏遲文軌

賢相謝世運遠圖因事止高揖七州外拂衣五湖裏隨山疏濬潭傍巖藝枌梓遺情捨塵物貞觀丘壑美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

季秋邊朔苦旅鴈違霜雪凄凄陽卉腓皎皎寒潭潔良辰感聖心雲旗興暮節鳴葭戾朱宮蘭巵獻時哲餞宴光有孚和樂隆所缺在宥天下理吹萬羣方悅歸客遂海嵎脫冠謝朝列弭棹薄枉渚指景待樂闋河流有急瀾浮驂無緩轍豈伊川途念宿心愧將別

彼美丘園道喟焉傷薄劣

鄰里相送至方山

祗役出皇邑相期憩甌越解纜及流潮懷舊不能發析析就衰林皎皎明秋月含情易為盈遇物難可歇積痾謝生慮寡欲罕所闕資此永幽棲豈伊年歲別各勉日新志音塵慰寂蔑

從游京口北固應詔

玉璽戒誠信黃屋示崇高事為名教用道以神理超昔聞汾水游今見塵外鑣鳴笳發春渚稅鑾登山椒

張組眺倒景列筵矚歸潮遠巖映蘭薄白日麗江皋原隰荑綠柳墟囿散紅桃皇心美陽澤萬象咸光昭顧已枉維縶撫志慚場苗工拙各所宜終以反林巢會是縈舊想覽物奏長謠

晚出西射堂

步出西城門遙望城西岑連鄣疊巘崿青翠杳深沈曉霜楓葉丹夕曛嵐氣陰節往感不淺感來念已深羈雌戀舊侶迷鳥懷故林含情尚勞愛如何離賞心撫鏡華緇鬢攬帶緩促衿安排徒空言幽獨賴鳴琴

登池上樓

潛虬媚幽姿。飛鴻響遠音。薄霄媿雲浮棲川怍淵沈
進德智所拙退畊力不任徇祿反窮海臥痾對空林
衾枕昧節候褰開暫窺臨傾耳聆波瀾舉目眺嶇嶔
初景革緒風新陽改故陰池塘生春草園林變鳴禽
祁祁傷豳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離羣難處心
持操豈獨古無悶徵在今

遊南亭

時竟夕澄霽雲歸日西馳密林含餘清遠峰隱半規

久痗昏墊苦旅館眺郊岐澤蘭漸被逕芙蓉始發池
未厭青春好已覩朱明移慼慼感物歎星星白髮垂
藥餌情所止衰疾忽在斯逝將候秋水息景偃舊崖
我志誰與亮賞心惟良知

遊赤石進帆海

首夏猶清和芳草亦未歇水宿淹晨暮陰霞屢興沒
周覽倦瀛壖況乃陵窮髮川后時安流天吳靜不發
揚帆采石華挂席拾海月溟漲無端倪虛舟有超越
仲連輕齊組子牟眷媿闕公二道不足適已物可忽
請附任公言終

石壁精舍山清水作

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游子憺(憺一作澹)
忘歸出谷日尚早入舟陽已微林壑斂暝色雲霞收
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趨南逕愉悅偃
東扉慮澹物自輕意愜理無違寄言攝生客試用此
道推

登石門最高頂

晨策尋絕壁夕息在山棲疏峯抗高館對嶺臨迴溪

長林羅戶穴積石擁階基連巖覺路塞密竹使徑迷
來人忘新術去子惑故蹊活活夕流駛噭噭夜猿啼
沉冥豈別理守道自不攜心契九秋幹目翫三春荑
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惜無同懷客共登青雲梯

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

朝旦發陽崖景落憩陰峯舍舟眺迴渚停策倚茂松
側逕既窈窕環洲亦玲瓏俛視喬木杪仰聆大壑淙
石橫水分流林密蹊絕蹤解作竟何感升長皆丰容
初篁苞綠籜新蒲含紫茸海鷗戲春岸天雞弄和風

撫化心無厭覽物眷彌重不惜去人遠但恨莫與同
孤遊非情歎賞廢理誰通

從斤竹澗越嶺溪行

猿鳴誠知曙谷幽光未顯巖下雲方合花上露猶泫
逶迤傍隈隩迢遞陟陘峴過澗既厲急登棧亦陵緬
川渚屢逕復乘流翫迴轉蘋萍泛沈深菰蒲冒清淺
企石挹飛泉攀林摘葉卷想見山阿人薜蘿若在眼
握蘭勤徒結折麻心莫展情用賞爲美事昧竟誰辨
觀此遺物慮一悟得所遣

廬陵王墓下作

曉月發雲陽落日次朱方含悽泛廣川灑淚眺連岡
眷言懷君子沉痛切中腸道消結憤懣運開申悲涼
神期恒若存德音初不忘徂謝易永久松柏森已行
延州協心許楚老惜蘭芳解劍竟何及撫墳徒自傷
平生疑若人通蔽互相妨理感深情慟定非識所將
脆促良可哀夭枉特兼常一隨往化滅安用空名揚
舉聲泣已灑長歎不成章

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

辭滿豈多秩謝病不待年偶與張邴合久欲還東山
聖靈昔迴眷微尚不及宣何意衝飆激烈火縱炎煙
焚玉發崑峯餘燎遂見遷投沙理既迫如邛願亦愆
長與懽愛別永絕平生緣浮舟千仞壑總轡萬尋巔
流沫不足險石林豈爲艱閩中安可處日夜念歸旋
事躓兩如直心愜三避賢託身青雲上棲巖挹飛泉
盛明蕩氛昏貞休康屯邅殊方咸成貸微物豫采甄
感深操不固質弱易板纏曾是反昔園語往實款然
曩基卽先築故池不更穿果木有舊行壤石無遠延

雖非休憩地聊取永日閒衛生自有經息陰謝所牽
夫子照情素探懷授往篇

入華子崗是麻源第三谷

南州實炎德桂樹陵寒山銅陵映碧澗石磴瀉紅泉
既枉隱淪客亦棲肥遯賢險逕無測度天路非術阡
遂登羣峯首邈若升雲煙羽人絕髣髴丹丘徒空筌
圖牒復磨滅碑版誰聞傳莫辨百世後安知千載前
且申獨往意乘月弄潺湲恒充俄頃用豈爲古今然

登臨海嶠初發彊中作與從弟惠連

杪秋尋遠山山遠行不近與子別山阿含酸赴修畛
中流袂就判欲去情不忍顧望脰未悁汀曲舟已隱
隱汀絕望舟騖棹逐驚流欲抑一生歡并奔千里遊
日落當棲薄繫纜臨江樓豈惟夕情斂憶爾共淹留
淹留昔時歡復增今日歎茲情已分慮況迺協悲端
秋泉鳴北澗哀猿響南巒戚戚新別心悽悽久念攢
攢念攻別心旦發清溪陰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
高高入雲霓還期那可尋儻遇浮丘公長絕子徽音

入彭蠡湖口

客遊倦水宿風潮難具論洲島驟廻合圻岸屢崩奔
乘月聽哀狖浥露馥芳蓀春晚綠野秀巖高白雲屯
千念集日夜萬感盈朝昏攀崖照石鏡牽葉入松門
三江事多往九派理空存靈物郄珍怪異人祕精魂
金膏滅明光水碧綴流溫徒作千里曲絃絕念彌敦

酬從弟惠連

寢瘵謝人徒滅迹入雲峰巖壑寓耳目歡愛隔音容
永絕賞心望長懷莫與同末路值令弟開顏披心胷
心胷既云披意得咸在斯凌澗尋我室散帙問所知

夕慮曉月流朝忌曛日馳悟對無厭歇聚散成分離
分離別西川廻景歸東山別時悲已甚別後情更延
傾想遲嘉音果枉濟江篇辛勤風波事款曲洲渚言
洲渚既淹時風波子行遲務協華京想詎存空谷期
猶復惠來章祇足攪余思儻若果歸言共陶暮春時
暮春雖未交仲春善遊遨山桃發紅萼野蕨漸紫苞
嚶鳴已悅豫幽居猶鬱陶夢寐佇歸舟釋我吝與勞

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

述職期闌暑理棹變金素秋岸澄夕陰火旻團朝露

辛苦誰為情遊子值頹暮愛似莊念昔久敬曾存故
如何懷土心持此謝遠度李牧愧長袖郤克慚躧步
良時不見遺醜狀不成惡日余亦支離依方早有慕
生幸休明世親蒙英達顧空班趙氏璧徒乖魏王瓠
從來漸二紀始得傍歸路將窮山海迹永絕賞心晤

過始寧墅

束髮懷耿介逐物遂推遷違志似如昨二紀及茲年
緇磷謝清曠疲薾慙貞堅拙疾相倚薄還得靜者便
剖竹守滄海枉帆過舊山山行窮登頓水涉盡洄沿

巖峭嶺稠疊洲縈渚連緜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
葺宇臨迴江築觀基曾顛揮手告鄉曲三載期歸旋
且爲樹枌檟無令孫願言

富春渚

宵濟漁浦潭旦及富春郭定山緬雲霧赤亭無淹薄
遡流觸驚急臨圻阻參錯亮乏伯昏分險過呂梁壑
洊至宜便習兼山貴止託平生協幽期淪躓困微弱
久露干祿請始果遠游諾宿心漸申寫萬事俱零落
懷抱既昭曠外物徒龍蠖

七里瀨二首

一瞬即七里箭馳猶是難檣邊走嵐翠枕底失風湍
但訝猿鳥定不知霜月寒前賢竟何益此地誤垂竿
羈心積秋晨晨積展遊眺孤客傷逝湍徒旅苦奔峭
石淺水潺湲日落山照曜荒林紛沃若哀禽相叫嘯
遭物悼遷斥存期得要妙既秉上皇心豈屑末代誚
目睹嚴子瀨想屬任公釣誰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

登江中孤嶼

江南倦歷覽江北曠周旋懷新道轉迴尋異景不延
亂流趨正絕孤嶼媚中川雲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
表靈物莫賞蘊真誰爲傳想像崑山姿緬邈區中緣
始信安期術得盡養生年

初去郡

彭薛裁知恥貢公未遺榮或可優貪競豈足稱達生
伊予秉微尚拙訥謝浮名廬園當棲巖卑位代躬耕
顧已雖自許心迹猶未并無庸妨周任有疾像長卿
畢娶類尚子薄遊似邴生恭承古人意促裝返柴荊
牽絲及元興解龜在景平負心二十載於今廢將迎

理棹遄還期遵渚騖修坰遡溪終水涉登嶺始山行
野曠沙岸淨天高秋月明憩石挹飛泉攀林搴落英
戰勝臞者肥鑑止流歸停即是羲唐化獲我擊壤情

初發石首城

白珪尚可磨斯言易爲緇雖抱中孚爻猶勞貝錦詩
寸心若不亮微命察如絲日月垂光景成貸遂兼茲
出宿薄京畿晨裝摶曾颸重經平生別再與朋知辭
故山日已遠風波豈還時迢迢萬里帆茫茫終何之
遊當羅浮行息必廬霍期越海凌三山遊湘歷九嶷

欽聖若旦暮懷賢亦悽其皦皦明發心不爲歲寒其

道路憶山中

采菱調易急江南歌不緩楚人心昔絕越客腸今斷
斷絕雖殊念俱爲歸慮坎存鄉爾思積憶山我憤懣
追尋棲息時偃卧任縱誕得性非外求自已爲誰算
不怨秋夕長常苦夏日短濯流激浮湍息陰倚密竿
懷故叵新歡含悲忘春暖悽悽明月吹惻惻廣陵散
殷勤訴危柱慷慨命促管

南樓中望所遲客

杳杳日西頹漫漫長路迫登樓爲誰思臨江遲來客
與我別所期期在三五夕圓景早已滿佳人猶未適
卽事怨睽攜感物方悽戚孟夏非長夜晦明如歲隔
瑶華未堪折蘭若已屢摘路阻莫贈問云何慰離析
搔首訪行人引領冀良覿

田南樹園激流植援

樵隱俱在山由來事不同不同非一事養痾亦園中
中園屏氛雜清曠招遠風卜室倚北阜啓扉面南江
激澗代汲井插槿當列墉羣木旣羅戶衆山亦當窗

靡迤趨下田迢遞瞰高峰寡欲不期勞卽事罕人功
唯開蔣生徑永懷求羊蹤賞心不可忘妙善冀能同

齋中讀書

昔余遊京華未嘗廢丘壑矧乃歸山川心跡雙寂漠
虛館絕諍訟空庭來鳥雀卧病豐暇豫翰墨時閒作
懷抱觀古今寢食展戲謔既笑沮溺苦又哂子雲閣
執戟亦以疲耕稼豈云樂萬事難並歡達生幸可託

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迴溪石瀨茂林修竹

躋險築幽居披雲卧石門苔滑誰能步葛弱豈可捫
嫋嫋秋風過萋萋春草繁美人遊不還佳期何由敦
芳塵凝瑶席清醑滿金罇洞庭空波瀾桂枝徒攀翻
結念屬霄漢孤景莫與諼俯濯石下潭仰看條上猿
早聞夕飈急晚見朝日暾崖傾光難留林深響易奔
感往慮有復理來情無存庶持乘日車得以慰營魂
匪爲衆人說冀與智者論

命學士講書

卧病同淮陽宰邑曠武城弦歌媿言子清淨謝伏生

古人不可攀何以報恩榮時往歲易周聿來政弒戒
曾是展予心招學講羣經鑠金既云刃凝土亦能銂
望爾志尚隆遠嗣竹箭聲敢謂荀氏訓且布蘭陵情
待罪豈久期禮樂俟賢明

擬魏太子鄴中集詩

魏太子

建安末余時在鄴宮朝遊夕讌究歡愉之極天下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今昆弟友朋二三諸彥共盡之矣古來此娛書籍未見何者楚襄王

時有宋玉唐景梁孝王時有鄒枚嚴馬遊者美矣而其主不文漢武帝徐樂諸才備應對之能而雄猜多忌豈獲晤言之適不誣方將庶必賢於今日爾歲月如流零落將盡撰文懷人感往增愴其辭曰

百川赴巨海衆星環北辰照灼爛霄漢遙裔起長津
天地中橫潰家王拯生民區宇既滌蕩羣英必來臻
忝此欽賢性由來常懷仁況值衆君子傾心隆日新
論物靡浮說析理實敷陳羅縷豈闕辭窈窕究天人
澄觴滿金罍連榻設華茵急絃動飛聽清歌拂梁塵
何言相遇易此歡信可珍

王粲

家本秦川貴公子孫遭亂流寓自傷情多

幽厲昔崩亂桓靈今板蕩伊洛既燎煙函崤沒無像
整裝辭秦川秣馬赴楚壤沮漳自可美客心非外獎
常歎詩人言式微何由往上宰奉皇靈侯伯咸宗長
雲騎亂漢南紀郢皆掃盪排霧屬盛明披雲對清朗
慶泰欲重疊公子特先賞不謂息肩願一旦值明兩

並載遊鄴京方舟泛河廣綢繆清讌娛寂寥梁棟響
既作長夜飲豈顧乘日養

陳琳

袁本初書記之士故述喪亂事多

皇漢逢迍邅天下遭氛慝董氏淪關西袁家擁河北
單民易周章窘身就羈勒豈意事乖已永懷戀故國
相公實勤王信能定蝥賊復覩東都輝重見漢朝則
餘生幸已多矧廼值明德愛客不告疲飲讌遺景刻
夜聽極星爛朝遊窮曛黑哀哇動梁埃急觴盪幽默

且盡一日娛莫知古來惑

徐幹

少無宦情有箕頴之心事故仕世多素辭

伊昔家臨淄提攜弄齊瑟置酒飲膠東淹留憇高密
此歡謂可終外物始難畢搖蕩箕濮情窮年迫憂慄
末塗幸休明棲集建薄質已免負薪苦仍游椒蘭室
清論事究萬美話信非一行觴奏悲歌永夜繫白日
華屋非蓬居時髦豈余匹中飲顧昔心悵焉若有失

劉楨

卓犖偏人而文最有氣所得頗經奇

貧居晏里閈少小長東平河兖當衝要淪飄薄許京
廣川無逆流招納厠羣英北度礿陽津南登紀郢城
既覽古今事頗識治亂情歡友相解達敷奏究平生
矧荷明哲顧知深覺命輕朝遊牛羊下暮坐括揭鳴
終歲非一日傳巵弄新聲辰事旣難諧懽願如今幷
唯羨肅肅翰繽紛戾高冥

應瑒

汝頴之士流離世故頗有飄薄之嘆

嗷嗷雲中鴈舉翮自委羽求涼弱水湄違寒長沙沚
顧我梁川時緩步集頴許一旦逢世難淪薄恒羈旅
天下昔未定託身早得所官渡厠一卒烏林預艱阻
晚節值衆賢會同庇天宇列坐廕華榱金樽盈清醑
始奏延露曲繼以闌夕語調笑輒酬荅嘲謔無慙沮
傾軀無遺慮在心良已敘

阮瑀

管書記之任故有優渥之言

河洲多沙塵風悲黃雲起金羈相馳逐聯翩何窮已

慶雲惠優渥微薄攀多士念昔渤海時南皮戲清沚
今復河曲遊鳴葭泛蘭汜躧步陵丹梯並坐侍君子
妍譚旣愉心哀弄(弄一作音)信睦耳傾酤係芳醑酌言豈
終始自從食蓱來唯見今日美

平原侯植

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遊然頗有憂生之嗟

朝遊登鳳閣日暮集華沼傾柯引弱枝攀條摘蕙草
從倚窮騁望目極盡所討西顧太行山北眺邯鄲道
平衢修且直白楊信臭臭副君命飲宴歡娛寫懷抱

良遊匪晝夜豈云晚與早衆賓悉精妙清辭灑蘭
哀音下迴鵠餘哇徹清昊中山不知醉飲息方覺飽
願以黃髮期養生念將老

白石巖下徑行田

小邑居易貧災年民無生知淺恩不周愛深憂在情
苺蒿橫海外蕪穢積頹齡饑饉不可久甘心務經營
千頃帶遠堤萬里瀉長汀州流涓澮合連統塍埒并
雖非楚宮化荒闕亦黎萌雖非鄭白渠每歲望東京
天鑒儻不孤來茲驗微誠

過瞿溪山飯僧

迎旭凌絕嶝映泫歸溆浦鑽燧斷山木掩岸墐石戶
結架非丹甍藉田資宿莽同游息心客曖然若可睹
清霄颺浮煙空林響法鼓忘懷狎鷗鯈攝生馴兕虎
望嶺眷靈鷲延心念淨土若乘四等觀永拔三界苦

歲暮

殷憂不能寐苦此夜難頹明月照積雪朔風勁且哀
運往不淹物年逝覺易催

彭城宮中直感歲暮

草草眷物徂契契矜歲殫楚豔起行戚吳趨絕歸歡
修帶緩舊裳素鬢改朱顏晚暮悲獨坐鳴鶗歇春蘭

詠冬

七宿乘運曜三星與時滅履霜冰彌堅積寒風愈切
繁雲起重陰迴飆流輕雪園林粲斐皓庭除秀皎潔
墀瑣有凝汙逵衢無通轍

三月三日侍宴西池 四言

詳觀記牒鴻荒莫傳降及雲鳥曰聖則天虞承唐命
周襲商艱江之永矣皇心惟眷矧迺暮春時物芳衍
濫觴逶迤周流蘭殿禮備朝容樂闋夕宴

七夕詠牛女

火逝首秋節明經弦月夕月弦光照戶秋首風入隙
陵風步曾岑憑雲肆遙脈徙倚西北庭竦踴東南覿
紈綺無報章河漢有駿軛

登廬山絕頂望諸嶠

積峽忽復啓平塗俄已閉巒隴有合沓往來無蹤轍
晝夜蔽日月冬夏共霜雪

石門巖上宿 詩紀作夜宿石門

朝搴苑中蘭畏彼霜下歇暝還雲際宿弄此石上月
鳥鳴識夜棲木落知秋發異音同致聽殊響俱清越
妙物莫爲賞芳醑誰與伐美人竟不來陽阿徒晞髮

入東道路

整駕辭金門命旅惟詰朝懷居顧歸雲指塗泝行飈
屬值清明節榮華感和韶陵隰繁綠杞墟囿粲紅桃
鷕鷕翬方雊纖纖麥垂苗隱軫邑里密緬邈江海遼
滿目皆古事心賞貴所高魯連謝千金延州權去朝
行路旣經見願言寄吟謠

夜發石關亭

隨山踰千里浮溪將十夕鳥歸息舟楫星闌命行役
亭亭曉月映泠泠朝露滴

初發入南城

弄波不輟手玩景豈停目雖未登雲峯且以歡水宿

郡東山望溟海

開春獻初歲白日出悠悠蕩志將愉樂瞰海庶忘憂
策馬步蘭皋緤控息椒丘採蕙遵大薄搴若履長洲
白華縞陽林紫䕡曄春流非徒不弭忘覽物情彌遒
薄蘇始無畏寂寞終可求

初往新安至桐廬口

絺綌雖淒其授衣尚未至感節良已深懷古徒役思
不有千里棹孰申百代意遠協尚子心遥得許生計
旣及泠風善又卽秋水駛江山共開曠雲日相照媚
景夕羣物清對玩咸可喜

離合詩

古人怨信次十日眇未央加我懷繾綣口詠情亦傷
劇哉歸遊客處子勿相忘

石壁立招提精舍

四城有頓躓三世無極已浮歡昧眼前沈照貫終始
壯齡緩前期頹年迫暮齒揮霍夢幻頃飄忽風電起
良緣迨未謝時逝不可俟敬擬靈鷲山尚想祇洹軌
絕溜飛庭前高林映𥦗裏禪室栖空觀講宇析妙理

種桑

詩人陳條柯亦有美攘剔前修爲誰故後事資紡績
常佩知方誠媿微富教益浮陽騖嘉月藝桑迨閒隙
疏欄發近郛長行達廣埸曠流始毖泉湎塗猶跬跡

但此將長成慰我海外役

淨土詠

法藏長王宮懷道出國城願言四十八弘誓拯羣生
淨土一何妙來者皆菁英頹言安可寄乘化必晨征

登永嘉綠嶂山

裹糧杖輕筝懷遲上幽室行源逕轉遠距陸情未畢
澹瀲結寒姿團欒潤霜質澗委水屢迷林迥巖逾密
眷西謂初月顧東疑落日殘夕奄昏曙蔽翳皆周悉
蠱上貴不事履二美貞吉幽人常坦步高尚邈難匹
顧阿竟何端寂寂寄抱一恬如既已交繕性自此出

遊嶺門山

西京誰修政龔汲稱良吏君子豈定所清塵慮不嗣
早莅建德鄉民懷虞芮意海岸常寥寥空館盈清思
協以上冬月晨遊肆所喜千圻邈不同萬嶺狀皆異
威摧三山峭瀄汩兩江駛漁舟豈安流樵拾謝西芘
人生誰云樂貴不屈所志

石室山

清旦索幽異放舟越坰郊莓莓蘭渚急藐藐苔嶺高
石室冠林陬飛泉發山椒虛泛逕千載崢嶸非一朝
鄉邨絕聞見樵蘇限風霄微戎無遠覽總笄羨升喬
靈域久韜隱如與心賞交合歡不容言摘芳弄寒條

登上戍石鼓山

旅人心長久憂憂自相接故鄉路遙遠川陸不可涉
汩汩莫與娛發春托登躡歡願既無並戚慮庶有協
極目睞左澗迴顧眺右狹日沒澗增波雲生嶺逾疊
白芷競新苕綠蘋齊初葉摘芳芳靡諼愉樂樂不燮
佳期緬無像騁望誰云愜

發歸瀨三瀑布望兩溪

我行乘日垂放舟候月圓沫江免風濤涉清弄漪漣
積石竦兩溪飛泉倒三山亦既窮登陟荒靄橫目前
窺巖不覯景披林豈見天陽烏尚傾翰幽篁未為遭
退尋平常時安知巢穴難風雨非攸恡擁志誰與宣
倘有同枝條此日即千年

過白岸亭

拂衣遵沙垣緩步入蓬屋近澗涓密石。遠山映疎木
空翠難强名。漁釣易為曲。援蘿聆青崖。春心自相屬

六爻止栩黃鳥吻吻食萍鹿傷彼人百景嘉爾承筐
憔悴迭去來窮通成休慼未若長疎散萬事恒抱朴

行田登海口盤嶼山

羈苦孰云慰觀海藉朝風莫辨洪波極誰知大壑東
依稀採菱歌彷彿含嚬容遨遊碧沙渚遊衍丹山峯

荅謝惠連

懷人行千里我勞盈十旬別時花灼灼別後葉蓁蓁

東陽溪中贈荅

可憐誰家婦緣流洒字古洗素足明月在雲間迢迢不

可得可憐誰家郎緣流乘素舸但問情若何月就雲
中墮

臨川被收

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

臨終詩

龔勝無遺生李業有窮盡嵇叟理既迫霍子命亦殞
悽悽陵霜柏網網衝風菌邂逅竟無時修短非所愍
恨我君子志不得巖上泯送心正覺前斯痛久已忍
唯願乘來生怨親同心朕

大林峯見天池集

積峽忽有起平途俄已絕巒隴有合沓往來無蹤轍

康樂集卷第三終

謝康樂集卷第四

宋　陳郡謝靈運著

明　秣陵焦　竑校

表

謝封康樂侯表

昔强氏暴虐恃僭曆紀既噬五都志吞六合遂陷没西河傾覆南漢凌藉紀郢跨越淮泗于時策盡帷幄地險已謝咸恩君臣同泯有生無餘亡祖奉國威靈董苻戎重盡心所事尅黜禍亂功參盤鼎胙土南服逺至臣身值遭泰路日月改暉榮落代運輸税唐化生幸無已不悟天道下濟鴻均曲成廼眷遐績式是興微分虎銅龜復顯茅土鳴玉拖紱班景元勛澤洽徃德恩覃來胤永惟先蹤遠感崩結豈臣尫弱所當忝承臣聞至公無私甄善則一皇恩遠被殘代可侔是以信陵之賢爵在高祖之心望諸之道復獲隆漢之封覩史歎古欽兹盛美豈謂榮渥近霑微躬傾宗殞元心識其會酧恩答厚罔知所由

詣闕上表

臣自抱疾歸山于今三載居非郊郭事乖人間幽棲窮巖外緣兩絶守分養命庶畢餘年忽以去月二十八日得會稽太守臣顗二十七日疏云比日異論嘈嗒此雖相了百姓不許寂默今微為其防披疏駭惋不解所由便星言奔馳歸骨陛下及經山陰防衛彰赫彭排馬槍斷截衢巷偵邏縱横戈甲竟道不知微臣罪為何事及見顗雖曰見亮而裝防如此唯有罔懼臣昔忝近侍豫蒙天恩若其罪迹炳明文字有證非但顯戮司敗以正國典普天之下自無容身之地今虚聲為罪何酷如之夫自古讒謗聖賢不免然致謗之來要有由趣或輕死重氣結黨聚羣或勇冠鄉邦劔客馳逐未聞俎豆之學欲為逆節之臯山棲之士而構陵上之釁今影迹無端假謗空設終古之酷未之或有匪恣其生實悲其痛誠復内省不疚而抱理莫申是以牽曳疾病東騖歸欸仰憑陛下天鑒曲臨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憂怖彌日羸疾發動尸存恍惚不知所陳

論

辨宗論

同遊諸道人並業心神道求解言外余枕疾務寡頗多暇日聊伸由來之意庶定求宗之悟釋氏之論聖道雖遠積學能至累盡鑒生不應漸悟孔氏之論聖道既妙雖顏殆庶體無鑒周理歸一極有新論道士以爲寂鑒微妙不容階級積學無限何爲自絶今去釋氏之漸悟而取其能至去孔氏之殆庶而取其一極一極異漸悟能至非殆庶故理之所去雖合各取然其離孔釋矣余謂二談救物之言道家之唱得意

之說敢以折中自許竊謂新論爲然聊答下意遲有所悟

法勗問敬覽清論明宗極雖微而一悟頓了雖欣新剖竊有所疑夫明達者以體理絶欲悠悠者以迷惑嬰累絶欲本乎見理嬰累由於乖宗何以言之經云新學者離般若便如失明者無導是爲懷理蕩患於茲顯矣若涉求未漸於大宗希仰猶累於塵垢則永劫劬勞期果緬邈既懷猶豫伏遲嘉訓釋答道與俗反理不相關故因權以通之權雖是假旨在非假智雖是真能爲非真非真不傷真本在於濟物非假不遂假濟物則反本如此之劫無爲空勤期果有如敢曰

勗再問案論孔釋其道既同救物之假亦不容異而神道之域雖顏也孔子所不誨實相之妙雖愚也釋氏所必教然則二聖建言何乖背之甚哉再答二教不同者隨方應物所化地異也大而校之華民易於見理難於受教故閉其累學而開其一極夷人易於受教難於見理故閉其頓了而開其漸悟雖可

至昧頓了之實一極雖知寄絶累學之冀良由華人悟理無漸而誣道無學夷人悟理有學而誣道有漸是故權實雖同其用各異昔向子期以儒道爲壹應吉甫謂孔老可齊皆欲窺宗而況真實者乎

勗三問重尋答以華夷有險易之性故二聖敷異同之教重方附俗可謂美矣然淵極朗鑒作則於上愚民蒙昧伏從於下故作則宜審其政伏從必是其宗令孔廢聖學之路而釋開漸悟之逕筌蹄既已紛錯群黎何由歸真三答冬夏異性資春秋爲始末晝夜

殄用緣辰暮以往復況至精之理豈可逕接至粗之人是故傍漸悟者所以密造頓解倚孔教者所以潛成學聖學聖不出六經六經而得頓解不見三藏而以三藏果筌蹄歷然何疑紛錯魚兔既獲羣豯以漸

僧維問承新論法師以宗極微妙不容階級使夫學者窮有之極自然之無有若符契何須言無也若資無以盡有者焉得不謂之漸悟耶初答夫累既未盡無不可得盡累之弊始可得無耳累盡則無誠如符契將除其累要須傍教在有之時學而非悟悟在有

表託學以至但階級教愚之談一悟得意之論矣

維再問論云悟在有表得不以漸使夫涉學希宗當日進其明不若使明不日進與不言同若日進其明者得非漸悟乎再答夫明非漸至信由教發何以言之由教而信則有日進之功非漸所明則無入照之分然向道善心起損累出垢伏伏似無同善似惡乖此所務不俱非心本無累至夫一悟萬滯同盡耳

維三問答云由教而信則有日進之功非漸所明則無入照之分夫尊教而推宗者雖不永用當推之時豈可不暫合無耶若許其暫合猶自賢於不合如何三答暫者假也真者常也假知無常常知無假今豈可以假知之暫而侵常知之真哉今暫合賢於不合誠如來言竊有微證巫臣諫莊王之言物賒於己故理爲情先及納夏姬之時已交於物故情居理上情理雲互物已相傾亦中智之率任也若以諫日爲悟豈容納時之惑耶且南爲聖也北爲愚也背北向南非停北之謂向南背北非至南之稱然向南可以至南背北非是停北非是停北故愚可去矣可以

至南故悟可得矣

慧驎演僧維問當假知之壹合與真知同異初答與真知異

驎再問以何爲異再答假知者累伏故理暫爲用用暫在理不恒其知真知者照寂故理常爲用用常在理故永爲真知

驎三問累不自除故求理以除累今假知之一合理實在心在心而累不去將何以去之乎三答累起因心心觸成累累恒觸者心日昏教爲用者心日伏伏

累消久至於滅累然滅之昔在累伏之後也伏累消累貌同實異不可不察滅累之體物我同忘有無壹觀伏累之狀他已異情空實殊見殊實空異已他者入於滯矣壹無有同我物者出於照也

驎維問三世長於百年三千廣於赤縣四部多於戶口七寶妙於石沙此亦方有小大故化有遠近得不謂之然乎

矜荅事理不同恒成四端自有小大各得其宜亦有賢愚達方而處所謂世同時異物是人非譬剸雞之政亦有牛刀佩璽而聽豈皆唐虞令謂言

游體盡於武城長世皆覃於天下未之聞也且俱稱妙覺而國土精粗不可以精粗國土而言聖有優劣界迹之應本非所徵矣

維再問論曰或道廣而事狹或事是而人非今不可以事之大小而格道之粗妙誠哉斯言但所疑不在此耳設令周孔實未盡極以之應世故自居宗此自是世去聖遠未足明極夫降妙數階以接羣粗則粗者所不惻然數階之妙非極妙之謂推此而言撫世者於粗爲妙然於妙猶粗矣以妙求粗則無往不盡以粗求妙則莫覩其源無往不盡故謂之窮理盡[illegible]其源故仰之彌高今豈可就顏氏所崇而同之極妙耶

再荅令不藉顏所推而謂之爲極但謂顏爲庶幾則孔知機矣且許禹昌言孔非本談以堯則天體無是同同體至極豈許有之小大耶

維三問凡世人所不測而又昌言者皆可以爲聖耶

三荅夫昌言賢者尚許其賢昌言聖者豈得反非聖耶日用不知百姓之迷蒙唯佛究盡實相之崇高今欲以崇高之相而令迷蒙所知未之有也苟所不知

焉得不以昌言爲信既以釋昌爲是何以孔昌爲非耶

竺法綱問欲披高論探研宗極妙判權實存旨儒道遺教孔釋昌言折中允然新論可謂激流導源瑩拂發揮矣詳復荅曷維之問或謂因權以通或學而非悟爾爲玄句徒設無關於胸情焉竊所未安何以言之夫道形天隔幾二險絕學不漸宗曾無髣髴馳騁有端思不出位神崖曷由而登機鋒何從而超哉若勤務於有而坐體於無者譬猶揮毫鍾張之則功倅

弄筌之能不然明矣蓋同有非甚礙尚不可以詭此而善彼豈況乎有無之至背而反得以相通者耶又云累既未盡無不可得盡累之弊始可得無耳

問曰夫膏肓大道摧斬玄路莫尚於封有之累也蓋有不能祛有祛有者必無未有先盡有累然後得無也蔬如所言累盡則無爾爲累之自去實不無待實不無待則不能不無故無無貴矣如彼重闇自晞無假火日無假火日則不能不設亦明無尚焉落等級而奇頓悟將於是乎躓矣假任之餘幸思嘉釋

釋慧琳問三復精議辨憔二家斟酌儒道實有懷於論矣至於去釋漸悟遺孔殆庶蒙竊惑焉釋云有漸故是自形者有漸孔之無漸亦是自道者無漸何以知其然耶中人可以語上久習可以移性孔氏之訓也一合於道場非十地之所階釋家之唱也如此漸絕文論二聖詳言豈獨夷東於教華拘於理將恐斥離之辨辭長於新論乎

曷道人難曰絕欲由於體理當謂日損者以理自悟也論曰道與俗反本不相關故因權以通之物濟則反本

問曰權之所假習心者亦終以爲慮乎爲曉悟之日與經之空理都自反耶若具求背空談斷爲未說若始終相扶可循教而至下答維騁假知中殊爲藻豔但與立論有進假者以旋迷衷理不以鑽火致惑苟南向可以造越北背可以棄燕信燕北越南矣慮空可以洗心損有可以祛累亦有愚而空聖矣如此但當勤般若以日忘瞻郢路而驟進復何憂於失所乎將恐一悟之唱更躓於南北之譬耶

答綱琳二法師

披覽雙難欣若暫對藻豐論博蔚然滿目可謂勝人之口然未厭於心聊伸前意無由言對執筆長懷謝靈運和南

答綱公難

來難云同有非甚閡尚不可以詭此而善彼豈況乎有無之至背而反得以相通者耶此是拘於所習以生此疑耳夫專翫筆札者自可不工於弧矢弧矢既工復翫筆札者何爲不兼哉若封有而不向宗自是

拙[illegible]矣進無而去滯何爲不可得指借不無之[illegible]
以詰能無之無非惟鍾胡愧射於更李羿養暫書於
羅趙觸類之蹟始克巧歷之歎今請循其本夫憑無
以伏有伏久則有忘伏時不能知知則不復辨是以
坐忘日損之談近出老莊數緣而滅經有舊說[illegible]此
豈累之自去實無之所濟且明爲㽞漸功在火日但
火日不稱功於幽闇般若不言惠於愚癡耳推此而
往詎俟多云

荅琳公難

孔雖曰語上而云聖無階級釋雖曰一合而云物有
佛性物有佛性其道有歸所擬者漸教聖無階級其
理可貴所疑者殆㡿豈二聖異塗將地使之然斥離
之歎始是有在辭長之論無乃角弓耶

難云若其求背空談翻與未說若始終相扶可循教
而至可謂公孫之辭辯者之囿矣夫智爲權本權爲
智用今取聖之意則智即經之辭則權傍權以爲檢
故三乘咸蹄筌既意以歸宗故般若爲魚兎良由民
多愚也教故遷矣若人皆得意亦何貴於攝悟假知

之論旨明在有者能爲違理之諫是爲交賒相傾非
悟道之謂與其立論有何相違燕北越南有愚空聖
其理既當頗獲於心矣若勤者日忘瞻者驟進亦實
如來言但勤未是得瞻未是至當其此時可謂向宗
既得既至可謂一悟將無同轡來馳而云異轍耶

王衛軍問

論曰由教而信有日進之功非漸所明無入照之
分問曰由教而信而無入照之分則是闇信聖人
若闇信聖人理不關心政可無非聖之尤何由有

日進之功

論曰暫者假也真者常也假知無常常知無假又
曰假知累伏理暫爲用用暫在理不恒其知問曰
暫知爲假知者則非不知矣但見理尚淺未能常
用耳雖不得與真知等照然寧無入照之分耶若
暫知未是見理豈得云理暫爲用者又不知以何
稱知

論曰教爲用者心日伏伏累彌久至於滅累闇曰
教爲用而累伏爲云何伏耶若都未見理專心闇

信嘗其專心唯信而已謂此爲累伏者此是慮六
能並屬此則彼廢耳非爲理累相推能使累伏也
凡厥心數孰不皆然如此之伏根本未異一倚一
伏循環無已雖復彌久累何由滅
一悟之談常謂有心但未有以折中異同之辨故
難於曆言耳尋覽來論所釋良多然猶有未好解
處試條如上爲呼可容此疑不既欲使彼我意盡
覽者冷然後對無兆無當造滕執筆增懷眞不可
言王弘敬謂

荅王衛軍問

問由教而信 云云 荅曰顏子體二未及於照則向善
已上莫非闇信但教有可由之理我有求理之志故
曰關心賜以之二回以之十豈直免尤而已實有日
進之功

問暫知 云云 荅曰不知而稱知者正以假知得名耳
假者爲名非暫知如何不恒其用豈常之謂既非常
用所以交賒相傾故諫人則言政理悅已則犯所知
若以諫時爲照豈有悅時之犯故知言理者浮談犯
知者沉感推此而判自聖已下無淺深之照然[illegible]
之[illegible][illegible]崇替之心矣

問教爲用而累伏 云云 荅曰累伏者屬此則廢彼嘗
如來教凡厥心數孰不皆然亦如來旨更恨不就學
人設言而以恒物爲識耳譬如藥驗者疾易痊理妙
者各可洗洗各豈復循環疾痊安能起滅則事不侔
居然已辨但無漏之功故資世俗之善善心雖在五
品之數能出三界之外矣平叔所謂冬日之陰輔嗣
亦云遠不必携聊借此語以況入無果無阻隔

靈運白一悟理質以經誥可謂俗文之談然其不盡
意亦前世格言幽僻無事聊與同行道人共求其衷
猥辱高難詞微理析莫不精究尋覽彌日欣若暫對
輒復更伸前論雖不辨酬釋來問且以示懷耳海嶠
岨迥披叙無期臨白增懷眷歎良深謝靈運再拜

書

勸伐河北書

自中原喪亂百有餘年流離寇戎湮沒殊類先帝聰
明神武衆濟羣生將欲盪定趙魏大同文軌使久凋

乃於正化偏俗歸於華風運𨘭事乖理違顧絕仰德
抱悲悵存生盡況陵塋未幾凶虜伺隙預在有識誰
不憤歎而晏平執事並非其才且遣紛京師豈慮託
付遂使孤城窮陷莫肯拯忠烈囚朔漠懸河三千掇
爲寇有晚遺鎮戍皆先朝之所開拓一旦淪亡此國
恥宜雪被於近事者也又北境自染逆虜窮苦備罹
徵調賦斂靡有止已所求不獲輒致誅殞身禍家破
闔門比屋此亦仁者所謂傷心者也咸云西虜舍末
遠師隴外東虜乘虛呼可掩襲西軍既反得據關中

長圍咸陽還路已絕雖遣救援停住河東遂乃遠討
天城欲爲首尾而西寇深山重阻根本自固徒棄巢
窟未足相拯師老於外國虛於內時來之會莫復過
此觀兵燿威實在茲日若相持未已或生事變忽值
新起之衆則異於今茍乖其時難爲經略雖兵食倍
多則萬全無必矣又歷觀前代類以兼弱爲本古今
聖德未之或殊豈不以天時人事理數相得興亡之
度定期居然故古人云既見天殃又見人災乃可以
謀昔魏氏之彊平定荆冀乃乘袁劉之弱晉氏之盛

拓開吳蜀亦因葛陸之衰此皆前世成事著於史策
者也自羌平之後天下亦謂虜當俱滅長驅滑臺席
卷下城奪氣喪魄指日就盡但長安違律潼關失守
用緩天誅假延歲月日來至今十有二載是謂一紀
曩有前言況五胡代數齊世虜期餘命盡於來年自
相攻伐兩取其困卞莊之形驗之今役仰望聖澤有
若飢渴注心南雲爲日已久來蘇之冀實歸聖明此
而弗乘後則未兆即日府藏誠無兼儲然凡造大事
待國富兵强不必乘會於我爲易責在得時器械既

充衆力粗足方於前後乃當有優常議損益久詳其
州口數百萬有餘田賦之沃著自貢典先才經創基
趾猶存澄流引源桑麻蔽野彊富之實昭然可知爲
國長久之計孰若一往之費邪或懲關西之敗而謂
河北難守二境形勢表裏不同關西雜居種類不一
昔在前漢屯軍霸上通火甘泉況乃遠戍之軍值新
故交代之際者乎河北悉是舊戶差無雜人連嶺判
阻三關作隘若遊騎長驅則沙漠風靡若嚴兵守塞
則冀方山固昔隴西傷破黽錯興言匈奴慢侮賈誼

惜[illegible]芳於今日皆爲睽矣晉武中主耳值孫皓虐亂天祚其德亦由鉅平奉策荀賈折謀故能業崇當年區宇一統況今陛下聰明聖哲天下歸仁文德與武功並震霜威共素風俱舉協以宰輔賢明諸王美令岳牧宣烈虎臣盈朝而天威遠命亦何敵不滅剡伊禎虜假日而已哉伏惟深機志務久定神謨臣卑賤側陋竄景巖穴實仰希太平之道傾覩岱宗之封雖乏相如之筆庶免史談之憤以此謝病京師萬無恨矣久欲上陳懼在觸置蒙賜恩假暫違禁省消渴十年常慮朝露抱此愚志昧死以聞

答范特進二首

辱告慰企晚寒體中勝常靈運腳諸疾此春更甚憂慮故人有情信如來告企詠之結實過飢渴山澗幽阻音塵闊絕忽見諸讃歎慰良多可謂俗外之詠尋覽三復味翫增懷輒奉和如別雖詞不足睹然意寄盡此從弟惠連後進文悟衰宗之美亦有一首并以遠呈

又

承來迴法業日茂隨喜何極六梁徽緣竊望不絕卽時經始招提在所住山南南檐臨澗北戶背巖以此息心當無所忝邪平生緬然臨紙累歎敬惜爲先繼以音告倘值行李輒復承問三月一日謝靈運白

答綱琳二法師

披覽雙難欣若暫對藻豐論博蔚然滿目可謂勝人之口然未厭於心聊伸前意無由言對執筆長懷

與廬陵王義真

會稽既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遁並多居之但季世慕榮幽棲者寡或復才爲時求弗獲從志至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閒纂成先業浙河之外棲遲山澤如斯而已既遠同義唐亦激貪厲競殿下愛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意昔聞虛想巖穴若遣一介有以相存眞可謂千載盛美也

與弟二首

聞惡道谿中九十九里有五十九灘王右軍遊此惡道歎其奇絕遂書突星瀨於石

又

前月十二日至永嘉郡蠣不如鄞縣車螯亦不如北
海

志

遊名山志

夫衣食生之所資山水性之所適今滯所資之累擁
其所適之性耳俗議多云歡足本在華堂枕嵓漱流
者乏於大志故保其枯槁余謂不然君子有愛物之
情有救物之能橫流之弊非才不治故有屈己以濟

彼豈以名利之場賢於清曠之域耶語萬乘則鼎湖
有縱轡論儲貳則嵩山有絕控又陶朱高揖越相留
侯願辭漢傳推此而言可以明矣　破石溪南二百
餘里又有石帆修廣與破石等度質色亦同傳云古
有人以破石之半為石帆故名彼為石帆此名破石
永寧安固二縣中路東南便是赤石又枕海巫湖
三面悉高山枕水渚山溪澗凡有五處南第一谷今
在所謂石壁精舍　石門澗六處石門遡水上入兩
山口兩邊石壁右邊石巖下臨澗水　神子溪南山
與七里山分流去斤竹澗數里　華子岡麻山第三
谷故老相傳華子期者祿里先生弟子翔集此頂故
華子為稱也　桂林頂遠則嵊尖彊中　從臨江樓
步路南上二里餘左望湖中右傍長江　始寧又北
轉一汀十里直指舍下園南門樓自南樓百步許對
橫山

贊

佛贊

范光祿命作

精粗革阻始末理通捨事就理即朗祛蒙惟此靈覺
因心則崇四等極物六度在躬明發儲寢孰是化初
夕滅雙樹豈還本無眇眇遠神迢迢安如願言來期
免茲淪滑

和范特進祗洹像贊

范侯遠送像贊命余同作神道希微願言所屬輒總
三首期之道場

佛贊

惟[illegible]大覺因心則靈垢盡智照數極慧明三達非我

一援群生理阻心行道絶形聲

菩薩贊

若人仰宗發性遺慮以定養慧和理斯附爰初四等
終然十住涉求至矣在外皆去

緣覺聲聞合贊

厭苦情多兼物志少如彼化城權可得實誘以涅槃
救爾生老羣元三車齊乘一道

王子晉贊

淑質非不麗難以之百年儲宮非不貴豈若登雲天

王子愛清淨區中寔躡詎輒見浮丘公與爾共繽翻

衡山巖下見一老翁四五少年贊

衡山採藥人路迷糧亦絶過息巖下坐正見相對說
一老四五少仙隱不可別其書非世教其心必賢哲

維摩經十譬贊

聚沫泡合

水性本無泡激流遂聚沫即異成狀貌消散歸虛壑
君子識根本安事勞與奪愚俗駭變化橫復生欣怛

燄

性內相表狀非炎安知火新新相推移熒熒非問
如何滯著人終歲迷因果

芭蕉

生分本多端芭蕉知不一合萼不結核敷華何由實
至人善取譬無宰誰能律莫昵緣合時當視分散日

聚幻

幻工作同異誰復謂非眞一從逝物過既往亦何陳
謬者疑久近達者皆自賓勿起離合情會無百代人

夢

覺謂寢無知寐中非無見意狀盈眼前好惡迭一作送
萬緣既眳眇已往惜爲浮物戀孰視娑婆盡豈嘗非
赤縣

影響合

影響順形聲資物故生理一旦揮霍去何因相像一作象得
似羣有靡不然昧漠乎自已四色尚無本八微欲
安恃

浮雲

泛濫明月陰薈蔚南山雨能爲變動用在我竟無取

伊巳就飛散豈復得攢聚諸法既無我何由有我所

電

倏爍驚電過可見不可逐恒物生滅後誰復覈遲速
慎勿空留念横使神理恧發巳道易孚忘情長之福

侍泯舟贊

泯鷁兮遊蘭池渚相委兮石參差日隱雲兮月照林
風潦冷兮水漣漪

誄

宋武帝誄

九有同悲四海等哀矧伊下臣思戀徘徊敢遵前典
式述聖徽乃作誄曰
舜潛歷巖嵩晦泗渚龍德而隱風積乃舉皇之遁世
屯難方阻眷此區宇閔爾淪胥太平之季權戚擕薄
隆安之初主相蒙弱獄牧糾虔朝廷紛錯妖横乘隙
蛟噴鯨躍既擾與區遂斥帝畿亂離斯瘼不後不先
寔賴明哲授手康旃紀度廻薄餘分成閏舊晉中微
楚籍孽躡彼潛機整此英陣推亡必朽固存斯振
循負險肆慝遐嶺殄我江豫迫我臺省民既搖蕩
國將遷鼎乘騶歸轅式固皇境弘危濟險弭難釋殆
虎騎驚隰舟師漲海傾穴尋窠窮幽測昧昔去洛汭
息肩江沚世更十君年踰百祀國絶典復家成桑梓
荒匹莫恤頹國誰耻夏典載禹九道是行商誥述湯
兼攻是幷勤彼周流協此經營伏鉞伐鼓赫赫明明
乃救衆師竟執戎昭誨以三畧惠以六韜雲撤周京
席卷秦郊復禮前塋雪愧舊朝既清西關將旋東道
中慹徐豫兼應燕趙業成盛襄代惠侔大造澤及四海
功格八表悠悠聲教緜緜川陸北獻氈裘南貢金竹

髮首冠弁穿胸歛服寒穴欣日巢栖玩屋匪惟遐譚
靈物偕就就是人事自天所祐甘露芝草祥雲瑞宿
嘉禾連木素鳥皓獸昔之所感謳頌同音今之所應
幽顯一心宋克虞德晉猶唐欽日總八紘于茲三齡
四維開張九流昭明敦儉務素欽賢愛萌制規作訓
闡校修經禮樂巳甄雲雨未弘將陟升陘薄掃白登
北朔渴望飛旌衡軔東岱靈遲玉牒金縢天地不仁
蒼生寡福巳荷一遇棄我何速梁顛與太頹甘殞以贖
同軌畢至率土咸哀殊方均服欒欒素縷灑淚成雨

響叫如雷史臣考卜高山開基貞龜無遠遷靈有期
亭皇擗摽羣后崩悲孰云不戚痛百在茲惟祖之夕
流火始變秋月未永飛涌急箭鳴簫哀嗷金觴虛奠
列駕長隧發輦華殿華殿既謝長隧是幸雙蓋躊躕
六闕引領攀援容貌眷戀俄頃哀哀百僚長辭含皽
奉教百朝執鞭王始從履五牧年歷十祀天光下濟
謬蒙眷齒愧微刀筆頗預遊止垂幕侍講接筵餐理
修曙朝夕登臺泛沼匪月匪日無晏無早如何一旦
緬邈穹昊徽容未遠聖靈超然收淚即路含戚何若

風霜蕭瑟山海蒼茫地苦情矜節速心傷孰是幽哀
實戀我皇情思如環蘐蘇豈忘

宋廬陵王誄

事非淮南而痛深於中霧迹非任城而暴甚於仰毒
託體皇極銜怨至盡豈惟有識傷慨故亦率土悽心
蓋出罔已之悲以陳酸切之事云爾誄曰
哀哀君王終仁且德在枉無言即臯有默曾是忍虐
古來一酷身微咎累痛踰酖毒何斯禍斯乃怨乃辱
命如可延人百其贖矜急景之難留悼驚波之易淪

自君王之冥漠歷彌稔於此晉聆鳴禽之響谷覩喬
木之[illegible]雲戚感節而興悅獨懷悲而莫申侯射隼于
高墉赫王典以正刑服二辠于北狩致九伐于南荆
發酸痛于仁詔令寵贈于哀心布悽楚于帝言攄綢
繆于皇音

曇隆法師誄

夫協理置論百家未見其是因心自了一巳不患其
蹟而終莫相辨我若咸歎翻淪得拔覓知于誰冀行
跡立則善惡靡徵欲聲名傳則薰蕕同歇然意非身

之所挫期出命之所限者目所親覿見之若人矣慧
心朗識發于髫辮生自眞華家贏金帛加以巧乘騎
解絲竹秫絕景于康衢弄絃管於華肆者非徒經句
涉朔彌歷年稔而已諒趙李之咸陽程鄭之臨邛矣
既而永夜歔悟中飲興歎曰悲夫欣厭迭來終歸憂
苦不杜其根於何超絕且三界廻沈諸天倏瞬況齊
景牛山趙武企陰催促節物逼迫霜露推此顧言伊
何能久慨然有損落榮華兼濟物我之志母氏矜其
心姊弟申其操遂相許諾出家求道一身既然閭門

[illegible]子長絕歡娛永謝豈唯向之靡樂判之感乎
終古恩愛於今仳別矣旅舟南溯投景廬嶽一登石
門香鑪峯六年不下嶺僧衆不堪其操法師不以其
節援物之念不以幽居自抗同學嬰疾振錫萬里相
救余𢾺謝病東山承風遙羨豈望人期頗以山招法
師至止鄙人榮役前詩叙粗已記之故不重煩及中
間及山成說欵盡遂獲接棟重崖俱浥迥澗茹芝之术
而共餌披法言而同卷者再歷寒暑非直山陽雁喜
愠之容令尹一進已之色實明悟幽微袪滌近滯蕩

吝濯垢日忘其疾庶白首同居而乖離無象信順莫
餅徵集何緣晚節摧疊遠見參尋至止阻闊音塵殆
絕值暑遘疾未旬即化誠存亡命也此行頗實有由
承凶感痛寔百常情紙墨幾時非以斯名孟欽志節
追感平生自不能默已故投懷援筆其辭曰
[illegible]術探理類採聲知律拔萃觀衆物以靈異
人以智貴即是神明觀鑒意謂爰初在稚慧心夙察
吐噏芳華懷抱日月如彼蘭苑風過氣越如彼天倪
雲被光發求名約身規操束己儻或遇世曾未近似
[illegible]意管生理孰是歡慰程鄭趙李家[illegible]
才縱藝技騁首揮霍繁絃綺靡酒娛調促意姸服修
朝追景曛夕忌星從悠悠白日淒淒良夜年往歡流
厭來情舍苦樂環迴終卒代謝棄而更適生速名借
誰能易奪何術推移精粗渾淆善惡參差即心有限
在理莫規試厭衆肆庶獲所窺道家蹟近羣流鈌遠
假名恒誰傍義豈反獨有兼忘因心則善傷物沈迷
羨彼驅遣變服京師振錫廬頂長別榮冀永息幽嶺
舍華襲素去繁就省人苦其難子取其靜昏之視明

即愚成絕智之秉情對理斯涅吝既弗袪滯亦安拔
子之矜之爲爾苦節節苦在己利貞存彼以明闇逝
以慈累徙欲以援物先宜濟此發軫情違終然理是
深鴻携妻荷蓧見子雞黍接人行歌通己於世曰高
於道殊鄙始見法師獨絕神理形壽易盡然諾難判
秉心即化棄身靡歎懷道靡慮冥命已晏矜物辭山
終身旅館嗚呼哀哉魂氣隨之延陵已了鶬蠖同施
漆園所曉委骸空野豈異菅蕁有遺餘聊給蟲鳥
嗚呼哀哉緬念生平同幽共深相率經始偕是登臨

閒[illegible]道淵剔柯疏林遠眺重疊近矚嶇嶔事[illegible]
尋微探賾何句不研奚疑弗析帙舒軸卷藏拔紙襞
問來答往俾日餘夕沮溺耦耕夷齊共薇跡同心歡
事異意違承疾懷灼聞凶潓悲孰云不痛零淚沾衣
嗚呼哀哉行久節移地邊氣改終秋中冬踰桂投涉
永念伊人思深情倍俯謝常人仰愧無待嗚呼哀哉

廬山慧遠法師誄

道存一致故異化同暉德合理妙故殊方齊致昔釋
安公振玄風于關右法師嗣沫流于江左聞風而悅

四海同歸爾乃懷仁山林隱居求志于是衆僧雲集
勤修淨行同法餐風棲遲道門可謂五百之季仰紹
舍衛之風廬山之嵎俯傳靈鷲之旨洋洋乎未曾聞
也予志學之年希門人之末惜哉誠願弗遂永違此
世春秋八十有四義熙十三年秋八月六日薨年踰
縱心功遂身亡有始斯終千載垂光嗚呼哀哉乃為
誄曰
於昔安公道風允被大法將盡頹綱是寄體靜息動
懷真整僞事師以孝養徒以義仰弘如來宣揚法雨

[illegible]法師威儀允舉學不闚牖鑒不出戶粳糧雖[illegible]
蠲[illegible]甚楚朗朗高堂肅肅法庭既嚴既靜愈高愈清
從容音旨優游儀形廣演慈悲饒益衆生堂堂其氣
亹亹其資鬚髮味道辭親隨師供奉三寶析微辨疑
盛化濟濟仁德怡怡於焉問道四海承風有心載馳
戒德鞠躬令聲續振五濁暫隆弘道讚揚彌虛彌沖
十六王子孺童先覺公之出家年未志學如彼鄧林
甘露潤澤如彼瓊瑤既磨既琢大宗戾止座衆龍集
肇來胥宇靈寺奚立舊望研幾新學時習公之勗之

載和載輯乃修什公宗望交泰乃延禪衆親承三昧
衆美合流可上可大穆穆道德超于利害六合俱否
山崩海竭日月沈暉三光寢晰衆葉摧柯連波中結
鴻化垂緒微風永滅嗚呼哀哉生盡冲素死增傷悽
單縈土槨示同斂骸人天感悴帝釋慟懷習習遺風
依依餘凄悲夫法師終然是棲室無停響途有廣蹊
嗚呼哀哉端木喪尼哀直六年仰慕洙泗俯憚爭塋
今子門徒實同斯難晨埽虛房夕泣空山嗚呼法師
何時復還風嘯竹柏雲靄巖峯川壑如泣山林改容

自昔聞風志願歸依山川路邈心往形違始終銜[illegible]宿緣輕微安養有寄閻浮無希嗚呼哀哉

銘

書帙銘

懷幽卷賾戢妙抱密用舍以造舒卷不失亮惟勤玩無或暇逸

佛影銘

夫大慈弘物因感而接接物之緣端緒不一難以形檢易以理測故已備載經傳具著[illegible]論矣雖舟壑緬

謝像法猶在感運欽風日月彌深法顯道人至自祇洹具說佛影偏爲靈奇幽巖嵌壁若有存形容儀端莊相好具足莫知始終常自湛然廬山法師聞風而悅於是隨喜幽室即考空巖北枕峻嶺南映滮澗摹擬遺量寄託青彩豈唯像形也篤故亦傳心者極矣道秉道人遠宣意旨命余製銘以充刊刻石銘所始寔由功被未有道宗崇大若此之比豈淺思膚學所能宣述事經徂謝永眷罔已輒罄竭劣薄以諾心許徽猷秘奧萬不寫一庶推誠心頗感群物飛鶚有革

音之期闡提獲自拔之路當相尋於淨土解顏於道場聖不我欺致果必報援筆興言情迫其慨群生因染六趣牽纏七識迭用九居屢遷劇哉五陰卷矣四緣遍使轉輪苦根迍邅迍邅未已轉輪在巳四緣雲薄五陰火起亹亹正覺是極是理動不傷寂行不乖止曉爾長夢貞爾沉詖以我神明成爾靈智我無自我實承其義爾無自爾必祛其偽偽既殊塗義故多端因聲成韻即色開顏望影知易尋響非難形聲之外復有可觀觀遠表相就近曖景匪質匪空莫測莫

領倚巖輝林傍潭鑒井借空傳翠激光發冏金好冥漠白毫幽曖日月居諸胡寧斯慨曾是望僧擁誠俟對承風遺則曠若有槩敬圖遺蹤疏鑿峻峰周流步櫚窈窕房櫳激波映墀引月入窗雲往拂山風來過松地勢既美像形亦篤彩淡浮色群視沉覺若滅若無在摹在學由其潔精能感靈獨誠之云孚惠亦孔續嗟爾懷道慎勿中惕弱喪之推闡提之役反路今覯發蒙茲觀式厲厥心時逝流賜敢銘靈宇敬告震錫

頌

無量壽佛頌

法藏長王宮懷道出國城願言四十八弘誓拯羣生

淨土一何妙來者皆清英頹年欲安寄乘化好晨征

蔡中郎文集序

漢蔡中郎傳邕博學辭章為靈紀十意及雜文凡百四篇傳於世傳所載者釋誨幽冀刺史闕疏陳政要七事金商門荅災異疏被收時表及世傳獨斷女訓文選陳太丘等碑文初學記短人賦纔十數篇而已按唐書藝文志洎吳氏西齋書目並云邕集十五卷今之所傳纔十卷亡外計六十四篇其中可疑者宗廟頌贊述武皇平亂之功又有昊天眷祐我魏之句蓋以宗廟指魏也又有魏武帝祀喬太尉文稱丞相冀州牧魏主操謹遣掾再拜祀姜伯淮碑稱建安二年卒

劉鎮南碑建安十三年薨太和二年奠按邕本傳董卓被誅邕為王允所害時年六十一據邕金商門答災異被收表云臣今年四十八靈帝光和元季也董卓被誅獻帝初平三年也光和元年戊子至初平三年壬申邕正六十一矣又初年至四年改興平

二年改建安至五季正月薨操薨三月改建康十月禪子魏王丕即初平四年是為二十六年太和二年延魏明帝之二季至是又八年計邕死已三十六年矣按初平已前操尚在誅卓之歲操始為東郡太守破黃巾於壽張至建安十三年操自為丞相二十一年操自進為魏王亦有魏宗廟而操不得先稱魏王武帝及武皇也其姜伯淮鎮南薨奠相後年代差遠邕安得紀述耶是集也今既缺五卷矣見所傳者蓋後之好事者不本事迹編他人之文相混之耳非十五卷之本編固矣建安黃初之文體多相

類復不遠廣披衆集固不可知其誰之作也偶閱而有得識于帙末天聖紀號龍集癸亥余月哉生明後八日海陵西齋平陽歐靜識之序

劒石道人王鏌書

蔡中郎集叙

中郎集十五卷今止傳十卷十卷中又多疑譌難信者以是知逸亡益多也中郎嘗欲續漢史記先成十志集中盖有進十志表云自遭横禍十志不傳世所傳獨斷者疑即十志本要也然不可億定矣集舊無精本頃與

俞子汝成校理汝成又稍稍增定顧其籍散落既久無從蒐逸補亡耳獨斷舊附小說今列置卷尾以皆中郎之言宜彙成一家敘曰邕之文博綜羣籍究極三才自司馬遷以後世難其儔矣此宜以德業施於後世何至卒罹罪籍身名俱滅也嗟乎既負才

美又保榮名二者豈易得兼哉余觀邕之著釋誨也足以自明其志矣至對詔金商又數以直言受禍是果甘心依附者邪顧不幸而類其跡君子有餘慨焉盖惜夫以高才禍身潔白被汚若此也嗟乎董卓挾震主之威處羣疑之際志欲亟收時望以要結

人心耳豈復為邕計哉夫邕之舉于卓與荀彧之辟於操一也余獨悲邕之終不得為彧也豈所謂處死者難與人之責邕曰出當亂世不審時幾制于奸人不蚤決斷是矣是矣而槩以為黨餘禍首則非其情也自邕之不幸也君子恥談其志行余竊悼焉

故畧著其事實盖曰中郎之平生有足采者乃其集則無不頌説歎慕者余故不備論焉

嘉靖二十七年春中月九日西京喬世寧景叔甫叙

蔡中郎文集叙

明朝列大夫參議江藩東陽王乾章撰

蔡中郎邕陳留郡人也文集若干卷舊刻于吳中夫中郎博學善文為漢季稱首今雖遐陬僻壤兒童牧豎亦思慕誦歌所棄稱〻之遺制作亦多篋見得文采無徵寧非典籍之缺然者與或曰文因人而傳中郎乃文人之望乃在是以無傳焉與又不然古人之所為而可以付襄測識也後世膠百亦之危丁陽九之窮皆形於志論

之徐令雅尚古作與起斯文之功侯並復以爲邕之鄉先哲也義青青竟請余斯文乃弁諸篇若夫窮經取則孝感兇祥則誌系之備而議集群柯笛乃情治細事皆可略也君余著其事卓卓亦示後之人亦爲鉤嘲云爾

新都吳文策書于

武林客館

蔡邕傳

范曄撰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六世祖勳好黃老平帝時爲郿令王莽初授以厭戎連率勳對印綬仰天歎曰吾策名漢室死歸其正昔曾子不受季孫之賜况可事二姓哉遂携將家屬逃入深山與鮑宣卓茂等同不仕新室父稜亦有清白行謚曰貞定公邕性篤孝母常滯病三年邕自非寒暑節變未嘗解襟帶不寢寐者七旬母卒廬于冢側動靜以禮有兎馴擾其室傍又木生連理遠近奇之多往觀焉與叔父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鄉黨高其義少博學師事太傅胡廣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桓帝時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恣聞邕善鼓琴遂白天子勑陳留太守督促發遣邕不得已行到偃師稱疾而歸閑居翫古不交當世感東方朔客難及楊雄班固崔駰之徒設疑以自通乃斟酌羣言韙其是而矯其非作釋誨以戒厲云爾（辭見集中）建寧三年辟司徒橋玄府玄甚敬待之出補河平長召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

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説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冊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初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互法禁忌轉密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邕上疏（疏見集中）書奏不省初帝好學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爲文賦者本頗

以經學相招後諸爲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埶之徒並待制鴻都門下熹陳方俗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又市賈小民爲宣陵孝子者復數十人悉除爲郎中太子舍人時頻有雷霆疾風傷樹拔木地震隕雹蝗蟲之害又鮮卑犯境役賦及民六年七月制書引咎誥羣臣各陳政要所當施行邕上封事（書見集中）書奏帝乃親迎氣北郊及行辟雍之禮又詔宣陵孝子爲舍人者悉改爲丞尉焉光和元年遂置

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諸生皆勑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爲刺史太守入爲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爲列焉時妖異數見人相驚擾其年七月詔召邕與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華太史令單颺詣金商門引入崇德殿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就問災異及消改變故所宜施行邕悉心以對事在五行天文志又特詔問曰比災變互生未知厥咎朝廷焦心載懷恐懼每訪群公卿士庶聞忠言而各存括囊莫肯盡心以邕

經學深奥故密特稽問宜披露失得指陳政要勿有依違自生疑諱具對經術以皁囊封上邕對（對見集中）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其爲邕所裁黜者皆側目思報初邕與司徒劉郃素不相平叔父衛尉質又與將作大匠楊球有隙球卽中常侍程璜女夫也璜遂使人飛章言邕質數以私事請託於郃郃不聽邕含隱切志欲相中於是詔下尚書召邕詰狀邕上書自陳（書見集中）於是下邕質於洛陽獄劾以仇怨奉公議害大臣大不

敬棄市事奏中常侍呂强愍邕無罪請之帝亦更思其章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楊球使客追路刺邕客感其義皆莫爲用球又賂其部主使加毒害所賂者反以其情戒邕故每得免焉居五原安陽縣邕前在東觀與盧植韓説等撰補後漢記會遭事流離不及得成因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意分別首目連置章左帝嘉其才高會明年大赦乃宥邕還本郡邕自徙及歸凡九月焉將就還路五原太守王智餞之酒酣智起舞屬邕邕不爲報

智者中常侍王甫弟也素貴驕慚於賓客詬邕曰徒敢輕我邕拂衣而去智銜之密告邕怨於囚放謗訕朝廷内寵惡之邕慮卒不免乃亡命江海遠跡吳會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二年在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有良木因請而裁爲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初邕在陳留也其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主以酣焉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試潛聽之曰憘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曰蔡君向來至門而去

邕素爲邦鄉所宗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憮然彈琴者曰我向鼓絃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爲之一前一卻吾心聳然惟恐螳螂之失之也此豈爲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莞然而笑曰此足以當之矣中平六年靈帝崩董卓爲司空聞邕名高辟之稱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蔡邕遂偃蹇者不旋踵矣又切勑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甚見敬重舉高第補侍御史又轉侍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遷巴郡太守

復留爲侍中初平元年拜左中郎將從獻帝遷都長安封高陽鄉侯董卓賓客部曲議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卓謀之於邕邕曰太公輔周受命翦商故特爲其號今明公威德誠爲巍巍然比之尚父愚意以爲未可宜須關東平定車駕還反舊邦然後議之卓從其言初平二年六月地震卓以問邕邕對曰地動者陰盛侵陽臣下踰制之所致也前春郊天公奉引車駕乘金華青蓋爪畫兩轓遠近以爲非宜卓於是改乘皁蓋車卓重邕才學厚相遇待每集讌輒令邕鼓

琴贊事邕亦每存匡益然卓多自佷用邕恨其言少邕謂從弟谷曰董公性剛而遂非終難濟也吾欲東奔兗州若道遠難達且遯逃山東以待之何如谷曰君狀異恒人每行觀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難乎邕乃止及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有動於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傾漢室君爲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遇以忘大節今天誅有罪而反相傷痛豈不共爲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邕陳辭謝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

不能得太尉馬日磾馳往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爲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長世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允悔欲止而不及時年六十一搢紳諸儒莫不流涕北海鄭玄聞而歎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兗州陳留聞皆畫像而頌焉其撰集漢事未見錄以繼後史適作靈紀及十意又補諸列傳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亂湮沒多不存所著詩賦碑誄銘讃連珠箴弔論議獨斷勸學釋誨叙樂女訓篆埶祝文章表書記凡百四篇傳於世

論曰意氣之感士所不能忘也流極之運有生所共深悲也當伯喈抱鉗扭徙幽裔仰日月而不見照燭臨風塵而不得經過其意豈及語平日倖全人哉及解刑衣竄甌越潛舟江壑不知其遠捷步

深林尚苦不密但願北首舊丘歸骸先壟又可得乎董卓一旦入朝辟書先下分明枉結信宿三遷匡導既申狂僭屢革資同人之先號得北叟之後福屬有慶者夫豈無懷君子斷刑尚或爲之不舉況國憲倉卒慮不先圖矜情變容而罰同邪黨執政乃追怨子長謗書流後放此爲戮未或聞之典刑

贊曰季長戚氏才通情侈苑囿典文流悅音伎邕實慕静心精辭綺斥言金商南徂北徙籍梁懷董名浇身毁

蔡中郎集目錄

卷一

陳政要七事疏

上漢書十志疏

幽冀刺史久闕疏

荅詔問災異八事

上始加元服與羣臣上壽

卷二

難夏育上言鮮卑仍犯諸郡

爲陳留太守上孝子

薦皇甫規

薦太尉董卓

讓尚書乞在閒冗

讓高陽侯印綬符策

再讓高陽侯印綬符策

巴郡太守謝版

表賀錄換誤上章謝罪

宗廟迭毀議

宗廟祝嘏辭

九祝辭

荅齋議

和熹鄧后謚議

東巡頌

被收時表

卷三

明堂月令論

月令問荅

釋誨

正交論

薦邊文禮

祖德頌

朱公叔謚議

九疑山銘

樽銘

警枕銘

卷四

述行賦

短人賦

漢津賦

協和婚賦

筆賦

琴賦

彈琴賦一本作頌

彈碁賦

胡栗賦

篆勢

隸勢

飲馬長城窟行

荅元式詩

翠鳥詩

卷五

光武濟陽宮碑

陳太丘碑

陳太丘廟碑銘

文範先生陳仲弓銘

郭有道林宗碑

太尉橋公廟碑

太尉橋公碑頌

東鼎銘

中鼎銘

西鼎銘

卷六

黃鉞銘

漢太尉楊公碑

文烈侯楊公碑

司空文烈侯楊公碑

太傅文恭侯胡公碑

太傅胡公碑

胡公碑銘

胡太傅祠前銘

胡廣黃瓊頌

司空楊公碑

司空臨晉侯楊公碑
卷七
太尉汝南李公碑
劉鎮南碑
朱公叔墳前石碑
朱公叔鼎銘
陳留太守胡公碑
太守胡公碑銘
琅琊王傅蔡公碑

汝南周巨勝碑
彭城姜伯淮碑
貞節先生范史雲銘
卷八
王子喬碑
玄文先生李子材銘
處士圂叔則銘
陳留索昏庫上里社銘
京兆樊惠渠頌
京兆尹樊德雲銘
焦君贊
漢交阯都尉胡夫人黃氏神誥
太傅安樂侯胡公夫人靈表
司徒袁公夫人馬氏碑銘
濟北相崔君夫人誄
議郎胡公夫人哀讚
郡掾史張玄祠堂碑銘
袁滿來碑銘

童幼胡根碑銘
卷九
獨斷上
卷十
獨斷下

蔡中郎集目録終

蔡中郎集卷第一

漢　陳留蔡邕著
明新安汪士賢校

陳政要七事疏

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事宣王遭旱密勿祗畏無以或加臣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辟歷數發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也風者天之號令所以教人也夫昭事上帝則自懷多福宗廟致敬則鬼神以著國之大事實先祀典天子聖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府

及備朱衣迎氣五郊而車駕稀出四時致敬屢委有司雖有解除猶爲疎廢故皇天不悅顯此諸異洪範傳曰政悖德隱厥風發屋折木坤爲地道易稱安貞陰氣憤盛則當靜反動法爲下叛夫權不在上則雹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貪利傷民則蝗蟲損稼去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月相迫兵事惡之鮮卑犯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其利上違天文下逆人事誠當博覽衆議從其安者臣不勝憤懣（音悶）謹條宜所施行七事表左

一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於郊所以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追往孝敬養老辟廱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祗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疎喪宮內產生及吏卒小汙屢生忌故竊見南郊齊戒未嘗有廢至於他祀輒興異議豈南郊卑而他祀尊哉孝元皇帝策書曰禮之至敬莫重於祭所以竭心親奉以致肅祗者也又元和故事復申先典前後制書推心懇惻而近者以來更任太史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禮

妻妾產者齊則不入側室之門無廢祭之文也所謂宮中有卒三月不祭者謂士庶人數堵之室共處其中耳豈謂皇居之曠臣妾之衆哉自今齊制宜如故典庶荅風霆災妖之異

二事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己政外見民情是故先帝雖有聖明之資而猶廣求得失又因災異援引幽隱重賢良方正敦朴有道之選危言極諫不絕於朝陛下親政以來頻年災異而未聞特舉博選之旨誠當思省述修舊事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以

解易傳政悖德隱之言

三事夫求賢之道未必一塗或以德顯或以言揚頃者立朝之士曾不以忠信見賞恒被謗訕之誅遂使羣下結口莫圖正辭郎中張文前獨盡狂言聖聽納受以責三司臣子憤然衆庶解悅臣愚以為宜擢文右職以勸忠謇宣聲海内博開政路

四事夫司隸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姦枉分別白黑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憙益州刺史龐芝涼州刺史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心憙等所糾其效尤多餘

皆枉撓不能稱職或有抱罪懷瑕與下同疾綱網弛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制書議遣八使又令三公謠言奏事是時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憂悸音計心動也失色未詳斯議所因寖息昔劉向奏曰夫執狐疑之計者開群枉之門養不斷之慮者來讒邪之口今始聞善政旋復變易足令海内測度朝政宜追定八使糾舉非法更選忠清平章賞罰三公歲盡差其殿最使吏知奉公之福營私之禍則衆災之原庶可塞矣

五事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為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於義已弘不可

復使理人及在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遠則泥君子固當志其大者

六事墨綬長吏職典理人皆當以惠利為績日月為勞褒責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無復能省及其還者多召拜議郎郎中若器用優美不宜處之冗散如有釁故自當極其刑誅豈有伏罪懼考反求遷轉更相倣效臧否無章先帝舊典未嘗有此可皆斷絕以

覈眞僞

七事伏見前一切以宣陵孝子爲太子舍人臣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僞小人本非骨肉旣無幸私之恩又無祿仕之實惻隱思慕情何緣生而羣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掩心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桓思皇后祖載之時東郡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虛僞雜穢難以勝言又前至得拜後輩被遣或經年陵

次以暫歸見漏或以人自代亦蒙寵榮爭訟怨恨泃泃道路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爲不祥莫與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僞

上漢書十志疏

朔方髡鉗徙臣邕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邕被受陛下寵異大恩初由宰府備數典城以親父故依叔父衛尉質時以尚書召拜中郎受詔詣東觀著作遂與羣儒並拜議郎沐浴恩澤承荅聖問前後六年質奉機密趍走陛下遂由端右出相外藩還尹輦轂旬日之中登躡上列父子一門兼受恩寵不能輸寫心力以効絲髮之功一旦被章陷沒辜戮陛下天地之德不忍刀鋸截首領得就平罪父子家屬徙充邊方完全軀命喘息相隨非臣無狀所敢復望非臣罪惡所當復蒙非臣辭筆所能復陳臣初決罪洛陽詔獄生出牢戶顧念元初中故尚書郎張俊坐漏泄事當服重刑已出轂門復聽續鞫詔書馳救一等輸作左校俊上書謝恩遂以轉徙邕爲郡縣促遣迫於吏手不得頃息含辭抱悲無由上達旣到徙所乘塞守

烽職在候望憂怖焦灼無心復能操筆成草致章闕庭誠知聖朝不責臣謝但懷愚心有所不竟臣自在布衣常以爲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止世祖以來唯有紀傳無續志者臣所師事故太傅胡廣知臣頗識其門戶略以所有舊事與臣雖未備悉粗見首尾積累思惟二十餘年不在其位非外吏庶人所得擅述天誘其衷得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當撰錄遂與議郎張華等分受之其難者皆以付臣先治律曆以籌算爲本天文爲驗請太師田注考校連年往往頗有

差舛當有增損乃可施行爲無窮法道至深微不可獨議郎中劉洪密於用算故臣表上洪與共參思圖牒尋繹度數適有頭緒會臣被罪逐放邊野臣竊自痛一爲不善使史籍所闕胡廣所校二十年之思中道廢絶不得究竟慺慺之情猶以結心不能自達臣初欲須刑竟乃因縣道具以狀聞今年七月九日匈奴攻鹽池縣其時鮮卑連犯雲中五原一月之中烽火不絶不意西夷相與合謀所圖廣遠恐遂爲變不知所濟郡縣咸悄悄不知所守且臣所在孤危懸命

鋒鏑湮滅土灰呼吸無期誠恐所懷隨軀腐朽抱恨黄泉遂不設施輒先顛踣科條諸志臣欲删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五及經典郡書所宜捃摭本奏詔書所當依據分別首目幷書章左臣初考逮妻子迸竄亡失文書無所按請加以惶怖愁恐思念荒散十分不得識一所識者又恐謬誤觸冐死罪披瀝愚情願下東觀推求諸奏參以璽書補綴遺闕昭明國體章聞之後雖肝腦流離白骨剖破無所復恨惟陛下留神省察謹因臨戎長霍圉封上臣頓首死罪稽首再拜以聞

幽冀刺史久闕疏

臣聞國家置官以職建名臣愚淺小才竊假階級官以議爲名職以郎爲貴智淺謀漏無所獻替夙夜寤嘆憂悸怛惕臣邕頓首死罪伏見幽州奕騎冀州强弩爲天下精兵國家贍仗四方有事軍師奮攻未嘗不辦於二州也頃者以來連年饉荒穀價一斛至六七百錢故護烏桓校尉夏育出征鮮卑無功而還士馬死傷者萬數兵散亡幾盡生民之本守禦之備

無一可恃百姓元元流離溝壑寇賊輩起莫能禁討長吏寒心朝不守夕卒有他方之急則役之不可驅使自爲寇虜則誅之不可擒制豈非可憂之難三府選幽冀二州刺史踰月不定臣怪問其故云避三互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二州之中少素有威名之士或拘限歲年不應選用狐疑遲淹兩州空懸萬里蕭條無所管繫每戴州長吏初除詔書治嚴不過五日今者刺史數旬不選誠非其理愚以爲三互之禁禁之薄者以陛下威靈申明禁令在任之人豈不

戒懼而當坐設三互自生留閡(音愛礙同)邪昔孝景時梁人韓安國坐事被刑起徒中爲內史武帝患東越數反拜故待詔會稽朱買臣宣帝時患冀州有盜賊故京兆尹張敞有罪逃命上使使就家召爲冀州刺史安國徒隷買臣郡民皆還治其國張敞亡命擢授劇州豈顧三互拘官簿得救時之便也卒獲其用遺芳不滅此先帝不誤已然之事三公明知二州之要尤宜揀選當越禁取能以救時弊而不顧爭臣之義苟避輕微之科竊見日月拘忌選既稽滯又未必審得

其人則二部蠢蠢將爲憂念願陛下上則先帝用三臣之法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臣慺慺贅言惟陛下留神再省三省

荅詔問災異八事

光和元年七月十日詔書尺一召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華蔡邕太史令單颺詣金商門引入崇德殿署門內南辟帷中爲都座漏未盡三刻中常侍育陽侯曹節冠軍侯王甫從東省出就都座東面十門劉寵龎訓北面賜南面日磾華邕颺西面受詔書各一通尺一木板草書兩常侍又諭旨朝廷以災異憂懼特旨密問政事所變改施行務令分明賜等稱臣再拜受詔書起就坐五人各一處給財用筆硯爲對臣學識淺薄心慮愚暗不足以荅聖問情衷變易怔營怖悸謹列狀上臣邕頓首頓首

詔問曰去月二十九日有黑氣墮溫德殿東庭中黑如車蓋降氣奮勢五色有體長十餘丈形狀似龍似虹蜺對虹著於天而降施於庭以臣所聞則所謂天

投虹者也不見尾足者不得勝龍易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也潛潭巴曰虹出后妃陰脅主又曰五色蜺出至昭于宮殿有兵革之事演孔圖曰蜺者斗之精氣也天度投蜺見主惑於毀譽合誠圖曰天子外苦兵威內奮臣無忠政變不虛生古不虛言意者陛下闢機之內袵席之上獨有以色見進陵尊踰制以招衆變若羣臣有所毀譽聖意低回未知誰是兵戎不息威權浸移忠言不聞則虹蜺所生也抑內寵任忠賢決毀譽使貞雅各得其所嚴守衛整威權機不假

入則其所救也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書曰推辟作
威推辟作福臣或爲之謂之凶害是以明主尤務焉
詔問曰正月三日有白衣入德陽殿門辭稱伯夏教
我上殿與中黄門桓賢晤言相往來不得入遂亡去
不知姓名臣聞凡人爲恠皆皇極道失下或謀上故
其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則有下謀上之病孝成
綏和二年八月男子王褒衣小冠帶劒入北司馬殿
東門上殿入室解帷組佩之招前殿署王業等曰天
帝命我居此業收縳考問褒故公車卒病狂不自知

入宮乃下獄死是時王莽爲司馬遂爲篡亂亦卒誅
臣竊思之與綏和時相似而有異被服既不同來入
雲龍門而稱伯夏教入殿裏與桓賢言伯夏即故大
將軍梁商商子冀冀子不疑等皆以罪受戮殘餘非
天所祐以往况今將狂狡之人爲王氏之禍未至殿
省而覺亡不久伏誅夫誠仰見上帝之厚德也潛渾
巴曰有人走入宮不知其名大水爲戒天子驚群陰
太隆群下並奏强盛也建太中之道舉賢良而寵禄
之則其救也經曰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用敷錫厥
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詔問曰南宮侍中寺雌雞欲化爲雄尾身毛已似
雄頭尚未變臣聞凡雞爲恠皆貌之失也傳曰貌之
不恭是謂不肅時即有雞禍孝宣黄龍元年未央宮
輅軨中雌雞化爲雄不鳴無距是時元帝初即位將
立妃王氏爲后至初元元年丞相史家雌雞化爲雄
距而鳴是歲封后父禁爲平陽侯而后正位王氏之
寵始盛哀帝晏駕后攝政王莽以后兄子爲大司馬
由是爲亂昔武王伐紂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易傳

曰婦人專政國不静牝雞雄鳴主不榮夫牝雞但雄
鳴尚有索家不榮之名况乃陰陽易體名實變改此
誠大異臣竊以意推之頭爲元首人君之象今雞身
已變未至於頭而聖主知之訪問其故是將有其事
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誠無所及頭冠或成
則爲患災敬慎威儀動作之容斷聚御政與政之原
則其救也夫以匹夫顏氏之子有過未嘗不知知之
未嘗復行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
詔問曰即祚以來災青屢見頻歲月蝕地動風水不

時疾癘流行迅風折樹河洛盛溢臣聞陽勝則震陰勝則食思亂則風貌失則雨視闇則疾癘流行水不潤下則河流滿溢明君正上下抑陰尊陽修五事於
聖躬致幾旬於供御則其救也
詔問星辰錯謬臣竊見熒惑變色入太微西門太白正晝而見臣聞熒惑示變主當精明其德而有休慶之色太白當晝而見是陰陽爭明強國弱弱國強皆有失政又失道而見是爲贏長侯王不榮熒惑主禮太白主兵謹禮事治兵政審察中外之言申明守禦

之令以杜漸防萌則其救也昔宋景公小國諸侯三有德言而熒惑爲之退舍
詔問蝗蟲冬出臣聞易傳曰大作不時天降災厥咎蝗蟲來河圖秘徵篇曰帝貪則政暴吏酷則誅深而蝗蟲出息不急之作省役賦之費進清仁黜貪虐介損求安居省別藏以贍國用則其救也易曰得臣無家言有天下者何私家之有
詔問平城門及武庫屋各損壞臣愚以爲平城門向陽之門郊祀法駕所從出門之正者也武庫禁兵所藏國家之本兵也變此二處異於凡屋易傳曰小人在位上下咸悖其妖城門內崩潛譚巴曰出宮[illegible]墜諸侯強凌主易傳曰一柱泥故法棄其咎宮室傾圮小人在顯位者黜之以尊上整下去暴悖之徵抑諸侯強凌主之漸率由舊章以變柱泥棄法之咎則其救也洪範傳曰六沴作見若時共禦帝用不差神則不怒五福乃降用彰於下
詔問曰朝廷焦心聞災恐懼每訪群公卿士皆各括囊迷國莫肯建忠規闕以邕博學深奧退食在公故

特密問宜披演所懷指陳政要所先後勿有依違顧忌以經術分別皂囊封上勿漏所聞臣邕伏惟陛下
聖德允明深悼變異德音懇誠褒臣博學深奧退食在公非臣螻蟻愚怯所能堪副亦臣輸寫肝膽出命之秋豈可顧患避害復使陛下不聞至戒哉臣邕頓首死罪伏思諸異各應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亦帝之精輔或未衰故屢出妖變以當責讓因以感覺則危可爲安凶可作吉假使大運已移豈有譴告哉春秋魯定哀公之時周德已絕故數十年

無有日蝕此人爲天所棄故也至於今者災眚之發不於他所遠則門垣近在署寺紛降目前欲使陛下豁然大悟可謂至切矣幸陛下深問臣敢不盡情以對蜺墮雞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郎祚以來官中無地逸寵而乳母趙娆貴重赫赫生則貲富侯於帑藏死則丘墓踰越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續以永樂門史霍玉依阻城社大爲奸禍盜竊權藏晦惑之罪事必積浸然後成形虹蜺集庭雌雞變化豈不謂是今者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爲國患宜高其隄防明其禁限深惟趙霍以爲至戒

論者疑太尉張顥爲玉所進暗昧已成非外臣所能審處如誠有之近者不治無以正遠傾邪在官當有所懲光祿勳偉璋所在尤貪濁九列之中豈宜有此牧守數十選代既不盡由本朝反有異輩無以示四方聖意勤勤欲清流蕩濁扶正黜邪不得但以州郡無課而已長水校尉趙玹屯騎校尉蓋升其貴已足其富已優當以見災之故爲陛下先群臣引退以■易傳所載小人在位之咎伏見廷尉郭禧敦重純厚

國之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有山甫之姿故太尉劉寵忠實守固悃（音綑純一也）志愊（音劈誠也）至剛正並宜爲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春秋之義以貴治賤遠間親小加大引在六逆陛階增則堂高輔位重則上尊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又尚方工技之作洪都篇賦之文宜且消息以示變懼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宰府孝廉士之高選但當察其眞僞以加黜陟近者每以辟召不愼切責三公乃並以書疏小文

一介之技超取選擧開請託之門違明王之典衆心不厭莫之敢言臣願陛下聽納忠言忍而絕之側身踊躍思惟萬幾以答天望以導嘉應聖朝既自約厲以身率人左右近臣亦宜戮力從化人自抑損天道虧滿鬼神福謙久高不危常滿不溢羣公之福諸侯凌主之戒不可不察也臣邕愚戇感激忘身敢觸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臣安敢漏所問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仇

上始加元服與羣臣上壽

伏惟陛下應天淑靈丁期中興誕在幼齡聖姿碩義威儀孔備俯仰龍光顏如日星言稽典謨動蹈規矩緝熙光明思齊周成早智夙就叅美顯宗今月吉日始加元服進御幘結以章天休臣妾萬國遐邇大小同喜逸豫式歌且舞臣等不勝踊躍鳧藻謹奉生頭酒九鐘稽首再拜上千萬壽陛下享茲吉福永守皇極通遵大和靖綏六合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詩曰顒顒昂昂如珪如璋令聞不忘萬壽無疆

蔡中郎集卷第二

漢 陳留蔡邕著

明新安汪士賢校

難夏育上言鮮卑仍犯諸郡

嘉平六年夏護烏桓校尉育上言鮮卑仍犯諸郡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春足以埽滅時故護羌校尉田晏以他論刑被原私留京師用尚書行賄通謀中常侍王甫求爲將甫建議當出師與育并力詔書遂用爲破鮮卑中郎將使匈奴中郎將南單于以下與育晏三道並出時朝廷

大臣多以爲不便召公卿百官會議中郎蔡邕以爲書戒猾夏易伐鬼方周宣王命南仲吉甫攘獫狁威蠻荆漢有衛霍闐顏瀚海竇憲燕然之事征討之作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自漢興以來匈奴常爲邊害而未聞鮮卑之事昔謀臣竭精武夫戮力而所見常異其設不戰之計守禦之因者皆社稷之臣永久之策也孝武皇帝因文景之畜用度饒衍南伐越北伐胡西

征大宛東并朝鮮兵出數十年帑藏空竭官民俱匱乃興鹽鐵酤榷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民不堪命及盜賊羣起關東紛然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鈇鉞而並出然後僅得寧息既而覺悟乃封丞相爲富民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世宗神武將卒良猛財賦充實所拓廣遠而猶有悔況無彼時地利人財之備而欲輕動此其不可一也鮮卑種衆新盛自匈奴北遁以來據其故地稱兵十萬彌地千里意智益生才力勁健加以禁網漏洩

善金良鐵出者莫察漢人逋逃爲其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經營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欲以三年之期專勝必克育晏策慮未能過熲鮮卑種衆又不弱於西羌也乃欲張設近期誘戲朝廷三年不成必迫於害禍結兵連不得中休轉運糧饟不可勝給天無豐歲官見殫財民人流移於四方不能還其骸骨以此時興議橫發一發不已必至再三諸夏之內弱者伏尸强者作寇邊鄙之患手足之疥瘙也中國之困胷背之瘭疽也其不可二也

育云自春以來三十餘發方今郡縣盜賊刼掠人財攻犯官民日月有之冠帶之圻吏調政啓猶不能絕況此醜虜羣類抵冒心不受仁膽不畏威而可使斷無盜竊昔者高祖乃忍平城之耻呂后甘棄嫚書之詬於是何者爲甚是其不可三也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其外則介之夷狄其內則任之良吏後嗣遵業愼奉所遺苟無蹙國內侮之患豈與蟲蝗之虜校往來之數哉乃欲越幕踰域度塞出攻得地不可耕農得民不可冠帶破之

不可殄盡而本朝必爲之旰食四海必爲之焦枯其不可四也夫煎盡府帑之蓄以恣輕事之人專勝者必未克挾疑者必未敗衆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是其不可五也按育一戰所獲不如所失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猶爲大漢之羞威化不行則欲伐之孤疑避難則守爲長宜通乎時變且憂萬人饑餓與蠻夷之不討何者爲大宗廟之祭凶

年不備況避不遜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以相贍又議動兵非但勞人內年隨之其罷敝有不可勝言者此先帝所以發德音也夫卹民救患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況以彰塞之外未嘗爲人居者乎臣愚以爲宜止征伐之計令諸營甲士循行塞垣屯守衝要以堅牢不動爲務若乃守邊之術李牧開其原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臣邕愚戇議不足采臣邕頓首頓首

爲陳留太守上孝子

臣前到官博問掾史孝行卓異者臣門下掾申屠蟠稱孝子平丘程未年十四歲時祖父叔病殁未抱伏叔尸號泣悲哀口乾氣少喘息纔屬舅偃哀其羸劣嚼棗肉以哺之未見食嘘唏不能吞咽麥飯寒水間用之舅偃誘勸哽咽益甚是後精美異味遂不過口常在柩旁耳聞叔名目應以淚前太守文穆召署孝義童云以叔未葬不能至府舍臣輒核問掾史邑子殷盛宿彥等辭驗皆合[illegible]召來見未年十四歲顏色瘦小應對甚詳臣問樂爲[illegible]者垂泣求去白歸喪

所臣爲設食但用麥飯寒水不食肥膩舅本以田作爲事家無典學者其至行發於自然非耳目聞見所倣效也雖成人之年知禮識義之士恐不能及伏惟陛下體因心之德當中興之運躬秉萬幾建用皇極神紀騁於無方淑暢洽於羣生故醇行感時而生美義因政以出清風奮揚休徵誕漫太平之萌昭驗已著臣誠伏見孝其臣聞魯侯能孝命於夷宮張仲孝友侯在左右周宣之興實始于此且烏以反哺託體太陽羔以跪乳爲贄國卿禽鳥之微猶以孝寵況未稟純粹之精爽立百行之根源其人隱痒而德懼彌光其族益章臣不勝願會使未美昭顯本朝謹陳狀臣邕頓首

薦皇甫規

臣聞唐虞以師師咸熙周文以濟濟爲寧區區之楚猶用賢臣爲寶衛多君子季札知其不危由此言之忠臣賢士國家之元龜社稷之楨固也昔孝文慍匈奴之生事思李牧於前代孝宣忿奸邪之不散舉張敞於亡命況在於當時謙虛爲罪而可遺棄臣伏見

護羌校尉皇甫規少明經術道爲儒宗修身力行忠亮闡著出處抱義皦然不汚藏器林藪之中以辭徵召之寵先帝嘉之群公歸德盜發東岳莫能禳討即起家拜爲太山太守屠斬桀黠綏撫羸弱青兖之郊迄用康乂自是以來方外有事戎狄猾華進簡前勳連見委任伏節舉麾威靈盛行演化凶悍使爲愨愿愛財省穡毋有餘貲養士御衆悦以亡死論其武勞則漢室之干城課其文德則皇家之腹心誠宜試用以廣振鷺西廱之美臣以頑愚忝汚顯列輒流汗墨

不堪之責不勝區區執心所見越職瞽言罪當死唯陛下留神省察臣邕頓首頓首

薦太尉董卓

臣其等聞周有流彘之亂而宣王以興漢有昌邑之難而中宗以昭由此觀之天生神聖特以靖亂整殘丕誕洪業輔佐重臣國之楹棟生應期運稟氣山岳是故申伯山甫列于大雅蕭曹丙魏載于史籍國遭姧臣孽妾制弄主權累葉相繼六十餘載火熾流沸浸以不振威移群下福在弄臣海內嗷嗷被其傷毒故大將軍愼侯可進盡忠出身圖議盪滌以清季朝群凶遘難兵起亂作元舅上卿先寇受害禍至執辱社稷傾危太尉郿侯卓起自東土封畿之外義勇憤發旋赴京師先陳便宜列表姧猾群慝情狀辭意激切感物悟靈精兵虎臣承持卓勢奪擊醜類漏刻之間靡有孑遺卓聞乘輿已趍河津身率輕騎長驅卬阜上解國家播越之危下救兆民塗炭之禍然後黜廢頑凶爰立聖哲天心聿得萬國賴祉及至差功行賞辭多受少近臣牽臣一人之封戶至萬數今者受

爵十有一人總合戶數千不當一封今月七日卓又上書辭疾讓位乞就國土上違聖主嘉寵之至下乖群生瞻仰之望非所以褒功賞勳也惟陛下益隆委任數加訪問厚其爵賞責以相業之成臣等不勝大願謹陳狀臣邕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讓尚書乞在閒宂

臣謹按漢書高祖受命流離藏竄十有二年陛下應期中興龍飛踐祚姧臣孼孽一時殄盡憎疾臣者隨流埋没太尉郿侯卓收拾洗濯上臣高第補侍御史

轉治書御史陛下天地之大德聽納大臣扶飾文舉遂用臣邕充備機密三月之中充歷三臺光榮顯著非臣愚蔽不才所當盜竊非臣碎首糜軀所能補報臣邕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世宗之時田千秋有神明感動一言以悟聖聽昭發上心故有一日九遷臣邕草萊小臣思謀愚淺生非千秋職不狎練加以新來入朝不更郎署攝省文書其猶面牆陛下統繼大業委政冢宰大傅隗以舊典入錄機密事尚書令日磾先輩舊齒德更上公僕射允故司隸校尉河南

尹尚書張熹已歷九列曾旭侍中牧守宣藩剖符數郡唯臣官位微賤特單輕匹此六臣臣當自知況於論者將謂臣何是以夙夜寤歎寐息屏營無顏以居無心以寧明時階級人所勸慕乞在他署抱關執籥以守漏刻則臣之心厭飫足矣降榮於悴退顯於進臣不勝區區疑戒不敢辭飾

讓高陽侯印綬符策

詔制左中郎將蔡邕今封邕陳留雍丘高陽鄉侯下印綬符策假限食五百戶歲五十萬穀臣稽首受詔怔營喜懼精魄播超恍惚如夢不敢自信臣伏惟糠粃小生學術虛淺少竊方正長歷宰府備數典城著作東觀無狀取罪捐棄朔野蒙恩徙還退伏畎畝復階朝謁進察憲臺遂充機密今守巴郡還備侍中車駕西還執鞭跨馬及肴輪轂升輿下軨扶接聖躬既至舊京出備郎將中外所疑對越省闥羣臣之中特見褒異訖無雞犬鳴吠之用常以汗墨愧負恩寵誠不意悟猥與公卿以下錄功受賞命服金紫爵至通侯非臣草萊功勞微薄所當被蒙臣十四世祖肥如

侯佐命高祖以受爵賞統嗣曠絕除在匹庶臣子遺苗裔復蒙顯封前功輕重不侔慙惶累息無心怡寧唐虞之朝猶美三讓臣者何人受而不讓臣不勝戰悼怵惕詣闕拜章上所假高陽侯印綬符策伏受罪誅臣得微勞被受爵邑光寵榮華耀熠音亦祖禰非臣小族陋宗器量褊狹所能堪勝非臣力用勤勞有所當受誠無安寧甘悅之情國憲上行下不敢逆苟順恩旨退省金龜紫紱之飾非臣容體所當服佩中讀符策誥戒之詔非臣才量所能祗奉歷日彌久震懼

益甚臣聞高祖受命元功翼德者與共天下爵土故曰使黃河若帶太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夫山河至大猶謂之小重功輕賞如此其至也是以戰攻之事大有陷堅破敵斬將搴旗之功小有馘(音國獻其首曰馘)截首級履傷涉血之難勤苦軍旅連年累歲首如蓬葆體如漆幹勞瘁辛苦如此其重也以受爵土誰曰不宜今者聖朝遷都應順天人奔走之役臣僕職分宜然臣事輕葭莩功薄蟬翼恐史官錄書臣等在功臣之列陷恩澤之科垂名後葉作戒末嗣非本朝

之德政過臣之長策臣是以宵寢晨興叩膺增歎心煩慮亂喘呼息吸且鷦鷯巢林不過一枝鼴鼠飲河不過滿腹小人之情求足而已臣不勝大願

再讓高陽侯印綬符策

臣忝自參省資非哲人藩屏之用器非殿邦佐君之才憂心灼煊(音喧上聲)耳目昏冒忪(音中驚也)蒙蔽罔累息屏氣臣聞稷契之儔以德受命功德靡堪讓所不如昔之范正不亡禮讓其下化之春秋采焉臣雖小醜不足蕞勵以躡高蹤以詩人斯亡之戒觀見符策君國之誨兩印雙紱並在繫帶至德元功器量弘大猶且踧踖無心寧止況臣螻蟻無功德而散怠並關何以居之且晏嬰辭邶殿之邑張良辭三萬之戶書籍紀之以為美矣夫人君無弄戲之言憲法有誣罔之劾臣不敢違戾飾虛以距上旨疑确(音學)之誠與神明通謹奏章詣闕頓首敢固以請息伏惟留省

巴郡太守謝版

臣尚書邕免冠頓首死罪臣猥以頑闇遭值盛時超自群吏入登機密未及輸力盡心日下五府舉臣任

巴郡太守陛下不復參論府舉入奏驚惶失守非臣敢安怔營累息不知所措臣邕頓首死罪知納言任重非臣所得久忝今月丁丑一章自聞乞在閒冗抱關執籥不意錄符銀青授任千里求退得進後上先還為衆所怪不合事宜願乞還詔命盡力他役死而後已臣猥以愚闇盜竊明時周旋三臺充列機衡出入省闥登蹈丹墀承隨同位與在行列以受酒禮嘉幣之賜詔書前後賜石鏡奩禮經素字尚書章句白虎議奏合成二百一十二卷及唾壺彈棊石枰薰香

鄒子黎錫汁器圍爐誠物誠念及下錫惠周至每救勿謝前後重疊雖父母之於子孫無以加此未得因緣有事荅稱萬一不意卒遷荷受非任臨時自陳未蒙省許憐結屏營踧踖受拜命服銀青光寵休顯上耀祖先下榮昆裔誠非所望且巴土長遠江山修隔頃來未悉輯睦劉焉撫寧有方柔遠功著臣以頑蒙不閑職政宣暢聖化道遵和風非臣才力所能供給必以忝辱煩污聖朝幸循舊職當竭肝膽從事肋絕骨破以命繼之臣邕頓首死罪

表賀錄換誤上章謝罪

今月十八日臣以相國兵討逆賊故河内太守王臣等屯陳破壞斬獲首級詣朝堂上賀臣邕奉賀錄故羽林郎將李叅遷城門校尉而署名羽林左監右衛尉社衍在朝堂而稱不在錄咎在臣不詳省按使叅以亡爲存衍以存爲亡錯奏謬錄不可行侍御史劾臣不敬當賜刑書懲戒不恪陛下天地之德不辱收戮丙辰詔書以一月俸贖罪臣邕怔營慙怖屏氣累息不知所自投處臣邕頓首死罪臣不惟石慶數馬之誤僩忽校讎不謹之愆雖見原宥仰愧先臣傷肌入骨不勝忪蒙流汗臣邕頓首死罪

宗廟迭毀議

左中郎將臣邕議以爲漢承亡秦滅學之後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每帝即位輒立一廟不止於七不列昭穆不定迭毀孝元皇帝皆以功德茂盛尊崇廟稱孝文曰太宗孝武曰世宗孝宣曰中宗時忠正大臣夏侯勝猶執議欲出世宗至孝成帝議猶不定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據經傳義謂不可毀上從其議古

人考據慎重不敢私其君父若此其至也後遭王莽之亂光武皇帝受命中興廟稱世祖孝明皇帝聖德聰明政參文宣廟稱顯宗孝章皇帝至孝烝烝仁恩溥大海内賴祉廟稱肅宗比方前事得禮之宜自此以下政事多釁權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親而已臣下懦弱莫能執夏侯之直故遂衍溢無有方限今聖朝遵古復禮以求厥中誠合事宜禮傳封儀自依家法今不知國家舊有宗儀聖主賢臣所共創定欲就六廟黜損所宗違先帝舊章未可施行臣謹

按禮制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七孝元皇帝在世第八光武皇帝世在第九故以元帝爲考廟尊而奉之孝明遵制亦不敢毁元帝於今朝九世以七廟言之則非所宗八月報酬可出元帝主比惠景昭成哀平帝五年一致祭孝章皇帝孝桓皇帝親在三昭孝和皇帝孝順皇帝孝靈皇帝親在三穆廟親未盡四時常陳孝明以下穆宗敬宗恭宗之號皆宜省去以遵先典殊異祖宗不可參並之義今又總就一堂崇約尚省不復改作惟主及几筵應改而已正數世之所

闕爲無窮之常典稽禮制之舊則合神明之歡心臣愚戇議不足採臣邕頓首頓首

宗廟祝嘏辭

嗣曾孫皇帝某敢昭告于皇祖高皇帝各以后配昔受命京師都于長安享國十有一世歷年二百一十載遭王莽之亂宗廟隳壞世祖復帝祚遷都洛陽以服土中享國一十一世歷年一百六十五載于末小子遭家不造早統洪業奉嗣無疆關東吏民敢行稱亂總連州縣擁兵聚衆以圖叛逆震驚王師命將征服股肱大臣推皇天之命以已行之事遷都舊京昔周德缺而斯干作應運變通自古有之於是乃以三月丁亥來自雒越三月丁巳至于長安飭躬不愼寢疾旬日賴祖宗之靈以獲有瘳吉日齊宿致用潔牲一元大武柔毛剛鬣商祭明視薌（音香）合嘉蔬香萁鹹鹺（音差）豐本明粢醴酒用告遷來尚饗

九祝辭

高皇帝使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爾嗣曾孫皇帝使爾受祿于天宜此舊都萬國和同兆民康乂眉壽萬

年子子孫孫永守民庶勿替引之

荅齋議

日月詔召尚書問立春當齋迎氣東郊尚書左丞馮方毆殺指揮使於尚書西祠可齋不得無不宜具對議郎臣蔡邕博士任敏死罪對按禮上帝之祠無所爲廢齋者所以致齊不敢渙散其意宮室至大指使至微不在齋潔之處元和詔禮無免齋宜以自潔靜交神明本無嫌閒祠室又寬可齋無疑詩云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夫齊以恭奉明祀

文王所以懷福無有不宜臣邕敏愚戇死罪

和熹鄧后謚議

孝和鄧皇后崩群臣謀謚於是尚書陳忠上言以爲鄉黨敘孔子威儀俯仰無所遺形管記君王纖微大小無不舉是以德著圖籍名垂於後伏唯大行皇后規乾則坤兼包日月厥初作合允有休烈貫魚之次加於小媵中饋之敘昭於帷幄遭家不造三元之厄孝殤幼冲國祚中絶海内紛然羣臣累息加以洪流爲災札荒爲害西戎蠢動武威侵侮并凉猾夏作寇

振驚瀏碣家有採薇之思人懷殿吚（音希）之聲皇太后祭圖考表求人之瘼度越平原建立聖主垂疇咨之問遵六事之求勞謙克躬菲薄爲務是以尚官損服衣不粲英饔人徹羞膳不過擇黃門闕樂魚龍不作織室絶伎纂組不經尚方抑巧雕鏤不爲離宮罕幸儲峙不施遐方斷能侏離不貢罷出宮妾免遣宗室没入者六百餘人以紓鬱滯奉率舊禮交饗祖廟以展孝子承歡之敬蠲正憲法六千餘事以順漢氏三百之期經藝乖舛恐史闕文命衆儒考校東觀閣學博士一缺廣選十人何有伐檀茅茹不拔屢舉方直顯擢孝子遵忠孝之紀啓大臣喪親之哀疾貪吏受取爲姦糾增舊科之罰惡長吏虛僞錮之十年追崇世祖功臣國土或有斷絶封植遺苗以奉其祀爵高蘭諸國絀子以紹三王之後事不稽古不以爲政政不惠和不圖於策猶不自專傳謀遠暨允求厥中刑之所加不阿近戚賞之所及不遺側陋終朝反側明發不寐徙以百姓爲憂不以天下爲樂聖誠著於禁闥而德教被於萬國故自昏墊迄于康乂叛虜蜂集

賊害邊陲永元之世以爲遺誅今畏服威靈稽顙即斃徼外絶國慕義重譯來獻其琛史官咸賀請作主頌却而不聽郡國咸上瑞應寢而不宣允恭抑損密勿在勤遭疾不豫垂念臣子御輦在殿顧命群司流恩布澤大赦天下有始有卒同符先聖昔書契所載虞帝二妃夏后塗山高陽有辛姫氏任母徒以正身率内思媚周京爲高未有如大行皇后勤精勞思篤繼國之祚正三元之衡康百六之會消無妄之運者也功德巍巍誠不可及漢世后氏無謚至於明帝始

建光烈之稱是後轉因帝號加之以謚高下優劣混而爲一違禮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之制謚法有功安居曰熹帝后謚禮亦宜同大行皇太后宜謚爲和熹皇后上稽典訓之正下協先帝之稱

東巡頌

竊見巡狩岱宗柴望山川宗祀明堂上稽帝堯中述世宗遵奉光武禮儀備具動自聖心是以神明屢應休徵乃降不勝狂簡之情謹上岱宗頌一篇曰若稽古在漢逴哲聿修厥德憲章丕烈翿音道六龍較五輅

齊百僚陶質素命南重以司曆厥中月之六辰備天官之列衛盛輿服而東巡

被收時表

議郎蔡邕頓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今月十三日臣被尚書召問臣以大鴻臚劉郃前爲濟陰太守臣屬吏張宛長休百日郃爲司隸又託河內郡吏李奇爲州書佐及營護故河南尹羊陟侍御史胡母班郃不爲用致怨之狀臣征營怖悸肝膽塗地不知死命所在竊自尋按實屬宛奇不及陟班凡休假小吏皆非結恨之本與陟姻家豈敢申助私黨如臣父子欲相傷陷當明言臺閣具陳恨狀所緣內無寸事而謗書外發宜以臣對與郃參驗臣得以學問特蒙褒異執事秘館操管御前姓名貌狀微簡聖心今年七月召詣金商門問以變異齋詔申旨誘臣使言臣實愚戇思出命忘軀不顧後患識切公卿內及寵近區區欲荅上問救恠異爲陛下圖康寧之計而已預知所言者當必怨臣陛下不念忠臣直言宜加掩蔽誹謗卒至便用疑怪豈不負盡忠之吏哉每有災異輒令百官各上封事欲以改政息譴除凶致吉而言者不

蒙延納之福旋被陷破之禍群臣杜口以臣爲戒誰敢復爲陛下盡忠者乎臣季父質連見拔擢位在上列臣被蒙恩渥數見訪問言事者因此欲陷臣父子破臣門戶非復發糾姦伏補益國家者也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前無立男得盡節王室託名忠臣死有餘榮然恐陛下不復聞至言矣臣愚以凡宂招致禍患自臣職耳臣對問時質爲下邳相不聞臣謀今日橫見逮及使質恨以衰老白首隨臣摧沒并內坑

陌以快言事厭副其心誠寃誠痛陛下仁篤之心必不忍此思之未至耳臣一入牢檻當爲箠楚所迫趣斂萬辭情何緣復達臣死期垂至冒昧自陳乞身當辜戮免質并坐臣死之日則生之年也唯陛下加飡爲百姓自愛臣邕死罪

蔡中郎集卷第三

漢　陳留蔡邕著
明新安汪士賢校

明堂月令論

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央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正中皆曰大廟謹承天順時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稚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以明制度生者乘其能而至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爲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官司備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萬象翼之政教之所由生變化之所由來明一統也故言明堂事之大義之深也取其宗祀之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向明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圜

如璧則曰辟廱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春秋因魯取宋之奸賂則顯之太廟以明聖王建清廟明堂之義經曰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傳曰非禮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昭其儉也夫德儉而有度升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所以明大教也以周清廟論之魯太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禮記檀弓曰王齊禘於清廟明堂也孝經

曰宗祀文王於明堂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曰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於太廟以天子之禮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所以異魯於天下也取周清廟之歌歌於魯太廟明魯之太廟猶周之清廟也皆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子孫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太學在中央天子之所自學也禮記保傳篇曰帝入東學上

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闈見九侯反問于相日側出西闈視五國之事日入出北闈視帝節猷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王居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東南稱門西北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知掌教國子與

易傳保傳王居明堂之禮参相發明爲學四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之席位言教學始之於養老由東方歲始也又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習於東序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詔學皆在東序東序東之堂也學者聚焉故稱詔大學仲夏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者禮記太學志曰禮士大夫

學于聖人善人祭于明堂其無位者祭于太學禮記昭穆篇曰祀先賢于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即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廱之内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宮象日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禮記盛德篇曰明堂九室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此水名曰辟廱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于京大室詩魯頌云矯

矯虎臣在泮獻馘京鎬京也太室辟廱之中明堂太室也與諸侯泮宮俱獻馘焉即王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禮記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孝者則曰明堂行悌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以為一義而稱鎬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廱太學事通文合之義也其制度數各有所法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圜屋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

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也圜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闥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九牖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以應三統四鄉五色者象其行外廣二十四丈應一歲二十四氣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月令篇名曰因天時制人事天子發號施令祀神受職每月異禮故謂之月令所以順陰陽

奉四時效氣物行王政也成法具備各從時月藏之明堂所以示承祖考神明明不敢泄瀆之義故以明堂冠月令自天地定位有其象聖帝明君世有紹襲蓋以裁成大業非一代之事也易正月之卦曰泰其經曰王用享于帝吉孟春令曰乃擇元日祈穀于上帝顓頊曆術曰天元正月己巳朔日立春日月俱起於泰逮宮室制度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堯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令曰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易曰不利

爲冦利用禦冦令曰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書曰歲二月同律度量衡中春令曰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凡此皆合於大曆唐政其類不可盡稱戴禮夏小正傳曰陰陽生物之後王事之次則夏之月令也殷人無文及周而備文義所說傳衍深遠宜周公之所著也官號職司與周官合周書七十二篇而月令第五十三古者諸侯朝正于天子受月令以歸而藏諸廟中天子藏之於明堂每月告朔朝廟出而行之周室既衰諸侯怠於禮魯文公廢告朔而朝仲尼譏之經

曰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刺舍大禮而徇小儀也自是告朔遂闕而徒用其羊子貢非廢其令而請去之仲尼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庶明王復興君人者昭而明之稽而用之耳無逆悳聽令無逆政所以臻乎大順陰陽和年穀豐太平洽符瑞由此而至矣秦相呂不韋著書取月令爲紀號淮南王安亦以取爲第四篇改名曰時則故偏見之徒或云月令呂不韋作或云淮南皆非也

月令問答

問者曰子何爲著月令說也予幼讀記以爲月令體大經同不宜與記書雜錄並行而記家記之又略及前儒特爲章句者皆用其意傳非其本旨又不知月令徵驗布在諸經周官左傳實與禮記通他議橫生紛紛久矣光和元年余被謗章罹重罪徙朔方內有獫狁敵衝之釁外有寇虜鋒鏑之艱危險凜凜死亡無日過被學者聞家就而考之亦自有所覺悟庶幾頗得事情而訖未有注記著於文字也懼顛蹶隕墜無以示後同于朽腐竊誠思之書有陰陽升降天文

曆數事物制度可假以爲本敦辭托說審求曆象其要者莫大於月令故遂於憂怖之中晝夜密勿昧死成之旁貫五經參互羣書至及國家律令制度遂定曆數盡天地三光之情辭繁多而蔓衍非所謂理約而達也道長日短危殆兢惕取其心盡而已故不能復加刪省蓋所以探賾辨物庶幾多識前言往行之流苟便學者以爲可覽則余死而不朽也

問者曰子說月令多類周官左傳假無周官左傳月令爲無說乎曰夫根柢植則枝葉必相從也月令與

周官並爲時王政令之記異文而同體官名百職皆
周官解月令甲子沈子所謂似春秋也若夫太昊蓐
收勾芒祝融之屬左傳造義立說生名者同是以用
之
問者曰既用古文於曆數乃不用三統用四分何也
曰月令所用參諸曆象非一家之事傳之於世不曉
學者宜以當時所施行夫密近者三統已疎潤廢弛
故不用也
問者曰既不用三統以驚蟄爲孟春中雨水爲二

月節皆三統法也獨用之何曰孟春月令曰蟄蟲始
震在正月也中春始雨水則雨水二月也以其合故
用之
問者曰曆云小暑季夏節也而令文見於五月何也
曰令不以曆節言據時始暑而記也曆於大雪小雪
大寒小寒皆去十五日然則小暑當去大暑十五日
不得及四十五日不以節言據時暑也
問者曰中春令不用犧牲以圭璧更皮幣不犧牲何
也曰是月獻羔以太牢祀高禖宗廟之祭以中月安
得用犧牲祈者求之祭也著令者豫設水旱疫癘當
禱祈用犧牲者是用之助生養傳祈以幣代牲章因
於高禖之事乃造說曰更者刻木代牲如廟有祧更
此說自欺極矣經典傳記無刻木代牲之說蓋書有
轉誤三家渡河之類也
問者曰中冬令曰奄尹申宮令謹門閭今曰門閭何
也曰閹尹者內官也主宮室出入宮中宮中之門曰
闈閹尹之職也閭里門非閹尹所主知當作闈也
問者曰令曰七騶咸駕今曰六騶何也曰本官職者

莫正於周官周官天子馬六種種別有騶故知六騶
左氏傳晉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無言七者知當
爲六也
問者曰令以中秋築城郭於經傳爲非其時詩曰定
之方中作於楚宮定營室也九月十月之交西南方
中故傳曰小昏正而栽築卽營室也昏正者昏中也
栽築者栽木而始築也今文在前　月不合於經傳
也
問者曰子說三難皆以日行爲本古論周官禮記說

以爲但逐惡而已獨安所取之曰取之於月令而已四時通等而夏無難文由日行也春行少陰秋行少陽冬行太陰陰陽皆使不干於其類故冬春難以助陽秋難以達陰至夏節太陽行太陰自得其類無所扶助獨不難取之於是也

問者曰反令每行一時轉三旬以應行三月政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謂孟夏也草木蚤枯中夏也國乃有恐季夏也今總合爲一事不分別施之於三月何也曰說者見其三旬不得傳注而爲之說有所滯礙不得通矣孟秋反令行冬令則草木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卽分爲三事後乃大水在離後也城郭爲獨自壞非水所爲也季冬令曰行春令則胎夭多傷民多蠱疾命之曰逆卽分爲三事行季冬令爲不感災異但命之曰逆也知不得斷絕分應一月也其類皆如此令之所述畧舉其尤者也

問春食麥羊夏食菽雞秋食麻犬冬食黍豕之屬但以爲時味之宜不合於五行月令服食器械之制皆順五行者也說所食獨不以五行不已畧乎曰蓋亦思之矣凡十二辰之禽五時所食者必家人所畜丑牛未羊戌犬酉雞亥豕而已其餘龍虎以下非食也春木王木勝土土王四季四季之禽牛屬季夏犬屬季秋故未羊可以爲春食也夏火王火勝金故酉雞可以爲夏食也季夏土王土勝水當食豕而食牛土五行之尊者牛五畜之大者四行之牲無足以配土德者故以牛爲季夏食也秋金王金勝木寅虎非可食者犬豕而無角虎屬也故以犬爲秋食也冬水王水勝火當食馬而禮不以馬爲牲故以其類而食豕

也然則麥爲木菽爲金麻爲火黍爲水各配其牲爲食也雖有此說而米鹽精粹不合於易卦所爲之禽及洪範傳五事之畜近似卜筮之術故予畧之不以爲章句聊以應問見有說而已

問記曰三老五更子獨曰五叟周禮曰八十一御妻今曰御妾何也曰字誤也叟長老之稱其字與更相似書者轉誤遂以爲更嫂字女旁瘦字從叟今皆以爲更矣立字法者不以形聲何[illegible]以爲字以嫂瘦推之知是更爲叟也妻者齊也惟一適人稱妻其餘皆

妾位最在下是以不得言妻云云也

釋誨

閒居翫古不交當世感東方客難及楊雄班固崔駰之徒設疑以自通乃斟酌羣言韙音偉是也其是而矯其非作釋誨以戒厲云爾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蓋聞聖人之大寶曰位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然則有位斯貴有財斯富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伊摯有負鼎之衒音眩仲尼設執鞭之言甯子有清商之歌百里有豢牛之事夫如是則聖哲之通趣古人之明

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稟醇和之靈覃思典籍韞櫝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沉精重淵抗志高冥包括無外綜析無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萃出群揚芳飛文登天庭序彝倫埽六合之穢慝清宇宙之埃塵連光芒於白日屬炎氣於景雲時逝歲暮默而無聞小子惑焉是以有云方今聖上寬明輔弼賢知崇英逸偉不墜於地德弘者建宰相而裂土才羡者荷榮祿而蒙賜盍亦回塗要至俛仰取容輯當世之利定不拔之功榮家宗於此時遺不滅之令蹤夫獨未之思

邪何為守彼而不通此胡老傲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謂覩曖昧之利而忘昭晳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敗者已公子謖爾斂袂而興曰胡為其然也胡老曰居吾將釋汝昔自太極君臣始基有羲皇之洪寧唐虞之至時三代之隆亦有緝熙五伯扶微勤而撫之于斯已降天綱縱人紘弛王塗壞太極陁君臣土崩上下瓦解於是智者騁詐辯者馳說夫奮睯戰士講銳電駭風馳霧散雲披變詐乖詭以合時宜或畫一策而綰萬金或談崇朝而錫瑞珪連衡者六印

磊落合縱者駢組陸離隆貴翕習積富無涯據巧蹈機以忘其危夫華離蒂而萎條去幹而枯女冶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毁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亦芽速速方轂夭夭是加欲豐其屋乃蔀其家是故天地否閉聖哲潛形石門守晨沮溺耦耕顏歜音出怒氣也抱璞蘧瑗保生齊人歸樂孔子斯征雍渠驂乘逝而遺輕夫豈傲主而背國乎道不可以傾也且我聞之日南至則黃鍾應融風動而魚上氷蕤賓統則微陰萌蒹葭蒼而白露凝寒暑相推陰陽代興運極則

化理亂相承今大漢紹陶唐之洪烈盪四海之殘災隆隱天之高折絚地之基皇道惟融帝猷顯丕泜(音池)泜庶類含甘吮滋檢六合之羣品躋之乎雍熙羣僚恭己於職司聖主垂拱乎兩楹君臣穆穆守之以平濟濟多士端委縉綖(音悌絲綖緩也)鴻漸盈階振鷺充庭譬猶鍾山之玉泗濱之石累珪璧不爲之盈採浮磬不爲之索曩者洪源闢而四隩集武功定而干戈戢玁(音顯北狄也)狁(音允)攘而吉甫宴城濮捷而晉凱入故當其有事也則簑笠並載擐甲揚鋒不給於務當其無事

也則舒紳緩佩鳴玉以步綽有餘裕夫世臣門子暬(音褻)御之族天隆其祜主豐其祿抱膺從容爵位自從攝須理髯餘官委貴其進取也順傾轉圓不足以喻其便逡巡放屣不足以況其易夫夫有逸羣之才人人有優贍之智童子不問疑於老成瞳矇不稽謀於先生心恬澹於守高意無爲於持盈粲乎煌煌莫非華榮明哲泊焉不失所寧狂淫振蕩乃亂其情貪夫徇財夸者死權瞻仰此事體躁心煩闇謙盈之效迷損益之數騁駑駘於修路慕騏驥而增驅卑俯乎外

戚之門乞助乎近貴之譽榮顯未副從而顛踣下獲熏胥之辜高受滅家之誅前車已覆襲軌而騖曾不鑒禍以知畏懼予誰悼哉害其若是天高地厚跼而蹐之怨豈在明患生不思戰戰兢兢必慎厥尤且用之則行聖訓也舍之則藏至順也九河盈溢非一由(音堤)所防帶甲百萬非一勇所抗今子責匹夫以清宇宙庸可以水旱而累堯湯乎懼煙炎之燬(音毀)熸(音尖火滅也)何光芒之敢揚哉且夫地將震而樞星直井無景則日陰食元首寬則望舒朓侯王肅則月側匿是以

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踐露知暑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消息盈沖取諸天紀利用遭泰可與處否樂天知命持神任己羣車方奔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思危難而自豫故在賤而不恥方將騁馳乎典籍之崇塗休息乎仁義之淵藪盤旋乎周孔之庭宇揖儒墨而與爲友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則莫能知其所有若乃丁千載之運應神靈之符闓閶闔乘天衢擁華蓋奉皇樞納玄策於聖德宣太平於中區計合謀從已之圖也勳績不立予之辜也龜鳳山翳

霧露不除踴躍草萊祇見其愚不我知者將謂之迂修業思真棄此焉如靜以俟命不斁不渝百歲之後歸乎其居幸其獲稱天所誘也罕漫而已非己咎也昔伯翳綜聲於鳥語葛盧辨音於鳴牛董父受氏於豢龍奚仲供德於衡輈倕氏興政於巧工造父登御於驊騮非子享土於善圉狼瞫（音甚深視貌）取右於禽囚弓父畢精於筋角佽（音次）飛明勇於赴流壽王創基於格五東方要幸於談優上官効力於執蓋弘羊據相於運籌僕不能參跡於若人故抱璞而優游於是公

子俛首降階忸怩而避胡老乃揚衡含笑援琴而歌歌曰練予心兮浸太清滌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寧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無由生踔（音殺）兮宇宙而遺俗兮眇翩翩而獨征

正交論

聞之前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而正人無有淫朋是以古之交者其義敦以正其誓信以固逮夫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棄予之怨自此以降彌以陵遲或闕其始終或疆其比周是以搢紳患其然而論者諄諄如也疾淺薄而懷攜貳者有之惡朋黨而絕交游者有之其論交也曰富貴則人爭趨之貧賤則人爭去之是以君子慎人所以交己審己所以交人富貴則無暴集之客貧賤則無棄舊之賓矣原其所以來則知其所以去見其所以始則觀其所以終彼貞士者貧賤不待夫富貴富貴不驕乎貧賤故可貴也蓋朋友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善則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惡則忠告善誨之否則止無自辱焉故君子不為可棄之行不患人之遺己也

信有可歸之德不病人之遠己也不幸或然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怨其遠矣求諸己而不求諸人咎其稀矣夫遠怨稀咎之機咸在乎躬莫之致也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聞乎夫子然則以交誨也商也寬故告之以拒人師也褊故訓之以容眾各從其行而矯之至於仲尼之正教則泛愛眾而親仁故非善不喜非仁不親交游以方會友以文可無貶也穀梁赤曰心志既通名譽不聞友之罪也今將患其流而塞其源病其末而刈其本無乃未若擇其

正而黜其邪與與其彼農皆黍而獨稷焉夫黍亦神農之嘉穀與稷並爲粢盛也使交可廢則黍其惢矣括二論而言之則刺薄者博而洽斷交者貞而孤乚有羔羊之節與其不獲已而矯時也走將從夫孫焉

薦邊文禮

明將軍以申甫之德當中興之隆建上將之任膺秉國之權妖冦作孽震驚京師運籌帷幄定策扇勝先擒馬元歸近之變天兵致誅充豫以清冀荊用次雲消廓巷充獻衆心王室以寧萬國兆民莫不賴祉伏

惟幕府初開博選清英華髮舊德並爲元龜戊功立事莫不畢舉雖振鷺之集西廱濟濟之在周庭無以或加伏見陳留邊讓字文禮天授逸才聰明資知篹成伐柯不遠之則齠（音迢）齔（音櫬 毀齒也）俱夙孤不墜家訓始任學問便就大業閑不遊戲初覽諸經見本知義尋端極緒受者不能答其問章句不能遂其意詩書易禮先通大義業以次舉衆傳篇章無術不綜心通性達剖纖入冥口辯辭長而節之以禮度安詳審固守持内定非禮勿動非法不言據狐疑之論定嫌審之分經典交至檢括並合衆夫嘉焉莫之能奪使讓生於先代在唐虞則元凱之比當仲尼則顔冉之亞豈徒世俗之凡偶兼混是非講論而已哉才藝言行卓逸不羣階級名位亦宜超然不以常制爲限長幼爲拘若復輩從此郡選舉非所以彰瓌瑋之高價昭大知之絶明也傳曰函（音咸 咸谷關也）牛之鼎一旦立之以烹雞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焦而不可熟大器之於小用固有所不宜也邕誠竊悁悒恠此寶鼎未受犧牛大羹之和久佐煎熬臠（音巒 脔視）胾（音恣 脔肉）之間願明

將軍回謀守慮思垂采納就讓疾病所親察之更以屬缺招延表貢行狀列于王府躋之宗伯納之機密展其力用副其器量夫若以年齒爲嫌則顔淵不得冠德行之首子奇不得紀治阿之功苟能其事古今一也密疏特表及期而行邦國其日邕寢疏衛留拜寄不敢須通

祖德頌

昔文王始受命武王定禍亂至于成王太平乃洽祥瑞畢降夫豈后德熙隆漸浸之所通也是以易嘉積

善有餘慶詩稱子孫保之非特王道然也賢人君子
修仁履德者亦其有焉昔我烈祖暨于予考世載孝
友重以明德率禮莫違是以靈祇降之休瑞兎擾馴
以昭其仁木連理以象其義斯乃祖禰之遺靈盛德
之所貺也豈我童蒙孤稚所克任哉乃爲頌曰穆穆
我祖世篤其仁其德克明惟懿惟醇宣慈惠和無競
伊人巖巖我考蒞之以莊增崇丕顯克構其堂是用
祚之休徵惟光厥徵伊何於昭于今園有甘棠別榦
同心墳有擾兎宅我柏林神不可誣僞不可加析薪

之業畏不克荷矧貪靈貺以爲已華惟予小子豈不
是欲于有先功匪榮伊辱

朱公叔謚議

漢益州刺史南陽朱公叔卒門人陳季珪等議所謚
云宜曰忠文子陳留蔡邕議曰昔在聖人之制謚也
將以勸善彰惡俾民興行賢愚臧否依事從實雖文
武之美幽厲之穢罔不具存自王公以降至于列國
大夫皆用配號傳于無窮秦以世言謚而黜其事漢
興以來惟天子與五等之爵然後有之公卿大臣其
禮闕焉歷世彌久莫之或修益州府君貫綜典術率
由舊章始與諸儒考禮定議加陳留府君以益州之
謚是後覽之者亦無間焉今子亶纂襲前業不忘遺
則孝既至矣禮實宜之謹覽陳生之議思忠文之意
參之群典稽之謚法夫萬類莫貴乎人百行莫美乎
忠故夏后氏正以人統教以忠德然則忠也者人德
之至也而猶有三焉孔子曰進思盡忠又曰臣事君
以忠奉上之忠也曰爲人謀而不忠乎又曰忠焉能
勿誨乎誺誨之忠也春秋左傳曰小大之獄必以情

情忠之屬也又曰上思利人曰忠撫下之忠也三者
人之則而忠行乎其中益州府君自始事至沒身忠
言不輟乎口忠謀不已乎心其在帝室正身危行言
如砥矢策合神明蹇蹇之諫文章具存奉上忠矣其
在部臣匡救善導出自一心疑不我聽者果有躓覆
不測之禍謀誨忠矣爰牧冀州時值凶荒勞心苦思
勤恤度事誅斃貪暴剋戢貴黨雖則強禦當官能行
夫豈淫刑將有利也發墓盜柩議而不罪夫豈淵姦
察以情也撫下忠矣位在牧伯職據納言秉權食祿

實有年數而居無畜好財貨不益舊糲食布衾縣諸之精麗者昔魯季孫行父卒宰庀(音鄙具也)家器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君子曰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而謚曰文子春秋外傳曰忠文之實也然則文忠之彰也忠以為實文以彰之事通議合兩名一致是貞儉之稱文也邾子籧篨(音除)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公曰民苟利矣孤亦與焉於是遷而遂卒謚曰文公是危身利民之稱文也衛大夫孔圉謚曰文子子貢疑焉惟敏而好學不恥下問仲尼與

之是勤學好問之稱文也府君所在覈以忤違阽以深患苟除民害死生以之前後三黜一雁疾廢於身危矣兼包六典命世作師猶復宗事趙叟示有攸尊能下問矣有一於此猶可以稱況乃忠兼三義文備三德於古志不悖而謚法亦曰宜矣本議曰忠文子按古之以子配謚者魯之季文子孟懿子衛之孫文子公叔文子皆諸侯之臣也至於王室之卿大夫其尊與諸侯並故以公配春秋曰劉卷卒葬劉文公公羊傳曰劉卷者何天子大夫也經又曰王子虎卒左傳曰王叔文公卒而如同盟禮也此皆天子大夫得稱其禮與同盟諸侯敵體故也又禮緣臣子咸欲尊其君父故雖侯伯子男之臣自稱其君咸得曰公及其卒也與國之人稱之皆然是以邾子許男稱公以葬春秋之正義也以例言之則府君王室亞卿也有王叔劉氏之比以臣子之辭言之則有邾許稱公之文雖無土而其位是也今曰公猶可若稱子則降等多矣懼禮廢日久將詭時聽周有仲山甫伯陽嘉父優老之稱也宋有正考父魯有尼父配謚之稱也春

秋曰孔父子曰伯其父亡之稱也父雖非爵號與天子諸侯咸用優賢禮同順乎門人臣子所稱之宜可於公父之中擇一處焉使不得稱子而已

九疑山銘

巖巖九疑峻極于天觸石膚合興播連雲時風嘉雨浸潤下民芒芒南土實賴厥勛逮于虞舜聖德光明克諧頑傲以孝蒸蒸師錫帝世堯乃授徵受終文祖璇璣是承泰階以平人以其終遂葬九疑解體而升登此崔嵬託靈神仙

罇銘

酒以成禮弗愆以淫德將無醉過則荒沈盈而不沖古人所箴尚鑒兹器懋哉厥心

警枕銘

應龍蟠蟄潛德保靈制器象物示有其形哲人降[illegible]居安聞傾

蔡中郎集卷第四

漢　陳留蔡邕著

明新安汪士賢校

述行賦

延熹二年秋霖雨逾月是時梁冀新誅而徐璜左悺五侯擅貴於其處又起顯明苑于城西人徒凍餓不得其命者甚衆白馬令李雲以直言死鴻臚陳君以救雲抵罪璜以余能鼓琴白朝廷敕陳留郡守遣余到偃師病不前得歸心憤此事遂託所過述而成賦

余有行于京洛兮遘淫雨之經時塗迍邅其蹇連兮潦汙滯而爲災馬蹊蹯而不進兮心鬱悒而憤思聊弘慮以存古兮宣幽情而屬詞久余宿于大梁兮誚無忌之稱神哀晉鄙之無辜兮忿朱亥之篡軍歷中牟之舊城兮憎佛肸之不臣問甯越之裔胄兮藐髣髴而無聞經圃田而瞰北境兮晤衛康之封疆迄管邑而增感歎兮慍叔氏之啓商過漢祖之所隘兮弔紀信於榮陽降虎牢之曲陰兮路丘墟以盤縈勤諸侯之遠戍兮侈申子之美城稔濤塗之愎惡兮陷夫

人以大名登長坂以淩高兮陟葱山之嶢嵴建撫體
而立洪高兮經萬世而不傾迴峭峻以降阻兮小阜
寥其異形岡岑紆以連屬兮谿谷夐（聿現二音 深遠也）其杳
冥迫嵯峨以乖邪兮廓巖壑以崢嶸攢棫樸而雜榛
楛兮被浣濯而羅布冝莪萸與臺菌兮緣層崖而結
莖行遊目以南望兮覽太室之威靈顧大河于北垠
兮瞰洛汭之始并追劉定之攸儀兮美伯禹之所營
悼太康之失位兮愍五子之歌聲尋修軌以增舉兮
邈悠悠之未央山風泊以飈涌兮氣慄慄而厲涼雲

鬱術而四塞兮雨濛濛而漸唐僕夫疲而劬瘁兮我
馬虺頹以玄黃格莽丘而稅駕兮陰曀曀而不陽哀
衰周之多故兮眺瀕隈而增感忿子帶之淫逸兮唁
（言鴈予失國曰唁）襄王於壇坎悲寵嬖之為梗兮心惻愴而
懷懆乗舫舟而泝湍流兮浮清波以橫厲想宓妃之
靈光兮神幽隱以潛翳實熊耳之泉液兮總伊瀍與
澗瀨通渠源於京城兮引職貢乎荒裔操吳榜其萬
艘兮充王府而納最濟西溪而容與兮息鞏都而後
逝愍夫公之失師兮疾子朝之為害玄雲黯以凝結

兮集零雨之溱溱路阻敗而無軌兮塗濘溺而難遵
率陵阿以登降兮赴偃師而釋勤壯田橫之奉首兮
義二士之侠憤佇淹留以候霽兮感憂心之殷殷并
日夜而遥思兮宵不寐以極晨候風雲之體勢兮天
牢湍而無文彌信宿而後闋兮思逶迤以東運見陽
光之顥顥兮懷少弭而有欣命僕夫其就駕兮吾將
往乎京邑皇家赫而天居兮萬方徂而並集貴寵扇
以彌熾兮僉守利而不戢前車覆而未遠兮後乗驅
而競入窮變巧於臺榭兮民露處而寢湿清嘉穀于

禽獸兮下糠粃而無粒弘寬裕於便辟兮糾忠諫其
駸急懷伊呂而黜逐兮道無因而獲入唐虞眇其既
遠兮常俗生於積習周道鞠為茂草兮哀正路之日
淴（音忽 汲也）覩風化之得失兮猶紛掌其多違無亮采以
匡世兮亦何為乎此畿甘衡門以寧神兮詠都人而
思歸爰結蹤而迴軌兮復邦族以自綏乱曰跂涉遐
路艱以阻兮終其永懷窘陰雨兮歷覩羣都尋前緒
兮考之舊聞厥事舉兮登高斯賦義有取兮則善戒
惡豈云苟兮翩翩獨征無儔與兮言旋言復我心胥

兮

短人賦

侏儒短人僬（音醮容止之貌也）僥之後出自外域戎狄別種去俗歸義慕化企踵遂在中國形貌有部名之侏儒生則象父唯有晏子在齊辨勇匡景拒崔加刃不恐其餘尫幺劣厥僂窶囓（音或叫呼也）嘖怒語與人相拒矇眛嗜酒喜索罰舉醉則揚聲罵詈恣口衆人患忌難與竝侶是以陳賦引譬比偶皆得形象誠如所語其詞曰雄荊雞兮鶩鸊鵜鶻鳩鶵兮鶉鷃鴟冠戴勝兮

啄木兒觀短人兮形若斯蟄地蝗兮蘆即且䗪中蛹兮蠶蠕須視短人兮形若斯木門閫兮梁上柱敝鑿頭兮斷柯斧鞞鞠鼓兮補履樸胦椎枘兮擣衣杵視短人兮形如許

漢津賦

夫何大川之浩浩兮洪流淼以玄清配名位乎天漢披厚土而載形發源自乎嶓（音播波二山名）冢引漾澧而東征納陽谷之所吐兮兼漢沔之殊名總畎澮之羣液兮演西土之陰精遇萬山以左迴兮旋襄陽而南縈切大別之東山兮與江湘乎通靈嘉淸源之體勢兮澹澶湲以安流鱗甲育其萬類兮蛟龍集以嬉遊明珠胎于靈蚌兮夜光潛乎玄洲雜神寶其充盈兮豈魚龜之足收於是遊目騁觀南援三州北集京都上控隴坻下接江湖導財運貨懋遷有無既乃風飈蕭瑟勃焉竝興陽侯沛以奔騖洪濤涌而沸騰願乘流以上下窮滄浪乎三澨（音筮水涯也）覷朝宗之形兆瞰洞庭之交會

協和婚賦

惟情性之至好歡莫偉乎夫婦受精靈之造化固神明之所使事深微以玄妙實人倫之肇始考邃初之原本覽陰陽之綱紀乾坤和其剛柔艮兌感其脢腓葛覃恐其失時摽梅求其庶士唯休和之盛代男女得乎年齒婚姻協而莫違播欣欣之繁祉良辰既至婚禮已舉二族崇飾威儀有序嘉賓僚黨祁祁雲聚車服照路驂騑如舉既臻門屏結軌下車阿傅御豎鴈行蹉跎麗女盛飾曄如春華

筆賦

惟其翰之所生于季冬之狡兔性精亟以慓悍體遄迅以騁步削文竹以為管加漆絲之纏束形調摶以直端染玄墨以定色書乾坤之陰陽讚宓皇之洪勳敘五帝之休德揚蕩蕩之明文紀三王之功伐兮表八百之肆覲博六經而綴百氏兮建皇極而序彝倫綜人事於晻昧兮贊幽冥於明神象類多喻靡施不協上剛下柔乾坤位也新故代謝四時次也圓和正直規矩極也玄首黃管天地色也

琴賦

歷松岑而將降睹鴻梧於幽阻高百仞而不枉對修條而特處蹈通崖而往遊圖茲梧之所宜信雅琴之麗樸乃升伐其孫枝命離婁使布繩施公輸之剞（音几曲刀也）劂（音厥與剞劂義同）遂雕琢而成器揆神農之初制盡聲變之奧妙抒心志之鬱滯

彈琴賦（一本作頌）

清聲發兮五音舉韻宮商兮動徵羽曲引興兮繁絲撫然後哀聲既發秘弄乃開左手抑揚右手徘徊抵掌反覆抑按藏摧於是繁絃既抑雅韻乃揚仲尼思歸鹿鳴三章梁甫悲吟周公越裳青雀西飛別鶴東翔飲馬長城楚曲明光走獸率舞飛鳥下翔感激絃歌一低一昂

彈棊賦

榮華灼爍蕚不韡（音葦花盛貌）韡於是列象雕華逞麗豐腹斂邊中隱四企輕利調博易使馳騁然後我製兵棊奔驚或風飄波動若飛若浮不遲不疾如行如留放一敝六功無與儔

胡栗賦

樹遐方之嘉木兮于靈宇之前庭通二門以征行兮夾階除而列生彌霜雪而不彫兮當春夏而滋榮固本心以誕節兮凝育蘗之綠英形猗猗以豔茂兮似翠玉之清明何根莖之豐美兮將蕃熾以悠長適禍賊之災人兮嗟夭折以摧傷

篆勢

字畫之始因於鳥跡蒼頡循聖作則制文體有六篆巧妙入神或象龜文或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翅短身頡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棼緼揚波振撆龍躍

鳥震延頸，脅翼勢欲凌雲。或輕舉內投，微本濃末。若絕若連，似水露緣絲，凝垂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杪者邪趣，不方不圓。若行若飛，岐岐翾翾（音喧小飛貌）。遠而望之，若鴻鵠羣遊，駱驛遷延。迫而視之，湍際不可得見，指撝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覩其隙間。般倕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處篇籍之首目，粲粲彬彬其可觀。摛華豔於紈素，為學藝之範閑。嘉文德之弘懿，蘊作者之莫刊。思字體之俯仰，舉大略而論旃。

隸勢

鳥跡之變，乃惟佐隸。蠲彼繁文，崇此簡易。厥用既弘，體象有度。奐若星陳，鬱若雲布。其大徑尋，細不容髮。隨事從宜，靡有常制。或穹窿恢廓，或櫛比鍼列，或砥繩平直，或蜿蜒繆戾，或長邪角趣，或規旋矩折。修短相副，異體同勢。奮華輕舉，離而不絕。纖波濃點，錯落其間。若鍾簴（音巨）設張，庭燎飛煙。嶄嵓崔嵯，高下屬連。似崇臺重宇，層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奇姿譎誕，不可勝原。研桑所不能計，宰賜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筭，而斯文之未宣。豈體大之難覩，將祕奧之不傳。聊佇思而詳觀，舉大略而論旃。

飲馬長城窟行

青青河邊草，緜緜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宿昔夢見之。夢見在我旁，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不可見。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為言。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上有加飡食，下有長相憶。

荅元式詩

伊余有行，爰戾茲邦。先進博學，同類率從。濟濟羣彥，如雲如龍。君子博文，貽我德音。辭之輯矣，穆如清風。

翠鳥詩

庭陬（音鄒角傍曰陬）有若榴，綠葉含丹榮。翠鳥時來集，振翼修形容。廻顧生碧色，動搖揚縹青。幸脫虞人機，得親君子庭。馴心托君素，雌雄保百齡。

蔡中郎集卷第四終

漢　陳留蔡邕著

明　新安汪士賢校

光武濟陽宮碑

惟漢再受命曰世祖光武皇帝考南頓君初爲濟陽令濟陽有武帝行過宮常封閉帝將生考以令舍下濕開宮後殿居之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帝生時有赤光室中皆明使卜者王長卜之長曰此善事不可言歲有嘉禾一莖生九穗長於凡禾因爲尊諱王

室中微哀平短祚姦臣王莽偷有神器十有八年罪成惡熟天人致誅帝乃龍見白水淵躍昆上破前隊之衆殪二公之師收兵略地經營河朔戮力戎功翼戴更始義不即命帝位闕焉於是羣公諸將據河洛之文叶符瑞之珍僉曰曆數在帝踐祚允宜乃以建武元年六月乙未即位鄗縣之陽九域之陌祀漢配天不失舊物享國三十六年方內乂安蠻夷率服巡狩泰山禪梁父皇代之遐迹帝者之上儀罔不畢舉道德餘慶延于無窮先民有言樂樂其所自生而禮不忘其本是以虞稱嬀音歸水名汭音芮水相入貌姬美周原皇天乃眷神宮實始于此厥跡邈哉所謂神麗顯融越不可尚小臣河南尹鞏瑋先祖銀艾封侯歷世卿尹受漢厚恩瑋以商箕餘烈郡舉孝廉爲大官丞來在濟陽顧見神宮追惟桑梓褒述之義用敢作頌頌曰

赫矣炎光爰耀其輝篤生聖皇二漢之微稽度乾則誕育靈姿黃孽作慝篡握天機帝赫斯怒爰整其師應期潛見扶陽而飛禍亂古定羣凶殄夷臣復帝載萬國以綏延于四嶽展義省方登封降禪升于中皇

爰茲初基天命孔彰子子孫孫保之無疆

陳太丘碑

先生諱寔字仲弓潁川許昌人也含元精之和應期運之數兼資九德總修百行於鄉黨則恂恂焉斌斌焉善誘善導仁而愛人使夫少長咸安懷之其爲道也用行舍藏進退可度不徼訐以干時不遷怒以臨下四爲郡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將軍宰聞喜半歲太丘一年德務中庸教敦不肅政以禮成化行有謐會遭黨事禁錮二十年樂天知命澹然自

逸交不諂上交不黷于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及文書
赦宥時年已七十遂隱丘山懸車告老四門備禮閑
心靜居大將軍何公司徒袁公前後招辟使人曉諭
云欲特表便可入踐常伯超補三事佩紆金紫光國
垂勳先生曰絕望已久飾巾待期而已皆遂不至弘
農楊公東海陳公每在衮職羣僚賀之皆舉手曰潁
川陳君命世絕倫大位未躋慙於文仲竊位之負故
時人高其德重於公相之位也年八十有三中平三
年八月丙子遭疾而終臨沒顧命留葬所卒時服素
棺槨財用襯喪事唯約用過乎儉羣公百僚莫不咨
嗟巖藪知名失聲揮涕大將軍弔祠錫以嘉謚曰徵
士陳君禀嶽瀆之精苞靈曜之純天不慭遺一老俾
屏我王梁崩哲萎于時靡憲縉紳儒林論德謀謚
曰文範先生傳曰郁郁乎文哉書曰洪範九疇彝倫
攸敘文爲德表範爲士則存誨沒號不亦宜乎三公
遣令史祭以中牢刺史敬弔太守南陽曹府君命官
作誄曰赫矣陳君命世是生含光醇德爲士作程資
始既正守終有令奉禮終沒休矣清聲遺官屬掾吏

前後赴會刊石作銘府丞與比縣會葬荀慈明韓元
長等五百餘人緦麻設位哀以送之遠近會葬千人
以上河南尹种府君臨郡追嘆功德述錄高行以爲
遠近鮮能及之重部大掾以成斯銘可謂存榮沒哀
死而不朽者也乃作銘曰峩峩崇嶽吐符降神於皇
先生抱寶懷珍如何昊穹旣喪斯文微言圮絕來者
曷聞交交黃鳥爰集于棘命不可贖哀何有極

陳太丘廟碑銘

維中平五年春三月癸未豫州刺史典以褒功述德
政之大經是以作謚封墓興於周禮銜鼎著銘其絕
有實故太丘長潁川許昌陳寔字仲弓含聖哲之清
和盡人才之上美光明配於日月廣大資乎天地辟
四府宰三城神化著於民物形表圖於丹青巍巍乎
其不可尚也洋洋乎其不可測也儉約違時懸車致
仕徵辟交至遂不肩就春秋八十有三寢疾而終大
將軍賜謚羣后建碑國人立廟先生有二子季方元
方皆命世希有繼期特立季方盛年早亡亦圖容加
於地方在喪毀瘁消形嘔血純孝過哀率禮不越于

時嘉異畫像郡國欽盛德之休明懿鍾鼎之碩義乃樹碑鐫石垂世寵光詞曰於皇先生冠耀八荒閩德之宇探道之綱繼期立表以訓四方惟亮天工羣生之望高明允實有馥其芳載德奕世休有烈光欽慕在人舊有憲章過牧斯州庶奉清塵乘予而邁靡瞻靡聞嗟我懷矣曷所咨詢告哀金石式昭其勳

文範先生陳仲弓銘

君諱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其先出自有虞氏中葉當周之盛德有嬀滿者武王配以太姬而封諸太昊

之墟是爲陳胡公春秋之末失其爵土遂以國氏焉世篤懿德令聞不顯君膺皇靈之清和受明哲之上咨憑先民之遐迹秉玄妙之淑行投足而襲其軌施舍而合其量夫其仁愛温柔足以孕育羣生廣大寬裕足以包覆無方剛毅強固足以威暴矯邪正身體化足以陶冶世心先生有四德者故言斯可象靜斯可効是以邦之子弟遐方後生莫不同情瞻仰由其模範從其趣尚戾很斯和爭訟化讓雖嚴威猛政迫以刑戮未若先生潛導之速也其立朝事上也恭順

貞厲令章直方無顯諫以彰直不割高而引長常幹州郡腹心之任義則進之以達道否則退之以光操然後德立名宣蓋于當世辟司徒府納規陳謀匡弼三事入用昭明台階允寧遷聞喜長清風暢於所漸儉節溢於監司郡政有錯爭之不從即解綬去復辟大尉府遷太丘長民之治情斂欲反於端懿者猶草木之偃於翔風百卉之挺於春陽也以所執不協所屬色斯舉矣不俟終日辟大將軍府道之行廢有分於命乃屈密網以就禁錮潛伏不試十有八年大忌

蠲除舉賢良方正大將軍司徒並辟君曰七十有縣車之禮況我過諸遂不應其命容止法度老而彌壯凡所履行事類博審不可勝數略舉首目具實錄記在乎其傳春秋八十有三中平三年八月丙子卒大將軍三公使御屬往弔祠會葬作謚曰文範先生刺史太守樹碑頌德許令以下至於國人立廟舊邑四時烝嘗歆哀承祀其如祖禰先生存獲重稱亡歆血食修行於已得斯於人固上世之所罕有前哲之所不過也孤嗣紀銜恤在疚敢録言行終始所守乃

有二三友生咨度禮則咸曰君化道神速行于有國法施于民祀典所宗鄉人之祠非此遺孤所得專也昔者先生甚樂茲土築室講誨精靈所寧紀順奉雅意遂定兆域宜有銘勒表墳墓俾後生之歌詠德音者知丘封之存斯也乃作銘曰於熙文考天授弘造淵玄其深巍我其高剛而無虐柔而不撓誕鋪模憲示世作教君之誨矣民胥効矣道行斯進孱乃斯止鮮我顯泰既多幽否今泉取辱湼而不緇德之休明賤不爲耻超邈其猷莫與方軌

郭有道林宗碑

先生名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實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即其後也先生誕膺天衷聰叡明哲孝友温恭仁篤柔惠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奥乎不可測已若乃砥節厲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遂考覽六籍探綜圖緯周流華夏游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絶于時紅紫之徒紳佩之士望形表而景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時乃潛隱衡門收朋勤誨童蒙賴焉用袪其蔽州郡聞德虛已備禮莫之能致羣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將蹈洪崖之遐跡紹巢由之絶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禀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三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寘念乃相與惟先生之德以圖不朽之事僉以爲先民既沒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於紀述也今其如何而闕斯禮於是建碑表墓昭銘景行俾芳烈奮乎

百世令聞顯于無窮其詞曰於休先生明德通玄純懿淑靈受之自天崇壯幽濬如山如淵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匪惟摭華乃尋厥根宮牆重仞允得其門懿乎其純確乎其操洋洋搢紳言觀其高棲遲泌丘善誘能教赫赫三事幾行其招委辭召貢保此清妙降年不永民斯悲悼爰勒茲銘摛其光耀嗟爾來世是則是效

太尉橋公廟碑

橋氏之先出自黃帝帝葬于橋山子孫之紹基立姓

者咸以爲氏漢興世以禮樂爲業高祖諱仁位至大鴻臚列名於儒林祖侍中廣川相考東萊太守公稟性貞純幼有弘姿剛而不虐威而不猛聞仁必行睹義斯居文以典術守以纖固弱冠從政當官而行刺史周公辟舉從事所部二千石受取有驗公糾發贓罪致之於理時有椒房桂戚之託周公累息公不爲之動史魚之勁直山甫之不阿於是始形舉孝廉除郎中洛陽左尉特進頓王梁不疑爲河南尹當事以對是時畏其權寵而爲屈辱者多矣公不折節解印

綬去辟司徒舉高第補侍御史以詔書考司隸校尉趙祁事廷尉郭貞私與公書非接使御命之儀公封書以聞貞以文章得用鬼薪公離司寇辟大將軍梁公幕府屢以救正于其隆指將軍嘉之無言不讎又以高第補侍御史在職旬月苑戎匪茹震驚隴漢西府舉公拜凉州刺史威名克宣凶虜革心清風席卷至則無事車師後部阿羅多卑君相與爭國興兵作亂公遣從事牛稱何傳舉輕騎奉辭責罪收阿羅多卑君繫燉煌正處以聞阿羅多爲王卑君侯稱以奉使副指除侯部不動干戈揮鞭而定西域之事人以爲美談又值饑荒諸郡餓餒公開倉廩以貸救其命主者以舊典宜先請公曰若先請民已死廩訖乃上之詔報曰邊穀不得妄出玄擅出於是玄有汲黯憂民之心後不以爲常公達於事情剖斷不疑皆此類也遷齊相視民如保赤子討惡若赴水火刑明賞遂民知勸懼臨淄令賂財贓多罪正受鞫就刑没齒無怨竟以不先請免官徵拜上谷太守民有父子俱行凶人人惡言當道曉之不止其子殺人而捕得公以

其見悔辨直不舉文書以遇赦令蕃縣有帝舜廟以故事齊祠戶曹史張機有懲罰貨祠巫自託以舜命約公云不得譴公覺其奸態收考首伏即日伏辜遷漢陽太守上邽令皇甫禎贓罪明審收考髡鉗死于冀市後以病去徵拜議郎司徒長史循王悝桓帝同産以懷逆謀黜封癭陶王以公長於襟帶拜鉅鹿太守悝畏怖明憲檢于靜息自將作大匠徵未到而章謗先入故轉拜議郎遂用免官徵度遼將軍遷河南尹少府大鴻臚司徒司空託病而法悉引衆災雖非

已員公皆以自効遜位歲餘拜尚書令時河間相蓋升以朝廷在藩國時鄰近舊恩歷河南太守太中大夫在郡受取數億以上創毒深刻公表升會放狼籍不顧天網損辱國家爲上招怨當肆市朝以謝兆民幸遇贖令罪除惡在可免升官禁錮終身没入財賂非法之物以充帑藏懲戒羣下連表上不納而升遷爲侍中公稱病辭徙拜光祿大夫復拜太尉如前遜位復拜少府病不就職拜太中大夫凡所獲祿皆公府所特表選臨難受位自九列之後乃以丕貤公紀

綱張弛勇決不回　是非明作速於察機撫居從容中申申夭夭和樂寬裕愛士親仁凡見公容貌聞公聲音莫不熙怡悅懌思樂模則來者忘歸去者願還雅性謙克不吝於利欲雖衆子羣孫並在仕次曾無順媚一言之求身没之日無獲大位在百里者莫得好縣比方公孫未有若茲者也初公爲舍於舊里車卒推與其孫至於即世柩殯無所清儉仁與之効於斯爲著巍巍乎若德允世之表儀也已公諱玄字公祖少辟孝廉辟司徒大將軍府爲侍御史牧一州典五

郡出將邊營入掌機密歷三卿同三司享年七十五光和七年夏五月甲寅以太中大夫薨于京師朝廷所以弔贈如前傳之儀九月乙酉葬於其所三孫故臣門人相與述公言行咨度禮制文德銘于三鼎武功勒於鉦鉞官簿次第事之實錄書于碑陰俾爾昆裔永有仰於碑陰云光光烈考伊漢元公允明克哲實叡實聰如淵之浚如嶽之嵩威壯虓虎文繁雕龍撫柔疆垂戎狄率從敷教中夏五典攸通帝謂我后朕嘉君功命君三事時亮天工公拜稽首翼翼惟恭

左右天子祗厥勳庸庶績既熙黎民時雍上下謐寧八方和同丕顯伊德作憲萬邦

太尉橋公碑頌

公諱玄字公祖梁國睢陽人也大鴻臚之曾孫廣川相之孫東萊太守之元子也膺受純性誕有特表岐嶷而超等總角而逸羣至于初紳高明卓異爲衆傑雄其性疾華尚朴有百折不撓臨大節而不可奪之風經藝傳記周覽博涉瑰奇在前靡所不識當世是以服重器歸高名州郡交請待以訪斷歷端首則義

可行處爪牙而威以布察孝廉除郎中洛陽左尉以公事去辟司徒舉高第侍御史直道而往用免其任辟大將軍西府表拜涼州刺史遷齊相以公事去詔書印綬即家拜上谷太守遷漢陽太守徵拜議郎司徒長史鉅鹿太守被詔書爲將作大匠爲受罰者所章拜議郎即徵拜度遼將軍遷河南尹少府大鴻臚遂陟司空司徒託痾遜位起家拜尚書令以疾篤稱拜光祿大夫後拜太尉久病自替復爲少府太中大夫春秋七十五光和七年五月甲寅薨公性質直不

憚强禦在憲臺則有盡規之忠領州郡則有虎胗（音軫脣瘍也）之威其拔賢如旋流討惡如霆擊每所臨向清風先翔遠近豫震玆可謂超越衆庶彰於遠邇者已於是故吏司徒博陵崔烈廷尉河南吳整等以爲至德在已揚之由人苟不皦述夫何考焉乃共勒嘉石永昭芳烈遂作頌曰赫矣橋父秉文握武內爲宗榦出爲藩輔在憲彈枉竟由厥矩允牧于涼刈彼裔土爰將度遼亦用齊斧敷教四畿旋統京宇敦玆五服衆庶是與膺踐七命翼我哲聖登空補袞陟徒訓敦尹尉清宸熙帝之政終始爲貞典章以定遺愛在民皇哀其命立石刊銘莫適斯聽魂而有靈萬億其盛

東鼎銘

維建寧三年秋八月丁丑延公于玉堂前廷乃詔曰其以大鴻臚橋玄爲司空再拜稽首以讓帝曰俞往哉三讓然後受命公乃虔恭夙夜帝采勤施八方旁作穆穆以對揚天子丕顯休命越在先民毗於天子罔不著其股肱畢其思心式率天行式昭德音公亦克紹厥猷鑒于法罔敢不法憲于誠罔敢不誠用總

是羣后保乂帝家勛在方冊民咸曰休哉惟帝念功越若來二月丁丑遷於司徒

中鼎銘

維建寧四年三月丁丑延公登于玉堂前廷乃制詔曰其以司空橋玄爲司徒公拜稽首以讓帝曰俞往哉三讓然後受命公允迪厥德宣力肆勤戰戰兢兢以役帝事率夫百辟媚于天子天子曰都愼厥身修思永同寅協恭以和天衷德則昭之違則塞之回乃不敢不弼枉乃不敢不匡股肱之事既充三事之繇

允備災眚作見乃引其責曰凡庶徵不若彝倫不叙
是惟臣之職祗以疾告表越十月庚午記此

西鼎銘

維光和元年冬十二月丁巳延公入崇德殿前乃制
詔曰其以光祿大夫玄爲太尉公拜稽首曰臣聞之
三讓莫或克從臣不敢辭臣犬馬齒七十可以生可
以死其勠力閑私悉心在公以盡爲臣之節于時侍
從陛階與聞公之昌言者莫不惕厲如履薄氷既乃
碑表百代

蔡中郎集卷第六

漢 陳留蔡邕著
明新安汪士賢校

黃鉞銘

孝桓之季年鮮卑入塞盜起匈奴左部梁州叛羌逼
迫兵誅淫衍東夷高句驪嗣（音匹飛也）子百固逆謀並發
三垂騷然爲國憂念西府表橋公昔在涼州柔遠能
邇不煩軍師而車師克定及在上谷漢陽連在營郡
膂力方剛明集士衆徵拜度遼將軍始受旄鉞鉦鼓

之任扞禦三垂公以吏士頻年在外勤於奔命人馬
疲羸撓鈍請且息州營橫發之役以補困憊朝廷許
之於是儲廩豐饒室罄不懸人逸馬畜弓勁矢利而
經用省息官有餘資執事無放散之尤簿書有進入
之贏治兵示威戎士踴躍旌旗曜日金鼓霆奮守有
山嶽之固攻有必克之勢羌戎授首于西疆百固氷
散于東鄰鮮卑收迹烽燧不舉驕事三年馬不帶鈌（音決剌也）
弓不受彄（音摳弓弩端弦所居也）是用鏤石作茲鉦鉞軍
鼓陳之東階以昭公文武之勳焉銘曰帝命將軍秉

茲黄鉞威靈振耀如火之烈公之在位羣狄斯柔齊斧罔設人士斯休

漢太尉楊公碑

公諱賜字伯猷弘農華陰人姬姓之國有楊侯者公其後也其在漢室赤泉侯佐高丞相翼宣咸以盛德光于前朝祖司徒考太尉繼跡宰司咸有勛烈公承家崇軌受天醇素欽承奉構閑于伐柯烈風維變不易其趣文藝典籍靡道不與操清行朗潛曜幽閑不荅州郡之命辟大將軍府不得已而應之遷陳倉令

公乃因是行退居廬公車特徵以病辭司空舉高第拜侍中越騎校尉帝篤先業將問故訓公以羣公之舉進授尚書于禁中遷少府光祿勳敬揆百事莫不時序庶尹知恤闔闔推清列作司空地平天成陰陽不忒公遂身避託疾告退又以光祿大夫受命司徒敬敷五品訔洽人倫爕和化理股肱耳目之任靡不克明及至太尉四時順動三光耀潤羣生豊遂太和交溝三作六卿五蹈三階受爵開國應位特進非盛德休功假于天人孰能該備寵榮兼包令錫如公之至者乎公體資明哲長於知見凡所辟選升諸帝朝者莫非瑰才逸秀并參儲佐惟我下流二三小臣穢損清風愧于前人乃糾合同寮各述所審紀公勳績刊石立銘以慰永懷銘曰天降純嘏古篤生柔嘉俾胤祖考光輔國家三葉在服帝載用和粤暨我公允執丕貞在棟伊隆于鼎斯寧德被宇宙華夏以濟受茲介福履祚孔成爲邑河渭衮冕紱珽音挺大圭長三尺以佐天子祇事三靈丕顯伊德萬邦作程爰銘爰讃式昭懿聲

文烈侯楊公碑

公諱賜字伯猷兼通五典周覽篇籍以爲尚書帝王之要政有國之大本也是以三葉相承研其精義五代之微言王政之約綱罔不尋其端源究其條貫稟乎其見聖人之情旨也蓋以蹈騰餘蹤思高游夏初潛山澤授誨童冠後生賴以發祛蒙蔽文其材素者蓋不可勝數乃由宰府遂作帝臣于時聖幼將入學羣公以溫故知新德宜師保乃以越騎校尉授于光上之內帝坐巳北面以納大誨其教人晉誘則恂恂

焉罔不伸也引情致喻則闇闇焉罔不釋也迄用有成緝熙光明惟帝念功六在九卿三事貤假皇天澤充區域疆土建封申增戶邑人臣之極位兼而有之然處豐益約九命滋恭可謂高朗令終有始有卒者已於是門生大將軍何進等瞻仰洙泗公喪之禮糾合朋徒稽諸典制僉以為匡弼之功政事之實詔策之文則史臣志其詳若夫道術之美授之方策則是門人二三小子所特貫綜敢竭不才譔錄所審言于碑乃申頌曰巍巍聖猷匪師不昭士子困蒙匪師不

教於皇文父邈哉伊超如王之固如嶽之喬鑽之斯堅仰之彌高不我顯德授我無隱正席傳道承帝之問誨茲一人萬邦作順徽徽我徒實賴遺訓文武作式元勛既奮光啟爵土垂統末亂存榮亡哀没而不泯

司空文烈侯楊公碑

曰漢有國師司空文烈侯楊公公惟司徒之孫太尉公之胤子皇祖考以懿德胥及肆勤式建休勳啟洪範公祗服弘業克丕堂構小乃不敢不慎大亦不敢不戒用罔有擇言失行在於其躬洎在辟舉先志載言罔不攸該乃自宰臣以從王事立功不有用辭其祿逮作御史允執國憲納于侍中在帝左右爰董武事王師孔閑羣公以舊德碩儒道通術明宜建師保延入華光侍宴露寢敷典誥之精旨遂聖王之聰叡帝以機密齊栗常伯劇任鮮克知臧以耋其采命公再作少府俾率其屬以熙庶績天地作險國家丕承軍門袪禁式遏寇虐命公再作光祿亦總其熊羆之士不貳心之臣保乂帝家嚴嚴大理惟制民命命公

作廷尉惟刑之恤旁施四方惟明折獄蔽罪于憲之中亦惟三禮六樂國之元幹命公作太常明德惟馨八音克諧神人以和永世豐年溥天率土而衆莫外命公作司空公唯戢之翊明其政時惟休哉惟天陰騭下民彝倫所由順序命公作司徒而敬敷五教以親百姓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時惟休哉昭孝於辟雍命公作三老帝躬以祗敬遵有虞於上庠茫茫大運垂光烈曜命公作太尉璇璣運周七精循軌時惟休哉帝欲宣力于四方公則翼之辟道或違公則

弼之虔恭夙夜不敢荒寧用對揚天子丕顯休命天子大簡其勳用授爵賜封侯于臨晉功成化洽景命有傾帝乃震慟勅書以益命于左中郎將郭儀作策賜公驃騎將軍臨晉侯印綬兼號特進謚以文烈寵命畢備而後卽世肆其孤彪敢儀古式昭銘景烈銘曰天鑒有漢誕生元輔世作世事勛在王府乃及伊公克光前矩悉心畢力彪其祖武化洽羣心滂漫綿宇帝曰文烈朕嘉君功爲邑河渭建茲土封申備九錫以祚其庸位此特進于與羣公昔在申吕匡佐周

宣嵩髙作頌大雅揚言今我文烈帝載用熈參光日月比功四時身歿名存永世慕思

太傅文恭侯胡公碑

公諱廣字伯始交趾都尉之元子也公應天淑靈履性貞固九德咸修百行畢備遭家不造童而夙孤上奉繼親下慈弱弟崎嶇儉約之中以盡孝友之道及至入學從訓歷觀古今生而知之聞一覩十兼以周覽六經博總羣議旁貫憲法通識國典年二十七察孝廉除郎中尚書侍郎尚書左丞尚書僕射幹練機事綢繆樞極忠亮唯允簡于帝心智略周密冠于庶事遷濟陰太守其爲政也寬裕足以容衆和柔足以安物剛毅足以威暴體仁足以勸俗故禁不用刑勸不用賞其下望之如日月從之如影響思不可忘愛不可革遺愛結於人心超無窮而垂則徵拜大司農遂作司農遷太尉以援立之功封安樂鄉侯録尚書事稱疾屢辭策賜就第復拜司空功成身退俾位特進又拜太尉復以特進致命休神又拜太尉遜位歸爵旋于舊土徵拜太中大夫尚書令太僕太常司徒

永康之初以定策元功復封前邑録尚書事疾病就第又授太傅入參機衡五蹈九列七統三事諒闇之際三據冢宰和神人於宗伯理水土於下台訓五品於司徒耀三辰于上階光弼六世歷載三十自漢興以來鼎臣元輔耆耋老成勳被萬方與祿終始未有若公者焉春秋八十二建寧五年三月壬戌薨于位天子悼惜羣后傷懷詔五官中郎將任崇奉册贈以太傅安樂鄉侯印綬拜室家子一人郎中賜東園秘器賜絲帛含歛之備中謁者董詡弔祠護喪賜錢布賻

賜率禮有加賜謚曰文恭昭顯行迹四月丁酉葬于
洛陽塋故吏濟陰池喜感公之義率慕黃鳥之哀推
尋雅意彷徨舊土休績丕烈宜宣于此乃樹石作頌
用揚德音詞曰於皇上德懿鑠孔純大孝昭備思順
履信曆期命世保茲舊門淵泉休茂彪炳其文爰賛
天機翼翼唯恭夙夜出納紹跡虞龍賦政于外神化
玄通普被汝南越用熙雍帝曰休哉命公三事乃耀
柔嘉式是百司股肱元首庶績咸治二氣燮雍五徵
來備勳格皇天溥洽后土封建南藩受茲介祜王藻

在冕毳服文輔輅車雕驂四牡修扈賚事上帝禋祀
宗祖陟降盈虧與時消息既明且哲保身遺則同軌
旦奭光允區域生榮死哀流統罔極

太傅胡公碑

維漢二十有一世建寧五年春三月既生魄八日壬
戌太傅安樂鄉侯胡公薨越若來四月辛酉葬我君
文恭侯於是掾太原王允鴈門畢整屬扶風曾亩潁
川殷歷等僉謂公之德也柔而不犯威而不猛文而
不華實而不朴靜而不滯動而不躁總天地之中和

覽生民之上操聰明膚敏兼質先覺涉觀憲法契闊
文學睹皋陶之闡闓探孔子之房奧然而約之以禮
守之以恭寬之以納衆泛愛多容其誘人也恂恂焉
怡怡焉能使蒙惑開析偽戾優順逸惰勤信及其謝
基發跡機密聖朝其知其能夙夜惟寅以允帝命是
以頻繁機極三升而不出焉乃還譚其舊章彌綸古
訓貫萬品研精微用補前臣之所闕十年而無愆強
記同乎富平周愼逸於博士偶山甫乎喉舌叉虞龍
而納言唯帝命公以二郡其為政也導人以德帥物

以己敎以忠肅勵以知恥人悅其化天樂其和士相
勉於公朝民勸行於私家徽纏縈而靡係鞭朴棄而
無加洋洋乎若德宣治嚴以為威寬以為福而已哉
五作卿士七蹈相位太僕司農太傅司空各一司徒
特進各二太常太尉各三光輔六世歷載三十有餘
其致治也通水泉於潤下蕃后土於稼穡訓五品於
羣黎齊人物於區域耀三辰於渾元協大中於皇極
傅聖德於幼沖率旦奭於舊職譬彼四時功成則退
在盈思中升降以順建封域於南土踐殊號於特進

榮祚統業垂乎來胤公自二郡及登相位凡所辟用
遂至大位者故司徒中山祝括其餘登堂閣據賦政
策勲樹功流化者蓋不可勝載唯我末臣頑𢻲無聞
仰慕羣賢思乎可及自公寑疾至于薨斃參與嘗禱
列位喪位雖庶物數之不逮于禮進睹墳壟几筵靈
設退顧堂廡音儀永廢感悼傷懷心肝若割相與累
次德行撰舉功勲之于碑用慰哀思其詞曰煥文
德伊朝后應期運作漢輔甚中興育民庶澤洪滂亶
攸序亘地區充天宇巍高遠踵退武揚景烈垂不朽

仰遂古耀昆後

胡公碑銘

公諱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也其先自嬀姓建國南
土曰胡子春秋書焉列于諸侯公其後也考以德行
純懿官至交阯都尉公寛裕仁愛覆載博大研道知
幾窮理盡性凡聖哲之遺教文武之未墜罔有不綜
年二十七察孝廉除郎中尚書侍郎左丞尚書僕射
內正機衡允釐其職文敏暢乎庶事密靜周乎樞機
帝用嘉之遷濟陰太守公乃布愷悌宣柔嘉通神化
導靈和揚惠風以養貞激清流以盪邪取忠肅於不
言消奸宄於不牙是以君子勤禮小人知恥鞠推息
於官曹刑戮廢於朝市餘貨委於路衢餘種棲于畝
畝遷汝南太守增修前業考績既明入作司農實掌
金穀之淵藪和均關石王府以充遂作司徒昭敷五
教進作太尉宣暢渾元人倫輯睦日月重光遭國不
造帝祚無主援立孝桓以紹宗緒用首謀定策封安
樂鄉侯戶邑之數加于羣公入錄機事聽納總已致
位就第復拜司空敷土導川俾順其性功遂身退告

疾固辭乃為特進爰以休息又拜太常典司三禮敬
恭禋祀神明嘉歆永世豐年聿懷多福復拜太尉尋
申前業又以特進逍遙致位又拜太常遘疾不夷遜
位歸爵遷於舊都徵拜太中大夫延和末年聖主革
正孝臣誅斃引公為尚書令以二千石居官委以閫
外之事釐改度量以新國家弘綱既整衮闕以補乃
拜太僕車正馬閑六騶習馴遷太常司徒成宗是駕
推建聖嗣復封故邑與參機密寢疾告退復拜太傅
錄尚書事于時春秋高矣繼親在堂朝夕定省不違

子道旁無几杖言不稱老居喪致哀率禮不越其接下荅賓雖幼賤降等禮從謙厚尊而彌恭勞思萬機身勤心苦雖老萊子嬰兒其服方叔克壯其猷公旦納于台屋正考父俯而循禮曷以尚茲夫烝烝至孝德本也體和履忠行極也博聞周覽上通也勤勞王家茂功也用能十登三事篤受介祉亮皇業於六王嘉丕績於九有寵生人之光寵享黄耇之遐紀蹈明德以保身與福祿乎終始年八十有二建寧五年春壬戌薨于位天子悼痛贈策賜諡曰文恭如前傳

之儀而有加焉禮也故吏司徒許詡等相與欽慕崧高烝民之作取言時計功之則論集行跡銘諸琬琰其詞曰伊漢元輔時惟文恭聰明叡哲思心瘁容畢力天機帝休其庸賦政于外有邈其蹤進作卿士粵登上公百揆時序五典克從萬邦黎獻共唯時雍勳烈既建爵土乃封七被三事再作特進弘唯幼沖作傅以訓赫赫猗公邦家之鎮澤被華夏遺愛不倫日與月與齊光並運存榮亡顯沒而不泯

胡太傅祠前銘

天鑒有漢山嶽降靈於赫文恭應期誕生好是懿德柔惠且貞爰在初服皇嘉其聲納于機密機密惟清守于三邦三邦事寧越尹三卿百揆時序七受帝命作此元輔左右六世靖綏土宇蠢彼羣生保賴寔敘紹跡龍夷繼軌山甫遭國不造仍世短祚援立聖嗣得公之謨帝曰文恭朕嘉君功爲邑安樂以祐其庸登位特進于與羣公休命丕顯光寵克章公拜稽首延對是揚諤諤惟公民斯攸望春秋既暮俟爾乃衰不慭是遺俾屏於皇新廟奕奕于以烝嘗子子孫孫

承嗣無疆

胡廣黄瓊頌

巖巖山嶽配天作輔降神有周生申及甫允茲漢室誕育二后曰胡曰黄方軌齊武惟道之淵惟德之藪股肱元首代作心膂天生烝人有則有類我胡我黄鍾厥純懿巍巍特進仍踐其位赫赫三事七佩其紱奕奕四牡沃若六轡衮職龍章其文其蔚參曜乾台窮寵極貴功加八荒羣生以遂超哉邈乎莫與爲二

司空楊公碑

公諱秉字叔節弘農華陰人其先蓋周武王之穆晉
唐叔之后也末葉以支子食邑于楊因氏焉周室既
微裔胄無緒暨漢興烈祖楊喜佐命征伐封赤泉侯
嗣子業紱冕相繼公之丕考以忠蹇亮弼輔孝安登
司徒太尉公承夙緒世篤儒教以歐陽尚書京氏易
誨授四方學者自遠而至蓋踰三千初辟司空舉高
第拜侍御史遷豫州兗州刺史任城相徵入勸講拜
太中大夫左中郎將尚書出補右扶風留拜光祿大
夫遭權嬖貴盛六年守靜外戚火熾乃遷太僕太卿

公事絀位浹辰之間俾位河南憤疾豪强見遘姦黨
用嬰疾廢起家復拜太常遂陟三司沙汰虛冗料簡
貞實抽援表達與之同蘭芳任鼎重從駕南巡爲朝
碩德然知權過於寵私富侔國大臣苛察望變復還
條表以聞啓導上怒其時所免州牧郡守五十餘人
饕戾是黜英才是列善否有章京夏清肅在位七載
年七十有四延熹八年五月丙戌薨朝廷惜焉寵賜
有加公自奉嚴敕動遵禮度量材授任當官而行不
爲義絀疾是苛政益固其守厨無宿肉器不鏤雕夙

喪嬪儷妾不嬖御可謂立身無過之地正直清儉該
備者矣昔仲尼嘗垂三戒而公免焉故能匡朝盡直
獻可去奸忠侔前後聲塞宇宙非黃中純白窮達一
致其惡能立功立事敷聞于下昭升于上若茲巍巍
者乎於是門人學徒相與刊石樹碑表勒鴻勳讚懿
德傳億年於戲公唯嶽靈天挺德翼至神氣絪縕仁
哲生應台任作邦楨帝欽亮訪典刑道不惑乞有成
光遐邇穆其清

司空臨晉侯楊公碑

皇帝遣中謁者陳遂侍御史馬助持節送柩陳遵桓
典蘭臺令史十人將羽林騎鉦車介士前後鼓吹以
驃騎將軍官屬及　司空法駕與公卿尚書三臺以下
葬我文烈侯三年九月甲申小祥會如初四年九月
戊申大祥公卿尚書三臺以下會如小祥之禮公之
祖納忠於前朝以罹艱禍父隱約蟄瘁治家師導唯
儉之尚公生值歉禍貧賄屢空手執勤役遠涉道里
以修經術險阻艱難曷所不當特以其靜則貞一審
固動則不違則度含容覆載無幾伊人謀無不忠言

無不信自在弱冠布衣之中固已流芳名著茂實公孫同倫莫能齊焉者矣州郡禮招莫之能屈姿百里位辟公車令自侍御史侍中已往道為帝師德為世表體尊名重階級彌崇而公處以恭遜行以固慎德大而心小居高而志降夫驕吝之釁周公其猶病諸而公脫然以為行首不以泰乎及其所以匡輔本朝忠言嘉謀造膝危辭當事而行言從計納亦不敢宣容誠潛功貽于帝躬家無遺草論者不見嗟乎誠為達事君之體得人臣之上儀者已公素不貴歸非不

樂引美故雖彷彿猶不敢載以順公之雅初受封自以功不副賞前後固辭章凡十上憂怛悄悄形于容色雖不克從情旨昭顯晚節為廷尉公曰昔在三后成功惟殷于民而皐陶不與焉蓋吝之也及為特進又曰唯漢重臣中興以來克稱斯位者其唯高密元侯乎吾何德以堪諸寢疾顧命無辭要言約戒忠儉而已孤彪銜恤永思綴輯所履以贊銘之銘曰赫赫烈侯卓爾超倫於唯楊公乃華降神故能明哲德亞聖人受茲介福位極人臣包羅五典本道根真為國之師誨上經文頻歷鄉校五登鼎鉉建名著忠確越前賢攘災興化蟊（音謀食苗虫）螣（音賊食禾節虫也）不臻風雨以時屢獲有年三葉宰相應祚于天臨晉是侯子子孫孫億兆不窮如山之堅四時潔祀以承所尊祀事孔明奉亡如存馥馥芬芬用慰魄魂

漢　陳留蔡邕著

明新安汪士賢校

太尉汝南李公碑

公諱咸字元卓汝南西平人蓋秦將李信之後孝武大將軍廣之胄也枝流葉布家于茲土文武繼踵世爲著姓曾祖父江夏太守伯父東郡太守公受純懿之資萃忠清之節夙夜嚴慄孝配大舜敦詩書而悅禮樂觀天文而察地理動與神合契抗流行操邁伯

夷德追孔父舉孝廉除郎中光祿茂才遷衛國公相受高密令勤恤民隱政成功簡遷徐州刺史有司震肅貪饕風靡惡直醜正恭事法官帝念其勤屢被榮命漁陽太守還遷度遼將軍協德魏降和戎綏邊徵河南尹毋憂乞行服闋奔命孝和皇帝時機密久缺百僚僉允詔拜尚書歷僕射令納言危行不絀以公事去民神憤怒群公薦之帝曰俞哉徵拜將作大匠大司農大鴻臚大僕射公所蒞任懸天心以教育激垢濁以揚清懿鑠之美昭登于上丕顯之化宣聞于下及還台司位太尉補袞闕敘彝倫天人交格終始無疵雖元凱翼虞周召輔姬未之或踰功遂身退以疾自遜求歸田里告老致仕七十有六嘉平四年薨海內咨嗟莫不惻焉故吏潁川太守張溫等相與嘆曰名莫隆於不朽德莫盛於萬世銘勒顯于鍾鼎清烈光于來裔刊石立碑德載不泯詞曰天垂三台地建五岳降生我哲應鼎之足奕世載德名昭圖錄既文且武桓桓紹續外則折衝內則大麓惟清惟敏品物以熙告老懸車天人靡欺曾不百齡圮我國基人之云亡八極悼思申德作頌光寵宣流鐫紀斯石鴻

烈顯休

劉鎮南碑

君諱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也君應期挺生瑰偉大度黃中通理博物多識爲郡功曹千里稱平上討吏碎大將軍府遷北軍中侯在位十旬以賢能特選拜刺史荊州永平元年十一月到官清風先驅莫不震肅奸宄（音鬼奸黨之屬）改節不仁引頸君乃頒愷悌流惠和慕唐叔之野棠思王遵之驅印賦政造次德化宣行

俄而漢室大亂禍起蕭牆賊臣專政豪雄虎爭縣邑閭里奸宄煙發州縣殘破天下土崩四海大壞當是時也雖有孔翟之聖賢育賁之勇勢無所措其智力君遇險而建略遭難而發權招命英俊爰得驍雄謀臣武將合策明計出次北境遷屯漢陰因滄浪以爲隍卽春渠以爲墉南撫衡陽東綏淄沂西靖巫山保乂四疆選才任良式序賢能簡將命卒碁布星陳備要塞之處戍八方之邊勸穡務農以田以漁稌粟紅腐年穀豐夥江湖之中無劫掠之寇沅湘之間無攘

竊之民郡守令長冠帶章服府寺亭鄉崇棟高門皆如其舊當世知名輻輳而至四方襁負自遠若歸窮山幽谷於是爲邦百工集趣機巧萬端器械變通利民無窮隣邦懷慕交搆益州盡遣驛使冠蓋相望下民有康哉之歌群后有歸功之緒莫匪嘉績克厭帝心卽遷州牧又遷安南將軍領州如故于時諸州或失土流播或水潦没害人民死喪百遺二三而君保完萬里至于滄海聖主朝欽亮析圭授土遣御史中丞鍾繇卽拜鎮南將軍錫鼓吹大車策命褒崇謂之伯

父置長史司馬從事中郎開府辟召儀如三公上復遣左中郎將祝耽授節以增威重并督交揚二州委以東南惟君所裁雖周召授分陝之任不遠過也交州殊遠王塗未夷夷民歸附大小受命其郡縣長吏有缺皆來請之君權爲選置以安荒裔輒別上聞齊桓遷邢封衛之義也武功既亢廣開廱泮設爼豆陳罍彝親行鄉射躋彼公堂篤志好學吏民子弟受學之徒蓋以千計洪生巨儒朝夕講誨誾誾如也雖洙泗之間學者所集方之無異也深愍末學遠本離實乃令諸儒改定五經章句删剗音産削也浮辭芟音杉伐草也

除煩重又求遺書寫還新者留其故本於是古典舉集充于州閭及延見武將文吏教令溫雅禮接優隆言不及軍旅之事辭不違官曹之文上論三墳八索之典下陳世教忠義之方内剛如秋霜外柔如春陽不伐其善不有其庸如彼川流每往滋通可謂道理丕才命世希有者已仁者壽宜享期耇昊天不弔年六十有七建安十三年八月遘疾殞薨耕夫罷耜織女投杼老幼哀號若喪父母時道路艱險留葬州土

轉移歸葬父勉其子妻勉其夫欲共扶送至于鄉里
南陽太守樂鄉亭侯旻思等言及志在州里者各發
卒具送靈柩之資于𢑴徵拜五官中郎將乃疏上請
歸本縣葬見聽許太和二年葬於先塋於是臣故析
洽咸以爲申伯韓侯之翼周室受輅車乘馬玄袞赤
舄之賜詩人詠功列于大雅至今不朽況乎將軍牧
二州歷二紀功載王府賜命優備賴而生者緜于孕
孫能不歌嘆乃作頌曰猗歟將軍膺期挺生桓桓其
武温温其仁矜幹千里允顯使臣幕府禮命集于北

軍督齊禁旅如羆如熊眷然南顧綏我荆衡將軍之
來民安物豐江湖交壤刑清國興敝芾甘棠召伯聽
訟周人勿剗我賴其禎欲報之德胡不億年如何殂
逝孤棄萬民鐫勒墓石以紀洪勳昭示來世垂芳後
昆

朱公叔墳前石碑

維漢二十一世延熹六年粤四月丁巳忠文公益州
太守朱君名穆字公叔卒于京師其五月丙申葬于
宛邑北萬歲亭之陽舊兆域之南其孤野受顧命曰

古者不崇墳不封墓祭服雖三年無不於寢今則易
之吾不取也爾其無拘于俗無廢予誠野欽率遺意
不敢有違封墳三板不起棟宇乃作祠堂于邑中南
舊陽里備器鑄鼎銘功載德懼墳封彌久夷于平壤
於是依德像緣雅則設茲方石鎮表靈域用慰其孤
罔極之懷乃申詞曰歆惟忠文時惟朱父實天生德
丕承洪緒彌綸典術允迪聖矩好是貞厲疾彼强禦
斷剛若仇桒亦不茹仍用明夷遘難受侮帝曰休哉
朕嘉乃功命汝納言胤汝祖蹤父拜稽首翼翼惟恭

篤棐不忘夙夜在公昊天不弔降茲殘殃不遺一父
俾屏我皇我皇悼心錫詔孔傷位以益州贈之服章
用刊彝器宣昭遺光子子孫孫永載寶藏

朱公叔鼎銘

忠文朱公名穆字公叔有殷之胄微子啓以帝乙元
子周武王封諸宋以奉成湯之祀至元子啓生公子
朱其孫氏焉後自沛遷于南陽之宛遂大於宋爵位
相襲烈祖尚書令肅宗之世守于臨淮考曰實爲陳
留太守乃及忠文克慎明德以紹服祖禰之遺風悉

心臣事用媚天子顯允其勳績尊綜六藝弄潤馳思
所以啓前惑而覺後疑者蓋亹焉雖商偃其猶病諸
初舉孝廉除郎中尚書侍郎獨念運際存亡之要乃
陳五事諫謀深切退處畎畝以察天象驗應著焉孝
順晏駕賊發江淮時辟大將軍府實掌其事用拜宛
陵令非其好也遂以疾辭復辟大將軍再拜博士高
第作侍御史明司國憲以齊百僚矯枉董直罔肯阿
順以黜其位潛于郎中群公並表乃遷議郎登于東
觀纂業前史於時冀州凶荒年饑民匱而貪婪之徒

乘之爲虐錫命作牧静其方隅乃攄洪化奮靈武昭
令德塞群違貞良者封植殘戾者芟夷去惡除盜無
俾比而作慝用陷于非辜復徵拜議郎病免官徵拜
尚書清一以考其素正直以醇其德出納帝命乃無
不允雖龍作納言山甫喉舌靡以尚之享年六十有
四漢皇二十一世延熹六年夏四月乙巳卒于官天
子痛悼詔曰尚書朱穆立節忠亮世篤爾行虔恪機
任守死善道不幸而卒朝廷憫焉今使權謁者中郎
楊賁贈穆益州刺史印綬魂而有靈嘉其寵榮嗚呼
哀哉肆其孤用作茲寶鼎銘載休功俾後裔永用享
祀以知其先之德

陳留太守胡公碑

君諱碩字季叡交阯都尉之孫太傅安鄉侯少子也
其先與楚同姓別封于胡以國爲氏暨乎漢奕世載
德不替舊勳君幼有嘉表克岐克嶷不見異物習與
性成孝于二親養色寧意烝烝雍雍雖曾閔顏萊無
以尚也總角入學治孟氏易歐陽尚書韓氏詩博綜
古文周覽篇籍言語造次必以經綸加之行己忠儉

事施順恕公體所安與衆共之驕吝不萌於內喜愠
不形於外可謂無競伊人温恭淑慎者也初以公在
司徒除郎中宿衛十年遭叔父憂以疾自免州郡交
辟皆不就後以大將軍高第拜侍御史遷諫議大夫
以將軍事免官舉賢良方正不詣公車建寧元年召
拜議郎納忠盡規匪懈于位遷侍中虎賁中郎將是
年遭疾屢上印綬詔書聽許以侍中養疾其年七月
被尚書召不任應命詔使謁者劉悝齎印綬即拜陳
留太守君聞使者至加朝服拖紳使者致詔君以手

自繫陳辭謝恩其明二十一日遣吏奉章報謝意氣精朗是日疾大漸刻漏未分奄忽而卒時年四十一天子憫悼詔使者王謙送葬以中牢具祠賜錢五萬布百疋贈穀三千斛同位畢至赴弔雲集生榮未艾没有餘哀於是遐邇搢紳爰暨門人相與嘆述君德追痛不寘恒切情憭無求懷行由已作名自人成先民既邁賴茲頌聲嗟我明哲如何勿銘乃作辭曰

猗歟懿德令聞有彰祗服其訓克構克堂孝思唯則文藝丕光敦厚忠恕衆悅其良綏弱以仁不云我强

爰自登朝進退以方見幾而作如鴻之翔乃位常伯恪處左右兼掌虎賁禁戎允理遘茲虐痾帝用悼止俾守陳留庶篤其祉王人既詔資命不俟嗚呼昊天殲我英士如何贖也命不自已哀哉永傷萬年是紀

太守胡公碑銘

君諱碩字季叡交阯都尉之孫太傅安樂侯之子也順帝時爲郎中桓帝時遭叔父憂以疾自免荆州將軍每辟輒辭疾後以高等拜侍御史遷諫議大夫舉賢良方正病不詣公車建寧元年七月拜陳留太守病加不任應召詔使謁者劉悝即授印綬二十一日卒詔遣使者王謙以中牢具祠特賜錢五萬布一百疋贈穀三千斛僑類赴送遠近鱗集於時陳留主簿高吉蔡軫（音枕車後橫木也）等咸以郡選克備官屬來迎者三十四人奔驚跋涉願承清化逢天之戚不獲延祚痛心絕望切怛永慕乃相與衰絰庭位號咷靈柩將窆（音便下棺也）申敕修儀夾在輿服寮御部引各執其職路人感愴觀者嘆息遂樹碑作銘以表令德於藪下國瞻仰俊乂欽見我君爰綏我惠式昭績恩有勞其

悴昊天不弔景命顛隊悠悠蒸黎惆悵喪氣政雖未宣古之遺愛祁祁我君習習冠蓋修誠以迓曾不東邁靈魂徘徊靡所瞻逮惟其傷矣胸肝摧碎勒銘告哀傳千萬代

琅琊王傅蔡公碑

君諱朗字仲明蓋倉頡（音歌詩傳云飛而上曰頡）之精胤姬稷之末胄也昔叔度文王之昭建侯于蔡以國氏焉迄于平襄周祚微缺王室遂卑齊晉交爭强楚侵陵昭侯徙于州來公族分遷氏家于圉奕葉載德常歷宦尹

以逮于茲君雅操明允威厲不猛履孝悌之性懷文藝之才包洞典籍刊摘沉秘知幾達要通含神契既討三五之術又采二南之業以魯詩教授生徒雲集莫不自遠並至栖遲不易其志簞食曲肱不改其樂心棲清虛之域行在玉石之間是以德行儒林智周當代四岳稱名帝曰予聞元和元年徵拜博士舒演與秘贊理闕文所立卓爾度躡雲蹤其選士也抑頑錯枉進聖擢偉極遺逸於九皐揚明德於側陋援茅以彙幽滯用濟加以清敏廣平好是正直規誨之策

日諫王庭忠讜著烈令聞流行聖朝以藩國胄胄先帝遺體或以繼絕襲位正於阿保未洽雅訓驕盈僭差或蹈愆非弘直碩儒莫能匡弼蔡君審行修德進退可度遷河間中尉琅邪王傅乃從經術之方示以棐諶之威率禮莫違其國用靖雖安國之輔梁孝仲舒之相江都靡以加焉勳績既盛帝簡其功將授上位遷于紫宮賦壽不永遘此疾凶年五十八永興六年夏卒嗚呼哀哉凡百君子咨痛罔極殷懷傷悼含淒流惻如何昊天喪我師則爰勒斯銘式昭其德

天敏明哲於赫我君含弘光大玄覽孔真潛樂教思韞王衡門雲龍感應養徒三千珠藏外耀鶴鳴聞天若時徵庸登祚王臣綜彼前疑定此典文叅佐七德俾相大藩身沒稱顯永遺令勳表行揚名垂示後昆

汝南周巨勝碑

君諱勰字巨勝陳留太守之孫光祿勳之子也君應坤乾之淳靈繼命世之期運玄懿清朗貞厲精粹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總六經之要括河洛之機援天心以立鈞贊幽明以揆時沉靜微密淪於無

內寬裕弘博含乎無外巨細洪纖罔不總也是以實繁於華德盈乎譽初以父任拜郎中疾去官察孝廉復察孝廉乃俯而就之以明可否然猶私存衡門講誨之樂不屑已也又委之而旋故大將軍梁冀專國作威海內從風世之雄材優逸之徒莫不委質從命而顛覆者益亦多矣聞君洪名前後三辟卒不降身由是搢紳歸高群公事德太尉司徒再辟三辟察賢良方正州舉孝廉皆病不就擾攘之際災眚仍發聖

上詢諮師錫策命公車特徵君仰瞻天象俯察人事世路多險進非其時乃托疾杜門靜居里巷無人跡外庭生蓬蒿如此者十餘年强禦不能奪其守王爵不能滑其慮至延熹二年乃更闢門延賓享宴娛樂及秋而梁氏誅滅十二月君卒然則識幾知命可觀於斯矣洋洋乎若德雖崇山千仞重淵百尺未足以喻其高究其深也夫三精垂耀處者有表爰在上世作者七人焉有該百行備九德齊光日月洞靈神明如君之至者與寔所謂天明之秀也享年五十不登

期考遐邇歎悼痛心矢圖乃相與建碑勒銘以旌休美其辭曰厥初生民天賜之性有麗有醇有否有聖伊惟周君允卜其政誕茲明德自貽哲命煥乎其文如星之布確乎不抜如山之固追踪先緒應期作度潛心大猷覃思德謨遁世無悶屢辭王寮洋洋泌丘于以逍遥茂爾童蒙是訓是教瞻彼榮寵譬諸雲霄優哉游哉俾此弘高名振華夏光耀昆苗清風不揚德音孔昭

彭城姜伯淮碑

先生諱肱字伯淮彭城廣人也其先出自帝胤（音印）在皇唐蓋與四岳共叶能禮於神舜命秩宗爰封于呂其裔呂望佐周克殷佯侯齊國姓有姜氏即其後也高祖祖父皆豫章太守潁陰令先生既蹈先世之純德體英妙之高姿立性純固百行修備故其平生所能事親惟孝如大舜五十而慕友于兄弟有棠棣之華蕚韡（音葦花盛貌）之度體惠理和有上德之素安靜守約恩及嬰兒至操動信邑中化之外戶不閉治藏無隱及其學而知之者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俯仰占候

推步陰陽有名物定事之能獨見先覩之効然猶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童冠自遠方而集者蓋千餘人夫水盈而流德交而形是故德行外著洪聲遠布華夏同稱名振當世凡十辟公府九舉賢良方正公車特徵玄纁禮聘又家拜犍（音堅獸名）爲太守大中大夫先生盤桓育德莫之肯就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抜乎其萃出乎其類生民之傑也年七十有七建安二年四月辛巳卒於是從遊弟子陳留申屠蟠等悲悼傷懷懼微言之欲絶感絶倫之盛事乃建碑於墓

甄述景行邈矣先生應天淑靈孝友是備上德是經弘此文藝耽怡是寧恂恂善誘童冠來誠有煒其譽有煥其聲顯顯羣公並加辟命赫赫聖皇仍獲其聘委策避國守此玄靜綽乎其裕確乎其操疇昔洪崖雙名並高嗟乎殞没搢紳永悼依依我徒靡則靡効勒銘金石彌遠益曜

貞節先生范史雲銘

先生諱丹字史雲陳留外黄人陶唐氏之後也其在周室有士會者爲晉大夫以受范邑遂以爲氏漢文

景之際爰自南陽來家于成安生惠延熹二年官至司農廷尉君則其後也君受天王性志高行潔在乎幼弱固已藐然有烈節矣時人未之或知屈爲縣吏亟從仕進非其好也退不可得乃託死遁去親戚莫知其謀遂隱竄山中涉五經覽書傳尤篤易與尚書學立道通久而後歸遊集太學知人審友苟非其類無所容納介操所在不顧貴賤其在鄉黨也事長惟敬養稚惟愛言行舉動斯爲楷式郡縣請召未嘗屈節其有備禮招延虚已迓止亦爲謀奏盡其忠直以

處士舉孝廉除郎中萊蕪長未出京師喪母行服故事服闋(音闋 止也)後還郎中君遂不從州郡之政凡其事君過則弼之闕則補之通清夷之路塞邪枉之門舉善不拘階次黜惡不畏強禦其事繁多不可詳載雅性謙儉體勤能苦不樂假借與從事荷負徒行人不堪勞君不勝其逸辟太尉府俄而冠帶或以群黨見嫉時政用受禁錮君罹其罪閉門静居九族中表莫見其面晚節禁寬困於屢空而性多撿括不治産業以爲卜筮之術得因吉凶道治民情以受薄償且無

咎累乃鬻卦于梁宋之域好事者覺之應時輒去禁既蠲除太尉張公司徒崔公前後四辟皆不就仕不爲禄故不牽於位謀不苟合故特立於時是則君之所以立節明行亦其所以後時失途也年七十有四中平二年四月卒太尉張公兗州劉君陳留太守淳于君外黄令劉君僉有休命使諸儒参按典禮作誄著諡曰貞節先生昭其功行錄記所履談於耆舊刊石樹銘光示來世於顯貞節天授懿度誕兹明哲允廸德譽如淵之清如玉之素溷(音混 濁也 世混濁而不分)之不濁

涅之不汙用行思忠舍藏思固伯夷是師史鰌是慕榮貧安賤不惓窮迮甘死善道遺名之故身沒譽存休聲載路

蔡中郎集卷第八

漢 陳留蔡邕著
明 新安汪士賢校

王子喬碑

王孫子喬者蓋上世之眞人也聞其僊舊矣不知興於何代博問道家或言潁川或言彥蒙初建斯域則具斯丘傳承先人曰王氏墓紹胤音印不繼荒而不祠歷載彌年莫之能紀暨于永和元年十有二月當臘之夜上有哭聲其音甚哀附居者往聞而怪之明則

登其墓祭焉洪雪下無人蹤見一大鳥跡有祭祀之處左右或以爲神其後有人着絳冠大衣杖竹策立冢前呼樵孺子尹禿謂曰我王子喬也爾勿復取吾先人墓前樹也須臾忽然不見時令太山萬熙稽古老之言感精瑞之應咨訪其驗信而有徵乃造靈廟以休厥神於是好道之儔自遠來集或絃歌以詠太一或談思以歷丹田其疾病尫音汪瘵者靜躬祈福即獲祚若不虔恪輒顚踣故知至德之宅兆眞人之先祖也延熹八年秋八月皇帝遣使者奉犧牲以致祀

祇懼之敬肅如也相國東萊王章字伯義以為神聖
所興必有銘表昭示後世是以賴鄉仰伯陽之蹤關
民慕尹喜之風乃會長史邊乾訪及士隸遂樹玄石
紀遺烈俾志道者有所覽焉詞曰伊王君德通靈含
光耀秉純貞應大道羡久榮棄世俗飛神形翔雲霄
浮太清乘螭龍載鶴軿（音瓶隱救車也）戴華笠奮金鈴揮羽
旗曳霓旌懽罔極壽億齡昭篤孝念所生歲終闋於
丹情存墓冢舒哀聲遺鳥跡覺舊城被絳衣垂紫纓
呼孺子告姓名由此悟感怖驚修祠宇反几筵饋饎

進甘香陳時傾顧馨明禋匡流祉熙帝庭祐邦國相
黔民光景福耀無垠

玄文先生李子材銘

玄文先生名休字子材南陽宛人也其祖李伯陽周
柱下史覩衰世而遁焉其後雄俊豪傑往往崛出自
戰國及漢名臣繼踵支冑散逸其遷于宛尚矣王莽
竊位漢祚中移考翼佐世祖匡復郊廟錫封茅土卿
相牧守于時相逐休少以好學游心典謨既綜七經
又精群緯鉤深極奥窮覽妙旨居則玩其辭動則察
其變雲物不顯必考其占故能獨見前識以先神意
若古今常難疑義錯繆前人所希論後學所不覽休
蠲剖判剥散幽暗靡不昭爛猶發憤於目所不覩體
所不閑遂登東岳觀百王遺風習容闕里以協禮衷
退而講誨童冠仰焉傳（音樽聚也）如也郡署五官掾功
曹司空胡公顯以儒譽特進大鴻臚仍優禮固請秉
讓執虛辭此三命不為利回不為義疚臨寵審已不
動其守可謂純潔皓素綽有餘裕者已其於鄉黨細
行敦睦九族篤信交友不可得而詳也初娶配出後

配未字年既五十苗胤不嗣以永壽二年夏五月乙
未卒凡其親昭朋徒相與大會而葬之鼎俎之禮節
文曲備府令戴君臨喪命謚郡遣丞掾（音院公府掾吏也）冠
蓋咸屆既定而後罷焉於是故好朋舊僉以仲尼既
沒文不在茲韞櫝美玉喪莫賈之求而無繼慢爾永
思乃刊斯石懿德是丕吁茲先生秉德恭勤天啓哲
心其學孔純經緯是綜雅麗是分行已守道匪禮不
遵虎約不戚閑龍不欣榮不能華威不能震天淑厥
命以讓以仁有惠云載惟邦之珍按典考謚謚以玄

文身沒名彰黔黯（音虔黑色也）作隣遺譽罔極丕昭億年
嗚呼哀哉

處士圂叔則銘

伊漢二十有一世處士有圂（音混廁也鼠所居也）典字叔則者夫其生也天真淑性清理條暢精微周密包括道要致思無形深總曆部纖入藝文藻分葩列如春之榮守根據窮不虛其聲偉德若茲惟世之英乃遂隱身高敖稼猶孔勤童蒙來求彪之用文不義富貴譬諸浮雲州郡禮招休命交集徒加名位而已莫之能起

也博士徵舉至孝耻已處而復出若有初而無終潔耿介於丘園慕七人之遺風年七十有五建寧二年六月辛臨沒顧命曰知我者其蔡邕乃爲銘載書休美俾來世昆裔永有諷誦於先生之德其辭曰民之齊斂卓時挺生思心精敏綜物通靈術有玄妙于時游情閑道睹異傷然若驚守死善操與世無營渾其若濁徐然後清繹其若煥終其益貞有恒實難獨秉其經嗟爾來世是瞻是聽

陳留索昏庫上里社銘

曰社祀之建尚矣昔在聖帝有五行之官而共工子句龍爲后土及其沒也遂爲社祀故曰社者土地之主也周禮建爲社位左宗廟右社稷戎醜攸行於是受脤（音任女胎也）土膏恒動於是祈農又須之于兆民春秋之中命之供祠故自有國至于黎庶莫不祀焉惟斯庫里古陽武之戶牖鄉春秋時有子華爲秦相漢興陳平由此社宰遂佐高帝克定天下爲右丞相封曲逆侯永平之世虞延爲太尉司空封公至嘉平延弟曾孫放字子卿爲尚書外戚梁冀乘寵作亂首策

誅之王室以績封召都亭侯太僕太常司空毗天子而維四方克措其功徃烈有常於是司監爰暨邦人僉以爲宰相繼踵咸出斯里秦一漢三而虞氏世焉雖有積善餘慶修身之致亦斯社之所相也乃與樹碑作頌以示後昆唯王建祀明事百神乃顧斯社于我兆民明德惟馨其慶聿彰自嬴及漢四輔代昌爰我虞宗乃世重光元勳既立錫茲土疆乃公乃侯帝載用康神人協祚且巨且長凡我里人盡受嘉祥刋銘金石永世不忘

京兆樊惠渠頌

洪範八政一曰食周禮九職一曰農有生之本於是乎出貨殖財用於是乎在九土上沃爲大田多稔然而地有埆音殼墒音郎薄上也川有墊下溉灌之便行趍不至明哲君子創業農事因高卑之宜驅自行之勢以盡水利而富國饒人自古有焉若夫西門起鄴鄭國行秦李氷在蜀信臣治穰皆此道也陽陵縣東其地衍隩音奧沛隩也水涯也土氣辛螫因食虫行毒也嘉穀不植草萊焦枯而涇水長流溉灌維首編戶齊氓庸力不供牧人之吏謀不假給蓋常興役猶不克成光和五年京兆尹樊君諱陵字德雲勤恤人隱悉心政事苟有可以惠斯人者無聞而不行焉遂諮之郡吏申於政府僉以爲因其所利之事者不可已者也乃命方略大吏麴音曲麴蘖也遂令伍瓊揣度計慮揆程經用以事上聞付在三府司農遂取財於豪富借力於黎元樹柱累石委薪積土基跂工堅體勢强壯折湍流款曠陂會之於新渠疏水門通窬瀆灑之於畎畝清流浸潤泥潦浮游昔日鹵田化爲甘壤粳黍稼穡之所入不可

勝筭農民熙怡悅豫相與[illegible]談疆畔斐然成章謂之樊惠渠云其歌曰我有長流莫或遏之我有溝澮莫或達之田疇斥鹵音曾莫脩莫釐饑饉困悴莫恤莫思乃有樊君作人父母立我畎畝黄潦膏凝多稼茂止惠乃無疆如何勿喜我壤既營我疆斯成泯泯我人既富且盈爲酒爲醴烝彼祖靈貽福惠君壽考且寧

京兆尹樊德雲銘

於顯哲尹誕德孔彰膺帝休命謂篤不忘爰納忠式規悟聖皇欽崇園邑大孝允光九命車服昭示采章軒軺音摇大夫車也四牡承祀蒸嘗多士時貢徑役永息道路孔夷民清險棘同體諸舊兆氓蒙福惠垂無疆守以罔極

焦君贊

猗歟焦君常比玄墨衡門之下栖遲偃息泌之洋洋樂以忘食鶴鳴九皐音亮帝側廼徵廼用將受袞職昊天不弔賢人遘慼不獲一志并此四國如何穹蒼不照斯域惜哉朝廷喪茲舊德恨伊學士將何法則

漢交趾都尉胡夫人黃氏神誥

夫人江陵黄氏之季女字曰列嬴其先出自伯翳别封于黄以國氏焉高祖父汝南太守曾祖父延城大尹祖父番禺令父以主簿嘗證太守事奉明君以立臣節漢南之士以爲美談初都尉君娶于故豫州刺史郎黄君之姊生太傅安樂侯廣及卷令康而卒繼室以夫人生童紀未齔而夭夫人懷聖善之姿韜慈母之仁撫育二孤導以義方思齊先姑神罔時恫故能迄用有成誕膺繁祉廣歷五卿七公再封之祿康亦由孝廉宰牧二城九甹之義夫人是享爰暨稚孫更仕三宮或典百里或作虎臣銀艾貂蟬近侍顯尊受茲介福于我夫人自郡尉仕于京師及廣兄弟式叙漢朝夫人居京師六十有餘載其乘軺執贄朝皇后採桑于蚕宮手三盆于繭館者蓋三十年上有帝室寵光之休下有堂宇斤斤之祚心耽其榮體安其遠圖長慮慮用遺舊居欲留此焉康寧之時亟以爲言太夫人年九十一建寧二年薨于太傅府是月辛酉公之季子陳留太守碩卒于洛陽左池里舍公銜哀悼祇慎其屬遵奉遺意不敢失墜乃俾元孫顯

洛度群儒以考其褒全曰昔帝舜没於蒼梧殯於處郊二妃薨於江湘不即兆于九疑延陵季子宦惟吳人長子道終卜葬嬴博夫遭時而制不遠遷從魂氣所之不繫丘壠帝舜以之神罔時怨季札以之仲尼嘉焉鑒帝籍之高論綜精靈之幽情稽先人之遐迹順毋氏之所寧茲事體通而義同允不可替於是公乃爲辭昭告先考然後卜定宅兆龜筮悉從遂營窀穸（窀音御厚也穸音夕夜也窀穸九長夜也）之事舉封樹之禮十月既望粤翌日巳酉葬我夫人黄氏及陳留太守碩于此高原雒陽東界關亭之阿天子使中常侍謁者李納弔且送葬持賻錢二十萬布二百疋再以中牢祠群后畢會榮哀孔備于時濟陽故吏舊民中常侍勾陽于肅等二十三人思應慕化推本議銘著斯碑石俾諸昆裔瞻仰以知禮之用是爲神語乃申頌曰於穆夫人家邦之媛昔任嬴代黄國氏建至于近祖亦降于漢天祚明德福祿流衍既作毋儀履信思順壽考蓋用永蔣變子孫以仁追稽先典曆茲洛濱齊靈配名古人体矣耀光千億斯年

太傅安樂侯胡公夫人靈表

夫人編縣舊族章氏之長女也字曰顯章令儀小心秉操塞淵仁孝婉順率禮無遺體季蘭之姿蹈思齊之跡永初二年年十有五爰初來嫁誕成家道仰奉慈姑竭歡致敬俯誨滕下化導周悉至德修於幾微徽音暢於神明故能恭姪姒之功兼生人之榮朝春路寢騖桑蠶宮光寵有祭祭服有珫音充珫耳也前後奉斯禮者三十餘載夫人生五男長曰整伯齊次曰于億叔韡次曰寧穉威次曰碩季叡伯仲各未加冠遭

厲氣同時夭折叔上郡孝廉季吏歷州宰舉茂才業令京令爲議郎季以高第爲侍御史諫議大夫侍中虎賁中郎將陳留太守皆早即世夫人哀悼劬悴由是被疾遭太夫人憂篤年七十七建寧三年薨夫人之存也葬闕中饋婉戀供養依生奉仁紹述雅意其閏月附于太夫人窀穸于茲地魂而有靈歆明定省神心欣焉其實寧之元女金盈追慕永思憯音忝慢也恒罔極遂及斯表鐫著堅珉音民石似玉也頌曰悲母氏之不永懷殷恤以摧傷惟于道之無窮惜閨姆之永喪

黄耇以期順胡委我以夙喪恒思心以激切亦割肝以絕腸昔先聖之遺辭言仁者其壽長嗟母氏之憂患體愷悌以慈良失延年之報祐獨何棄於穹蒼日月忽以將暮抱長結以含愁壽修念於在昔原疾病之所由遭元子之弱夭心傷悴以自憂暨叔季之殞終哀情結以彌綢皇姑沒而中感遂大漸兮速流疾[illegible][illegible]而日邁氣微微以長浮銷精魂以遐翔曾不可乎援留爾乃順旨於冥冥繼存意於不違爰祔靈於皇姑尚魂魄之有依潛幽室之黯漠惜昭明之景輝

一徃超以末及傾徂遡其彌遲顧新廟以累欷伏几筵而增悲嗟既逝之益遠聊悠悠而莫追

司徒袁公夫人馬氏碑銘

維光和七年司徒袁公夫人馬氏薨其十一月葬哀子懿達仁達銜恤哀痛靡所寫懷乃撰錄母氏之德履示公之門人覩文感義采石于南山認之群儒假貞石以讚焉夫人右扶風平陵人也曾祖中水侯祖將作大匠考南郡太守中水侯弟伏波將軍女在淑媛作合孝明誕生孝章婚姻帝室世爲名族夫人生

應靈和德精性妙角犀豐盈實有偉表溫慈惠愛愼
而寡言幼從師氏四禮之教早達窈窕德象之儀及
笄求匹明哲供治婦業孝敬婉孌(音戀女人之美)畢力中饋
後生仰則以爲謀憲自公歷據王官至宰相夫人營
克家道扶翼政事聰明達乎中外隱括及乎無方不
出其機化導宣暢童子無驕逸之尤婦妾無捨力之
愆故能窮生人之光寵獲福祿之豐報朝春政於王
室躬桑繭於蠶宮春秋六十有三寢疾不永懿等追
想定省尋思髣髴哀窮念極不知所裁乃申辭曰於

穆母氏之德孔休思齊先始百行聿修宣慈惠和恩
澤並周義方之訓如川之流俾我小子蒙昧以滮(音滮水流也)
不享遐年以永春秋往而不返潛淪大幽嗚呼
哀哉几筵虛設幃帳空陳品物猶在不見其人魂氣
飄颻焉所安神兄弟何依姊妹何親號咷切怛曾不
我聞吁嗟上天何辜而然傷逝不續徃者不旋

濟北相崔君夫人誄

維延熹四年故濟北相崔夫人卒嗚呼哀哉世喪母
儀宗殞憲師哀哀孝子靡所瞻依凡百赴弔至止增
悲投涕歔欷共叙赫姿乃爲誄曰淸和有鑠時惟哲
母令儀令色爰以資始塞淵其心淑愼其止于母斯
勤在子斯敏仰覽篇籍俯釐絲枲多才多藝于何不
有休譽遐焉允女之英乃及崔君惟德是行其德伊
何實粹實明虔恭事幾莽潤中饋敦此婉順疾彼攸
遂思齊徽音晨興夜寢穆穆其猷莫之與二天祚明
德底之方穀於赫崔君膺茲祉祿夫人有徽翼此淸
淑仁風溫潤義惠優渥推恩中外施浹疏族食不兼
膳服不纖縠以儉爲榮以奢爲辱堂堂其徽惟世之

良于其令母受茲義方訓以柔和董以嚴剛怒不傷
愛喜不亂莊納之軌度終然允臧是用登隮享其寵
光雖則崇盛猶匪寧息同其婦子茂師其職服貴無
荒尊不舍力密勿不忘惟德之極昔在共姜陪臣之
母勞謙紡績仲尼是紀矧茲夫人帝室命婦猶日孜
孜復禮克己人亦有言仁者壽長宜登永年黃耇無
疆昊天不弔降此殘殃寢疾彌留精爽悴傷慘怛孝
子惴惴其惶靡神不舉無藥不將嗚呼哀哉於是孝
子長吁氣絕復蘇號呼告哀不知其辜昊天上帝忍

弔遺孫尋想遊靈焉識所徂嗚呼哀哉既殯祔柩潸
言于歸家宰喪儀循禮無遺切切喪主瘠羸哀哀情
兮長慕涕兮無晞行旅揮涕千里于咨乃謀卜筮言
考其良建彼兆域于時翳藏冥冥窀穸無時有陽燈
燭既滅馬道納光形影不見定省何望嗟其哀矣不
可弭忘日月代序古有如喪由斯夫人榮烈有章配
彼哲彥既隆且昌顧景赫奕饋供孔將惟以慰懷庶
無忝傷嗚呼哀哉

議郎胡公夫人哀讚

議郎夫人趙氏字曰永姜允有令德秉心塞淵舒詳
閑雅儀節孔備女師四典窈窕德象罔不習熟以供
婦道議郎早世撫誨幼孤義方以導其性中禁以閑
其情孫顥儉節用免咎誨少辟侍中襲先公之爵以
議郎出爲濟陰太守是時夫人寢疾未薨而國家方
有滎陽寇賊震驚帝師簡選州辟授任進衛不得辭
王命親嘗藥夫人乃自矜精稟氣力俛起若愈以勸
遣顥到官月餘所疾暴盛春秋五十八中平四年薨
于京師顥有剖符之寄偪於國典疾篤不得顧親增
感氣絕不能自存愼終之事闕焉永廢雖不毀以隨
沒亦困悴而傷懷知我如此不如勿生號咷告哀以
乞骸骨踰年然後獲聽追惟考君存時之命迎棺舊
土同穴此城孫心摧割靡所底念仰瞻二親或有神
誥靈表之文敢曰亮闇叙我憂痛作哀讚書之于碑
愍予小子夙罹孔艱嚴考殞沒我在齠年母氏鞠育
載矜載憐殷斯勤斯慈愛備存匪惟驕之範我軌度
教誨嚴肅昭示好惡俾我克類畏威忌怒用免咎悔
踐 祖即爵其土二將是臨與帝剖符守于濟陰

夫、 以榮此寵休疾用歡痊翊日斯瘳將征將邁
從養陶丘景命徂逝不憖少留疾大漸以危亟兮精
微微而浸衰逼王職於憲典兮子孫忽以替違目不
臨此氣絕兮手不親夫含飯陳衣衾而不省兮合緶
棺而不見昔予考之即世兮安宅兆于舊邦依存意
以奉亡兮遷靈柩而同來考妣痛以憯兮離乖神柩
集而移兮增哀黃壚密而無間兮出入閬其無門异
音于兩人共舉也 柩在茲兮不知魂景之所存悼孫衷之不
遂兮思情憭以傷肝幽情淪於后坤兮精哀達乎昊

乾

郡掾史張玄祠堂碑銘

掾諱玄字伯雅河南偃師人也其先張仲以孝友為名左右周室大漢初興張蒼為丞相封北平侯其後自河内遷于茲土世為顯姓掾天姿恭恪宣慈惠和允恭博敏惻隱仁恕正身履道以協閨庭損用節財以贍疏族動中規矩言合典式不知名彰不飾行著可謂仁粹淑貞自然之素者已論者嘉之州郡禮招署致掾文沉靜寡欲不求榮祿是以豐於天爵

薄於人位其月日遭疾而卒掾孫翻以貞固之質受過庭之訓獲執戟出宰相邑遷太守得大夫之祿奉烝嘗之祀尋原祚之所由而至於此先考積善之餘慶陰德之陽報乃於是立祠堂假碑勒銘式明令德以示乎後辭曰於惟我考允廸懿德治信斯順其儀不忒仁惠周洽行惟模則篤垂餘慶貽此燕翼邈矣遺孫用懷多福刊名金石流于罔極

袁滿來碑銘

茂德休行曰袁滿來太尉公之孫司徒公之子逸才淑姿實大所授聰遠通敏越齔在闕明習易學從誨如流百家衆氏遇目能識事不再舉問一及三具始知終情性周備夙有奇節孝智所生順而不驕篤友兄弟和而無忿氣決泉達無所凝滯雖冠帶之中士校材考行無以加焉允公族之殊異國家之輔佐衆律其器士嘉其良雖則童稚令聞芬芳降生不永年十有五四月壬寅遭疾而卒既苗而不穗凋殞（音允殁也）華英嗚呼悲夫乃假碑旌于墓表嗟其傷矣惟以告哀

童幼胡根碑銘

故陳留太守胡君子曰根字仲原生有嘉表幼而克才角犀豐盈光潤玉顏聰明敏惠好問早識言語所及智思所生雖成人之德無以加焉稟命不長夙罹凶災年七歲建寧二年遭疾夭[illegible]慈母悼痛昆姊孔懷感襁褓之親愛憐國城之乖離乃權宜就封二祖墓側親屬李陶等相與追慕先君悲悼遺嗣樹碑刊辭以慰哀思辭曰於惟神原應氣淑靈實有令儀而氣如瑩明之之性與體俱生聞言斯識覩物知名傳

以雄詐智力盜取神器至席父
業逼禪授尊乃不趍時政行効
重本敦族之計而頋凋剪枝幹
委心異族有弟如植俾之危疑
禁錮睽事扼腕至於長嘆流涕
轉徙以殁不能自已嗟乎予於

是知魏之不競矣且以植之賢
務自矜飭奪儲特反掌耳而乃
縱酒剝晦以明己無上兄之心
善乎文中子曰陳思王達理者
也以天下讓而猶衷曲莫白窘
迫殁身至今箕豆之吟吁嗟之

歌令人悽不忍讀至之於兄弟
誠薄矣嗟乎此魏之所以為魏
也矣按植密舉表云權之所在
雖疎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
予嘗掩卷嘆息以為名言其又
曰取齊者田族分晉者趙魏意

蓋睹指司馬氏者歟歸明主乃
竟亦不悟卒使植憤悶發疾以
死也夫而或以為扶蘓殺而秦
滅季札藏而吳亂天之意非為
扶蘓札將以滅秦而亂吳也善
是則魏之不能用植固亦天棄

之矣然予又獨[illegible]摉之綫生揎

髙生亦所謂不係世類者哉

鑴 呼規切　鏕 彼苗切　淦 古暗切　滉 古賓切

瀁 余掌切 古文漾　溜 力救切　淥 力木切　濈 戢

瀏 力周切　瀸 作廉切　涔 仕林切　瀇 任角切

沆 何黨切　瀣 乎代切　蕞 㚇　虋 眉耕切

莅 菡改切　蒢 直息切　蘳 公切　葆 補道切

菌 奇隕切　楛 戶　欐 力㡳切　蓊 息公切

楸 丑留切　挂 古賣切　搦 女卓切　搶 初夷切

攙 仕銜切　鵽 劣括切　鷃 晏　鶤 公覓切

鸝 鸝　鵝 霜　鴜 子奇切　鞲 乎密切

鞾 禹鬼切　皣 下刼切　睕 於阮切　晧 浩

睞 力代切　腨 子選切　倚 直理切　僭 籀文 愆字

銜 下監切　徍 圭　轗 苦敢切　輀 如之切

咄 丁骨切　唶 子夜切　黏 女廉切　礌 洛罪切

硊 口罪切　嵒 宜咸切　喦 即巖字　嶷 魚其 魚力二切

醒 陳貞切　杲 縛謀切　罝 子邪切　鮐 它才切

蜯 步項切　憙 許記切　貙 敕朱切　颸 楚飢切

怯 去刧切　猋 卑遙切　燚 弋𤉯 必遙二切　燿 曜

熠以立切　殳殊[illegible]　彀者亘切　縠胡木切

璀七罪切　堦仁志切　婧湯卧切　疥恥忍切

亂襯　槊黎　駴胡揩切　閡五載切

湓　靨於協切

音義終

曹子建集目録

卷一

賦十首

東征賦有序

遊觀賦

懷親賦有序

玄暢賦有序

幽思賦

節遊賦

感節賦

離思賦有序

釋思賦有序

臨觀賦

卷二

賦十首

潛志賦

閒居賦

慰子賦

叙愁賦有序
愁思賦
九愁賦
娛賓賦
愍志賦有序
歸思賦
靜思賦

卷三

賦十一首

感婚賦
出婦賦
洛神賦有序
愁霖賦
喜霽賦
登臺賦
九華扇賦有序
寶刀賦有序
車渠椀賦
迷迭香賦
大暑賦

卷四

賦十三首

神龜賦有序
白鶴賦
蟬賦
鸚鵡賦
鶡賦有序

離繳鴈賦有序
鷂雀賦
蝙蝠賦
芙蓉賦
酒賦有序
槐賦
植橘賦
述行賦

卷五

詩三十四首
公宴
侍太子坐
七哀
鬬雞
元會
送應氏二首
雜詩六首
喜雨

離友有序
應詔
贈徐幹
贈丁儀
贈王粲
贈丁儀王粲
贈白馬王彪
贈丁翼
朔風
矯志
閨情二首
三良
責躬
情詩
妬
芙蓉池
雜詩
言志

七步詩

卷六

樂府四十首
箜篌引
升天行二首
僊人篇
妾薄命二首
白馬篇
名都篇

薤露行
豫章行二首
美女行
艷歌
遊僊
五遊詠
梁甫行
丹霞蔽日行
怨歌行

善哉行
君子行
平陵東
苦思行
遠遊篇
吁嗟篇
鰕䱇篇
種葛篇
浮萍篇

惟漢行
當來日大難
野田黃雀行
門有萬里客
怨歌行一首七解
桂之樹行
當牆欲高行
當欲遊南山行
當事君行

當車以駕行
飛龍篇
盤石篇
驅車篇

卷七

頌九首
皇子生頌
玄俗頌
母儀頌

明賢頌
孔子廟頌
學官頌
社頌
宜男花頌
冬至獻襪頌

贊二十九首
庖羲贊
女媧贊

神農贊
黃帝贊
少昊贊
顓頊贊
帝嚳贊
帝堯贊
帝舜贊
夏禹贊
殷湯贊
湯禱桑林贊
周文王贊
周武王贊
周公贊
周成王贊
漢高帝贊
漢文帝贊
漢景帝贊
漢武帝贊

姜嫄簡狄贊
禹妻贊
班婕妤贊
吹雲贊
赤雀賦贊
巢父贊
務光贊
商山四皓贊
三鼎贊

銘 二首
承露盤銘 有序
寶刀銘
卷八
章 二首
改封陳王謝恩章
封二子爲公謝恩章
表 二十首
初封安鄉侯表

謝妻改封表
自試表
求自試表 二首
謝賜柰表
諫伐遼東表
獻璧表
獻文帝馬表
上牛表
謝鼓吹表
求通親親表
慶文帝受禪表 二首
上下太后誄表
上責躬詩表
龍見表
冬至獻襪頌表
上先帝賜鎧表
令 二首
黃初五年令

黃初六年令
卷九
文 二首
誥咎文
釋愁文
啓 七首
七啓 有序
詠 一首
九詠

序一首
柳頌序
書三首
與司馬仲達書
與楊德祖書
與吳季重書
誄八首
任城王誄
大司馬曹休誄
光祿大夫荀侯誄
平原懿主公誄
武帝誄
文帝誄
卞太后誄
王仲宣誄有序
哀辭三首
金瓠哀辭
行女哀辭

仲雍哀辭
卷十
論六首
漢二祖優劣論
相論
辯道論
令禽惡鳥論
魏德論
魏德論謳 穀 禾 鵲 鳩
說二首
藉田說
髑髏說

賦十首

東征賦 有序

建安十九年王師東征吳寇余典禁兵衛宮省然神武一舉東夷必克想見振旅之盛故作賦一篇

登城隅之飛觀兮望六師之所營幡旗轉而心異兮舟楫動而傷情顧身微而任顯兮愧任重而命輕嗟我愁其何爲兮心遑思而懸旌師旅

憑皇穹之靈佑兮亮元勲之必舉揮朱旗以東指兮橫大江而莫御

游觀賦

靜閑居而無事將遊目以自娛登北觀而啓路涉雲際之飛除從羆熊之武士荷長戟而先驅罷若雲歸會如霧聚車不及回塵不獲舉奮袂成風揮汗如雨

懷親賦 有序

濟陽南澤有先帝故營遂停駕造斯賦焉

猶平原而南騖覩先帝之舊營步壁壘之常制識旌旗之所停在官曹之典列心髣髴於平生回驥首而永游赴脩途以尋遠情眷戀而顧懷魂須臾而九反

玄暢賦 有序

夫富者非財也貴者非寶也或有輕爵祿而重榮聲者或有反性命而徇功名者是以孔老異情楊墨殊義聊作賦名曰玄暢

夫何希世之大人罄天壤而作皇該仁聖之上

義據神位以統方補五常之漏闕綴三代以紘綱倪余生之倖祿遘九二之嘉祥上同契於稷卨降合穎於伊望思薦寶以繼佩怨和璞之始鐫思黃鍾以協律怨伶夔之不存嗟所圖之莫合悵蘊結而延佇希鵬舉以摶天蹶青雲而奮羽企駟躍而改駕任中才之展御望前軌而致策顧後乘而安驅匪遑邁之短脩長前貞而保素弘道德以爲宇築無怨以作藩溜慈惠以爲圃耕[illegible]以爲田不媿景而慚魄言縣天之何

欲邈千載而流聲超遺黎而度俗

幽思賦

倚高臺之曲隅處幽僻之閒深望翔雲之悠悠羌朝霽而夕陰顧秋華而零落感歲莫而傷心觀躍魚於南沼聆鳴鶴於北林搦素筆而慷慨揚大雅之哀吟仰清風以歎息寄余思於悲絃信有心而在遠重登高以臨川何余心之煩錯寧翰墨之能傳

節遊賦

覽宮宇之顯麗實大人之攸居建三臺於前處飄飛陛以凌虛連雲閣以遠徑營觀榭於城隅亢高軒以回眺緣雲霓而結疏仰西嶽之松岑臨漳涂之清渠觀靡靡而無終何渺渺而難殊亮虛厚之所處非吾人之所廬於是仲春之月百卉叢生萋萋藹藹翠葉朱莖竹林青葱珍果含榮凱風發而時鳥讙微波動而水蟲鳴感氣運之和順樂時澤之有成遂乃浮素蓋御驊騮命友生攜同儔誦風人之所歎遂駕言而出遊步北園而馳騖庶翱翔以解憂望洪池之滉瀁遂降集乎輕舟浮沉蟻於金罍行觴爵於好求絲竹發而響厲悲風激於中流且容與以盡觀聊永日而忘愁嗟羲和之奮迅怨曜靈之無光念人生之不永若春日之微霜諒遺名之可紀信天命之無常愈志蕩以淫游非經國之大綱罷曲宴而旋服遂言歸乎舊房

感節賦

攜友生而游觀盡賓主之所求登高墉以永望

與消日以忘憂欣陽春之潛潤樂時澤之惠休望候鴈之翔集想玄鳥之來游嗟征夫之長勤雖處逸而懷愁懼天河之一回沒我身乎長流豈吾鄉之足顧戀祖宗之靈丘唯人生之忽過若鑿石之未燿慕牛山之哀泣懼平仲之我笑折若華之翳日庶朱光之[illegible]照願寄軀於飛蓬乘陽風之遠飄亮吾志之不從乃拊心以歎息青雲鬱其西翔飛鳥翩而止匿欲縱體而從之哀余身之無翼大風隱其四起揚黃塵之冥冥

以來群草木紛其揚英見遊魚之涔
感流波之悲聲內紆曲而潛結心怛惕以中驚
匪榮德之累身恐年命之早零慕歸全之明義
庶不忝其所生

離思賦 有序

建安十六年大軍西討馬超太子留監國植時
從焉意有憶戀遂作離思賦云
在肇秋之嘉月將耀師而西旗余抱疾以賓從
扶衡軫而不怡慮征期之方至傷無階以告辭
念茲君之光惠庶沒命而不疑欲畢力於旌麾
將何心而遠之願我君之自愛爲皇朝而寶己
水重深而魚悅林脩茂而鳥喜

釋思賦 有序

家弟出養族父郎中伊予以兄弟之愛心有戀
然作此賦以贈之
彼翔友之離別猶求思乎白駒況同生之義絕
重背親而爲疎樂鴛鴦之同池羨比翼之共林
亮根異其何戚痛別幹之傷心

臨觀賦

登高墉兮望四澤臨長流兮送遠客春風暢而
氣通靈草含幹兮木交莖丘陵崛兮松柏青南
園薆兮果載榮樂時物之逸豫悲予志之長違
歎東山之朔勤歌式微以訴歸進無路以効功
退無隱以營私俯無鱗以遊遁仰無翼以飜飛

曹子建集卷之二

賦 十首

潛志賦

潛大道以遊志希往昔之遐烈矯貞亮以作矢當苑囿之呈藝驅仁義以爲禽必忠信而後發退隱身以滅跡進出世而取容且摧剛而和謀接處肅以靜恭亮知榮而守辱匪狗天以爲通

閑居賦

何吾人之介特去朋正而無儔出靡時以娛志

入無樂以消憂何歲月之若騖復民生之無常感陽春之發節聊輕駕之遠翔登高丘以延企時薄暮而起雨仰歸雲以載奔遇蘭蕙之長圃冀芬芳之可服結春衡以延佇入虛廊之閒館步生風之高廡踐密邇之修除即蔽景之玄宇翡翠翔於南枝玄鶴鳴於北野青魚躍於東沼白鳥戲於西渚遂乃背通谷對綠波藉文茵翳春華丹轂更馳羽騎相過

慰子賦

彼凡人之相親小離別而懷戀况中殤之愛子乃千秋而不見入空室而獨倚對孤幃而切歎痛人亡而物在心何忍而復觀日晼晚而既沒月代照而舒光仰列星以至晨衣霑露而含霜惟逝者之日遠愴傷心而絕腸

敘愁賦 有序

時家二女弟故漢皇帝聘以爲貴人家母見二弟愁思故令予作賦曰

嗟妾身之微薄信未達乎義方遭母氏之聖善

奉恩化之彌長迄盛年而始立修女職於衣裳承師保之明訓誦六列之篇章觀圖像之遺形竊庶幾乎英皇委微軀於帝室充末列於椒房荷印紱之令服非陋才之所望對牀帳而太息慕二親以憎傷揚羅袖而掩涕起出戶而彷徨顧堂宇之舊處悲一別之異鄉

愁思賦

四節更王兮愁氣悲遂思倘恍兮若有遺原野蕭條兮煙無依雲高氣靜兮露凝璣野草變色

兮莖葉稀鳴蜩抱木兮鴈南飛歸室解裳兮步
庭前月光照懷兮星依天居一世兮芳景遷松
喬難慕兮誰能仙長壽命也兮獨何愆

九愁賦

嗟離思之難忘心慘毒而含哀踐南畿之末境
越引領之徘徊捲浮雲以太息顧攀登而無階
匪徇榮而愉樂信舊都之可懷恨時王之謬聽
受奸枉之虛辭揚天威以臨下忽放臣而不疑
登高陵而反顧心懷愁而荒悴念先寵之既隆

哀後施之不遂雖危亡之不豫亮無遠君之心
刈桂蘭而秣馬舍余車於西林願接翼於歸鴻
嗟高飛而莫攀因流景而寄言響一絕而不還
傷時俗之趨險獨悵望而長愁感龍鸞而匿跡
如吾身之不留竄江介之曠野獨眇眇而沉舟
思孤客之可悲愍予身之翩翔豈天監之孔明
將時運之無常謂內思而自策筭乃昔之愆殃
以忠言而見黜信毋負於時王俗參差而不齊
豈毀譽之可同競昏瞀以營私害予身之奉公
共朋黨而妬賢俾予濟乎長江嗟大化之移易
悲性命之攸遭愁慊慊而繼懷惟慘慘而情挽
曠年載而不回長去君兮悠遠御飛龍之蜿蜒
揚翠霓之華旌絕紫霄而高騖飄弭節於天庭
披輕雲而下觀覽九土之殊形顧南郢之邦壞
咸蕪穢而倚頓駿盤桓而思服仰御驤以悲鳴
行予袂而長涕僕夫感以失聲履先王之正路
豈淫徑之可遵知犯君之招咎耻干媚而求親
顧旋復之無軌長自棄於遐濱與麋鹿以爲群

宿林藪之威蓁野蕭條而極望曠千里而無人
民生期於必死何自苦以終身寧作清水之沉
泥不爲濁路之飛塵踐蹊隧之危阻登岩峷之
高岑見失羣之離獸覿偏棲之孤禽懷憤激以
切痛苦回忍之在心愁戚戚其無爲遊綠林而
逍遙臨白水以悲嘯猿驚聽以失條亮無怨而
棄逐乃余行之所招

娛賓賦

遂衎賓而高會兮丹幃曄以四張辦中廚之豐

膳兮作齊鄭之妍倡文人騁其妙説兮飛輕翰
而成章談在昔之清風兮揔賢聖之紀綱欣公
子之高義兮德芬芳其若蘭揚仁恩於白屋兮
踰周公之棄餐聽仁風以忘憂兮美酒清而肴
乾

慜志賦 有序

或人有好鄰人之女者時無良媒禮不成焉彼
女遂行適人有言之於予者予心感焉乃作賦
曰

竊托音於往昔迨來春之不從思同遊而無路
情壅隔而靡通哀莫哀於永絕悲莫悲於生離
豈良時之難俟痛予質之日虧登高樓以臨下
望所歡之攸居去君子之清宇歸小人之蓬廬
欲輕飛而從之迫禮防之我居

歸思賦

背故鄉而遷徂將遥憩乎他濱經平常之舊居
慼荒壞而莫振城邑寂以空虛草木穢而荊蓁
嗟喬木之無陰處原野其何爲信樂土之足慕

忽并日之載馳

靜思賦

夫何美女之爛妖紅顏曄而流光卓特出而無
疋呈才好其莫當性通暢以聰惠行嫿密而妍
詳蔭高岑以翳日臨綠水之清流秋風起於中
林離鳥鳴而相求愁慘慘以增傷悲予安能乎
淹留

曹子建集卷之三

賦十一首

感婚賦

陽氣動兮淑清百卉鬱兮含英春風起兮蕭條蟄蟲出兮悲鳴顧有懷兮妖嬈用騷首兮屏營登清臺以蕩志伏高軒而游情悲良媒之不顧懼歡媾之不成慨仰首而太息風飄飄以動纓

出婦賦

以才薄之陋質奉君子之清塵承顏色以接意恐疎賤而不親悅新婚而忘妾哀愛惠之中零遂隨頹而失望退幽屏於下庭痛一旦而見棄心忉忉以非驚衣入門之初服背床室而出征攀僕御而登車左右悲而失聲嗟冤結而無訴乃愁苦以長窮恨無愆而見棄悼君施之不終

洛神賦 有序

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對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賦其詞曰

余從京域言歸東藩背伊闕越轘轅經通谷陵景山日既西傾車殆馬煩爾乃稅駕乎蘅皐秣駟乎芝田容與乎陽（一作楊）林流盼乎洛川於是精移神駭忽焉思散俯則未察仰以殊觀覩一麗人於岩之畔廼援御者而告之曰爾有覩於彼者乎彼何人斯若此之艷也御者對曰臣聞河洛之神名曰宓妃然則君王之所見也無奈（一作迺）是乎其狀若何臣願聞之余告之曰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颻兮若流風之回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蓉（一作蕖）出淥波穠纖得衷（一作中）脩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約素延頸秀項皓質呈露芳澤無加鉛華弗御雲髻峩峩脩眉聯娟丹唇外朗皓齒內鮮明眸善睞靨輔承權瓌姿艷逸儀靜體閑柔情綽態媚於語言奇服曠世骨像應圖披羅衣之璀粲兮珥瑤碧之華琚戴金翠之首飾綴明珠以耀軀踐遠遊之文履曳霧綃之輕裾微幽

蘭之芳藹兮步踟躕於山隅於是忽焉縱體以遨以嬉左倚采旄右蔭桂旗攘皓腕於神滸兮采湍瀨之玄芝余情悅其淑美兮心振蕩而不怡無良媒以接歡兮托微波而通辭願誠素之先達兮解玉珮以要之嗟佳人之信脩羌習禮而明詩抗瓊珶以和予兮指潛淵而為期執眷眷之款實兮懼斯靈之我欺感交甫之棄言兮悵猶豫而狐疑收和顏而靜志兮申禮防以自持於是洛靈感焉徙倚彷徨神光離合乍陰乍

陽竦輕軀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踐椒塗之郁烈步蘅薄而流芳超長吟以永慕兮聲哀厲而彌長爾廼衆靈雜遝命儔嘯侶或戲清流或翔神渚或採明珠或拾翠羽從南湘之二妃携漢濱之遊女歎匏瓜之無匹兮詠牽牛之獨處揚輕袿之猗（一作綺）靡兮翳脩袖以延佇體迅飛鳧飄忽若神凌波微步羅襪生塵動無常則若危若安進止難期若往若還轉眄流精光潤玉顏含辭未吐氣若幽蘭華容婀娜令我忘餐於是

屏翳收風川后靜波馮夷鳴鼓女媧清歌騰文魚以驚乘鳴玉鸞以偕逝六龍儼其齊首載雲車之容裔鯨鯢踊而夾轂水禽翔而為衛於是越北沚過南岡紆素領回清陽動朱脣以徐言陳交接之大綱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當抗羅袂以掩涕兮淚流襟之浪浪悼良會之永絕兮哀一逝而異鄉無微情以效愛兮獻江南之明璫雖潛處於太陰長寄心於君王忽不悟其所舍悵神宵而蔽光於是背下陵高足往

神留遺情想像顧望懷愁冀靈體之復形御輕舟而上泝浮長川而忘反思綿綿而增慕夜耿耿而不寐霑繁霜而至曙命僕夫而就駕吾將歸乎東路攬騑轡以抗策悵盤桓而不能去

愁霖賦

迎朔風而爰邁兮雨微微而逮行悼朝陽之隱曜兮怨北辰之潛精車結轍以盤桓兮馬蹢躅以悲鳴攀扶桑而仰觀兮假九日於天皇瞻沈雲之泱漭兮哀吾願之不將又曰夫季秋之淫

雨兮既彌日而成霖瞻玄雲之晻晻兮聽長[illegible]
之淋淋中宵臥而歎息起飾帶而撫琴

喜霽賦

禹身逝於陽旰卒錫圭而告成湯感旱於殷時
造桑林而敷誠動玉朝而雲披鳴鑾鈴而日陽
北極以爲期吾將倍道而兼行

登臺賦

從明后之嬉遊聊登臺以娛情見天府之廣開
觀聖德之所營建高殿之嵯峨浮雙闕乎太清

立沖天之華觀連飛閣乎西城臨漳川之長流
望衆果之滋榮仰春風之和穆聽百鳥之悲鳴
天功恒其既立家願得而獲呈揚仁化於宇內
盡肅恭於上京雖桓文之爲盛豈足方乎聖明
休矣美矣惠澤遠揚翼佐皇家寧彼四方同天
地之矩量齊日月之輝光

九華扇賦 有序

昔吾先君常侍得幸漢桓帝賜方扇不方不圓
其中結成文名曰九華其辭曰

有神區之名竹生不周之高岑對綠水之素
背玄澗之重深體虛暢以立幹播翠葉以成林
形五離而九華篾氂解而縷分效虬龍之蜿蟬
法虹霓之氤氳因形致好不常厥儀方不應矩
圓不中規隨皓腕以徐轉發惠風之寒微時氣
清以方厲紛飄動兮紈綺

寶刀賦 有序

建安中魏王命有司造寶刀五枚以龍熊鳥雀
爲識太子得一余弟饒陽侯各得一焉

有皇漢之明后思明達而玄通飛文藻以博致
揚武備以禦凶然後礪五方之石鑒以中黃之
壤規圓景以定環攄神思而造象陸斷犀革水
斷龍角輕繫浮截刀不纖流踰南越之巨闕超
有楚之泰阿寔真人之攸遇永天祿而是荷

車渠椀賦

惟新椀之所生于涼風之浚湄采金光之定色
擬朝陽而發輝豐玄素之暐曄帶朱榮之葳蕤
緼絲綸以肆采藻繁布以相追翩飄颻而浮景

若鸞鵠之雙飛隱神璞於西野彌百葉而莫[illegible]
于時乃有篤厚神后廣被仁聲羌慕義而重使
獻茲寶於斯庭命公輸之巧匠窮妍麗之殊形
華色粲爛文若點成鬱蓊雲蒸蜿蟺龍征光如
激電影若浮星何神怪之巨偉信一覽而九驚
雖離朱之聰目內炫耀而失精何明麗之可悅
超群寶而特章俟君子之閒燕酌甘醴於斯觥
既娛情而可貴故求御而不忘

迷迭香賦

播西都之麗草兮應青春而凝暉流翠葉於纖
柯兮結微根於丹墀信繁華之速實兮弗見凋
於嚴霜芳莫秋之幽蘭兮麗昆崙之英芝既經
時而收采兮遂幽殺以增芳去枝葉而特御兮
入綃縠之霧裳附玉體以行止兮順微風而舒
光

大暑賦

炎帝掌節祝融司方羲和按轡南雀舞衡蛇折
鱗於靈窟龍解角於皓蒼遂乃溫風赫戲草木
垂幹山折海沸沙融礫爛飛魚躍渚潛黿浮岸
鳥張翼而近棲獸交遊而雲散于時黎庶徙倚
棊布葉分機女絕綜農夫釋耘背暑者不羣而
齊跡向陰者不會而成群於是大人遷居宅幽
緩神育靈雲屋重構閒房肅清寒泉涌流玄木
奮榮積素冰於幽館氣飛結而為霜奏白雪於
琴瑟朔風感而增涼

曹子建集卷之四

賦 十三首

神龜賦 有序

龜壽千歲時有遺余龜者數日而死肌肉消盡唯甲存焉余感而賦之曰

嘉四靈之建德各潛位乎一方蒼龍虬於東嶽白虎嘯於西岡玄武集於寒門朱雀棲於南鄉順仁風以消息應聖時而後翔嗟神龜之奇物體乾坤之自然下夷方以則地上規隆而法天順陰陽以呼吸藏景曜於重泉餐飛塵以實氣飲不竭於朝露步容趾以俯仰時鸞回而鶴顧忽萬載而不恤周無疆於太素感白龍之翔翥卒不免乎豫且雖見珍於宗廟罹刳剥之重辜欲愬怨於上帝將等愧乎游魚懼沈泥之逢殆赴芳蓮以巢居安玄雲而好靜不淫翔而改度昔嚴周之抗節援斯靈而託喻嗟祿運之屯蹇終遇獲於江濱歸籠檻以幽處遭淳美之仁人晝顧瞻以終日夕撫順而接晨遘淫災以殞越

命勦絶而不振天道昧而未分神明幽而難燭黄氏没於空澤松喬化於扶木蛻折鱗於平皋龍脱骨於深谷亮物類之遷化疑斯靈之解殻

白鶴賦

嗟皓麗之素鳥兮含奇氣之淑祥薄幽林以屏處兮蔭重景之餘光狭單巣於弱條兮懼衝風之難當無沙棠之逸志兮欣六翮之不傷承邂逅之僥倖兮得接翼於鸞凰同毛衣之氣類兮信休息之同行痛美會之中絶兮遘嚴災而逢殃拜太息而祗懼兮抑吞聲而不揚傷本規之違忤悵離群而獨處恒竄伏以窮栖獨哀鳴而戢羽冀大綱之難結得奮翅而遠遊聆雅琴之清韻記六翮之末流

蟬賦

唯夫蟬之清素兮潛厥類乎太陰在盛陽之仲夏兮始遊豫乎芳林實澹泊而寡慾兮獨怡樂而長吟聲皦皦而彌厲兮似貞士之介心内含和而弗食兮與衆物而無求棲高枝而仰首兮

頫漱露之清流隱柔桑之稠葉兮快閒居而遁暑若黃雀之作害兮患螂螳之勁斧兮冀飄翔而遠托兮毒蜘蛛之網罟欲降　而卑竄兮懼草蟲之襲予免衆難而弗獲兮遙遷集乎宮宇依名果之茂陰兮托脩幹以靜處有翩翩之狡童兮步容與於園圃體離朱之聰視兮姿才捷於獼猿條罔葉而不挽兮樹無幹而不緣翳輕驅而奮進兮跪側足以自閒恐余身之驚駭兮精曾睨而目連持柔竿之冉冉兮運微黏而我纏

欲翻飛而逾滯兮知性命之長捐委厥體於庖夫熾炎炭而就燔秋霜紛以宵下晨風烈其過庭氣憯怛而薄軀足攀木而失莖吟嘶啞以沮敗狀枯槁以喪形辭曰詩歎鳴蜩聲嘒嘒兮盛陽則來大陰逝兮皎皎貞素侔夷節兮帝臣是戴尚其潔兮

鸚鵡賦

美中州之令鳥越衆類之殊名感陽和而振翼遁太陰以存形遇旅人之嚴網殊六翮之無遺身挂滯於重籠孤鴛鳴而獨歸豈予身之足惜憐衆雛之未飛分靡軀以潤鑊何全濟之敢希蒙含育之厚德奉君子之光輝怨身輕而施重恐往惠之中虧常戢心以懷懼雖處安其若危永哀鳴其報德庶終來而不疲

鶡賦 有序

鶡之爲禽猛氣其鬬終無勝負期於必死遂賦之焉

美遐圻之偉鳥生太行之嵒阻體貞剛之烈性

亮乾德之所輔戴毛角之雙立揚玄黃之勁羽其沉隕而重辱有節士之儀矩降居檀澤高處保岑遊不同嶺棲必異林若有翻雄駭游孤鴛驚翔則長鳴挑敵鼓翼專揚踰高越壑雙不隻僵階侍斯珥俯耀文墀成武官之首飾增庭燎之高輝

離繳鴈賦 有序

余游於武陵中有鴈離繳不能復飛顧命舟人追而得之故憐而賦焉

憐孤鴈之偏特情惆焉而內傷含中和之純氣赴四節而征行違玄冬於南裔避炎夏於朔方挂微軀之輕翼忽頹落而離群旅晴驚而鳴遠徒矯首而莫聞甘充君之下廚膏函牛之鼎鑊蒙生全之顧覆何恩施之隆博於是縱軀歸命無慮無求飢食稻粱渴飲清流

鷂雀賦

鷂欲取雀雀言雀微賤身單些小肌肉瘠瘦所得蓋少君欲相噉實不足飽鷂得雀言初不

敢語頃來轗軻資糧之旅三日不食略思死鼠今日相得寧復置汝雀得鷂言意甚怔營性命至重雀鼠貪生君得一食我命是傾皇天降鑒賢者是聽鷂得雀言意甚怛惋當死斃雀頭如果蒜不早首服烈頸大喚行人聞之莫不往觀雀得鷂言意甚不移目如擘椒跳蕭二翅我當死矣略無可避鷂乃置雀良久方去二雀相逢似是公嫗相將入草共上一樹仍敘本末辛苦相語而共出為鷂所捕賴我翻捷體素便附說我辨語千條萬句欺恐舍長令兒大怖我之得免復勝於死自今徒意莫復相妬

蝙蝠賦

曰吁何奸氣生茲蝙蝠形殊性詭每變常式行不由足飛不假翼明伏暗動盡似鼠形謂鳥不似二足為毛飛而含齒巢不哺鷇空不浮子不容毛群斥逐羽族下不蹈陸上不馮木

芙蓉賦

覽百卉之英茂無斯華之獨靈結脩根於重壤

泛清流而擢莖其始榮也皦若夜光尋扶桑其揚暉也晃若九陽出暘谷芙蓉蹇產菡萏星屬絲條垂珠丹榮吐綠焜焜韡韡爛若龍燭觀者終朝情猶未足於是狡童媛女相與同遊擢素手於羅袖接紅葩於中流

酒賦 有序

余覽揚雄酒賦辭甚瑰瑋頗戲而不雅聊作酒賦粗究其終始賦曰

嘉儀氏之造思亮茲美之獨珍仰酒旗之景曜

協嘉號於天辰穆生以醴而辭楚侯羸感爵而
增深其味有宜城醪醴蒼梧縹清或秋藏冬發
或春醞夏成或雲拂潮涌或素蟻浮萍爾乃王
孫公子遊俠翱翔將承芬以接意會陵雲於朱
堂獻酬交錯宴笑無方於是飲者並醉縱橫諠
譁或揚袂屢舞或扣劍清歌或嚬噈辭觴或奮
爵橫飛或歎驪駒既駕或稱朝露未晞於斯時
也質者或文剛者或仁卑者忘賤窶者忘貧於
是矯俗先生聞之而歎曰噫夫言何容易此乃

淫荒之源非作者之事若耽于觴酌流情縱逸
先王所禁君子所斥

槐賦

美良木之華麗爰獲貴於至尊憑文昌之華殿
森列峙乎端門觀朱櫰之振條據文陛而結根
暢沉陰以博覆似明后之垂恩在季春以初茂
踐朱夏而乃繁覆陽精之炎景散流耀以增鮮

植橘賦

有朱橘之珍樹于鶉火之遐鄉稟太陽之烈氣
嘉杲日之休光體天然之素分不遷徙于殊方
播萬里而遙植列銅爵之園廷背山川之暖氣
處玄翔之肅清邦換壤別爰用丧生處彼不凋
在此先零朱實不卸焉得素榮惜寒暑之不均
嗟華實之永乖仰凱風以傾葉冀炎氣之所懷
颸鳴條以流響希越鳥之來栖夫靈德之所感
物無微而不和神蓋幽而易激信天道之不訛
既萌根而弗幹諒結葉而不華漸玄化而弗變
非彰德於邦家附微條以嘆息哀草木之難化

述行賦

尋曲路之南隅觀秦政之驪墳哀黔首之罹毒
酷始皇之爲君濯余身於秦井（温泉也）律湯液之
若焚

曹子建集卷之五

詩三十四首

公宴

公子愛敬客終宴不知疲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明月澄清影列宿正參差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潛魚躍清波好鳥鳴高枝神飈接丹轂輕輦隨風移飄颻放志意千秋長若斯

侍太子坐

白日曜青春時雨靜飛塵寒冰辟炎景涼風飄我身清醴盈金觴肴饌縱橫陳齊人進奇樂歌者出西秦翩翩我公子機巧忽若神

七哀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借問歎者誰言是宕子妻君行踰十年孤妾常獨棲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浮沈各異勢會合何時諧願爲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

鬬雞

遊目極妙伎清聽厭宮商主人寂無爲衆賓進樂方長筵坐戲客鬬雞觀閒房群雄正翕赫雙翹自飛揚揮羽邀清風悍目發朱光觜落輕毛散嚴距往往傷長鳴入青雲扇翼獨翱翔願蒙狸膏助常得擅此場

元會

初歲元祚吉日惟良乃爲佳會宴此高堂衣裳鮮潔黼黻玄黃珍膳雜遝充溢圓方俯視文軒仰瞻華梁願保茲喜千載爲常歡笑盡娛樂哉未央皇家榮貴壽考無疆

送應氏

步登北邙(一作芒)阪遥望洛陽山洛陽何寂寞宮室盡燒焚垣墻皆頓擗荊棘上參天不見舊耆老但覩新少年側足無行逕荒疇不復田遊子久不歸不識陌與阡中野何蕭條千里無人煙念我平生親(一作常居)氣結不能言

其二

清時難屢得嘉會不可常天地無終極人命若

朝霧願得展嬿婉我友之朔方親昵並集送置
酒此河陽中饋豈獨薄賓飲不盡觴愛至望苦
深豈不愧中腸山川阻且遠別促會日長願爲
比翼鳥施翮起高翔

雜詩

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之子在萬里江湖迥
且深方舟安可極離思故難任孤鴈飛南游過
庭長哀吟翹思慕遠人願欲托遺音形影忽不
見翩翩傷我心

其二

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何意迴飈舉吹我入
雲中高高上無極天路安可窮類此游客子捐
軀遠從戎毛褐不掩形薇藿常不充去去莫復
道沈憂令人老

其三

西北有織婦綺縞何繽紛明晨秉機杼日昃不
成文太息終長夜悲嘯守青雲妾身入空閨良
人行從軍自期三年歸今已歷九春飛鳥遶樹
翔噭噭鳴索羣願爲南流景馳光見我君

其四

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朝游北海一作江北岸夕
宿瀟湘沚時俗薄朱顏誰爲發皓齒俯一作俛仰
歲將暮榮燿難久恃

其五

僕夫早嚴駕吾行將遠遊遠遊欲何之吳國爲
我仇將騁萬里塗東路安足由江介多悲風淮
泗馳急流願欲一輕濟惜哉無方舟閑居非吾

志甘心赴國憂

其六

飛觀百餘尺臨牖御櫺軒遠望周千里朝夕見
平原烈士多悲心小人媮一作偷自閒國讎亮不
塞甘心思喪元拊劍西南望思欲赴太山絃急
悲聲發聆我慷慨言

喜雨

天覆何彌廣苞育此群生棄之必憔悴惠之則
滋榮慶雲從北來鬱述西南征時雨終夜降長

雷周我延熹種盈膏壤登秋必有成

離友 有序

鄉人有夏侯威者少有成人之風余尚其爲人與之昵好王歸振旅送予于魏邦心有眷然爲之隕涕乃作離友之詩其辭曰

王旅遊兮背故鄉彼君子兮篤人綱勝予行兮歸朔方馳原隰兮尋舊疆輟車奔兮馬繁驟涉浮濟兮泛輕航迄魏都兮息蘭房展宴好兮惟樂康

應詔

肅承明詔應會皇都星陳夙駕秣馬脂車命彼掌徒肅我征旅朝發鸞臺夕宿蘭渚芒芒原隰祁祁士女經彼公田樂我稷黍爰有樛木重陰匪息雖有餱糧飢不遑食望城不過面邑不游僕夫警策平路是由玄駟藹藹揚鑣漂沫流風翼衡軛雲承蓋涉澗之濱緣山之限遵彼河滸黃坂是階西濟關谷或降或升騑驂倦路載寢載興將朝聖皇匪敢晏寧弭節長騖指日遄征前驅舉燧後乘抗旌輪不輟運鸞無廢聲爰曁帝室稅此西墉嘉詔未賜朝覲莫從仰瞻城閾俯惟闕庭長懷永慕憂心如酲

贈徐幹

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圓景光未滿衆星粲以繁志士營世業小人亦不閒聊且夜行游遊彼雙闕間文昌鬱雲興迎風高中天春鳩鳴飛棟流猋激櫺軒顧念蓬室士貧賤誠足憐薇藿弗充虛皮褐猶不全慷一作忼慨有悲心興文自

成篇寶棄怨何人和氏有其愆彈冠俟知己知己誰不然良田無晚歲膏澤多豐年亮懷璵璠美積久德愈宣親交義在敦申章復何言

贈丁儀

初秋凉氣發庭樹微銷落凝霜依玉除清風飄飛閣朝雲不歸山霖雨成川澤黍稷委疇隴農夫安所獲在貴多忘賤爲恩誰能博狐白足禦冬焉念無衣客思慕延陵子寶劍非所惜子其寧爾心親交義不薄

贈王粲

端坐苦愁思攬衣起西遊樹木發春華清池激長流中有孤鴛鴦哀鳴求匹儔我願執此鳥惜哉無輕舟欲歸忘古道顧望但懷愁悲風鳴我側羲和逝不留重陰潤萬物何懼澤不周誰令君多念遂(一作自)使懷百憂

贈丁儀王粲

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山岑(一作峯)高無極涇渭揚濁清壯哉帝王居佳麗殊百城員闕浮出雲承露槩泰清皇佐揚天惠四海無交兵權家雖愛勝全國爲令名君子在末位不能歌德聲丁生怨在朝王子歡自營難(一作歡)怨非貞則中和誠可經

贈白馬王彪

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伊洛廣且深欲濟川無梁汎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顧瞻戀城闕引領情內傷太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霖雨泥我塗流潦浩縱橫中逵絕無軌改轍登高崗脩坂造雲日我馬玄以黃玄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鬱紆將難進親愛在離居本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鴟梟鳴衡軛豺狼當路衢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疎欲還絕無蹊攬轡止踟躕踟躕亦何留相思無終極秋風發微凉寒蟬鳴我側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歸鳥赴喬林(一作木)翩翩厲羽翼孤獸走索群銜草不遑食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太息將何爲天命與我違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歸孤魂翔故域(一作城)靈柩寄京師存者忽復(一作已)過亡歿身自衰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自顧非金石咄唶令心悲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幬然後展慇懃憂思成疾疢(一作疢)無乃兒女仁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變故在斯須百年誰能持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王其愛玉體俱享黃

鬢期收淚即長路援筆從此辭

贈丁翼

嘉賓塡城闕豐膳出中厨吾與二三子曲宴此城隅秦筝發西氣齊瑟揚東謳肴來不虛歸觴至反無餘我豈狎異人朋友與我俱大國多良材譬海出明珠君子義休偫小人德無儲積善有餘慶榮枯立可須滔蕩固大節世俗多所拘君子通大道無願爲世儒

朔風

仰彼朔風用懷魏都願騁代馬倏忽北徂凱風永至思彼蠻方願隨越鳥翻飛南翔四氣代謝懸景運周別如俯仰脫若三秋昔我初遷朱華未希今我旋止素雪云飛俯降千仞仰登天阻風飄蓬飛載離寒暑千仞易陟天阻可越昔我同袍今永乖別子好芳草豈忘爾貽繁華將茂秋霜悴之君不垂眷豈云其誠秋蘭可喻桂樹冬榮絃歌蕩思誰與銷憂臨川慕思何爲泛舟豈無和樂游非我鄰誰忘汎舟愧無榜人

矯志

芳樹雖香難以餌烹尸位素餐難以成名磁石引鐵於金不連大朝舉士愚不聞焉抱璧塗乞無爲貴寶履仁遘禍無爲貴道鴛雛遠害不羞卑棲靈虬避難不耻汚泥都蔗雖甘杖之必折巧言雖美用之必滅濟濟唐朝萬邦作孚逢蒙雖巧必得良弓聖主雖知必待英雄螳蜋見歎齊士輕戰越王軾蛙國以死獻道遠知驥世僞知賢覆之壽之順天之矩澤如凱風惠如時雨

口爲禁闥舌爲發機門機之關楛矢不追

閨情

攬衣出中閨逍遙步兩楹閒房何寂寞綠草被階庭空穴（一作室）自生風百鳥翔南征春思安可忘憂戚與君幷佳人在遠道妾身單且煢歡會難再逢（一作遇）芝蘭不重榮人皆棄舊愛君豈若平生寄松爲女蘿依水如浮萍齎身奉衿帶朝夕不墮（一作懈）傾儻終顧盼恩（一作儻願終盼眄）永副我中情

其二

有一美人被服纖羅妖姿艷麗蓊若春華紅顏韡曄雲髻嵯峨彈琴撫節爲我絃歌清濁齊均既亮且和取樂今日遑恤其他

三良

功名不可爲忠義我所安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生時等榮樂既沒同憂患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攬涕登君墓臨穴仰天歎長夜何冥冥一往不復還黄鳥爲悲鳴哀哉傷肺肝

責躬

於穆顯考時惟武皇受命于天寧濟四方朱旗所拂九土披攘玄化滂流荒服來王超商越周與唐比蹤篤生我皇亦世載聰武則肅烈文則時雍受禪于漢君臨萬邦萬邦既化率由舊章廣命懿親以藩王國帝曰爾侯君茲青土奄有海濵方周于魯車服有輝旗章有叙濟濟儁乂我弼我輔伊爾小子恃寵驕盈舉挂時網動亂國經作藩作屏先軌是隳傲我皇使犯我朝儀國有典刑我削我黜將寘于理元兇是率明明天子時惟篤類不忍我刑暴之朝肆違彼執憲哀予小子改封兗邑于河之濵股肱弗置有君無臣荒淫之闕誰弼余身煢煢僕夫于彼冀方嗟予小子乃罹斯殃赫赫天子恩不遺物冠我玄冕要我朱紱光光天使我榮我華剖符授玉王爵是加仰齒金璽俯執聖策皇恩過隆祗承怵惕咨我小子頑凶是嬰逝慙陵墓存愧闕庭匪敢傲德寔恩是恃威靈改加足以沒齒昊天

罔極生命不圖常懼顛沛抱罪黄壚願蒙矢石建旗東嶽庶立毫氂微功自贖危軀授命知足免戾甘赴江湘奮戈吳越天啓其衷得會京畿遲奉聖顔如渴如飢心之云慕愴矣其悲天高聽卑皇肯照微

情詩

微陰翳陽景清風飄我衣游魚潛綠水翔鳥薄天飛眇眇客行士徭役不得歸始出嚴霜結今來白露晞遊者歎黍離處者歌式微慷慨對嘉

賓僂愴以傷悲

沿

嗟爾同衾曽不是志寧彼冶容安此妬忌

芙蓉池

逍遥芙蓉池翩翩戲輕舟南楊雙棲鵠北柳有
鳴鳩

雜詩

悠悠遠行客去家千餘里出亦無所之入亦無
所止浮雲翳日光悲風起動地

言志

慶雲未時興雲龍潛作魚神鸞失其儔還從燕
雀居

七步詩

煑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
太急

曹子建集卷之五

曹子建集卷之六

樂府 四十首

箜篌引

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中厨辦豐膳烹羊宰
肥牛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陽阿奏奇舞京
洛出名謳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主稱千金
壽賓奉萬年酧久要不可忘薄終義所尤謙謙
君子德磬折何所求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
盛時不再來百年忽我遒生存華屋處零落歸
山丘先民誰不死知命復何憂

升天行

乘蹻追術士遠之蓬萊山靈液飛素波蘭桂上
參天玄豹遊其下翔鵾戲其巔乘風忽登舉彷
彿見衆仙

其二

扶桑之所出乃在朝陽谿中心凌蒼昊布葉蓋
天涯日出登東幹既夕没西枝願得紆陽轡回
日使東馳

僊人篇

僊人攬六著對博太山隅湘娥拊琴瑟秦女吹笙竽玉樽盈桂酒河伯獻神魚四海一何局九州安所如韓終與王喬要我於天衢萬里不足步輕舉凌太虛飛騰踰景雲高風吹我軀迴駕觀紫薇與帝合靈符閶闔正嵯峨雙闕萬丈餘玉樹扶道生白虎夾門[illegible]驅風遊四海東過王母廬俯觀五嶽間人生如寄居潛光養羽翼進趨且徐徐不見軒轅氏乘(一作升)龍出鼎湖徘徊

九天上與爾長相須

妾薄命

攜玉手喜同車比上雲閣飛除釣臺蹇產清虛池塘觀沼可娛仰汎龍舟綠波俯擢神草枝柯想彼宓妃洛河退詠漢女湘娥

其二

日月既逝西藏更會蘭室洞房華燈步障舒光皎若日出扶桑促樽合坐行觴主人起舞娑盤能者冗觸別端騰觚飛爵闌干同量等色任意交屬所歡朱顏發外形蘭袖隨禮容極情妙舞僊仙體輕裳解履遺絕纓俛仰笑喧無呈覽持佳人玉顏齊舉金爵翠盤手形羅袖良難腕弱不勝珠環坐者歎息舒顏御巾裛粉君傍中有霍納都梁雞舌五味雜香進者何人齊姜恩重愛深難忘召延親好宴私但歌盃來何遲客賦既醉言歸主人稱露未晞

白馬篇

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并游

俠兒少小去鄉邑揚聲(一作名)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參差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仰手接飛猱(一作猿鴻)俯身散馬蹄狡捷過猴猿勇剽若豹螭邊城多警急虜騎(一作胡虜)數遷移羽檄從北來厲馬登高堤長驅蹈匈奴左顧陵鮮卑棄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懷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名在(一作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

名都篇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寶劒直千金被服麗
且鮮鬭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馳騁未能半雙
兎過我前攬弓捷鳴鏑長驅上南山左挽因右
發一縱兩禽連餘巧未及展仰手接飛鳶觀者
咸稱善衆工歸我妍我歸宴平樂美酒斗十千
膾鯉臇胎鰕炮鼈炙熊蹯鳴儔嘯匹侶列坐竟
長筵連翩擊鞠壤巧捷惟萬端白日西南馳光
景不可攀雲散還城邑清晨復來還

薤露行

天地無窮極陰陽轉相因人居一世間忽若風
吹塵願得展功勤輸力於明君懷此王佐才慷
慨獨不羣鱗介尊神龍走獸宗麒麟蟲獸豈知
德何況於士人孔氏刪詩書王業粲已分騁我
逕寸翰流藻垂華芬

豫章行

窮達難豫圖禍福信亦然虞舜不逢堯耕耘處
中田太公未遭文漁釣終渭川不見魯孔丘窮
困陳蔡間周公下白屋天下稱其賢

其二

鴛鴦自朋（一作用）親不若比翼連他人雖同盟骨
肉天性然周公穆康叔管蔡則流言子臧讓千
乘季札慕其賢

美女篇

美女妖且閑採桑岐路間柔條紛冉冉落葉何
翩翩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頭上金爵釵腰
佩翠琅玕明珠交玉體珊瑚間玉（一作木）難羅衣
何飄飄輕裾隨風還顧盼遺光彩長嘯氣若蘭

行徒用息駕休者以忘餐借問女何居乃在城
南端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容華耀朝日誰
不希令顏媒氏何所營玉帛不時安佳人慕高
義求賢良獨難衆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觀盛年
處房室中夜起長歎

豔歌

出自薊北門遙望湖池桑枝枝自相值葉葉自
相當

遊僊

人生不滿百歲歲少歡娛意欲奮六翮排霧淩紫虛蟬蜕同松喬翻跡登鼎湖翺翔九天上騁轡遠行遊東觀扶桑曜西臨弱水流北極玄天渚南翔陟丹丘

五遊詠

九州不足步願得淩雲翔逍遙八紘外遊目歷遐荒披我丹霞衣襲我素霓裳華蓋芳晻藹六龍仰天驤曜靈未移景倏忽造昊蒼閶闔啓丹扉雙闕曜朱光徘徊文昌殿登陟太微堂上帝

休西櫺羣后集東廂帶我瓊瑤佩漱我沆瀣漿踟蹰玩靈芝徙倚弄華芳王子奉仙藥羡門進奇方服食享遐紀延壽保無疆

梁甫行 一云泰山梁甫行

八方各異氣千里殊風雨劇哉邊海民寄身於草野妻子象禽獸行止依林阻柴門何蕭條狐兔翔我宇

丹霞蔽日行

紂爲昏亂虐殘忠正周室何隆一門三聖牧野致功天亦革命漢祚之興秦階之衰雖有南面王道陵夷炎光再幽忽滅無遺

怨歌行

爲君既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公佐成王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室二叔反流言待罪居東國泫涕常流連皇靈大動變震雷風且寒拔樹偃秋稼天威不可干素服開金縢感悟求其端公旦事既顯成王乃哀歎吾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今日樂相樂別後莫

相忘

善哉行

來日大難口燥脣乾今日相樂皆當喜歡經歷名山芝草翩翩仙人王喬奉藥一丸自惜袖短内手知寒慙無靈輒以救趙宣月沒參橫北斗闌干親友在門飢不及餐

君子行

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叔嫂不親授長幼不並肩和光得其柄謙

恭士猶難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餐一沐三握髮後世稱聖賢

平陵東

閶闔開天衢通被我羽衣乘飛龍乘飛龍與僊期東上蓬萊採靈芝靈芝之採之可服食年與王父無終極

苦思行

綠羅緣玉樹光耀燦相暉下有兩真人舉翅翻高飛我心何踊躍思欲攀雲追鬱鬱西嶽巔石

室青青與天連中有耆年一隱士鬚髮皆皓然策杖從我遊教我要忘言

遠遊篇

遠遊臨四海俯仰觀洪波大魚若曲陵乘浪相經過靈鼇戴方丈神嶽儼嵯峨僊人翔其隅玉女戲其阿瓊蕊可療飢仰首吸朝霞崑崙本吾宅中州非我家將歸謁東父一舉超流沙鼓翼舞時風長嘯激清歌金石固易弊日月同光華齊年與天地萬乘安足多

吁嗟篇

吁嗟此轉蓬居世何獨然長去本根逝宿夜無休閒東西經七陌南北越九阡卒遇回風起吹我入雲間自謂終天路忽然下沉泉驚飇接我出故歸彼中田當南而更北謂東而反西宕若當何依忽亡而復存飄颻周八澤連翩歷五山流轉無恒處誰知吾苦艱願為中林草秋隨野火燔糜滅豈不痛願與株荄連

鰕䱇篇

鰕䱇游潢潦不知江海流燕雀戲藩柴安識鴻鵠游世士誠明性（一作世事此誠明）大德固無儔駕言登五嶽然後小陵丘俯觀上路人勢利惟是謀讎高念皇家遠懷柔九州撫劍而雷音猛氣縱橫浮泛泊徒嗷嗷誰知壯士憂

種葛篇

種葛南山下葛藟自成陰與君初婚時結髮恩意深歡愛在枕席宿昔同衣衾竊慕棠棣篇好樂如瑟琴行年將晚暮佳人懷異心恩紀曠不

接我情遂抑沉出門當何顧徘徊步北林下有
交頸獸仰見雙栖禽攀枝長歎息淚下沾羅衿
良馬知我悲延頸對我吟昔爲同池魚今爲商
與參往古皆懽遇我獨困於今棄置委天命悠
悠安可任

浮萍篇

浮萍寄清水隨風東西流結髮辭嚴親來爲君
子仇恪勤在朝夕無端獲罪尤在昔蒙恩惠和
樂如瑟琴何意今摧頹曠若商與參茱萸自有

芳不若桂與蘭新人雖可愛不若故人歡行雲
有反期君恩儻中還慊慊仰天歎愁心將何愬
日月不恒處人生忽若遇悲風來入帷一作懷淚
下如垂露散一作發篋造新一作裳衣裁縫紈與素

惟漢行

太極定二儀清濁始以形三光照八極天道甚
著明爲人立君長欲以遂其生行仁章以瑞變
故誠驕盈神高而聽卑報若響應聲明主敬細
微三季瞢天經二皇稱至化盛哉唐虞庭禹湯

繼厥德周亦致太平在昔懷帝京日昃不敢寧
濟濟在公朝萬載馳其名

當來日大難

日苦短樂有餘乃置玉樽辦東厨廣情故心相
於闔門置酒和樂欣欣遊馬後來轅車解輪今
日同堂出門異鄉別易會難各盡杯觴

野田黃雀行

高樹多悲風海水揚其波利劍不在掌結友何
須多不見籬間雀見鷂自投羅羅家得雀喜少

年見雀悲拔劍捎羅網黃雀得飛飛飛摩蒼
天來下謝少年

門有萬里客

門有萬里客問君何鄉人褰裳起從之果得心
所親挽衣對我泣太息前自陳本是朔方士今
爲吳越民行行將復行去去適西秦

怨歌行一首七解晉曲所奏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
餘哀一解

借問歎者誰自云宕子妻夫行踰十載賤妾常
獨棲二解
念君過於渴思君劇於飢君爲高山栢一作桐妾
爲濁水泥三解
北風行蕭蕭烈烈入吾耳心中念故人淚墮不
能止四解
浮沉各異路會合當何諧願作東北風吹我入
君懷五解
君懷常不開賤妾當何依恩情中道絕流止任

東西六解
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今日樂相樂別後莫
相忘七解

桂之樹行

桂之樹桂之樹桂生一何麗佳楊朱華而翠葉
流芳布天涯上有棲鸞下有蟠螭桂之樹得道
之真人咸來會講僊教爾服食日精要道甚省
不煩淡泊無爲自然乘蹻萬里之外去留隨意
所欲存高高上際於衆外下下乃窮極地天

當墻欲高行

龍欲升天須浮雲人之仕進待中人衆口可以
鑠金讒言三至慈母不親憒憒俗閒不辨僞真
願欲披心自說陳君門以九重道遠河無津

當欲遊南山行

東海廣且深由卑下百川五嶽雖高大不逆垢
與塵良木不十圍洪條無所因長者能博愛天
下寄其身大匠無棄材船車用不均錐刀各異
能何所獨卻前嘉善而矜愚大聖亦同然仁者

各壽考四坐咸萬年

當事君行

人生有所貴尚出門各異情朱紫更相奪色雅
鄭異音聲好惡隨所愛憎追舉逐聲名百心可
事一君巧詐寧拙誠

當車以駕行

歡坐玉殿會諸貴客侍者行觴主人離席顧視
東西廂絲竹與鞞鐸不醉無歸來明燈以繼夕

飛龍篇

晨遊太山雲霧窈窕忽逢二童顏色鮮好乘彼白鹿手翳芝草我知真人長跪問道西登玉堂一作臺金樓複道授我僊藥神皇所造教我服食還精補腦壽同金石永世難老

盤石篇

盤石山巔石飄颻澗底蓬我本泰山人何爲客淮東蒹葭彌斥土林木無芬重䃭巖若崩缺湖水何洶洶蚌蛤被濱涯光彩如錦虹高彼凌雲霄浮氣象螭龍鯨脊若丘陵鬚若山上松呼吸喬船戲中鴻方舟尋高價珍寶麗以通一舉必千里乘颸舉帆幢經危履險阻未知命所鍾常恐沈黃壚下與黿鼈同南極蒼梧野游眄窮九江中夜指參辰欲師當定從仰天長太息思想懷故邦乘桴何所志吁嗟我孔公

驅車篇

驅車撣駑馬東到奉高城神哉彼泰山五嶽專其名隆高貫雲蜺嵯峨出太清周流二六候間置一二亭上有涌醴泉玉石揚華英東北望吳

野西眺觀日精魂神所繫屬逝者感斯征王者以歸天效厥元功成歷代無不遵禮記有品程探策或長短唯德亨利貞封者七十帝軒皇元獨靈餐霞漱沆瀣毛羽被身形發舉蹈虛廓徑庭升窈冥同壽東父年曠代永長生

曹子建集卷之七

頌九首

皇子生頌

於聖我后允章前志克纂二皇三靈昭事祗肅郊廟明德敬忌潛和積石鍾天之豫嘉月令辰篤生聖嗣慶由一人萬國作嘉喁喁萬國岌岌群生禀命我后綏之則榮長為臣職終天之經仁聖奕代永載明明同年上帝休祥淑禎藩臣作頌光流德聲吁嗟卿士祇承予聽

玄俗頌

玄俗妙識飢餌神顏在陰倏游即陽無景逍遥北嶽凌霄引領揮霧昊天含神自靜

母儀頌

殷湯令妃有莘之女仁教內脩度儀以處清謐后宮九嬪有序伊為媵臣遂作元輔

明賢頌

於鑠姜后光配周宣非禮不動非禮不言晏起失朝永巷告愆王用勤政萬國以虔

孔子廟頌

脩復舊廟豐其甍宇莘莘學徒爰居爰處王教既備群小遄沮梟道以興永作憲矩洪聲登遐神祇來祐休徵雜沓瑞我邦家內光區域外被荒遐

學官頌

自五帝典絕三皇禮廢應期命世齊賢等聖者莫高於孔子也故有若曰出乎類拔乎萃誠所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矣

由也務學名在前志宰予晝寢糞土作誡過庭子弟詩禮明記歌以詠言文以騁志予今不述后賢曷識於鑠尼父生民之傑性與天成該聖備埶德倫三五配皇作烈玄鏡獨鑑神明昭晰仁塞宇宙志凌雲霓學者三千莫不俊乂唯仁是憑惟道足恃鑽仰彌高請益不已

社頌

於惟太社官名后土是曰勾龍功著上古德配帝王實為靈主克明播植農正曰社尊以作稷

豐年是與義與社同方神北宇建國承家莫不攸叙

宜男花頌

草號宜男既曄且貞其貞伊何惟乾之嘉其曄伊何緑葉丹花光采晃曜配彼朝日君子耽樂好和琴瑟固作螽斯惟立孔臧福濟大姒永世克昌

冬至獻襪頌

玉趾既御履和蹈貞行與祿邁動以祥并南闕

北戸西巡王城翺翔萬域聖體浮輕

贊二十九首

庖犧贊

木德風姓八卦創焉龍瑞官名法地象天庖厨祭祀網罟魚畋琴瑟以像時神通玄

女媧贊

古之國君造簧作笙禮物未就軒轅纂成或云二皇人首蛇形神化七十何德之靈

神農贊

少典之胤火德成木造爲耒耜導民播穀正爲雅琴以暢風俗

黄帝贊

少典之孫神明聖哲土德承火赤帝是滅服牛乘馬衣裳是制雲氏名官功冠五帝

少昊贊

祖自軒轅青陽之裔金德承土儀鳳帝世官鳥號名殊職别系農正扈氏各有品制

顓頊贊

昌意之子祖有軒轅始誅九黎水德統天以國爲號風化神宣威暢八極靡不祗虔

帝嚳贊

祖自軒轅玄囂之裔生言其名才德帝世撫寧天地神聖靈祭教弭四海明並日月

帝堯贊

大德統位父則高辛克平共工萬國同塵調適陰陽其惠如春巍巍成功配天則神

帝舜贊

顓頊之族重瞳神聖克協頑囂應居泣政除凶舉俊以齊七政應曆受禪顯天之命

夏禹贊

吁嗟天子拯世濟民克卑宮室致孝鬼神菲食薄服黻冕乃新厥德不回其誠可親亹亹其德温温其仁尼稱無間何德之純

殷湯贊

殷湯代夏諸侯振仰放桀鳴條南面以王桑林之禱炎災克償伊尹佐治可謂賢相

湯禱桑林贊

惟殷之世炎旱七年湯禱桑林祈福于天翦髮離爪自以為牲皇靈感應時雨以零

周文王贊

於赫聖德寔惟文王三分有二猶服事商化加虞芮傍暨四方王業克昭武嗣遂光

周武王贊

桓桓武王繼世滅殷咸任尚父旦作商臣功冐四海救世濟民天下宗周萬國是賓

周公贊

成王即位年尚幼稚周公居攝四海慕利罰叛柔服祥應仍至誦長反政達夫忠義

周成王贊

成王繼武賢聖保傅年雖幼稚岐嶷有素初疑周公終焉克寤旦奭佐治遂致刑錯

漢高帝贊

屯雲斬蛇靈母告祥朱旗旣抗九野披攘禽嬰克羽掃滅英雄承機帝世功著武湯

漢文帝贊

孝文即位愛物儉身驕吳撫越匈奴和親納諫赦罪以德讓民殆至刑錯萬國化淳

漢景帝贊

景帝明德繼文之則肅清王室克滅七國省役薄賦百姓殷昌風移俗易齊美成康

漢武帝贊

世宗光光文武是攘威振百蠻恢拓土疆簡定律曆辯脩舊章封天禪土功越百王

姜嫄簡狄贊

嚳有四妃子皆爲王帝摯且崩堯承天綱玄鳥大跡殷周美祥稷契既生翊化虞唐

禹妻贊

禹妻塗山土功是急惟啓之生過門不入矯逵明義勳庸是執成長望嗣大禄以襲

斑婕妤贊

有德有言寔惟斑婕盈冲其驕窮悅其厭在漢戒貞在晉正接臨颷端幹衡霜振葉

吹雲贊

天地變化是生神物吹雲吐潤浮雲蓊鬱

赤雀賦贊

西伯積德天命攸顧赤雀銜書爰集昌戶瑞爲天使和氣所致嗟爾後王昌期而至

巢父贊

堯禪許由巢父是耻穢其溷聽臨河洗耳池主是譲以水爲濁嗟此三士清足厲俗

務光贊

湯將伐桀謀於卞子既聞譲位隨以爲耻溥於殷世著自汙巳自投潁水清風邈矣

商山四皓贊

嗟爾四皓避秦隱形劉項之爭養志弗營不應朝聘保節全貞應命太子漢嗣以寧

三鼎贊

鼎質之精古之神器黄帝是鑄以像太上能輕能重知凶識吉世衰則隱世和則出

銘二首

承露盤銘有序

明帝鑄承露盤莖長十二丈本圍上盤逕四尺下盤逕五尺銅龍達其根龍身長一丈背負兩子自立於上林園甘露乃降使臣爲頌銘銘曰

岧岧承露峻極太清神君礧硊洪基嶽停下潛醴泉上受雲英和氣四充翔風所經匪我明君孰能經營近歷纒度三光朗明殊俗歸義祥瑞混并鸞鳳晨棲甘露宵零神物攸協高而不傾奉天戴魏恭統神器固若露盤長存永貴賢聖

繼跡奕世明德不忝先功保茲皇極垂作億兆
永荷天秩

寶刀銘

造茲寶刀既礱既礪匪以尚武予身是衛麟角
是觸鸞距匪蹶

曹子建集卷之八

章二首

改封陳王謝恩章

臣既弊陋守國無効自分出削以彰衆誠不意
天恩滂霈潤澤横流猥蒙加封茅土既優爵賞
必重非臣虛淺所宜奉受非臣灰身所能報荅

封二子爲公謝恩章

詔書封臣息男苗爲高陽鄉公志爲穆鄉公臣
伏自惟文無升堂廟勝之功武無摧鋒接刃之

効天時運幸得生貴門遇以親戚少荷光寵竊
位列侯榮曜當世顧影慙形流汗反側洪恩罔
極雲雨增加既榮本榦枝葉并蒙苗志小竪既
頑且稚猥荷列爵並佩金紫施崇所加惠及父
子

表二十首

初封安鄉侯表

臣抱罪即道憂惶恐怖不知刑罪當所限齊陛
下哀愍臣身不聽有司所執待之過厚即日於

延津受安鄉侯印綬奉詔之日且懼且悲懼於不脩始違憲法悲於不慎速此貶退上增陛下垂念下遺太后見憂臣自知罪深責重受恩無量精魄飛散忘軀殞命云

謝妻改封表

璽書令以東阿王妃爲陳王妃并下印綬因故上前所假印以其拜授書以即日到臣輙奉詔其才質伍下謬同受私遇寵素餐臣爲其首陛下體乾坤育物之德東海含容之大乃復隨例

顯封大國光揚章灼非臣負薪之才所宜克當褫黷所宜蒙獲夙夜憂歎念報罔極洪施遂隆旣榮枝榦猥復正臣妃爲陳妃光耀宣朗非妾婦惷愚所當蒙被葵藿草物猶感恩養况臣含氣銜佩弘惠歿而後已誠非翰墨屢辭所能

自試表

臣聞士之美永生者非徒以甘食麗服宰割萬物而已將有以補益群生尊主惠民使功存於竹帛名光於後嗣今臣文不昭於俎豆武不習於干戈而竊位藩王施祿東夏消損天日無益聖朝淮南尚有山窟之賊吳會猶有潛江之虜使戰士未獲歸於農畝五兵未得收於武庫蓋論者不耻謝善戰者之羞去夫凌雲者泥蟠者也後申者先屈者也是以神龍以爲德尺蠖以求申昔湯事葛文王事犬夷固仁者能以大事小若陛下明哲之使繼能陸賈之蹤者使之江南發愷悌之詔張日月之信開以降路權必奉承聖化斯不疑也

求自試表二首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授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旦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

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位竊東藩
爵在上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
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受爵祿
者有異于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今臣無
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
人彼己之譏是以上慙玄冕俯愧朱紱方今天
下一統九州晏如顧西尚有違命之蜀東有不
臣之吳使邊境未得稅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
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故啓滅有扈而夏功

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
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良授能以方叔
召虎之臣鎭衛四境爲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然
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鉤餌者恐釣
射之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
言不以賊遺於君父也故車右伏劍於明轂雍
門刎首於齊境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尚死哉誠
忿其慢主而凌君也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
利臣之事君必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

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
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占其王羈致北闕此二
臣者豈好爲夸主而曜世俗哉志或鬱結欲逞
其才力輸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爲霍去病治第
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爲夫憂國忘家捐軀
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
安席食不遑味者以二方未尅爲念伏見先帝
武臣宿兵年耆卽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
將舊卒由習戰也竊不自量志在授命庶立毛

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
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
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之任必乘危蹈險騁舟
奮驪突刃觸鋒爲士卒先雖未能擒權馘亮庶
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
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榮雖身分蜀境首
懸吳闕猶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徒
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
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圈

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衂輟食忘餐奮袂攘袵撫劒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伏見所以行師用兵之勢可謂神妙也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徇國家之身雖軀屠裂而功勳著於景鍾名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撫心而歎息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

奔北敗軍之將用而秦魯以成其功絕纓盜馬之臣赦而楚趙以濟其難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世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塡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臣聞騏驥長鳴伯樂昭其能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是以効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兎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悒而竊自痛者也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霧之微補益山海熒燭末光增輝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必知爲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

又

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匡國朝叙百揆稷契夔龍是矣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廣邦境南仲方叔是也昔伊尹之爲媵臣至賤也呂尚之處漁釣至陋也及其見舉湯文誠合志同豈復假近習之薦因左右之介哉癸騏驥於吳越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之孫子遇之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誠任賢使能之明

效也昔段干木脩德於閭閻秦師爲之輟攻而
文侯以安穰苴授節於邦境燕晉爲之退師而
景公無患皆簡德尊賢之所致也願陛下垂高
宗傅嵒之明以顯中興之功

謝賜柰表

即日殿中虎賁宣詔賜臣等冬柰一奩柰以夏
熟今則冬生物以非時爲珍恩施以口爲厚非
臣等所宜荷之

諫伐遼東表

臣伏以遼東負阻之國勢便形固帶以遼海今
輕車遠攻師疲力屈彼有其備所謂以逸待勞
以飽待飢者也以臣觀之誠未易攻也若國家
攻之而必克屠襄平之城懸公孫之首得其地
不足以償中國之費虜其民不足以補三軍之
失是我所獲不如所喪也若其不拔曠日持久
暴師於野然天時不測水濕無常彼我之兵連
於城下進則有高城深池無所施其功退則有
歸途不通道路纖好東有待釁之吳西有伺隙
之蜀吳越東南荆楊騷動蜀應西境則雍凉三
分兵不解於外民罷困于內促耕不解其飢疾
蠶不救其寒夫渴而後穿井飢而後殖種可以
圖遠難以應卒也臣以爲當今之務在於省傜
役薄賦斂勤農桑三者既備然後令伊管之臣
得施其術孫吳之將得奮其力若此則太平之
基可立而待康哉之歌可坐而聞曾何憂於二
敵何懼於公孫乎今不息邦畿之內而勞神於
蠻貊之域竊爲陛下不取也

獻璧表

臣聞玉不隱瑕臣不隱情伏知所進非和氏之
璞萬國一幣璧爲充貢

獻文帝馬表

臣於先武皇帝世得大宛紫騂一疋形法應圖
善持頭尾教令習拜今輙已能行與鼓節
相應謹以表奉獻

上牛表

臣聞物以洪珍細亦或貴故不見僬僥之微不

知泱漭之泰不見果下之乘不別龍馬之大高下相懸所以致觀也謹奉牛一頭不足追遵大小之制形少有殊敢不獻上

謝鼓吹表

許以簫管之樂榮以田游之嬉陛下仁重有虞恩過周旦濟世安宗寔在聖德

求通親親表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

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夫天德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爲教先親後踈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寔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

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親群臣百僚番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己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絶緒禁錮明時臣切自傷也不敢乃望交氣類脩人事叙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絶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閡之異殊於吳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于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

之矣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退省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

侍輦轂承荅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情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棠棣匪他之誡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唯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為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之迴光然終向之者誠也臣竊自

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寔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唱言者何也竊不願於聖代使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栢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慺慺之誠竊所獨守寔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

慶文帝受禪表

陛下以聖德龍飛順天革命允荅神符誕作民主乃祖先後積德累仁世濟其美以暨於先王勤恤民隱劬勞勠力以除其害經營四方不遑起處是用隆茲福慶光啓于魏下承統業贊戎前緒克廣德音綏靜內外紹先周之舊跡襲文武之懿德保大定功海內為一豈不休哉

又

陛下以明聖之德受天顯命良辰即祚以臨天下洪化宣流洋溢宇內是以普天率土莫不承風欣慶執贄奔走奉賀闕下況臣親體至戚懷歡踊躍

上卞太后誄表

大行皇太后資坤元之性體載物之仁齊美姜嫄等德任姒佐政內朝惠加四海草木荷恩含氣受潤庶鍾元吉承育萬祚何圖一旦早棄明朝背紼[illegible]焦悲痛靡告臣聞名以述德誄尚及

哀是以貝越諒闇之禮作誄一篇知不足讚揚名貴以展臣蓼莪之思憂荒情散不足觀采晉左九嬪上元皇后誄表曰伏惟聖善宣慈仁洽六宮含弘光大德潤四海竊聞之前志卑不誄尊少不誄長楊雄臣也而誄漢后班固子也而誄其父皆以述楊景而顯之竹帛豈所謂三代不同禮隨時而作者乎

上責躬詩表

臣植言臣自抱釁歸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晝

分而食夜分而寢誠以天網不可重罹聖恩難可再恃切感相鼠之篇無禮遄死之義形影相弔五情愧赧以罪棄生則為古賢夕改之勸忍垢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伏惟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施暢春風澤如時雨是以不別荊棘者慶雲之惠也七子均養者鳲鳩之仁也舍罪責功者明君之舉也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恩也是以愚臣徘徊於恩澤而不敢自棄者也前奉詔書臣等絕朝心離志絕自分黃耇永無執圭之望不圖聖詔猥垂齒召至止之日馳心輦轂僻處西館未奉闕庭踊躍之懷瞻望反側不勝犬馬戀主之情謹拜表并獻詩二首詞旨淺末不足採覽貴露下情冒顏以聞

龍見表

臣聞鳳凰復見於鄴南黃龍雙出於清泉聖德至理以致嘉瑞將棲鳳於林囿豢龍於陂池為百姓旦夕之所觀

冬至獻襪頌表

伏見舊儀國家冬至獻履貢襪所以迎福踐長先臣或為之頌臣既玩其嘉藻願述朝慶千載昌期一陽嘉節四方交泰萬物昭蘇亞歲迎祥履長納慶不勝感節情繫帷幄拜表奉賀并獻紋履七量襪若干副上獻以聞謹獻

上先帝賜鎧表

先帝賜臣鎧黑光明光各一領兩當鎧一領今代以平兵革無事乞悉以付鎧曹自理

令 二首

黄初五年令

夫遠不可知者天也近不可知者人也傳曰知人則哲堯猶病諸諺曰人心不同若其面焉唯女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有怨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群小自此間人或受寵而背恩或無故而入叛違顧左右曠然無信大嚼者作斷其舌右手執斧左手執鉞傷夷一身之中尚有不可信況於人乎唯無深瑕潛釁隱過匿愆乃可以爲人諺曰穀千駑不如養一驥穀駑養虎大無益也知韓昭侯之弊袴良有以也使臣有三品有可以仁義化者有可以恩惠驅者不足以導之則當以刑罰復不足以率之則明所以不畜故唐堯至仁不能容無益之子湯武至聖不能養無益之臣九折臂知爲良醫吾知所以待下矣諸吏各敬爾在位孤推一槩之平功之宜賞於疏必與罪之宜戮在親不赦此令之行有若皎日於戲群臣其覽之哉

黄初六年令

曰身輕於鴻毛而謗重於泰山賴蒙帝王天地之仁違百師之典議舍三千之首戾反我舊居襲我初服雲雨之施焉有量哉孤以何功而納斯貺富而不恡寵至不驕者則周公其人也孤小人爾身更以榮爲戚何者將恐簡易之尤出於細微脫爾之愆一朝復露也故欲修吾往業守吾初志欲使皇帝恩在摩天使孤心常存此地將以全陛下厚德究孤犬馬之年此難能也然固欲行衆之難詩曰德輶如毛鮮克舉之此之謂也

曹子建集卷之九

文 二首

誥咎文

五行致災先史咸以爲應政而作天地之氣自有變動未必政治之所興致也于時大風發屋拔木意有感焉聊假六帝之命以誥咎祈福辭曰

上帝有命風伯雨師夫風以動氣雨以潤時陰陽協和氣物以滋亢陽害苗暴風傷條伊周是

過在湯斯遭桑林旣禱慶雲克舉偃禾之復姬公去楚況我皇德承天統民禮敬川嶽祈肅百神享茲元吉釐福日新至若炎旱赫羲猋風扇發嘉卉以委良木以拔何谷宜塡何山應伐何靈宜論何神宜謁於是五靈振悚皇祇赫怒招搖驚怯攙搶奮斧河伯典澤屏翳司風迴呵飛厲顧叱風隆息猋過暴元勑華嵩慶雲是興效厥豐年遂乃沈陰坱圠甘澤微微雨我公田爰曁于私黍稷盈疇芳草依依靈禾重穗生彼邦畿年登歲豐民無餒飢

釋愁文

予以愁慘行吟路邊形容枯悴憂心如醉有玄靈先生見而問之曰子將何疾以至於斯答曰吾所病者愁也先生曰愁是何物而能病子乎答曰愁之爲物惟惚惟怳不召自來推之弗往尋之不知其際握之不盈一掌寂寂長夜或群或黨去來無方亂我情爽其來也難退其去也易追臨餐困於哽咽煩冤毒於酸嘶加之以粉

飾不澤飮之以兼肴不肥溫之以金石不消摩之以神膏不希授之以巧笑不悅樂之以絲竹增悲醫和絕思而無措先生豈能爲我蓍龜乎先生作色而言曰予徒辯子之愁形未知子愁所由而生我獨爲子言其發矣方今大道旣隱子生末季沈溺流俗眩惑名位濯纓彈冠諮趣榮貴坐不安席食不終味遑遑汲汲或憔或悴所鬻者名所拘者利良由華薄凋損正氣吾將贈子以無爲之藥給子以淡薄之湯刺子以玄

虛之針灸子以淳朴之方安子以恢廓之宇坐
子以寂寞之床使王喬與子遨遊而逝黃公與
子詠歌而行莊子與子具養神之撰老聃與子
致愛性之方趣遊路以棲跡乘輕雲以翱翔於
是精駭魂散改心回趣願納至言仰崇玄度衆
愁忽然不辭而去
啓七首
七啓有序
昔枚乘作七發傅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辯崔因

作七依辭各美麗予有慕之焉遂作七啓并命
王粲作焉
玄微子隱居大荒之庭飛遯離俗澄神定靈輕
祿傲貴與物無營耽虛好靜羨此永生獨馳思
乎天雲之際無物象而能傾於是鏡機子聞而
將往說焉駕超野之駟乘追風之輿經迥漠出
幽墟入乎泱漭之野遂屆玄微子之所居其居
也左激水右高岑背洞壑對芳林冠皮弁被文
裘出山岫之潛穴倚峻崖而嬉游志飄飄焉嶢

嶢焉以若狹六合而隘九州若將飛而未逝若
舉翼而中流於是鏡機子攀葛藟而登距嵒而
立順風而稱曰予聞君子不遯俗而遺名智士
不背世而滅勳今吾子棄道藝之華遺仁義之
英耗精神乎虛廓廢人事之紀經譬若畫形於
無象造響於無聲未之思乎何所規之不通也
玄微子俯而應之曰嘻有是言乎夫太極之初
混沌未分萬物紛錯與道俱隆蓋有形必朽有
跡必窮茫茫元氣誰知其終名穢我身位累我

躬竊慕古人之所志仰老莊之遺風假靈龜以
托喻寧掉尾於塗中
鏡機子曰夫辯言之艷能使窮澤生流枯木發
榮庶感靈而激神況近在乎人情僕將爲君子
說游觀之至娛演聲色之妖靡論變化之至妙
敷道德之弘麗願聞之乎玄微子曰吾子整身
倦世探隱拯沈不遠遐路幸見光臨將敬滌耳
以聽王音
鏡機子曰芳菰精粺霜蓄露葵玄熊素膚肥豢

膚肌蟬翼之割剖纖析微累如疊縠離若散雲輕隨飛風刃不轉切山鷄斥鷃珠翠之珍搴芳蓮之巢龜膾西海之飛鱗臛江東之潛鼉臛漢南之鳴鶉糅以芳酸甘和既醇玄冥適鹹蓐收調辛紫蘭丹椒施和必節滋味既殊遺芳射越乃有春清縹酒康狄淅營應化則變感氣而成彈徵則苦發扣宮則甘生於是盛以翠樽酌以雕觴浮蟻鼎沸酷烈馨香可以和神可以娛腸此餚饌之妙也子能從我而食之乎玄微子曰予甘藜藿未暇此食也

鏡機子曰步光之劍華藻繁縟飾以之犀雕以翠綠綴以驪龍之珠錯以荊山之玉陸斷犀象未足稱雋隨波截鴻水不漸刃九旒之冕散曜垂文華組之纓從風紛紜佩則結綠懸黎寶之妙微符采照爛流景揚煇黼黻之服紗縠之裳金華之舄動趾遺光繁飾參差微鮮若霜緄佩綢繆或彫或錯薰以幽若流芳肆布雍容閒步周旋馳燿南威為之解顏西施為之巧笑此容飾之妙也子能從我而服之乎玄微子曰予好毛褐未暇此服也

鏡機子曰馳騁足用蕩思游獵可以娛情僕將為吾子駕雲龍之飛駟飾玉輅之繁纓垂宛虹之長綏抗招搖之華旍捕忘歸之矢秉繁弱之弓忽躡景而輕騖逸奔驥而超遺風於是磎填谷塞榛藪平夷緣山置罝彌野張罘下無漏跡上無逸飛鳥集獸屯然後會圍獠徒雲布武騎霧散丹旗燿野戈殳晧旰曳文狐掩狡兎捎鷫

鷞拂振鷺當軌見藉值足遇踐飛軒電逝獸隨輪轉翼不暇張足不及騰動觸飛鋒舉挂輕罾搜林索險探薄窮阻騰山赴壑風厲猋舉機不虛發中必飲羽於是人稠網密地逼勢脅哮闞之獸張牙奮鬣志在觸突猛氣不慴乃使北宮東郭之儔生抽豹尾分裂貙肩形不抗手骨不隱拳批熊碎掌拉虎摧斑野無毛類林無羽群積獸如陵飛翮成雲於是駭鍾鳴鼓收旌弛旆頓網縱網罷獠回邁駿騄齊驤揚鑾飛沫俯倚

金較仰撫翠蓋雍容暇豫娛志方外此羽獵之
妙也子能從我而觀之乎玄微子曰予性樂恬
靜未暇此觀也
鏡機子曰閒宮顯敞雲屋皓旰崇景山之高基
迎清風而立觀形軒紫柱文榱華梁綺井含葩
金墀玉廂溫房則冬服絺綌清室則中夏含霜
華閣緣雲飛陛陵虛俯眺流星仰觀八隅升龍
攀而不逮眇天際而高居繁巧神怪變名異形
班輸無所措其斧斤離婁為之失睛麗草交植

殊品詭類綠葉朱榮熙天曜日素水盈沼叢木
成林飛翮陵高鱗甲隱深於是逍遙暇豫忽若
忘歸乃使任子垂釣魏氏發機芳餌沉水輕繳
弋飛落翳雲之翔鳥援九淵之靈龜然後採菱
花擢水蘋弄蛛蝥戲鮫人諷漢廣之所詠覿游
女於水濱燿神景於中沚被輕縠之纖羅遺芳
烈而靜步抗皓手而清歌歌曰望雲際兮有好
仇天路長兮往無由佩蘭蕙兮為誰脩嬿婉絕
兮我心愁此宮館之妙也子能從我而居之乎

玄微子曰予躭嵒穴未暇此居也
鏡機子曰既游觀中原逍遙閒宮情放志蕩淫
樂未終亦將有才人妙妓遺世越俗揚北里之
流聲紹陽阿之妙曲爾乃御文軒臨洞庭琴瑟
交揮左篪右笙鍾鼓俱振簫管齊鳴然後姣人
乃被文縠之華袿振輕綺之飄颻戴金搖之熠
燿揚翠羽之雙翹揮流芳燿飛文歷盤鼓煥縯
紛長裾隨風悲歌入雲蹻捷若飛蹈虛遠蹠陵
躍超驟蜿蟬揮霍翔爾鴻翥濈然鳧沒縱輕體

以迅赴景追形而不逮飛聲激塵依威厲響才
捷若神形難為象於是為歡未渫白日西頹散
樂變飾微步中閨玄眉弛兮鉛花落收亂髮兮
拂蘭澤形媠服兮揚幽若紅顏宜笑睇眄流光
時與吾子攜手同行踐飛除即閒房花燭爛幄
幕張動朱脣發清商揚羅袂振華裳九秋之夕
為歡未央此聲色之妙也子能從我而遊之乎
玄微子曰予願清虛未暇及此遊也
鏡機子曰予聞君子樂奮節以顯義烈士甘危

軀以成仁是以雄俊之徒交黨結倫重氣輕命
感分遺身故田光伏劒於北燕公叔畢命於西
秦果毅輕斷虎步谷風威慴萬乘華夏稱雄詞
未及終而玄微子曰善鏡機子曰此乃游俠之
徒耳未足稱妙也若夫田文無忌之儔乃上古
之俊公子也皆飛仁揚義騰躍道藝遊心無方
抗志雲際陵轢諸侯驅馳當世揮袂則九野生
風慷慨則氣成虹蜺吾子若當此之時能從我
而友之乎玄微子曰予亮願焉然方於大道有
累如何

鏡機子曰世有聖宰翼帝霸世同量乾坤等曜
日月玄化參神與靈合氣惠澤播於黎苗威靈
振乎無外超隆平於殷周踵羲皇而齊泰顯朝
惟清王道遐均民望如草我澤如春河濱無洗
耳之士喬嶽無巢居之民是以俊乂來仕觀國
之光舉不遺材進各異方讚典禮於辟雍講文
德於明堂正流俗之華說綜孔氏之舊章散樂
移風國富民康神應休臻屢獲嘉祥故甘露紛

而晨降景星宵而舒光觀游龍於神淵聆鳴鳳
於高岡此霸道之至隆而雍熙之盛際然主上
猶尚以沈恩之未廣懼聲教之未厲采英奇於
仄陋宣皇明於嵒穴此寧子商歌之秋而呂望
所以投綸而逝也吾子為太和之民不欲仕陶
唐之世乎於是玄微子攘袂而興曰偉哉言乎
近者吾子所述華淫欲以厲我祇攪予心至聞
天下穆清明君莅國覽盈虛之正義知頑素之
迷惑今予廓爾身輕若飛願反初服從子而歸

詠一首

九詠

芙蓉車兮桂衡結萍蓋兮翠旌四蒼虬兮翼轂
駕陵魚兮驂鯨因蕙兮蘭席蕙幬兮芬牀抗南
箕兮簸瓊蕊把天河兮滌玉觴靈既降兮泊靜
默登文階兮坐紫房服春榮兮猗靡雲居繞兮
容裔冠北辰兮岌峨帶長虹兮陵厲蘭肴御兮
玉俎陳雅音奏兮文虞羅感漢廣兮羨游女揚
激楚兮詠湘娥臨回風兮浮漢渚目牽牛兮眺

織女交有際兮會有期嗟痛吾兮來不時來無見兮進無聞泣下雨兮歎成雲先后悔其靡及冀后土之一悟猶搦戀而繁策馳覆車之危路群秉舟而無檝將何川而能度何世俗之蒙昧悼邦國之未靜焚椒蘭其望治由倒裳而求領尋湘漢之長流採芳岸之靈芝遇遊女於水裔採菱花而結詞野蕭條以極望曠千里而無人民生期於必死何自苦以終身寧作清水之沉泥不為濁路之飛塵

序一首

柳頌序

予以閑暇駕言出遊過友人楊德祖之家視其屋宇寥廓庭中有一柳樹聊戲刊其樹[illegible]故著斯文表之遺翰遂因辭勢以譏當今之士

書三首

司馬仲達書

今賊徒欲保江表之城守歐吳耳無有爭雄於宇角勝於平原之志也故其俗蓋以洲渚為營壁江淮為城塹而已若可得挑致則吾一旅之卒足以敵之蓋弋鳥者矯其矢釣魚者理其綸此皆度彼為慮因象設宜者也今足下曾無矯矢理綸之謀徒欲候其離舟伺其登陸乃圖并吳會之地牧東野之民恐非主上授節將之心也

與楊德祖書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

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北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軒絕跡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詞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為狗也前有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

稱之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嘗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謂僕卿何所宜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嘗歎此達言以為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泉之利乃可以議於斷

割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呰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

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吾雖薄德位為蕃侯猶庶幾勠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非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慚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曹植白

與吳季重書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得為密坐雖燕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若夫觴酌陵波於前簫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觀虎視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眄謂若無人豈非君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當斯之時願舉太山以為肉傾東海以為酒伐雲夢之竹以為笛斬泗濱之梓以為箏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巵其樂

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不我與曜靈
急節面有過景之速別有參商之濶思欲抑六
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
天路高邈良久無緣懷戀反側何如何如得所
來訊文采委曲曄若春榮瀏若清風申詠反覆
曠若復面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
之也可令憙事小吏諷而誦之夫文章之難非
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家有千里驥而不
珍焉人懷盈尺和氏而無貴矣夫君子而不知

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不好伎何爲
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而正值墨翟一作氏
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又聞足下在彼
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有之矣未有不求而
自得者也且改轍而行非良樂之御易民而治
非楚鄭之政願足下勉之而已矣適對嘉賓口
授不悉往來數相聞曹植白

誄八首

任城王誄

昔二虢佐文旦奭翼武於休我王魏之元輔將
崇懿跡等號齊魯如何奄忽命不是與仁者悼
沒兼彼殊類矧我同生能不憯怛目想官墀心
在平素彷彿魂神馳情陵墓凡夫受命達者狥
名王雖薨徂功著丹青人誰不沒德貴有遺乃
作誄曰
幼有令德光輝珪璋孝殊閔氏義達參商溫溫
其恭爰柔克剛心存建業王室是匡矯矯元戎
雷動雨徂橫行燕氏威慴北胡奔虜無竄還戰

高柳王率壯士常爲君首宜究長年永保皇家
如何奄忽景命不遐同盟飲淚百寮咨嗟

大司馬曹休誄

於穆公侯魏之宗室明德紀踵奕世純粹闡弘
汎愛仁以接物藝以爲華體斯亮實年沒弱冠
志在雄英高揖名師發言有章東夏翕然稱曰
龍光貧而無怨孔以爲難嗟我公侯屢空是安
不耽世祿親悅爲歡好彼蓬樞甘彼瓢簞味道
忘憂踰憲超顏矯矯公侯不撓其厄呵叱三軍

躬奮雄戟足蹴白刃手按飛鏑終弭淮南保我
疆場

光祿大夫荀侯誄

如冰之清如玉之潔法而不威和而不褻百寮
欷歔天子霑纓機女投杼農夫輟畊輪結轍而
不轉馬悲鳴而倚衡

平原懿主公誄

俯振地紀仰錯天文悲風激興霜猋雪雰惆蘭
天蕙良榦以泯於惟懿王瑛瑶其質協策應期

含英秀出岐嶷之姿寔朗寔極在生十旬察人
識物儀同聖表聲協音律驤眉識往俛首知來
求顏必笑和音則該阿保接手侍御充傍常在
襁褓不停幃牀專愛一宮取玩聖皇何圖奄忽
罹天之殃魂神遷移精爽翱翔號之不應聽之
不聆帝用吁嗟嗚呼哀哉憐爾早沒不逮陰光
改封大郡惟帝舊疆建土開家邑移蕃王珉珮
惟鮮朱紱斯煌國號既崇哀爾孤獨配爾君子
華宗貴族爵以列侯銀艾俱隆渥成禮于宮靈輀

交轂生雖異室歿同山嶽晏交構玄宮玉石交連
朱房皓壁皓曜電鮮飾終備法生象存長挺
綰脩神閨掩扉二柩並降雙魂孰依人誰不歿
憐爾尚微阿保激感上聖傷悲城闕之詩以日
踰歲况我愛子神光長滅扃閞一闔曷其復晰

武帝誄

於惟我王承運之衰神武震發群雄豈夷拯民
于下登帝太微德美旦奭功越彭韋九德光備
萬國作師寢疾不興聖體長違華夏飲淚黎庶

含悲神翳功顯身沈名飛敢揚聖德表之素旗
乃作誄曰
於穆我王冑稷胤周賢聖是紹元懿允休先侯
佐漢實維平陽功成績著德昭二王民以寧一
興詠有章我王承統文姿特生年在志學謀過
老成奮臂舊邦翻身上京表與我王交兵若神
張陳背誓傲帝虐民擁徒百萬虎視朔濱我王
赫怒戎車列陳武卒虎闞如雷如霆攙槍北掃
舉不浹辰紹遂奔北河朔是賓振旅京師帝嘉

厥庸乃位丞相揔攝三公進受上爵臨君魏邦
九錫昭備大路光龍玄鑑靈察探幽洞微下無
偽情姦不容非敦儉尚古不玩珠玉以身先下
民以純樸聖性嚴毅手脩清一惟善是嘉靡疏
靡昵怒過雷電喜踰春日萬國肅虔望風震肅
既揔庶政兼覽儒林躬著雅頌被之琴瑟茫茫
四海我王康之微微漢嗣我王匡之群傑扇動
我王服之喁喁黎庶我王育之光有天下萬國
作君虔奉本朝德美周文以寬克衆每征必舉

四夷賓服功夷聖武翼帝王世神武鷹揚左鉞
右旄威凌伊呂年踰耳順體壯志肅乾乾庶事
氣過方叔宜並南嶽君國無窮如何不弔禍終
聖躬棄離臣子背世長終兆民號咷仰愬上穹
既以約終令節不衰既即梓宮躬御綴衣璽不
存身唯紼是荷明器無飾陶素是嘉既次西陵
幽闈啓路群臣奉迎我王安厝窈窕玄宇三光
不晰幽闥一扃尊靈永蟄聖上臨穴哀號靡及
群臣陪臨佇立以泣去此昭昭於彼冥冥永棄

兆民下君百靈千代萬乘曷時復形

文帝誄

嗚呼哀哉于時天震地駭崩山隕霜陽精薄景
五緯錯行百姓吁嗟萬國悲悼若喪考妣恩過
慕唐擗踊郊埜仰想穹蒼僉曰何爲早世隕喪
嗚呼哀哉悲夫大行忽焉光滅永棄萬民雲往
雨絶承問慌惚惛懵哽咽袖鋒抽刃欲自殭斃
追慕三良甘心同穴感彼南風惟以鬱滞終於
偕没指景自逝考諸先紀尋之哲言生若浮寄

惟德可論朝聞夕逝孔志所存皇雖一沒天祿
永延何以述德表之素旃何以詠功宣之管絃
乃作誄曰

皓皓太素兩儀始分中和産物啓有人倫爰曁
三皇寔秉道眞降逮五帝繼以懿純三代製作
踵武立勳季嗣不綱網漏于秦崩樂滅學儒坑
禮焚二世而殲漢氏乃因弗求古訓嬴政是遵
王綱帝典閴爾無聞末光幽昧道究運遷乾坤
回歷簡聖授賢乃眷大行屬以黎元龍飛啓祚

合契上玄五行定紀改號革年明明赫赫受命于天仁風偃物德以禮宜祥惟聖質嶷在幼妍庶幾六典學不過庭潛心無妄元志清冥才秀藻朗如玉之瑩聽察無嚮瞻覩未形其剛如金其貞如瓊如冰之潔如砥之平爵必無私戮違無輕心鏡萬機攬照下情思良股肱嘉昔伊呂搜揚側陋舉湯代禹拔才嵓穴取士蓬戶唯聽是索弗拘禰祖宅土之表道義是圖弗營厥險六合是虔齊契共遵下以純民恢折規矩克紹

前人科條品制褒貶以因乘殷之輅行夏之辰金根黃屋翠葆龍鱗紼冕崇麗衡紞維新尊肅禮容矚之若神方牧妙舉欽於恤民虎將荷節鎮彼四鄰朱旗所勦九壤被震疇克不若孰敢不臣縣旌海表萬里無塵虜備凶徹鳥殪江岷權若涸魚乾若脯鱗肅慎納貢越裳效珍條支絕域獻欵內賓德侔先王功伴太古上靈降瑞黃初叔祜河龍洛龜陵波遊下平均應繩神鸞翔舞數莢階除系風扇暑皓獸素禽飛走郊野神鍾寶鼎形自舊土雲英甘露瀸塗被宇靈芝冒沼朱華蔭渚回回凱風祁祁甘雨稼穡豐登我稷我黍家佩惠君戶蒙慈父圖致大和洽德全義將登泰山先皇作儷鐫石紀勳兼錄衆瑞方隆封禪歸功天地賓禮百靈勳命視規望祭四嶽燎封奉柴肅于南郊宗祀上帝三牲既供夏禘秋嘗元侯佐祭獻璧奉璋鸞輿幽藹龍旂太常爰迄太廟鐘鼓鍠鍠頌德詠功八佾鏘鏘皇祖既饗烈考來享神具醉止降茲福祥天地

震蕩大行康之三辰暗昧大行光之皇紘惟絕大行綱之神器莫統大行當之禮樂廢弛大行張之仁義陸沉大行揚之潛龍隱鳳大行翔之疏狄遐康大行匡之在位七載元功仍舉將永大和絕迹三五宜作物師長為神主壽終金石等算東父如何奄息摧身后土俾我煢煢靡瞻靡顧嗟嗟皇穹胡寧忍務嗚呼哀哉明監吉凶體遠存亡深垂典制申之嗣王聖上虔奉是順是將乃剏玄宇基為首陽擬迹穀林追堯慕唐

合山同陵不樹不疆塗車芻靈珠玉靡藏百神
警侍來賓幽堂耕禽田獸望魂之翔於是俟大
隧之致力兮練元辰之淑禎潛華體於梓宮馮
正殿以居靈顧望嗣之號咷兮存臨者之悲聲
悼晏駕之既徂兮感容車之速征浮飛魂於輕
霄兮就黃墟以滅形背三光之昭晰兮歸玄宅
之冥冥嗟一往之不返兮痛閟闥之長扃咨遠
臣之眇眇兮成凶諱以怛驚心孤絕而靡告兮
紛流涕而交頸思恩榮以橫奔兮閡闕塞之嶢

崢顧衰絰以輕舉兮念關防之我嬰欲高飛而
遙憩兮憚天網之遠經遙投骨於山足兮報恩
養於下庭慨拊心而自悼兮懼於重而命輕嗟
微軀之是效兮甘九死而忘生幾司命之役籍
兮先黃髮而隕零天蓋高而察卑兮冀神明於
我聽獨鬱伊而莫告兮追顧景而憐形奏斯文
以寫思兮結翰墨以敷誠嗚呼哀哉

卞太后誄

率土喑溥三光改度陵頹谷踊五行互錯皇室
蕭條羽檄四布百姓欷歔嬰兒號慕若喪考妣
天下縞素聖者知命殉道寶名義之攸在亦其
厥生敢揚后德表之旌旗光垂罔極以慰我情
乃作誄曰
我王之生坤靈是輔作合于魏亦光聖武篤生
文帝紹虞之緒龍飛紫宸奄有九土詳惟聖善
岐嶷秀出德配姜嫄不忝先哲玄覽萬機兼才
備藝洸納容眾含垢藏疾仰奉諸姑降接儔列
陰處陽潛外明內察及踐大位母養萬國溫溫

其人不替明德悼彼邊氓未遑宴息恒勞庶事
兢兢翼翼親桑蠶館為天下式樊姬霸楚書載
其庸武上有亂孔歎其功我后齊聖克暢丹聰
不出房闈心照萬邦年踰耳順乾乾匪倦珠玉
不玩躬御綈練日旰忘飢臨樂勿聽去奢即儉
曠世作顯慎終如始蹈和履貞恭事神祇昭奉
百靈跼天蹐地祗畏神明敬惟慎獨報禮幽冥
虔肅宗廟蠲薦三牲降福無疆祝云其誠宜享
斯祜蒙祉自天何圖凶咎不勉斯年嘗禱盡禮

有篤無逸克命有終神食其言遺孤在疚承諱東濟擗踊郊甸酒淚中原追號皇妣棄我何遷昔垂顧復今何不然空宮寥廓棟宇無煙物省階塗髣髴繻軒仰瞻帷幄俯察几筵物不毀故而人不存痛莫酷斯彼蒼者天遂臻魏都游魂舊邑大隧開塗靈魄斯戢歎息霧興揮淚雨集徘徊輀柩號咷弗及神光旣幽佇立以泣

王仲宣誄 有序

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

關內侯王君卒嗚呼哀哉皇穹神察喆人是恃如何靈祇殲我吉士誰謂不痛早世即冥誰謂不傷華繁中零存亡分流夭遂同期朝聞夕沒先民所思何用誄德表之素旗何以贈終哀以送之遂作誄曰

猗歟侍中遠祖彌芳功高建業佐武伐商爵同齊魯邦嗣絕亡流裔畢萬勳績惟光晉獻賜封于魏之疆天開之祚末冑稱王厥姓斯氏條分葉散世滋芳烈孫子泰潜會遭陽九炎光中朦世祖撥亂爰建時雍三台樹位履道是鍾寵之加匪惠惟恭自君二祖爲光爲龍僉曰休哉宜翼漢邦或統太尉或掌司空百揆惟叙五典克從天靜人和皇教遐通伊君顯考奕葉佐時入管機密朝政以治出臨朔岱庶績咸熙君以淑懿繼此洪基旣有令德材技廣宣強記洽聞幽讚微言文若春華思若涌泉發言可詠下筆成篇何道不洽何藝不閑棊局逞巧博奕惟賢皇家不造京室隕顛宰臣專制帝用西遷君乃

羈旅離此阻艱翕然鳳舉遠竄荊蠻身窮志達居鄙行鮮振冠南嶽濯纓清川潜處蓬室不干勢權我公奮鉞耀威南楚荊人或違陳戎講武君乃義發筭我師旅高尚霸功投身帝宇斯言旣發謀夫是與是與伊何響我明德投戈編都稽顙漢北我公寔嘉表揚京國金龜紫綬以彰勳則勳則伊何勞謙靡已憂世忘家殊略卓峙乃署祭酒與君行止筭無遺策畫無失理我王建國百司俊乂君以顯舉秉機省闥戴蟬珥貂

朱衣皓帶入侍帷幄出擁華蓋榮耀當世芳風晻藹嗟彼東夷憑江阻湖騷擾邊境勞我師徒光光戎輅霆駭風徂君侍華轂輝輝王塗思榮懷附望彼來威如何不濟運極命衰寢疾彌留吉往凶歸嗚呼哀哉翩翩孤嗣號慟崩摧發軫北魏遠迄南淮經歷山河泣涕如頹哀風興感行雲徘徊游魚失浪歸鳥忘棲嗚呼哀哉吾與夫子義貫丹青好和琴瑟分過友生庶幾遐年携手同征如何奄忽棄我夙零感昔宴會志各

高厲予戲夫子金石難弊人命靡常吉凶異制此驩之人孰先殞越何寤夫子果乃先逝又論死生存亡數度子猶懷疑求之明據儻獨有靈游魂泰素我將假翼飄颻高舉超登景雲要子天路喪柩既臻將及魏京靈輀回軌白驥悲鳴虛廓無見藏影蔽形孰云仲宣不聞其聲延首歎息雨泣交頸嗟乎夫子永安幽冥人誰不歿達士徇名生榮死哀亦孔之榮嗚呼哀哉

哀辭二首

金瓠哀辭

金瓠予之首女雖未能言固已授色知心矣生十九旬而夭折乃作此辭辭曰在襁褓而撫育向孩笑而未言不終年而夭絕何見罰於皇天信吾罪之所招非弱子之無愆去父母之懷抱滅微骸於糞土天長地久人生幾時先後無覺促爾有期

行女哀辭

行女生于季秋而終于首夏三年之中二子頻

喪伊上帝之降命何短脩之難裁或華髮以終年或懷妊而逢災感前愛之未闋復新殃之重來方朝華而晩敷比辰露而先晞感逝者之不追悵情忽而失度天蓋高而無階懷此恨其誰訴

仲雍哀辭

曹喈字仲雍魏太子之仲子也三月而生五月而亡昔后稷之在寒冰鬬穀之在楚澤咸依鳥憑虎而無風塵之災今之玄弟文茵無寒冰之

慘羅幃綺帳暖於翔鳥之翼幽房閑宇密於雲
夢之野慈母良保仁乎鳥虎之情卒不能延期
於慕載雖六旬而夭殃彼孤蘭之眇眇亮成幹
其畢榮哀綿綿之弱子早背世而潛形且四孟
之未周將願乎一齡陰雲回於素蓋悲風動其
扶輪臨埏闥以欷歔淚流射而沾巾

曹子建集卷之十

論六首

漢二祖優劣論

有客問予曰夫漢二帝高祖光武俱爲授命撥
亂之君此時事之難易論其人之優劣孰者爲
先予應之曰昔漢之初興高祖因暴秦而起遂
誅強楚光有天下功齊湯武業流後嗣誠帝王
之元勳、、君之盛事也然而名不繼德行不純
道身殁之後崩亡之際果令凶婦肆酖酷之心

嬖妾被人豕之刑亡趙幽囚禍殃骨肉諸呂專
權社稷幾移凡此諸事豈非高祖寡計淺慮以
致然彼之雄材大略倜儻之節信當世至豪健
壯傑士也又其梟將畫臣皆古今之鮮有歷世
之希覩彼能任其才而用之聽其言而察之故
兼天下有帝位流巨功而遺元勳也世祖體乾
靈之休德稟貞和之純精通黃鍾之妙理韜亞
聖之懿才其爲德也通達而多識仁智而明恕
重慎周密樂施而愛人值陽九無妄之世遭炎

光宅曾之運殷兩雷發赫然神舉用武略以攘
暴興義兵以殘賊神光前驅威光先游軍未出
於南京莽已斃於西都夫其蕩滌凶穢勦除醜
類若順迅風而縱烈火曬白日而掃朝雲也爾
乃廟謀而後動衆計定而後行師故攻無不陷
之壘戰無奔北之卒是以群下欣欣歸心聖德
宣仁以和衆邁德以來遠故實融聞聲而影附
馬援一見而歎息股肱有濟濟之美元首有穆
穆之容敦睦九族有唐虞之稱高尚純樸有羲

皇之素謙虛納下有吐握之勞留心庶事有日
昃之勤乃規弘跡而造皇極創帝道而立德基
是以計功則業殊比隆則事異旌德則靡愆言
行則無穢量力則勢微論輔則力劣卒能掘乾
坤之休徵應五百之顯期立不刊之遐迹建不
朽之元功金石播其休烈詩書載其勳懿故曰
光武其優也

相論

世固有人身瘠而志立體小而名高者於聖則
否是以堯眉八彩舜目重瞳禹耳參漏文王四
乳然則世亦有四乳者此則駑馬一毛似驥耳
又曰宋臣有公孫呂者長七尺面長三尺廣三
寸若此之狀蓋遠代而求非一世之異也使形
殊於外道合其中名震天下不亦宜乎語云無
憂而戚憂必及之無慶而歡樂必隨之此心有
先動而神有先知則有先見也故扁鵲見桓公
知其將亡申叔見巫臣知其竊妻而逃也荀子
曰以為天不知人事耶則周公有風雷之災宋

景有三舍之福以為知人事耶楚昭有弗禜之
應魏文無延期之報由是言之則天道之與相
占可知而疑不可得而無也

辯道論

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
左慈陽城有郗儉善辟穀悉號數百歲所以集
之魏國者誠恐此人之徒接姦詭以欺衆行妖
惡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期於邊
海釋金輅而顧雲輿棄文驥而求飛龍哉夫帝

者位殊萬國富有天下威尊彰明齊光日月宮殿闕庭焜燿紫薇何顧乎王母之宮昆崙之域哉夫三鳥被致不如百官之美也素女嫦娥不若椒房之麗也雲衣羽裳不若黼黻之飾也駕螭載霓不若乘輿之盛也瓊蕋玉華不若玉圭之潔也而顧爲匹夫所罔納虚妄之辭信眩惑之說隆禮以招弗臣傾產以供虚求散王爵以榮之清閒館以居之經年累稔終無一驗雖復誅其身滅其族紛然足爲天下一笑矣若夫玄

黄所以娛目鏗鏘所以聳耳媛妃所以紹光胤豢所以悅口也何以甘無味之味聽無聲之樂觀無彩之色也

令禽惡鳥論

國人有以伯勞生獻者王召見之侍臣曰世人同惡伯勞之鳴敢問何謂也王曰昔尹吉甫用後妻之說殺孝子伯奇吉甫後悟追傷伯奇出遊于田見鳥鳴于桑其聲噭然吉甫動心曰伯勞乎乃撫翼其音尤切吉甫乃顧謂曰伯勞乎果吾子棲吾輿非吾子飛勿居鳥尋聲而于蓋吉甫遂射殺後妻以謝之故俗惡伯勞之鳴言所鳴之家必有尸也此好事者附名爲之說而今普傳惡之斯實否也伯勞以五月而應陰氣之動陰爲賊害蓋賊害之鳥也其聲鵙鵙然故俗憎之若其爲人災害愚民之所信通人之所略也鳥鳴之惡自取憎人言之惡自取滅不有能累於當世也而凶[illegible]之行弗可易梟鳥之能不可[illegible]者天性然也昔荆人之梟將巢於

吳鳩遇之曰何去荆而巢吳乎梟曰荆人惡子之聲鳩曰子不能革子之音則吳楚之民不異情也爲子計者莫若宛頸戢翼終身勿復鳴也昔會朝議者有人問曰寧有聞梟食其母乎有答之者曰嘗聞烏反哺未聞梟食母也問者慚唱不善也得善者莫不訓而放之爲利人也得惡者莫不糜之齒牙爲害身也烏獸昆蟲猶以名聲見異況夫吉士之與凶人乎

魏德論

元氣否塞玄黃噴薄辰星亂逆陰陽舛錯四海鼎沸蕭條沙漠武王之興也以道陵殘義氣風發神戈退指則妖氛順制靈旗一舉則朝陽播越惟我聖后神武葢天威光佐掃辰彗北蠻首尾爭擊氣齊率然乃雷北席卷千里隱乎若崩嶽盱乎若潰海慍彼蠻夏蠢爾弗恭措我蕭斧簡武練鋒星陳而天運振耀乎南封荆人封靡交益影從軍蘊餘勢襲利乘權蕩鬼區於白水擒矯制於遐川仰屬目於條支睎弱水之潺湲

薄張騫於大夏笑驃騎於祁連其化之也如神其養之也如春柔遠能邇誰敢不賓憲度增飾日曜月明跡存乎建安道隆乎延康於是漢氏歸義顧音孔昭顯禪天位希唐效堯上猶謙謙弗訥也發不世之明詔薄居而弗從路北人之清節美石戸之高介義貫金石神明已興神祇致祥乾靈效祐於是群公卿士功臣列辟率爾而進曰昔文王三分居二以服事殷非能之而弗欲葢欲之而弗能況天綱弗禁皇綱圮紐侯

民非復漢有尺土非復漢有故皇父創迹於前陛下光美於後葢所謂勲成於彼位定於此者也將使斯民揩秬[illegible]樵靈芝鋤岐穗挹醴滋遂乃凱風回猋甘露匝時農夫詠於田隴織婦欣而綜絲黃吻之亂含哺而怡鮐背之老擊壤而嬉古雖稱乎赫胥曷若斯之大治乎于時上富於春秋聖德汪濊奇志妙思神鑒靈察方將審御陰陽增耀日月極禎祥於遐奥飛仁風以樹惠既遊精於萬機復逍遥乎六藝兼覽儒林抗

思乎文藻之場囿容與乎道術之壇畔超天路而高峙階清雲以妙觀將參跡於三皇豈徒論功於大漢天地位矣九域清矣皇化四達帝猷成矣明哉元首股肱貞矣禮樂既作興頌聲矣固封泰山禪梁甫歷名山以祈福周五方之靈宇越八九於往素踵帝王之靈矩流餘祚於黎烝鍾元吉乎聖主

魏德論謳

穀

於穆至皇仁暢惠渥辭獻減膳以服鰥獨和氣
致祥時雨洒沃野草萌芽變化嘉穀

禾

猗猗嘉禾惟穀之精其洪盈箱協穗殊莖昔生
周朝今植魏庭獻之朝堂以照祖靈

鵲

鵲之彊彊詩人取喻今存聖世呈質見素飢食
苕華渴飲清露異於儔疋衆鳥是鶩

鳩

班班者鳩爰素其質昔翔殷邦今爲魏出朱目
丹趾靈姿詭類載飛載鳴彰我皇懿

說二首

藉田說

春耕于藉田即中令侍寡人焉顧而謂之曰昔
者神農氏始嘗萬草教民種植今寡人之與此
田將欲以擬乎治國非徒供耳目而已也夫營
疇萬畝厥田上下經以大陌帶以橫阡此亦寡
人之封壃也日珍没而歸館晨未昕而即野此
亦寡人之先下也蔽翟特疇禾黍異田此亦寡
人之理政也及其息泉涌庇重陰懷有虞撫素
琴此亦寡人之所親賢也刈蓁臭蔚棄之遠疆
此亦寡人之所遠佞也若年豐歲登果茂萊滋
則臣僕小大咸取驗焉又曰封人有能以輕鑿
修鈎去樹之蝎者樹得以茂繁中舍人曰不識
天下者亦有蝎者乎寡人告之曰昔三苗共工
鯀驩兜非堯之蝎歟問曰諸侯之國亦有蝎乎
寡人告之曰齊之諸田晉之六卿魯之三桓非

諸侯之蝎歟然三國無輕鑿脩鈎之任終於齊
篡魯弱晉國以分不亦痛乎曰不識爲君子者
亦蝎乎寡人告之曰固有之也富而慢貴而驕
殘仁賊義甘財悅色此亦君子之蝎也天子勤
耘以牧一國大夫勤耘以收世祿君子勤耘以
顯令德夫農者始於種終於穫澤既時矣苗既
美矣棄而不耘則改爲荒疇盡豐年者期於必
收譬脩道亦期於歿身也

髑髏說

曹子遊乎陂塘之濱步乎蓁薉之藪蕭條潛虛經幽踐阻顧見髑髏塊然獨居於是伏軾而問之曰子將結纓首劒殉國君乎將被堅執銳斃三軍乎將嬰茲固命疾隕傾乎將壽終數極歸幽冥乎叩遺骸而歎息哀白骨之無靈慕嚴周之適楚儻託夢以通情於是伻若有來怳若有存影見容隱厲聲而言曰子何國之君子乎既徃輿駕聞其枯朽不惜咳唾之音而慰以若言子則辯於辭矣然未達幽冥之情死生之說也

夫死之爲言歸也歸也者歸於道也道也者身以無形爲主故能與化推移陰陽不能更四時不能虧是故洞於纖微之域通於怳惚之庭望之不見其象聽之不聞其聲挹之不充注之不盈吹之不凋噓之不榮激之不流凝之不停寥落冥漠與道相拘偃然長寢樂莫是踰曹子曰予將請之上帝求諸神靈使司命輟籍反子骸形於是髑髏長呻廓然歎曰甚矣何子之難語也太素氏不仁勞我以形苦我以生今也幸變而之死是反吾真也何子之好勞而我之好逸乎子將歸於太虛於是言卒響絕神光霧除顧將旋軫乃命僕夫拂以玄塵覆以縞巾爰將藏彼路濱覆以丹土翳以綠榛夫存亡之異世乃宣尼之所陳何神憑之虛對云死生之必均

阮嗣宗集叙

世恒言阮嗣宗處魏晉之交身仕亂國而不罹禍幽志存刺譏而文多隱避抱經綸之技懷康濟之能一不見試以宛曰嗟乎籍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以明哲而遠害也方司馬氏之替魏也上陵下夷逆驕變在功材巧慧縻爵食于傾危俊又豪賢炳神鑒于繒繳籍白眼睨俗非苟祿之子雲孤嘯離群恥獻言之谷永辭婚之醉棫默以自容步兵之除矜肆而耳窮究其略遺法禮若聚訟于當時稽

其詞命玄幽寔不撓乎物論惡如師昭且優與而保持之矣吾徃讀嗣宗諸文辭率激烈慷慨其心憤故其行危其道忠故其旨遠是以疾之者雖如儺而聞之者無以罪箕子之明夷南容之免患無亦嗣宗之儔擬非邪昔之君子蓋有遇涯其時而不免于說難用違其義而終殞于結纓豈其制行與道頗反在嗣宗下哉抑諸嗣宗見定而智明機徹而迹遜其愚蓋不可及也已彼絕交之書竟于賈禍廣獻之疏違以亡身則夫縱酒酣昏

遺落世事知非嗣宗之得已也今覽其詠懷八十一篇語莊義密曲高和寡脫駕于東陵寓言乎子晉怨凝楚畹心結首陽惻怛鬱沈和平婉順庶幾衆而不傷者百世之下信難以情惻也計籍不死必不勸進晉王必恥仕司馬氏乃管幼安王偉元其優為者雖然律之中行則病矣要諸可與進取而有所不為者大梁舊刻籍詩南來少傳郡伯鄭范子取而刻之定春

嘉靖癸卯夏吉人陳德文著

阮籍傳 見晉書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父瑀魏丞相掾知名於世籍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怒不形於色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博覽群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惟族兄文業每歎服之以為勝己由是咸共稱異籍嘗隨叔父至東郡兗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開一言自以不能測太尉蔣濟聞其有雋才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曰伏惟明公以含一德之據上台之位英豪翹首俊賢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為掾屬辟書始下而下走為首昔子夏在於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處於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韋帶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為道存也今籍無鄒卜之道而有其陋猥見採擇無以稱當方將耕於東皋之陽輸黍稷之餘稅負薪疲病足力不強補吏之召非所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於是鄉親共喻之乃就

吏後謝病歸復爲尚書郎少時又以病免及曹爽輔
政召爲參軍籍因以疾辭屏於田里歲餘而爽誅時
人服其遠識宣帝爲太傅命籍爲從事中郎及帝崩
復爲景帝大司馬從事中郎高貴鄉公卽位封關內
侯徙散騎常侍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
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爲常文
帝初欲爲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
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
醉獲免及文帝輔政籍嘗從容言於帝曰籍平生曾

遊東平樂其風土帝大悅卽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
壞府舍屏鄣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帝引
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有司言有子殺母者籍曰嘻殺
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殺父天下之
極惡而以爲可乎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
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衆乃悅服籍聞步兵廚
營人善釀有酎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遺落世
事雖去佐職恒遊府內朝宴必與焉會帝讓九錫公
卿將勸進使籍爲其辭籍沉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

見籍方據按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按使寫之無所
改竄辭甚清壯爲時所重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
遠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圍碁對者求
止籍留與決賭旣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
及將葬食一蒸肫飲二斗酒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
聲一號因又吐血數升毀瘠骨立殆至滅性裴楷往
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唁畢便去或問楷
凡弔者主哭客乃爲禮籍旣不哭君何爲哭楷曰阮
籍旣方外之士故不崇禮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軌儀

自居時人歎爲兩得籍又能爲靑白眼見禮俗之士
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
弟康聞之乃齎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靑眼由是
禮法之士疾之若讎而帝每保護之籍嫂嘗歸寧籍
相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設耶鄰家少婦有
美色當壚沽酒籍嘗詣婦飲醉便臥其側籍不自嫌
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
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其外坦蕩而內淳至
皆此類也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

而不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歎於是賦豪傑詩景元四年冬卒時年五十四籍能屬文初不留思作詠懷詩八十餘篇爲世所重著達莊論叙無爲之貴文多不錄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栖神道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遂歸著大人先生傳其略曰世之所謂君子惟法是脩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爲目前檢言欲爲無窮則少稱鄉

黨長聞鄰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群蝨之處褌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爲吉兆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褌襠自以爲得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群蝨處於褌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蝨之處褌中乎此亦籍之胷懷本趣也子渾字長成有父風少慕通達不飾小節籍謂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復爾太康中爲太子庶子

阮籍傳終

阮嗣宗集卷上

魏　陳留阮籍著

明　新安程榮校

東平賦

夫九州有方圓九野有形勢區域高下物有其制開之則通塞之則否流之則行壅之則止崇之則成丘陵汙之則爲藪澤逶迤漫衍繞以大壑及至分之國邑樹之表物四時儀其象陰陽暢其氣傍通迴盪有形有德雲升雷動一吁一默或由之安(一作觀)乃用(一作由)期

(一作斯)惑(一作或)若觀夫隅限之缺幽荒之塗忽漠之域窮野之都奇偉譎詭不可勝圖乃有徧遊之士浩養之雅凌鶩飄颻浮雰清濁俱逝吉凶相招是以伶倫遊鳳於昆侖之陽鄒子噏溫於黍谷之陰伯高登降於尚季之上羨門逍遙於三山之岑上敖玄圃下遊鄧林鳳鳥自歌翔鸞自舞嘉穀蕃殖匪我稷黍其阨陋則有橫術之場鹿豕之墟匪脩潔之攸麗于穢累之所如西則首仰阿甄傍通戚蒲桑間濮上淫荒(一作風)所盧三晉縱橫鄭衛紛敷豪俊凌厲徒屬留居是以強禦

横於戶牖怨毒奮於牀隅仍鄉一作洲飲一作欲而作慝肯待久而發諸士缺惟中劉王是聚高危臨城䠶川帶宇叔氏婚族寶在其湄背險向水垢汙多私是以其州閭鄙邑莫言或非殖情戾慮以殖厥資其土田則原壤蕪荒樹藝失時疇畝不辟荊棘不治流潢餘溏洋溢靡之東當三齊西按鄒魯長途千里受茲商旅力門為宰首帥師使以輔驕僕織邑於焉斯處川澤捷徑洞庭荊楚遺風過缺是徑是宇由而紹俗靡則靡觀非夷罔式導斯作殘是以其唱和矜勢背理向姦向

氣逐利因一作四畏惟從其居處壅翳蔽塞窕邃弗章倚以陵墓帶以曲房是故居之則心昏言之則志哀悸罔徙易靡所寤懷其外有濁河縈其溏清濟瀠其樊其北有連岡掩巖崎嶇山陵崔巍雲電相干長風振厲蕭條太原其南則浮汶湛湛行潦成池深林茂樹蓊鬱參差群鳥翔天百獸交馳雖黔首之不淑兮黨山澤之足彌古哲人之微一作攸貴兮好政教之有儀彼玄真之所寶兮樂寂寞之無知谷閑閒之散感兮因回風以揚聲瞻荒榛之蕪穢兮顧東山之葱青井丘

里之舊言兮發新詩以慰情信嚴霜之未滋兮豈丹木之再榮北門悲於殷憂兮小弁哀於獨誠鷗端一而慕仁兮何淳朴之靡逞彼羽儀之感志兮矧伊人之匪靈時惝惘以遙思兮飈飄颻以欲歸欲丕遊於陵顛兮舉斯群而競飛物脩一作循化而神樂兮寧遐觀之可追乘松舟以載險兮雖無維而自縶騁驊騮於狹路兮顧蹇驢而弗及資章甫以遊越兮見犀光而先入被文繡而買戎兮識旃裘之必襲奉淳德之平和兮兆斯邦之可集將言歸於美俗兮請王子與俱

遊漱玉液之滋怡兮飲白水之清流遂虛心而後已兮又何懷乎患憂重曰嘉年時之淑清兮美春陽以肇夏託思飈而載行兮因形骸以成駕遵問維循言坤維而長驅兮問迷罔於菀風玄雲興而四周兮寒雨淪而下降忽一寤而喪軌兮蹈空虛而遂征扶搖蔽於合墟兮咸池照乎增城欣煌熠一作習之朝顯兮喜太陽之炎精測虛舟以遑思兮聊逍遙於清溟謹玄真之諶訓兮想至人之有形繡靡覩其紛錯兮慮彌遠而度逼並旋軫於映澮兮若空桑之可即言淫衍而莫

止兮心綿綿而未息集舒（一作書）詰以鑒戒兮賜（一作悵）衆誨之難測神遥遥以抒歸兮畏雙環之在側咨禽鳥之不群兮悼悠悠之無極感慈鶴之易脩兮撫左右之相譽懼從風而求去兮託顓頊於鮒隅雖琴瑟之畢存兮豈聲曲之復舒慮遨遊以覩奇兮彼上騰其焉如紛晻曖以亂錯兮漫浩瀁而未静理都繆而改據兮竦端委而自整制規矩以儀衡兮占我龜以覩省眺兹輿之所徹兮寔斯近而匪遠豈三年之無問兮將一徃而九反顧杲日之初開兮馳曲陵而飾容時

零落之飄飄兮試枯菀之必從釋遊遥之淵度兮胃約結之常契怨襄城之間收兮誦純一之遺誓被風雨之沾濡兮安敢軒翥而遊署竊悄悄之眷貞兮恭恬淡而永世豈淹留以爲感兮將易乎殊方乃擇高以登栖兮永欣欣而樂康

首陽山賦

正元元年秋余尚爲中郎在大將軍府獨往南墻下北首陽山賦曰

在兹年之末歲兮端旬首而重陰風颲而以曲至兮雨旋轉而纖襟蟋蟀鳴乎東房兮鵜鴂號乎西林時將暮而無儔兮慮悽愴而感心振沙衣而出門兮纓委絕而靡尋步徙倚以遥思兮喟歎息而微吟將脩飭而欲往兮衆齰齰而笑人静寂寞而獨立兮亮孤植而靡因懷分索之情一兮穢群僞之射真信可實而弗離兮寧高舉而自償聊仰首以廣頫兮瞻首陽之岡岑樹藂茂以傾倚兮紛蕭爽而揚音下崎嶇而無薄兮上洞徹而無依鳳翔過而不集兮鳴梟群而並棲颺遥逝而遂去兮二老窮而來歸寔因軋而處

斯兮焉暇豫而敢誹嘉粟屏而不存兮故甘死而採薇彼背殷而從昌兮投危敗而弗遲此進而不合兮又何稱乎仁義肆壽夭而弗豫兮競毀譽以爲度察前載之是云兮何美論之足慕苟道求之在細兮焉子誕而多辭且清虛以守神兮豈慷慨而言之（嗣宗當魏晉交代志欝黃屋情結首陽托言于夷齊其思長其旨遠其詞隱）

鳩賦

嘉平中得兩鳩子常食以黍稷後卒爲狗所殺故爲作賦

伊嘉年之茂惠洪肇恍惚以發蒙有期綠之卉鳥以
鳴鳩之攸同翔彫木以胎偶寄增巢於喬松喻雲霧
以消息遊朝陽以相從曠踰旬而育類嘉七子之循
容始戢翼而樹羽遭金風之蕭瑟既顛覆而靡救又
振落而莫攬陵桓山以徘徊臨舊鄉而思入楊哀鳴
以相送悲一往而不集終飄搖以流離傷弱子之悼
栗何依恃以育養賴兄弟之親戚皆草萊以求仁託
君子之靜室甘黍稷之芳餚安尸牖之無疾絜文襟
以交頸坑董麗之艷溢端妍姿以鑒飾好威儀之如

一聊俛仰以逍遙求愛媚於今日何飛翔之羡慕顧
投報而忘畢値狂犬之暴怒加楚害於微軀欲殘沒
以糜滅遂捐棄而淪失

獼猴賦

昔禹平水土而使益驅禽滌蕩川谷兮櫛梳山林是
以神姦形於九鼎而異物來臻故豐狐文豹釋其表
間尾騶虞獻其珍夸父獨鹿祓其豪青馬三騅棄其
群此以其壯而殘其生者也若夫熊狚之遊臨江兮
見厥功以乘危變負淵以肆志兮揚震聲而 缺 皮處

閑曠而或昭兮何幽隱之罔隨鬿畏逼以潜身兮穴
神丘之重深終或餌以求食兮焉鑒之而能禁誠有
利而可欲兮雖希覿而爲禽故近者不稱歲遠者不
歷年大則有稱於萬年細者爲刖笑於目前夫獼猴直
其微者也猶繫累於下陳體多似而匪類形乖殊而
不純外察慧而內無度兮故人面而獸心性褊淺而
干進兮似韓非之囚秦揚眉額而驟呻兮似巧言而
僞眞藩從後之繁眾兮猶伐樹而喪鄰整衣冠而偉
服兮懷項王之思歸躭嗜慾而眄視兮有長卿之妍

姿舉頭吻而作態兮動可增而自新沐蘭湯而滋穢
兮匪宋朝之媚人終蚩弄而處泄兮雖近習而不親
多才伎其何爲固受垢而貌侵姿便捷而好技兮超
趄騰躍乎岑嵒既 缺 東避兮遂中罔而被尋嬰徽纆
以拘制兮顧西山而長吟緣榱桷以容與兮志豈忘
乎鄧林庶君子之嘉惠設奇視以盡心且須臾以永
日焉逸豫而自矜斯伏死於堂下長滅沒乎形神

清思賦

余以爲形之可見非色之美音之可聞非聲之善

黄帝登仙於荆山之上振咸池於南(脱)之岡鬼神其
幽而夔牙不聞其韲(一作章)女娃耀榮於東海之濱而翩
翻於洪西之旁林石之隕從而瑶臺不照其光是以
微妙無形寂寞無聽然後乃可以覩窈窕而淑清故
白日麗光則季后不步其容鐘鼓閶鈴則延子不揚
其聲夫清虚寥廓則神物來集飄颻恍惚則洞幽貫
冥冰心玉質則激潔思存恬淡無欲則泰志適情伊
衷慮之遒好兮又焉處而靡逞寒風邁於黍穀兮誨
子而遊鶤中孺悲而毋歸兮吳鴻哀而象生茲感激

以達神豈浩瀁而弗營志不覬(一作凱)而神正心不蕩而
自誠固秉一而内脩堪粤止之匪傾惟清朝而夕晏
兮指濛氾以永寧是時羲和既頹玄夜始扃望舒整
轡素風來征輕帷連飈華茵肅清彭蚌徵吟螻蛄徐
鳴望南山之崔巍兮顧北林之葱菁大隂潛乎後房
兮明月燿乎前庭廼申展而缺寐兮忽一悟而自驚
焉長靈以遂寂兮將有歆乎所之意流盪而改慮兮
心震動而有思若有來而可接兮若有去而不辭嗟
慱(一作愽)賤而失庚情散越而靡治豈覺察而明真兮誠

雲夢其如茲驚奇聲之異(缺)兮鑑殊色之在斯開丹
桂之琴瑟兮聆崇陵之參差始徐唱而微響兮情悄
慧以蜲虵遂招雲以致氣兮乃振動而大駭聲飈飈
以洋洋若登崑崙而臨西海超遥茫渺不能究其所
在心瀁瀁而無所終薄兮思悠悠而未半鄧林殪於
大澤兮欽邳悲於瑶岸徘徊夷由兮猗靡廣衍遊乎
厨以長望兮乘脩水之華旂長思肅以永至兮滌平
衢之大夷循路曠以徑通兮辟閶闔而洞闢羨要眇
之飄遊兮倚東風以揚暉沐消淵以淑密兮體清潔

而靡譏厭白王以為面兮披丹霞以為衣襲九英之
曜精兮珮瑶光以發徽服儵煜以繽紛兮緯衆采以
相綴色熠熠以流爛兮紛雜錯以葳蕤象朝雲之一
合兮似變化之相依麾常儀使先好兮命河女以胥
歸步容與而特進兮聍兩楹而升墀振瑶谿而鳴玉
兮播陵陽之斐斐躡消漻之危跡兮躡離散之輕微
釋安朝之朱履兮踐席假而集帷敷斯來之在室兮
乃飄忽之所晞馨香發而外揚兮媚顔灼以顯姿清
言竊其如蘭兮辭婉娩而靡違託精靈之運會兮浮

日月之餘暉假淳氣之精微兮幸備嬿以自私願申
愛於今夕兮尚有訪乎是非被芬芳之夕暢兮將暫
往而永歸觀悅懌而未靜兮言未究而心悲嗟雲霓
之可憑兮翻揮翼而俱飛棄中堂之局促兮遺戶牖
之不處帷幕張而靡御兮几筵設而莫輔(一作桝)載雲輿
之奄靄兮乘夏后之兩龍折丹木以蔽陽兮竦芝蓋
之三重翩翼翼以左右兮紛悠悠以容容瞻朝(一作雲)霞
之相承兮似美人之懷憂采色雜以成文兮忽離散
而不留若將言之未發兮又氣變而飄浮若垂髦而

失鬓兮飾未集而形消目流眄而自別兮心欲來而
貌遼紛綺靡而未盡兮先列宿之規矩時黨羨而陰
曀兮忽不識乎舊宇邁黃妖之祟臺兮雷師奮而下
雨內英哲與長年兮皆離倫與膺胃推魍魎而折鬼
神兮直徑登乎所期歷四方而縱懷兮誰云顧乎或
疑超高躍而鶩　兮至北極而放之援間維以相示
兮臨　門而長辭既不以萬物累心兮豈一女子之
足思

元父賦

吾嘗遊元(一作亢)父登其城使人愁思作賦以詆之
言不足樂也

元父者九州之窮也先代之幽虛者也故其地郛卑
小局促危險不遐其土田則汙除漸洳泥涅槃洿方
池邊屬兮容水滂沱穢菜惟產兮不食實多地下沉
陰兮受氣匪和太陽不周兮殖物靡嘉故其人民頑
嚚檮杌下愚難化其鄙城壅絕斷塞分追旋淵終始
同貫本末相牽疇昔訖今曠世歷年鉅野滿其後窮
齊盡其前叫噲不暢垢濁寔臻不肖群聚屋空無賢

故其民放散肴亂藪竄羣居比跡麋鹿齊志豪樞(一作貙)
是以其原壞不辟樹藝希疏草萊彌皋蚑虫修膚也
于其遠險則右金鄉而左高平崇陵崔巍深溪崢嶸
美類不處能虎是生故人民被害嚼齧禽性獸情彌
之近阻則鳴鳩履其前曲城發其後鴟梟群翔之可
悼豈有志於須臾故其人民狼風(缺)氣蠶電無厚南
望春申東瞻孟嘗袁界薛邑境遼山陽逆旅行舍姦
盜所藏北臨平陸齊之西封捷徑燕趙逃齒逍遙故
其人民側匿頗僻隱蔽不公懷私抱詐爽匿(一作慝)是從

禮義不設淳化匪同先哲遺言有昭有襲一作龔如何君
子栖遲斯邦

通易論

阮子曰易者何也乃昔之玄真往古之變經也庖犧
氏當天地一終值人物憔悴利用不存法制夷昧神
明之德不通萬物之情不類於是始作八卦引而伸
之觸類而長之分陰陽序剛柔積山澤連水火雜而
一之變而通之終于未濟六十四卦盡而不窮是以
天地象而萬物形吉凶著而悔吝生事用有取變化

有成南面聽斷何明而治結繩而為網罟致日中之
貨脩耒耜之利以教天下皆得其所黃帝堯舜應時
當務各有攸取窮神知化述則天序庖犧氏布演六
十四卦之變後世聖人觀而因之象而用之禹湯之
經皆在而上古之文不存至乎文王故係其辭於是
歸藏氏逝而周典經興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
典要惟變所適故謂之易易之為書也本天地因陰
陽推盛衰出自幽微以致明著故乾元初潛能勿用
言大人之德隱而未彰潛而未達待時而興循變而

發天地既設屯蒙始生需以待時訟以立義師以聚
衆比以安民是以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收其心也
原而積之畜而制之是以上下和洽裁成天地之道
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順其理也先王既沒德法
乖易上凌下替君臣不制剛柔不和天地不交是以
君子一類求同遏惡揚善以致其大謙而光之裒多
益寡崇聖善以命雷出於地於是大人得位明聖又
興故先王作樂薦上帝昭明其道以答天貺於是萬
物服從隨而事之子遵其父臣承其君臨馭統一大

觀天下是以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儀之以度也包
而有之合而含之故先王用之以明罰勑法自上乃
下貴復其賤美成亨盡時極日至先王閉關商旅不
行后不省方以靜民也季葉既衰非謀之獲應運順
天不妄而作故先王茂對時育萬物施仁布澤以樹
其德也萬物歸隨如法流承養善反惡利積生害剛
過失柄習坎以位上失其道下喪其羣於是大人繼
明照于四方顯其德也自乾元以來施平而明盛衰
有時剛柔無常或得或失一陰一陽出入吉凶由闇

察彰文明以止有翼不飛隨之乃存取之者歸施之
以若用之在微貴變慎小與物相追非知來藏往者
莫之能審也易之爲書也覆燾天地之道囊括萬物
之情道至而反事極而改反用應時改用當務應時
故天下仰其澤當務故萬物恃其利澤施而天下服
此天下之所以順自然惠生類也富貴侔天地功名
充六合莫之能傾莫之能害者道不逆也天地易之
主也萬物易之心也故虛以受之感以和之男下女
上通其氣也柔以承剛久其類也順而持之通而退

之上隆下積剛動大壯正大必用力盛則望明升惟
進光大則傷聚以處身□以成類乖離既辭緩以爲
失損益有時察以主使揚于王庭乘五馬敗剛既決
柔上索下合令臣遭明君以柔遇剛品物咸亨剛據
中正天下大行是以后用施命誥四國貫離教也於
是天地萃聚百姓合用升而不已届極及下井養不
窮革不能通不可弗革改以成器尊卑有分長幼有
序主之以震守之以威動不可終敵應而行漸以進
之爲人求位君子之欲進者也臣之求君陰之從陽

委之歸誠乃得其所歸而應之專而一之陽德孚
道豐位大也賢人君子有衆以成其大也窮侈喪大
夫之位羣而靡容而無所卑身下意利見大人巽
以中命柔順乎剛入而說之說而教之順天應人渙
然成章風行水上有文有光男行不窮女位乎外衆
陰承五上同在中從初更始乘木有功故先王以享
于帝立廟奉天建國也剛柔分適得中節之以制其
道不窮信愛結內剛得中位誠發於心處物唯類大
得則戲甚往則過既應於遠默則不利故君子是以

行重乎恭喪重乎哀篤僞薄也小過下泰不宜於上
下止上動有飛鳥之象焉初六坎下上六離體飛鳥
以凶是以災眚也柔處中剛失位利與時行過而欲
遂小亨正象陰皆乘陽陽剛凌替君臣易位亂而不
已非中之謂故君子思患而豫防之慮其敗也通變
無窮周敗又始剛未出陰在中柔濟不遺遂度不窮
則象河洛神物設教而天下服慎辨居方陰陽相求
初與之道遠作之由也卦體開闔乾以一爲開坤以
二爲闔乾坤成體而剛柔有位故木老於未水生於

申而坤在西南火老於戌木生於亥而乾在西北剛
柔之際也故謂之父母陽承震動發而相承專制遂
行萬物以興故謂之長男水老於辰金生於巳一氣
存之終而復起故巽爲長女震發於風陰德有紀火
中鵙鳴母道將始故離爲中女又在西北健戰將升
季陰幼昧衰而不勝故兌爲少女倉中拔留肇幽爲
陽在中未達含而未章故坎爲中男周流接合萬物
既終造微更始明而未融故艮爲少男乾圓坤方女
柔男剛健柔時拙而福禍是將循化知生從變見亡

故吉凶成敗不可亂也大過何也棟橈莫輔大者過
也先王之馭世也刑設而不犯罰著而不施習坎剛
中惟以心亨主正其德公守厥職上下不疑臣主無
慼納約自牖非戶何咎車騎中門劒戟在閫雖寘叢
棘凶已三歲上六失道刑決也故高宗伐鬼方柔道
中也三年有賞德乃豐也同人五號思其終也旅上
之美樂其窮也是以英刑者嚴而不檢喪德者高而
不尊故君子正義以守位固法以威民何衢則亨滅
耳而凶也小過何也以剛位凌上害正危身小者過也

既濟初六終亂何也水加日上三陰乘陽以力求濟
不止必亡故初吉終亂也未濟上六飲酒無咎何也過
而眞此危而弗聞誰咎之也无妄何也無望而至非
會合陰陽之違行也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
得之邑人災何也有國而不收其民有衆而不修其
器行人得之不亦災乎九五之疾勿藥何也非常之
厚離以爲同无妄之疾災以除凶天時成敗何疾之
功勿藥有喜不成何識（試作）也龍者何也陽健之類盛
德尊貴之喻也配天之厚盛德莫高之謂尊貴大人

受命處中當陽德之至也亢龍有悔何也繼守承貴
有因而德不克者也欲大而不顧其小耳侈而不思
其匱居正上位而無卑有貴勞而無據喪志危身是
以悔也先王何也大人之功也故建萬國親諸侯樹
其義也作樂薦上帝正其命也省方觀民施其令也
明罰勑法督其政也閉關不行靜亂民也茂時育德
應顯其福也享帝王廟昭其祿也稱聖王所造非承
平之謂也后者何也成君定位據業修制保教守法
畜履治安者也故自然成功濟用已至大通后成天

地之道以左右民也成化理決施令誥方因統紹裘中處將正之務非應初爻之事也上者何也日月相易盛衰相及致飾則利之未捷受故王后不稱君子不錯上以厚下道自然也君子者何也佐聖扶命翼教明法觀時而行有道而臣人者也因正德以理其義察危廢以守其身故經綸以正盈果行以遂義飲食以須時辯義以作事皆所以章先王之建國輔聖人之神志也見險慮難思患預防別物居方慎初敬始皆人臣之行非大君之道也大人者何也龍德

潛達貴賤通明有位無稱大以行之故大過滅示天下幽明大人發輝重光繼明照于四方萬物仰生合德天地不為而成故大人虎變天德興也君子曰易順天地序萬物方圓有正體四時有常位事業有所麗鳥獸有所萃故萬物莫不一也陰陽性生性故有剛柔剛柔情生情故有愛惡愛惡生得失得失生悔吝悔吝著而吉凶見八卦居方以正性蓍龜圓通以索情情性交而利害出故立仁義以定性取蓍龜以制情仁義有偶而禍福分是故聖人以建天下之位定尊卑之制序陰陽之適別剛柔之節順之者其逆之者亡得之者身安失之者身危故犯之以別（一作利）求者雖吉必凶知之以守篤者雖窮必通故寂寞者德之主恣睢者賊之原進往者反之初終盡者始之根也是以未至不可坼也已用不可越也紂有天下之號而比匹夫之類鄰周處小侯之細而享于西山之賓外內之應已施而貴賤之名未分何也天道未究善惡未淳也是以明夫天之道者不欲審乎人之德者不憂在上而不凌乎下處卑而不犯乎貴故道不

可逆德不可拂也是以聖人獨立無悶大群不益釋之而道存用之而不可既出此觀之易以通矣（籍之通易）

京房管輅有餘媿矣漢儒訓詁寧無陋乎今之談易廼遺籍何邪貴耳賤目世固比比爾也

莊論

伊單閼之辰執徐之歲萬物權輿之時季秋遥夜之月先生徘徊翱翔迎風而遊往遵乎赤水之上來登乎隱全之丘臨乎曲轅之道顧乎決瀁之川恍然而止忽然而休不識曩之所以行今之所以留悵然而無樂愀然而歸白素焉平書前居隱几而彈琴於是

縉紳好事之徒相與聞之共議撰辭合句啓所常疑乃闊鬢整飭爵齒先引推年蹑踵相隨俱進奕奕然步腑腑然視投跡蹈階趨而翔至差肩而坐恭袖而檢猶豫相林（一作臨）莫肯先占有一人是其中雄桀也乃怒目擊勢而大言曰吾生乎唐虞之後長乎文武之裔遊乎成康之隆盛乎今者之世誦乎六經之教習乎吾儒之迹被沙衣冠飛翮垂曲裾揚雙鷁有日矣而未聞乎至道之要有以異之於斯乎且大人稱之細人承之願聞至教以發其疑先生曰何哉子之所

疑者客曰天道貴生地道貴貞聖人修之以建其名吉凶有分是非有經務利高勢惡死重生故天下安而大功成也今莊周乃齊禍福而一死生以天地為一物以萬類為一指無乃激惑以失真而自以為誠是也於是先生乃撫琴容與慨然而嘆俛而微笑仰而流眄噓噏精神言其所見曰昔人有欲觀於閬峰之上者資端冕服騂騮至乎崑崙之下沒而不反端冕者常服之飾騂騮者凡乘之耳非所以矯騰增城之上[illegible]圃之中也且燭龍之光不照一堂之上鍾

山之口不談曲室之內今吾將隋崔魏之高杜衍謾之流言子之所由幾其寤而獲及乎天地生於自然萬物生於天地自然者無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內故萬物生焉當其無外誰謂異乎當其有內誰謂殊乎地流其燥天抗其濕月東出日西入隨以相從解而後合升謂之陽降謂之陰在地謂之理在天謂之文蒸謂之雨散謂之風炎謂之火凝謂之冰形謂之石象謂之星朔謂之朝晦謂之冥通謂之川回謂之淵平謂之土積謂之山男女同位山澤通氣雷風

不相射水火不相薄天地合其德日月順其光自然一體則萬物經其常入謂之幽出謂之章一氣盛衰變化而不傷是以重陰雷電非異出也天地日月非殊物也故曰自其異者視之則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則萬物一體也人生天地之中體自然之形身者陰陽之精氣也性者五行之正性也情者遊魂之變欲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馭者也以生言之則物無不壽推之以死則物無不夭自小視之則萬物莫不小由大觀之則萬物莫不大殤子為壽彭祖為夭

秋毫爲大泰山爲小故以死生爲一貫是非爲一條
也別而言之則鬚眉異名合而說之則體之一毛也
彼六經之言分處之教也莊周之云致意之辭也大
而臨之則至極無外小而理之則物有其制夫守什
五之數審左右之名一曲之說也循自然佳（作性）天地
者寥廓之談也凡耳目之　名分之施處官不易司
舉奉其身非以絕手足裂肢體也然後世之好異者
不顧其本各言我而已矣何待於彼殘生害性還爲
讎敵斷割肢體不以爲痛目視色而不顧耳之所聞

耳所聽而不待心之所思心奔欲而不適性之所安
故疾癘萌則生不盡禍亂作則萬物殘矣至人者恬
於生而靜於死生恬則情不惑死靜則神不離故能
與陰陽化而不易從天地變而不移生究其壽死循
其宜心氣平治不消不虧是以廣成子處崆峒之山
以入無窮之門軒轅登崑崙之阜而遺玄珠之根此
則潛身者易以爲活而離本者難與永存也馮夷不
遇海若則不以己爲小雲將不失於其鴻濛則無以
知其少由斯言之自是者不章自建者不立守其有

者有據持其無者無執月弦則滿日朝則襲咸池不
留陽谷之上而懸之車後將入也故求得者喪爭明者
失無欲者自足空虛者受實夫山靜而谷深者自然
之道也得之道而正者君子之實也是以作智造巧
者害於物明著是非者危其身修飾以顯潔者惑於
生畏死而榮生者失（作亂）其真故自然之理不得作天
地不泰而日月爭隨朝夕失期而晝夜無分競逐趨
利舛倚橫馳父子不合君臣乖離故復言以求信者
梁下之誠也克己以爲人者郭外之仁也竊其雉經

者（當作誤）亡家之子也刳腹割肌者亂國之臣也曜菁華
被沆瀣者昏世之士也履霜露蒙塵埃者貪冒之民
也絜己以尤世脩身以明洿者誹謗之屬也繁稱是
非背質追文者迷罔之倫也誠（作成）非媚悅以容求孚
故被珠玉以赴水火者桀紂之終也含菽采薇交餓
而死顏夷之窮也是以名利之塗開則忠信之誠薄
是非之辭著則醇厚之情爍也故至道之極混一不
分同爲一體乃失無聞伏羲氏結繩神農教耕逆之
者死順之者生又安知貪洿之爲罰而貞白之爲名

乎使至德之要無外而已大均淳固不貳其紀清靜寂寞空豁以俟善惡莫之分是非無所爭故萬物反其所而得其情也儒墨之後堅白並起吉凶連物得失在心結徒聚黨辯說相侵昔大齊之雄三晉之士嘗相與瞋目張膽分別此矣咸以為百年之生難致而日月之蹉無常皆盛僕馬脩衣裳美珠玉飾帷牆出媚君上入欺父兄矯厲才智競逐縱横家以慧子殘國以才臣亡故不終其天年而大自割繁其於世俗也是以山中之木本大而莫傷復或作吹萬數竅一作物

相和忽焉自已夫鴈之不存無其質而濁其文死生無變而龜之見寶知吉凶也故至人清其質而濁其文死生無變而未始有云夫別言者懷道之談也折辯者毀德之端也氣分者一身之疾也二心者萬物之患也故夫裝束馬軾者行以離支作交慮在成敗者坐而求敵踰阻攻險者趙氏之人也舉山塡海者燕楚之人也莊周見其若此故述道德之妙敘無為之本寓言以廣之假物以延之聊以娛無為之心而逍遥於一世豈將以希咸陽之門而與稷下爭辯也哉

夫善接人者導焉而已無所逆之故公孟季子衣繡而見墨子弗攻中山子牟心在魏闕而詹子不距因其所以來用其所以至循而泰之使自居之發而開之使自舒之且莊周之書何足道哉猶未聞夫太始之論玄古之微言乎直能不害於物而形以生物無所毀而神以清形神在我而道德成忠信不離而上下平茲容今談而同古齊說而意殊是心能守其本而口發不相須也於是二三子者風搖波蕩相視膽脉亂坎而退蹉跌失迹隨而望之耳其或作後頗亦以

是知其無實喪氣而慚愧於衰僻也

樂論

劉子問曰孔子云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夫禮者男女之所以别父子之所以成君臣之所以立百姓之所以平也為政之具靡先於此故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也夫金石絲竹鐘鼓管絃之音干戚羽旄進退俯仰之容有之何益於政無之何損於化而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乎阮先生曰善哉子之問也昔者孔子著其都乎且未舉其略也今將

爲子論其凡而子自備詳焉夫樂者天地之體萬物之性也合其體得其性則和離其體失其性則乖昔者聖人之作樂也將以順天地之體成萬物之性也故定天地八方之音以迎陰陽八風之聲均黃鍾中和之律開群生萬物之情氣故律呂協則陰陽和音聲適而萬物類男女不易其所君臣不犯其位四海同其觀九州一其節奏之圜山而天神下奏之方岳而地祇上天地合其德則萬物合其生刑賞（作罰）不用而民自安矣乾坤易簡故雅樂不煩道德平淡故無

聲無味不煩則陰陽自通無味則百物自樂日遷善成化而不自知風俗移易而同於是樂此自然之道樂之所始也其後聖人不作道德荒壞政法不立智慧擾物化廢欲行各有風俗故造子（作始）之教謂之風習而行之謂之俗楚越之風好勇故其俗輕死鄭衛之風好淫故其俗輕蕩輕死故有火焰赴水之歌輕蕩故有桑間濮上之典各歌其所好各詠其所爲欲之者流涕聞之者歎息背而去之無不慷慨懷永日之娛抱長夜之嘆相聚而合之群而習之靡靡無已

棄父子之親弛君臣之制匱（作遺）室家之禮廢耕農之業忘終身之樂崇淫縱之俗故江淮之南其民好殘漳汝之間其民好奔吳有雙劍之節趙有扶琴之客氣發於中聲入於耳手足飛揚不覺其駭好勇則犯上淫放則棄親犯上則君臣逆棄親則父子乖乖逆交爭則患生禍起禍起而意愈異患生而慮不同故八方殊風九州異俗乖離分背莫能相通音異氣別曲節不齊故聖人立調適之音建平和之聲制便事之節定順從之容使天下之爲樂者莫不儀焉自上

以下降殺有等至於庶人咸皆聞之歌謠者詠先王之德頫仰者習先王之容器具者象先王之式度數者應先王之制入於心淪於氣心氣和洽則風俗齊一聖人之爲進退頫仰之容也將以屈形體服心意便所修安所事也歌詠詩曲將以宣平和著不逮也鐘鼓所以節耳羽旄所以制目聽之者不傾視之者不衰耳目不傾不衰則風俗移易故移風易俗莫善于樂也故八音有本體五聲有自然其同物者以大小相君有自然故不可亂大小相君故可得而平也

若夫空桑之琴雲和之瑟孤竹之管泗濱之磬其於
皆調和淳均者聲相宜也故必有常處以大小相君
應黃鐘之氣故必有常數有常處故其器一作氣貴重有
常數故其制不妄貴重故可得以事神不妄故可得
以化人其物係天地之象故不可妄造其凡似遠物
之音故不可妄易雅頌有分故人神不雜節會有數
故曲折不亂周旋有度故頫仰不惑歌詠有主故言
語不悖道之以善綏之以和守之以衷持之以久散
其群比其文扶其夭助其壽使去風俗之偏習歸聖

王之大化先王之為樂也將以定萬物之情一天下
之意也故使其聲平其容和下不思上之聲君不欲
臣之色上下不爭而忠義成夫正樂者所以屏淫聲
也故樂廢則淫聲作漢哀帝不好音罷省樂府而不
知制正禮樂法不修淫聲遂起張放淳于長驕縱過
度丙彊云武當益或作富益於世罷樂之後下移踰肆身
不是好而淫亂愈甚者禮不設也刑教一體禮樂外
內也刑弛則教不獨行禮廢則樂無所立尊卑有分
上下有等謂之禮人安其生情意無哀謂之樂車服

旌旗宮室飲食禮之具也鐘磬鞞鼓琴瑟歌舞樂之
器也禮踰其制則尊卑乖樂失其序則親疏亂禮定
其象樂平其心禮治其外樂化其內禮樂正而天下
平昔衛人求繁纓曲縣而孔子嘆息蓋惜禮壞而樂
崩也夫鐘者聲之主也縣者鐘之制也鐘失其制則
聲失其主主制無常則怪聲並出盛衰之代相及古
今之變若一故聖教廢毀則聰慧之人並造奇音景
王喜大鍾之律平公如師延之曲公卿大夫拊手嗟
嘆庶人群生踊躍思聞正樂遂廢鄭聲大興雅頌之

詩不講而妖淫之曲是尋延年造傾城之歌而孝武
思嫌嫚之色雍門作松栢之音愍王念未寒之服故
猗靡哀思之音發愁怨偷薄之辭興則人後有縱欲
奢侈之意人後有內顧自奉之心是以君子惡大凌
之歌憎比里之舞也昔先王制樂非以縱耳目之觀
崇曲房之嬿也必通天地之氣靜萬物之神也固上
下之位定性命之真也故清廟之歌詠成功之績賓
饗之詩稱禮讓之則百姓化其善異俗服其德此淫
聲之所以薄正樂之所以貴也然禮與變俱樂與時

化故五帝不同制三王各異造非其相反應時變也夫百姓安服淫亂之聲殘壞先生之正故後王必更作樂各宣其功德於天下通其變使民不倦然但改其名目變造歌詠至於樂聲平和自若故黃帝詠雲門之神少昊歌鳳鳥之迹咸池六英之名既變而黃鍾之宮不改易故達道之化者可與審樂好音之聲者不足與論律也舜命夔與典樂教胄子以中和之德也詩言志歌詠言聲依詠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又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

出納五言女聽夫煩手淫聲泪湮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言正樂通平 易簡心澄氣清以聞音律出納五言也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讓下管鞀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言天下治平萬物得所音聲不譁漠然未兆故衆官皆和也故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言至樂使人無欲心平氣定不以肉爲滋味也以此觀之知聖人之樂和而已矣自西陵青陽之樂皆取

之竹聽鳳凰之鳴尊長風之象采大林之（缺）當時之所不見百姓之所希聞故天下懷其德而化其神也夫雅樂周通則萬物和質靜則聽不淫易簡則節制令（一作全）神靜重則服人心此先王造樂之意也自後衰末之爲樂也其物不眞其器不固其制不信取於近物同於人間各求其好恣意所存閭里之聲競高求巷之音爭先童兒相聚以詠富貴芻牧負戴以歌賤貧君臣之職未廢而一人懷萬心也當夏后之末興（一作輿）女萬人衣以文繡食以糧肉端噪晨歌聞之者憂

戚天下苦其殃百姓傷其毒殷之季君亦奏斯樂酒池肉林夜以繼日然咨嗟之音未絕而敵國已收其琴瑟矣滿堂而飲酒樂奏而流涕此非皆有憂者也則此樂非樂也當（王居）臣之時奏新樂於廟中聞之者皆爲之悲咽（一作桓）帝聞楚琴悽愴傷心倚房而悲慷慨長息曰善哉乎爲琴若此一而已足矣順帝上恭陵過樊衢聞鳥鳴而悲泣下橫流曰善哉鳥聲使左右吟之曰使絲聲若是豈不樂哉夫是謂以悲爲樂者也誠以悲爲樂則天下何樂之有天下無樂而有陰

陽調和災害不生亦已難矣樂者使人精神平和衰
氣不入天地交泰遠物來集故謂之樂也今則流涕
感動噓唏傷氣寒暑不適庶物不遂雖出絲竹宜謂
之哀奈何俛仰嘆息以此稱樂乎昔季流子向風而
琴聽之者泣下沾襟弟子曰善哉鼓琴亦已妙矣季
流子曰樂謂之善哀謂之傷吾爲哀傷非爲善樂也
以此言之絲竹不必爲樂歌詠不必爲善也故墨子
之非樂也悲夫以哀爲樂者胡亥耽哀不變故願
爲黔首李斯隨哀不返故思逐狡兎嗚呼君子可不

鑒之哉 讀嗣宗樂論豈放廢禮法甘於懶散者流沉湎麴醒以速終天年特虞革命之見及耳智士惟未造明者見未然德文每於嗣宗而有感

奏記太尉蔣濟

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英豪翹首俊賢
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爲掾屬辟書始下而下走
爲首昔子夏處於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居於
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韋帶之士孤居特立
王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謂道存也今籍無鄒卜之
道而有其陋猥見採擇無以稱當方將耕於東皐之
陽輸黍稷之稅負薪疲病足力不彊補吏之召非所
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

答伏義書

籍白承音覽旨有心翰跡夫九蒼之高迅羽不能尋
其巔四溟之深幽鱗不能測其底矧無毛分所能論
哉且玄雲無定體應龍不常儀或朝濟夕卷翕忽代
興或泥潛天飛晨降宵升舒體則八維不足以暢迹
促節則無間足以從容是又瞽夫所不能瞻渠虫所
不能解也然則弘脩淵邈者非近力所能究矣靈變

神化者非局器所能察矣何吾子之區區而吾真之
務求乎人力勢不能齊好尚舛異鸞鳳凌雲漢以舞
翼鳩鷃悅蓬林以翱翔螭浮八濱以濯鱗鼈娛行潦
而群逝斯用情各從其好以取樂焉據此非彼胡可
齊乎夫人之立節也將舒網以籠世豈樽樽以入罔
方開模以範俗何暇毀質以通 或作適 檢若良運未協
神機無准則騰精抗志邈世高超蕩精舉於玄區之
表攄妙節於九垓之外而翱翔之乘景躍踸踔陵忽
慌從容與道化同適逍遙與日月並流交名虛以齊

變及英祇以等化上乎無上下乎無下居乎無宅出乎無門齊萬物之去留隨六氣之虛盈總玄網於太極撫天一於寥廓飄埃不能揚其波飛塵不能垢其潔徒寄形軀於斯域何精神之可察雖業無不閒畧無不稱而明有所逮未可怪也觀君子之趨欲衒傾城之金求百錢之售制造天之禮儗膚寸之檢勞玉躬以役物守臊穢以自畢沈牛跡之浥濘愠河漢之無根其陋可愧其事可悲亮規略之懸踰信大道之弘幽且局步於常衢無爲思遠以自愁比連彥憤力

喻不多阮籍白

大人先生傳

大人先生蓋老人也不知姓字陳天地之始言神農黃帝之事昭然也莫知其生年之數嘗居蘇門之山故世或謂之閒養性延壽與自然齊光其視堯舜之所事若手中耳以萬里爲一步以千歲爲一朝行不赴而居不處求乎大道而無所寓先生以應變順和天地爲家運去勢隤魁然獨存自以爲能足與造化推移故默探道德不與世同之自好者非之無識者怪之不知其變化神微也而先生不以世之非怪而易其務也先生以爲中區之在天下曾不若蠅蚊之着帷故終不以爲事而極意乎異方奇域遊覽觀樂非世所見徘徊無所終極遺其書於蘇門之山而去天下莫知其所如往也或遺大人先生書曰天下之貴莫貴於君子服有常色貌有常則言有常度行有常式立則磬折拱若一作則抱鼓動靜有節趨步商羽進退周旋咸有規矩心若懷冰戰戰慄慄束身修行日愼一日擇地而行唯恐遺失誦周孔之遺訓歎唐虞

之道德唯法是脩唯禮是克手執珪璧足履繩墨行欲爲目前檢言欲爲無窮則少稱鄉閭長聞邦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故挾金玉垂文組享尊位取茅土揚聲名於後世齊功德於往古奉事君上牧養百姓退營私家育長妻子卜吉宅慮乃億祉遠禍近福永堅固已此誠士君子之高致古今不易之美行也今先生乃被髮而居巨海之中與若君子者遠吾恐世之嘆或作咲先生而非之也行爲世所咲身無由自達則可謂恥辱矣身處困苦之地而行爲世俗

之所咲吾爲先生不取也於是大人先生乃逌然而嘆（一作咲）假雲霓而應之曰若之云尚何通哉夫大人者乃與造物同體天地並生逍遙浮世與道俱成變化散聚不常其形天地制域於內而浮明開達於外天地之永固非世俗之所及也吾將爲汝言之往者天嘗在下地嘗在上反覆顛倒未之安固焉得不失度式而常之天因地動山陷川起雲散震壞六合失理汝又焉得擇地而行趨步商羽往者羣氣爭存萬物死慮支體不從身爲泥土根拔枝殊咸失其所汝

又焉得束身脩行磬折抱鼓李牧功而身死伯宗忠而世絕進求利以喪身營爵賞而家滅汝又焉得挾金玉萬億祗奉君上而全妻子乎且汝獨不見夫蝨之處於褌之中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爲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褌襠自以爲得繩墨也饑則嚙人自以爲無窮食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羣蝨死於褌中而不能出汝君子之處區之內亦何異夫蝨之處褌中乎悲夫而乃自以爲遠禍近福堅無窮也亦觀夫陽鳥遊於塵外而鷦鷯戲於蓬艾小大固

不相及汝又何以爲若君子聞於余乎且近者夏喪於商周播之劉耿薄爲墟豐鎬成丘至人來一顧而世代相酬厥居未定他人也（一作已）有汝之茅土將誰與久是以主人不處而居不修而治日月爲正陰陽爲期豈希情乎世繫累於一時來東雲駕西風與陰守雌據陽爲雄志得欲從物莫之窮又何不能自達而畏夫世笑哉昔者天地開闢萬物並生大者恬其性細者靜其形陰藏其氣陽發其精害無所避利無所爭放之不失收之不盈亡不爲夭存不爲壽福無所

得禍無所咎各從其命以度相守明者不以智勝闇者不以愚敗弱者不以迫畏强者不以力盡蓋無君而庶物定無臣而萬事理保身脩性不違其紀惟茲若然故能長久今汝造音以亂聲作色以詭形外易其貌內隱其情懷欲以求多詐僞以要名君立而虐興臣設而賊生坐制禮法束縛下民欺愚誑拙藏智自神强者睽眂而凌暴弱者憔悴而事人假廉以成貪內險而外仁罪至不悔過幸遇則自矜馳此以奏除故循（一作滔）滯而不振夫無貴則賤者不怨無富則貧

者不爭各足於身而無所求也恩澤無所歸則死敗
無所仇奇聲不作則耳不易聽淫色不顯則目不改
視耳目不相易改則無以亂其神矣此先世之所至止也
今汝尊賢以相高競能以相尚爭勢以相君寵貴以
相加驅天下以趣之此所以上下相殘也竭天地萬
物之至以奉聲色無窮之欲此非所以養百姓也於
是懼民之知其然故重賞以喜之嚴刑以威之財匱
而賞不供刑盡而罰不行乃始有亡國戮君潰散之
禍此非汝君子之爲乎汝君子之禮法誠天下殘賊

亂危死亡之術耳而乃自以爲美行不易之道不亦
過乎今吾乃飄颻於天地之外與造化爲友朝食湯
谷夕飮西海將變化遷易與道周始此之於萬物豈
不厚哉故不通於自然者不足以言道闇於昭昭者
不足與達明子之謂也先生旣申若言天下之喜奇
者異之慷慨者高之其不知其體不見其情猜耳其
道虛僞之名莫識其真弗達其情雖異而高之與嚮
之非怪者蔑如也至人者不知乃貴不見乃神神貴
之道存乎內而萬物運於外矣故天下終而不知其

用也道乎有宗或作宋 扶搖之野有隱士焉見之而喜
自以爲均志同行也曰善哉吾得之見而舒憤也上
古質樸淳厚之道已廢而末枝遺華並興豺虎貪虐
群物無辜以害爲利殞性亡軀吾不忍見也故去而
處茲人不可與爲儔不若與木石爲鄰安期逃乎蓬
山角李潛乎丹水作山鮑焦立以枯槁萊維去而逌死
亦由茲夫吾將抗志顯高遂終於斯禽生而獸死埋
形而遺骨不復反余之生乎夫志均者相求好合者
齊與夫子同之於是先生乃舒虹蜺以蕃塵傾雪蓋

以蔽明倚瑤廂而徘徊總衆轡而安行顧而謂之曰
泰初貞人惟大之根專氣一志萬物以存退不見後
進不覩先發西北而造制啟東南以爲門微道而以
德久娛樂跨天地而處尊夫然成吾體也是以不避
物而處所覩則寧不以物爲累所逌則成彷徉足以
舒其意浮騰足以逞其情故至人無宅天地爲客至
人無主天地爲所至人無事天地爲故無是非之別
無善惡之異故天下被其澤而萬物所以熾也若夫惡
被而好我自是而非人忿激以爭求貴志而賤身伊

禽生而歎死尚何顯而獲榮悲夫子之用心也溥矣
利以忘生要求名以喪體誠與彼其無詭何枯槁而
逌死子之所好何足言哉吾將去子矣乃揚眉而蕩
目振袖而撫裳令緩轡而縱筴遂風起而雲翔彼人
者瞻之而垂泣自痛其志衣草木之皮伏于巖石之
下懼不終夕而死先生過神宮而息漱吳泉而行廻
乎逌而遊覽焉見薪於阜者嘆曰汝將焉以是終乎
哉薪者曰是終我乎不以是終我乎且聖人無懷何
其哀夫盛衰變化常不于茲藏器於身伏以俟時孫

刖足以擒龎雎折脇而乃休百里困而相嬴牙旣老
而弼周旣顛倒而更來兮固先窮而後收秦破六國
幷兼其地夷滅諸侯南面稱帝姱盛色崇靡麗鑿南
山以爲闕表東海以爲門門萬室而不絕圖無窮而
永存美宮室而盛帷帳擊鐘鼓而揚其章廣苑囿而
深池沼興渭北而建咸陽驪木曾未及成林而荊棘
已蓁乎阿房時代存而迭處故先得而後亡山東之
徒虜遂起而王天下由此視之窮達詎可知耶且聖
人以道德爲心不以富貴爲志以無爲用不以人物

爲尊顯不加重貧賤不自輕失不自以爲辱得不
自以爲榮木根挺而枝遠葉繁茂而華零無窮之死
猶一朝之生身之多少又何足營因歎而歌曰日沒
不周方（西方）月出丹淵中陽精蔽不見陰光大爲雄亭
亭在須臾厭厭將復東離合雲霧兮往來如飄風富
貴俛仰間貧賤何必終留侯起亡虜威武赫夷荒召
平封東陵一旦爲布衣枝葉托根柢死生同盛衰得
志從命升失勢與時隤寒暑代征邁變化更相推禍
福無常主何憂身無歸推茲由斯（缺）負薪又何哀先

生聞之笑曰雖不及大庶免小矣乃歌曰天地解兮
六合開星辰隕兮日月隤我騰而上將何懷衣弗襲
而服美佩弗飾而自章上下徘徊兮誰識吾常遂去
而遐浮肆雲轝興氣蓋徜徉回翔兮瀰濛之外建長
星以爲旗兮擊雷霆之硠磕開不周而出車兮（出一作步）
九野之夷泰坐中州而一顧兮望崇山而迴邁端
余節而飛旃兮縱心慮乎荒裔擇（或作釋）前者而弗修
兮馳蒙間而遠逌棄世務之衆爲兮何細事之足賴
虛形體而輕舉兮精微妙而神豐命夷羿使寬日兮

召忻來使緩風攀扶桑之長枝兮登扶搖之隆崇躍潛飄之冥昧兮洗光曜之昭明遺衣裳而弗服兮服雲氣而遂行朝造駕乎湯谷兮夕息馬乎長泉時崦嵫而易氣兮輝若華以照冥左朱陽以舉麾兮右玄陰以建旗變容飾而改度遂騰竊以修征陰陽更而代邁四時奔而相逌惟仙化之倏忽兮心不樂乎久留驚風奮而遺樂兮雖雲起而忘憂忽電消而神逌兮歷寥廓而遐逌佩日月以舒光兮登徜徉而上浮壓前進于彼逌兮將步足乎虛州掃紫宮而陳席兮坐帝室而忽會酬萃衆音而奏樂兮聲驚渺而悠悠五帝舞而再屬兮六神歌而代周樂啾啾肅肅洞心達神超遙遙茫茫心往而忘反慮大而志矜局或作粤大人微而弗復兮揚雲氣而上陳召大幽之玉女兮接上王之美人體雲氣之逌鴨兮服太清之淑真合歡情而微授兮先艷溢其若神華姿燁以俱發兮采色煥其並振傾玄髦而垂鬢兮曜紅顏而自新時曖睫而將逝兮風飄飄而振衣雲氣解而霧離兮靄奔散而永歸心惝惘而遙思兮眇迴目而弗晞揚清風

以為旟兮翼旋軫而反衍騰炎陽而出疆兮命祝融而使遣驅玄冥以攝堅兮蓐收秉而先戈勾芒奉轂浮驚朝霞寥廓茫茫而靡都兮邈無儔而獨立倚瑤廂而一顧兮哀下土之憔悴分是非以為行兮又何足與比類霓旌飄兮雲旂藹樂遊兮出天外大人先生被髮飛鬢衣方離之衣繞紱陽之帶含奇芝嚼甘華噏浮霧飡霄霞興朝雲颺春風奮乎太極之東遊乎崑崙之西遺轡隤策流盼乎唐虞之都惘然而思悵爾若忘慨然而嘆曰嗚呼時不若歲歲不若天天不若道道不若神神者自然之根也彼勾勾者自以為貴夫世矣而惡知夫世之賤乎茲哉故與世爭貴貴不足尊與世爭富富不足先必超世而絕群遺俗而獨往登乎太始之前覽乎忽漠之初慮周流於無外志浩蕩而自舒飄颻於四運翻翱翔乎八隅欲從肆而彷彿浣瀁而靡拘細行不足以為毀聖賢不足以為譽變化移易與神明抹廓無外以為宅周宇宙以為廬強八維而處安據制物以永居夫如是則可謂富貴矣是故不與堯舜齊德不與湯武並功王許

不足以爲匹陽丘豈能與比縱天地且不能越其
廣成子曾何足與並容激八風以揚聲躡元吉之高
蹤被九天以開除兮來雲氣以馭飛龍專上下以制
統兮殊古今而靡同夫世之名利胡足以累之哉故
提齊而蹴楚挈趙而蹈秦不滿一朝而天下無人東
西南北莫之與隆悲夫子之修飭以余觀之將焉存
乎於茲先生乃去之紛泱莽軋沕洋泝衍溢歷度重
淵跨青天顧而逍覽焉則有逍遙以永年無存忽合
散而上臻霍分離蕩瀁瀁洋洋飈涌（一作踊）雲浮達於搖

光直馳騖乎太初之中而休息乎無爲之宮太初何
如無後無先莫究其極誰識其根邈渺綿綿乃反復
乎大道之所存莫暢其究誰曉其根辟九靈而求索
曾何足以自隆登其萬天而通觀浴太始之和風瀏
逍遙以遠逍遵大路之無窮遺太乙而弗使陵天地
而徑行超濛鴻而遠跡左蕩莽而無涯右幽悠而無
方上遙聽而無聲下修視而無章施無有而宅神永
太清乎敖翔崔巍高山勃玄雲朔風橫厲白雪紛積
水若陵寒傷人陰陽失位日月隤地坼石裂林木摧

大冷陽凝寒傷懷陽和微弱隆陰竭海凍不流綿絮
折呼噏不通寒傷裂氣并代動變如神寒倡熱隨害
傷人熙與眞人懷太清精神一用意平寒暑勿傷莫
不驚憂患靡由素氣寧浮霧凌天恣所經往來微妙
路無傾好樂非世又何爭人且皆死我獨生眞人遊
駕八龍曜日月載雲旗徘徊逍樂所之眞人遊太階
夷原辟天門開雨濛濛風颸颸登黃山出栖遲江河
淸洛無埃雲氣消眞人來眞人來惟樂哉時世易好
樂隤眞人去與天回反未央延年壽獨敖世望我何

時反超漭漭路日遠先生從此去矣天下莫知其所
終極蓋陵天地而與浮明遨遊無始終自然之至眞
也鸕鶿不踰濟洛不渡汝世之常人亦由此矣曾不
通區域又況四海之表天地之外哉若先生者以天
地爲卵耳如小物細人欲論其長短議其是非豈不
哀也哉

爲鄭沖勸晉王牋

沖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竊聞明公固讓沖等眷眷
實有愚心以爲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有自

來矣昔伊尹有莘氏之媵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周公籍已成之勢據既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龜蒙呂尚磻溪之漁者一朝指麾乃封營丘自是以來功薄而賞厚者不可勝數然賢哲之士猶以爲美談況自先相國以來世有明德翼輔魏室以綏天下朝無闕政人無謗言前者明公西征靈州北臨沙漠榆中以西望風震服羌戎東馳迴首內向東誅叛逆全軍獨剋禽闔閭之將斬輕銳之卒以萬萬計威加南海名懾三越宇內康寧苛慝不作是以殊俗畏威

東夷獻舞故聖上覽乃昔以來禮典舊制開國光宅顯茲太原明公宜承聖旨受茲介福允當天人元功盛勳光光如彼國土嘉祚巍巍如此內外協同靡愆靡違由斯征伐則可朝服濟江掃除吳會西塞江源望祀岷山迴戈弭節以麾天下遠無不服邇無不肅大魏之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勳超于桓文然後臨滄洲而謝支伯登箕山以揖許由豈不盛乎至公至平誰與爲隣何必勤勤小讓也哉沖等不通大體敢以陳聞 籍所草殘如此固存親惓惓之忠也其亦異乎荀文若矣

阮嗣宗集卷上

阮嗣宗集卷下

魏 陳留阮籍著

明 新安程榮校

詠懷詩八十二首

述懷八十二首者豈數極陽九而作邪意微旨遠見于命題志士發憤之所爲也讀籍詩者其知憂患乎

籍作詠懷詩八十餘篇文選所錄者不多李善曰嗣宗身仕亂朝常恐罹謗遇禍因茲發詠故每有憂生之嗟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也

其一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襟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

其二

誰言萬事艱逍遙可終生臨堂翳華樹悠悠念無形彷徨思親友倏忽復至冥寄言東飛鳥可用慰我情

其三

嘉時在今辰零雨洒塵埃臨路望所思日夕復不來人情有感慨蕩漾焉能排揮涕懷哀傷辛酸誰與哉

其四

二妃遊江濵逍遥順風翔交甫懐環珮婉孌有芬芳
猗靡情歡愛千載不相忘傾城迷下蔡容好結中腸
感激生憂思萱草樹蘭房膏沐為誰施其雨怨朝陽
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

其五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
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荊杞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
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

其六

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春秋非有託富貴焉常保
清露被皋蘭凝霜霑野草朝為美少年夕暮成醜老
自非王子晉誰能常美好

其七

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西遊咸陽中趙李相經過
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驅馬復來歸反顧望三河
黄金百鎰盡資用常苦多北臨太行道失路將如何

其八

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距阡陌子母相鉤帶
五色曜朝日嘉賓四面會膏火自煎熬多財為患害
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

其九

炎暑惟茲夏三旬將欲移芳樹垂綠葉青雲自逶迤
四時更代謝日月遞差馳徘徊空堂上忉怛莫我知
願覩卒歡好不見悲別離

其十

灼灼西隤日餘光照我衣迴風吹四壁寒鳥相因依
周周尚銜羽蛩蛩亦念飢如何當路子磬折忘所歸

豈為夸譽名憔悴使心悲寧與燕雀翔不隨黄鵠飛
黄鵠遊西海中路將安歸

其十一

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樹林
良辰在何許凝霜霑衣襟寒風振山岡玄雲起重陰
鳴鴈飛南征鶗鴂發哀音素質遊商聲悽愴傷我心

其十二

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輕薄閑遊子俯仰乍浮沉
捷徑從狹路僶俛趨荒淫焉見王子喬乘雲翔鄧林

獨有延年術可以慰吾心

其十三

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皐蘭被徑路青驪逝駸駸
遠望令人悲春風感我心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
朱華振芬芳高蔡相追尋一爲黃雀哀涕下誰能禁

其十四

懸車在西南羲和將欲傾流光耀四海忽忽至夕冥
朝爲咸池暉濛汜受其榮豈知竆達士一死不再生
視彼桃李花誰能久熒熒君子在何許歎息未合并

瞻仰景山松可以慰吾情

其十五

西方有佳人皎若白日光被服纖羅衣左右佩雙璜
修容耀姿美順風振微芳登高眺所思舉袂當朝陽
寄顔雲霄間揮袖凌虛翔飄颻恍惚中流眄顧我傍
悅懌未交接晤言用感傷

其十六

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夭夭桃李花灼灼有輝光
悅懌若九春磬折似秋霜流眄發姿媚言笑吐芬芳
携手等歡愛宿昔同衣裳願爲雙飛鳥比翼共翺翔
丹青著明誓永世不相忘

其十七

登高臨四野北望青山阿松柏翳岡岑飛鳥鳴相過
感慨懷辛酸怨毒常苦多李公悲東門蘇子狹三河
求仁自得仁豈復歎咨嗟

其十八

開秋兆涼氣蟋蟀鳴床帷感物懷殷憂悄悄令心悲
多言焉所告繁辭將訴誰微風吹羅袂明月耀清暉

晨雞鳴高樹命駕起旋歸

其十九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書詩被褐懷珠玉顏閔相與期
開軒臨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岡萬代同一時
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乃悟羨門子噭噭今自嗤

其二十

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綠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
走獸交橫馳飛鳥相隨翔是時鶉火中日月正相望
朔風厲嚴寒陰氣下微霜羈旅無儔匹俛仰懷哀傷

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豈惜終憔悴詠言著斯

其二十一

儔物終始殊修短各異方卿玕生高山芝英耀朱堂
熒熒桃李花成蹊將夭傷焉敢希千術三春表微光
自非凌風樹憔悴烏有常

其二十二 本集無此首而有幽蘭不可佩一首

青鳥海上遊鸒斯蒿下飛沉浮不相宜羽翼各有歸
飄颻可終年沆瀣安是非朝雲乘變化光耀世所希
精衛銜木石誰能測幽微

其二十三

楊朱泣岐路墨子悲染絲揖讓長離別飄颻難與期
豈徒燕婉情存亡誠有之蕭索人所悲禍釁不可辭
趙女媚中山謙柔愈見欺嗟嗟塗上士何用自保持

其二十四

於心懷寸陰羲陽將欲冥揮袂撫長劍仰觀浮雲征
雲間有玄鶴抗志揚哀聲一飛沖青天曠世不再鳴
豈與鶉鷃遊連翩戲中庭

其二十五

夏后乘靈輿夸父為鄧林存亡從變化日月有浮
鳳凰鳴參差伶倫發其音王子好簫管世世相追尋
誰言不可見青鳥明我心

其二十六

鸞鳩飛桑榆海鳥運天池豈不誠宏大羽翼不相宜
招搖安可翔不若棲樹枝下集蓬艾間上遊園圃籬
但爾亦自足用子為追隨

其二十七 本集鷽鳩下別為一首

生命辰安在憂戚涕沾襟高鳥翔山岡燕雀棲下林

青雲蔽前庭素琴悽我心崇山有鳴鶴豈可相追尋
鳴鳩嬉庭樹焦明遊浮雲焉見孤翔鳥翩翩無定群
死生自然理消散何繽紛

其二十八

步遊三衢旁惆悵念所思豈為今朝見恍惚誠有之
澤中生喬松萬世未可期高鳥摩天飛凌雲共遊嬉
豈有孤行士垂涕悲故時

其二十九

清露為凝霜華草成蒿萊誰云君子賢明達安可能

乘雲招松喬呼噏永矣哉

其三十

丹心失恩澤重德喪所宜善言焉可長慈惠未易施
不見南飛鷰羽翼正差池高子怨新詩三閭悼乖離
何爲混沌氏倏忽體貌隳

其三十一

十日出暘谷弭節馳萬里經天耀四海倏忽潛濛汜
誰言焱炎久遊沒何行俟逝者豈長生亦去荊與杞
千歲猶崇朝一餐聊自已是非得失間焉足相譏理

計利知術窮哀情遽能止

其三十二

東南有射山汾水出其陽六龍服氣輿雲蓋覆天綱
仙者四五人逍遙晏蘭房寢息一純和呼噏成露霜
沐浴丹淵中炤燿日月光豈安通靈臺游瀁去高翔

其三十三

自然有成理生死道無常智巧萬端出大要不易方
如何夸毗子作色懷驕腸乘軒驅良馬憑几向膏梁
被以纖羅衣深榭設閑房不見日夕華翩翩飛路傍

其三十四

殷憂令志結怵惕常若驚逍遙未終晏朱華忽西傾
蟋蟀在戶牖蟪蛄號中庭心腸未相好誰云亮我情
願爲雲間鳥千里一哀鳴三芝延瀛洲遠遊可長生

其三十五

夸談快憤懣情慵發煩心（疑是夸談喟憤懣情慵發煩心）西北登不
周東南望鄧林曠野彌九州崇山抗高岑一餐度萬
世千歲再浮沉誰云玉石同淚下不可禁

其三十六

人言願延年延年欲焉之黃鵠呼子安千秋未可期
蹔見安能處山岩在一時置此明朝事日夕將見欺（一本第五句云獨坐山岩中惻愴懷所思王子亦何好猗靡相攜持悅懌猶今辰計校在一時置此明朝日夕將見欺）

其三十七

拔劍臨白刃安能相中傷但畏工言子稱我三江旁
飛泉流玉山懸車栖扶桑日月徑千里素風發微霜
勢路有窮達咨嗟安可長

其三十八

貴賤在天命窮達自有時婉孌佞邪子隨利來相欺
孤思損惠施但爲讒夫蚩鶺鴒鳴雲中載飛靡所期
焉知傾側士一旦不可持

其三十九

驚風振四野迴雲蔭堂隅牀帷爲誰設几杖爲誰扶
雖非明君子豈闇桑與榆世有此聾聵芒芒將焉如
翩翩從風飛悠悠去故居離麾玉山下遺棄毀與譽

其四十

朝登洪波顛日夕望西山荆棘被原野群鳥飛翩翩

鸞鷖時栖宿性命有自然庭木誰能近秋月復嬋娟
不見林中葛延蔓相勾連

其四十一

危冠切浮雲長劍出天外細故何足慮高度跨一世
非子爲我御逍遥遊荒裔顧謝西王母吾將從此逝
豈與蓬戶士彈琴誦言誓

其四十二

周鄭天下交街術當三河妖冶閑都子煥燿何芬葩
玄髮照朱顔睇眄有光華傾城思一顧遺視來相誇
厭爲三春遊朝陽忽蹉跎盛衰在須臾離別將何如

其四十三

河上有丈人緯蕭棄明珠甘彼藜藿食樂是蓬蒿廬
豈效繽紛子良馬騁輕輿朝生衢路旁夕瘞橫術隅
歡笑不終晏俛仰復欷歔鑒茲二三者憤懣從此舒

其四十四

儒者通六藝立志不可干違禮不爲動非法不肯言
渴飲清泉流饑食甘一簞歲時無以祀衣服常苦寒
屣履詠南風縕袍笑華軒信道守詩書義不受一餐

烈烈褒貶辭老氏用長歎

其四十五

獨坐空堂上誰可與親者出門臨永路不見行車馬
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曠野孤鳥西北飛離獸東南下
日暮思親友晤言用自寫

其四十六

少年學擊刺妙伎過曲城英風截雲霓超世發奇聲
揮劍臨沙漠飲馬九野坰旗幟何翩翩但聞金鼓鳴
軍旅令人悲烈烈有哀情念我平常時悔恨從此生

其四十七

炎光延萬里洪川蕩湍瀨彎弓掛扶桑長劍倚天外
泰山成砥礪黃河為裳帶視彼莊周子榮枯何足賴
捐身棄中野烏鳶作患害豈若雄傑士功名從此大

其四十八

平晝整衣冠思見客與賓賓客者誰子倏忽若飛塵
裳衣佩雲氣言語究靈神須臾相背棄何時見斯人

其四十九

多慮令志散寂寞使心憂翱翔觀彼澤撫劍登輕舟

但願長閑暇後歲復來遊

其五十（嗣宗反復首陽之歎而有徘徊何之之悲且鬱然思妖姬蓋羿禍胎厲階之心中若切齒而遽則婉揚嗟乎）

朝出上東門遙望首陽基松柏鬱森沉黃鸝（一作鸝黃）相
與嬉逍遙九曲間徘徊欲何之念我平居時鬱然思
妖姬

其五十一

王子十五年遊衍伊洛濱朱顏茂春華辯慧懷清真
焉見浮丘公舉手謝時人輕蕩易恍惚飄颻棄其身
飛飛鳴且翔揮翼且酸辛

其五十二

壯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驅車遠行役受命念自忘
良弓挾烏號明甲有精光臨難不顧生身死魂飛揚
豈為全軀士效命爭戰場忠為百世榮義使令名彰
垂聲謝後世氣節故有常（衰亂之世安得有此壯士哉直無以繫嗣宗之思也）

其五十三

寒門不可出海水焉可浮朱明不相見奄昧獨無侯
持瓜思東陵黃雀誠獨羞失勢在須臾帶劍上吾丘

悼彼桑林子涕下自交流假乘汧渭間安馬去行遊

其五十四

洪生資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設次序事物齊紀綱
容飾整顏色磬折執圭璋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
外厲貞素談戶內滅芬芳放口從衷出復說道義方
委曲周旋儀姿態愁我腸

其五十五

若花燿四海扶桑翳瀛洲日月經天塗明暗不相投
窮達自有常得失又何求豈效路上童攜手共遨遊

陰陽有變化誰云沉不浮朱鱉躍飛泉夜飛過吳洲
俛仰運天地再撫四海流繫累名利場駑駿同一輈
豈若遺耳目升遐去殷憂

其五十六

北臨乾昧谿西行遊少任遥顧望天津駘蕩樂我心
綺靡存亡門一遊不再尋儻遇晨風鳥飛駕出南林
漭瀁瑶光中忽忽肆荒淫休息晏清都超世又誰禁

其五十七

昔余遊大梁登于黃華顛共工宅玄冥高臺造青天

幽荒邈悠悠悽愴懷所憐所憐者誰子明察應自然
應龍沉冀州妖女不得眠肆侈陵世俗豈云永厥年

其五十八

驅車出門去意欲遠征行征行安所如背棄夸與名
夸名不在己但願適中情單帷蔽皎日高樹隔微聲
讒邪使交疏浮雲令晝冥嬿婉同衣裳一顧傾人城
從容在一時繁華不再榮晨朝奄復暮不見所歡形
黃鳥東南飛寄言謝友生

其五十九

駕言發魏都西向望吹臺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
戰士食糟糠賢者處蒿萊歌舞曲未終秦兵已復來
夾林非吾有朱宮生塵埃軍敗華陽下身竟為土灰

其六十

人知結交易交友誠獨難險路多疑惑明珠未可干
彼求饗太牢我欲升一餐損益生怨毒咄咄復何言

其六十一

朝陽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去此若俯仰如何以九秋
人生若塵露天道竟悠悠齊景升丘山涕泗紛交流

孔聖臨長川惜逝忽若浮去者余不及來者吾不留
願登太華山上與松子遊漁父知世患乘流泛輕舟

其六十二

一日復一夕一夕復一朝顏色改平常精神自損消
胸中懷湯火變化故相招萬事無窮極知謀苦不饒
但恐須臾間魂氣隨風飄終身履薄冰誰知我心焦

其六十三

一日復一朝一昏復一晨容色改平常精神自飄淪
臨觴多哀楚思我故時人對酒不能言悽愴懷酸辛

願耕東皐陽誰與守其真愁苦在一時高行傷微身
曲直何所爲龍蛇爲我隣

其六十四

有悲則有情無悲亦無思苟非嬰網罟何必萬里畿
翔風拂重霄慶雲招所晞灰心寄枯宅曷顧人間姿
始得忘我難焉知嘿自遺

其六十五

木槿榮丘墓煌煌有光色白日頹林中翩翩零落側
蟋蟀吟戶牖蟪蛄鳴荆棘蜉蝣玩三朝采采修羽翼

衣裳爲誰施俛仰自收拭生命幾何時慷慨各努力

其六十六

修塗馳軒車長川載輕舟性命豈自然勢路有所由
高名令志惑重利使心憂親昵懷反側骨肉還相讐
更希毁珠玉可用登遨遊

其六十七

橫術有奇士黄駿服其箱朝起瀛洲野日夕宿明光
再撫四海外羽翼自飛揚去置世上事豈足愁我腸
一去長離絶千歳復相望

其六十八

混元生兩儀四象運衡璣曒日布炎精素月垂景輝
晷度有昭回哀哉人命微飄若風塵逝忽若慶雲晞
修齡適余願光寵非己威安期步天路松子與世違
焉得凌霄翼飄颻登雲湄嗟哉尼父志何爲居九夷

其六十九

天網彌四野六翮掩不舒隨彼紛綸客汎汎若鳧鷖
生命無期度朝夕有不虞列仙停修齡養志在冲虚
飄颻雲日間邈與世路殊榮名非己寶聲色焉足娛

採藥無旋返神仙志不符逼此良可惑令我久躊躇

其七十　時有否泰事多盈乖故欲思園綺南岳伯陽西戎爲保哲之計進說丁上世清風之士意遠詞悲矣

王業須良輔建功俟英雄元凱康哉美多士頌聲隆
陰陽有舛錯日月不常融天時有否泰人事多盈冲
園綺遯南岳伯陽隱西戎保身念道真寵耀焉足崇
人誰不善始尠能克厥終休哉上世士萬載垂清風

其七十一

世務何繽紛人道苦不遑壯年以時逝朝露待太陽

願覽羲皇轡白日不移光天階路殊絶雲漢邈無梁濯髮暘谷濱遠遊崑嶽傍登彼列仙岨採此秋蘭芳時路烏足爭太極可翱翔

其七十二

猗歟上世士恬淡志安貧季葉道陵遲馳騖紛垢塵寧子豈不類楊歌誰肯殉栖栖非我偶徨徨非己倫咄嗟榮辱事去來味道眞道眞信可娛清潔存精神巢由抗高節從此適河濱

其七十三

梁東有芳草一朝再三榮色容豔姿美光華耀傾城豈爲明哲士妖蠱諂媚生輕薄在一時安知百世名路端便娟子但恐日月傾焉見冥靈木悠悠竟無形

其七十四

秋駕安可學東野窮路旁綸深魚淵潛矰設鳥高翔汎汎乘輕舟演漾靡所望吹噓誰以益江湖相捐忘都冶難爲顏修容是我常茲年在松喬恍惚誠未央

其七十五

咄嗟行至老僶俛常苦憂臨川羨洪波同始異支流百年何足言但苦怨與讎讎怨者誰子耳目還相羞聲色爲胡越人情自逼遒招彼玄通士去來歸羨遊

其七十六

昔有神仙士乃處射山阿乘雲御飛龍噓噏嘰（音幾小食也）瓊華可聞不可見慷慨歎咨嗟自傷非疇類愁苦來相加下學而上達忽忽將如何

其七十七

林中有奇鳥自言是鳳凰清朝飲醴泉日夕棲山岡高鳴徹九州延頸望八荒適逢商風起羽翼自摧藏

一去崑崙西何時復迴翔但恨處非位愴悢使心傷

其七十八

出門望佳人佳人豈在茲三山招松喬萬世誰與期存日有長短慷慨將焉知忽忽朝日隤行行將何之不見季秋草摧折在今時

其七十九

昔有神仙者羨門及松喬翕習九陽間升遐（一作遥）嘰雲霄人生樂長久百年自言遼白日隕隅谷一夕不再朝豈若遺世物登明遂飄颻

其八十

鳴鶴相隨飛泛泛淜運荒裔揮翮凌長風須臾萬里逝

朝餐琅玕實夕棲丹山際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制

豈與鄉曲士攜手共言誓

其八十一

慕在窈窕者木槿耀朱華榮好未終朝連飆隕其葩

豈若棲山岡琅玕與丹禾垂影臨層城餘光照九阿

寧微少年子日夕難咨嗟

其八十二

幽蘭不可佩朱草為誰榮脩竹隱山陰射干臨增城

葛藟延幽谷緜緜瓜瓞生樂極消靈神哀深傷人情

竟知憂無益豈若歸太清

嗣宗當魏晉禪代遘會陽九情結于詩志寓諸數渾素尚邁其究其端詩廢酒狂從世訾毀百代之下貞難以情測者哉

詠懷詩三首

天地絪緼元精代序清陽曜靈和風容與明日映天

甘露被宇蓊鬱高松猗那長楚草蟲哀鳴鶬鶊振羽

感時興思企首延佇於赫帝朝伊衡作輔才非允文

器非經武適彼沅湘託分漁父優哉游哉爰居爰處

其二

月明星稀天高氣寒桂旗翠旌珮玉鳴鸞濯纓醴泉

被服蕙蘭思從二女適彼湘沅靈幽聽微遂（一作誰）觀

王顏灼灼春華綠葉含丹日月逝矣惜爾華繁

其三

清風肅肅脩夜漫漫嘯歌傷懷獨寐寤言臨觴拊膺

對食忘餐世無萱草令我哀歎鳴鳥求友谷風刺怨

重華登庸帝命凱元鮑子傾蓋仲父佐桓回濱嗟虞

敢不希顏志存明規匪其彈冠我心伊何其芳若蘭

潘岳傳

潘岳字安仁榮陽中牟人也祖瑾安平太守父芘琅邪内史岳少以才穎見稱鄉邑號爲奇童謂終賈之儔也早辟司空太尉府舉秀才太始中武帝躬耕籍田岳作賦以美其事岳才名冠世爲衆所疾遂栖遲十年出爲河陽令負其才而鬱鬱不得志時尚書僕射山濤領吏部王濟裴楷等並爲帝所親遇岳内非之乃題閣道爲謡曰閣道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鞧和嶠刺促不得休轉懷令時以逆旅逐末廢農姦淫

亡命多所依湊敗亂法度勑當除之十里一官𣏾使老小貧户守之又 吏掌主依客舍收錢岳上其議朝廷從之岳頻宰二邑勤于政績調補尚書度支郎遷廷尉平以公事免楊駿輔政高選吏佐引岳爲太傅主簿駿誅除名初譙人公孫宏少孤貧客田于河陽善鼓琴頗屬文岳之爲河陽令愛其才藝待之甚厚至是宏爲楚王瑋長史專殺生之政時駿綱紀皆當從坐同署主簿朱振已就戮岳其夕取急在外宏言之瑋謂之假吏故得免未幾選爲長安令作西征

賦述所經人物山水文請旨諂辭多不録徵補博士未召以母疾輒去官免尋爲著作郎轉散騎侍郎岳性輕躁趨世利與石崇等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與崇輒望塵而拜構愍懷之文岳之辭也謐二十四友岳爲其首謐晉書限斷亦岳之詞也其母數誚之曰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而岳終不能改既仕宦不達乃作閑居賦初芘爲琅邪内史孫秀爲小史給岳而狡黠自喜岳惡其爲人數撻辱之秀常銜忿及趙王倫輔政秀爲中書令岳於省内謂秀曰孫令猶憶疇

昔周旋不荅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于是自知不免俄而秀遂誣岳及石崇歐陽建謀奉淮南王允齊王冏爲亂誅之夷三族岳將詣市與母别曰負阿母初被收俱不相知石崇已送在市岳後至崇謂之曰安仁卿亦復爾邪岳曰可謂白首同所歸岳金谷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岳母及兄侍御史釋弟燕令豹司徒掾據據弟詵兄弟之子已出之女無長幼一時被害唯釋子伯武逃難得免而豹女與其母相抱號呼不可解會詔原之岳美姿儀辭

相風賦
射雉賦并序
螢火賦
河陽庭前安石榴賦并序
橘賦并序
蓮花賦
芙蓉賦
秋菊賦

卷四

詩四

關中詩十六首
爲賈謐作贈陸機詩十一首
家風詩一首
於賈謐坐講漢書詩一首
送別王世胄詩二首
離合詩一首

詩五言

金谷集作詩一首
河陽縣作詩二首
在懷縣作詩二首
內顧詩二首
悼亡詩三首
哀詩一首
思子詩一首
闗杜謠一首

卷五

議 頌 箴 賛 訓 誄

九品議
上客舍議
許由頌
荅新婚箴
故太常任府君畫賛
兩家銅人訓
楊荊州誄并序
楊仲武誄并序
夏侯常侍誄并序

馬汧督誄并序

卷六
誄　哀文　哀辭　碑　弔祭
世祖武皇帝誄
南陽長公主誄
皇女誄
太宰魯武公誄
宜城宣帝誄
庾尚書誄
景獻皇后哀策文
哀永逝文
爲楊長文作弟仲武哀祝文
哭弟文
傷弱子辭并序
金鹿哀辭
陽城劉氏妹哀辭
悲邢生辭
京陵女公主王氏哀辭

爲任子咸妻作孤女澤蘭哀辭并序
司空鄭袤碑并序
荆州刺史東武戴侯楊使君碑
弔孟嘗君文
爲諸婦祭庾新婦文

潘黄門集卷第一

晉　東牟潘　岳著

明　河東呂兆禧校

賦一

西征賦

歲次玄枵月旅蕤賓丙丁統日乙未御辰潘子憑軾西征自京徂秦迺喟然嘆曰古往今來邈矣悠哉寥廓忽恍化一氣而甄三才此三才者天地人道唯生與位謂之大寶生有脩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鬼神

莫能要聖智弗能豫當休明之盛世兮託菲薄之陋質納旌弓於鉉台讚庶績於帝室嗟鄙夫之常累固既得而患失無柳季之直道佐士師而三黜武皇忽其升遐八音遏於四海天子寢於諒闇兮百官聽於冢宰彼負荷之殊重兮雖伊周其猶殆窺七貴於漢庭嚋一姓之或在無危明以安位祗居逼以示專陷亂逆以受戮匪降禍之自天孔隨時以行藏遽與國而卷舒苟蔽微以繆章患過辟之未遠悟山濬之逸士卓長往而不反陋吾人之拘攣飄萍浮而蓬轉寮

位僭其隆替名節潅以隳落危素卵之累殼甚玄燕之巢幕心戰懼以兢悚如臨深而履薄夕獲歸於都外宵未中而難作匪擇木以棲集㪍林焚而鳥存遭千載之嘉會皇合德於乾坤施秋霜之嚴威流春澤之渥恩甄大義以明責反初服於私門皇鑒揆余之忠誠俄命余以末班牧疲人於西夏携老幼而入關丘去魯而顧歎季過沛而涕零伊故鄉之可懷疢聖達之幽情矧匹夫之安土邈投身於鎬京猶犬馬之戀主竊託慕於闕庭眷鞏洛而掩涕思纏緜於墳塋

爾乃越平樂過街郵秣馬皐門稅駕西周遠矣姬德興自高辛思文后稷厥初生民率西水滸化流岐豳祚隆昌發舊邦惟新旋牧野而歷茲愈守柔以執競夜申旦而不寐憂天保之未定惟泰山其猶危祀八[illegible]餘慶鑒亡王之驕淫竄南巢以投命坐積薪以待然方指日而比盛人度量之乖舛何相越之遼逈考土中於斯邑成建都而營築既定鼎於郟鄏遂鑽龜而啓繇平失道而來遷繄二國而是祐豈時王之無僻賴先哲以長懋望圍北之兩門感虢鄭之納惠

討[illegible]頹之樂禍尤闕西之效戾重戮帶以定[illegible]
順以霸世靈壅川而止闕晉演義以獻說谷景悼以
迄丏政凌遲而彌季俾厥朝之構逆立兩王而干位
踰十葉以逮赧邦分崩而爲二竟横噬於虎口輸[illegible]
武之神罷澡孝水而濯纓嘉善名而在茲天赤子於
新安坎路側而瘞之亭有千秋之號子無七旬之期
雖勉勵於延吳實僭慟乎余慈眄山川以懷古悵攬
轡於中塗虐項氏之肆暴坑降卒之無辜激秦人以
歸德成劉后之來蘇事迴沈而好還卒宗滅而身屠

經澠池而長想停余車而不進泰虎狼之强國趙侵
弱之餘燼超入險而高會杖命世之英藺耻東瑟之
偏鼓提西缶而接刃辱十城之虐詩奄咸陽以取雋
出申威於河外何猛氣之咆勃入屈節於廉公若四
體之無骨處智勇之淵偉方鄙吝之忿悁雖改日而
易歲無等級以寄言嘗光武之蒙塵致王誅於赤眉
異奉辭以伐罪礿垂翅於洄谿不尤眚以掩德終奮
翼而高揮建佐命之元勲振皇綱而更維登崤坂之
威夷仰崇領之差峩臯託墳於南陵文達風於北阿

窶哭孟以審敗褰壘纍而授戈曾隻輪之不反緤三
帥以濟河值庸主之矜愎殆肆叔於朝市任好絆其
餘裕獨引過以歸已明三敗而不黜卒凌晉以雪耻
豈虛名之可立良致霸其有以降曲崤而憐號託與
國於亡虞貪誘賂以賣鄰不及臘而就拘垂棘反於
故府屈産服於晉輿德不建而民無援仲雍之祀忽
諸我徂安陽言陟陝郛行乎漫瀆之口憇乎曹陽之
墟美哉邈乎茲土之舊也固乃周召之所分二南之
所交麟趾信於關雎騶虞應乎鵲巢憨漢氏之剥亂

朝流亡以離析卓滔天以大滌劫宮廟而遷迹俾萬
乘之盛尊降遷思於征役顧請旋於傕汜既獲許而
中惕追皇駕而驟戰望玉輅而縱鏑痛百寮之勤王
咸畢力以致死分身首於鋒刃洞胷腋以流矢有褰
裳以投岸或攀袂以赴水傷桴檝之褊小撮舟中之
掬指并曲沃而惆悵惜兆亂而兄替枝末大而本披
都偶國而禍結臧札飄其高厲委曹吳而成節何莊
武之無耻徒利開而義閉踐函谷之重阻看天險之
襟帶跡諸侯之勇怯筭嬴氏之利害或開關以延敵

藪逃以奔竄有嶫門而莫敵不窺兵於山外連
互而不栖小國合而成大豈地勢之安危信人事之
否泰漢六葉而拓畿縣弘農而遠關厥紫極之開敞
甘微行以遊盤長傲賓於柏谷妻覩貌而獻餐疇匹
婦其已泰胡厥夫之繆官昔明王之廵幸固清道而
後往懼銜橛之或變峻徒御以誅賞彼白龍之魚服
挂豫且之密網輕帝重於天下奚斯漸之可長男爽
園於湖邑諒遺世之巫蠱探隱伏於難明委讒賊之
趙虜加顯戮於備貳絕肌膚而不顧作歸來之悲臺

徒望思其何補紛吾既邁此全節兮又繼之以盤桓
問休牛之故林感徵名於桃園發閺鄉而警策遡黃
卷以濟潼眺華岳之陰崖覩高掌之遺蹤憶江使之
反璧告亡期於祖龍不語怪以徵異我聞之於孔公
愠韓馬之大憝阻谷口以稱亂魏武赫以霆震奉義
辭以伐叛彼雖衆其焉用故制勝於廟算砰揚桴以
振塵纚尾解而氷泮超遂遁而奔狄甲卒化爲京觀
倦狹路之迫隘軌崎嶇以低仰蹈秦郊而始闢豁爽
愷宏壯黃壤千里沃野彌望華實紛敷桑麻條暢邪

界褒斜右濱汧隴寶雞前鳴甘泉後涌面終南而背
雲陽跨平原而連嶓冢九嵕䢴辥太一巃嵸吐清風
之飂戾納歸雲之鬱蓊南有玄灞素滻湯井溫谷北
有清渭濁涇蘭池周曲浸決鄭白之渠漕引淮海之
粟林茂有鄠之竹山挺藍田之玉班述陸海珍藏張
叙神皐隩區此西賓所以言於東主安處所以聽於
憑虛也可不謂然乎勁松彰於歲寒貞臣見於國危
入郿都而抵掌義桓友之忠規謁股肱於昏主赴塗
炭而不移世善職於司徒緇衣弊而改爲嚴犬戎之

侵地疾幽后之詭惑舉僞烽以沮衆淫嬖以縱慝軍
敗戲水之上身死驪山之北赫赫宗周滅爲亡國又
有繼於此者異哉秦始皇之爲君也傾天下以厚葬
自開闢而未聞匠人劳而弗圖俾生埋以報勤外離
兩楚之禍內受牧竪之焚語曰行無禮必自及此非
其功歟乾坤以有親可久君子以厚德載物觀夫漢
高之興也非徒聰明神武豁達大度而已也乃實慎
終追舊篤誠款愛澤靡不漸恩無不逮率土且猶弗
遺而況於鄉里乎於斯時也乃摹寫舊豐制造新邑

故社易置枌榆遷立街衢如一庭宇相襲渾雞犬、
乱放各識家而兢入犇含怒於鴻門沛蹈蹐而來[illegible]
兆誅害而不許陰援劍以約莊拚白刃以翦舞危冬
業之待霜履虎尾而不噬定要伯於子房樊抗憤以
卮酒咀彘肩以激揚忽疵變而龍據雄霸上而高驤
增遷怒而橫撞碎玉斗其何傷犁胥組於軹塗投素
東而肉袒踈飲餞於東都畏經位之盛滿金墉鬱其
萬雉峻嵯峭以繩直戾飲馬之陽橋践宣平之清國
都中雜遝戸千人億華夷士女駢闐逼側展名京之

初儀卽新館而莅職勵疲鈍以臨朝勗自强而不息
於是孟春爰謝德覽餘日巡省農功周行廬室街里
蕭條邑居散逸營宇寺署肆廛管庫蕞芮於城隅者
百不處一所謂尚冠修城黃棘鮮明建陽昌陰北煥
南平皆夷漫滌蕩亡其處而有其名爾乃階長樂登
未央汎太液凌建章縈駁娑而款駘盪轥枍詣而轢
承光徘徊桂宮惆悵柏梁鸞雉雊於臺陂狐兎窟於
殿傍何黍苗之離離而余思之芒芒洪鐘頓於毀廟
乘風廢而弗縣禁省鞠爲茂草金狄遷於霸川懷夫

蕭曹魏邴之相辛李衛霍之將御使則蘇屬國震遠
則張博望教敷而彞倫序兵舉而皇威暢臨危而智
勇奮投命而高節亮暨乎秺侯之忠孝淳深陸賈之
優游宴喜長卿淵雲之文子長政駿之史趙張三王
之尹京定國釋之之聽理汲長孺之正直鄭當時之
推士終童山東之英妙賈生洛陽之才子飛翠緌拖
鳴玉以出入禁門者衆矣或被髮左袵奮迅泥滓或
從容傳會望表知裏或著顯績而嬰時戮或有大才
而無貴任皆揚清風於上列垂令聞而不已想珮聲

之遺響若鏗鏘之在耳當音風恭顯之任勢也乃熏
灼四方震燿都鄙而死之日曾不得與夫十餘公之
徒隷齒名才難不其然乎望漸臺而扼腕梟巨滑而
餘怒揖不疑於北闕軾樗里於武庫酒池鑒於商辛
追覆車而不悟曲陽僭於白虎化奢淫而無度命有
始而必終孰長生而久視武雄畧其焉在近惑文成
而溺五利佯造化以制作窮山海之奥秘靈若翔於
神島奔鯨浪而失水暴鱗骼於漫沙隕明月以雙墜
擢仙掌以承露干雲漢而上至致邛蒟其奚難惟余

欲而是恣縱逸游於角觝絡甲乙以珠翠忘生民之
減半勤東岳之虛美超長懷以遐念若循環而無賜
較面朝之煥炳次後庭之猗靡壯當熊之忠勇深辭
輦之明智衛鬒髮以光鑒趙輕體之纖麗咸善立而
聲流亦寵極而禍侈津便門以右轉究吾境之所暨
掩細柳而撫劍快孝文之命帥周受命以忘身明戎
政之果毅距華蓋於壘和袰乘輿之尊蕭肅天威之
臨顏率軍禮以長揖輕踈霸之兒戲重條侯之倨貴
索杜鄭其焉在云孝里之前號惘輟駕而咨與哀武

安以興悼爭伐趙以狥國定廟筭之勝負扞矢言而
弗納反推怒以歸咎未十里於遷路尋賜劍以刎首
嗟主闇而臣嫉禍於何而不有窺秦墟於渭城冀闕
緬其堙盡覓殿陛之餘基裁岥峊以隱嶙想趙使之
抱璧瀏睨楹以抗憤燕圖窮而荆發紛絕袖而自引
筑聲厲而高奮狙潛鉛以脫臏據天位其若茲亦狼
狽而可愍簡良人以自輔謂斯忠而鞅賢寄苛制於
捐灰矯扶蘇於朔邊儒林填於坑穽詩書煬而為煙
國滅亡以斷後身刑轘以啟先商法焉得以宿黃犬

何可復牽野蒲變而成脯苑鹿化以為馬假讒逆以
大權鉗衆口而寄坐兵在頸而顧問何不早而告我
顏黔黎其誰聽惟請死而獲可逮子嬰之果決敢討
賊以紓禍勢土崩而莫振作降王於路左蕭收圖以
相劉料險易於衆寡羽天與而弗取冠沐猴而縱火
貫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以喻其高下也感市閭之
菆井嘆尸韓之舊處丞屬號而守闕人百身以納贖
豈生命之易投誠惠愛之洽著訐望之以求直亦余
心之所惡思夫人之政術實幹時之良具苟明法以

釋憾不愛才以成務弘大體以高貴非所望於蕭傅
造長山而慷慨偉龍顏之英主胸中豁其洞開群善
湊而必舉存威格乎天區亡墳掘而莫禦臨掩坎而
累抃步毀垣以延佇越安陵而無譏諒惠聲之寂寞
弔爰絲之正儀伏梁劍於東郭訊景皇於陽丘奚信
譖而矜誰殞吳嗣於局下蓋發怒於一博成七國之
稱亂翻助逆以誅錯恨過聽而無討茲沮善而勸惡
比孝元於渭塋執奄尹以明貶褒夫君之善行廢園
邑以崇儉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為戮陷社稷之

王韋俾幽死而莫鞠怵遙孌之凶忍勦皇統之孕育
張舅氏之姦漸貽漢宗以傾覆刺哀主於義域僭天
爵於高安欲法堯而承禪永終古而不刊瞰康園之
孤墳悲平后之專絜殃厥父之篡逆蒙漢恥而不雪
激義誠而引决赴丹燏以明節投宮火而焦糜從灰
標而俱滅驚橫橋而旋軫歷敝邑之南垂門礠石而
梁木蘭兮構阿房之屈奇疏南山以表闕倬樊川以
激池役鬼傭其猶否矧人力之所爲工徒斲而未息
義兵紛以交馳宗祧汙而爲沼豈斯宇之獨深由僞

新之九廟誇宗虞而祖黃驅吁嗟而妖臨搜佞哀以
拜郎誦六經以飾姦焚詩書而面墻心不則於德義
雖異術而同亡宗孝宣於樂遊紹衰緒以中興不獲
事於敬養盡加隆於園陵兆惟奉明邑號千人訊諸
故老造自帝詢隱王母之非命縱聲樂以娛神雖靡
率於舊典亦觀過而知仁憑高望之陽隈體川陸之
汙隆開襟乎清暑之館遊目乎五柞之宮交渠引漕
激湍生風乃有昆明池乎其中其池則湯湯汗汗滉
瀁瀰漫浩如河漢日月麗天出入乎東西旦似暘谷

夕類虞淵昔豫章之名宇披玄流而特起儀景星於
天漢列牛女以雙峙圖萬載而不傾奄摧落於十紀
擢百尋之層觀今數仞之餘址振鷺于飛鳧躍鴻漸
乘雲頡頏隨流澹淡瀺灂驚波唼喋菱芡華蓮爛於
綠沼青蕃蔚乎翠瀲伊茲池之肇穿肄水戰于於荒
服志勤遠以極武良無要於後福而菜蔬芼實水物
惟錯乃有瞻乎原陸在皇代而物土故毀之而又復
凡厥寮司既富而教咸帥貧惰同整檝櫂故罟課獲
引繳舉效鰥夫有室愁民以樂徒觀其鼓枻迴輪灑

鈎投網垂餌出入挺杈來往纖經連白鳴根厲響貫
鰓岁尾掣三牽兩於是弛青鯤於網鉅解赬鯉於黏
徽華魴躍鱗素鱮揚鬐饔人縷切鸞刀若飛應刃落
俎靃靃霏霏紅鮮紛其初載賓旅竦而遲御既餍服
以屬厭泊恬靜以無欲迴小人之腹爲君子之慮爾
乃端策拂茵彈冠振衣徘徊豐鎬如渴如饑心翹懃
以仰止不加敬而自祗豈三聖之敢夢竊十亂之或
希經始靈臺成之不日惟豐及鄗仍京其室庶人子
來神降之吉積德延祚莫貳其一永惟此邦云誰之

職越可略聞而難臻其極子嬴鋤以借父訓秦法而著色耕讓畔以閑田沾姬化而生棘蘇張喜而詐騁虞芮愧而訟息由此觀之士無常俗而教有定式上之遷下猶鈞之埏埴雖五方雜會風流溷淆情農好利不昏作勞窬邇獫狁戎馬生郊而制者必割實存操刀人之升降隨政隆替仗信則莫不用情無欲則賞之不竊雖智不能理明不能察信此心也庶免失戾如其禮樂以俟來哲

潘黃門集卷第二

晉　東平潘　岳著
明　河東呂兆禧校

賦二

藉田賦

伊晉之四年正月丁未皇帝親率羣后籍於千畝之甸禮也於是乃使甸師清畿野廬掃路封人壝宮掌舍設柸青壇蔚其嶽立兮翠幙黕以雲布結崇基之靈趾兮啟四塗之廣阼沃野墳腴膏壤平底清洛濁

渠引流激水退阡繩直邇陌如矢葱犗服於縹軛兮紺轅綴於黛耜儼儲駕於廛左兮俟萬乘之躬履百僚先置位以職分自上下下具惟命臣襲春服之萋萋接兮游車之轔轔微風生於輕幰兮纖埃起於朱輪森奉璋以階列兮望皇軒而肅震若湛露之晞朝陽兮衆星之拱北辰也於是前驅魚麗屬車鱗萃閶闔洞啟參塗方駟常伯陪乘太僕秉轡后妃獻穜稑之種司農撰播殖之器挈壺掌升降之節宮正設門閭之蹕天子乃御玉輦蔭華蓋衝牙錚鎗綃紈綷

繚金根照耀以烱晃兮龍驥騰驤而沛艾表朱玄於離坎飛青縞於震兌中華曄以發暉兮縱紛其繁會五輅鳴鑾九旗揚旆瓊鈒入蘖雲罕晻藹簫管嘲哳以啾嘈兮鼓鞞硡隱以砰礚筍虡㠑以軒翥兮洪鍾越乎區外震震填填塵鶩連天以幸乎籍田蟬冕頍以灼灼兮碧色肅其芊芊似夜光之剖荆璞兮若茂松之依山巔也於是我皇乃降靈壇撫御耦游場染屨洪縻在手三推而舍庶人終畝貴賤以班或五或九于斯時也居靡都鄙民無華裔長幼雜遝以交集

士女頒斌而咸戾被褐振裾垂髫總髻躡踵側肩掎裳連袂黃塵爲之四合兮陽光爲之潛翳動容發音而觀者莫不抃舞乎康衢謳吟乎聖世情欣樂乎昬作兮慮盡力乎樹藝靡推督而常勤兮莫之課而自勵躬先勞以悅使兮豈嚴刑而猛制哉有邑老田父或進而稱曰蓋損益隨時理有常然高以下爲基民以食爲天正其末者端其本善其後者慎其先夫九土之宜弗任四人之務不一野有菜蔬之色朝靡代耕之秩無儲蓄以虞災徒望歲以自畢三季之衰皆

此物也今聖上昧旦丕顯夕惕若慄圖匱於豐防儉於逸欽哉欽哉惟穀之恤展三時之弘務致倉廩於盈溢固堯湯之用心而存救之要術也若乃廟祧有事祝宗諏日簠簋普淖則此之自矣縮鬯蕭茅又於是乎出黍稷馨香旨酒嘉粟宜其民和年登而神降之吉也古人有言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夫孝者天地之性人之所由靈也昔者明王以孝理天下其或繼之者鮮哉希矣逮我皇晉實光斯道儀刑孚於萬國愛敬盡於祖考故躬稼以供粢盛所以致孝

也勸稼以足百姓所以固本也能本而孝盛德大業至矣哉此一役也而二美具焉不亦遠乎不亦重乎敢作頌曰思樂甸畿薄採其茅大君戾止言藉其農其農三推萬方以祉耨我公田實及我私我簠斯盛我簋斯粢我倉如陵我庾如坻念茲在茲永言孝思民力普存祝史正辭神祇攸歆逸豫無期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秋興賦 并序

晉十有四年余春秋三十二始見二毛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於散騎之省高閣連雲陽景

罕曜玥蟬冕而襲統綺之士此焉遊處僕野人也偃息不過茅屋茂林之下談話不過農夫田父之客攝官承乏猥厠朝列夙興宴寢匪遑底寧譬猶池魚籠鳥有江湖山藪之思於是染翰操紙慨然而賦於時秋也故以秋興名篇辭曰

四時忽其代序兮萬物紛以廻薄覽花蒔之時育兮察盛衰之所託感冬索而春敷兮嗟夏茂而秋落雖末事之榮悴兮伊人情之美惡善乎宋玉之言曰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憀慄兮若

在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夫送歸懷慕徒之戀兮遠行有羈旅之憤臨川感流以歎逝兮登山懷遠而悼近彼四慼之疚心兮遭一塗而難忍嗟秋日之可哀兮諒無愁而不盡野有歸鴈隰有翔隼游氛朝興槁葉夕隕於時乃屏輕箑釋纖絺藉莞蒻御袷衣庭樹槭以灑落兮勁風戾而吹帷蟬嘒嘒以寒吟兮鴈飄飄而南飛天晃朗以彌高兮日悠陽而浸微何微陽之短晷覺良夜之方永月朦朧以含光兮露淒清以凝冷熠燿粲於階闥兮蟋蟀鳴乎軒屏聽離鴻之晨吟兮望流火之餘景宵耿介而不寐兮獨展轉於華省歲悟時之遒盡兮慨俛首而自省斑鬢髟以承弁兮素髮颯以垂領仰羣儁之逸軌兮攀雲漢以遊騁登春臺之熈熈兮珥金貂之炯炯苟趣舍之殊途兮庸詎識其躁靜聞至人之休風兮齊天地於一指彼知安而忘危兮固出生而入死行投趾於容跡兮殆不踐而獲底闕側足以及泉兮雖猴猨而不履龜祀骨於宗祧兮思反身於綠水且斂衽以歸來兮忽投紱以高厲耕東皐之沃壤兮輸黍稷之餘稅泉涌湍於

石間兮菊揚芳乎崖澨澡秋水之涓涓兮玩游儵之潎潎逍遥乎山川之阿放曠乎人間之世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閑居賦幷序

岳嘗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題之以巧宦之目未嘗不慨然廢書而歎曰嗟乎巧誠有之拙亦宜然頋常以爲士之生也非至聖無軌微妙玄通者則必立功立事效當年之用是以資忠履信以進德修辭立誠以立業少竊鄉曲之譽

爲司空太尉之命所奉之主卽太尉魯武公其
也舉秀才爲郎逮事世祖武皇帝爲河陽懷令尚
書郎廷尉平今天子諒闇之際領太傅主簿府主
誅除名爲民俄而復官除長安令遷博士未召拜
親疾輒去官免自弱冠涉乎知命之年八徙官而
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雖
通塞有遇抑亦拙者之效也昔通人和長輿之論
余也固謂拙於用多稱多則吾豈敢言拙信而有
徵方今俊乂在官百工惟時拙者可以絶意乎寵

榮之事矣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尚何能違膝
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筲之役乎於是覽止足之分
庶浮雲之志築室種樹逍遥自得池沼足以漁釣
春稅足以代耕灌園鬻蔬以供朝夕之膳牧羊酤
酪以俟伏臘之費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
之爲政也乃作閑居之賦以歌事遂情焉其辭曰
傲墳素之長圃步先哲之高衢雖吾顏之云厚猶內
愧於寧遽有道吾不仕無道吾不愚何巧智之不足
而拙艱之有餘也於是退而閑居于洛之涘身齊逸

民　綴下士陪京泝伊面郊後市浮梁黝以徑度靈
臺傑其高峙窺天文之秘奧究人事之終始其西則
有元戎禁營玄幙緑徽谿子巨黍異絭同機礮石雷
駭激矢蝱飛以先啓行耀我皇威其東則有明堂辟
雍清穆敞閑環林縈映圓海迴淵聿追孝以嚴父宗
文考以配天祇聖敬以明順養更老以崇年若乃背
冬陰謝陽施天子有事於柴燎以郊祖而展義張鈞
天之廣樂備千乘之萬騎服振振以齊玄管啾啾而
並吹煌煌乎隱隱乎玆禮容之壯觀而王制之巨麗

也兩學齊列雙宇如一右延國冑左納良逸祈祈生
徒濟濟儒術或升之堂或入之室教無常師道在則
是故髦士投紱名王懷璽訓若風行應如草靡此里
仁所以爲美孟母所以三遷也爰定我居築室穿池
長楊映沼芳枳樹籬遊鱗瀺灂菡萏敷披竹木蓊藹
靈果參差張公大谷之梨梁侯烏椑之柿周文弱枝
之棗房陵朱仲之李靡不畢殖三桃表櫻胡之別二
柰曜丹白之色石榴蒲陶之珍磊落蔓衍乎其側梅
杏郁棣之屬繁榮麗藻之飾華實照爛言所不能及

也萊則葱韮蒜芋青筍紫薑堇薺甘旨蓼荾芬芳
荷依陰時藿向陽綠葵含露白薤負霜於是凛秋暑
退清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朗太夫人乃御板輿
升輕軒遠覽王畿近周家園體以行和藥以勞宣常
膳載加舊痾有痊席長筵列孫子柳垂陰車結軌陸
摘紫房水挂頳鯉或宴於林或禊于氾昆弟斑白兒
童稚齒稱萬壽以獻觴咸一懼而一喜壽觴舉慈顔
和浮杯樂飲絲竹駢羅頓足起舞抗音高歌人生安
樂孰知其他退求已而自省信用薄而才劣奉周任

之格言敢陳力而就列幾陋身之不保尚奚擬於明
哲仰衆妙而絶思終優游以養拙

悼亡賦 一

伊良嬪之初降幾二紀以迄茲　兩門之不造備荼
毒而嘗之嬰生艱之至極又薄命而早終含芬華之
芳烈翩零落而從風神飄忽而不反形安得而久安
襲時服於遺質表鉛華於餘顔問筵賔之何期霄過
分而參閑詎幾時而見之目眷戀以相屬聽轍人之
唱籌來聲叫以連續闋冬夜之恒長何此夕之一促

且伉儷之片合垂明哲乎嘉禮苟此義之不謬乃全
身之半體吾聞喪禮之在妻謂制重而哀輕既履冰
而知寒吾今信其緣情夕既昏兮朝既清延爾族兮
臨後庭入空室兮望靈座帷飄飄兮燈熒熒燈熒熒
兮如故帷飄飄兮若存物未改兮人已化饋生塵兮
酒停樽春風兮泮氷初陽兮戒温逝遒遥兮浸遠嗟
煢煢兮孤魂

懐舊賦 幷序

余十二而獲見於父友東武戴侯揚君始見知名

遂申之以婚姻而道元公嗣亦隆世親之愛不幸
短命父子凋殞余既有私艱且尋役於外不歷嵩
丘之山者九年于茲矣今而經焉慨然懐舊而賦
之曰

啓開陽而朝邁濟清洛以徑度晨風凄以激冷夕雪
暠以掩路轍含氷以滅軌水漸軔以凝冱塗艱屯其
難進日晼晚而將暮仰睎歸雲俯鏡泉流前瞻太室
傍睇嵩丘巖巖雙表列列行楸既興慕於戴侯亦悼
元而哀嗣墳壘壘以接隴栢森森以攢植何逝没之

相尋曾舊草之未具余總角而獲見承戴侯之清塵
名余以國士眷余以嘉姻自祖考而隆好逮二子而
世親歡携手以偕老庶報德之有隣今九載而一來
空館閴其無人陳荄被於堂除舊圃化而爲薪步庭
廡以徘徊涕泫流而霑巾宵展轉而不寐驟長嘆以
達晨獨鬱結其誰語聊綴思於斯文

寡婦賦 并序

樂安任子咸有韜世之量與余少而歡焉雖兄弟
之愛無以加也不幸弱冠而終良友既沒何痛如
之其妻又吾姨也少喪父母適人而所天又殞孤
女藐焉始孩斯亦生民之至艱而荼毒之極哀也
昔阮瑀既没魏文悼之並命知舊作寡婦之賦余
遂擬之以叙其孤寡之心焉其辭曰

嗟余生之不造兮哀天難之匪忱少伶俜而偏孤痛
忉怛以摧心覽寒泉之遺歎兮詠蓼莪之餘音 長
感以永慕兮思彌遠而逾深伊女子之有行兮爰奉
嬪於高族承慶雲之光覆兮荷君子之惠渥顧葛藟
之蔓延兮託微莖於樛木懼身微而施重兮若履氷

而臨谷遵義方之明訓兮憲女史之典戒奉蒸嘗以
效順兮供灑掃以彌載彼詩人之攸歎兮徒願言而
心瘁何遺命之奇薄兮遘天禍之未悔榮華曄其始
茂兮良人忽以捐背靜闔門以窮居兮塊煢獨而靡
依易錦茵以苫席兮代羅幬以素帷命阿保而就列
兮覽巾箑以舒悲口鳴咽以失聲兮淚横迸而霑衣
愁煩冤其誰告兮提孤孩於坐側時曖曖以向昏兮
日杳杳以西匿雀群飛而赴楹兮雞登棲而歛翼歸
空館而自憐兮撫衾裯而嘆息思纏綿以瞀亂兮心
摧傷以愴惻曜靈曄而遄邁兮四節運而推移天凝
露以降霜兮木葉落而隕枝仰神宇之寥寥兮瞻靈
衣之披披退幽悲於堂隅兮進獨拜於林垂耳傾想
於疇昔兮目彷彿乎平素雖冥冥而罔覿兮猶依依
以憑附痛存亡之殊制兮將遷神而安厝龍轜儼其
星駕兮飛旐翩以啟路輪按軌以徐進兮馬悲鳴而
踟顧潛靈邈其不反兮殷憂結而靡訴睎形影於几
筵兮馳精爽於丘墓自仲秋而在疚兮踰履霜以踐
氷雪霏霏而驟落兮風瀏瀏而夙興雷泠泠而夜下

兮心溓溓以微凝意惚怳以遷越兮神一夕而九升
庚浸遠而哀降兮情惻惻而彌甚願假夢以通靈
日烱烱而不寢夜漫漫以悠悠兮寒淒淒以凜凜氣
憤薄而乘胸兮涕交橫而流枕亡魂逝而永遠兮時
歲忽其遒盡容貌儡以頓顇兮左右凄其相慜感三
良之殉秦兮并捐生而自引鞠稚子於懷抱兮嗟低
佪而不忍獨指景而心誓兮雖形存而志殞重曰仰
皇穹兮歎息私自憐兮何極省微身兮孤弱顧稚子
兮未識如涉川兮無梁若凌虛兮失翼上瞻兮遺像

下臨兮泉壤窈冥兮潛翳心存兮目想奉虛坐兮肅
清愬空宇兮曠朗廓孤立兮顧影塊獨言兮聽響顧
影兮傷摧聽響兮增哀遙逝兮逾遠緬邈兮長乖四
節流兮忽代序歲云暮兮日西頹霜被庭兮風入室
夜既分兮星漢廻夢良人兮來遊若閶闔兮洞開怛
驚悟兮無聞超惝怳兮慟懷慟懷兮奈何言陟兮山
阿墓門兮肅肅修隴兮峨峨孤鳥嚶兮悲鳴長松萋
兮振柯哀鬱結兮交集淚橫流兮滂沲蹈恭姜兮明
誓詠柏舟兮忽伐終歸骨於山足存憑託兮餘華要
吾君兮同穴之死矢兮靡佗

潘黃門集卷第二終

潘黃門集卷第三

晉　京兆潘　岳著
明　河東呂兆禧校

賦三

登虎牢山賦

辭京輦兮遥邁將遠遊兮東夏朝發軔兮帝墉夕結軌兮中野憑修坂兮停車臨寒泉兮飲馬眷故鄉之遼隔思紆軫以鬱陶步玉趾以升降凌汜水兮登虎牢覽河洛之二川眺成平之雙阜崇嶺驫以崔崒幽谷豁以窐寥路逶迤以迫隘林廓落以蕭條爾乃仰蔭嘉木俯藉芳卉青煙鬱其相望棟宇標以鱗萃彼登山而臨水因先喆之所哀矧去鄉而離家邈長辭而遠乖望歸雲以歎息腸一日而九廻良勞者之詠事爰寄言以表懷

滄海賦

徒觀其狀也則湯湯蕩蕩瀾漫形沈流沫千里懸水萬丈測之莫量其深望之不見其廣無遠不集靡幽不通群谿俱息萬流來同含三河而納四瀆朗五湖而夕九江陰霖則興雲降雨陽霽則吐霞曜日煑水而鹽成剖蚌而珠出其中有蓬萊名嶽青丘奇山阜陵別島嵔瓌其間其山則嵥嶭崔嵬嵯峨降屈披滄流以特起擢崇基而秀出其魚則有吞舟鯨鯢鮒鱗龍鬚蜂目豹口狸班雉軀惟體異名不可勝圖其蟲獸則素蛟丹虬元龜靈鼉脩鼉巨鼈紫貝螣蛇玄螭蚴虬赤龍焚蘊遷體改角推舊納新舉扶搖以抗翼泛陽侯以濯鱗其禽鳥則鷗鴻鶤鸛鴐鶩鵁鶄朱背煒燁縹翠葱菁詳察波浪之來往遍聽奔激之音響力勢之所廻薄潤澤之所彌廣普天之極大橫率土而莫兩

狹室賦

歷甲第以遊觀旋陋巷而言歸伊余館之褊狹良窮弊而極微閣了戾以互掩門崎嶇而外扉室側戶以攢楹檐接柜而交榱當祝融之御節熾朱明之隆暑沸體惄其如鑠珠汗揮其如雨若乃重陰晦冥天威震曜漢潦沸騰叢溜一一潎白竈爲之沉溺器用爲之浮漂彼處貧而不怨嗟生民之收難匪廣厦之足榮

有切身之近患青陽萌而畏暑白藏兆而懼寒獨咦道而不悶喟然向其時歎

笙賦

河汾之寶有曲沃之懸匏焉鄒魯之珍有汶陽之孤篠焉若乃縣蔓紛敷之麗浸潤靈液之滋隅隈夷險之勢禽鳥棲集之嬉固衆作者之所詳余可得而略之也徒觀其制器也則審洪纖面短長剡生簳裁熟簧設宮分羽經徵列商泄之反謐厭焉乃揚管擠羅而表列音要妙而含清各守一以司應統大魁以爲

笙基黄鍾以舉韻望儀鳳以擢形寫皇翼以揷羽摹鸞音以厲聲如鳥斯企翾翾岐岐明珠在咮若銜若垂脩檛内辟餘簫外逶駢田獵攦鯽鰿參差於是乃有始泰終約前榮後悴激憤於今賤永懷乎故貴衆滿堂而飲酒獨向隅而掩淚援鳴笙而將吹先嗢噦以理氣初雍容以安暇中拂鬱以怫惘終嵬峩以蹇諤又颯遝而繁沸罔浪孟以惆悵若欲絶而復肆懰懰攦以奔邀似將放而中匱愀愴惻淢虺韡煜熠汎滛汜豔霅曄岌岌或案衍夷靡或竦勇剽急或既往不反或已出復入徘徊布濩渙衍葺襲舞既蹈而中輟節將撫而不及樂聲發而盡室歡悲音奏而列坐泣擢纖翮以震幽簧越上筩而通下管應吹噏以往來隨抑揚以虛滿勃慷慨以憀亮顧躊躇以舒緩輟張女之哀彈流廣陵之名散詠桃園之夭夭歌棗下之纂纂歌曰棗下纂纂朱實離離宛其死矣化爲枯枝人生不能行樂死爲以虛謚爲爾乃引飛龍鳴鵾雞雙鴻翔白鶴飛子喬輕舉明君懷歸荆王喟其長吟楚妃歎而增悲夫其悽唳辛酸嚶嚶關關若離鴻

之鳴子也含啁嘈諧雍雍喈喈若羣鶵之從母也郁將刻悟泓宏融裔哇咬嘲哳壹何察惠訣厲悄切又何磬折若夫時陽初暖臨川送離酒酣徒擾樂闋日移疎客始闌主人微疲弛絃韜籥徹塤屏篪爾乃促中筵携友生解嚴顔擢幽情披黄苞以授甘傾縹瓷以酌醽光妓儼其階列雙鳳嘈以和鳴晉野悚而投琴況齊瑟與秦箏新聲變曲奇韻横逸縈纏歌鼓網羅鐘律爛熠爚以放豔鬱蓬勃而氣出秋風詠於燕路天光重於朝日大不踰宫細不過羽唱發章夏導

揚韶武協和陳宋混一齊楚邇不逼而遠無攜聲成文而節有序彼政有失得而化以醇薄樂所以移風於善亦所以易俗於惡故絲竹之器未改而桑濮之流已作惟簧也能研羣聲之清惟笙也能總衆清之林衛無所措其邪鄭無所容其淫非天下之和樂不易之德音其孰能與于此乎

相風賦

混元怳其初判二氣變而無窮動靡微而不兆象有始而必終思先天而不違立成器以相風棲靈鳥於

帝庭似月離乎紫宮飛輕羽於竿杪若鸞翔乎雲中廣莫興而習坎景風發而逆離閶闔揚而曲指明庶起而東移

射雉賦 并序

余徙家於琅琊其俗實善射聊以講肄之餘暇而習媒翳之事遂樂而賦之

涉青林以遊覽兮樂羽族之羣飛聿采毛之英麗兮有五色之名翬厲耿介之專心兮奓雄豔之姱姿巡丘陵以經畧兮畫墳衍而分畿於是青陽告謝朱明肇授靡木不滋無草不茂初莖蔚其曜新陳柯槭以改舊天泱泱以垂雲泉涓涓而吐溜麥漸漸以擢芒雉鷕鷕而朝雊既箱籠以揭驕睨驍媒之變態奮勁骹以角槎瞵悍目以旁睞鶯綺翼而頳撾灼繡頸而袞背鬱軒翥以餘怒思長鳴以効能爾乃擊揚挂翳停僮葱翠緑柏參差文翩鱗次蕭森繁茂婉轉輕利衷料戾以徹鑒表厭躡以密緻恐吾游之晏起慮原禽之罕至甘疲心於企想分倦目以寓視何調翰之喬桀邈疇類而殊才侯翳舉而清叫野聞聲而應媒

褰微罟以長眺已踉蹌而徐來摛朱冠之赩赫敷藻翰之陪鰓首葯緑素身拖黼繪青鞦莎靡丹臆蘭綷或蹶或啄時行時止斑尾揚翹雙角特起良遊呃喔引之規裏應叱愕立擢身竦峙捧黃間以密彀屬剛挂以潛擬倒禽紛以迸落機聲振而未已山鷩悍害焱迅已甚越壑凌岑飛鳴薄廪擎牙低鏃心平望審毛體摧落霍若碎錦逸羣之儁擅場挾兩櫟雌妬異倏來忽往忌上風之餮切畏映日之儻朗屏發布而累息徒心煩而伎懩伊義鳥之應機啾擭地以厲響

彼聆音而逕進忽交距以接壤形盈慮以美發紛首
頹而膺仰或乃祟墳夷靡農不易壟稀菽叢糅翳薈
蓁茸鳴雄振羽依於其冢降丘以馳敵雖形隱而草
動瞻挺禨之傾搏意忿躍以振踊瞰出苗以入埸愈
情駭而悚望　厭合而翳晶雉挾肩而旋踵欣悆志
之精銳擬青顱而點項亦有目不步體邪䟣旁剔靡
聞而驚無見自鶩周環迴復繚繞盤辟戾翳旋把縈
隨所歷彳亍中輟發焉中鏑前剡重層傍截疊翮若
夫多疑少決膽裂心悁內無固守出不交戰來若處

子去如激電闐閭繫葉慎歷乍見於是筭分銖商逐
遛撥懸乃騁絕伎如檮如軒不高不埤當味值胷裂
膝破背夷險殊地馴龐異變昃不暇食夕不告勸昔
賈氏之如皋始解顏於一箭醜夫為之改貌憾妻為
之釋怨彼遊田之致獲咸乘危以馳騖何斯藝之安
逸嗟禽從其巳豫清道而行擇地而住尾餙鏖而在
服肉登組而承御豈唯皂隸此焉君舉若乃耽盤流
遁放心不移忘其身恤司其雄雌樂而無節端操或
虧此則老氏之所誡而君子之所不為

螢火賦

羽太陰之玄昧抱夜光以清遊熲若飛電之宵逝慧
似移星之雲流動集陽暉灼如隋珠熠熠熒熒若丹
英之照葩飄飄熲熲若流金之在沙載飛載止光色
孔嘉無聲無臭明影暢遐歘朝霞於曠野庇一葉之
垂柯無干欲於萬物豈顧惜于網羅至夫重陰之夕
風雨瞋瞋萬物眩惑翩翩獨征奇姿燎朗在陰益榮
猶賢哲之處時時昏昧而道明若蘭香之在幽越群
臭而彌馨隨陰陽以飄飄非飲食之是營問螽斯之

無忌希夷惠之清貞美微蟲之琦瑋援形筆以為銘

河陽庭前安石榴賦 并序

石榴者天下之奇樹九州之名果也是以屬文之
士敘而賦之

仰天路而高睇顧隣國以相望位莫微於宰邑館莫
陋于河陽雖小縣陋館可以遨遊實有嘉木曰安石
榴修條外暢榮幹內樛扶疏偃蹇冉弱紛柔於是暮
春告謝朱夏戒初新莖擢潤膏葉垂腴曾華曄以先
越含榮鶵其方敷丹暉綴於朱房緗的點乎紅鬚煌

煌熚焯熠爚委累似玩瑣之棲鄧林若珊瑚之映絳水光明燐爛含丹耀紫味滋芳神色麗瑱瑿遥而望之煥若隋珠耀重淵詳而察之灼若列星出雲間汁房同模千子如一御渴療饑解酲止　既乃擯乎狹庭載阨載褊土階無等肩牆惟淺壁衣蒼苔瓦被駁蘚處悴而榮在幽彌顯其華可玩其實可珍羞于王公薦于鬼神豈伊仄陋用渝厥貞果猶如之而况於人

橘賦并序

余齋前橘樹冬夏再熟聊爲賦云爾

嗟嘉卉之芬華信氛氳而芬馥既蓊茸而萎蕤且參差而𧷤矗巳鬱鬱而冬茂亦離離而夏熟至如廣命賓客歷覽遊觀三清既設百味星爛炫燿乎王案照曜於金盤故成都美其家園江陵重其千樹既見稱於陸言亦標名乎馬賦

蓮花賦

偉玄澤之普衍嘉植物之並敷遊莫美于春臺華莫盛于芙蕖於是惠風動冲氣和睨清池翫蓮花舒綠葉挺纖阿結綠房列紅葩仰含清液俯濯素波脩柯婀娜柔莖苒蒻流風徐轉廻波微激其望之也曄若皦日燭崑山其節之也晃若盈尺映藍田

芙蓉賦

蔭蘭池之豐沼育沃野之上腴課衆榮而比觀煥卓犖而獨殊神膺雲布舒吒星羅光擬燭龍色奪朝霞丹煇拂紅飛鬚垂的斐技艷赫散煥熠爚流芬賦采風靡雲旋布濩磊落蔓衍夭閑發清陽而增媚潤白玉而加鮮

秋菊賦此篇一作潘尼

垂采煒於芙蓉流芳越乎蘭林遊女望榮而巧笑鵷鴒遂集而弄音若乃真人採其實王母接其葩或充虛而養氣或增妖而揚娥既延期以永壽又蠲疾而

潘黃門集卷第四

晉　東平潘　岳著

明　河東呂兆禧校

詩四言

關中詩十六首

於皇時晉受命既固三祖在天聖王紹祚德博化光
刑簡枉錯微火不戒延我寶庫

其一

蠢爾戎狄狡焉思肆虞我國眚窺我利器岳牧慮殊

威懷理二將無專策兵不素肄

其二

翹翹趙王請徒三萬朝議惟疑未逞斯願桓桓梁征
高牙乃建旗蓋相望偏師作援

其三

虎視眈眈威彼好時素甲日曜玄幕雲起誰其繼之
夏侯卿士惟係惟處別營基時

其四

夫豈無謀戎士承平守有完郛戰無全兵鋒交卒奔

孰免孟明飛檄秦郊告敗上京

其五

周徇師令身膏氐斧人之云亡貞節克舉盧播違命
投畀朔土爲法受惡誰謂荼苦

其六

哀此黎元無罪無辜肝腦塗地白骨交衢夫行妻寡
父出子孤俾我晉民化爲狄俘

其七

亂離斯瘼日月其稔天子是矜旰食晏寢主憂臣勞

孰不祗懔愧無獻納尸素以甚

其八

皇赫斯怒爰整精銳命彼上谷指日遄逝親奉成規
稜威遐厲首陷中亭揚聲萬計

其九

兵固詭道先聲後實聞之有司以萬爲一紂之不弃
我未之必虛皛湳德謬彰甲吉

其十

雍門不啟陳汧危偪覩逐虎奮感恩輸力重圍克解

危城載邑豈曰無過功亦不測

其十一

情固萬端于何不有紛紜齊萬亦孔之醜曰納其降
曰梟其首疇真可掩孰僞可久

其十二

既徵爾辭既蔽爾訟當乃明實否則證空好爵既靡
顯戮亦從不見竇林伏尸漢邦

其十三

周人之詩寔曰采薇北難獫狁西患昆夷以古況今
何足曜威徒愍斯民我心傷悲

其十四

斯民如何荼毒于秦師旅既加饑饉是因癘疫淫行
荆棘成榛絳陽之粟浮於渭濱

其十五

明明天子視民如傷申命群司保我封疆靡暴於衆
無陵于强惴惴寡弱如熙春陽

其十六

爲賈謐作贈陸機 十一首

肇自初創二儀絪縕粤有生民伏羲始君結繩闡化
八象成文芒芒九有區域以分

其一

神農更王軒轅承紀畫野離疆爰封衆子夏殷既襲
宗周繼祀緜緜瓜瓞六國互峙

其二

强秦兼幷吞滅四隅子嬰面櫬漢祖膺圖靈獻微弱
在涅則渝三雄鼎足孫啟南吳

其三

南吳伊何僭號稱王大晉統天仁風遐揚僞孫銜璧
奉土歸疆婉婉長離凌江而翔

其四

長離云誰咨爾陸生鶴鳴九臯猶載厥聲況迺海隅
播名上京爰應旌招撫翼宰庭

其五

儲皇之選實簡惟良英英朱鸞來自南岡曜藻崇正
玄冕丹裳如彼蘭蕙載採其芳

其六

潘岳作鎮輔我京室旋反桑梓帝弟作弼或云陶

清塗攸失吾子洗然恬澹自逸

其七

廊廟惟清俊乂是延擢應嘉舉自國而遷齊轡群龍

光讚納言優游省闥珥筆華軒

其八

昔余與子繾綣東朝雖禮以賓情同友僚嬉娛絲竹

撫鞞舞韶修日朗月携手逍遥

其九

自成離群二周於今雖簡其面分著情深于其超矣

實慰我心發言爲詩俟望好音

其十

欲崇其高必重其層立德之柄莫匪安恒在南稱柑

度北則橙崇子鋒頴不頽不崩

其十一

家風詩

綰髮綰髮〻亦鬢止日祗日祗敬亦慎止靡專靡有

受之父母鳴鶴匪和析薪弗荷隱憂孔疚我堂靡構

義方既訓家道頴頴豈敢荒寧一日三省

於賈謐坐講漢書

治道在儒弘儒由人顯允魯侯文質彬〻筆下摛藻

席上敷珍前疑惟辨舊史惟新惟新爾史既辨爾疑

延我寮友講此微辭

送別王世胄 一作送王堪

堪爲成都王軍司馬岳送至北邙別作詩

微微髮膚受之父母哉我王侯中外之首子親伊姑

我父唯舅

又

朱鑣既揚四轡既整駕言餞行告辭芒嶺情有遷延

日無餘景迴轅南翔心焉北騁

離合詩

佃漁始化人民穴處意守醇樸音應律呂 思 桑梓被

原卉木在野錫鸞未設金石允舉 楊 害咎蠲消吉德

流普谿谷可安奚作棟宇 谷 嫣然以喜焉懼外侮 熙

神委命已求多祜 姬 歎彼季末口出擇詞誰能忍誠

言喪厥所 誰 壟亞之諺能睿嚴阻敬義崇亂少長失

敘补

詩 五言

金谷集作詩

王生和鼎實石子鎮海沂親友各言邁中心悵有違
何以叙離思携手游郊畿朝發晋京陽夕次金谷湄
迴谿縈曲阻峻坂路威夷綠池泛淡淡青柳何依依
濫泉龍鱗瀾激波連珠揮前庭樹沙棠後園植烏椑
靈囿繁石榴茂林列芳梨飲至臨華沼遷坐登隆坻
玄醴染朱顏但愬杯行遲揚桴撫靈鼓簫管清且悲

春榮誰不慕歲寒良獨希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

河陽縣作 二首

微身輕蟬翼弱冠忝嘉招在疚妨賢路再升上宰朝
猥荷公叔舉連陪厠王僚長嘯歸東山擁耒耨時苗
幽谷茂纖葛峻巖敷榮條落英隕林趾飛莖秀陵橋
卑高亦何常升降在一朝徒恨良時泰小人道遂消
譬如野田蓬斡流隨風飄昔倦都邑遊今掌河朔徭
登城眷南顧凱風揚微綃洪流何浩蕩脩芒鬱苕嶤
誰謂晋京遠室邇人實遼誰謂宰邑輕令名患不劭
人生天地間百年孰能要颎如激石火瞥若截道飈
齊都無遺聲桐鄉有餘謡福謙在純約害盈在矜驕
雖無君人德視民庶不恌

其一

日夕陰雲起登城望洪河川氣冐山嶺驚湍激巖阿
歸鴈映蘭畤游魚動圓波鳴蟬厲寒音時菊耀秋華
引領望京室南路在伐柯大夏緬無覿崇芒鬱嵯峨
總總都邑人擾擾俗化訛依水類浮萍寄松似懸蘿
朱博糾舒慢楚風被琅琊曲蓬何以直託身依叢麻

黔黎竟何常政成在民和位同單父邑愧無子賤歌
豈敢陋微官但恐忝所荷

其二

在懷縣作 二首

南陸迎脩景朱明送末垂初伏啓新節隆暑方赫羲
朝想慶雲興夕遲白日移揮汗辭中宇登城臨清池
涼飈自遠集輕襟隨風吹靈囿曄華果通衢列高椅
瓜瓞蔓長苞薑芋紛廣畦稻栽肅芊芊黍苗何離離
虛薄乏時用位微名日卑驅役宰兩邑政績竟無施

自我違京輦四載迄於斯器非廊廟姿屢出固其宜
徒懷越鳥志眷戀想南枝
其一
春秋代遷逝四運紛可喜寵辱易不驚戀本難為思
我來氷未泮時暑忽隆熾感此還期淹歎彼年往駛
登城望郊甸游目歷朝市小國寡民務終日寂無事
白水過庭激綠槐夾門植信美非吾土祇攪懷歸志
眷然顧鞏洛山川邈離異顧言旋舊鄉畏此簡書忌
祗奉社稷守恪居處職司

其二

內顧詩 二首

靜居懷所歡登城望四澤春草鬱青青桑柘何奕奕
芳林振丹榮淥水激素石初征氷未泮忽焉振絺綌
漫漫三千里迢迢遠行客馳情戀朱顏寸陰過盈尺
夜愁極清晨朝悲終日夕山川自悠永願言良不獲
別嬪訴歸期雲沉不可釋

其一 別嬪二句王臺作引領訊歸雲沈思不可釋

獨悲安所慕人生若朝露綿邈寄絕域眷戀想平素
爾情既來追我心亦還顧形體隔不達精爽交中路
不見山上松隆冬不易故不見澗邊柏歲寒守一度
無謂希見疎在遠分彌固

其二

悼亡詩 三首

荏苒冬春謝寒暑忽流易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
私懷誰克從淹留亦何益僶俛恭朝命迴心反初役
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歷幃屏無髣髴翰墨有餘跡
流芳未及歇遺挂猶在壁悵怳如或存周惶忡驚惕

如彼翰林鳥雙棲一朝隻如彼游川魚比目中路析
春風緣隙來晨霤承簷滴寢息何時忘沉憂日盈積
庶幾有時衰莊缶猶可擊

其一

皎皎窗中月照我室南端清商應秋至溽暑隨節闌
凜凜涼風升始覺夏衾單豈曰無重纊誰與同歲寒
歲寒無與同朗月何朧朧展轉眄枕席長簟竟牀空
牀空委清塵室虛來悲風獨無李氏靈髣髴覩爾容
撫衿長歎息不覺涕霑胸霑胸安能已悲懷從中起

寢興目存形遺音猶在耳上慙東門吳下愧蒙莊子賦詩欲言志此志難具紀命也可柰何長戚自令鄙

其二

曜靈運天機四節代遷逝淒淒朝露凝烈烈夕風厲柰何悼淑儷儀容永潛翳念此如昨日誰知已卒歲改服從朝政哀心寄私制茵幬張故房朔望臨爾祭爾祭詎幾時朔望忽復盡衾裳一毀撤千載不復引亹亹朞月周戚戚彌相愍悲懷感物來泣涕應情隕駕言陟東阜望墳思紆軫徘徊墟墓間欲去復不忍徘徊不忍去徙倚步踟躕落葉委埏側枯荄帶墳隅孤魂獨煢煢安知靈與無投心遵朝命揮涕強就車誰謂帝宮遠路極悲有餘

其三

哀詩

漼如葉落樹邈若雨絕天雨絕有歸雲葉落何連山時氣冒岡領長風鼓松栢堂虛聞鳥聲室暗如日夕晝愁奄逮昏夜思忽終昔展轉獨悲窮泣下沾枕席人居天地間飄若遠行客先後詎能幾誰能弊金石

思子詩

造化甄品物天命代虛盈柰何念稚子懷奇隕幼齡追想存髣髴感悼傷中情一往何時還千載不復生

閣柱謠 世說作和嶠鞅裴楷鞦王濟剔嬲不得休云

閣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鞦和嶠刺促不得休

潘黃門集卷第五

晉　東牟潘　岳著

明　河東呂兆禧校

議　頌　箴　贊　訓　誄

九品議

天生蒸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勿失其性君不獨治於是乎建牧立監陳其輔佐故曰天工人其代之然則高官厚祿非明崇賢所以興治卑位下役非為上愚所以供職雖或開榮辱之門有爭競之弊而百王

莫之能易者此道不可以二故也方今天下隆平四海攸同薦賢達善各以類進夫觀民宣化為治之本雖實小邑猶須其人又中正之身優劣懸殊苟知人者智則不知者謬矣莫如達官各舉其屬萬嶽九列朝所取信郡守雖輕有刺史薦舉之當否實司其事考績累名施黜陟焉進賢受賞不進賢甘戮沮士人明為人自為謗戾公道大行而私謁息矣

上客舍議

由之逆旅久矣其所由來行者賴以頓止居者薄收其直交易貿遷各得其所官無役賦因人成利惠人百姓而公無末費語曰許由辭帝堯之命而舍於逆旅外傳曰晉陽處父過甯嬴於逆旅魏武皇帝亦以為宜其詩曰逆旅整設以通商賈然則自堯到今未有不得客舍之法唯商鞅尤之固非聖世所言也方今四海會同九服納貢八方翼翼公私滿路近畿輻輳客舍亦稠冬有溫廬夏有京蔭芻秣成行器用取給疲牛必投乘涼近進發槅寫鞍皆有所聒又諸劫盜皆起於迴絕止乎人眾十里蕭條則奸軌生心連

陌接館則寇情震懾且聞聲有救已發有追不救有罪不追有戮禁暴捕亡恒有司存凡此皆客舍之益而官攤之所乏也又行者貪路告糴炊爨皆以昏晨盛夏晝熱又兼星夜既限早閉不及攤門一避晚關逆逐路隅祇是慢藏誨盜之原苟以客舍多敗法教官守棘攤獨復何人彼河橋孟津解券輸錢高第賢察數入校出品郎兩岸相檢猶懼或失之故懸以祿利許以功報今賤吏疲人獨專攤稅管開閉之權藉不校之勢此道路之蠹奸利所殖也率歷代之舊俗

獲行留之懽心使客舍灑掃以待征旅擇家而息个
非衆庶顒顒之望

許由頌

邈哉許公執真履貞辭尧天下抱樸隱形川停岳峙
澹泊無營棲遲高山與世靡爭虗薄不任來宰斯城
愧無惠化報産之政我我治所樂慕其名登其道遥
來過暮庭通於時憲頃遑不盈恨無旨酒與公之人
死而不朽公其有榮聊述雅美揚公馨聲

荅新婚箴

女實存色男實好德德在正色色在不惑故新舊兼
弘義由理得君子過慝一巳明箴防微測微文麗旨
深敬納嘉誨敢酬德音

故太常任府君畫賛

堂堂我君鑒象開慶逸德宜猷含真履素味道無悶
守終純固乎與爰集撫翼清舉翰飛公庭龍升天路
矜長方國流化千里遂管秘籍辨章舊史入登常伯
出作入士外内惟允庶績咸理中節日新令聞不巳
濟濟儒林翼翼國子

兩家銅人訓

言之有滅託乎多士言之不滅絶之由巳無曰莫傳
宣于四海無曰莫聞響振萬里樞機之發榮辱之徵
然豈在大纖介是興

楊荊州誄并序

維咸寧元年夏四月乙丑晉故折衝將軍荊州刺
史東武戴侯滎陽楊使君薨嗚呼哀哉夫天子建
國諸侯立家選賢與能政是以和周賴尚父殷憑
太阿矯矯楊侯晉之爪牙忠節克明茂績維嘉將

宏王畧肅清荒遐降年不永玄首未華銜恨沒世
命也柰何嗚呼哀哉自古在昔有生必死身沒名
垂先哲所韙行以號彰德以述美敢託旒旗爰作
斯誄其辭曰

邈矣遠祖系自有周昭穆繁昌枝庶分流族始伯喬
氏出楊侯奕世不顯允廸大猷天厭漢德龍戰未分
伊君祖考方事之殷鳥則擇木臣亦簡君投心外朝
策名委身奮躍淵塗跨騰風雲或統驍騎或據領軍
篤生戴侯茂德繼期纂戎洪緒克構堂基弱冠味道

無競惟時孝實蒸蒸友亦怡怡多才豊藝彊記洽聞
目睇毫末心筭無垠草隸無害尺牘必珍足不不行
手不釋文翰動若飛紙落如雲學優則仕乃從王政
蹼發輝臨軹作令化行邑里惠洽百姓越登司官
肅我朝命惟此大理國之憲章君蒞其任視民如傷
庶獄明慎刑辟端詳聽參皐呂稱侔于張敀授農政
于彼野王倉君盈庾億國富兵强煌煌文后鴻漸晉室
君以兼資參戎作弼用錫土宇膺茲顯秩青社白茅
赤朱其祓魏氏順天聖皇受終烈烈楊侯實綜禁戎

司管閶闔清我帝宮苛山不作穆如和風謂督勳勞
班命彌崇茫茫海岱玄化未周滔滔江漢疆埸分流
秉文兼武時惟楊侯既守東莞乃牧荊州折衝萬里
對揚王休聞善若驚疾惡如讎示威示德以伐以柔
吳夷凶侈僞師畏逼將乘讎釁席卷南極繼褰糧盡
神謀不忒君子之過引曲推直如彼日月有時則食
負執其咎功讓其力亦既旋旆爲法受黜退守丘管
杜門不出游目典墳縱心儒術祈祈縉紳升堂入室
靡事不咨無疑不質位貶道行身窮志逸弗慮弗圖

乃寢乃疾昊天不弔景命其卒嗚呼哀哉子大作
遺言城郢史魚諫衛以尸顯政伊君臨終不忘忠敬
寢伏床蓐念在朝廷朝達其辭夕隕其命聖王嗟悼
寵贈衾襚誄德策勳考終定謚八辟動懍邦族揮淚
孤嗣在疚寮屬含悴赴者同哀路人增欷嗚呼哀哉
余以頑蔽覆人重陰仰追先考執友之心俯感知己
十達之深承諱忉怛涕淚霑襟豈忘載奔憂病是沈
在疚不省於亡不臨舉聲增慟哀有餘音嗚呼哀哉

楊仲武誄 幷序

楊經字仲武滎陽宛陵人也中領軍蕭侯之曾孫
荊州刺史戴侯之孫東武康侯之子也八歲喪父
其母鄭氏光祿勳密陵成侯之元女操行甚高恤
養幼孤以保久大家而免諸艱難戴侯康侯多所
論著又善草隸之藝子以妙年之秀固能總覽義
旨而軌式模範矣雖舅氏隆盛而孤貧守約心安
陋巷體服非薄余甚奇之若乃清才儁茂盛德日
新吾見其進未見其已也既籍三葉世親之恩而
子之姑予之伉儷焉往歲卒於德宮里喪服周次

綢繆累月苟人必有心此亦欵誠之至也不幸短
命春秋二十九元康九年夏五月巳亥卒嗚呼哀
哉乃作誄曰
伊子之先奕葉熙隆惟祖惟曾載揚休風顯考無祿
早終名噐雖光勳業未融篤生吾子誕茂淑姿克岐
克嶷知章知微鉤深探賾味道研幾匪直也人邦家
之輝子之遘閔曾未齓髫如彼危根當此衝飈德之
休明靡幽不喬弱冠流芳儁聲清劭爾勇惟榮爾宗
惟粹幼秉殊操違豐安匱撰録先訓俾無隕墜舊文

新藝罔不必肆潘揚之穆有自來矣矧乃今日慎終
如始爾休爾戚如實在巳視予猶父不得猶子敬亦
既篤愛亦既深雖殊其年實同厥心日昃景西望子
朝陰如何短折背世湮沈嗚呼哀哉寢疾彌留守茲
孝友臨命忘身顧戀慈母哀哀慈母痛心疾首噭噭
同生悽悽諸舅春蘭擢莖芳茂其華荊寶挺璞將剖
於和含芳委耀毀璧摧柯嗚呼仲哉痛哉奈何德宮
之艱同次外寢惟我與爾對筵接枕自時迄今曾未
盈稔姑姪繼隕何痛斯甚嗚呼哀哉披帙散書屢覩

遺文有造有寫或草或眞執玩周復想見其人紙汙
于手涕霑于襟龜筮既襲坎隧既開痛矣楊子與世
長乖朝濟洛川夕次山隈歸鳥頡頏行雲徘徊臨穴
永訣撫櫬盡哀遺形莫紹增慟余懷覔今往矣梁木
實摧嗚呼哀哉

夏侯常侍誄并序

夏侯湛字孝君譙國譙人也少知名弱冠辟太尉
府掾賢良方正徵爲太子舍人尚書郎野王令中
書郎南陽相家艱乞還頃之選爲太子僕未就命

而世祖崩天子以爲散騎常侍從斑列也春秋四
十有九元康元年夏五月壬辰寢疾卒于延喜里
第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禹錫玄珪實曰文命克明克聖光啓夏政其在於漢
邁勳惟嬰思弘儒業小大雙名顯祖曜德牧兖及荊
父守淮岱治亦有聲英英夫子灼灼其儁飛辯摛藻
華繁玉振如彼隋和發彩流潤如彼錦繢列素點絢
人見其表莫測其裏徒謂吾生文勝則史心照神交
唯我與子且歷少長逮觀終始子之承親孝齊閔參

子之友悌和如瑟琴事君直道與朋信心雖寡唱
猶賞爾音弱冠厲翼羽儀初升公号既招皇輿乃徵
内贊兩宮外宰黎蒸忠節允著清風載興泱彼樂都
寵子惟王設官建輔妙簡邦良用取喉舌相爾南陽
惠訓不倦視人如傷乃眷北顧辭祿延賓余亦偃息
衹事明時疇昔之游二紀于茲斑白携手何歡如之
居吾語汝衆實勝寡人惡傷黑俗疵文雅執戟疲揚
長少按賈無謂爾高耻居物下子乃洗然變色易容
慨然歎曰道固不同爲仁由己匪我求蒙誰毀誰譽

何去何從莫涅匪緇莫磨匪磷子獨正色居屈志伸
雖不爾以猶致其身獻替盡規媚茲一人讜言忠謀
世祖是嘉將僕儲皇奉轡承華先朝未命聖列顯加
入侍帝闈出光厥家我聞積善人降之吉宜享遐紀
長保天秩如何斯人而有斯疾曾未知命中年隕卒
嗚呼哀哉惟爾之存匪爵而貴甘食美服重珍兼味
臨終遺誓水錫爾類歛以時襲殯不簡器誰能抜俗
生盡其養孰是養生而薄其葬淵哉若人縱心滌暢
傑操明達困而彌亮樞轄既袒容體長歸存亡求訣
逝者不追望子舊車覽爾遺衣愊抑失聲迸涕交揮
非子爲慟吾慟爲誰嗚呼哀哉日往月來暑退寒襲
零露霑凝勁風凄急慘爾其傷念我良執遊子舊館
撫孤相泣前思未弭後感仍集積悲滿懷逝矣安及
嗚呼哀哉

馬汧督誄 并序

惟元康六年秋九月十五日晉故督守關中侯扶
風馬君卒嗚呼哀哉初雍部之内屬羌反未弭而
編戶之氐又肆逆焉雖王旅致討終於殄滅而蜂

蠆有毒騷失小利俾百姓流亡頻於塗炭建威喪
元於好畤州伯宵遯乎大谿若夫偏師裨將之隕
首覆軍者蓋以十數剖符專城紆青拖墨之司奔
走失其守者相望於境秦隴之僭鞏吏爲魁既已
襲汧而館其縣子以眇爾之身介乎重圍之裏率
寡弱之衆據十雉之城羣氐如蝟毛而起四面雨
射城中城中鑿穴而處負戶而汲木石將盡樵蘇
之竭芻蕘罄絶於是乎發梁棟而用之罟以鐵鏁
機關既縱礫而又升焉爨陳焦之麥秫稆䅉之松

用能薪蒭不匱人畜取給害煙傍起櫪馬長鳴凶
醜駭而疑懼乃闕地而攻子乃命穴塹置壺罌瓶甒
以偵之將穿鄉作因焚積火薰之潛氏殲焉久之
安西之救至竞免虎口之厄全數百萬石之積文
契書于幕府聖朝疇咨進以顯秩殊以幢蓋之制
而州之有司乃以私隸數口穀十斛考訊吏兵以
櫝楚之辭連之大將軍屢抗其疏曰敦周守孤城
獨當群冦以少禦衆載離寒暑臨危奮節保穀全
城而雍州從事忌敦勳效極推小疵非所以褒奬

元功宜解敦禁劾假授詔書遽許而子固已下獄
發憤而卒也朝廷閔而傷之策書曰皇帝咨故督
守關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厲有方固守孤城危
逼獲濟寵秩未加不幸喪亡朕用悼焉今追贈牙
門將軍印綬祠以少牢魂而有靈嘉茲寵榮然絜
士之閗獄其庸致思乎若乃下吏之肆其喋害則
皆妬之徒也嗟乎妬之欺善抑亦穷首之僻也語
曰或戒其子慎無爲善言固可以希是悲夫昔乘
立之戰縣賁父御魯莊公馬驚敗績賁父曰他日
未嘗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
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乃誄之漢明帝時
有司馬叔持者白日于都市手劒父讎視死如歸
亦命史臣班固爲之誄然則忠孝義烈之流慷慨
非命而死者綴辭之士未之或遺也天子既已策
而贈之微臣託乎舊史之末敢闕其文哉乃作誄
曰
知人未易人未易知嗟茲馬生位末名卑西戎猾夏
乃奮其奇保此汧城救我邊危彼邊奚危城小粟富

子以眇身而裁其守兵無加衛墉不增築棼棼群狄
豺虎競逐䭾吏忿雎潛跱官寺齊萬虓闞震驚台司
聲勢沸騰種落煽熾旌旗雷舒戈矛林植彤珠星流
飛矢雨集惴惴士女號天以泣爨麥而炊負户以汲
累卵之危倒懸之急馬生爰發在險彌亮精貫白日
猛烈秋霜稜威可厲懦夫克壯需恩撫循寒士挾纊
蠢蠢犬羊阻衆陵寡潛隧密攻九地之下慼慼窮城
氣若無假昔命懸天今也惟馬惟此馬生才博智贍
偵以瓶壺剌以長塹鋒未見鋒火以起熖薰尸潰遁

指穴以斂木石匱竭其程空虛瞷然馬生傲若有位
罔梁爲礰柿松爲芻守不乏械櫪有鳴駒哀哀建感
身伏斧鑕　悠悠烈將覆軍喪器戎釋我徒顯誅我帥
以生易死疇克不二聖朝西顧閑右震惶分我汧虔
化爲寇糧實賴夫子思纂彌長咸使有勇致命知方
我雖末學聞之前典十世宥能表墓旌善思人愛樹
其棠勿翦勿剗乃吾子功深疑淺兩造未具儲隸盡解
就是勳庸而不獲免猾哉部司其心反側劉吾害能
醜正惡直牧人逶迤自公退食閒織鷹揚曾不戢翼

忘爾大勞猜爾小利苟莫開懷于何不至慨慨馬生
硠硠高致發憤囹圄没而猶眂嗚呼哀哉安平出奇
破齊克完張孟運籌危趙獲安汧人賴子猶彼談單
如何吝嫉摧之筆端傾倉可賞矧云私粟狄隸可頒
況曰家僕剔子雙龜貫以三木功存汧城身死汧獄
凡爾同圍心焉摧剝扶老携幼街號巷哭嗚呼哀哉
明明天子旌以殊恩光光寵贈乃牙其門司勳班爵
亦兆後昆死而有靈庶尉冤魂嗚呼哀哉

潘黃門集卷第五終

潘黃門集卷第六

晉　東牟潘　岳著
明　河東呂兆禧校

誄　哀文　哀辭　碑　弔祭

世祖武皇帝誄

粵若稽古帝皇誕受休命作我晉室赫赫文皇配天
並日大行龍飛創制改物沉恩汪濊流澤洋溢上齊
七政下綏萬邦四門穆穆五典克從惟清緝熙於變
時雍愛盡事親教加百姓于喪過哀在祭餘敬后罄

冕服躬籍粢盛六代畢奏九功咸詠行敦醇樸思貫
玄妙蒞政端位臨朝光曜胄子入學辟雍宗禮國老
恂恂貴遊濟濟莫孝匪子莫悌匪弟化自外明訓法
以禮犢彼吳楚稱亂三代世歷五僞年幾百載邊垂
虔劉王化阻閡羽檄星馳鉦鼓日戒帝御群師奉辭
奪旅腹心庭爭不牙疑沮天監獨照聖策乃舉朝服
濟江止戈耀武野無交兵役不踰月偕號歸命稽顙
晉闕邪界變流傍納百越表閭旌善德音爰發虞人
獻箴周書垂誥酒懼其滅獸戒其肙於我大行縱心

所好動不踰矩性與道與厭厭醻飲樂不辨顏桓
振旅田無遊盤我德如風民應如蘭靡不夙夜無敢
宴安務農望歲時或不稔小心翼翼恤民以甚御坐
不怡撤膳賑廩西流垂精南金抑施永言孝思天經
地義問誰贊事英彥髦士問誰翼侍博物君子潛明
神鑒從衆屈已道濟羣生爲而不恃先天弗違後天
降時萬物熙熙懷而慕思顒顒縉紳不謀同辭巖巖
岱宗想望翠旗恭惟大行功成不居議寢封禪心棲
沖虛策告不足太平有餘七十二君方之蔑如思樂

天德等壽嵩華如何寢疾背世登遐遷幸梓宮孤我
邦家龜筮既襲吉日惟良永指太極寧神峻陽群后
擗踴長訣轀輬聖靈斯顧豈伊不傷家無遠邇邦靡
大小四海供職同軌畢會茫茫原野亭亭素蓋縞輅
鮮駕白虎弭旆龍輴卽定玄闥載局如天斯崩如地
斯傾哀哀庶寮煢煢自愍彼蒼者天胡寧斯忍聖君
不返我獨旋軫

南陽長公主誄

昔唐女嬪嬀書敘釐降之美周姬適齊詩詠肅雍之
歌漢之新野以節義垂號千載伊晉之獻王以聰
睿智考終定謚茲可謂毋儀純備遺蹤古烈者已惜
乎不永背世湮沈爰託素旂式章徽音主之誕育既
篡洪胄德之休明亦固天授思心婉孌淑質純茂毋
儀不忒內則靡爽肇自弱笄有馥其芬言告言婦詐
合於衙在貴思降處逸能勤上虔諸姑傍接吏嬪曰
諧閨闈外和族姻終溫且惠淑愼其身積善餘慶啟
茲名徽厲以惠肅誨以柔順主實體化不言而信二
子遵式匪嚴而峻於穆獻后奕代熙盛重作大司黍

牧火正國之仁姑家之慈母天道輔賢宜享遐壽如
何短命曾不華首寢疾弗興繁榮摧朽嗚呼哀哉容
車戒路祖奠在庭騑驂躊躇服馬悲鳴皇輿親臨望
旗失聲列辟咸起灑淚霑纓嗚呼哀哉既次墓門降
柩升輴靈衣從風素幕生塵明燎守夜竦紼俟晨嗷
嗷遺嗣煢煢孤臣號無廢音涕不輟巾

皇女誄

厥初在鞠玉質華繁玄髮修曜蛾眉連娟清顱橫流
明眸朗鮮迆時夙智望歲能言亦既免懷提携紫庭

聰悊機警授色應聲亹亹其進好日之經辭合容止
閑於幼齡猗猗春蘭柔條含芳落英彫矣從風飄颻
妙妙弱媛窈窕淑良孰是人斯而離斯殃靈殯既祖
次此槃廬披覽遺物徘徊舊居手澤未改領膩如初
孤寃退逝存亡永殊嗚呼哀哉

太宰魯武公誄

昂昂公侯實天誕育八元斯九五臣茲六掙討逆節
折衝江湖走欽擒儉梟誕斃吳公于出征爰整其旅
壘未越郊麾不及舉秦涼獲乂西戎即敘他人之賢

譬彼丘陵邈矣公侯如日之昇泰山其頽寢疾不興
遐邇曷仰社稷焉憑生則榮易終哀實難靡不春華
鮮克歲寒於乎公隕率土含酸趙喪望諸列國同傷
秦亡蹇叔春者不相桃李不言下自成行德之休明
沒能彌彰

宜城宣帝誄

行成于已名生于人考終定謚實曰宣君祝宗蒞事
卿相奉引輕車整駕介士列陣鸞輅依容轀車升櫬

庾尚書誄

寘而能懷威而不猛化行如形民應如影噎噎虡
翩翩玄幕几席生塵空館寥廓

景獻皇后哀策文

於穆先后儷皇協運世宗之紘德博化先用儉禮峻
任姒隆周后亦母晉終溫且惠其儀淑慎既慎其儀
克明禮教撫翼齊藩訓成弘操其悲有威不舒不暴
乃家乃邦是則是效嗟爾艱屯仍遭不造靡恃惟妣
景命弗保心之云痛痛貫穹昊襲龜筮之良辰啟幽
房之潛燧整武駕之隆壯結龍輀之緺駟望旂常而

崩摧披轀輬以增欷口嗚咽以失聲目橫迸以灑淚
邈兩絕於宮闈長無覿於彷彿

哀永逝文

啓夕兮宵興悲絕緒兮莫承俄龍輴兮門側嗟俟時
兮將升嫂姪兮章偟慈姑兮垂矜聞雞鳴兮戒朝咸
驚號兮撫膺逝日長兮生年淺憂患衆兮歡樂鮮彼
遥思兮離居歎河廣兮宋遠今奈何兮一舉邈終天
兮不返盡尓哀兮祖之辰揚明燎兮援靈輴撤房帷
兮席庭筵舉酹觴兮告永遷悽切兮增欷俯仰兮揮

淚怨孤寃兮眷舊宇覩倏忽兮若彷彿徒髣髴兮
慮靡耳目兮一慮停駕兮淹留徘徊兮故處周求兮
何獲引身兮當去去華輦兮初邁馬廻首兮旋旆風
泠泠兮入帷雲霏霏兮承蓋鳥俛翼兮忘林魚仰沫
兮失瀨悵悵兮遲遲遵吉路兮凶歸思其人兮已滅
覽餘跡兮未夷昔同塗兮今異世憶舊歡兮增新悲
謂原隰兮無畔謂川流兮無岸望山兮寥廓臨水兮
浩汗視天日兮蒼茫面邑里兮蕭散匪外物兮或改
固歡哀兮情換嗟潛隧兮旣敞將送形兮長徃委蘭

房兮繁華襲窮泉兮朽壤中慕叫兮擗摽之子降兮
宅兆撫靈櫬兮訣幽房棺冥冥兮埏窈窈戶闔兮燈
滅夜何時兮復曉歸反哭兮殯宮聲有止兮哀無終
是乎非乎何遑趣一遇兮目中旣遇目兮無兆曾寤
寐兮弗夢旣顧瞻兮家道長寄心兮爾躬重曰已矣
此蓋新哀之情然耳渠懷之其幾何庶無愧兮莊子

爲楊長文作弟仲武哀祝文

悠悠上天我獨何辜祖考早世兄弟幼孤備嘗艱毒
同集蓼莪父兮生我過庭靡聞母兮鞠我寧一苦辛
僶日復我弟我身並自垂髮越于成人濬哲聰朗
温良烈烈清風邦族之望母氏劬勞庶爾之報
彼蒼者天子何不弔殲我令弟窮泉是造無父何怙
無弟何友煢煢此身哀哀慈母煩毒撫心思咎哀爾
薄祐逢家多阻弱冠未室盛年絶緒喪庭寥廓廬位
無主冥冥長夜窈窈玄宇當復何時見我仲武于以
祔之于其王公寃而有靈神其寧處

哭弟文

視不見兮聽不聞逝日遠兮憂彌殷終皓首兮何時

忘情楚惻兮常苦辛

傷弱子辭 并序

子之長安次于新安千秋亭而弱子夭感羸博之
哀乃傷之曰
柰何兮弱子邈棄爾兮丘林還眺兮墳壅草莽莽兮
木森森伊窆世之遐胄逮祖考之永延咨吾家之不
嗣兎一適之未甄仰崇堂之遺搆若無津而涉川葉
落永離覆水不收赤子何辜罪我之由

金鹿哀辭

嗟我金鹿天姿特挺鬒髮凝膚蛾眉螓領柔情和[illegible]
朗心聰警嗚呼上天胡忍我門良嬪短世令子夭昏
既披我幹又翦我根槐如瘣木枯荄獨存捐子中野
遵我歸路將反如疑迴首長顧

陽城劉氏妹哀辭

烏鳴于栢烏號于荆徘徊躑躅立聞其聲相彼羽族
矧伊人情叩心長吁痛我同生誕育聖王發奇稚齒
如彼名駒昂昂千里劉氏懷寶未曜隋和伊予輕弱
弗克負荷祿微于朝貯匱于家俾我令妹勤儉備加

珍羞罕御器服靡華撫膺恨毒逝矣柰何哀哀母氏
蒸蒸聖慈震動擗摽何痛如之鬼而有靈豈不慕思
嗟哉往矣當復何時

悲邢生辭

周文公之苗裔予元舅之洪胄厲操確其不拔鄉譽
著而日就妙邦畿而高祭雄州間以擢秀茂實暢矣
而休名未衍其財至貧其位至賤而死之日奔者盈
庭停予車而在郊撫靈櫬以增悲瞻轜容而想像曾
無覿乎餘輝送子兮境埀永訣路岐一别兮長絶盡
哀兮告離

京陵女公主王氏哀辭

猗歟公子季女惟王生自洪胄禀茲義方盼倩粲麗
窈窕淑良如彼春蘭吐葩含芳葩以霜隕芳以歇盡
彼蒼者天胡寧斯忍曾未弱笄無疾而隕官朝震驚
靡人不愍嗟爾母氏劬勞撫鞠恩斯勤斯是長是育
帷屏娟子奄離碩衰無廢心涕不輟目于以祖之
于披閨庭于以送之陵崗崔嵬僕馬迴眷旗旐旋飛
夕陽失暎晴鳥忘歸皎皎霄月載盈載微冥冥公子

一往不追長夜無旦孫鬼曷依

爲任子咸妻作孤女澤蘭哀辭 并序

澤蘭者任子咸之女也涉三齡未沒喪而殞余聞
而悲之遂爲其母辭

茫茫造化爰啟英淑猗猗澤蘭應靈誕育鬒髮蛾眉
巧笑美目顏耀榮苕華茂時菊如金之精如蘭之馨
淑質彌暢聰惠日新朝夕顧復夙夜盡勤彼蒼者天
哀此矜人胡寧不惠忍予眇身俾爾嬰孺微命弗振
俯覽衾襚仰訴穹旻弱子在懷既生不遂存靡託躬

沒[illegible]遺類耳存遺響日想餘顏瘕席伏枕摧心割[illegible]
相彼鳥矣和鳴嚶嚶矧伊蘭子音影冥冥彷徨丘隴
徙倚墳塋

司空鄭袤碑

陳謨台階翼和㽞實顯績成於臺省清風暢於所涖
故能老安少懷遠至邇親凡厥縉紳之士所以挹酌
洪流含咀英芳者猶旱苗之仰膏雨湛露之晞朝陽
也銘曰
於鑠元侯則天垂象弘操嶽峻宇量深廣允恭克讓

宣哲清朗有始有卒可大可久言由忠信行履孝友
光光金貂再冠其首赫赫皇符仍拆其部義格皇穹
德冠羣后清風顯烈沒而不朽

荊州刺史東武戴侯楊使君碑

君誕保靈和繼期載德宣哲清朗直道高尚若乃嘉
號推賢博愛濟衆邦黨服其義而縉紳慕其風于時
文后曆數在躬相國幕府實允華夏九德咸事俊乂
在官成君名器納字參軍宏略被於南國美化行乎
江漢西陵之役懸軍深入親薄寇壘躬行天誅旣而

救兵不進糧盡道窮因乃憮然迴慮殿其衆而返[illegible]
爲法受黜勳庸未崇而天下伏其勇世主思其忠

弔孟嘗君文

人罔貴賤士無眞僞延入如歸望賓若企出握秦機
入專齊政右眄而蠃強左顧而田競且以造化爲水
天地爲舟樂則齊喜哀則同憂豈區區之國而大邦
是謀瑣瑣之身而名利是求畏首畏尾東奔西囚志
撓於木偶命懸於狐裘

爲諸婦祭庾新婦文

潛形幽櫬寧神舊宇室虛風生牀塵帷舉自我不見
載離寒暑跬則乖隔哀亦時敘啟殯今夕祖行明朝
雨絕華庭埃滅大宵儷執箕箒偕奉夕朝髣髴未行
頋瞻弗獲伏膺飲淚感今懷昔懷昔伊何祁祁娣姒
感今伊何冥冥吾子形未靡目音猶在耳

陶淵明集序

梁昭明太子統撰

夫自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不忮不求者明達之用心是以聖人韜光賢人遁世其故何也含德之至莫踰於道親己之切無

重於身故道存而身安道亡而身害處百齡之內居一世之中倏忽比之白駒寄寓謂之逆旅宜乎與大塊而盈虛隨中和而任放豈能戚戚勞於憂畏汲汲役於人間齊謳趙女之娛八

珍九鼎之食結駟連騎之榮侈袂執圭之貴樂既樂矣憂亦隨之何倚伏之難量亦慶弔之相及智者賢人居之甚履薄冰愚夫貪士競之若泄尾閭玉之在山以見珍而終破蘭之生谷雖

無人而自芳故莊周垂釣於濠伯成躬耕於野或貨海東之藥草或紡江南之落毛譬彼鴛雛豈競鳶鴟之肉猶斯雜縣寧勞文仲之牲至于子常甯喜之倫蘇秦衛鞅之匹死之而不疑甘

之而不悔主父偃言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卒如其言豈不痛哉又楚子觀周受折於孫滿霍侯驂乘禍起於負芒饕餮之徒其流甚衆唐堯四海之主而有汾陽之心子晉天下之儲而有洛濱之志輕之若脫屣視之若鴻毛而況於他人乎是以至人達士因以晦迹或懷璧而謁帝或被褐而負薪鼓枻清潭棄機漢曲情不在於衆事寄衆事以忘情者也有疑陶淵明詩篇

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爲迹者也其文章不群辭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恥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汙隆孰能如此乎余素愛其文不能釋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時故加搜校粗爲區目白璧微瑕惟在閑情一賦揚雄

所謂勸百而諷一者乎無諷諫何足搖其筆端惜哉亡是可也并粗點定其傳編之于錄嘗謂有能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抑乃爵祿可辭不必傍遊泰華遠求柱史此亦有助於風教也

陶淵明傳

昭明太子撰

陶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潯陽柴桑人也曾祖侃晉大司馬淵明少有高趣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群任真自得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况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一本無樹字）因以為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悋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嘗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時人謂之實錄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柰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梁肉麾而去

之後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令吏種秫曰吾常得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歲終會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淵明歎曰我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綬去職賦歸去來徵著作郎

不就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淵明嘗往廬山弘命淵明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栗里之間邀之淵明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舁（一作舉）籃輿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迕也先是顏延之爲劉柳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淵明情款後爲始安郡經過潯陽日造淵明飲焉每往必酣飲致醉弘又邀延之坐（一作坐）彌日不得延之臨去留二萬錢與淵明淵明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滿手把菊忽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歸淵明不解音律而蓄無絃琴（一作無絃素琴）一張每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淵明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常候之值其釀熟取頭上葛巾漉酒漉畢還復著之時周續之入廬山事釋惠遠彭城劉遺民亦遁迹匡山淵明又不應徵命謂之潯陽三隱後刺史檀韶苦請續之出州與學士祖企謝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講禮加以讎校所

住公廨近於馬隊是故淵明示其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與其同志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元嘉四年將復徵命會卒時年六十三世號靖節先生

陶靖節集

總論

蘇東坡曰吾於詩人無所好獨好淵明詩淵明作詩不多然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

東坡曰所貴於枯淡者謂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皆枯亦何足道佛言譬如食蜜中邊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

一也

黃山谷跋淵明詩卷曰血氣方剛時讀此詩如嚼枯木及緜歷世事知決定無所用智又云謝康樂庾義城之詩鑪錘之功不遺餘力然未能窺彭澤數仞之墻者二子有意於俗人贊毀其工拙淵明直寄焉持是以論淵明亦可以知其關鍵也

山谷道人曰寧律不諧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語俗此庾開府之所長也然有意於爲詩也至於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雖然巧於斧斤者多疑其拙窘於檢括者輒病其放孔子曰甯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淵明之拙與放豈可爲不知者道哉道人曰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說者曰若以法眼觀無俗不真若以世眼觀無真不俗淵明之詩要當與一丘一壑者共之耳

山谷曰退之於詩本無解處以才高而好耳淵

明不爲詩寫其胸中之妙耳無韓之才與陶之妙而學其詩終樂天耳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曰東坡在潁州時因歐陽叔弼讀元載傳歎淵明之絕識遂作詩云淵明求縣令本緣食不足束帶向督郵小屈未爲辱譏然賦歸去豈不念窮獨重以五斗米折腰營口腹云何元相國萬鍾不滿欲胡椒銖兩多安用八百斛以此殺其身何翅抵鵲玉往者不可悔吾其反自燭

淵明隱約栗里柴桑之間或飯不足也顔
延年送錢二萬即日送酒家與肯蓄積不知
紀極至藏胡椒八百斛者相去遠近豈直
睢陽蘇合彈與蛣蜣糞丸比哉
胡仔苕溪漁隱曰鍾嶸評淵明詩爲古今隱逸
詩人之宗余謂陋哉斯言豈足以盡之不
若蕭統云淵明文章不群詞彩精拔跌宕
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横素
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
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
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耻不以無財爲病
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汚隆孰能如是乎此
言盡之矣
陳后山曰鮑昭之詩華而不弱陶淵明之詩切
於事情但不文耳
陳后山又曰右丞蘇州皆學陶正得其自在
楊龜山語録曰淵明詩所不可及者冲澹深粹
出於自然若曾用力學然後知淵明詩非

著力所能成也
朱文公語録曰晉宋人物雖曰尚清高然箇箇
要官職這邊一面清談那邊一面招權納
貨陶淵明真箇是能不要此所以高於晉
宋人物
朱文公語録曰作詩須從陶柳門中來乃佳不
如是無以發蕭散冲澹之趣不免於局促
塵埃無由到古人佳處
朱晦菴曰陶淵明詩平淡出於自然後人學他
平淡便相去遠矣某後生見人做得詩好
鋭意要學遂將淵明詩平仄用字一一依
他做到一月後便解自做不要他本子方
得作詩之法
朱晦菴又曰韋蘇州詩直是自在其氣象近道
陶却是有力但詩健而意閒隱者多是帶
性負氣之人爲之陶欲有爲而不能者也
又好名韋則自在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陶潛謝朓詩皆平澹有思

致非後來詩人怵心劌目雕琢者所爲也
老杜云陶謝不枝梧風騷共推激紫燕自
超詣翠駮誰剪剔是也大抵欲造平淡當
自組麗中來落其紛華然後可造平淡之
境如此則陶謝不足進矣今之人多作拙
易詩而自以爲平澹識者未嘗不絕倒也
梅聖俞和晏相詩云因令適性情稍欲到
平澹苦詞未圓熟刺口劇菱芡言到平澹
處甚難也李白云清水出芙蓉天然去彫

飾平澹而到天然處則善矣

劉後村曰士之生世鮮不以榮辱得喪撓敗其
天眞者淵明一生惟在彭澤八十餘日涉
世故餘皆高枕北窗之日無榮惡乎辱無
得惡乎喪此其所以爲絕唱而寡和也二
蘇公則不然方其得意也爲執政侍從及
其失意也至下獄過嶺晩更憂患於是始
有和陶之作二公雖惓惓於淵明未知淵
明果恁可否

西清詩話曰淵明意趣眞古清淡之宗詩家見
淵明猶孔門視伯夷也

蔡寛夫曰柳子厚之貶其憂悲憔悴之歎發於
詩者特爲酸楚卒以憤死未爲達理白樂
天似能脫屣軒冕者然榮辱得失之際銖
銖校量而自矜其達每詩未嘗不著此意
是豈眞能忘之者哉亦力勝之耳惟淵明
則不然觀其貧士責子與其他所作當憂
則憂當喜則喜忽然憂樂兩忘則隨所寓

而皆適未嘗有擇於其間所謂超世遺物
者要當如是而後可觀三人之詩以意逆
志人豈難見以是論賢不肖之實何可欺
乎

陸象山曰詩自黃初而降日以漸薄惟彭澤一
源來自天稷與衆殊趣而淡薄平夷玩嗜
者少

陸象山又曰李白杜甫陶淵明皆有志於吾道

眞西山曰淵明之作宜自爲一編以附于三百

篇楚辭之後爲詩之根本準則

魏鶴山曰世之辯證陶氏者曰前後名字之五變也死生歲月之不同也彭澤退休之年史與集所載之各異也然是所當考而非其要也其稱美陶公者曰榮利不足以易其守也聲味不足以累其眞也文辭不足以溺其志也然是亦近之而其所以悠然自得之趣則未之深識也風雅以降詩人之辭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以物觀物而不

牽於物吟咏性情而不累於情孰有能如公者乎有謝康樂之忠而勇退過之有阮嗣宗之達而不至於放有元次山之漫而不著其迹此其小小進退所能窺其際耶先儒所謂經道之餘因閒觀時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成聲因詩成音者陶公有焉

休齋曰人之爲詩要有野意語曰質勝文則野蓋詩非文不腴非質不枯能始腴而終枯無中邊之殊意味自長風人以來得野意者淵明而已

雪浪齋日記曰爲詩欲詞格清美當看鮑照謝靈運欲渾成而有正始以來風氣當看淵明

楊文清公曰按詩中言本志少說固窮多夫惟忍於饑寒之苦而後能存節義之閑西山之所以有餓夫也世士貪榮祿事豪侈而高談名義自方於古之人余未之信也

按祁寬曰靖節先生以義熙元年秋爲彭澤令其冬解綬去職時四十一歲矣後十六年晉禪宋又七年卒是爲宋文帝元嘉四年南史及梁昭明太子傳不載壽年晉書隱逸傳及顏延之誄皆云年六十三以曆推之生於晉哀帝興寧三年乙丑歲張縯云先生辛丑游斜川詩言開歲倏五十若以詩爲正則先生生於壬子歲自壬子至辛丑爲年五十迄丁卯考終是得年七十六併記之

按張縯曰梁昭明太子傳稱陶淵明字元亮或

云潛字淵明頽延之誄亦云有晉徵士潯陽陶淵明以統及延之所書則淵明固先生之名非字也先生作孟嘉傳稱淵明先親君之第四女嘉於先生爲外大父先生又及其先親義必以名自見豈得自稱字哉統與延之所書可信不疑晉史謂潛字元亮南史謂潛字淵明皆非也先生於義熙中祭程氏妹亦稱淵明至元嘉中對檀道濟之言則云潛也何敢望賢年譜云在

晉名淵明在宋名潛元亮之字則未嘗易此言得之矣

陶靖節集目録

卷之一

詩四言

停雲并序

時運并序

榮木并序

贈長沙公并序

酬丁柴桑

答龐參軍并序

勸農

命子

歸鳥

卷之二

詩五言

形贈影并序

影答形

神釋

九日閒居并序

歸園田居六首
問來使
遊斜川并序
示周祖謝三郎
乞食
遊周家墓柏下
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
答龐參軍并序
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連雨獨飲
移居二首
和劉柴桑
酬劉柴桑
和郭主簿二首
於王撫軍座送客
別殷晉安并序
贈羊長史并序
和張常侍

和胡西曹示顧賊曹
悲從弟仲德

卷之三

詩五言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
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二首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
癸卯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
乙巳歲三月使都經錢溪
還舊居
戊申歲六月遇火
己酉歲九月九日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
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潠田舍穫
飲酒二十首
止酒
述酒

責子
有會而作并序
蜡日
四時
卷之四
詩五言
擬古九首
雜詩十一首
詠貧士七首
詠二踈
詠三良
詠荊軻
讀山海經十三首
挽歌辭三首
聯句
卷之五
雜文
桃花源記并詩

歸去來辭
五柳先生傳并贊
孟府君傳并贊
讀史述九章
卷之六
賦
感士不遇賦并序
閒情賦
卷之七
傳
贊
天子孝傳贊
諸侯孝傳贊
卿大夫孝傳贊
士孝傳贊
庶人孝傳贊
扇上畫贊
卷之八
疏　祭文

與子儼等疏
祭程氏妹文
祭從弟敬遠文
自祭文
卷之九
集聖賢群輔録上
卷之十
集聖賢群輔録下
附録
靖節徵士誄
序録
集私記
集後書

陶靖節集卷之一

詩四言

劉後村曰四言自曹氏父子王仲宣陸士衡後惟陶公最高停雲榮木等篇殆突過建安矣又曰四言尤難以三百五篇在前故也

停雲并序

停雲思親友也罇酒新湛（湛讀曰沉）園列初榮願言不從歎息彌襟

靄靄停雲濛濛時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靜寄東軒春醪獨撫良朋悠邈搔首延佇

停雲靄靄時雨濛濛八表同昏平陸成江（二句蓋寓飈回霧塞陵遷谷變之意）有酒有酒閒飲東窓願言懷人舟車靡從

東園之樹枝條再榮競用新好以招余情（謂相招以事新朝也）人亦有言日月于征安得促席説彼平生

翩翩飛鳥息我庭柯斂翮閒止好聲相和豈無他人念子寔多願言不獲抱恨如何

高元之日以停雲名篇乃周詩六義二
曰賦四曰興之遺義也

時運并序

時運游暮春也春服既成景物斯和偶
影獨游欣慨交心

邁邁時運穆穆良朝襲我春服薄言東郊山滌
餘靄宇曖微霄有風自南翼彼新苗
洋洋平津乃漱乃濯邈邈遐景載欣載矚(矚之欲切說也)
稱心而言人亦易足揮茲一觴陶然自樂

延目中流悠悠清沂(魚依切水名出泰山)童冠齊業閒詠
以歸我愛其靜寤寐交揮但恨殊世邈不可追
斯晨斯夕言息其廬花藥分列林竹翳如清琴
橫床濁酒半壺黃唐莫逮慨獨在余(史記曰黃帝爲有熊帝堯爲陶唐)

湯東澗曰閒詠以歸我愛其靜靜之爲
言謂其無外慕也亦庶乎知浴沂者之
心矣

榮木并序

榮木念將老也日月推遷已復有夏總
角聞道白首無成

采采榮木結根于茲晨耀其華夕已喪之人生
若寄顦顇(與憔悴同)有時靜言孔念中心悵而
采采榮木于茲託根繁華朝起慨暮不存貞脆
由人禍福無門匪道曷依匪善奚敦
嗟予小子稟茲固陋徂年既流業不增舊志彼
不舍安此日富(或曰志當作志苟于功在不舍誠一醉日富蓋自咎其廢學而樂飲云爾)我之懷矣怛焉內疚

先師遺訓余豈云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
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

趙泉山曰四十無聞斯不足畏按晉元
興三年甲辰劉敬宣以破桓歆功遷建
威將軍江州刺史鎮潯陽辟靖節參其
軍事時靖節年四十也靖節當年抱經
濟之器藩輔交辟遭時不競將以振復
宗國爲已任回翔十載卒祇于戎幕佐
吏用是志不獲騁而良圖弗集明年決

策歸休矣

贈長沙公族祖 并序

長沙公於余爲族 一作沙公於余爲族云 祖同出大司馬 漢高帝時陶舍 昭穆既遠已爲路人經過潯陽臨別贈此

同源分流人易世疎慨然寤歎念茲厥初禮服遂悠歲月眇徂感彼行路眷然躊躇

於穆令族允構斯堂諧氣冬暄映懷圭璋爰采春花載警秋霜我曰欽哉實宗之光

伊余云遘在長忘同笑言未久逝焉西東遥遥三湘 寰宇記湘潭湘鄉湘源爲三湘 滔滔九江山川阻遠行李時通

何以寫心貽此話言進簣雖微終焉爲山敬哉離人臨路悽然欵襟或遼音問其先

楊誠齋曰同源分流人易世疎慨然寤歎念茲厥初老泉族譜引正淵明詩以而淵明字少意多尤可涵泳

西蜀張縯辯證曰年譜以此詩爲元嘉乙丑作按晉書載長沙公侃卒長子夏以罪廢次子瞻之子宏襲爵宏卒子綽之嗣綽之卒子延壽嗣宋受晉禪延壽降爲吳昌侯若謂詩作於元嘉則延壽已改封吳昌非長沙矣先生詩云伊余云遘在長忘同蓋先生世次爲長視延壽乃諸父行序云余於長沙公爲族或云長沙公於余爲族皆以族字斷句不稱爲祖蓋長沙公爲大宗之傳先生不

欲以長自居故詩稱於穆令族序稱於余爲族又云我曰欽哉實宗之光皆敬宗之義也如年譜以族祖族孫爲稱乃是延壽之子延壽已爲吳昌侯其子又安得稱長沙公哉要是此詩作於延壽未改封之前

酬丁柴桑 柴桑潯陽故里

有客有客爰來爰止秉直司聰于惠百里飡勝如歸聆善若始

眠惟諧也屢有良由載言載眺以寫我憂放歡
一遇既醉還休寔欣心期方從我遊

答龐叅軍 并序

龐爲衛軍叅軍從江陵使上都過潯陽
見贈

衡門之下有琴有書載彈載詠爰得我娛豈無
他好樂是幽居朝爲灌園夕偃蓬廬
人之所寶尚或未珍不有同愛云胡以親我求
良友寔覯懷人懽心孔洽棟宇惟鄰 時新居南里之南村即栗里鄰淵居鄰也

伊余懷人欣德孜孜我有旨酒與汝樂之乃陳
好言乃著新詩一日不見如何不思
嘉遊未斁誓將離分送爾于路銜觴無欣依依
舊楚邈邈西雲之子之遠良話曷聞
昔我云別倉庚載鳴今也遇之霰雪飄零大藩
有命作使上京豈忘宴安王事靡寧
慘慘寒日肅肅其風翩彼方舟容裔江中勗哉
征人在始思終敬茲良辰以保爾躬

勸農

悠悠上古厥初生人傲然自足抱朴含真智巧
既萌資待靡因誰其贍之實賴哲人
哲人伊何時爲后稷贍之伊何實曰播殖舜既
躬耕禹亦稼穡遠若周典八政始食
熙熙令音猗猗原陸卉木繁榮和風清穆紛紛
士女趨時競逐桑婦宵征農夫野宿
氣節易過和澤難久冀缺攜儷 左傳僖三十三年胥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 沮溺結耦相彼賢達猶勤

壟畝矧伊衆庶曳裾拱手
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宴安自逸歲暮奚冀儋石
不儲 儋石言一儋一石應劭曰齊人名甖爲儋石受一斛漢書音義曰儋一斗之儲 飢
寒交至顧爾儔列能不懷愧
孔耽道德樊須是鄙董樂琴書田園不履若能
超然投迹高軌敢不斂衽敬讚德美

命子

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爲虞賓歷世重光 陶之先世曰伊祁氏升唐侯爲天子後遜于虞虞作浙陶丘故號陶唐氏而諡曰堯取散宜氏之女曰女皇

生丹朱復有庶子九人及舜初郊于唐以丹朱爲尸因封於唐御龍勤夏豕韋翼商時董父好龍舜命豢龍於陶丘而堯之庶子奉堯之祀於陶丘者或世業豢龍逮夏帝孔甲時天降雌雄龍二于庭有劉累者實堯之裔累以擾音柔龍事孔甲賜之姓御龍氏龍一雌死帝既饗復求御龍氏懼遷魯山祝融之後封於豕韋商武丁滅之以封劉累之胄穆穆司徒左傳載商民七族陶氏其一也陶氏授民是爲司徒盖豕韋之後陶姓始經見於此厥族以昌原陶姓氏族之所自來也

紛紛戰國漠漠衰周鳳隱於林幽人在丘逸虬遶雲虬奇鏐切俗作蚪非無角龍也奔鯨駭流二句喻狂暴縱橫之亂也天集有漢眷予愍侯高帝功臣表開封愍侯陶舍以左司馬從漢破代封侯

於赫愍侯運當攀龍撫劒夙邁顯兹武功書誓山河啓土開封高帝與功臣盟云使黃河如帶泰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書誓山河謂此盟也亹亹丞相孝景二年陶青爲丞相允迪前蹤

渾渾長源蔚蔚洪柯群川載導衆條載羅二句喻枝派之分散時有語默運因隆窊窊烏瓜切下也二句言陶青之後未有顯者也在我中晉業融長沙按別傳陶侃字士衡仕中晉在軍四十一載位至八州都督封長沙郡公薨於成帝咸和九年追贈大司馬謚曰桓

桓桓長沙伊勳伊德天子疇我專征南國功遂辭歸臨寵不忒孰謂斯心而近可得言長沙公心迹之高遠也

肅矣我祖愼終如始直方二臺惠和千里陶茂鄰譜以岱爲祖按此詩云惠和千里當從晉史以茂爲祖陶茂爲武昌太守於皇仁考淡焉虛止寄迹風雲寘兹慍喜父姿城太守生五子史失載

嗟余寡陋瞻望弗及顧慚華鬢負影隻立三千之罪無後爲急我誠念哉呱聞爾泣

卜云嘉日占亦良時名汝曰儼字汝求思温恭朝夕念兹在兹尚想孔伋庶其企而孔伋因求思而言韋忠成詩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

厲夜生子遽而求火莊子天地篇厲之人半夜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已也凡百有心奚特於我既見其生實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無假

日居月諸漸免于孩。福不虛至。禍亦易來。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

張縯曰先生高蹈獨善宅志超曠視世事無一可芥其中者獨於諸子拳拳訓誨有命子詩有責子詩有告儼等疏先生既厚積於躬薄取於世其後宜有興

者而六代之際迄無所聞此亦先生所
謂天道幽且遠鬼神茫昧然者也 靖節之裔
不見於傳獨袁郊甘澤謠云陶峴彭澤之後開元中家于崑山
又曰杜子美嘲先生云有子賢與愚何
其掛懷抱此固以文爲戲耳驥子好男
兒若以是嘲子美譽兒亦豈不可哉
越泉山曰靖節之父史逸其名惟載於
陶茂麟家譜而其行事亦無從考見惟
命子詩曰於皇仁考淡焉虛止寄迹風

雲寘茲慍喜其父子風規蓋相類

歸鳥

翼翼歸鳥晨去于林遠之八表近憩雲岑 憩起例切
息也 和風不洽翻翮求心 託言歸而求志下文豈思天路意同 顧儔
相鳴景庇清陰

翼翼歸鳥載翔載飛雖不懷游見林情依遇雲
頡頏相鳴而歸遐路誠悠性愛無遺

翼翼歸鳥馴林徘徊豈思天路欣及舊棲雖無
昔侶衆聲每諧日夕氣清悠然其懷

翼翼歸鳥戢羽寒條游不曠林宿則森標晨風
清興好音時交矰繳奚施 繳之若切矰矢也䠶也生絲繳也 已卷
安勞 卷與倦同

陶靖節集卷之一 終

陶靖節集卷之二

詩五言

形影神 三首

貴賤賢愚莫不營營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極陳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釋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

形贈影

天地長不沒山川無改時草木得常理霜露榮悴之謂人最靈智獨復不如茲適見在世中奄去靡歸期奚覺無一人親識豈相思但餘平生物舉目情悽洏（洏如之切 涕流貌）我無騰化術必爾不復疑願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辭

影荅形

存生不可言衛生每苦拙誠願游崑華邈然茲道絕與子相遇來未嘗異悲悅憩蔭若暫乖止日終不別此同既難常黯爾俱時滅身沒名亦盡念之五情熱立善有遺愛胡爲不自竭酒云能消憂方此詎不劣

神釋

大鈞無私力萬理自森著人爲三才中豈不以我故與君雖異物生而相依附結託善惡同安得不相語三皇大聖人今復在何處彭祖壽永年欲留不得住（彭祖姓籛名鏗顓項玄孫進雉羹於堯堯封於彭城歷夏經殷至周年八百歲）老少同一死賢愚無復數日醉或能忘將非促齡具立善常所欣誰當爲汝譽（日醉釋前篇立善釋後篇）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

鶴林曰人爲三才中豈不以我故我神自謂也人與天地並立而爲三以此心之神也若塊然血肉豈足以並天地哉末縱浪大化中四句是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泰然委順養神之道也淵明可謂知道之士矣

九日閑居 并序

余閑居愛重九之名秋菊盈園而持醪靡由空服九華寄懷於言

世短意常多斯人樂久生日月依辰至舉俗愛其名露凄暄風息氣澈天象明往鷰無遺影來鴈有餘聲酒能祛百慮菊爲制頹齡如何蓬廬士空視時運傾空視時運傾猶易代之事塵爵恥虛罍寒華徒自榮歛襟獨閑謠緬焉起深情棲遲固多娛淹留豈無成淹留無成騷人語也今反之謂不得於彼則得於此後棲遲詎爲拙亦同

古詩云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而淵明以五字盡之曰世短意常多東坡曰意長日月促則倒轉陶句耳

歸園田居 六首

其一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羇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園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鷄鳴桑樹巔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閑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

冷齋夜話曰東坡嘗云淵明詩初視若散緩熟視有奇趣如曰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鷄鳴桑樹巔又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大率才高意遠則所寓得其妙遂能如此如大匠運斤無斧鑿痕不知者則疲精力至死不悟

其二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白日掩荊扉虛室絕塵想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其三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前漢楊惲傳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東坡曰以夕露沾衣之故而違其所願

者多矣

其四

久去山澤游浪莽林野娛試携子姪輩披榛步荒墟徘徊丘壠間依依昔人居井竈有遺處桑竹殘朽株借問採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沒無復餘一世異朝市此語眞不虛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

其五

悵恨獨策還崎嶇歷榛曲山澗清且淺遇以濯

吾足漉我新熟酒隻鷄招近局日入室中闇荊薪代明燭歡來苦夕短已復至天旭

其六

種苗在東皐苗生滿阡陌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適日暮巾柴車路暗光已夕歸人望煙火稚子候簷隙問君亦何爲百年會有役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素心正如此開徑望三益

韓子蒼曰田園六首末篇乃序行役與前五首不類今俗本乃取江淹種苗在東皐爲末篇東坡亦因其誤和之陳述古本止有五首予以爲皆非也當如張相國本題爲雜詠六首江淹雜擬詩亦頗似之但開徑望三益此一句不類

東澗曰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則與陶公語判然矣

問來使

爾從山中來早晚發天目（山各在武林）我屋南窓下今生幾叢菊薔薇葉已抽秋蘭氣當馥歸去來

山中山中酒應熟

西清詩話曰此篇獨南唐與晁文元家二本有之

東澗曰此蓋晚唐人因太白感秋詩而僞爲之

遊斜川 幷序

辛丑正月五日天氣澄和風物閑美與二三鄰曲同遊斜川臨長流望曾城（駱庭芝云曾城落星寺也殆晉之所有也）魴鯉躍鱗於將夕水

鷗乘和以翻飛彼南阜者名實舊矣不復乃爲嗟歎若夫曾城傍無依接獨秀中皐遙想靈山有愛嘉名（天問崑崙縣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淮南子崑崙中有增城九重注云中有五城十二樓故云靈山嘉名）欣對不足率爾賦詩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紀鄉里以記其時日

開歲倏五日吾生行歸休念之動中懷及辰爲茲游氣和天惟澄班坐依遠流弱湍（湍急瀨也）馳文

魴閑谷矯鳴鷗迥澤散游目緬然睇曾丘雖微九重秀（九重注見上）顧瞻無匹儔提壺接賓侶引滿更獻酬未知從今去當復如此否中觴縱遙情忘彼千載憂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

按辛丑歲靖節年三十七詩曰開歲倏五十乃義熙十年甲寅以詩語證之序爲悞今作開歲倏五日則與序中正月五日語意相貫

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時三人皆講禮校書）

負痾頹簷下終日無一欣藥石有時閑念我意中人相去不尋常道路邈何因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薦禰表羣士響臻）道喪向千載今朝復斯聞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老夫有所愛思與爾爲鄰願言誨諸子從我潁水濱（春秋云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潁水之陽）

泉山曰按靖節不事覲謁惟至田舍及廬山游觀舍是無他適續之自社主遠公順寂之後雖隱居廬山而州將毎相

招引頗從之游世號通隱是以詩中引箕潁之事徵譏之

乞食

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主人解余意遺贈豈虛來談話終日夕觴至輒傾盃情欣新知歡言詠遂賦詩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銜戢知何謝冥報以相貽

東坡曰淵明得一食至欲以冥謝主人哀哉哀哉此大類丐者口頰也非獨余

哀之與世莫不哀之也饑寒常在身前功名常在身後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窮也

諸人共游周家墓栢下

今日天氣佳清吹與鳴彈（吹尺僞切噓也）感彼栢下人安得不爲歡清歌散新聲綠酒開芳顔未知明日事余襟良已殫

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

天道幽且遠鬼神茫昧然結髮念善事僶俛六

九年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其年二十喪偶繼娶翟氏）炎火屢焚如螟蜮恣中田（蔡氏注蜮虫水中含沙射人非食苗桑虫意此螟蜮當是螟蜮）風雨縱橫至收斂不盈廛夏日長抱饑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鷄鳴及晨願烏遷（謂日烏月兎飛走之速也）在已何怨天離憂悽目前吁嗟身後名於我若浮煙慷慨獨悲歌鍾期信爲賢

薛易簡正音集云琴之操弄約五百餘名多緣古人幽憤不得志而作也今引子期知音事而命篇曰怨詩楚調庸非度調爲辭欲被絃歌乎

趙泉山曰集中惟此詩歷敘平素多艱如此而一言一字率直致而務紀實也

答龐參軍并序

三復來貺欲罷不能自爾鄰曲冬春再交款然良對忽成舊游俗諺云數面成親舊况情過此者乎人事好乖便當語離楊公所歎豈惟常悲吾抱疾多年不復爲文本既不豐（謂羸瘁也）復老病繼之輒

依周孔往復之義且爲別後相思之資

楊公楊永也

相知何必舊傾蓋定前言有客賞我趣每每顧林園談諧無俗調所說聖人篇或有數斗酒閑飲自歡然我實幽居士無復東西緣物新人惟舊弱毫多所宣情通萬里外形跡滯江山君其愛體素（曹子建詩王其愛玉體）來會在何年

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虛舟縱逸棹回復遂無窮發歲始俛仰星紀奄

將中南窓罕悴物北林榮且豐神淵寫時雨晨
色奏景風史記律書景風者居南方景者言陽道竟故曰景風旣來孰不
去人理固有終居常待其盡曲肱豈傷冲遷化
或夷險肆志無窊隆即事如已高何必升華嵩

連雨獨飲

運生會歸盡終古謂之然世間有松喬於今定
何閒故老贈余酒乃言飮得仙試酌百情遠重
觴忽忘天天豈去此哉任眞無所先雲鶴有奇
翼八表須臾還自我抱茲獨僶俛四十年形骸

久已化心在復何言
趙泉山曰按晋傳靖節未嘗有喜慍之
色唯遇酒則飮時或無酒亦雅詠不輟
飮酒詩云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爲貴獨
飮詩云試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天豈
去此哉任眞無所先此酒中實際理地
也豈狂樂昬嘗之語

移居 二首

其一

昔欲居南村即栗里也非爲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
與數晨夕懷此頗有年今日從茲役弊廬何必
廣取足蔽床席鄰曲時時來指顏延年殷景仁龐通之輩抗
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奇文見王褒傳疑義相與析。

其二

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
酌之農務各自歸閑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
笑無厭時此理將不勝音升任也無爲忽去茲言此樂不
可勝無爲舍而去之韓子亦曰樂之終身不厭何暇外慕衣食當須紀力耕

不吾欺

和劉柴桑遺民嘗作柴桑令

山澤久見招胡事乃躊躇直爲親舊故未忍言
索居良辰入奇懷挈杖還西廬時遺民約靖節隱山結白蓮社靖節雅不欲預其社列但時復往還於廬阜間荒塗無歸人時時見廢
墟茅茨已就治新疇復應畬爾雅田三歲曰畬靖節自庚戌徙居南村已再稔矣今秋穫後復應畬也谷風轉凄薄爾雅釋云東風謂之谷風春
醪解饑劬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栖栖世中
事歲月共相踈耕織稱其用過此奚所須去去

百年外身名同翳如

趙泉山曰谷風轉淒薄四句雖出於一時之諧謔亦可謂巧於處窮矣以弱女喻酒之醨薄饑則濡枯腸寒則若挾纊曲盡貧士嗜酒之常態

酬劉柴桑

窮居寡人用時忘四運周櫚庭多落葉慨然已知秋新葵鬱北牖嘉穟養南疇今我不爲樂知有來歲不命室攜童弱良日登遠游

和郭主簿二首

其一

藹藹堂前林中夏貯清陰凱風因時來回飈開我襟息交遊閑業臥起弄書琴園蔬有餘滋舊穀猶儲今營己良有極過足非所欽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戲我側學語未成音此事眞復樂聊用忘華簪遙遙望白雲懷古一何深

其二

和澤周三春清涼素秋節露凝無游氛天高風景澈陵岑聳逸峯遙瞻皆奇絶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巖列懷此貞秀姿卓爲霜下傑銜觴念幽人千載撫爾訣檢素不獲展厭厭竟良月

於王撫軍座送客

秋日淒且厲百卉具已腓（四月詩云秋日淒淒百卉具腓集本作各傳寫之誤）爰以履霜節登高餞將歸寒氣冒山澤游雲倏無依洲渚思緬邈風水互乖違瞻夕欲良讌離言聿云悲晨鳥暮來還懸車斂餘輝（淮南子曰至悲泉是謂懸車）逝止判殊路旋駕悵遲遲目送回舟遠情隨萬化遺

按年譜此詩宋武帝永初二年辛酉秋作也宋書王弘（名休元）爲撫軍將軍江州刺史庚登之爲西陽太守（今黃州）被徵還謝瞻爲豫章太守（今洪州）將赴郡王弘送至湓口（今潯陽之湓浦）三人於此賦詩敘別是必元休要靖節預席餞行故文選載謝瞻即席集別詩首章紀座間四人

與殷晉安別（景仁名鐵）

歿先作晋安南府長史掾因居潯陽後
作太尉劉裕參軍移家東下作此以贈
遊好非久長一遇盡殷勤顛眞子云遊好非久長一本作非少長其意云吾與子非少時長時遊從也但令一相遇故定交耳信宿酬清話益復
知爲親去歲家南里薄作少時鄰負杖肆游從
淹留忘宵晨語默自殊勢亦知當乖分未謂事
已及輿言在茲春飄飄西來風悠悠東去雲山
川千里外言笑難爲因良才不隱世江湖多賤
貧脫有經過便念來存故人

贈羊長史　松齡

左軍羊長史銜使秦川闗中作此與之
愚生三季後慨然念黃虞得知千載外正賴古
人書山谷云正賴古人書蓋當時語或作上賴甚失語意賢聖留餘跡事
在中都洛陽西晉之故都長安乃秦漢所都豈忘游心目關河
不可踰九域甫已一謂宋公裕始平下燕秦也逝將理舟輿
聞君當先邁負痾不獲俱時松齡銜左將軍朱齡石之命詣裕行府賀平關洛原詩意情節初欲從松齡訪關洛會病不果行路若經商山爲我
少躊躇多謝綺與角精爽今何如紫芝誰復採
深谷久應蕪駟馬無貰患貰符夜切賒也貸也貧賤有交
娛清謠結心曲人乖運見疎擁懷累代下言盡
意不舒
胡仔曰淵明高風峻節固已無愧於四
皓然猶仰慕之足見其好賢尚友之心
湯東澗曰天下分裂而中州賢聖之迹
不可得而見今九土既一則五帝之所
連三王之所爭宜當首訪而獨多謝於
商山之人何哉蓋南北雖合而世代將
易但當與綺角遊耳遠矣深哉

歲暮和張常侍

市朝悽舊人驟驥感悲泉悲泉見前驟驥言白駒之過隙明旦
非今日歲暮余何言素顏斂光潤白髮一已繁
闊哉秦穆談旅力豈未愆向夕長風起寒雲沒
西山厲厲氣遂嚴紛紛飛鳥還民生鮮常在矧
伊愁苦纏屢闕清酤至酤一宿酒也無以樂當年窮
通靡攸慮顦顇由化遷撫己有深懷履運增慨
然

湯東澗曰陶公不事異代之節與子房五世相韓之義同既不爲祖擊震動之舉又時無漢祖者可托以行其志所謂撫已有深懷履運增慨然讀之亦可以深悲其志也矣

和胡西曹示顧賊曹

蕤賓五月中（史記律書五月也律中蕤賓陰氣幼少故曰蕤萎陽不用事故曰賓）清朝起南颸（颸息慈切風也）不駛亦不遲（駛踈吏切疾也）飄飄吹我衣重雲蔽白日閑雨紛微微流目視西園曄曄榮紫葵於今甚可愛奈■當復衰感物願及時每恨靡所揮悠悠待秋稼寥落將賒遲逸想不可淹猖狂獨長悲

悲從弟仲德

銜哀過舊宅悲淚應心零借問爲誰悲懷人在九冥禮服名群從恩愛若同生門前執手時何意爾先傾在數竟未免爲山不及成慈母沉哀痛二胤纔數齡雙位委空館朝夕無哭聲流塵集虛坐宿草於前庭階除曠遊迹園林獨餘情翳然乘化去終天不復形遲遲將回步惻惻悲襟盈

陶靖節集巻之二　終

陶靖節集卷之三

詩五言

文選五臣注云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所作但題甲子而已意者耻事二姓故以異之曾𢌿淵明詩有題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間只十二首耳皆晉安帝時所作也淵明以乙巳秋爲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即解印綬賦歸去來辭後一十六年庚申晉禪

宋恭帝元熈二年也寧容晉未禪宋前二十年輙耻事二姓所作詩但題甲子以自取異哉矧詩中又無標晉年號者其所題甲子盖偶記一時之事耳後人類而次之亦非淵明本意秦少游嘗云宋初受命陶潛自以祖侃晉世宰輔耻復屈身投劾而歸耕于潯陽其所著書自義熈以前題晉年號永初以後但題甲子而已黃魯直詩亦有甲子不數義熈前之句然則少游魯直尚惑於五臣之說他可知矣故著于三卷之首以祛來者之惑云

始作鎮軍叅軍經曲阿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時來苟冥會婉孌憩通衢投策命晨裝暫與園田疎眇眇孤舟逝緜緜歸思紆我行豈不遥登陟千里餘目倦川塗異心念山澤居望雲慙高鳥臨水愧游魚眞想初在襟誰謂形蹟拘

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班賦求幽貞之所廬

鶴林曰士豈能長守山林長親蓑笠但居市朝軒冕時要使山林蓑笠之念不忘乃爲勝耳淵明望雲慙高鳥四句似此胸襟豈爲外榮所點染哉山谷曰佩王而心若槁木立朝而意在東山亦此意

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䂓林二首

其一

行行循歸路計日望舊居一欣侍溫顏再喜見友于（洪駒父云以兄弟爲友于歌後語也）鼓棹路崎曲指景限西隅江山豈不險歸子念前塗凱風負我心戢枻守窮湖（枻以制切楫也）高莽眇無界夏木獨森疎誰言客舟遠近瞻百里餘延目識南嶺空歎將焉如

其二

自古歎行役我今始知之山川一何曠巽坎難與期（巽順也坎險也或曰巽風也坎水也言道路行役之艱難）崩浪聒天響（聒喧語也）長風無息時久游戀所生如何淹在茲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當年詎有幾縱心復何疑

趙泉山曰二詩皆直敘歸省意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一作塗口）

按江圖自沙陽下流一百五十里至赤圻赤圻二十里至塗口

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俗情如何捨此去遙遙至南荊叩枻新秋月臨流別友生涼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昭昭天宇闊皛皛川上平懷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舊墟不爲好爵縈養眞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按是時淵明年三十七中間除癸巳爲州祭酒乙未距庚子叅鎮軍事三十載家居矣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

其一

在昔聞南畝當年竟未踐屢空既有人春興豈自免夙晨裝吾駕啓塗情已緬鳥弄歡新節泠風送餘善寒竹被荒蹊地爲罕人遠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復返即理愧通識所保詎乃淺

其二

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志長勤秉耒歡時務解顏勸農人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耕種有時息行者無問津日入相與歸壺漿勞近鄰長吟掩柴門聊爲隴畝民

東坡曰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非古

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語非予之世
農亦不識此語之妙

癸卯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

寢遊衡門下邈與世相絶顧眄莫誰知荊扉晝
常閉（閉必結切闔也）淒淒歲暮風翳翳經日雪傾耳無
希聲在目皓已潔（潔或作結）勁氣侵襟袖簞瓢謝屢
設蕭索空宇中了無一可悅歷覽千載書時時
見遺烈高操非所攀深得固窮節平津苟不由（漢元朔中武帝詔封公孫弘爲平津侯）
棲遲詎爲拙寄意一言外

茲契誰能別
鶴林曰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此十
字雪之輕虛潔白盡在是矣後此者莫
能加也

乙巳歲三月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

我不踐斯境歲月好已積晨夕看山川事事悉
如昔微雨洗高林清飈矯雲翮眷彼品物存義
風都未隔伊余何爲者勉勵從茲役一形似有
制素襟不可易園田日夢想安得久離析終懷
在歸舟諒哉宜霜柏
趙泉山曰此詩大旨慶遇安帝光復大
業不失舊物也

還舊居

疇昔家上京（南康志近城五里地名上京亦有淵明故居）六載去還
歸（韓子蒼云淵明自庚子始作建威參軍由參軍爲彭澤遂棄官歸是歲乙巳故云六載趙泉山云自乙未佐鎭軍幕迄今六載韓說蓋誤）今日始復來惻愴多所
悲阡陌不移舊邑屋或時非復歷周故居鄰老
罕復遺步步尋往迹有處特依依流幻百年中

寒暑日相推常恐大化盡氣力不及衰撥置且
莫念一觴聊可揮

戊申歲六月中遇火

草廬寄窮巷甘以辭華軒正夏長風急林室頓
燒燔一宅無遺宇舫舟蔭門前迢迢新秋夕亭
亭月將圓（亭亭高也）果菜始復生驚鳥尚未還中宵
竚遥念一盼周九天總髮抱孤念奄出四十年
形迹憑化往靈府長獨閑貞剛自有質玉石乃
非堅仰想東戶時餘糧宿中田鼓腹無所思朝

起暮歸眠既巳不遇茲且遂灌西園

按靖節舊宅居于柴桑縣之柴桑里至是屬同禄之變越後年徙居於南里之南村

巳酉歲九月九日

靡靡秋巳夕淒淒風露交蔓草不復榮園木空自凋清氣澄餘滓杳然天界高哀蟬無歸響叢鴈鳴雲霄萬化相尋繹人生豈不勞從古皆有沒念之中心焦何以稱我情濁酒且自陶千載

非所知聊以永今朝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勤日入負耒還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于盥濯息簷下斗酒散襟顏遥遥沮溺心千載乃相關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歎

觀此詩知靖節既休居惟躬耕是資故蕭德施曰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為耻

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潠田舍穫 潠蘇困切

貧居依稼穡戮力東林隈不言春作苦常恐負所懷司田眷有秋寄聲與我諧饑者歡初飽束帶候鳴鷄揚檝越平湖汎隨清壑迴鬱鬱荒山裏猿聲閑且哀悲風愛靜夜林鳥喜晨開曰余作此來三四星火頹姿年逝巳老其事未云乖遥謝荷蓧翁聊得從君栖

蔡寬夫曰秦漢巳前字書未備既多假

借而音無反切平仄皆通用自齊梁後既拘以四聲又限以音韻故士率以偶儷聲病為工文氣安得不卑弱惟淵明韓退之時時擺脫俗拘忌故栖字與乖字皆取其傍韻用蓋筆力自足以勝之

飲酒二十首

余閑居寡歡兼比夜巳長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辭無詮次聊

命故人書之以爲歡笑爾

其一

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寧似東陵時漢蕭何傳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東陵瓜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兹達人解其會逝將不復疑忽與一觴酒日夕歡相持

黃山谷曰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此是西漢人文章他人多少語言盡得此理

其二

積善云有報夷叔在西山善惡苟不應何事空立言九十行帶索饑寒況當年列子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人爲貴吾得爲人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吾得爲男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已行年九十矣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得終當何憂乎哉孔子曰善哉能自寬也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

詩眼曰近世名士作詩云九十行帶索榮公老無依余謂之曰陶詩本非警策因有君詩乃見陶之工或譏余貴耳賤目則爲解曰榮啓期事近出列子不言榮公可知九十則老可知行帶索則無依可知五字皆贅也若淵明意謂至於九十猶不免行而帶索則自少壯至於長老其饑寒艱苦宜如此窮士之所以可悲也此所謂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古人文章必不虛設

其三

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飲但顧世間名所以貴我身豈不在一生一生復能幾倏如流電驚鼎鼎百年内持此欲何成

其四

栖栖失群鳥日暮猶獨飛徘徊無定止夜夜聲轉悲厲響思清遠去來何依依自值孤生松斂翮遙來歸勁風無榮木此蔭獨不衰託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

趙泉山曰此詩譏切殷景仁顏延年輩

附麗于宋

其五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眞意○欲辯已忘言○

王荊公曰淵明詩有奇絕不可及之語如結廬在人境四句由詩人以來無此句

東坡曰採菊之次偶然見山初不用意而景與意會故可喜也

敬齋曰前輩有佳句初未之知後人尋繹出來始見其工如淵明悠然見南山方在籬間把菊時安知其高老杜佳句最多尤不自知也如是則撞破煙樓手段豈能有得耶

蔡寬夫曰俗本多以見爲望字若爾便有褰裳濡足之態矣一字之誤害理如此

張九成曰此即淵明畎畝不忘君之意也

其六

行止千萬端誰知非與是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譽毀三季多此事（漢敘傳三季之後註云三代之末也）達士似不爾咄咄俗中惡（咄丁骨切叱也）且當從黃綺

湯東澗曰此篇言季世出處不齊士皆以乘時自奮爲賢吾知從黃綺而已世俗之是非毀譽非所計也

其七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裛於及切 掇都奪切）汎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遠于願切）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群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

定齋曰自南北朝以來菊詩多矣未有能及淵明詩語盡菊之妙如秋菊有佳色他華不足以當此一佳字然終篇寓意高遠皆繇菊而發耳

艮齋曰秋菊有佳色一語洗盡古今塵
俗氣
東坡曰靖節以無事爲得此生則見役
於物者非失此生耶
韓子蒼曰余嘗謂古人寄懷於物而無
所好然後爲達況淵明之眞其於黃花
直寓意耳至言飮酒適意亦非淵明極
致向使無酒但悠然見南山其樂多矣
遇酒輒醉〃醒之後豈知有江州太守
哉當以此論淵明

其八
青松在東園衆草沒其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
高枝連林人不覺獨樹衆乃奇提壺挂寒柯遠
望時復爲吾生夢幻間何事紲塵羈
其九
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爲誰歟田父有
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繿縷茅簷下未
足爲高栖一世皆尚同願君汨其泥汨古沒切深感
父老言稟氣寡所諧紆轡誠可學違已詎非迷
且共歡此飮吾駕不可回
趙氏註杜甫宿花村第二首云一篇之
中賓主旣具問答了然可以比淵明此
首
趙泉山曰時輩多勉靖節以出仕故作
此篇
其十
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道路迥且長風波阻

中塗此行誰使然似爲饑所驅傾身營一飽少
許便有餘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閑居
趙泉山曰此篇述其爲貧而仕
其十一
顏生稱爲仁榮公言有道屢空不獲年長饑至
于老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稱
心固爲好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裸葬何必
惡前漢楊王孫臨終令其子曰吾欲裸葬以反吾眞死則爲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旣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子遂裸葬人當解意表

東坡曰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寶不過軀軀化則寶亡矣人言靖節不知道吾不信也

東澗曰顏榮皆非希身後名正以自遂其志耳保千金之軀者亦終歸於盡則裸葬亦未可非也或曰前八句言名不足賴後四句言身不足惜淵明解處正在身名之外也

其十二

長公曾一仕壯節忽失時杜門不復出終身與世辭(張釋之子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終身不仕)仲理(楊倫)歸大澤高風始在茲一往便當已何為復狐疑去去當奚道世俗久相欺擺落悠悠談請從余所之

其十三

有客常同止趣捨邈異境一士長獨醉一夫終年醒醒醉還相笑發言各不領規規一何愚兀傲差若穎寄言酣中客日沒燭當秉

湯東澗曰醒者與世討分曉而醉者頗然聽之而已淵明蓋沉冥之逃者故以醒為愚而以兀傲為穎耳

其十四

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荊坐松下數斟已復醉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張文潛曰陶元亮雖嗜酒家貧不能常飲酒而況必飲美酒乎其所與飲多田野樵漁之人班坐林間所以奉身而悅口腹者畧矣

石林詩話曰晉人多言飲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眞在酒蓋方時艱人各懼禍惟託於醉可以粗遠世故耳

其十五

貧居乏人工灌木荒余宅(灌木叢木也)班班有翔鳥寂寂無行跡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歲月相催逼鬢邊早已白若不委窮達素抱深可惜

其十六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行行向不惑淹留遂無成竟抱固窮節饑寒飽所更弊廬交悲風荒草沒前庭披褐守長夜晨雞不肯鳴孟公不在茲終以翳吾情（前漢陳遵字孟公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

其十七

幽蘭生前庭含薰待清風清風脫然至見別蕭艾中行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覺悟當念還鳥盡廢良弓

湯東澗曰蘭薰非清風不能別賢者出處之致亦待知者知耳淵明在彭澤日有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語所謂失故路也惟其任道而不牽於俗故卒能回車復路云耳鳥盡弓藏蓋借昔人去國之語以喻已歸田之志

其十八

子雲性嗜酒家貧無由得時賴好事人載醪祛所惑（楊雄家貧嗜酒人希至其門好事者載酒殽從游學）觴來為之盡是諮無不塞有時不肯言豈不在伐國仁者用其心何嘗失顯默

湯東[illegible]曰此篇蓋托子雲以自況故以柳下惠事終之五柳先生傳云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

其十九

疇昔苦長饑投耒去學仕將養不得節凍餒固纏已是時向立年志意多所恥遂盡介然分終

死歸田里冉冉星氣流亭亭復一紀世路廓悠悠楊朱所以止（淮南說林訓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雖無揮金事（文選張協詠二疏詩云揮金樂當年）濁酒聊可恃

按彭澤之歸在義熙元年乙巳此云復一紀則賦此飲酒當是義熙十二三年間

其二十

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孔子）彌縫

使其淳風鳥雖不至禮樂暫得新洙泗輟微響漂流逮狂秦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翁爲事誠殷勤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若復不快飲空負頭上巾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

東澗曰諸老翁似謂漢初伏生諸人退之所謂群儒區區脩補者劉歆移太常書亦可見不見所問津蓋淵明自況於沮溺而歎世無孔子徒也

東坡曰但恐多謬誤君當恕醉人此未醉時說也若已醉何假憂誤哉然世人言醉時是醒時語此最名言

止酒

居止次城邑逍遙自閑止坐止高蔭下步止蓽門裏好味止園葵大懽止稚子平生不止酒止酒情無喜暮止不安寢晨止不能起日日欲止之營衛止不理徒知止不樂未知止利己始覺止爲美今朝真止矣從此一止去將止扶桑涘山海經云黑齒之北曰暘谷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皆戴烏郭璞云扶木扶桑也清顏止宿容奚止千萬祀

胡仔曰坐止高蔭下四句余反覆味之然後知淵明之用意非獨止酒於此四者皆欲止之故坐止於樹蔭之下則廣廈華堂吾何羨焉步止於蓽門之裏則朝市深利吾何趨焉好味止於啖園葵則五鼎方丈吾何欲焉大懽止於戲稚子則燕歌趙舞吾何樂焉在彼者難求而在此者易爲也淵明固窮守道安於

丘園疇肯以此易彼乎

述酒

舊注儀狄造杜康潤色之

宋本云此篇與題非本意諸本如此誤

重離照南陸鳴鳥聲相聞秋草雖未黃融風久已分素礫皛脩渚南嶽無餘雲豫章抗高門重華固靈墳豫章宋武始封重華斥恭帝禪遜事流淚抱中歎傾耳聽司晨神州獻嘉粟西靈爲我馴諸梁董師旅

羊勝喪其身黃山谷云羊勝當是羊勝羊勝白公也沈諸梁葉公也從白公勝山陽歸下國魏降漢獻帝爲山陽公卒弒之成名猶不勤上生善斯牧安樂不爲君平王從韓子蒼本舊作生去舊京峽中納遺薰雙陵甫云育三趾顯奇文王子愛清吹日中翔河汾朱公練九齒閑居離世紛峩峩西嶺內偃息常所親天容自永固彭殤非等倫

黃山谷曰此篇有其義而亡其辭似是讀異書所作其中多不可解

韓子蒼曰余反覆之見山陽歸下國之

句蓋用山陽公事疑是義熙以後有所感而作也故有流淚抱中歎平王去舊京之語淵明忠義如此今人或謂淵明所題甲子不必皆義熙後此亦豈足論淵明哉惟其高舉遠蹈不受世紛而至於躬耕乞食其忠義亦足見矣

趙泉山曰此晉恭帝元熙二年也六月十一日宋王裕迫帝禪位既而廢帝爲零陵王明年九月潛行弒逆故靖節詩中引用漢獻事今推子蒼意考其退休後所作詩類多悼國傷時感諷之語然不欲顯斥故命篇云雜詩或託以述酒飲酒擬古惟述酒間寓以他語使漫奧不可指摘今於名篇姑見其一二句警要者餘章自可意逆也如豫章抗高門重華固靈墳此豈述酒語耶三季多此事慷慨爭此場忽值山河改其微旨端有在矣類之風雅無愧詠稱靖節道必

懷邦劉良註懷邦者不忘於國故無爲子曰詩家視淵明猶孔門視伯夷也

湯東磵曰按晉元熙二年六月劉裕廢恭帝爲零陵王明年以毒酒一甖授張偉使酖王偉自飲而卒繼又令兵人踰垣進藥王不肯飲遂掩殺之此詩所爲作故以述酒名篇詩辭盡隱語故觀者弗省獨韓子蒼以山陽下國一語疑是義熙後有感而賦予反覆詳考而後知

決爲零陵哀詩也昔蘇子讀述史九章
曰去之五百歲吾猶見其人也豈虛言
哉

責子 舒儼宣俟雍份端佚通佟共五人舒宣雍端通皆小名也

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
紙筆阿舒儼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俟行志
學而不愛文術雍份端佚年十三不識六與七
通佟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
杯中物

黃山谷曰觀淵明此詩想見其人慈祥
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
肖而淵明愁歎見於詩耳所謂癡人前
不得說夢也

有會而作 并序

舊穀既沒新穀未登頗爲老農而值年
災日月尚悠爲患未已登歲之功既不
可希朝夕所資煙火裁通旬日已來始
念饑乏歲云夕矣慨然永懷今我不述
後生何聞哉

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饑菽麥實所羨孰敢慕
甘肥惄如亞九飯 惄饑也 當暑厭寒衣歲月將欲
暮如何辛苦悲常善粥者心深恨蒙袂非嗟來
何足吝徒沒空自遺斯濫豈彼志固窮夙所歸
餒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師

趙泉山曰此篇述其艱食之悰尤爲酸
楚老至更長饑足終身未嘗足食也

蜡日 蜡助駕切

蜡臘祭名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
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

風雪送餘運無妨時已和梅柳夾門植一條有
佳花我唱爾言得酒中適何多未能明多少章
山有奇歌

四時 此顧凱之神情詩類文有全篇然顧詩首尾不類獨此警絕

春水滿泗澤夏雲多奇峯秋月揚明暉冬嶺秀
孤松

劉斯立曰當是凱之用此足成全篇篇

中惟此警策居然可知或雖顧作淵明摘出四句可謂善擇矣

許彥國詩話曰此詩乃顧長康詩誤入彭澤集

陶靖節集卷之三

陶靖節集卷之四

詩五言

擬古九首

其一

榮榮窗下蘭密密堂前柳初與君別時不謂行當久出門萬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相醉不在接杯酒蘭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負多謝諸少年相知不忠厚意氣傾人命離隔復何有

其二

辭家夙嚴駕當往志無終問君今何行非商復非戎聞有田子春節義為士雄斯人久已死鄉里習其風生有高世名既沒傳無窮不學狂馳子直在百年中田疇字子春漢北平無終人時董卓遷帝于長安幽州牧劉虞欲遣使奔問行在無其人聞疇奇士乃署為從事疇將行道路阻絕遂循間道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天子蒙塵不可荷佩榮寵固辭不受得報還虞已為公孫瓚所害疇謁虞墓哭泣而去瓚怒曰汝何不送章報於我疇答曰云云瓚壯之疇得北歸遂入徐無山中

其三

仲春遘時雨始雷發東隅衆蟄各潛駭草木從

楨舒翩翩新來燕雙雙入我廬先巢故尚在相將還舊居自從分別來門庭日荒蕪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

其四

迢迢百尺樓分明望四荒暮作歸雲宅朝為飛鳥堂山河滿目中平原獨茫茫古時功名士慷慨爭此場一旦百歲後相與還北邙邙音忙松柏為人伐高墳互低昂頹基無遺主遊魂在何方榮華誠足貴亦復可憐傷

其五

東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說苑子思三旬九食十年著一冠辛苦無此比常有好容顏我欲觀其人晨去越河關青松夾路生白雲宿簷端知我故來意取琴為我彈上絃驚別鶴下絃操孤鸞願留就君住從今至歲寒

其六

蒼蒼谷中樹冬夏常如茲年年見霜雪誰謂不知時厭聞世上語結友到臨淄稷下多談士指彼決吾疑裝束既有日已與家人辭行行停出門還坐更自思不怨道里長但畏人我欺萬一不合意永為世笑之伊懷難具道為君作此詩

湯東澗曰前四句與而比以言吾有定見而不為談者所眩似謂白蓮社中人也

其七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達曙酣且歌曙東方明歌竟長歎息持此感人多皎皎雲間

月灼灼葉中華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

其八

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游誰言行游近張掖至幽州饑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荊軻為燕太子丹刺秦王太子及賓客皆送至易水之上不見相知人惟見古時丘路邊兩高墳伯牙與莊周此士難再得吾行欲何求

東澗曰首陽易水亦寓憤世之意說苑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可為鼓也惠施卒而莊子深瞑不言見世

莫可語也伯牙之琴莊周之言惟鍾惠
能聽今有能聽之人而無可聽之言此
淵明所以罷遠游也

其九

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採枝條始欲茂忽值山
河改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春蠶既無食寒
衣欲誰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
東澗曰業成志樹而時代遷革不復可
騁然生斯時矣奚所歸悔耶

雜詩十二首

其一

人生無根蔕飄如陌上塵分散逐風轉此已非
常身落地爲兄弟何必骨肉親得歡當作樂斗
酒聚比隣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及時當勉
勵歲月不待人

其二

白日淪西河素月出東嶺遥遥萬里輝蕩蕩空
中景風來入房戶夜中枕席冷氣變悟時易不
眠知夕永欲言無予和揮杯勸孤影日月擲人
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悽終曉不能靜

其三

榮華難久居盛衰不可量昔爲三春蕖今作秋
蓮房嚴霜結野草枯悴未遽央日月有環周我
去不再陽眷眷往昔時憶此斷人腸
湯東澗曰此篇亦感興亡之意

其四

丈夫志四海我願不知老親戚共一處子孫還

相保觴絃肆朝日罇中酒不燥緩帶盡歡娛起
晩眠常早孰若當世士氷炭滿懷抱百年歸丘
壟用此空名道

其五

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
遠翥荏苒歲月頹此心稍已去值歡無復娛每
每多憂慮氣力漸衰損轉覺日不如壑舟無須
臾引我不得住前塗當幾許未知止泊處古人
惜寸陰念此使人懼

湯東澗曰太白詩云百歲落半塗前期浩漫漫中宵不成寐天明起長歎人生學無歸宿者例有此歎必聞道而後免此此淵明所以惜寸陰歟

其六

昔聞長者言掩耳每不喜柰何五十年忽以親此事求我盛年歡（男子自二十一至二十九則爲盛年）一毫無復意去去轉欲遠此生豈再值傾家時作樂竟此歲月駛有子不留金何用身後置

按此詩靖節年五十作也時義熙十年甲寅初廬山東林寺主釋慧遠集緇素百二十有三人於山西巖下般若臺精舍結白蓮社歲以春秋二節同寅協恭朝宗靈像也及是秋七月二十八日命劉遺民撰同誓文以申嚴斯事其間譽望尤著爲當世推重者號社中十八賢（劉遺民張詮雷次宗宗炳周續之張野等預焉）時秘書丞謝靈運才學爲江左冠而負才傲物少所推挹一見遠公遽改容致敬因於神殿後鑿二池植白蓮以規求入社遠公察其心雜拒之靈運晚節踈放不檢果不克令終中書侍郎范甯直節立朝爲權貴諸忌出守豫章遠公移書邀入社甯辭不至盖未能頓委世緣也靖節與遠公雅素寧爲方外交而不願齒社列遠公遂作詩博酒鄭重招致竟不可詘按梁僧慧皎高僧傳遠公持律精苦雖豉酒

米汁及蜜水之微且誓死不犯乃欽靖節風槩顧我能致之者力爲之不假邸靖節反麾而謝之或與樵蘇田父班荆道舊千何庸流能窺其趣哉靖節每來社中一日謁遠公甫及寺外聞鐘聲不覺攢容遽命還駕法眼禪師晚叅示衆云今夜鐘鳴復來有何事若是陶淵明攢眉却迴去此靖節洞明心要惟法眼特爲揄揚張商英有詩云虎溪回首去

陶令趣何深謝無逸詩云淵明從遠公了此一大事下視區中賢碁不可人意遠公居山餘三十年影不出山蹟不入俗送賓游履常以虎溪為界他日偕靖節簡寂禪觀主陸脩靜語道不覺過虎溪數百步虎輒驟鳴因相與大笑而別石恪遂作三笑圖東坡贊之李伯時蓮社圖李元宗紀之足標一時之風致云

其七

日月不肯遲四時相催迫寒風拂枯條落葉掩長陌弱質與運頹玄鬢早已白（靖節早年髮白）素標揷人頭前塗漸就窄家為逆旅舍我如當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舊宅

其八

代耕本非望所業在田桑躬親未曾替寒餒常糟糠豈期過滿腹但願飽粳糧御冬足大布麄絺以應陽正爾不能得（山谷云正爾不能得乃當時語改作止甚失語）哀哉亦可傷人皆盡獲宜拙生失其方理也可奈何且為陶一觴

其九

遥遥從羇役一心處兩端掩淚汎東逝順流追時遷日沒星與昴勢翳西山巔蕭條隔天涯惆悵念常飡慷慨思南歸路遐無由緣關梁難虧替絶音寄斯篇

其十

閑居執蕩志時駛不可稽驅役無停息軒裳逝東崕沉陰擬薰麝寒氣激我懷歲月有常御我來淹已彌慷慨憶綢繆此情久已離荏苒經十載暫為人所羈庭宇翳餘木倏忽日月虧

其十一

我行未云遠回顧慘風涼春燕應節起高飛拂塵梁邊鴈悲無所代謝歸北鄉離鵾鳴清池涉暑經秋霜愁人難為辭遥遥春夜長

其十二

娟娟松標崖孌孌柔童子年始三五間喬柯無可倚養色含氣粲然有心理

東坡和陶無此篇

詠貧士七首

其一

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曖曖空中滅何時見餘暉朝霞開宿霧衆鳥相與飛遲遲出林翮未夕復來歸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饑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

湯東澗曰孤雲倦翮以興舉世皆依乘風雲而已獨無攀援飛翻之志寧忍饑

寒以守志節縱無知此意者亦不足悲也

其二

淒厲歲云暮擁褐曝前軒南圃無遺秀枯條盈北園傾壺絕餘瀝闚竈不見煙詩書塞座外日昃不遑研閑居非陳厄竊有慍見言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

其三

榮叟老帶索欣然方彈琴（見飲酒詁）原生納決履清歌暢高音（原憲）重華去我久貧士世相尋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豈忘襲輕裘苟得非所欽賜也徒能辯乃不見吾心

其四

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劉向列女傳魯黔婁妻者魯黔婁先生之妻也先生死曾子弔哭之畢曰何以為諡其妻曰以康為諡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何樂於此而諡為康寧其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為國相辭而不受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求仁得仁求義得義其諡曰康不亦宜乎）好爵吾

不榮厚饋吾不酬一旦壽命盡弊服仍不周豈不知其極非道故無憂從來將千載未復見斯儔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

其五

袁安困積雪邈然不可干（晉書洛陽大雪丈餘縣令出見袁安門無行迹謂其已死入見安偃卧問其故答曰大雪人皆乏食不宜干人令賢之舉孝廉）阮公見錢入即日棄其官芻藁有常溫採莒足朝飡豈不實辛苦所懼非饑寒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戚顏至德冠邦閭清節映西關

其六

仲蔚愛窮居遶宅生蒿蓬翳然絕交游賦詩頗能工舉世無知者止有一劉龔（張仲蔚善屬文好詩賦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沒人閉門養性時人莫知惟劉龔知之）此士胡獨然寔由罕所同介焉安其業所樂非窮通（莊子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人事固以拙聊得長相從

其七

昔在黃子廉（黃蓋傳云南陽太守黃子廉之後也）彈冠佐名州一朝辭吏歸清貧略難儔年饑感仁妻泣涕向我

流丈夫雖有志固爲男女憂惠孫一晤歎腆贈竟莫酬誰云固窮難邈哉此前脩

詠二疏 幷序

漢疏廣傳廣字仲翁爲太子太傅兄子受爲太子少傅在位五歲廣謂受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宦至二千石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不亦善乎即日上疏乞骸骨宣帝許之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者皆曰賢哉二大夫廣歸鄉里日具酒食故舊賓客與相娛樂

大象轉四時功成者自去（蔡澤云四時之序功成者去）借問衰周來幾人得其趣游目漢廷中二疏復此舉高嘯返舊居長揖儲君傳餞送傾皇朝華軒盈道路離別情所悲餘榮何足顧事勝感行人賢哉豈常譽厭厭閭里歡所營非近務促席延故老揮觴道平素問金終寄心清言曉未悟放意

樂餘年遑恤身後慮誰云其人亡久而道彌著

東坡曰詠二疏詩淵明未嘗出二疏既出而知返其志一也或以謂既出而返如從病得愈其味勝於初不病此惑者顛倒見耳

東澗曰二疏取其歸三良與主同死荊卿爲主報仇皆託古以自見云

詠三良 幷序

三良子車氏子奄息仲行鍼虎穆公薨

康公從治命以三子爲殉國人哀之賦

黃鳥

彈冠乘通津但懼時我遺服勤盡歲月常恐功愈微忠情謬獲露遂爲君所私出則陪文輿入必侍丹帷箴規嚮已從計議初無虧一朝長逝後願言同此歸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臨穴罔惟疑投義志攸希荊棘籠高墳黃鳥聲正悲良人不可贖泫然沾我衣

葛常之曰三良以身殉秦穆之葬黃鳥

之詩哀之序詩者謂國人刺繆公以人從死則咎在秦穆不在三良矣王仲宣云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訾臨沒要之死焉得不相隨陶元亮云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是皆不以三良之死爲非也至李德裕則謂社稷死則死之不可許之死欲與梁丘據安陵君同譏則是罪三良之死非其所矣然君命之於前衆驅之於後爲三良者雖欲不死得乎惟柳子厚云疾病命固亂魏氏言有章從邪陷厥父吾欲討彼狂使康公能如魏顆不用亂命則豈至陷父於不義如此哉東坡和陶亦云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眞孝愛三良安足希似與柳子之論合審如是則三良不能無罪然坡公過秦穆墓詩乃云穆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狥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横則又

言三良之殉非穆公之意也

詠荊軻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强嬴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荊卿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雄髮指危冠猛氣充長纓飲餞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淮南子高漸離宋意爲擊筑而歌於易水之上）蕭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庭凌厲越萬里逶迤

過千城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惜哉劍術疎魯句踐聞荆軻之刺秦王曰惜哉其不講於刺劔之術也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

朱文公曰淵明詩人皆說平淡看他自豪放得來不覺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荆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

讀山海經按讀山海經穆天子傳止遡讀山海

其一

孟夏草木長遶屋樹扶踈○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廻故人車歡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汎覽周王傳周穆天子傳者太康二年汲縣民發古冢所獲書也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其二

玉臺凌霞秀王母怡妙顏天地共俱生不知幾何年靈化無窮已館宇非一山高酣發新謡寧效俗中言

山海經云玉山王母所居又云處崑崙之丘郭璞註云王母亦自有離宮別舘不專住一山也穆天子傳西王母宴穆王於瑶池之上爲天子謡曰云云

其三

迢遞槐江嶺是謂玄圃丘西南望崑墟光氣難與儔亭亭明玕照落落清瑶流恨不及周穆託乘一來游

山海經云槐江之山其上多琅玕實惟

帝之平圃南望崑崙其光熊熊其氣魂魂爰有淫流其清洛洛平圃即玄圃淫流上音遥○穆傳天子銘跡於玄圃之上

其四

丹木生何許迺在峚音密山陽黄花復朱實食之壽命長白玉凝素液瑾瑜發奇光豈伊君子寳見重我軒黄

山海經云峚山上多丹木黄華而赤實

食之不饑丹水出焉其中多白玉是有
玉膏黃帝是食是饗瑾瑜之玉爲良潤
澤而有光君子服之以禦不祥

其五

翩翩三青鳥毛色奇可憐朝爲王母使暮歸三
危山我欲因此鳥具向王母言在世無所須惟
酒與長年

山海經云三青鳥主爲西王母取食又
曰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

其六

逍遥蕪皐上杳然望扶木洪柯百萬尋森散覆
暘谷靈人侍丹池朝朝爲日浴神景一登天何
幽不見燭

山海經云大荒之中有山上有扶木柱
三百里有谷曰暘谷上有扶木註云扶
桑在上

其七

粲粲三珠樹寄生赤水陰亭亭凌風桂八榦共
成林靈鳳撫雲舞神鸞調玉音雖非世上寶爰
得王母心

山海經云三珠樹生赤水上其樹如栢
葉皆爲珠○桂林八樹在番隅東八樹
而成林言其大也○載民之國爰有歌
舞之鳥鸞鳥自歌鳳鳥自舞

其八

自古皆有沒何人得靈長不死復不老萬歲如
平常赤泉給我飲員丘足我糧方與三辰游壽

考豈渠央

山海經云不死民在交脛國東其人黑
色壽不死

其九

夸父誕宏志乃與日競走俱至虞淵下似若無
勝負神力既殊妙傾河焉足有餘迹寄鄧林功
竟在身後

山海經云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
於禺谷渴欲得飲飲於河渭河渭不之

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爲
鄧林注夸父者神人之名也其能及日
景而傾河渭豈以走飲哉

其十

精衛銜微木將以塡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
常在同物既無慮化去不復悔徒設在昔心良
晨詎可待

山海經云精衛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
游于東海溺而不反故爲精衛常銜西

山之木石以堙東海

曾紘曰余嘗評陶公詩語造平淡而寓
意深遠外若枯槁中實敷腴眞詩人之
冠冕也平生酷愛此作每以世無善本
爲恨因山海經詩云形夭無千歲猛志
固常在疑上下文義不相貫遂取山海
經參校經中有云刑天獸名也口中好
御干戚而舞乃知此句是刑天舞干戚
故與猛志固常在相應五字皆訛盖字

畫相近無足怪者因思宋宣獻言校書
如拂几上塵旋拂旋生豈欺我哉

其十一

巨猾肆威暴欽駓違帝旨窫窳(上音軋下音愈)強能變
祖江遂獨死明明上天鑒爲惡不可履長枯固
已劇鵕鶚豈足恃

山海經云鐘山神其子曰鼓是與欽䲹
(音邳)殺祖江于崑崙之陽帝乃戮之欽䲹
化爲大鶚鼓亦化爲鵕鳥見即其邑大

旱○窫窳龍首居溺水中注云本蛇身
人面爲貳負臣所殺復化而成此物

其十二

鵃鵝(當作鴟鴸)見城邑其國有放士念彼懷生世當
時數來止青丘有奇鳥自言獨見爾本爲迷者
生不以喻君子

山海經云柜山有鳥其狀如鴟其名曰
鴸(音株)見則其縣多放士注放逐也青丘
之山有鳥狀如鳩

其十三

嚴嚴顯朝市帝者愼用才何以廢共鯀重華爲之來仲父獻誠言姜公乃見猜臨沒告饑渴當復何及哉

擬挽歌辭三首

其一

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爲人今旦在鬼錄魂氣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嬌兒索父啼良友撫我哭得失不復知是非安能覺千秋萬歲

後誰知榮與辱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

其二

在昔無酒飲今但湛空觴春醪生浮蟻何時更能嘗殽案盈我前親舊哭我傍欲語口無音欲視眼無光昔在高堂寢今宿荒草鄉（一本有荒草無人眠極視正茫茫二句）一朝出門去歸來夜未央

其三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嶕嶢馬爲仰天鳴風爲自蕭條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柰何向來相送人各自還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

祁寬曰昔人自作祭文挽詩者多矣或寓意騁辭成於暇日寬攷次靖節詩文乃絕筆於祭挽三篇蓋出於屬纊之際者辭情俱達尤爲精麗其於晝夜之道了然如此古之聖賢唯孔子曾子能之見於曳杖之歌易簀之言嗟哉斯人沒

七百年未聞有稱贊及此者因表而出之附于卷末

趙泉山曰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與自祭文律中無射之月相符知挽辭乃將逝之夕作是以梁昭明采此辭入選止題曰陶淵明挽歌而編次本集者不悟乃題云擬挽歌辭曾端伯曰秦少游將亡效淵明自作哀挽王平甫亦云九月清霜送陶令此則挽辭決非擬作從

可知矣
又曰晉桓伊善挽歌庾晞亦喜為挽歌每自搖大鈴為唱使左右齊和袁山松遇出遊則好令左右作挽歌類皆一時名流達士習尚如此非如今之人例以為悼亡之語而惡言之也

按蘇劉皆不知豈畏死耶

聯句

鳴鴈乘風飛去去當何極念彼窮居士如何不嘆息 淵明 雖欲騰九萬扶搖竟何力遠招王子喬雲駕庶可飭 愔之 顧侶正徘徊離離翔天側霜露豈不切務從忘愛翼 循之 高柯濯條幹遠眺同天色思絕慶未看徒使生迷惑

陶靖節集卷之五

雜文

桃花源記 并詩

桃源經曰桃源山在縣南一十里西北乃沅水曲流而南有障山東帶鈔羅溪周回三十有二里所謂桃花源也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 漁人姓黃名道真 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

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

足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
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劉歆）太守即遣人隨
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
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
津者

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
云逝往迹浸復湮來逕遂蕪廢相命肆農耕日
入從所憩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春蠶收長
絲秋熟靡王稅荒路曖交通雞犬互鳴吠俎豆

猶古法衣裳無新製童孺縱行歌班白歡游詣
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雖無紀曆誌四時自
成歲怡然有餘樂于何勞智慧奇蹤隱五百一
朝敞神界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借問游方
士焉測塵囂外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

唐子西曰唐人有詩云山僧不解數甲
子一葉落知天下秋及觀淵明詩云雖
無紀曆誌四時自成歲便覺唐人費力
如此如桃花源記言尚不知有漢無論
魏晉可見造語之簡妙蓋晉人工造語
而淵明其尤也

東坡曰世傳桃源事多過其實考淵明
所記止言先世避秦亂來此則漁人所
見似是其子孫非秦人不死者也又云
殺雞作食豈有仙而殺者乎舊說南陽
有菊水水甘而芳居民三十餘家飲其
水皆壽或至百二三十歲蜀青城山老
人村有五世孫者道極險遠生不識鹽

醯而溪中多枸杞根如龍蛇飲其水故
壽近歲道稍通漸能致五味而壽益衰
桃源蓋此比也使武陵太守得至焉則
已化為爭奪之場久矣常意天壤間若
此者甚眾不獨桃源

胡仔曰東坡此論蓋辯證唐人以桃源
為神仙如王摩詰劉夢得韓退之作桃
源行是也惟王介甫作桃源行與東坡
之論合

桃花源記言太元中事詩云奇蹤隱五
百韓退之桃源圖詩又以爲六百年洪
慶善曰自始皇三十三年築長城明年
燔詩書又明年坑儒生三十七年胡亥
立三年而滅於漢二漢四百二十五年
而爲魏魏四十五年而爲晉至孝武寧
康三年通五百八十八年明年改元太
元至太元十二年乃及六百年
趙泉山曰靖節退之雖各舉其歲盈數

要之六百載爲近實而桃花源事當在
孝武帝太元十三年丁亥前數年間任
安貧武陵記直據奇蹤隱五百之語輒
改爲太康中彼不知靖節所記劉子驥
者正太元時人

歸去來兮辭(并序)

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缾
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親故多勸
余爲長吏(令長也)脫然有懷求之靡途會

有四方之事(衍建威命使鄙)諸侯以惠愛爲德
家叔以余貧苦遂見用于小邑(當時制吏得自采辟所部縣令而版授之故云)于時風波未靜心憚遠
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爲酒
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與之情何
則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饑凍雖切違
已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
然慷慨深媿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歛
裳宵逝(詳序意其艱窶就仕可知)尋程氏妹喪于武

昌(在廣云程氏妹從夫姓也)情在駿奔自免去職仲
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因事順心命篇
曰歸去來兮乙巳歲十一月也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
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
寔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輕颺
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日欲曙也)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
三逕就荒松菊猶存(三輔決録云蔣詡舍中竹下開三逕唯故人求仲羊)

仙從之遊也携幼入室有酒盈罇引壺觴以自酌眄
庭柯以怡顏倚南窓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
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
矯首而遐觀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
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
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
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
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
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

始音肯試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
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乎遑遑
兮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
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皐以舒嘯臨清流而
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歐陽文忠公曰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
去來兮辭一篇而已

李格非曰陶淵明歸去來兮辭沛然如
肺腑中流出殊不見有斧鑿痕

朱文公曰其詞義夷曠蕭散雖託楚聲
而無尤怨切蹙之病

休齋曰詩變而為騷騷變而為辭皆可
歌也詞則兼詩騷之聲而尤簡邃焉者
漢武帝作秋風辭一章三易韻其節短
其聲哀此詞之權輿乎陶淵明罷彭澤
令賦歸去來而自命曰辭迨令人歌之
頓挫抑揚自協聲韻盖其詞高甚晉宋
而下欲追躡之不能然秋風詞盡蹈襲

楚辭未甚敷暢歸去來則自出機杼所
謂無首無尾無始無終前非歌而後非
辭欲斷而復續將作而遽止謂洞庭鈞
天而不澹謂霓裳羽衣而不綺此其所
以超乎先秦之世而與之同範也

韓子蒼曰傳言淵明以郡遣督郵至即
日解印綬去而淵明自敘以程氏妹喪
去奔武昌余觀此士既以違己交病又
愧役於口腹意不欲仕久矣及因妹喪

耶去蓋其孝友如此世世人但以不屈於州縣吏爲高故以因督郵而去此去識時委命其意固有在矣豈一督郵能爲之去就哉躬耕乞食且猶不耻而耻屈於督郵必不然矣

東坡曰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恠而問之生曰固知其爲錢但恠其不在紙裹中耳予偶讀淵明歸去來辭云幼稚盈室瓶無儲粟乃知俗傳信而有證使瓶有儲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於瓶中見粟也耶

五柳先生傳并贊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恡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贊曰

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其言玆若人之儔乎（黔婁註見前）酬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藝苑雌黄曰士人言縣令事多用彭澤五株柳雖白樂天六帖亦然以予考之陶淵明潯陽柴桑人也宅邊有五柳樹因號五柳先生後爲彭澤令去家百里則彭澤未嘗有五柳也予初論此人或不然其說比觀南部新書云晉書陶淵明本傳云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嘗作五柳先生傳以自况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即非彭澤令時所栽人多於縣令事使五柳誤也豈所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與若溪漁隱曰沈彬詩陶潛彭澤五株柳潘岳河陽一縣花皆誤用也、

晉故西征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并贊

君諱嘉字萬年江夏鄂人也曾祖父宗以孝行稱仕吳司馬祖父揖元康中為廬陵太守宗葬武昌新陽縣子孫家焉遂為縣人也君少失父奉母二弟居娶大司馬長沙桓公陶侃第十女閨門孝友人無能間鄉閭稱之冲默有遠量弱冠儔類咸敬之同郡郭遜以清操知名時在君右常歎君温雅平曠自以為不及遜從弟立亦有才志與君同時齊譽每推服焉由是名冠州

里聲流京邑太尉潁川庾亮以帝舅民望受分陝之重鎮武昌并領江州辟君部廬陵從事下郡還亮引見問風俗得失對曰嘉不知還傳當問從吏亮以麈尾掩口而笑諸從事既去喚弟翼語之曰孟嘉故是盛德人也君既辭出外自除吏便步歸家母在堂兄弟共相歡樂怡怡如也旬有餘日更版為勸學從事時亮崇脩學校高選儒官以君望實故應尚德之舉太傅河南褚裒簡穆有器識時為豫章太守出朝宗亮正旦大會州府人士率多時彥君在坐次甚遠裒問亮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云在坐卿但自覓裒歷觀遂指君謂亮曰將無是耶亮欣然而笑喜裒之得君奇君為裒之所得乃益器焉舉秀才又為安西將軍庾翼府功曹再為江州別駕巴丘令征西大將軍譙國桓温參軍君色和而正温甚重之九月九日温游龍山參佐畢集四弟二甥咸在坐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吹君帽墮落温目左右及賓客勿言以觀其舉止君

初不自覺良久如廁温命取以還之廷尉太原孫盛為諮議參軍時在坐温命紙筆令嘲之文成示温温以著坐處君歸見嘲笑而請筆作答了不容思文辭超卓四座歎之奉使京師除尚書刪定郎不拜孝宗穆皇帝聞其名賜見東堂君辭以脚疾不任拜起詔使人扶入君嘗為刺史謝永別駕永會稽人喪亡君求赴義路由永興高陽許詢有儁才辭榮不仕每縱心獨往客居縣界嘗乘船近行適逢君過歎曰都邑美士

吾盡識之獨不識此人唯聞中州有孟嘉者將非是乎然亦何由來此使問君之從者君謂其使曰本心相過今先赴義尋還就君及歸遂止信宿雅相知得有若舊交還至轉從事中郎俄遷長史在朝隤然仗正順而已門無雜賓嘗會神情獨得便超然命駕逕之龍山顧景酣宴造夕乃歸温從容謂君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御卿後以疾終於家年五十一始自總髮至于知命行不苟合言無夸矜未嘗有喜愠之容好

酣飲逾多不亂至於任懷得意融然遠寄傍若無人温嘗問君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爾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漸近自然中散大夫桂陽羅含賦之曰孟生善酣不愆其意光祿大夫南陽劉耽昔與君同在温府淵明從父太常夔嘗問耽君若在當已作公否答云此本是三司人爲時所重如此淵明先親君之第四女也凱風寒泉之思寔鍾厥心謹按採行事撰爲此傳懼或乖謬有虧大雅君子之德所以戰戰兢兢若履深薄云爾

贊曰

孔子稱進德脩業以及時也君清蹈衡門則令聞孔昭振纓公朝則德音允集道悠運促不終遠業惜哉仁者必壽豈斯言之謬乎

讀史述九章 余讀史記有所感而述之

夷齊

二子讓國相將海隅天人革命絕景窮居采薇

高歌慨想黃虞貞風凌俗爰感懦夫

箕子

去鄉之感猶有遲遲矧伊代謝觸物皆非哀哀箕子云胡能夷狡童之歌悽矣其悲

管鮑

知人未易相知實難淡美初交利乖歲寒管生稱心鮑叔必安奇情雙亮令名俱完

程杵

遺生良難士爲知己望義如歸允伊二子程生

揮劒懼茲餘恥令德永聞百代見紀

七十二弟子

恂恂舞雩莫曰匪賢俱映日月共飡至言慟由才難感為情牵回也早夭賜獨長年

屈賈

進德脩業將以及時如彼稷契孰不願之嗟乎二賢逢世多疑候瞻寫志感鵩獻辭

韓非

豐狐隱穴以文自殘君子失時白首抱關巧行居災伎辯召患哀矣韓生竟死説難

魯二儒

易代隨時迷變則愚介介若人特為貞夫德不百年汙我詩書逝然不顧被褐幽居

張長公

遠哉長公蕭然何事世路多端皆為我異斂轡朅來獨養其志寢跡窮年誰知斯意

東坡曰讀史述九章夷齊箕子盖有感而云去之五百餘載吾猶識其意也

葛常之韻語陽秋云淵明讀史九章其間皆有深意其尤章章者如夷齊箕子魯二儒三篇夷齊云天人革命絕景窮居貞風凌俗爰感懦夫箕子云去鄉之感猶有遲遲矧伊代謝觸物皆非魯二儒云易代隨時迷變則愚介介若人特為貞夫由是觀之則淵明委身窮巷甘黔婁之貧而不自悔者豈非以耻事二姓而然耶

陶靖節集卷之六

賦

感士不遇賦并序

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賦司馬子長又爲之余嘗以三餘之日講習之暇讀其文慨然惆悵夫履信思順生人之善行抱朴守靜君子之篤素自眞風告逝大僞斯興閭閻懈廉退之節市朝驅易進之心懷正志道之士或潛玉於當年潔己

清操之人或沒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歸之歎三閭發已矣之哀悲夫寓形百年而瞬息已盡立行之難而一城莫賞此古人所以染翰慷慨屢伸而不能已者也夫導達意氣其惟文乎撫卷躊躇遂感而賦之

咨大塊之受氣何斯人之獨靈禀神智以藏照秉三五而垂名或擊壤以自歡（韻語陽秋曰藝經云壤以木爲之前廣後狹長尺四寸濶三寸其形如履將戲先側擊壤於地遠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爲上蓋古戲也）或大濟於蒼生靡潛躍之非分常傲然以稱情世流浪而遂徂物群分以相形密網裁而魚駭宏羅制而鳥驚彼達人之善覺乃逃祿而歸耕山嶷嶷而懷影川汪汪而藏聲望軒唐而永歎甘貧賤以辭榮淳源汨以長分美惡作以異途原百行之攸貴莫爲善之可娛奉上天之成命師聖人之遺書發忠孝於君親生信義於鄉閭推誠心而獲顯不矯然而祈譽嗟乎雷同毀異物惡其上妙筭者謂迷直道者云妄

坦至公而無猜卒蒙耻以受謗雖懷瓊而握蘭徒芳潔而誰亮哀哉士之不遇已不在炎帝帝魁之世獨祗脩以自勤豈三省之或廢庶進德以及時時既至而不惠無爰生之晤言（爰盎）念張季之終蔽（釋之）愍馮叟於郎署（唐）賴魏守以納計（尚）雖僅然於必知亦苦心而曠歲審夫市之無虎眩三夫之獻説悼賈傅之秀朗紆遠轡於促界悲董相之淵致屢乘危而幸濟感哲人之無偶淚淋浪以灑袂承前王之清誨曰天道之無

親澄得一以作鑒恒輔善而佑仁夷投老以長
饑回早夭而又貧傷請車以備槨悲茹薇而殞
身雖好學與行義何死生之苦辛疑報德之若
茲懼斯言之虛陳何曠世之無才罕無路之不
澀（色立切不滑也）伊古人之慷慨病奇名之不立廣結
髮以從政不愧賞於萬邑屈雄志於戚竪竟尺
土之莫及留誠信於身後慟衆人之悲泣商盡
規以拯弊言始順而患入奚良辰之易傾胡害
勝其乃急蒼旻遐緬人事無已有感有昧疇測

其理寧固窮以濟意不委曲而累已既軒冕之
非榮豈縕袍之為耻誠謬會以取拙且欣然而
歸止擁孤襟以畢歲謝良價於朝市

閑情賦 并序

初張衡作定情賦蔡邕作靜情賦檢逸
辭而宗澹泊始則蕩以思慮而終歸閑
正將以抑流宕之邪心諒有助於諷諫
綴文之士奕代繼作並固觸類廣其辭
義余園閭多暇復染翰為之雖文妙不
足庶不謬作者之意乎

夫何懷逸之令姿獨曠世以秀群表傾城之艷
色期有德於傳聞佩鳴玉以比潔齊幽蘭以爭
芬淡柔情於俗內負雅志於高雲悲晨曦之易
夕感人生之長勤同一盡於百年何歡寡而愁
殷褰朱幃而正坐汎清瑟以自欣送纖指之餘
好攘皓袖之繽紛瞬美目以流眄含言笑而不
分（此章說莊姜容貌之美所宜親幸）曲調將半景落西軒悲商
叩林白雲依山仰睇天路俯促鳴絃神儀嫵媚

舉止詳妍激清音以感余願接膝以交言欲自
往以結誓懼冒禮之為諐（諐袪言切過失也說文愆字俗作諐）待
鳳鳥以致辭恐他人之我先意惶惑而靡寧魂
須臾而九遷願在衣而為領承華首之餘芳悲
羅襟之宵離怨秋夜之未央願在裳而為帶束
窈窕之纖身嗟溫涼之異氣或脫故而服新願
在髮而為澤刷玄鬢於頹肩悲佳人之屢沐從
白水以枯煎願在眉而為黛隨瞻視以閑揚悲
脂粉之尚鮮或取毀於華粧願在莞而為席安

弱體於三秋悲文茵之代御方經年而見求願在絲而爲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節空委棄於床前願在晝而爲影常依形而西東悲高樹之多蔭慨有時而不同願在夜而爲燭照玉容於兩楹悲扶桑之舒光奄滅景而藏明願在竹而爲扇含淒飈於柔握悲白露之晨零顧襟袖以緬邈願在木而爲桐作膝上之鳴琴悲樂極以哀來終推我而輟音考所願而必違徒契契以苦心（契並結切）擁勞情而罔訴步容與於南

林棲木蘭之遺露翳青松之餘陰儻行行之有覿交欣懼於中襟竟寂寞而無見獨悁想以空尋斂輕裾以復路瞻夕陽而流歎步徙倚以忘趣色慘悽而矜顏葉燮燮以去條氣淒淒而就寒日負影以偕沒月媚景於雲端鳥悽聲以孤歸獸索偶而不還悼當年之晚暮恨茲歲之欲殫思宵夢以從之神飄飄而不安若憑舟之失棹譬緣崖而無攀于時畢昴盈軒北風淒淒惘惘不寐衆念徘徊起攝帶以伺晨繁霜粲於素

階雞斂翅而未鳴笛流遠以清哀始妙密以閑和終寥亮而藏摧意夫人之在茲託行雲以送懷行雲逝而無語時奄冉而就過（宋本云行雲逝而不我留時亦奄冉而就過）徒勤思以自悲終阻山而帶河迎清風以袪累寄弱志於歸波尤蔓草之爲會誦邵南之餘歌坦萬慮以存誠憩遙情於八遐

昭明太子序云白璧微瑕惟在閑情一賦

東坡曰淵明作閑情賦所謂國風好色

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而統大譏之此乃小兒強作解事者

陶靖節集卷之七

傳贊

天子孝傳贊

虞舜　夏禹　殷高宗

周文王

虞舜父頑母嚚事之於畎畝之間以孝烝烝是以堯聞而授之富有天下貴為天子以為不順於父母若窮而無歸惟聞親可以得意苟違朝夕若嬰兒之思戀故稱舜五十而慕書曰戛擊

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言思其來而訓一作謂之愛敬盡於事親是以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夏禹有天下以奉宗廟然躬自菲薄以厚其孝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禹之德於是稱聞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敬孝敬之道美莫大焉殷高宗諒陰三年不言百官總已而聽於冢宰三年而後言天下咸歡德教大行殷道以興詩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此之謂乎周文王之為世子也朝於王季日三雞鳴至於寢門問於內竪內竪曰安文王乃喜不安則色憂行不能正履日中暮亦如之食上必視寒溫之節食下必問所膳而後退文王孝道光大其化自近至遠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矣

贊曰

至哉后德聖敬自天陶漁致養菲薄享先親瘠色憂諒陰言一人有慶千載賴旃

諸侯孝傳贊

周公旦　魯孝公　河間惠王

周公旦武王之弟成王幼少周公攝政制禮作樂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言諸侯樂其位而敬其事也仲尼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貴而不驕位高彌謙自承文武之休烈孝道通于神明光被四海武王封之於魯脩其禮

樂以奉宗廟焉魯孝公之為公子周宣王問公子能道訓諸侯者立之樊穆仲稱其孝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咨於故寔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然則能訓理其民矣乃命之於夷宮是為孝公夫宗廟致敬不忘親也有國不亦宜乎漢河間惠王獻王之曾孫也西京藩臣多驕放之失其名德者唯獻王而惠王繼之漢書稱其能脩獻王之行毋薨服喪盡禮哀帝下詔書褒揚以為宗室儀表增封

萬戶禮古之人皆然至於末俗衰薄固已賢矣貴而率禮又難其見褒賞不亦宜乎

贊曰

貴驕殊途不期而會周公勞謙乃成光大二侯承魯遵儉去泰河間率禮漢宗是賴

卿大夫孝傳贊

孔子　孟莊子　潁考叔

孔子魯人也入則事父兄出則事公卿喪事不敢不勉故稱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是亦為政也君賜腥必熟而薦之雖蔬食而祭祭如在鄉人儺朝服立於阼階孝之至也至德要道莫大於孝是以曾參受而書之游夏之徒常咨稟焉許止不嘗藥書以殺父宰我暫言減喪責以不仁言合訓典行合世範德義可尊作事可法遺文不朽揚名千載孟莊子魯人也孔子稱其孝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夫孝子之事親也事亡如事存故當不義則爭之存所不爭則亡亦不敢改父之道猶謂之

孝況終身乎潁考叔鄭人也莊公以叔段之故與母誓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考叔為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而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汝有母遺繄我獨無考叔曰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考叔曰若掘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而施及莊公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贊曰

仁惟本悌聖亦基孝恂恂尼父固天攸造（一作導）二子承親式禮遵誥永錫純懿無改遺操

士孝傳贊

高柴　樂正子春　孔奮

黄香

高柴衛人也喪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所謂哭不偯言不文也爲武城宰而化行民有不服其親者改之行喪如禮君子之德風也以身先之

而民不遺其親樂正子春曾人也下堂傷足既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曰吾聞之曾子父母全而生之已全而歸之可謂孝矣故君子一舉足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夫能敬慎若斯而災患及者未之有也孔奮扶風人也少以孝行著名州里供養至謹在官唯母極其美妻息菜食歷位以清夫人情莫不欲厚其親然亦有分焉奮則難繼能致儉以全養者鮮矣黄香江夏人也九歲失母思慕骨立事父竭力以致養冬無被袴而盡滋味暑則扇床枕寒則以身温席漢和帝嘉之特加異賜歷位恭勤寵禄榮親可謂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者也

贊曰

顯允群士行如名鈞咸能夙夜以義榮親率彼城邑用化厥民忠以悟主其孝乃純

庶人孝傳贊

江華　廉範　汝郁

殷陶

江華齊人也漢章帝時避賊負母而逃賊賢之不害而告其生路竭力傭債以致甘暖和顏悦色以盡歡心欲親之安自挽車以行鄉人歸之號曰江巨孝位至五官中郎將天子嘉焉寵遇甚厚告歸詔書褒美就家禮其終身以顯異行廉範京兆人也少孤十五入蜀迎父喪遇石船覆範執骸（一作抱棺）而沒船人救之僅免於死遂以喪歸及仕郡拯太守於危難送故盡節章帝時爲郡守百姓歌詠之夫孝者人之本教之所由

生也是以範之臨危也勇宰民也惠能以義顯也汝郁陳郡人也五歲母病不含郁亦不食母憐之強食郁能察色知病輙復不食族人號曰異童年十五著於鄉里父母終思慕致委推財與兄弟隱於草澤君子以爲難兒童亂孝於自然可謂天性也殷陶汝南人也年十二以孝稱遭父憂率情合禮有長虵帶其門舉家奔走陶以喪柩在焉獨居廬不動親戚扶持曉諭莫能移之啼號益盛由是顯名屢辭辟命夫智者不

惑勇者不懼陶孝於其親而智勇並彰乎弱齡斯又難矣

贊曰

事親盡歡其難在色彼養以祿我養以力義在（一作存）愛敬榮不假飾嗟爾衆彦鑒茲前式

扇上畫贊

荷蓧丈人　長沮桀溺　於陵仲子

張良公　丙曼容　鄭次都

薛孟嘗　周陽珪

三五道邈淳風日盡九流參差互相推隕形逐物遷心無常準是以達人有時而隱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超超丈人日夕在耘遼遼沮溺耦耕自欣入鳥不駭雜獸斯群至矣於陵養氣浩然蔑彼結駟甘此灌園張生一仕曾以事還顧我不能高謝人間岧岧丙公望崖輒歸匪驕匪吝前路威夷鄭叟不合垂釣川湄交酌林下清言究微孟嘗遊學天網時疎眷言哲友振褐偕徂美哉周子稱疾閑居寄心清尚悠然自娛翳翳

衡門洋洋泌流曰琴曰書顧眄有儔飲河既足自外皆休緬懷千載託契孤遊

䟽　祭文

與子儼等䟽

告儼俟份佚佟天地賦命生必有死自古賢聖誰能獨免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友之人親受音旨發斯談者將非窮達不可妄求壽夭永無外請故耶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游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已必貽俗患僶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饑寒余嘗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隣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內愧少學琴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窓下卧遇凉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罕謂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機巧好踈緬求在昔眇然如何病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汝輩稚小家貧每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

心若何可言然汝等雖日同生（曰一作不）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管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爲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況同父之人哉潁川韓元長（名融）漢末名士身處卿佐七十而終（集本作八十）兄弟同居至于沒齒濟北氾稚春（音凡　晉書氾毓字稚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爾至心尚之汝其愼哉吾復何言

東坡曰吾於淵明豈獨好其詩哉如其爲人實有感焉淵明告儼等䟽此語蓋實錄也吾眞有此病而不蚤自知半世出仕以犯大患此所以深愧淵明欲以晩節師範其萬一也

趙泉山曰或疑此䟽覼覼遺訓似過爲身後慮者是大不然且父子之道天性也何可廢乎靖節當易簀之際猶不忘詔其子以人倫大義欲表正風化與夫素隱行怪徒潔身而亂大倫者異矣

又曰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游走當作年過三十按靖節從此十一年間自潯陽至建業再返又至江陵再返故云東西游走及四十一歲序其倦游於歸去來云心憚遠役四十八歲答龐參軍詩云我實幽居士無復東西緣若年過五十時投閒十年矣尚何游宦之有

東塾燕談曰淵明與子儼疏余嘗感儒

仲賢妻之言集本作孺今從漢書敗絮自擁何慚兒子此蓋一事矣但恨隣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內愧按范曄後漢書王霸傳霸字儒仲又列女傳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不仕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爲友後子伯爲楚相而其子爲郡功曹子伯遣子奉書於霸客去而久卧不起妻怪問其故霸曰向見令狐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蓬髮歷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慚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脩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君躬勤苦子安得不耕以養既耕安得不黃頭歷齒柰何忘宿志而慚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遯又嵇康高士傳求仲羊仲皆治車爲業挫廉逃名蔣元卿之去兗州還杜陵荊棘塞門舍中有三徑不出唯二人從之游時人謂之

二仲亦載三輔決録又劉向列女傳楚老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莞葭爲墻蓬蒿爲室衣縕飲水食菽墾山播種五穀或言於楚王曰老萊隱士也王使人聘以璧帛不來三遂駕至老萊之門老萊方織畚王曰願先生臨之老萊子曰僕山野之人也不足以守政王復曰願終變先生之志老萊子曰諾王去有間其妻戴畚挾薪而來謂老萊子曰是何

車跡之衆也老萊子曰楚王欲使吾守楚國之政妻曰子許之乎老萊子曰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以鞭捶可授以官祿者可隨以鈇鉞今先生食人之酒肉受人之官祿此皆人之所制也居亂世而爲人所制能免於患乎老萊子遂隨其妻至於江南而止

祭程氏妹文

維晉義熙三年五月甲辰程氏妹服制再周淵明以少牢之奠俛而酹之嗚呼哀哉寒往暑來日月寖疎梁塵委積庭草荒蕪寥寥空室哀哀遺孤肴觴虛奠人逝焉如誰無兄弟人亦同生嗟我與爾特百常情（謝玄傳痛百常情作迫非）慈妣（庶毋）早世時尚孺嬰我年二六爾纔九齡爰從靡識撫髫相成洛爾令妹有德有操靖恭鮮言聞善則樂能正能和惟友惟孝行止中閨可象可傚我聞爲善慶自己蹈彼蒼何偏而不斯報昔在江陵重罹天罰（晉安帝隆安五年秋七月赴假還江陵是冬母孟氏卒）兄弟索居乖隔楚越伊我與爾百哀是切黽黽高雲蕭蕭冬月白雲掩晨長風悲節感惟崩號興言泣血尋念平昔觸事未遠書疏猶存遺孤滿眼如何一往終天不返寂寂高堂何時復踐藐藐孤女曷依曷侍煢煢遊魂誰主誰祀奈何程妹於此永已死如有知相見蒿里嗚呼哀哉

祭從弟敬遠文

歲在辛亥月惟仲秋旬有九日從弟敬遠卜辰云窆永寧右土感平生之游處悲一往之不返情惻惻以摧心淚愍愍而盈眼乃以園果時醪祖其將行嗚呼哀哉於鑠吾弟有操有槩孝發幼齡友自天愛少思寡欲靡執靡介後己先人臨財思惠心遺得失情不依世其色能溫其言則厲樂勝朋高好是文藝遙遙帝鄉爰感奇心絶粒委務考槃山陰淙淙（在宗切水聲也）懸溜曖曖荒林晨採上藥夕閑素琴曰仁者壽竊獨信之如何斯言徒能見欺年甫過立奄與世辭長歸蒿里邈無還期惟我與爾匪但親友父則同生母

則從毋（從音縱爾雅曰毋之姊妹為從毋）相及齠齒（齠與齔義同毀齒也）家語曰男子八歲而齔（齠音條齔音襯）並罹偏咎（靖節年三十七母孟氏卒是偏咎為失怙也）斯情實深斯愛實厚念疇昔日同房之歡冬無緼褐夏渴瓢簞相將以道相開以頹豈不多乏忽忘饑寒余嘗學仕纏緜人事流浪無成懼負素志斂策歸來爾知我意常願攜手寘彼衆意每憶有秋我將其刈與汝偕行舫舟同濟三宿水濱樂飲川界靜月澄高溫風始逝撫杯而言物久人脆奈何吾弟先我離世事不可

尋思亦何極日徂月流寒暑代息死生異方存亡有域候晨永歸指塗載陟呱呱遺稚未能正言哀哀嫠人（寡婦也）禮儀孔閑庭樹如故齋宇廓然孰云敬遠何時復還余惟人斯昧茲近情著龜有吉制我祖行望旐翩翩執筆涕盈神其有知昭余中誠嗚呼哀哉

自祭文

歲惟丁卯律中無射天寒夜長風氣蕭索（音瑟）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於本宅故人悽其相悲同祖行於今夕羞以嘉蔬薦以清酌候顏已冥聆音愈漠嗚呼哀哉茫茫大塊悠悠高旻是生萬物余得為人自余為人逢運之貧簞瓢屢罄絺綌冬陳含歡谷汲行歌負薪翳翳柴門事我宵晨春秋代謝有務中園載耘載耔廼育廼繁欣以素牘和以七絃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餘勞心有常閒樂天委分以致百年惟此百年夫人愛之懼彼無成愒日惜時存為世珍沒亦見思嗟我獨邁曾是異茲寵非已榮涅豈吾緇

捽兀窮廬酣飲賦詩識運知命疇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無恨壽涉百齡身慕肥遁從老得終奚所復戀寒暑逾邁亡既異存外姻晨來良友宵奔葬之中野以安其魂窅窅我行（窅烏了切深目也）蕭蕭墓門奢侈宋臣儉笑王孫廓兮已滅慨焉已遐不封不樹日月遂過匪貴前譽孰重後歌人生寔難死如之何嗚呼哀哉

此文乃靖節之絕筆也

東坡曰淵明自祭文出妙語於纊息之

餘豈涉死生之流哉

陶靖節集卷之八 終

陶靖節集卷之九

集聖賢群輔録上

明由曉升級（宋均曰級等差政所先後也）必育受稅俗（宋均曰受賦稅及徭役所宜施爲也）成博受古諸（宋均曰古諸侯職等也）隕丘（一作立）受延嬉（宋均曰延長嬉興也主受此録也）

右燧人四佐燧人出天四佐出洛（宋均曰出天天所生出洛地所生也）

金提（一作堤）主化俗（宋均曰爲民除災害也）鳥明主建福（宋均曰福利民也）視默主災惡（宋均曰爲民除災害也）紀通爲中職

（宋均曰爲田主主內職也）仲起爲海陸（宋均曰主平地蕪統海也）陽侯爲江海（宋均曰主江海事一本作江湖）

右伏羲六佐六佐出世（宋均曰宓戲不及燧人故增二佐出世人所生也）

風后受金法（宋均曰金法言能決理是非也）天老受天籙（宋均曰籙天教命也）五聖受道級（宋均曰級次序也）知命受紏俗（宋均曰紏正也）窺紀受變復（宋均曰有禍變能補復也）地典受州絡（宋均曰絡維絡也）力墨受準斥（宋均曰準斥凡事也力墨或作力牧）

右黃帝七輔州選舉翼佐帝德自燧人

四佐至七輔見論語摘輔象

重　該　脩　熈

右少昊四叔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勾芒該爲蓐收脩及熈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見左傳蔡墨辭

仲　羲叔　和仲　和叔

右羲和四子孔安國云即堯之四岳分掌四岳諸侯鄭玄云堯既分陰陽爲四時命羲仲和仲羲叔和叔等爲之官又主方岳之事是爲四岳見鄭尚書注

伯夷爲陽伯（樂舞侏離歌曰招陽）　羲仲之後爲羲伯（樂舞齊哉歌曰南陽）　棄爲夏伯（樂舞武漫哉歌曰所慮一無武字）　羲叔之後爲羲伯（樂舞將陽歌曰朱華）　咎繇爲秋伯（樂舞蔡淑歌曰零落）　和仲之後爲和伯（樂舞未詳歌曰歸來）　垂爲冬伯（樂舞丹鳳一曰齊落歌曰齊樂一曰綏）

右八伯自羲和死後分置八伯舜既即位元祀巡狩每至其方各貢兩伯之樂大傳冬伯後闕一人鄭玄云此上下有脫辭其說未聞十有五祀後又百工相和而歌慶雲八伯稽首而進者也見尚書大傳

讙兜　共工　鯀　三苗

右四凶

蒼舒　隤敳　檮戭　大臨　龍降　庭堅

仲容　叔達

右高陽氏才子八人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凱

伯奮　仲堪　叔獻　季仲　伯虎　仲熊

叔豹　季貍

右高辛氏才子八人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從四凶至此悉見左傳季文子辭

禹作司空　棄作稷　契作司徒

咎繇作士　益作朕虞　垂作共工

伯夷作秩宗　龍作納言　夔作典樂

右九官舜登帝位所選命見尚書

雄陶　方回　續牙　伯陽　東不訾或云不識

秦不虛或云不空　靈甫

右舜七友並爲歷山雷澤之游戰國策顏歜云堯有九佐舜有七友而尸子只載雄陶等六人不載靈甫皇甫士安作逸士傳云視其友則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空靈甫之徒是爲七子與戰國策相應

禹　稷　契　皐陶　益

右舜五臣見論語已列九官中

禹　稷　契　皐陶　伯夷　垂

益　夔

右八師見楚辭七諫

伯夷　禹　稷

右三后伯夷降典制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漢太尉楊賜曰昔三后成功皐陶不與焉蓋吝之也見尚書甫刑

後漢書

微子　箕子　比干

右殷三仁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伯夷　太公

右二老尚書大傳曰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皆率其黨曰盍歸乎吾聞西伯昌善養老此二人者盖天下之大老也往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

歸之其子焉往孔融曰西伯以二老開王業

閎夭　太公望　南宮适　散宜生

右文王四友尚書大傳云閎夭南宮适散宜生三子學于太公望望曰嗟乎西伯賢君也四子遂見西伯於羑里孔子曰文王有四臣丘亦得四友此四人則文王四隣也

伯達　伯适　仲突　仲忽　叔夜　叔夏

季隨　季騧

右周八士見論語賈逵以爲文王時鄭玄以爲成王時也

伯邑考　武王發　管仲鮮
周公旦　蔡叔度　曹叔振鐸
霍叔武　郕叔處　康叔封
聃季載（一本無郕叔處有毛叔冉）

右太姒十子太史公曰太姒十子周以宗強見史記

周公旦　邵公奭　太公望
畢公　毛公　閎公
太顛　南宮适　散宜生
文母（太姒也）

右周十亂見論語其四人已列四友

秦公牙　吳班　孫尤
夫人冊贊　公子糜

右五王並能相馬尸子曰古有五王之相迺謂之王其貴之也

狐偃　趙衰　顛頡
魏武子　司空季子

右晉文公從亡五人叔向曰三十七年有士五人見左傳及晉太尉劉琨詩曰重耳憑五臣

奄息　仲行　鍼虎

右三良子車氏之子秦穆公沒要以從死詩人悼之爲賦黃鳥見左傳毛詩

子展賦草蟲（子罕子）　子西賦黍苗（子駟子）　子產

賦隰桑（子國子）　公孫段賦桑扈（子豐子）　伯有賦鶉之賁賁（子良孫子耳子）　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子游孫子僑子）　印段賦蟋蟀（子印孫子張子）

右鄭七穆謂之七子鄭穆公子十有一人罕駟豐印遊國良七人子孫並有才名世任鄭國之政以免晉楚之難謂之七穆叔向曰鄭七穆氏其后亡乎及諸侯爲宋之盟鄭伯享趙武于垂隴七卿皆從文子曰七卿從君以寵武也請皆

賦以卒君貺亦以觀七子之志見左傳
又吳質書云趙武過鄭七子賦詩
仲孫穀文伯（獻子莊子孝伯僖子懿子武伯） 叔孫得臣莊叔（穆子昭子成子武子文子） 季孫行父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桓子康子）
右魯桓公之曾孫世秉魯政號曰三桓
孔子曰三桓之子孫微矣見論語左傳
趙無恤襄子（趙衰始爲卿至無恤四世） 范吉射昭子（士會始爲卿至吉射五世） 智瑤襄子（荀首始爲卿至瑤六世） 荀寅文子（荀林父始爲卿至寅四世） 魏多襄子（魏絳始爲卿至多四世） 韓不信簡子（韓厥始爲卿至不信四世）

右六族世爲晉卿並有功名此六人寔弱晉國淳于越云卒有田常六卿之臣劉向亦曰田常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見左傳史記漢
儀封人 荷蕢 晨門
楚狂接輿 長沮 桀溺
荷篠丈人（一作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右作者七人論語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孔子曰作者七人見包氏注董威贊詩曰洋洋乎盈耳哉而作者七人
德行 顏淵 閔子騫 冉伯牛
仲弓
言語 宰我 子貢
政事 冉有 季路
文學 子游 子夏
右四科見論語

顏回 子貢 子路 子張
右孔子四友文王有胥附奔奏先後禦侮謂之四隣孟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隣乎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門人益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奏乎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見孔叢子
顏回 冉仲弓 子路 宰我 子貢

公西華
右六侍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
脩公西華侍禮不習子貢侍辭不辯宰
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
侍曰吾以夫六子自厲也見尸子
檀子　盼子　黔夫　種首
右齊威王彊場四臣齊威王與魏惠王
會田於郊魏王問威王曰王有寶乎威
王曰無有魏王曰若寡人國雖小猶有

徑寸之珠照前後車各十二乘者十枚
柰何爲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
人之所以爲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
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
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
高唐則魏人不敢東漁於河吾臣有黔
夫者使守徐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
門徙而從之者七十餘家吾臣有種首
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以此爲寶將
以照千里豈直十二乘哉魏惠王慙不
懌而去見史記及春秋後語
齊孟嘗君田文　魏信陵君無忌
趙平原君趙勝　楚春申君黃歇
右戰國四豪見史記
太子少傅留文成侯韓張良
相國酇文終侯沛蕭何
楚王淮陰侯韓信
右三傑漢高祖曰此三人人之傑也見

漢書
園公（姓園名秉字宣明陳留襄邑人常居園中故號園公見陳留志）　綺里季
夏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齊人隱居脩道號夏黃公見崔氏譜）　角里
先生
右商山四皓當秦之末俱隱上洛商山
皇甫士安云並河內軹人見漢書及皇
甫謐高士傳
太子太傅疏廣字仲翁（宣帝本始四年魏相爲御史大夫薦廣於霍光時年六十以元康三年告退年六十七）

太子少傳疎受字公子（廣兄子也）

右二疎東海人宣帝時並爲太子師傅每朝太傅在前少傅在後朝廷以爲榮授太子論語孝經各以老疾告退時人謂之二疎見漢書

重合令子輿（居宋里）　櫟陽令子羽（居東觀里）

東海太守子仲（居宜唐里）　兗州刺史子明（居西南里）

潁陽令子良（居遂興里）

右郡夬曹掾汝南周燕少卿之五子號曰五龍各居一里子孫並以儒素退讓爲業天下著姓見周氏譜及汝南先賢傳

龔勝字君賓　龔舍字君倩（或曰長倩）

右並楚人皆治清節世號二龔見漢書

唐林字子高　唐尊字伯高

右並沛人亦以潔履著名於成哀之世號爲二唐比楚二龔後皆仕王莽見漢書左思曰二唐潔已乃點乃汚

平阿侯王譚　成都侯王商

紅陽侯王章　曲陽侯王根

高平侯王逢時

右並以元后弟同日受封京師號曰五侯並奢豪富侈招賢下士谷永樓護皆爲賓客時人爲之語曰谷子雲之筆札樓君卿之脣舌言出其門也見漢書張載詩曰富侈擬五侯

北海逢萌字子康　北海徐房字平原

李曇字子雲　平原王遵字君公

右皆懷德穢行不仕亂世相與爲友時人號之四子見後漢書嵇康高士傳

求仲　羊仲

右二人不知何許人皆治車爲業挫廉逃名（一作世）蔣元卿之去兗州還杜陵荆棘塞門舍中有三逕不出惟二人從之游時人謂之二仲見嵇康高士傳

太傅高密元侯南陽鄧禹字仲華

大司馬廣平忠侯南陽吳漢字子顏
左將軍膠東剛侯南陽賈復字君文
建威大將軍好畤愍侯扶風耿弇字伯昭
執金吾雍奴威侯上谷寇恂字子翼
征西大將軍陽夏節侯潁川馮異字公孫
征南大將軍舞陽壯侯南陽岑彭字君然
征虜將軍潁陽成侯潁川祭遵字弟孫
太常靈壽侯信都邳彤字偉君
東郡太守東光成侯鉅鹿耿純字伯山

上谷太守淮陰侯潁川王霸字元伯
左中郎將朗陵愍侯潁川臧宮字君翁
驃騎大將軍櫟陽侯馮翊景丹字孫卿
驃騎大將軍參遽侯南陽杜茂字諸公
建義大將軍鬲侯南陽朱祐字仲先
驃騎將軍慎靖侯南陽劉隆字元伯
揚武將軍全椒侯南陽馬成字君遷
大司空阜成侯漁陽王梁字君嚴
衛尉安城忠侯潁川姚期字次兄

左馮翊安平侯漁陽蓋延字巨卿
捕虜將軍揚虛侯南陽馬武字子張
驍騎將軍昌城侯鉅鹿劉植字伯先
左將軍阿陵侯南陽任光字伯卿
豫章太守中水侯東萊李忠字仲都
左將軍槐里侯扶風萬脩字君游
琅邪太守祝阿侯南陽陳俊字子昭
積弩將軍昆陽威侯潁川傅俊字子衛
揚化將軍合肥侯潁川堅鐔字子伋

右河北二十八將光武所與定天下見後漢書張衡東京賦云受鉞四七共工以除

武威太守梁統字仲寧
金城太守庫鈞字巨公
張掖太守史苞字叔文
酒泉太守竺曾字巨公
焞煌太守辛彤字大房

右河西五守是時更始已爲赤眉所害

隗囂客有興志統等五人共推竇融爲河西大將軍內撫吏民外禦寇戎東伐隗囂歸心世祖克建功業見後漢書及善文

大鴻臚韋孟達　上黨太守公孫伯達

河陽長魏仲達

右扶風平陵人同時齊名世號三達孟達名彪丞相賢五世孫明帝時人見漢書及決錄

光祿大夫周舉　光祿大夫杜喬

光祿大夫周栩　尚書欒巴

青州刺史馮羨　兖州刺史郭遵

太尉長史劉班　侍御史張綱

右八使漢順帝時政在權宦官以賄成周舉等議遣八使循行風俗同日俱發天下號曰八使見張璠漢紀

平輿令韋順字叔文（歷位樂平相去官以琴書自娛不應三公之命後爲平輿令吏民立祠社中）

順弟武陽令豹字季明（友人羅陵犍爲縣丞卒官喪柩泝離豹棄官致喪歸比辟公府輒棄去司徒劉愷尤敬之）

豹弟廣都長義字季節（少好學不求榮利四十乃仕三爲令長皆有惠化以兄喪去官比辟公府不就廣都爲立生祠焉）

右清河太守韋文高之三子皆以學行知名時人號韋氏三君見京兆舊事

楊震字伯起（以太常爲司徒遷太尉）

震子秉字叔節（以太常爲太尉）

秉子賜字伯獻（以光祿勳爲公再司徒一太尉）

賜子彪字文先（以大中大夫爲公一司徒一太尉）

右楊氏四公弘農華陰人自孝安至獻帝七世父子以德業相繼爲三公見續漢書

袁安字邵公（以太僕爲司空遷司徒）

安子敞字叔平（以光祿勳爲司空）

敞子湯字仲河（以太僕爲司空遷司徒）

湯子逢字周陽（以屯騎校尉爲司空）

逢弟隗字次陽（以太常爲司空太尉）

右袁氏四世五公見續漢書

處士豫章徐穉字孺子　汝南袁閎字夏甫

京兆韋著字休明　潁川李曇字子雲

彭城姜肱字伯淮

右太傅汝南陳公時爲尚書令與諸尚書悉名士也共薦此五人時號五處士見續漢書及善文

周子居　黃叔度　艾伯堅

郅伯向　封武興　盛孔叔

右汝南六孝廉太守李倀選此六人以應歲舉受版未行倀死子居等遂阹行喪倀妻於柩側下帷見之厲以宜行子居歎曰不有行者莫宜公不有止者莫郵居於是與伯堅即日辭行封黃四人留隨柩車見杜元凱女戒

大將軍槐里侯扶風平陵竇武字游平 天下忠誠竇游平

太傅高陽鄉侯汝南平輿陳蕃字仲舉 天下義府陳仲舉

侍中河間樂成劉淑字仲承 天下德弘劉仲承

右三君

少傅潁川襄城李膺字元禮 天下模楷李元禮

司空山陽高平王暢字叔茂 天下英秀王叔茂

太僕潁川陽城杜密字周甫 天下良輔杜周甫

司隸校尉沛國朱寓字季陵 天下冰凌朱季陵

尚書會稽上虞魏朗字少英 天下忠貞魏少英

沛國潁陰荀翌字伯條 天下好交荀伯條

大司農博陵安平劉祐字伯祖 天下稽古劉伯祖

太常蜀郡成都趙典字仲經 天下才英趙仲經

右八俊

有道太原介休郭泰字林宗 天下和雍郭林宗

太常陳留圉夏馥字子治 天下慕恃夏子治

尚書令河南鞏尹勳字伯元 天下英藩尹伯元

河南尹太山平陽羊陟字嗣祖 天下清苦羊嗣祖

議郎東郡陽平劉儒字叔林 天下璉金劉叔林

冀州刺史陳國項蔡衍字孟喜 天下雅志蔡孟喜

潁川太守渤海高城巴肅字恭祖天下臥虎巴恭祖
議郎南陽安衆宗慈字孝初天下通儒宗孝初
右八顧後漢書無劉儒有范滂
御史中丞汝南召陵陳翔字子鱗海內貴珍陳子鱗
衛尉山陽高平張儉字元節海內忠烈張元節
太尉掾汝南細陽范滂字孟博海內譽諤范孟博
蒙令山陽高平檀敷字文有海內通士檀文有
洛陽令魯國孔昱字世元海內才珍孔世元後漢書云字元世
太山太守渤海重合范康字仲真海內彬彬范仲真

太尉掾南陽棘陽岑晊字公孝海內珍好岑公孝
鎮南将軍荊州牧武城侯山陽高平劉表字景升海內所稱劉景升
右八及後漢書無范滂有翟超卓
少府東萊曲城王商字伯義海內賢智王伯義後漢書作王章
郎中魯國蕃嚮字嘉景海內修整蕃嘉景
北海相陳留已吾秦周字平王海內貞良秦平王
侍御史太山奉高胡毋班字季皮海內珍好胡毋季皮
太尉掾潁川陰劉翊字子相海內光光劉子相

冀州刺史東平壽張王考字文祖海內依怙王文祖
陳留相東平壽張張邈字孟卓海內嚴恪張孟卓
荊州刺史山陽湖陸度尚字博平海內清明度博平
右皆傾財竭已解釋怨結拯救危急謂
之八厨後漢書無劉翊有劉儒
從三君至此並見三君八俊録
太丘長潁川陳寔字仲弓
寔子大鴻臚紀字元方
紀弟司空掾諶字季方

右並以高名號曰三君見魏志表狀及邯
鄲淳紀碑

陶靖節集卷之十

集聖賢群輔録下

太尉河南杜喬字叔榮狀喬治易尚書禮記春秋晩好老子隱居不仕年四十爲郡功曹立朝正色有孔父之風

太常燉煌張奐字然明狀奐應方亮直學該群籍前後七徵十要三爲邊將財貨珍寶一無所取矯王孫裸形宋司馬爲石槨幅巾時服無棺而葬焉

侍中河內向詡字甫興狀詡博覧群籍兼好黃老古虛泊然肆志不慕時倫襀三十年

太傅汝南陳蕃字仲舉狀蕃瓌偉秀出雅亮無倫學該墳典忠壯蹇諤又曰明允貞亮與大將軍竇武志匡社稷機事不密爲羣邪所害

太尉沛國施延字君子狀延清公潔白進士許國臨難不顧名著漢朝

少府潁川李膺字元禮狀膺秉三公之後生高潔之門少發清節非法不言英聲宣於華夏高名冠於縉紳

司隷沛國朱寓字季陵一名詡右一人訪其中正無識知行狀者告本郡訪問耆老識寓云桓帝時遭難無後

太僕潁川杜密字周甫狀密清高雅達名播四海歷統五郡恩惠化民

大鴻臚潁川韓融字元長狀融聰識知機發於岐嶷時人名之曰窮神知化兄弟同居至於沒齒處躬相之位且二十年奉身守約不隕厥問

司空潁川荀爽字慈明狀爽年十二隨父在公府羣公卿校咸丈人也或遣進奏或親候從儒林歸伏究極篇籍

司空清河房植字伯武狀植少履清苦孝友忠正歷位州郡政成化行既登三事清恭素服雖季文相魯晏嬰在齊清風高節不是過也

聘士彭城姜肱字伯淮狀肱稟履玄知立性純固事親至孝五十而慕學綜六藝窮通究微行隆華夏名播四海

太尉下邳陳球字伯眞狀球清高忠直孝靈中年欲誅黃門常侍以此遇害

司空山陽王暢字叔茂狀暢雅性貞實以禮文身居家在朝節行典倫

徵士陳留申屠蟠字子龍狀蟠年九歲喪父號泣過於成人未嘗見齒每至父母亡日三日不食在冢側致甘露白雉以孝稱州郡表其門閭徵聘不就年七十二終於家

衛尉山陽張儉字元節狀儉體性忠直閨門孝友臨官賞罰清亮絶俗

大司農北海鄭玄字康成狀玄含海岱之純靈體大雅之洪則學無常師講求道奥敷宣聖範錯綜其數作五經注義窮理盡性也

徵士樂安冉璆字孟玉狀璆體清純之性蹈高潔之行前後十五辟皆不就除高唐令邑斯而舉時陳仲舉李元禮仲弓皆推其高風

太尉漢中李固字子堅狀固當順桓之際號稱名臣大將軍梁冀惡直

醜正害其道短帝即位遂死於䜛

有道太原郭泰字林宗 狀泰器量弘深孝友貞固名布華夏學冠群儒州郡禮命曾不旋軌辟司徒徵有道並不屈

益州刺史南陽朱穆字公叔 狀穆中正嚴恪有才數明見初補豐令政平民和有慶子賤之風上書陳損益辭切情至

尚書會稽魏朗字少英 狀朗資純美之高亮幹輔國朝忠蹇正直之節擢於京師

聘士豫章徐穉字孺子 狀穉妙德高偉淸英超世前後三徵未嘗降志抗名山棲養志浩然有夷齊之高遂伯玉卷舒之術

度遼將軍安定皇甫䂓字威明 狀䂓少有岐疑正直之節對策指刺黃門忤冀不能用退隱山谷敎樂詩書

右魏文帝初爲丞相魏王所旌表二十四賢後明帝乃述撰其狀見文帝令及甄表狀

太常燉煌張奐字然明 爲度遼將軍幽并清靜吏民歌之徵拜大司農賜錢除家一人爲郞辭不受願徙居華陰故始爲弘農人

度遼將軍安定皇甫䂓字威明

太尉武威段熲字紀明

右凉州三明並著威名於桓靈之世悉名士也見續漢書

韋權字孔衡　弟瓚字孔玉

瓚弟矩字孔規

右太尉掾韋子才之三子皆脩仁義兄弟孝友逢盜賊一人病不能去兄弟相慕兵至俱死時人稱之號韋三義見三輔決録

荀儉字伯慈 漢侍中悅之父　儉弟緄字仲慈 濟南相漢光祿

大夫彧之父年六十六　緄弟靖字叔慈 或問汝南許劭靖爽孰賢劭曰二人皆王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靖隱身脩學動必以禮太尉辟不就年五十五　靖弟燾字慈光 舉孝廉年七十　燾弟汪字孟慈 昆陽令年六十　汪弟爽字慈明 公卓徵爲平原相遷光祿勳司空出自巖藪九十三日遂登台司年六十三　爽弟肅字敬慈 守舞陽令年五十　肅弟旉字幼慈 司徒掾年七十

右朗陵令潁川荀季和之八子並有德業時人號之八龍居西豪里渤海苑康知名士也時爲潁陰令美之曰高陽氏

才子八人遂改所居爲高陽里見張璠

漢紀及荀氏譜

公沙紹字子起　紹弟孚字允慈北海耆舊傳

孚與荀爽共約出不得事貴勢而爽當董卓時脫巾未百日位至司空後相見以爽違約割席而坐

孚弟恪字允讓

恪弟逵字義則　逵弟樊字義起

右北海公沙穆之五子並有令名京師

號曰公沙五龍天下無雙穆亦名士也

見魏明帝甄表狀及後漢書

膠東令盧汜昭字興先　樂城令剛載祈字

子陵　潁陰令剛徐晏字孟平　涇令盧

夏隱字叔世　州別駕蛇丘劉彬字文曜一云世州

右濟北五龍少並有異才皆稱神童當

桓靈之世時人號爲五龍見濟北英賢

傳

孝廉杜陵金敞字元休位至兗州刺史　上計掾長陵

第五巡字文休與先之子與先名種司空伯魚之孫名士也不詳巡位所至時辟太尉掾

上計掾杜陵韋端字甫休位至涼州牧太尉

右同郡齊名時人號之京兆三休並以

光武元年察舉見三輔決錄

晉宣帝河南司馬懿字仲達

魏司空潁川陳群字長文

中領軍譙朱鑠字彥才

侍中濟陰吳質字季重

右魏文帝四友見晉紀

魏步兵校尉陳留阮籍字嗣宗

中散大夫譙嵇康字叔夜

晉司徒河內山濤字巨源

建威參軍沛劉伶字伯倫

始平太守陳留阮咸字仲容籍兄子

散騎常侍河內向秀字子期

司徒琅邪王戎字濬沖

右魏嘉平中並居河內山陽共爲竹林

之游世號竹林七賢見晉書魏書袁宏

戴逵爲傳孫統又爲讚

吳範相風 吳人　劉惇占氣 河內人
趙達筭 河內人　皇象書 廣陵人
嚴子卿碁 名武衛尉峻從子　宋壽占夢 十不失一
曹丕興畫 為孫權畫屛風誤落筆點素因以為蠅後張御坐權以為眞蠅手彈不去方知其非也　孤城鄭姥相 見王粲於童戲謂仕必至師傅後為太子太傅
右吳八絕見張勃吳錄

陳留董昶字仲道　琅邪王澄字平子
陳留阮瞻字千里 一云阮八百卽瞻弟孚字遙集朗率多通故大將軍王敦云方瞻有減故云八百
陳留謝鯤字幼輿　太山胡毋輔之字彥國
沙門于法龍　樂安光逸字孟祖
右晉中朝八達近世聞之故老

裴徽字文秀 魏冀州刺史　裴楷字叔則 徽弟三子晉光祿大夫
裴綽字季舒 楷弟長水校尉　裴瓚字國寶 楷子中書郎
裴邈字景初 楷孫欽子太傅左司馬　裴遐字叔道 瓚子太傅主簿
裴康字仲豫 徽弟二子太子左率　裴頠字逸民 楷孫季子晉尚書僕射

王祥字休徵 晉太保　王戎字濬沖 父渾涼州刺史祥族子司徒
王澄字平子 衍弟裴綽女婿荊州刺史　王導字茂弘 覽孫裁子敦從弟丞相
王綏字萬子 戎子早亡裴康女婿　王衍字夷甫 父文平北將軍戎從弟太尉
王敦字處仲 覽孫基弟二子大將軍
王玄字眉子 衍子陳留內史
右河東八裴琅邪八王聞之於故老

魏司空王昶字文舒　昶子汝南太守湛字處冲　湛子東海內史承字安期　承子驃騎將軍述字懷祖　述子安北將軍坦之

字文度　魏尚書僕射杜畿字伯侯　畿子幽州刺史恕字務伯　恕子鎮南將軍預字元凱　預子散騎常侍錫字世嘏　錫子光祿大夫乂字弘治
右太原王京兆杜各稱五世盛德聞之於故老夫書籍所載及故老所傳善惡聞於世者盡於此矣漢稱田叔孟舒等十人及田橫兩客魯八儒史並失其名夫操行之難而姓名翳然所以撫卷

長嘆不能已已者也

八儒

夫子沒後散於天下設於中國成百氏之源爲綱紀之儒居環堵之室蓽門圭竇甕牖繩樞併日而食以道自居者有道之儒子思氏之所行也衣冠中動作順大讓如慢小讓如僞者子張氏之所行也顏氏傳詩爲道爲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爲道爲踈通致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爲道爲恭儉莊敬之儒仲梁氏傳樂爲道以和陰陽

爲遺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爲道爲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爲道爲潔淨精微之儒

三墨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尊於名不忮於衆此宋鈃尹文之墨裘褐爲衣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者相里勤五侯子之墨俱稱經而背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此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墨

附録

靖節徵士誄

宋金紫光禄大夫贈特進顏延之撰

夫璿玉致美不爲池隍之寶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實豈其樂深而好遠哉蓋云殊性而已故無足而至者物之藉也隨踵而立者人之薄也若乃巢由之抗行夷皓之峻節故已父老堯禹錙銖周漢而緜世寖遠光靈不屬至死菁華隱沒芳流歇絶不亦惜乎雖今之作者人自爲量而首路同塵輟塗殊軌者多矣豈所以昭末景

泛餘波乎有晉徵士潯陽陶淵明南岳之幽居者也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學非稱師文取指達在衆不失其寡處言無見其嘿少而貧苦一作病居無僕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給母老子幼就養勤匱遠惟田生致親之議追一作近悟毛子捧檄之懷初辭州府三命後爲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定迹深棲於是乎遂一作逵灌畦鬻蔬爲供魚菽之祭織絇緯蕭以充糧粒之費心好異書性樂酒德簡棄煩

促就成省曠殆所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與有詔徵著作郎稱疾不赴春秋六十有三元嘉四年月日卒於潯陽縣之某里（一作柴桑里）近識悲悼遠士傷情冥默福應嗚呼淑貞夫實以誄華名由謚高苟允德義貴賤何筭焉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合謚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謚曰靖節徵士其詞曰

物尚孤（一作特）生人固介立豈伊時遘曷云世及嗟乎若士望古遥集韜此洪族蔑彼名級睦親

之行至自非敦然諾之信重於布言廉深簡潔貞夷粹溫和而能峻博而不繁依世尚同詭時則異有一於此而兩（一作兩非）默置豈若夫子因心違事（一作達理）畏榮好古薄身厚志世霸虛禮州壤推風孝惟義養道必懷邦人之秉彝不隘不恭爵同下士祿等上農度量難鈞進退可限長卿棄官稚賓自免子之悟之何悟之辯賦辭歸來高蹈獨善亦既超曠無適非心汲流舊巘葺宇家林晨煙暮靄春煦秋陰陳書綴卷置酒絃琴

將備勤儉躬兼貧病人否其憂子然其命隱約就閑遷延辭聘非直也明（一作明也）是惟道性糾纆幹流冥漠報施孰云與仁實疑明智謂天蓋高胡諐斯義履信曷憑思順何寘年在中身疢病痁疾視化如歸臨凶若吉藥劑弗嘗禱祠非恤傃幽告終懷和長畢嗚呼哀哉敬述清（一作靖）節式遵遺占存不願豐沒無求贍省計郤賻輕哀薄斂遭壤以穿旋葬而窆嗚呼哀哉深心追往遠情逐化自爾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閻

隣舍宵盤晝憩非舟非駕念昔宴私舉觴相誨獨正者危至方則礙哲人卷舒布在前載取鑑不遠吾規子佩爾實愀然中言而發違衆速尤迕風光蹶身才非實榮聲有歇徽（一作音）永矣誰箴余闕嗚呼哀哉仁焉而終智焉而斃黔婁既沒展禽亦逝其在先生同塵往世旌此靖節加彼康惠嗚呼哀哉

北齊楊休之序録

余覽陶潛之文辭采雖未優而往往有奇絶異

詰放逸之致棲托仍高其集先有兩本行於世
一本八卷無序一本六卷并序目編比顛亂兼
複闕少蕭統所撰八卷合序目傳誄而少五孝
傳及四八目然編録有體次第可尋余頗賞潛
文以爲三本不同恐終致忘失今録統所闕并
序目等合爲一帙十卷以遺好事君子

宋朝宋丞相私記

右集按隋經籍志宋徵士陶潛集九卷又云梁
有五卷録一卷唐志陶泉明集五卷今官私所

行本凡數種與二志不同有八卷者即梁昭明
太子所撰合序傳誄等在集前爲一卷正集次
之亡其録有十卷者即楊僕射所撰（按休之字子烈事北齊爲尚書左僕射以好學文藻知名與魏收同時）按吳氏西齋録有宋
彭澤令陶潛集十卷疑即此也其序并昭明舊
序誄傳等合爲一卷或題曰第一或題曰第十
或不置於集端則分四八目目甄表狀社喬以
下爲第十卷然亦無録余前後所得本僅數十
家卒不知何者爲是晚獲此本云出於江左舊

書其次第最若倫貫又五孝傳已下至四八目
子注詳密廣於他集惟篇後八儒三墨二條此
似後人妄加非陶公本意且四八目之末陶自
爲説曰書籍所載及故老所傳善惡聞於世者
蓋盡於此即知其後無餘事矣（按四八目例每一事巳陶即其蹟所聞或經傳所出以結前意此二條既無後説益知贅附之妄）故今不著輙
別存之以俟博聞者廣平宋庠私記

書靖節先生集後

梁鍾記室嶸評先生之詩爲古今隱逸詩人之

宗今觀其風致孤邁蹈厲淳源又非晉宋間作
者所能造也昭明太子舊所纂録且傳寫寖訛
複多脱落後人雖加綜緝曾未見其完正愚嘗
採拾衆本以事讎校詩賦傳記贊述雜文凡一
百五十有一首洎四八目上下二篇重條理編
次爲一十卷近永嘉周仲章太守枉駕東嶺示
以
宋朝宋丞相刊定之本於疑闕處甚有所補其
楊僕射序録宋丞相私記存于正集外以見前

後記録之不同也時皇宋治平三年五月望日
思悅書
靖節先生江左偉人世高其節先儒謂其最善
任眞者方其爲貧也則求爲縣令仕不得志也
則掛冠而歸此所以爲淵明設其詩文不工猶
當敬愛况如渾金璞玉前賢固有定論耶僕近
得先生集乃群賢所校定者因鋟于木以傳不
朽云
萬暦丁亥休陽程氏梓

嵇中散集叙

嵇子叔夜生焉無辰挺俔缺之天逸而遊於穢氛之季抱參州之奇節而遺夫酷網之朝龍章乳姿意氣薄日月之表瑚言瑋撰思靈邁區合之涯形寓寰間神棲皇古以塗澄寡歡故

屏和於琴綺以都井喧鄙故綴宅於山陽以產務不足綜故尋煉乎九鼎以俗子不足侶故開襟於七賢恥爵組之競馳故表傳乎高士畀天位之竊履故託箴乎太師揆厥王度蓋欲獵華纓於伏軒之署而調管籥秉綠

車於堯虞之庭而覽鳳凰者也觀其緒辭若曰聖人不得已而臨天下以萬物為心穆然以無事為業坦爾以天下為公饗萬國如素士服纁衣若希衣故君臣相忘於上烝民家足於下豈勸百姓之尊已割天下以自私

以富貴為崇高心欲之而不已哉可謂曲盡南面宰宥之方矣嗚呼烏圖之感昔緬想於宣尼矸爛之歌嘗綿衰於寗戚淳源莫返良匪一朝叔夜志既高獨而復遭魏晉奸雄獮宇豺虺盈途無恠其潔躬於紫壑而遠害

於青冥也惜哉非薄湯武中馬昭之禍心散髮倨鍛致鍾會之貝譖由是無罪無辜殲此哲士雖請師救贖三千子衿痛惜士紳接於海　而廣陵訬響終絕於東市矣恐哉司柄惡惡無窮嗚呼此蓬蒿之間固非稱鵬之

可集汚常之瀆夫豈大鯤之所旋徙必重霄避空瀛嶠戶農所以席海而不返老萊所以投畚而不顧也無道則隱洙訓未圖危行言遜時機罔覺性烈才雋登戒弟思意遠防踈秀規莫省學炳名光貴跡不遠叔夜不能

免其尤矣鯫生抱遺文於駒谷珍覽靡厭結遐悲於異代嘆息彌深故每三復其糟粕詩長託諭播興超峻文擅理辯緯體綿密片言小屬無非素衷玄致奧賾之所存也茍欲考竹林之秀矩攀柳阿之清蹈者不有斯述何以披遡故迺校次瑤篇彙爲十卷刻之齋中俾高士芳規得淥耀於來祀耳

嘉靖乙酉冬十月三日五嶽山人汝南黃省曾撰

嵇康傳

嵇康字叔夜譙國銍人也其先姓奚會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銍有嵇山家于其側因而命氏兄喜有當世才歷太僕宗正康早孤有奇才遠邁不群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恬靜寡欲含垢匿瑕寬簡有大量學不師受博覽無不該通長好老莊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脩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詠詩自足于懷以爲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得至於導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乃著養生論又以爲君子無私蓋其胸懷所寄以高契難期每思郢質所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豫其流者河內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咸瑯邪王戎遂爲竹林之遊世所謂竹林七賢也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康嘗採藥遊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反時有樵蘇者遇之咸謂神至汲郡山中見孫登康遂從之遊登沈默自守無所言說康臨去登曰君性烈而才儁其能免乎康又遇王烈共入山烈嘗得石髓如

飴卽自服半餘半與康皆凝而爲石又於石室中見一卷素書遽呼康往取輒不復見烈乃嘆曰叔夜輒非常而輒不遇命也其神心所感每遇幽逸如此山濤將去選舉康自代康乃與濤書告絕此書既行知其不可羈屈也性絕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圜之每夏月居其上以鍛東平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康友而善之後安爲兄所枉訴以事繫獄辭相證引遂復收康康性慎言行一旦縲紲乃作幽憤詩初康居貧常與向秀共鍛於

大樹之下以自贍給潁川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有才辯故往造焉康不爲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謂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以此憾之及是言於文帝曰嵇康臥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爲慮耳因譖康欲助毋丘儉賴山濤不聽昔齊戮華士魯誅少正卯誠以害時亂教故聖賢去之康安等言論放蕩非毀典謨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釁除之以淳風俗帝既昵聽信會遂并害之康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爲師

弗許康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時年四十海內之士莫不痛之帝尋悟而恨焉初康嘗遊乎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詞致清辯因索琴彈之而爲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字康善談理又能屬文其高情遠趣率然玄遠撰上古以來高士爲之傳贊欲友其人於千載也又作太師箴亦足以明帝王之道焉復作聲無哀樂論甚有條理

子紹別有傳

嵇中散集目錄

卷一

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十九首

秀才答四首 附

幽憤詩一首

述志詩二首

遊仙詩一首

六言十首

重作四言詩一首

思親詩一首

郭遐周贈三首 附

郭遐叔贈四首 附

答二郭三首

與阮德如一首

阮德如答二首 附

酒會詩七首

雜詩一首

卷二

琴賦一首 并序

與山巨源絶交書一首

與呂長悌絶交書一首

卷三

卜疑集一首

嵇荀錄一首 亡

養生論一首

卷四

黃門郎向子期難養生論一首 附

荅難養生論一首

卷五

聲無哀樂論

卷六

釋私論一首

管蔡論一首

明膽論一首

卷七

張遼叔自然好學論一首 附

難自然好學論一首附
卷八
宅無吉凶攝生論一首附
難宅無吉凶攝生論一首附
卷九
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一首附
荅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一首附
卷十
太師箴
家誡

嵇中散集卷第一

晉　譙國嵇康著
明　新安程榮校

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十九首

雙鸞匿景曜戢翼太山崖抗首漱朝露晞陽振羽儀長鳴戲雲中時下息蘭池自謂絕塵埃終始永不虧何意世多艱虞人來我疑雲網塞四區高羅正參差奮迅勢不便六翮無所施隱姿就長纓卒爲時所羈單雄翻孤逝哀吟傷生離徘徊戀儔侶慷慨高山陂

鳥盡良弓藏謀極身必危吉凶雖在己世路多崄巇安得反初服抱玉寶六奇逍遙遊太清攜手長相隨

鴛鴦于飛肅肅其羽朝遊高原夕宿蘭渚邕邕和鳴顧眄儔侶俛仰慷慨優游容與

鴛鴦于飛嘯侶命儔朝遊高原夕宿中洲交頸振翼容與清流咀嚼蘭蕙俛仰優游

泳彼長川言息其滸陟彼高岡言刈其楚嗟我征邁獨行踽踽仰彼凱風涕泣如雨

泳彼長川言息其沚陟彼高岡言刈其杞嗟我獨征

靡瞻靡恃仰彼凱風載坐載起
穆穆惠風扇彼輕塵弈弈素波轉此遊鱗伊我之勞
有懷佳人寤言永思實鍾所親
所親安在舍我遠邁棄此蓀芷襲彼蕭艾雖曰幽深
豈無顛沛言念君子不遐有害
人生壽促天地長久百年之期孰云其壽思欲登仙
以躋不朽攬轡踟蹰仰顧我友
我友焉之隔兹山岡誰謂河廣一葦可航徒恨永離
逝彼路長瞻仰弗及徙倚彷徨

良馬既閑麗服有暉左攬繁弱右接忘歸風馳電逝
躡景追飛凌厲中原顧眄生姿
攜我好仇載我輕車南凌長阜北厲清渠仰落驚鴻
俯引淵魚盤于遊畋其樂只且
凌高遠眄俯仰咨嗟怨彼幽縶邈爾路遐雖有好音
誰與清歌雖有姝顏誰與發華仰訊高雲俯託輕波
乘流遠遁抱恨山阿
輕車迅邁息彼長林春木載榮布葉垂陰習習谷風
吹我素琴咬咬黃鳥顧儔弄音感寤馳情思我所欽
心之憂矣永嘯長吟
浩浩洪流帶我邦畿萋萋綠林奮榮揚暉魚龍瀺灂
山鳥羣飛駕言出遊日夕忘歸思我良朋如渴如饑
願言不獲愴矣其悲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流磻平皋垂綸長川目送歸鴻
手揮五絃俯仰自得遊心太玄嘉彼釣叟得魚忘筌
郢人逝矣誰可盡言
閑夜肅清朗月照軒微風動袿組帳高褰旨酒盈尊
莫與交歡瑟琴在御誰與鼓彈仰慕同趣其馨若蘭
佳人不存能不永歎

乘風高逝遠登靈丘託好松喬攜手俱遊朝發太華
夕宿神州彈琴詠詩聊以忘憂
琴詩自樂遠遊可珍含道獨往棄智遺身寂乎無累
何求於人長寄靈岳怡志養神
流俗難悟逐物不還至人遠鑒歸之自然萬物為一
四海同宅與彼共之予何所惜生若浮寄暫見忽終
世故紛紜棄之無戚澤雉雖饑不顧園林安能服御
勞形苦心身貴名賤榮辱何在貴得肆志縱心無悔

秀才答四首 附

華堂臨浚沼靈芝茂清泉仰瞻青禽翔俯察綠水濱逍遙步蘭渚感物懷古人李叟寄周朝莊生遊漆園時至忽蟬蛻變化無常端

君子體變通否泰非常理當流則蟻行時遊則鵲起達者鑒通塞盛衰爲表裏列仙徇生命松喬安足齒縱軀任世度至人不私已

達人與物化世俗安可論都邑可優游何必棲山原孔父策良駟不云世路難出處因時資潛躍無

常端保心守道居視變安能遷

飾車駐駟駕言出遊南厲伊渚北登邙丘青林華茂青鳥羣嬉感悟長懷能不永思永思伊何思齊大儀凌雲輕邁託身靈螭遙集芝圃釋轡華池華木夜光沙棠離離俯漱神泉仰嘰瓊枝結心皓素終始不虧

幽憤詩一首

嗟余薄祜少遭不造哀煢靡識越在襁緥母兄鞠育有慈無威恃愛肆姐不訓不師爰及冠帶馮寵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託好老莊賤物貴身志在守樸養素全眞曰余不敏好善闇人子玉之敗屢增惟塵大人含弘藏垢懷恥民之多僻政不由己惟此褊心顯明臧否感悟思愆怛若創痏欲寡其過謗議沸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慚柳惠今愧孫登內負宿心外恧良朋仰慕嚴鄭樂道閑居與世無營神氣晏如咨予不淑嬰累多虞匪降自天寔由頑疎理弊患結卒致囹圄對答鄙訊縶此幽阻實恥訟免時不我與雖曰義直神辱志沮澡身滄浪豈云能補嗈嗈鳴鴈

奮翼北遊順時而動得意忘憂嗟我憤歎曾莫能儔事與願違遘茲淹留窮達有命亦又何求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時恭默咎悔不生萬石周愼安親保榮世務紛紜祇攪予情安樂必誡乃終利貞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予獨何爲有志不就懲難思復心焉內疚庶勗將來無馨無臭采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

述志詩二首

潛龍育神軀濯鱗戲蘭池延頸慕大庭寢足俟皇羲

慶雲未垂景盤桓朝陽陂悠悠非我匹疇肯應俗宜
殊類難徧周鄙議紛流離輱軻丁悔吝雅志不得施
耕耨感寗越馬席激張儀逝將離羣侶杖策追洪崖
焦鵬振六翮羅者安所羈浮遊太清中更求新相知
比翼翔雲漢飲露食瓊枝多念世間人夙駕咸驅馳
沖靜得自然榮華安足爲
斥鷃擅蒿林仰笑神鳳飛坎井蝤蛭宅神龜安所歸
恨自用身拙任意多永思遠實與世殊義譽非所希
往事既已謬來者猶可追何爲人事間自令心不夷
慷慨思古人夢想見容輝願與知己遇舒憤啟其微
巖穴多隱逸輕舉求吾師晨登箕山巔日夕不知饑
玄居養營魄千載長自綏

遊仙詩一首

遙望山上松隆谷鬱青葱自遇一何高獨立迥無雙
願想遊其下蹊路絕不通王喬棄我去乘雲駕六龍
飄颻戲玄圃黃老路相逢授我自然道曠若發童蒙
採藥鍾山隅服食改姿容蟬蛻棄穢累結友家板桐
臨觴奏九韶雅歌何邕邕長與俗人別誰能覩其蹤

六言十首惟上古堯舜

二人功德齊均不以天下私親高尚簡樸茲順寧濟
四海烝民

唐虞世道治

萬國穆親無事賢愚各自得志晏然逸豫內忘佳哉
爾時可喜

知慧用

爲法滋章寇生紛然相召不停大人玄寂無聲鎮之
以靜自正

名與身孰親

哀哉世俗殉榮馳騖竭力喪精得失相紛憂驚自是
勤苦不寧

生生厚招咎

金玉滿堂莫守古人安此粗醜獨以道德爲友故能
延期不朽

名行顯患滋

位高勢重禍基美色伐性不疑厚味腊毒難治如何
貪人不思

東方朔至清

外以貪汙內貞。穢身滑稽隱名。不爲世累所攖。所欲不足無營。

楚子文善仕

三爲令尹不喜柳下降身蒙耻不以爵祿爲已靜恭古惟二子

老萊妻賢名

不顧夫子相荆相將避祿隱耕樂道閑居採萍終厲高節不傾

嗟古賢原憲

棄背膏粱朱顏樂此屢空饑寒形陋體逸心寬得志一世無患

重作四言詩七首 一作秋胡行

富貴尊榮憂患諒獨多富貴尊榮憂患諒獨多古人所懼豐屋蔀家人害其上獸惡網羅惟有貧賤可以無他歌以言之富貴憂患多

貧賤易居貴盛難爲工貧賤易居貴盛難爲工耻佞直言與禍相逢变故萬端俾吉作凶思牽黃犬其計莫從歌以言之貴盛難爲工

勞謙寡悔忠信可久安勞謙寡悔忠信可久安天道害盈好勝者殘彊梁致災多事招患欲得安樂獨有無傲歌以言之忠信可久安

役神者弊極欲疾枯役神者弊極欲疾枯顏回短折不及孽鳥縱體淫恣莫不早徂酒色何物今自不辜歌以言之酒色令人枯

絕智棄學遊心於玄默絕智棄學遊心於玄默遇過而悔當不自得垂釣一壑所樂一國被髪行歌和者四塞歌以言之遊心於玄默

思與王喬乘雲遊八極思與王喬乘雲遊八極凌厲五岳忽行萬億授我神藥自生羽翼呼吸太和練形易色歌以言之思行遊八極

徘徊鍾山息駕於層城徘徊鍾山息駕於層城上蔭華蓋下采若英受道王母遂升紫庭逍遥天衢千載長生歌以言之徘徊於層城

思親詩一首

奈何愁兮愁無聊恒惻惻兮心若抽。愁奈何兮悲思

多情鬱結兮不可化。奄失恃兮孤煢煢。內自悼兮啼失聲。思報德兮邈已絕。感鞠育兮情剝裂。嗟母兄兮永潛藏。想形容兮内摧傷。感陽春兮思慈親。欲一見兮路無因。望南山兮發哀歎。感機杖兮涕汍瀾。念疇昔兮母兄在。心逸豫兮壽四海。忽已逝兮不可追。心窮約兮但有悲。上空堂兮廓無依。覩遺物兮心崩摧。中夜悲兮當誰告。獨收淚兮抱哀戚。日遠邁兮思予心。戀所生兮淚不禁。慈母沒兮誰予驕。顧自憐兮心忉忉。訴蒼天兮天不聞。淚如雨兮歎青雲。欲棄憂兮尋復來。痛殷殷兮不可裁。

郭遐周贈三首 附

吾無佐世才時俗不可量歸我北山阿逍遙以倡佯同氣自相求虎嘯谷風凉惟予與嵇生未面分好章古人美傾蓋方此何不臧援筝執鳴琴携手遊空房栖遲衡門下何顧於姬姜予心好永年年永懷樂康我友不期卒奄訃適他方巖東咸發日翻然將高翔離别在旦夕惆悵以增傷

風人重離别行道猶遲遲宋玉哀登山臨水送將歸伊此往昔事言之以增悲歎我與嵇生倏忽將永違俯察淵魚遊仰觀雙鳥飛厲翼太清中徘徊於丹池欽哉得其所令我心獨違言别在斯須惄焉如調饑

離别自古有人非比目魚君子不懷土豈更得安居四海皆兄弟何患無彼姝巖穴隱傅説寒谷納白駒方各以類聚物亦以羣殊所在有智賢何憂此不如所貴身名存功烈在簡書歲時易過歷日月忽其除勗哉乎嵇生敬德在慎軀

郭遐叔贈四首 附

每念邂逅會惟日不足斯往宵歸常苦其速歡接無厭如川赴谷如何忽爾將適他俗言駕有日巾車命僕思念君子溫其如玉心之憂矣視丹如綠

如何忽爾超將遠遊情以怵惕惟思惟憂展轉反側寤寐追求馳情運想神往形留心之憂矣增其勞愁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譬彼造化抗無崖畔封疆畫界事利任難惟予與子[illegible]不同貫交重情親欲面

無筭如何忽爾時適他館明發不寐耿耿極旦心之憂矣增其憤怨

天地悠長人生若忽苟非知命安保旦夕思與君子窮年卒歲優哉逍遙幸無隕越如何君子超將遠邁我情顧關我心願結心之憂矣良以怓怛

君子交有義不必常相從天地有明理遠近無異同三仁不齊迹貴在等賢蹤衆鳥羣相追鸞鳥獨無雙何必相呴濡江海自可容願各保遐心有緣復來東

答二郭三首

天下悠悠者下京趨上京二郭懷不羣超然來北征樂道託萊廬雅志無所營良時邁其願遂結歡愛情君子義是親恩好篤平生寡志自生災屢使衆釁成豫子匿梁側聶政變其形顧此懷怛惕慮在苟自寧今當寄他域嚴駕不得停本圖終宴婉今更不克并二子贈嘉詩馥如幽蘭馨戀土思所親不知氣憤盈

昔蒙父兄祚少得離負荷因疏遂成懶寢跡北山阿但願養性命終已靡有他良辰不我期當年值紛華坎壈趣世教常恐嬰網羅羲皇邈已遠拊膺獨咨嗟朔戒貴尚容漁父好揚波雖逸亦以難非余心所嘉豈若翔區外飡瓊漱朝霞遺物棄鄙累逍遙遊太和結友集靈岳彈琴登清歌有能從此者古人何足多

詳觀凌世務屯險多憂虞施報更相市大道匿不舒夷路值枳棘安步將焉如權智相傾奪名位不可居鸞鳳避罻羅遠託崑崙墟莊周悼靈龜越稷嗟王輿至人存諸己隱璞樂玄虛功名何足殉乃欲列簡書所好亮若茲楊氏歎交衢去去從所志敢謝道不俱

與阮德如一首

含哀還舊廬感切傷心肝良時邁數子談慰臭如蘭疇昔恨不早既面侔舊歡不悟卒永離念隔悵憂歎事故無不有別易會良難郢人忽已逝匠石寢不言澤雉窮野草靈龜樂泥蟠榮名穢人身高位多災患未若捐外累肆志養浩然顏氏希有虞隰子慕黃軒涓彭獨何人唯志在所安漸漬殉近欲一往不可攀生生在豫積勿以怵自寬南土旱不涼衿計宜早完君其愛德素行路慎風寒自力致所懷臨文情辛酸

阮德如答二首附

早發温泉廬夕宿宣陽城顧眄懐惆悵言思我友生會遇一何幸及子遘歡情交際雖未久恩愛發中誠良玉須切磋璠璵就其形隋珠豈不曜雕瑩啟光榮與子猶蘭石堅芳互相成庶幾行古道伐檀俟河清不謂中離别飄飄然遠征臨輿執手決良誨一何精佳言盈我耳援帶以自銘唐虞曠千載三代不可并洙泗久已往微言誰共聽曾參易簀斃仲由結其纓晉楚安足慕屢空守以貞潛龍

尚泥蟠神龜隱其靈庶保吾子言養真以全生東野多所患暫往不久停幸子無損思逍遥以自寧雙美不易居嘉會故難常爰處憇斯土與子遘蘭芳常願永遊集拊翼同廻翔不悟卒永離一别為異鄉四牡一何速征人告路長顧步懐想象遊目屢太行撫軨增歎息念子安能忘恬和為道基老氏惡强梁患至有身災榮子知所康神龜實可樂明戒在刳腸新詩何篤穆中詠增慨忼鈞檢話良訊終然永厭藏還誓必不食復與同故房願子盪憂慮無以情自傷俟路忘所以聊以酬來章

酒會詩七首

樂哉苑中遊周覽無窮已百卉吐芳華崇基邈高跱林木紛交錯玄池戲魴鯉輕丸斃翔禽纖綸出鱣鮪坐中發美讚異氣同音軌臨川獻清酤微歌發皓齒素琴揮雅操清聲隨風起斯會豈不樂恨無東野子酒中念幽人守故彌終始但當體七絃寄心在知己

淡淡流水淪胥而逝汎汎栢舟載浮載滯微嘯清風鼓檝容裔放櫂投竿優游卒歲

婉彼鴛鴦戢翼而遊俯接綠藻託身洪流朝翔素瀨夕棲靈洲搖蕩清波與之汎浮

流詠蘭池和聲激朗操縵清商遊心大象頃朕脩身惠音遺響鍾期不存我志誰賞

斂絃散思遊釣九淵重流千仞或餌者懸猗與莊老棲遲永年寔惟龍化蕩志浩然

肅肅苓風分生江湄却背華林俯泝丹坻含陽吐英履霜不衰嗟我殊觀百卉具腓心之憂矣孰識玄機

猗猗蘭藹殖彼中原綠葉幽茂麗藻穠繁馥馥蕙芳

順風而宣將御椒房吐薰龍軒瞻彼秋草悵矣惟騫

雜詩一首

皦風清扇雲氣四除皎皎亮月麗于高隅興命公子携手同車龍驥翼翼揚鑣踟躕肅肅宵征造我友廬光燈吐輝華幔長舒鸞觴酌醴神鼎烹魚玄起子野歎過緜駒流詠太素俯讃玄虛孰克英賢與爾剖符

嵇中散集卷第二

晉 譙國嵇康著
明 新安程榮校

琴賦一首 并序

余少好音聲長而翫之以爲物有盛衰而此無變滋味有猒而此不勌可以導養神氣宣和情志處窮獨而不悶者莫近於音聲也是故復之而不足則吟詠以肆志吟詠之不足則寄言以廣意然八音之器歌舞之象歷世才士並爲之賦頌其體制風流莫不相襲稱其材幹則以危苦爲上賦其聲音則以悲哀爲主美其感化則以垂涕爲貴麗則麗矣然未盡其理也推其所由似元不解音聲覽其旨趣亦未達禮樂之情也衆器之中琴德最優故綴叙所懷以爲之賦其辭曰

惟椅梧之所生兮託峻嶽之崇岡披重壤以誕載兮參辰極而高驤含天地之醇和兮吸日月之休光鬱紛紜以獨茂兮飛英蕤於昊蒼夕納景于虞淵兮旦晞幹於九陽經千載以待價兮寂神跱而永康且其

山川形勢則盤紆隱深確嵬岑嵒互嶺巉巖岞崿嶇
崟丹崖嶮巇青壁萬尋若乃重巘增起偃蹇雲覆邈
隆崇以極壯崛巍巍而特秀蒸靈液以播雲據神淵
而吐溜爾乃顛波奔突狂赴爭流觸巖觝隈鬱怒彪
休洶涌騰薄奮沫揚濤瀄汩澎湃蜿蟺相糾放肆大
川濟乎中州安回徐邁寂爾長浮澹乎洋洋縈抱山
丘詳觀其區土之所產毓奧宇之所寶殖珍怪琅玕
瑤瑾翕赩叢集累積奐衍於其側若乃春蘭被其東
沙棠殖其西涓子宅其陽玉醴涌其前玄雲蔭其上

翔鸞集其巔清露潤其膚惠風流其間竦肅肅以靜
謐密微微其清閑夫所以經營其左右者固以自然
神麗而足思願愛樂矣於是遯世之士榮期綺季之
儔乃相與登飛梁越幽壑援瓊枝陟峻崿以遊乎其
下周旋永望邈若凌飛邪睨崑崙俯闞海湄指蒼梧
之迢遞臨迥江之威夷悟時俗之多累仰箕山之餘
輝羨斯嶽之弘敞心慷慨以忘歸情舒放而遠覽接
軒轅之遺音慕老童於騩隅欽泰容之高吟顧茲梧
而興慮思假物以託心乃斲孫枝準量所任至人攄

思制為雅琴乃使離子督墨匠石奮斤夔襄薦法般
倕騁神鎪會裛廁朗密調均華繪彫琢布藻垂文錯
以犀象籍以翠綠絃以園客之絲徽以鍾山之玉爰
有龍鳳之象古人之形伯牙揮手鍾期聽聲華容灼
爚發采揚明何其麗也伶倫比律田連操張進御君
子新聲憀亮何其偉也及其初調則角羽俱起宮徵
相證參發並趣上下累應踸踔磥硌美聲將興固以
和昶而足耽矣爾乃理正聲奏妙曲揚白雪發清角
紛淋浪以流離奐淫衍而優渥粲奕奕而高逝馳岌

岌以相屬沛騰遌而競趣翕韡曄而繁縟狀若崇山
又象流波浩兮湯湯鬱兮峩峩怫悄煩冤紆餘婆娑
陵縱播逸霍濩紛葩檢容授節應變合度兢名擅業
安軼徐步洋洋習習聲烈遐布含顯媚以送終飄餘
響乎泰素若乃高軒飛觀廣夏閑房冬夜肅清朗月
垂光新衣翠粲纓徽流芳於是器冷絃調心閑手敏
觸攙如志唯意所擬初涉淥水中奏清徵雅昶唐堯
終詠微子寬明弘潤優遊躇跱拊絃安歌新聲代起
歌曰凌扶搖兮憩瀛洲要列子兮為好仇餐沆瀣兮

帶朝霞眇翩翩兮薄天遊齊萬物兮超自得委性命
兮任去留激清響以赴會何絃歌之綢繆於是曲引
向闌衆音將歇改韻易調奇弄乃發揚和顏攘皓腕
飛纖指以馳騖紛澀譶以流漫或徘徊顧慕擁鬱抑
按盤桓毓養從容秘翫闥爾奮逸風駭雲亂牢落凌
厲布濩半散豐融披離斐韡奐爛英聲發越采采粲
粲或間聲錯糅狀若詭赴雙美並進駢馳翼驅初若
將乖後卒同趣或曲而不屈直而不倨或相凌而不
亂或相離而不殊時劫掎以慷慨或怨媠而躊躇忽

飄颻以輕邁乍留聯而扶疏或參譚繁促複疊攢仄
從橫駱驛奔遯相逼拊嗟累讚間不容息瓌豔奇偉
殫不可識若乃閑舒都雅洪纖有宜清和條昶案衍
陸離穆溫柔以怡懌婉順敘而委蛇或乘險投會邀
隟趨危嚶若離鵾鳴清池翼若浮鴻翔曾崖紛文斐
尾慊縿離纚微風餘音靡靡猗猗或摟攙擽捋縹繚
潎冽輕行浮彈明嫿睽慧疾而不速留而不滯翩綿
飄邈微音迅逝遠而聽之若鸞鳳和鳴戲雲中迫而
察之若衆葩敷榮曜春風既豐贍以多姿又善始而

令終嗟姣妙以弘麗何變態之無窮若夫三春之初
麗服以時乃攜友生以遨以嬉涉蘭圃登重基背長
林翳華芝臨清流賦新詩嘉魚龍之逸豫樂百卉之
榮滋理重華之遺操慨遠慕而長思若乃華堂曲宴
密友近賓蘭肴兼御旨酒清醇進南荊發西秦紹陵
陽度巴人變用雜而並起竦衆聽而駭神料殊功而
比操豈笙籥之能倫若次其曲引所宜則廣陵止息
東武太山飛龍鹿鳴鵾雞遊絃更唱迭奏聲若自然
流楚窈窕懲躁雪煩下逮謠俗蔡氏五曲王昭楚妃

千里別鶴猶有一切承間簉乏亦有可觀者焉然非
夫曠遠者不能與之嬉遊非夫淵靜者不能與之閑
止非夫放達者不能與之無悋非夫至精者不能與
之析理也若論其體勢詳其風聲器和故響逸張急
故聲清間遼故音庳絃長故徽鳴性絜靜以端理含
至德之和平誠可以感盪心志而發洩幽情矣是故
懷戚者聞之莫不憯懍慘悽愀愴傷心含哀懊咿不
能自禁其康樂者聞之則欨愉懽釋抃舞踊溢留連
瀾漫嗢噱終日若和平者聽之則怡養悅愉淑穆玄

眞恬虛樂古棄事遺身是以伯夷以之廉顏回以之仁比干以之忠尾生以之信惠施以之辯給萬石以之訥愼其餘觸類而長所致非一同歸殊途或文或質總中和以統物咸日用而不失其感人動物蓋亦弘矣于時也金石寢聲匏竹屏氣王豹輟謳狄牙喪味天吳踊躍於重淵王喬披雲而下墜舞鸑鷟於庭階游女飄焉而來萃感天地以致和況蚑行之衆類嘉斯器之懿茂詠茲文以自慰永服御而不厭信古今之所貴亂曰愔愔琴德不可測兮體清心遠邈難極兮良質美手遇今世兮紛綸翕響冠衆藝兮識音者希孰能珍兮能盡雅琴唯至人兮

與山巨源絕交書一首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常謂之知言然經怪此意尚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間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薦鸞刀漫之羶腥故具爲足下陳其可否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眞有耳性有所不堪眞不可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

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爲人少加孤露毋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疏嬾筋駑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而爲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進

之心日頹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至爲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讎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吾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人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臥

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痹不得搖性復多蝨把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爲重已爲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言餌朮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

伯成子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強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眞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必不可以爲輪曲者不可以爲桷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爲樂唯達者爲能通之此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已嗜臭腐養鴛雛以死鼠也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寞以無爲爲貴縱無九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

意自試不能堪其所不樂自卜已審若道盡途窮則已耳足下無事冤之令轉於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病顧此悢悢如何可言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叙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嬲之不置不過欲爲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麤疎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爲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

能不營乃可貴耳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眞所之耳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爲歡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爲別嵇康白

與呂長悌絕交書一首

康白昔與足下年時相比以故數面相親足下篤意遂成大好由是許足下以至交雖出處殊塗而歡愛不衰也及中間少知阿都志力開悟每喜足下家復有此弟而阿都去年向吾有言誣忿足下意欲發舉吾深抑之亦自恃每謂足下不足迫之故從吾言閒令足下因其順親蓋惜足下門戶欲令彼此無恙也又足下許吾終不繫都以子父六人爲誓吾乃慨然感足下重言慰解都都遂釋然不復興意足下陰自阻疑密表繫都先首服誣都此爲都故信吾又無言何意足下苞藏禍心耶都之含忍足下實由吾言今都獲罪吾爲負之吾之負都由足下之負吾也悵然

失圖復何言哉若此無心復與足下交矣古之君子絕交不出醜言從此別矣臨別恨恨嵇康白

晉　譙國嵇康著

明　新安程榮校

卜疑集一首

有宏達先生者恢廓其度寂寥疏闊方而不制廉而不劌超世獨步懷玉被褐交不苟合仕不期達常以爲忠信篤敬直道而行之可以居九夷遊八蠻浮滄海踐河源甲兵不足忌猛獸不爲患是以機心不存泊然純素從容縱肆遺忘好惡以天道爲一指不識

品物之細故也然而大道既隱智巧滋繁世俗膠加人情萬端利之所在若鳥之追鸞富爲積蠹貴爲聚怨動者多累靜者鮮患爾乃思丘中之隱士樂川上之執竿也於是遠念長想超然自失郢人既沒誰爲吾質聖人吾不得見冀聞之於數術乃適太史貞父之廬而訪之曰吾有所疑願子卜之貞父乃危坐操蓍拂几陳龜曰君何以命之先生曰吾寧發憤陳誠讜言帝庭不屈王公乎將卑懦委隨承旨倚靡爲面從乎寧愷悌弘覆施而不德乎將進趣世利苟容偷合乎寧隱居行義推至誠乎將崇飾矯誣養虛名乎寧斥逐凶佞守正不傾明否臧乎將傲倪滑稽挾智任術爲智囊乎寧與王喬赤松爲侶乎將進伊摯而友尚父乎寧隱鱗藏彩若淵中之龍乎寧舒翼揚聲若雲間之鴻乎寧外化其形內隱其情屈身隨時陸沉無名雖在人間實處冥冥乎將激昂爲清銳思爲精行與世異心與俗并所在必聞恒營營乎寧寥落閒放無所矜尚彼我爲一不爭不讓遊心皓素忽然坐忘追羲農而不及行中路而惆悵乎將慷慨以爲

壯感槩以爲亮上干萬乘下凌將相尊嚴其容高自矯抗常如失職懷恨怏怏乎寧聚貨千億擊鍾鼎食枕藉芬芳婉孌美色乎將苦身竭力剪除荆棘山居谷飲倚巖而息乎寧如伯奮仲堪二八爲偶排擯共鯀令失所乎將如箕山之夫潁水之父輕賤唐虞而笑大禹乎寧如泰山之隱德潛讓而不揚乎將如季札之顯節義慕爲子臧乎寧如老聃之清淨微妙守玄抱一乎將如莊周之齊物變化洞達而放逸乎寧如夷吾之不羞束縛而終在覇功乎將如魯連之輕

世肆志高談從容乎寧如市南子之神勇內固山淵
其志乎將如毛公藺生之龍驤虎步慕爲壯士乎此
誰得誰失何凶何吉時移俗易好貴慕名臧文不讓
位於柳季公孫不歸美於董生賈誼一當於明主絳
灌作色而揚聲況今千龍並馳萬驥徂征紛紜交競
逝若流星敢不惟思謀於老成哉太史貞父曰吾聞
至人不相達人不卜若先生者文明在中見素表璞
內不愧心外不負俗交不爲利仕不謀祿鑒乎古今
滌情蕩欲夫如是呂梁可以遊湯谷可以浴方將觀
大鵬於南溟又何憂於人間之委曲

嵇荀錄一首 亡

養生論一首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
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妖妄者此皆兩
失其情請試粗論之夫神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
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似特受異氣禀之自
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
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
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
渙然流離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
不饑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
勁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之壯士之怒赫然殊觀
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
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一作臣）亂於下
也夫爲稼於湯之（一無之字）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歸下一有於字）
焦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
誣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

輕而肆之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
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
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故脩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
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
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夫
田種者一畝十（十下一有二字）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
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
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
而不變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瞑合歡蠲忿萱草

忘憂愚智所共知也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蝨處頭而黑麝食栢而香頸處險而癭齒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惟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暗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惟五穀是見聲色是躭目惑玄黃耳務淫哇滋味煎其府藏醴醪鬻（一作煑）其腸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思慮銷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夫以蕞

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易竭之身而外內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甚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倦以致乏絶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夭於衆難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至于措身失理亡之於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中智以下謂之自然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衆險於未兆是由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爲受病之始也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之治馳騁

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縱聞養生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次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益之以畎澮而泄之以尾閭欲坐望顯報者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心戰於內物誘於外交賒相傾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目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今

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夫悠悠者既以未效不求而求者以不專喪業偏恃者以不兼無功追術者以小道自溺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强禁也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

五絃無為自得體妙心玄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若此以往庶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為其無有哉

嵇中散集卷第四

晉　譙國嵇康著

明　新安程榮校

黃門郎向子期難養生論一首 附

難曰若夫節哀樂和喜怒適飲食調寒暑亦古人之所脩也至於絕五穀去滋味寡情欲抑富貴則未之敢許也何以言之夫人受形於造化與萬物並存有生之最靈者也異於草木草木不能避風雨辭斤斧殊於鳥獸鳥獸不能遠網羅而逃寒暑有動以接物有智以自輔此有心之益有智之功也若閉而默之則與無智同何貴於有智哉有生則有情稱情則自然若絕而外之則與無生同何貴於有生哉且夫嗜欲好榮惡辱好逸惡勞皆生於自然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崇高莫大於富貴然富貴天地之情也貴則人順己以行義於下富則所欲得以有財聚人此皆先王所重關之自然不得相外也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但當求之以道義在上以不驕無患持滿

以損儉不溢若此何爲其傷德耶或覩富貴之過因懼而背之是猶見食之有噎因終身不飡耳神農唱粒食之始后稷纂播植之業鳥獸以之飛走生民以之視息周孔以之窮神顔冉以之樹德賢聖珍其業歷百代而不廢今一旦云五穀非養生之宜肴醴非便性之物則亦有和羹黃耇無疆爲此春酒以介眉壽皆虛言也博碩肥腯上帝是饗黍稷惟馨實降神祇神祇且猶重之而況於人乎肴糧入體不踰旬而充此自然之符宜生之驗也

夫人含五行而生口思五味目思五色感而思室饑而求食自然之理也但當節之以禮耳今五色雖陳目不敢視五味雖存口不得嘗以言爭而獲勝則可焉有勺藥爲荼蓼西施爲嫫母忽而不欲哉苟心識可欲而不得從性氣困於防閑情志鬱而不通而言養之以和未之聞也又云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未盡善也若信可然當有得者此人何在目未之見此殆影響之論可言而不可得縱時有耆壽耇老此自特受一氣猶木之有松柏非導養之所致若性命以巧拙爲長短則聖人窮理盡性宜享遐期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上獲百年下者七十豈復疏於導養耶顧天命有限非物所加耳且生之爲樂以恩愛相接天理人倫燕婉娛心榮華悅志服饗滋味以宣五情納御聲色以達性氣此天理自然人之所宜三王所不易也今若舍聖軌而恃區種離親棄歡約己苦心欲積塵露以望山海恐此功在身後實不可冀也縱令勤求少有所獲則顧影尸居與

木石爲鄰所謂不病而自灸無憂而自默無喪而疏食無罪而自幽追虛徼幸功不荅勞以此養生未聞其宜故相如曰必若長生而不死雖濟萬世猶不足以喜言背情失性而不本天理也長生且猶無歡況以短生守之耶若有顯驗且更論之

荅難養生論一首

荅曰所以貴智而尚動者以其能益生而厚身也然欲動則悔吝生智行則前識立前識立則志開而物遂悔吝生則患積而身危二者不藏之於內而接於

外祇足以災身非所以厚生也夫嗜欲雖出於人而非道之正猶木之有蝎雖木之所生而非木之宜也故蝎盛則木朽欲勝則身枯然則欲與生不並立名與身不俱存略可知矣而世未之悟以順欲爲得生雖有後生之情而不識生生之理故動之死地也是以古之人知酒肉爲甘鴆棄之如遺識名位爲香餌逝而不顧使動足資生不濫於物知正其身不營於外背其所害向其所利此所以用智遂生之道也故智之爲美美其益生而不羨生之爲貴貴其樂和而

不交豈可疾智而輕身勤欲而賤生哉且聖人寶位以富貴爲崇高者蓋謂人君貴爲天子富有四海民不可無主而存主不能無尊而立故爲天下而尊君位不爲一人而重富貴也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者蓋爲季世惡貧賤而好富貴也未能外榮華而安貧賤且抑使由其道而不爭不可令其力爭故許其心競中庸不可得故與其狂狷此俗談耳不言至人當貪富貴也聖人不得已而臨天下以萬物爲心在宥羣生由身以道與天下同於自得穆然以無事爲

業坦爾以天下爲公雖居君位饗萬國恬若素士接賓客也雖建龍旂服華衮忽若布衣之在身故君臣相忘於上蒸民家足於下豈勸百姓之尊已割天下以自私以富貴爲崇高心欲之而不已哉且子文三顯色不加悅柳惠三黜容不加戚何者令尹之尊不若德義之貴三黜之賤不傷冲粹之美二子嘗得富貴於其身終不以人爵嬰心故視榮辱如一由此言之豈云欲富貴之情哉請問錦衣繡裳不陳於闇室者何必顧衆而動以毀譽爲歡戚也夫然則欲之患

其得得之懼其失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在上何得不驕持滿何得不溢求之何得不苟得之何得不失耶且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豈在於多欲以貴得哉奉法循理不絓世網以無罪自尊以不仕爲逸遊心乎道義偃息乎卑室恬愉無遌而神氣條達豈須榮華然後乃貴哉耕而爲食蠶而爲衣衣食周身則餘天下之財猶渴者飲河快然以足不羨洪流豈待積斂然後乃富哉君子之用心若此蓋將以名位爲贅瘤資財爲塵垢也安用富貴乎故世之難

得者非財也非榮也患意之不足耳意足者雖耦耕甽畝被褐啜菽豈不自得不足者雖養以天下委以萬物猶未愜然則足者不須外不足者無外之不須也無不須故無往而不乏無所須故無適而不足不以榮華肆志不以隱約趨俗混乎與萬物並行不可寵辱此真有富貴也故遺貴欲貴者賤及之故忘富欲富者貧得之理之然也今居榮華而憂雖與榮華偕老亦所以終身長愁耳故老子曰樂莫大於無憂富莫大於知足此之謂也難曰感而思室飢而求食

自然之理也誠哉是言今不使不室不食但欲令室食得理耳夫不慮而欲性之動也識而後感智之用也性動者遇物而當足則無餘智用者從感而求勌而不已故世之所患禍之所由常在於智用不在於性動今使瞽者遇室則西施與嫫母同情聵者忘味則糟糠與精粺等甘豈識賢愚好醜以愛憎亂心哉君子識智以無恒傷生欲以逐物害性故智用則收之以恬性動則糾之以和使智止於恬性足於和然後神以默醇體以和成去累除害與彼更生所謂不

見可欲使心不亂者也縱令滋味常染於口聲色已開於心則可以至理遣之多算勝之何以言之也夫欲官不識君位思室不擬親戚何者知其所不得則不當生心也故嗜酒者自抑於鴆醴貪食者忍飢於漏脯知吉凶之理故背之不惑棄之不疑也豈恨向不得酣飲與大嚼哉且逆旅之妾惡者以自惡爲貴美者以自美得賤美惡之形在目而貴賤不同是非之情先著故美惡不能移也苟云理足於內乘一以御外何物之能默哉由此言之性氣自和則無所困

於防閑情志自平則無鬱而不通世之多累由見之不明耳又常人之情遠雖大莫不忽之近雖小莫不存之夫何故哉誠以交賒相奪識見異情也三年喪不內御禮之禁也莫有犯者酒色乃身之讎也莫能棄之由此言之禮禁雖小不犯身讎雖大不棄然使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旋害其身雖愚夫不爲明天下之輕於其身酒色之輕於天下又可知矣而世人以身殉之斃而不悔此以所重而要所輕豈非背賒而趣交耶智者則不然矣審輕重然後動量得失以

居身交賒之理同故備遠如近■微如著獨行衆妙之門故終始無虞此與夫躭欲而快意者何殊間哉

難曰聖人窮理盡性宜享遐期而堯孔上獲百年下者七十豈復疏於導養乎案論堯孔雖稟命有限故導養以盡其壽此則窮理之致不爲不養生得百年也且仲尼窮理盡性以至七十田父以六弊惷愚有百二十者若以仲尼之至妙資田父之至拙則千歲之論奚所怪哉且凡聖人有損己爲世表行顯功使天下慕之三徙成都者或菲食勤躬經營四方心勞

形困趣步失節或奇謀潛稱爰及干戈威武殺伐功利爭奮或修身以明汙顯智以驚愚藉名高於一世取准的於天下又勤誨善誘聚徒三千口勸談議身疲磬折形若救孺子視若營四海神馳於利害之端心驚於榮辱之塗俛仰之間已再撫宇宙之外者若比之於內視反聽愛氣嗇精明白四達而無執無爲遺世坐忘以寶性全真吾所不能同也今不言松栢不殊於楡柳也然則中年枯隕樹之重崖則榮茂日新此亦毓形之一觀也竇公無所服御而致百八十

豈非鼓琴和其心哉此亦養神之一徵也火蠶十八日寒蠶三十日餘以不得踰時之命而將養有過倍之隆溫肥者早終涼瘦者遲竭斷可識矣圉馬養而不乘用皆六十歲體疲者速彫形全者難斃又可知矣富貴多殘伐之者衆也野人多壽傷之者寡也亦可見矣今能使目與瞽者同功口與聵者等味遠害生之具御益性之物則始可與言養性命矣難曰神農唱粒食之始鳥獸以之飛走生民以之視息今不言五穀非神農所唱也既言上藥又唱五穀者以上

藥希寡艱而難致五穀易殖農而可久所以濟百姓而繼夭閼也並而存之唯賢志其大不肖者志其小耳此同出一人至當歸止痛用之不已耒耜墾辟從之不輟何養命茂而不議此殆玩所先習怪於所未知且平原則有棗栗之屬池沼則有菱芡之類雖非上藥猶　於黍稷之篤恭也豈云視息之具唯立五穀哉又曰黍稷惟馨實降神祇蘋蘩蘊藻非豐肴之匹潢汙行潦非重酎之對薦之宗廟感靈降祉是知神饗德之與信不以所養爲生猶九土述職各貢方

物以効誠耳。又曰肴粮入體益不踰旬以明宜生之
驗此所以困其軀也。今不言肴粮無充軀之益但謂
延生非上藥之偶耳。請借以爲難夫所知麥之善於
菽稻之勝於稷由有効而識之。假無稻稷之域必以
菽麥爲珍養謂不可尚矣。然則世人不知上藥良於
稻稷猶守菽麥之賢於蓬蒿而必天下之無稻稷也。
若能仗藥以自永則稻稷之賤居然可知君子知其
若此故准性理之所宜資妙物以養身植玄根於初
九吸朝霞以濟神今若以肴酒爲壽則未聞高陽有
黃髮之叟也。若以充性爲賢則未聞鼎食有百年之
賓也。且冉生嬰疾顏子短折穰歲多病飢年少疾故
狄食米而生癩瘡得穀而血浮馬秣粟而足重鴈食
粒而身留從此言之鳥獸不足報功於五穀生民不
足受德於田疇也。而人竭力以營之殺身以爭之養
親獻尊則　菊苂粱聘享嘉會則肴饌旨酒而不知
皆淖溺筋腋易糜速腐初雖甘香入身臭腐竭辱精
神染汚六府鬱穢氣蒸自生災蠹饕淫所階百疾所
附味之者口爽服之者短祚豈若流泉甘醴瓊蘂玉

英金丹石菌紫芝黃精皆衆靈含英獨發奇生貞香
難歇和氣充盈澡雪五臟疏徹開明吮之者體輕又
練骸易氣染骨柔筋滌垢澤穢志凌青雲若此以往
何五穀之養哉。且螟蛉有子果蠃負之性之變也。橘
渡江爲枳易土而變形之異也。納所食之氣還質易
性豈不能哉。故赤斧以練丹赬髮涓子以术精久延
偓佺以松實方目赤松以水玉乘烟務光以蒲韭長
耳邛疏以石髓駐年方回以雲母變化昌容以蓬虆
易顏若此之類不可詳載也。孰云五穀爲最而上藥
無益哉。又責千歲以來目未之見謂無其人卽問談
者見千歲人何以別之欲校之以形則與人不異欲
驗之以年則朝菌無以知晦朔蜉蝣無以識靈龜然
則千歲雖在市朝固非小年之所辨矣。彭祖七百安
期千年則狹見者謂書籍妄記劉根遐寢不食或謂
偶能忍飢仲都冬倮而體溫夏裘而身凉桓譚謂偶
耐寒暑李少君識桓公玉椀則阮生謂之逢占而知
堯以天下禪許由而楊雄謂好大爲之凡若此類上
以周孔爲關鍵畢志一誠下以嗜欲爲鞭策欲罷不

能馳騁於世教之內爭巧於榮辱之閒以多同自減思不出位使奇事絕於所見妙理斷於常論以言變通達微求之聞也久慍閑居謂之無歡深恨無肴謂之自愁以酒色為供養謂長生為無聊然則子之所以為歡者必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也夫俟此而後為足謂之天理自然者皆役身以物喪志於欲原性命之情有累於所論矣夫渴者唯水之是見酌者唯酒之是求人皆知乎生於有疾也今若以從欲為得性則渴酌者非病淫湎者非過桀跖之徒皆得自然

非本論所以明至理之意也夫至理誠微善溺於世然或可求諸身而後悟校外物以知之者人從少至長降殺好惡有盛衰或稚年所樂壯而棄之始之所薄終而重之當其所悅謂不可奪值其所醜謂不可歡然還成易地則情變於初苟嗜欲有變安知今之所耽不為臭腐曩之所賤不為奇美耶假令厮養暴登卿尹則監門之類蔑而遺之由此言之凡所區區一域之情耳豈必不易哉又飢餐者於將獲所欲則悅情注心飽滿之後釋然疏之或有厭惡然則榮華

酒色有可疏之時蚺蛇珎於越土中國遇而惡之黼黻貴於華夏裸國得而棄之當其無用皆中國之蚺蛇裸國之黼黻也以大和為至樂則榮華不足顧也以恬澹為至味則酒色不足欽也苟得意有地俗之所樂皆糞土耳何足戀哉今談者不覩至樂之情甘減年殘生以從所願此則李斯背儒以殉一朝之欲主父發憤思調五鼎之味耳且鮑肆自玩而賤蘭茝猶海鳥對太牢而長愁文侯聞雅樂而塞耳故以榮華為生具謂濟萬世不足以喜耳此皆無主於內借

外物以樂之外物雖豐哀亦備矣有主於中以內樂外雖無鐘鼓樂已具矣故得志者非軒冕也有至樂者非充屈也得失無以累之耳且父母有疾在困而瘳則憂喜並用矣由此言之不若無喜可知也然則樂豈非至樂耶故順天和以自然以道德為師友玩陰陽之變化得長生之永久任自然以託身並天地而不朽者孰享之哉養生有五難名利不滅此一難也喜怒不除此二難也聲色不去此三難也滋味不絕此四難也神慮轉發此五難也五者必存雖心希

難老口誦至言咀嚼英華呼吸太陽不能不廻其操
不夭其年也五者無於胸中則信順日濟玄德日全
不祈喜而有福不求壽而自延此養生大理之所效
也然或有行踰曾閔服膺仁義動由中和無甚大之
累便謂仁理已畢以此自臧而不蕩喜怒平神氣而
欲却老延年者未之聞也或抗志希古不榮名位因
自高於馳騖或運智御世不嬰禍故以此自貴此於
用身甫與鄉黨 齒耆年同耳以言存生蓋闕如也
或棄世不羣志氣和粹不絕穀茹芝之無益於短期矣

或瓊糇既儲六氣並御而能含光內觀凝神復樸棲
心於玄冥之崖含氣於莫大之涘者則有老可却有
年可延也凡此數者合而爲用不可相無猶轅軸輪
轄不可一乏於輿也然人若偏見各備所患單豹以
營內致斃張毅以趨外失中齊以誠濟西取敗秦以
備戎狄自窮此皆不兼之禍也積善履信世屢聞之
慎言語節飲食學者識之過此以往莫之或知請以
先覺語將來之覺者

嵇中散集卷第四終

嵇中散集卷第五

晉 譙國嵇康著

明 新安程榮校

聲無哀樂論

有秦客問於東野主人曰聞之前論曰治世之音安
以樂亡國之音哀以思夫治亂在政而音聲應之故
哀思之情表於金石安樂之象形於管絃也又仲尼
聞韶識虞舜之德季札聽絃知衆國之風斯已然之
事先賢所不疑也今子獨以爲聲無哀樂其理何居

若有嘉訊今請聞其說主人應之曰斯義久滯莫肯
拯救故念歷世濫於名實今蒙啟導將言其一隅焉
夫天地合德萬物貴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故章爲
五色發爲五音音聲之作其猶臭味在於天地之間
其善與不善雖遭遇濁亂其體自若而不變也豈以
愛憎易操哀樂改度哉及宮商集化聲音克諧此人
心至願情欲之所鍾古人知情不可恣欲不可極因
其所用每爲之節使哀不至傷樂不至淫斯其大較
也然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哀云哀云哭泣云乎哉

因茲而言玉帛非禮敬之實歌舞非悲哀之主也何
以明之夫殊方異俗歌哭不同使錯而用之或聞哭
而歡或聽歌而感然而哀樂之情均也今用均之情
而發萬殊之聲斯非音聲之無常哉然聲音和比感
人之最深者也勞者歌其事樂者舞其功夫內有悲
痛之心則激切哀言言比成詩聲比成音雜而詠之
聚而聽之心動於和聲情感於苦言嗟歎未絕而泣
涕流漣矣夫哀心藏於苦心內遇和聲而後發和聲
無象而哀心有主夫以有主之哀心因乎無象之和

聲其所覺悟唯哀而已豈復知吹萬不同而使其自
已哉風俗之流遂成其政是故國史明政教之得失
審國風之盛衰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故曰亡國之音
哀以思也夫喜怒哀樂愛憎慙懼凡此八者生民所
以接物傳情區別有屬而不可溢者也夫味以甘苦
爲稱今以甲賢而心愛以乙愚而情憎則愛憎宜屬
我而賢愚宜屬彼也可以我愛而謂之愛人我憎而
謂之憎人所喜則謂之喜味所怒則謂之怒味哉由
此言之則外內殊用彼我異名聲音自當以善惡爲

主則無關於哀樂哀樂自當以情感則無係於聲
名實俱去則盡然可見矣且季子在魯採詩觀禮以
別風雅豈徒任聲以決臧否哉又仲尼聞韶歎其一
致是以咨嗟何必因聲以知虞舜之德然後歎美耶
今麤明其一端亦可思過半矣秦客難曰八方異俗
歌哭萬殊然其哀樂之情不得不見也夫心動於中
而聲出於心雖託之於他音寄之於餘聲善聽察者
要自覺之不使得過也昔伯牙理琴而鍾子知其所
志隸人擊磬而子產識其心哀魯人晨哭而顏淵審

其生離夫數子者豈復假智於常音借驗於曲度哉
心戚者則形爲之動情悲者則聲爲之哀此自然相
應不可得逃唯神明者能精之耳夫能者不以聲衆
爲難不能者不以聲寡爲易今不可以未遇善聽而
謂之聲無可察之理見方俗之多變而謂聲音無哀
樂也又云賢不宜言愛愚不宜言憎然則有賢然後
愛生有愚然後憎成但不當共其名耳哀樂之作亦
有由而然此爲聲使我哀音使我樂也苟哀樂由聲
更爲有實何得名實俱去耶又云季子採詩觀禮以

別風雅仲尼歎韶音之一致是以咨嗟是何言歟且
師襄奉操而仲尼覩文王之容師涓進曲而子野識
亡國之音寧復講詩而後下言習禮然後立評哉斯
皆神妙獨見不待留聞積日而已綜其吉凶矣是以
前史以爲美談今子以區區之近知齊所見而爲限
無乃誣前賢之識微負夫子之妙察耶主人答曰難
云雖歌哭萬殊善聽察者要自覺之不假智於常音
不借驗於曲度鍾子之徒云云是也此爲心悲者雖
談笑鼓舞情歡者雖拊膺咨嗟猶不能御外形以自

匿誑察者於疑似也以爲就令聲音之無常猶謂當
有哀樂耳又曰季子聽聲以知衆國之風師襄奉操
而仲尼覩文王之容案如所云此爲文王之功德與
風俗之盛衰皆可象之於聲音聲之輕重可移於後
世襄涓之巧能得之於將來若然者三皇五帝可不
絕於今日何獨數事哉若此果然也則文王之操有
常度韶武之音有定數不可雜以他變操以餘聲也
則向所謂聲音之無常鍾子之觸類於是乎躓矣若
音聲無常鍾子觸類其果然耶則仲尼之識微季札之

善聽固亦誣矣此皆俗儒妄記欲神其事而追爲耳
欲令天下惑聲音之道不言理自盡此而推使神妙
難知恨不遇奇聽於當時慕古人而自歎斯所以大
罔後生也夫推類辨物當先求之自然之理理已定
然後借古義以明之耳今未得之於心而多恃前言
以爲談證自此以往恐巧歷不能紀又難云哀樂之
作猶愛憎之由賢愚此爲聲使我哀而音使我樂苟
哀樂由聲更爲有實矣夫五色有好醜五聲有善惡
此物之自然也至於愛與不愛人情之變統物之理

唯止於此然皆無豫於內待物而成耳至夫哀樂自
以事會先遘於心但因和聲以自顯發故前論已明
其無常今復假此談以正名號耳不謂哀樂發於聲
音如愛憎之生於賢愚也然和聲之感人心亦猶酒
醴之發人情也酒以甘苦爲主而醉者以喜怒爲用
其見歡戚爲聲發而謂聲有哀樂不可見喜怒爲酒
使而謂酒有喜怒之理也秦客難曰夫觀氣採色天
下之通用也心變於內而色應於外較然可見故吾
子不疑夫聲音氣之激者也心應感而動聲從變而

發心有盛衰聲亦降殺同見役於一身何獨於聲便當疑耶夫喜怒章於色診哀樂亦宜形於聲音聲音自當有哀樂但闇者不能識之至鍾子之徒雖遭無常之聲則穎然獨見矣今矇瞽面墻而不悟離婁照秋毫於百尋以此言之則明闇殊能矣不可守咫尺之度而疑離婁之察執中庸之聽而猜鍾子之聰皆謂古人爲妄記也主人答曰難云心應感而動聲從變而發心有盛衰聲亦降殺哀樂之情必形於聲音鍾子之徒雖遭無常之聲則穎然獨見矣必若所言

則濁質之飽首陽之饑卞和之寃伯奇之悲相如之含怒不占之怖祇千變百態使各發一詠之歌同啟數彈之微則鍾子之徒各審其情矣爾爲聽聲者不以寡衆易思察情者不以大小爲異同出一身者期於識之也設使從下則子野之徒亦當復操律鳴管以考其音知南風之盛衰別雅鄭之淫正也夫食辛之與甚噱薰目之與哀泣同用出淚使狄牙嘗之必不言樂淚甜而哀淚苦斯可知矣何者肌液肉汗踧笮便出無主於哀樂猶簁酒之囊漉雖笮具不同而

酒味不變也聲俱一體之所出何獨當含哀樂之理也且夫咸池六莖大章韶夏此先王之至樂所以動天地感鬼神今必云聲音莫不象其體而傳其心此必爲至樂不可託之於瞽史必須聖人理其絃管爾乃雅音得全也舜命夔擊石拊石八音克諧神人以和以此言之至樂雖待聖人而作不必聖人自執也何者音聲有自然之和而無係於人情克諧之音成於金石至和之聲得於管絃也夫纖毫自有形可察故離瞽以明闇異功耳若以水濟水孰異之哉秦客

難曰雖衆喻有隱足招攻難然其大理當有所就若葛盧聞牛鳴知其三子爲犧師曠吹律知南風不竟楚師必敗羊舌母聽聞兒啼而審其喪家凡此數事皆效於上世是以咸見錄載推此而言則盛衰吉凶莫不存乎聲音矣今若復謂之誣罔則前言往記皆爲棄物無用之也以言通論未之或安若能明斯所以顯其所由設二論俱濟願重聞之主人答曰吾謂能反三隅者得意而言是以前論略而未詳今復煩循環之難敢不自一竭邪夫魯牛能知犧曆之喪生

哀三子之不存含悲經年訴怨葛盧此爲心與人同
異於獸形耳此又吾之所疑也且牛非人類無道相
通若謂鳴獸皆能有 葛盧受性獨曉之此爲稱其
語而論其事猶譯傳異言耳不爲考聲音而知其情
則非所以爲難也若謂知者爲當觸物而達無所不
知今且先議其所易者請問聖人卒入胡域當知其
所言否乎難者必曰知之知之之理何以明之願借
子之難以立鑒識之域或當與關接識其言耶將吹
律鳴管校其音耶觀氣採色知其心耶此爲知心自
由氣色雖自不言猶將知之知之之道可不待言也

若吹律校音以知其心假令心志於馬而誤言鹿察
者固當由鹿以弘馬也此爲心不係於所言言或不
足以證心也若當關接而知言此爲孺子學言於所
師然後知之則何貴於聰明哉夫言非自然一定之
物五方殊俗同事異號舉一名以爲標識耳夫聖人
窮理謂自然可尋無微不照理蔽則雖近不見故異
域之言不得强通推此以往葛盧之不知牛鳴得不
全乎又難云師曠吹律知南風不競楚多死聲此又

吾之所疑也請問師曠吹律之時楚國之風耶則相
去千里聲不足達若正識楚國來入律中耶則楚南
有吳越北有梁宋苟不見其原奚以識之哉凡陰陽
憤激然後成風氣之相感觸地而發何得發楚庭來
入晉乎且又律呂分四時之氣耳時至而氣動律應
而灰移皆自然相待不假人以爲用也上生下生所
以均五聲之和叙剛柔之分也然律有一定之聲雖
冬吹中呂其音自滿而無損也今以晉人之氣吹無
韻之律楚風安得來入其中與爲盈縮耶風無形聲

與律不通則校理之地無取於風律不其然乎豈獨
師曠多識博物自有以知勝敗之形欲固衆心而託
以神微若伯常騫之許景公壽哉又難云羊舌母聽
聞兒啼而審其喪家復請問何由知之爲神心獨悟
閒語而當耶嘗聞兒啼若此其大而惡今之啼聲似
昔之啼聲故知其喪家耶若神心獨悟闇語之當非
理之所得也雖曰聽啼無取驗於兒聲矣若以嘗聞
之聲爲惡故知今啼當惡此爲以甲聲爲度以校乙
之啼也夫聲之於音猶形之於心也有形同而情乖

貌殊而心均者何以明之聖人齊心等德而形狀不同也苟心同而形異則何言乎觀形而知心哉且口之激氣爲聲何異於籟籥納氣而鳴耶啼聲之善惡不由兒口吉凶猶琴瑟之清濁不在操者之工拙也心能辨理善談而不能令籥調利猶瞽者能善其曲度而不能令器必清和也器不假妙瞽而良籥不因慧心而調然則心之與聲明爲二物二物之誠然則求情者不留觀於形貌揆心者不借聽於聲音也察者欲因聲以知心不亦外乎今晉母未得之於老

成而專信昨日之聲以證今日之啼豈不誤中於前世好奇者從而稱之哉秦客難曰吾聞敗者不羞走所以全也吾心未厭而言難復更從其餘今平和之人聽箏笛琵琶則形躁而志越聞琴瑟之音則聽靜而心閑同一器之中曲用每殊則情隨之變奏秦聲則歎羨而慷慨理齊楚則情一而思專肆姣弄則歡放而欲愜心爲聲變若此其衆苟躁靜由聲則何爲限其哀樂而但云至和之聲無所不感託大同於聲音歸衆變於人情得無知彼不明此哉主人答曰難

云琵琶箏笛令人躁越又云曲用每殊而情隨之變此誠所以使人常感也琵琶箏笛間促而聲高變衆而節數以高聲御數節故更形躁而志越猶鈴鐸警耳鍾鼓駭心故聞鼓鞞之音思將帥之臣蓋以聲音有大小故動人有猛靜也琴瑟之體閒遼而音埤變希而聲清以埤音御希變不虛心靜聽則不盡清和之極是以聽靜而心閑也夫曲用不同亦猶殊器之音耳齊楚之曲多重故情一變妙故思專姣弄之音挹衆聲之美會五音之和其體贍而用博故心侈於

衆理五音會故歡放而欲愜然皆以單複高埤善惡爲體而人情以躁靜而容端此爲聲音之體盡於舒疾情之應聲亦止於躁靜耳夫曲用每殊而情之處變猶滋味異美而口輒識之也五味萬殊而大同於美曲變雖衆亦大同於和美有甘和有樂然隨曲之情盡於和域應美之口絕於甘境安得哀樂於其間哉然人情不同自師所解則發其所懷若言平和哀樂正等則無所先發故終得躁靜若有所發則是有主於內不爲平和也以此言之躁靜者聲之功也哀

樂者情之主也不可見聲有躁靜之應因謂哀樂皆由聲音也且聲音雖有猛靜猛靜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發何以明之夫會賓盈堂酒酣奏琴或忻然而歡或慘爾而泣非進哀於彼導樂於此也其音無變於昔而歡慼並用斯非吹萬不同耶夫唯無主於喜怒無主於哀樂故歡慼俱見若資偏固之音含一致之聲其所發明各當其分則焉能兼御羣理總發衆情耶由是言之聲音以平和爲體而感物無常心志以所俟爲主應感而發然則聲之與心殊塗異

軌不相經緯焉得染太和於歡慼綴虛名於哀樂哉秦客難曰論云猛靜之音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發是以酒酣奏琴而歡慼並用此言偏并之情先積於內故懷歡者值哀音而發內感者遇樂聲而感也夫音聲自當有一定之哀樂但聲化遲緩不可倉卒不能對易偏重之情觸物而作故令哀樂同時而應耳雖二情俱見則何損於聲音有定理耶主人答曰難云哀樂自有定聲但偏重之情不可卒移故懷慼者遇樂聲而哀耳即如所言聲有定分假使鹿鳴

重奏是樂聲也而令慼者遇之雖聲化遲緩但當不能使變令歡耳何得更以哀耶猶一爝之火雖未能温一室不宜復增其寒矣夫火非隆寒之物樂非增哀之具也理絃高堂而歡慼並用者直至和之發滯導情故令外物所感得自盡耳難云偏重之情觸物而作故令哀樂同時而應耳夫言哀者或見機杖而泣或覩輿服而悲徒以感人亡而物存痛事顯而形潛其所以會之皆自有由不爲觸地而生哀當席而淚出也今見機杖以致感聽和聲而流涕者斯非和

之所感莫不自發也秦客難曰論云酒酣奏琴而懽慼並用欲通此言故答以偏情感物而發耳今且隱心而言明之以成效夫人心不懽則慼不慼則懽此情志之大域也然泣是慼之傷笑是懽之用蓋聞齊楚之曲者唯覩其哀涕之容而未曾見笑噱之貌此必齊楚之曲以哀爲體故其所感皆應其度量豈徒以多重而少變則致情一而思專耶若誠能致泣則聲音之有哀樂斷可知矣主人答曰雖人情感於哀樂哀樂各有多少又哀樂之極不必同致也夫小哀

容壞甚悲而泣哀之方也小懽顏悅至樂心愉樂之理也何以明之夫至親安豫則恬若自然所自得也及在危急僅然後濟則抃不及舞由此言之舞之不若向之自得豈不然哉至夫笑噱雖出於懽情然自然應聲之具也此爲樂之應聲以自得爲主哀之應感以垂涕爲故垂涕則形動而可覺自得則神合而無憂是以觀其異而不識其同別其外而未察其內耳然笑噱之不顯於聲音豈獨齊楚之曲耶今不求樂於自得之域而以無笑噱謂齊楚體哀豈不知哀

而不識樂乎秦客問曰仲尼有言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即如所論凡百哀樂皆不在聲即移風易俗果以何物耶又古人慎靡靡之風抑慆耳之聲故曰放鄭聲遠佞人然則鄭衛之音擊鳴球以協神人敢問鄭雅之體隆弊所極風俗移易奚由而濟幸重聞之以悟所疑主人應之曰夫言移風易俗者必承衰弊之後也古之王者承天理物必崇簡易之教御無爲之治君靜於上臣順於下玄化潛通天人交泰枯槁之類浸育靈液六合之內沐浴鴻流蕩滌塵垢羣生安

逸自求多福默然從道懷忠抱義而不覺其所以然也和心足於內和氣見於外故歌以敘志舞以宣情然後文之以采章照之以風雅播之以八音感之以太和導其神氣養而就之迎其情性致而明之使心與理相順和與聲相應合乎會通以濟其美故凱樂之情見於金石含弘光大顯於音聲也若以往則萬國同風芳榮濟茂馥如秋蘭不期而信不謀而誠穆然相愛猶舒錦綵而粲炳可觀也大道之隆莫盛於茲太平之業莫顯於此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

之爲體以心爲主故無聲之樂民之父母也至八音會諧人之所悅亦總謂之樂然風俗移易不在此也夫音聲和比人情所不能已者也是以古人知情之不可放故抑其所遁知欲之不可絕故因其所自爲可奉之禮制可導之樂口不盡味樂不極音揆終始之宜度賢愚之中爲之檢則使遠近同風用而不竭亦所以結忠信著不遷也故鄉校庠塾亦隨之變絲竹與俎豆並存羽毛與揖讓俱用正言與和聲同發使將聽是聲也必聞此言將觀是容也必崇此禮禮

猶賔主升降然後酬酢行焉於是言語之節聲音之度揖讓之儀動止之數進退相須共爲一體君臣用之於朝庶士用之於家少而習之長而不怠心安志固從善日遷然後臨之以敬持之以久而不變然後化成此又先王用樂之意也故朝宴聘享嘉樂必存是以國史採風俗之盛衰寄之樂工宣之管絃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誡此又先王用樂之意也若夫鄭聲是音聲之至妙妙音感人猶美色惑志耽槃荒酒易以喪業自非至人孰能禦之先王恐天下

流而不反故具其八音不瀆其聲絶其大和不窮其變捐窈窕之聲使樂而不淫猶大羮不和不極勺藥之味也若流俗淺近則聲不足悅又非所歡也若上失其道國喪其紀男女奔隨婬荒無度則風以此變俗以好成尚其所志則羣能肆之樂其所習則何以誅之託於和聲配而長之誠動於言心感於和風俗一成因而名之然所名之聲無中於淫邪也淫之與正同乎心雅鄭之體亦足以觀矣

嵇中散集卷第五終

嵇中散集卷第六

晉　譙國嵇康著
明　新安程榮校

釋私論一首

夫稱君子者心無措乎是非而行不違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氣靜神虛者心不存於矜尚體亮心達者情不繫於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繫於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物情順通故大道無違越名任心故是非無措也是故言君子則以無措爲主以通物爲美言小人則以匿情爲非以違道爲闕何者匿情矜恡小人之至惡虛心無措

君子之篤行也是以大道言及吾無身吾又何患無以生爲貴者是賢於貴生也由斯而言夫至人之用心固不存有措矣是故伊尹不借賢於殷湯故世濟而名顯周旦不顧賢而隱行故假攝而化隆夷吾不匿情於齊桓故國霸而主尊其用心豈爲身而繫乎私哉故管子曰君子行道忘其爲身斯言是矣君子之行賢也不察於有度而後行也仁心無邪不議於

善而後正也顯情無措不論於是而後為也是故傲
然忘賢而賢與度會忽然任心而心與善遇儻然無
措而事與是俱也故論公私者雖云一作終於事與
是俱而已志道存善　無凶邪無所懷而不匿者不
可謂無私雖欲之伐善情之違道無所抱而不顯者
不可謂不公今執必公之理以繩不公之情使夫雖
為善者不離於有私雖欲之伐善不陷於不公重其
名而貴其心則是非之情不得不顯矣是非必顯有
善者無匿情之不是有非者不加不公之大非無不

是則善莫不得無大非則莫過其非乃所以救其非
也非徒盡善亦所以厲不善也夫善以盡善非以救
非而況乎以是非之至者故善之與不善物之至者
也若處二物之間所往者必以公成而私敗同用一
器而有成有敗夫公私者成敗之途而吉凶之門乎
故物至而不移者寡不至而在用者衆若質乎中人
之性運乎在用之質而栖心古烈擬足公塗值心而
言則言無不是觸情而行則事無不吉於是乎同之
所措者乃非所措也俗之所私者乃非所私也言不

計乎得失而遇善行不準乎是非而遇吉豈公成私
敗之數乎夫如是也又何措之有哉故里凫顯盜晉
文愷悌勃鞮號罪忠立身存繆賢吐釁言納名稱漸
離告誠一堂流涕然數子皆以投命之禍臨不測之
機表露心識獨以安全況乎君子無彼人之罪而有
其善乎措善之情其所病也唯病病是以不病病而
能療亦賢於療矣然事亦有似非而非非類是而非
是者不可不察也故變通之機或有矜以至讓貪以
致廉愚以成智忍以濟仁然矜吝之時不可謂無廉

情一作猜忍之形不可謂無仁此似非而非非者也或
讒言似信不可謂有誠激盜似忠不可謂無私此類
是而非是也故乃論其用心定其所趣執其辭而準
其禮察其情以尋其變肆乎所始名其所終則夫行
私之情不得因乎似非而容其非淑亮之心不得蹈
乎似是而負其是故實是以暫非而後顯實非以暫
是而後明公私交顯則行私者無所冀而淑亮者無
所負矣行私者無所冀則思改其非立功者無所忌
則行之無疑此大治之道也故主妾覆醴以罪受戮

王陵庭爭而陳平順旨於是觀之非似非非者乎明
君子之篤行顯公私之所在闔堂盈階莫不寓目而
曰善人也然背顏退議而含私者不復同耳抱戚而
匿情不改者誠神以喪於所惑而體以溺於常名心
以制於所慴而情有繫於所欲咸自以為有是而莫
賢乎己未有功朞之慘駭心之禍遂莫能收情以自
反棄名以任實乃心有是焉匿之以私志有善焉措
之為惡不措所措而措所不措不求所以不措之理
而求所以為措之道故時為措而闇於措是以不措

為拙措為工唯懼隱之不微唯患匿之不密故有矜
忤之容以觀常人矯飾之言以要俗譽謂永年良規
莫盛於茲終日馳思莫闚其外故能成其私之體而
喪其自然之質也於是隱匿之情必存乎心偽怠之
機必形乎事若是則是非之議既明賞罰之實又篤
不知冒陰之可以無景而患景之不匿不知無措之
可以無患而患措之不以豈不哀哉是以申侯苟順
取棄楚恭宰嚭耽私卒享其禍由是言之未有抱隱
顧私而身立清世匿非藏情而信著明名者也君子

既有其質又覩其鑒貴夫亮達布而存之惡夫矜吝
棄而遠之所措一非而內愧乎神賤隱一闕而外慙
其形言無苟諱而行無苟隱不以愛之而苟善不以
惡之而苟非心無所矜而情無所繫體清神正而是
非允當忠感明天子而信篤乎萬民寄胷懷於八荒
垂坦蕩以永日斯非賢人君子高行之美異者乎或
問曰第五倫有私乎哉曰昔吾兄子有疾吾一夕十
往省而反寐自安吾子有疾終朝不往視而通夜不
得眠若是可謂私乎非私也答曰是非也非私也夫

私以不言為名公以盡言為稱善以無名為體非以
有措為負今第五倫顯情是非無私也矜往不眠是
有非也無私而有非者無措之志也夫言無措者不
齊於必盡也言多吝者不具於不言而已故多吝有
非無措有是然無措之所以有是以志無所尚心無
所欲達乎大道之情動以自然則無道以至非也抱
一而無措則無私無非兼有二義乃為絕美耳若非
而能言者是賢於不言之私非無情以非之大者也
今第五倫有非而能顯不可謂不公也所顯是非不

可謂有措也有非而謂私不可謂不惑公私之理也

管蔡論一首

或問曰案記管蔡流言叛戾東都周公征討誅以凶逆頑惡顯著流名千里且明父聖兄曾不鑒凶愚於幼稚覺無良之子弟而乃使理亂殷之弊民顯榮爵藩國使惡積罪成終遇禍害於理不通心無所安實周公之誅管蔡以權權事顯實理沉一作沉故令時願聞其說答曰善哉子之問也昔文武之用管蔡以人全謂管蔡爲頑凶方爲吾子論之夫管蔡皆服教

殉義忠誠自然是以文王列而顯之發旦二聖舉而任之非以情親而相私也乃所以崇德禮賢濟殷弊民綏輔武庚以興頑俗功業有績故曠世不廢名冠當時列爲藩臣逮至武卒嗣誦幼沖周公踐政率朝諸侯思光前載以隆王業而管蔡服教不達聖權卒遇大變不能自通忠疑乃心思在王室遂乃抗言率衆欲除國患翼存天子甘心毀旦斯乃愚誠憤發所以徼禍也成王大悟周公顯復一化齊俗義以斷恩雖內信如心外體不立稱兵叛亂所惑者廣是以隱忍授刑流涕行誅示以賞罰不避親戚榮爵所顯必鍾盛德戮撻所施必加有罪斯乃爲教之正令之明議管蔡雖懷忠抱誠要爲罪誅罪誅已顯不得復理內必幽伏罪惡遂章幽章之路大殊故令奕世未蒙發起然論者誠名信行便以管蔡爲惡不知管蔡之惡乃所以令三聖爲不明也若三聖未爲不明則聖不祐惡而任頑凶不容於時世則管蔡無取私於父兄而見任必以忠良則二叔故爲淑善矣今若本三聖之用明思顯授之實理推忠賢之闇權論爲國之

大紀則二叔之良乃顯三聖之用也以流言之故有緣周公之誅是矣且周公居攝邵公不悅惟此言則管蔡懷疑未爲不賢而忠賢可不達權三聖未爲用惡而周公不得不誅若此三聖所用信良周公之誅得宜管蔡之心見理爾乃大義得通外內兼敘無相伐負者則時論亦得釋然而大解也

明膽論一首

有呂子者精義味道研覈是非以爲人有膽可樂明有明便有膽矣嵇先生以爲明膽殊用不能相生論

冂夫元氣陶鑠衆生稟焉賦受有多少故才性有昬
明唯至人特鍾純美兼周外内無不畢備降此已往
蓋闕如也或明於見物或勇於決斷人情貪廉各有
所止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兼之者博於物偏受者守
其分故吾謂明膽異氣不能相生明以見物膽以決
斷專明無膽則雖見不斷專膽無明違理失機故子
家軟弱陷於弒君左師不斷見逼華臣皆智及之而
決不行也此理坦然非無疑滯故略舉一隅想不重
疑敬覽來論可謂海亦不加者矣折理貴約而盡情

何尚浮穢而迂誕哉今子之論乃引渾元以爲喻何
遼遼而坦謾也故直答以人事之切要焉漢之賈生
陳切直之策奮危言之至行之無疑明所察也忌鵩
作賦暗所惑也一人之膽豈有盈縮乎蓋見與不見
故行之有果否也子家左師皆愚惑淺弊明不徹達
故惑於曖昧終丁禍害豈明見照察而膽不斷乎故
霍光懷沉勇之氣履上將之任戰乎王賀之事延年
文生夙無武稱陳義奮辭膽氣凌雲斯其驗歟及於
期授首陵母伏劍明果之疇若此萬端欲詳而載之

不可勝言也况有覩夷塗而無敢投足階雲路而疑
於迄泰清者乎若思弊之倫爲能自託幽昧之中棄
身陷穽之間如盜跖竄身於虎吻穿窬先首於溝瀆
而暴虎憑河愚敢之類則能有之是以余謂明無膽
無膽能偏守易了之理不在多喻故不遠引繁言若
未反三隅猶復有疑思承後誨得一騁辭夫論理性
情折引異同固尋所受之終始推氣分之所由順端
極末乃不悖耳今子欲棄置渾元捃摭所見此爲好
理綱目而惡持綱領也本論二氣不同明不生膽欲

極論之當令一人播無刺諷之膽而有見事之明故
當有不果之害非中人血氣無之而復資之以明二
氣存一體則明能運膽賈誼是也賈誼明膽自足相
經故能濟事誰言殊無膽獨任明以行事者乎子獨
自作此言以合其論也忌鵩闇惑明所不周何害於
膽乎明既以見物膽能行之耳明所不見膽當何斷
進退相扶可謂盈縮就如此言賈生陳策明所見也
忌鵩作賦闇所惑也爾爲明徹於前而闇惑於後有
盈縮也苟明有進退膽亦何爲不可偏乎子然霍光

有沉勇而戰於廢王有所撓也而子言一入膽豈有盈縮此則是也賈生闇鵬明有所塞也光懼廢立勇有所撓也夫唯至能無所虧耳苟自非若此誰無弊損乎但當總有無之大略而致論之耳夫物以實見爲主延年奮發勇義凌雲此則膽也而云夙無武稱此爲信宿稱而疑成事也延年處議明所見也壯氣騰厲勇之決也此足以觀矣子又曰言明無膽無膽能偏守案子之言此則有專膽之人亦爲膽特自一氣矣五才存體各有所生明以陽曜膽以陰凝豈可

爲有陽而生陰可無陽耶雖相須以合德要自異氣也凡餘雜說於期陵毋暴虎云云萬言致一欲以何明耶幸更詳思不爲辭費而已矣

嵇中散集卷第七

晉 譙國嵇康著

明 新安程榮校

張遼叔自然好學論一首 附

夫喜怒哀樂愛惡欲懼人之有也得意則喜見犯則怒乖離則哀聽和則樂生育則愛違好則惡饑則欲食逼則欲懼凡此八者不教而能若論所云即自然也腥臊未化飲血茹毛以充其虛食之始也茹之火齊糁以蘭橘雖所未嘗嘗必美之適於

口也蕢桴土鼓撫腹而吟足之蹈之以娛其喜樂之質也加之管絃雜以羽毛雖所未聽察之必樂當其心也民生也直聚而勿教肆心觸意八情必發喜必欲與怒必欲罰無爪牙以奮其威無爵賞以稱其惠愛無以奉惡不能去有言之曰苴竹菅蒯所以表哀溝池嶮岨所以寛懼弦木剡金所以解憤豊財殖貨所以施與苟有肺勝誰不忻然貌悅心釋哉尚何假於食膳韭而嗜菖蒲菹也且晝坐夜寢明作闇息天道之常人所服習在於幽室

之中覩烝燭之光雖不教告亦皎然熹於所見也不以向有白日與比朱門旦則復曉不揭此明而滅其歡也況以長夜之宜得照太陽情變鬱陶而發其蒙也故以爲難事以末來而情以本應即使大藝紛華名利雜詭計而復學亦無損於有自然之好也

難自然好學論一首

夫民之性好安而惡危好逸而惡勞故不擾則其願得不逼則其志從洪荒之世大朴未虧君無文於上

民無兢於下物全理順莫不自得飽則安寢飢則求食怡然鼓腹不知爲至德之世也若此則安知仁義之端禮律之文及至人不存大道陵遲乃始作文墨以傳其意區別羣物使有類族造立仁義以嬰其心制其名分以檢其外勸學講文以神其教故六經紛錯百家繁熾開榮利之塗故奔騖而不覺是以貪生之禽食園池之粱菽求安之士乃詭志以從俗操筆執觚足容蘇息積學明經以代稼穡是以困而後學學以致榮計而後習好而習成有似自然故令吾子謂之自然耳推其原也六經以抑引爲主人性以從欲爲歡抑引則違其願從欲則得自然然則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經全性之本不須犯情之禮律故仁義務於理僞非養真之要術廉讓生於爭奪非自然之所出也由是言之則鳥不毀以求馴獸不羣而求畜則人之真性無爲正當自然躭此禮學矣論又云嘉肴珍膳雖所未嘗嘗必美之適於口也處在闇室覩烝燭之光不教而悅得於心況以長夜之宜得照太陽情變鬱陶而發其蒙雖事以末來情以本應

則無損於自然好學難曰夫口之於甘苦身之於痛癢感物而動應事而作不須學而後能不待借而後有此必然之理吾所不易也今子以必然之理喻未必然之好學則恐似是而非之議學如一粟之論於是乎在也今子立六經以爲準仰仁義以爲主以規矩爲軒駕以講誨爲哺乳由其塗則通乖其路則滞遊心極視不覩其外終年馳騁思不出位聚族獻議唯學爲貴執書擿句俛仰咨嗟使服膺其言以爲榮華故吾子謂六經爲太陽不學爲長夜耳今若以

堂爲丙舍以誦諷爲鬼語以六經爲蕪穢以仁義爲
臭腐覩文籍則目瞧修揖讓則變傴襲章服則轉筋
譚禮典則齒齲於是兼而棄之與萬物爲更始則吾
子雖好學不倦猶將闕焉則向之不學未必爲長夜
六經未必爲太陽也俗語曰乞兒不辱馬醫若遇上
有無文之始可不學而獲安不勤而得志則何求於
六經何欲於仁義哉以此言之則今之學者豈不先
計而後學苟計而後動則非自然之應也子之云云
恐故得菖蒲葅耳

嵇中散集卷第八

晉 譙國嵇康著
明 新安程榮校

宅無吉凶攝生論一首 附

夫善求壽强者必先知災疾之所自來然後其至
可防也禍起於此爲防於彼則禍無自瘳矣世有
安宅葬埋陰陽度數刑德之忌是何所生乎不見
性命不知禍福也不見故妄求不知故干幸是以
善執生者見性命之所宜知禍福之所來故求之
實而防之信夫多飲而走則爲澹支數行而風則
爲癢毒久居於濕則要疾偏枯好內不怠則昏喪

文房若此之類災之所以來壽之所以去也而掘
基築宅費日苦身以求之疾生於形而治加於土
木是疾無瘳矣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者匪避
誹謗而爲義然也蓋知回匪所求福也故壽强專
氣致柔少私寡欲直行情性之所宜而合於養生
之正度求之於懷抱之內而得之矣嘗有不知蠶
者出口動手皆爲忌祟不得蠶絲滋甚爲忌祟滋

多猶自以犯之也有教之知饑者其顯於桑火寒暑燥濕也於是百忌自息而利十倍何者先不知所以然故忌祟之情繁後知所以然故求之之術正故忌祟生於不知使知性猶知饑則忌祟無所立矣多食不消含黃丸而筮祝譴祟或從乞胡求福者凡人皆所笑之何者以智能達其無禍也故忌祟舉生於不知由知者言之皆乞胡也設爲三公之宅而令愚民居之必不爲三公可知也夫壽夭之不可求甚於貴賤然則擇百年之宮而望殤

子之壽孤逆魁罔以速彭祖之夭必不幾矣或曰愚民必不得久居公侯宅然則果無宅也是性命自然不可求矣有賊方至不疾逃獨安須臾遂爲所虜然則避禍趣福無過緣理避賊之理莫如速逃則斯善矣養生之道莫如先知則爲盡矣夫避賊宜速章章然故中人不難覩避禍之理冥冥然故明者不易見其於理動不可〻〻求一也孔子有疾醫曰子居處適也飲食藥也有疾天也醫爲能事是以知命不憂原始反終遂知死生之說夫時

日譴祟古之盛王無之而季王之所好聽也制壽宮而得夭短求百男而無立嗣必占不啓之陵而陵不宿草何者高臺深宮以隔寒暑靡色厚味以毒其精亡之於實而求之於虛故性命不遂也或曰所問之師不工則天下無工師矣夫一棲之雞一欄之羊賓至而有死者豈居異哉故命有制也知命者則不滯於俗矣若許負之相條侯英布之黥而後王彭祖七百殤子之夭是皆性命也若相宅質居自東徂西而得反此是滅性命之宜孔子

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立高丘而觀居民則知日東西非禍福矣若乃忘地道之爽塏而立制於帷墻則所見滋稀從達者觀之則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天地易簡而懼以細苛是更所以爲逆也是以君子奉天明而事地察世之工師占成居則驗使造新則無徵世人多其占舊因求其造新是見舟之行於水而欲推之於陸是不明數也夫舊斷之理猶卜筮也夫鑿龜數筴可以知吉凶然不能爲吉凶何者吉凶可

知而不可為也夫先筮吉卦而後名之無禍猶先築利宅而後居之無報也占舊居以譴祟則可安新居以求福則不可則猶卜筮之說耳俗有裁衣種穀皆擇日衣者傷寒種者失澤凡火流寒至則授衣時雨既降則當下種賊方至則當疾走今舍實趣虛故三患隨至凡以忌祟治家者求福而其極皆貧故有知星宿衣不覆之謗古言無虛不可不察也

難宅無吉凶攝生論一首

夫神祇遐遠吉凶難明雖中人自竭莫得其端而易以惑道故夫子寢答於來問終慎神怪而不言是以古人顯仁於物藏用於身知其不可衆所共非故隱之彼非所明也吾無意於庶幾而足下師心陋見斷然不疑繫決如此足以獨斷思省來論旨多不通謹因來言以生此難方推金木未知所在莫有食治世無自理之道法無獨善之術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禮樂政刑經常外事猶有所疏況乎幽微者耶縱欲辨明神微祛惑起滯立端以明所由 斷以檢其要乃為 微若但撮提羣愚 蠶種忿而棄之因謂無陰陽吉凶之理得無似噎而怨粒稼溺而責舟檝者耶論曰百年之宮不能令殤子壽孤逆魁岡不能令彭祖夭又曰許負之相條侯英布之黥而後王皆性命也應曰此為命有所定壽有所在禍不可以智逃福不可以力致英布畏痛卒罹刀鋸亞夫忌餒終有餓患萬物萬事凡所遭遇無非相命也然唐虞之世命何同延長平之卒命何同短此吾之所疑也即如所論雖慎若曾顏不得免禍惡若桀跖故當昌熾吉

凶素定不可推移則古人何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必積善而後福應信著而後祐來猶罪之招罰功之致賞也苟先積而後受報事理所得不為闇自遇之也若皆謂之是相此為決相命於行事定吉凶於知力恐非本論之意此又吾之所疑也又云多食不消必須黃丸苟命自當生多食何畏而服良藥若謂服藥是相之所一宅豈非是一耶若謂雖命猶當須藥自濟何知相不須宅以自輔乎若謂藥可論而宅不可說恐天下或有說之者矣既

曰壽夭不可求甚於貴賤而復曰善求壽强者必先
知災疾之所自來然後可防也然則壽夭果可求耶
不可求也旣曰彭祖七百殤子之夭皆性命自然而
復曰不知防疾致壽去夭求實於虛故性命不遂此
爲壽夭之來生於用身性命之遂得於善求然則夭
短者何得不謂之愚壽延者何得不謂之智苟壽夭
成於愚智則自然之命不可求之論奚所措之凡此
數者亦雅論之矛楯矣論曰專氣致柔少私寡欲直
行情性之所宜而合養生之正度求之於懷抱之內

而得之矣又曰善養生者和爲盡矣誠哉斯言匪謂
不然但謂全生不盡此耳夫危邦不入所以避亂政
之害重門擊柝所以避狂暴之災居必爽塏所以遠
風毒之患凡事之在外能爲害者此未足以盡其數
也安在守一和而可以爲盡乎夫專靜寡欲莫若單
豹行年七十而有童孺之色可謂柔和之用矣而一
旦爲虎所食豈非恃內而忽外耶若謂豹相正當給
厨雖智不免則寡欲何益而云養生可得若單豹以
未盡善而致災則輔生之道不止於一和苟和未足

保生則外物之爲患者吾未知其所齊矣論曰師占
成居則有驗使造新則無徵請問占成居而有驗者
爲但占墻屋耶占居者之吉凶也若占居者而知盛
衰此自占人非占成居也占成居而知吉凶此爲宅
自有善惡而居者從之則當吉之人受災於凶宅妖
逆無道獲福於吉居爾爲吉凶之致唯宅而已更令
由人也新便無徵耶若吉凶故當由人則雖成居何
得而云有驗耶若此果可占耶不可占耶果有宅耶
其無宅也論曰宅猶卜筮可以知吉凶而不能爲吉

凶也應曰此相似而不同卜者吉凶無豫待物而應
將來之地也相宅不問居者之賢愚唯觀已然有傳
者已成之形也猶覩龍顏而知當貴見縱理而知餓
死然各有由不爲闇中也今見其同於得吉凶因謂
相宅與卜不異此猶見琴而謂之箜篌非但不知琴
也縱如論宅與卜同但能知而不能爲則吉凶已成
雖知何益卜與不卜了無所在而古人將有爲必曰
問之龜筮吉以定所由差此豈徒也哉此復吾之所
疑也武王營周則云考卜惟王宅是鎬京周公遷邑

乃卜澗瀍終惟洛食又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古人修之於昔如彼足下非之於今如此不知誰定可從論曰爲三公宅而愚民必不爲三公可知也或曰愚民必不得久居公侯宅然則果無宅也應曰不謂吉宅能獨成福但謂君子既有賢才又卜其居復順積德乃享元吉猶夫良農既懷善藝又擇沃土復加耘耔乃有盈倉之報耳今見愚民不能得福於吉居便謂宅無善惡何異覩種田之無十千而謂田無壤埆耶良田雖美而稼不獨茂卜宅雖吉而功不獨成相

須之理誠然則宅之吉凶未可惑也今信徵祥則棄人理之所宜守卜相則絶陰陽之吉凶持知力則忘天道之所存此何異識時雨之生物因垂拱而望嘉穀乎是故疑怪之論生偏是之議興所託不一烏能相通若夫兼而善之者得無半非冢宅耶論曰時日譴祟古盛王無之季王之所好聽此言善矣顧其不盡然湯禱桑林周公秉圭不知是譴祟非也吉日惟戊既伯既禱不知是時日非也此皆足下家事先師所立而一朝背之必若湯周未爲盛王幸更詳之又

原缺

嵇中散集卷第九

晉 譙國嵇康著

明 新安程榮校

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一首 附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孝經曰爲之宗廟以鬼享之其立本有如此者子貢稱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仲由問神而夫子不答其抑末有如彼者是何也茲所謂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人謀鬼謀以成天下之亹亹也是以墨翟著明鬼之篇董無心

設難墨之說二賢之言俱不免於殊途而兩惑是何也夫甚有之則愚甚無之則誕故三子者皆偏辭也子之言神將爲彼耶唯吾亦不敢明也夫私神立則公神廢邪忌設則正忌喪宅墓占則家道苦背向繁則妖心興子之言神其爲此乎則唯吾之所疾乎也苟大獲其類不患微細是以見鉼水而知天下之寒察旋機而得日月之動足下細蠶種之說因忽而不察是噎溺未知所在亦莫辨有冊稼也夫命者所稟之分也信順者成命之理也

故曰君子修身以俟命知命者不立於巖墻之下何者是天遂之實也猶食非命而命必胥食故然矣若吾論曰居怠行逆不能令彭祖夭則足下舉信順之難是也論之所說信順既脩則宅葬無貴故辟之壽宮無益殤子耳足下不云殤子以宅延彭祖亦以宅壽壽夭之說使之灼然若信順之遂期怠逆之夭性而徒曰天下或有能說之者乎而不言誰與能之夫多食傷性良藥已病相之所一也誣彼實此非所以相證也夭壽夭不可求之宅

而得之和故論有不知之　足下忘於意而責於文抑不本矣雖曰唐虞之世命何同延長平之卒命何同短今論命者當辨有無無疑衆寡也苟一人有命千萬皆一也若使此不得係命將係宅耶則唐虞之世宅何同吉長平之卒居何同凶亦復吾之所疑也難曰事之在外而能爲害者不以數盡單豹恃内而有虎捘足下之言是豹忘所宜懼與懼所宜忘故張毅修表亦有内熱之禍雖内外不同鈞其非和一嚮失之終身弗復是亦虎隨其

後矣夫謹於邪者慢於正詳於宅者略於和　以爲先亦非齊於所稱也今足下廣之望之久矣元亨利貞卜之吉繇隆準龍顔公侯之相者以其數所遇而形自然不可爲也使準顔可假則無相繇吉可爲則無卜矣今設爲吉宅而幸福報譬之無以異假顔準而望公侯也是以子陽鏤掌巨君運魁咸無益於敗亡故吾以無故而居者可占何感象數之理也設吉而後居者不可則何假爲之說也然則非宅制人人實徵宅耶其無宅也似未思

其本耳獵夫從林其所遇者或禽或虎遇禽所吉遇虎所凶而虎也善卜可以知之耳是故知吉凶非爲吉凶也故其稱曰無遠近幽深遂知來物不曰遂爲來物矣然亦卜之盡蓋理所以成相命者也至乎卜世與年則無益於周錄矣若地之吉凶有虎禽之類然此地苟惡則當所往皆凶不得以西東有異背向不同宮姓無害商則爲災福德則吉至刑禍則凶來也故詩云築室百堵西南其戶古之營居宗廟爲先廐庫次之居室爲後緣人理

以從事以此議之卽知無大歲刑德也苦脩古無
違亦宜吾論如無所　不知誰從難曰不謂吉宅
能獨成福猶夫良農既懷善藝又擇沃土復加耘
耔乃有盈倉之報此言當哉誠三者能修則農事
畢矣若或盡以邪用求之於虛則宋人所謂予助
苗長敗農之道也今以冢宅喻此宜何比耶爲樹
藝乎爲耘耔也若三者有此則請事後說若其無
徵則愈見其誣矣今卜相有徵如彼冢宅無驗如
此非所以相半也按書周公有請命之事仲尼非

子路之禱今鈞聖而鈞疾何是非不同也故知臣
子之心盡斯心而已所謂禮爲情貌者故於臣弟
則周公請命親其身則尼父不禱足下圖宅將爲
禮也其爲實也爲禮則事異於古爲實則未聞顯
理如是未得吾所以爲遺而足下失所願矣至於
時日先王所以誠不怠而勸從事耳俗之時日順
妖忌而逆事理時名雖同其用適反以三賢校君
愈見其合未知所異也難曰智之所知未若所不
知者衆此較通世之常滯也然智所不知不可以

妄求智所能知惡其以學哉故古之君子脩　擇
術成性存存自盡焉而已矣今據足下所言在所
知耶則可辨也所不知耶則妄求也二者宜有一
於此矣夫小知不及大知故乃及於有無爲有者
亦蟪蛄矣子尤吾之驗於所齊吾亦懼子遊非其
域儻有忘歸之累也

答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

夫先王垂訓開端中人言之所樹賢愚不違事之所
由古今不忒所以致教也若玄機神妙不言之化自

非至精孰能與之故善求者觀物於微觸類而長不
以己爲度也按如所論甚有則愚甚無則誕今使小
有便得不愚耶了無乃得離之也若小有則不愚吾
未知小有其限所止也若了無乃得離之則甚無者
無爲謂之誕也又曰私神立則公神廢然則惡夫私
之害公邪之傷正不爲無神也向墨子立公神之情
狀不甚有之說使董生託正忌之塗執不甚無之言
二賢雅趣可得合而一兩無不失耶今之所辨欲求
實有實無以明自然不詭持論有工拙議教有精粗

也尋雅論之指謂河洛不誠借助鬼神故爲之宗廟以神其本不荅子貢以求其然則足下得不爲託心無鬼　齊契於董生耶而復顯古人之言懼無鬼之弊貌與情乖立從公厥私之論欲彌縫兩端使不愚不誕兩機董墨謂其中央可得而居恐辭辨雖巧難可俱通又非所望於覈論也故吾謂古人合德天地動應自然經世所立莫不有徵豈匪設宗廟以期後嗣空借鬼神以調將來耶足下將謂吾與墨不殊今不辯同有鬼但不偏守一區明所當然使人鬼同謀

幽明並濟亦所以求衆所以爲異耳論曰鈞疾而禱不同故於臣弟則周公請命親其身則尼父不禱所謂禮爲情貌者也難曰若於臣子則宜脩情貌未聞舜禹有請君父也若於身則否未聞武王闕禱之命也湯禱桑林復爲君父耶推此而言宜以禱爲益則湯周用之禱無所行則孔子不請此其殊塗同歸隨時之義也又曰時日先王所以誡不怠而勸從事足下前論云時日非盛王所有故吾問惟戊之事今不荅惟戊果是非而曰所誡勸此復兩許之言也縱令

惟戊盡於誡勸尋論按名當言有日耶無日耶又曰俗之時日順妖忌而逆事理按此言以惡夫妖逆故去之未爲盛王了無日也夫時日用於盛世而來代襲以妖惑猶先王制雅樂而季世繼以淫哇也今憤妖忌因欲去日何異惡鄭衛而滅韶武耶不思其本見其所弊輒疾而欲除得不爲過噎溺而遷怒耶足下既已善卜矣乾坤有六子支幹有剛柔統以陰陽錯以五行故吉凶可得而時日是其所由故古人順之焉有善其流而惡其源者吾未知其可也至於河

洛宗廟則謂匿而不信類禡祈禱則謂僞而無實時日剛柔則謂假以爲勸此聖人專造虛詐以欺天下匹夫之諒且猶恥之今議古人得無不可乃爾也凡此數事猶陷於誣妄冢宅之見伐不亦宜乎前論曰若許負之相條侯英布之黥而後王一欄之羊賓至而有死者性命之自然也今論曰隆準龍顏公侯之相不可假求此爲相命自有一定相所當成人不能壞相所當敗智不能救陷當生於衆險雖可懼而無患抑當貴於廝養雖辱賤而必貴薄姬之困而後昌

皆不可為不可求而闇自遇之全相之論必當若此乃一途得通本論不滯耳吾適以信順為難則便曰信順者成命之理必若所言命以信順成亦以不信順敗矣若命之成敗取足於信順故是吾前難壽夭成於愚智耳安得有性命自然也若信順果成相命請問亞夫由幾惡而得餓英布修何德以致王生羊積幾善以獲存死者負何罪以逢災耶既持相命復借信順欲飾二論使得並通恐似矛楯無俱立之勢非辯言所能兩濟也論曰論相命當辨有無無疑衆

寡苟一人有命則長平皆一矣又曰知命者不立巖墻之下吾謂知命者當無所不順乃畏巖墻知命有在立之何懼若巖墻果能為害不擇命之長短則知與不知立之有禍避之無患也則何知白起非長平之巖墻而云千萬皆命無疑衆寡耶若謂長平雖同於巖墻故是相命宜值之則命所當至期於必然不立之誡何所施耶若此果有相也此復吾之所疑也又曰長平不得係於命將係宅耶則唐虞之世宅何同吉本疑前論無非相命故借長平之異同以難相

命之必然廣求異端以明事理豈必吉宅以質之耶又前論已明吉宅之不獨行今空抑此言欲以誰難又曰長平之卒宅何同凶苟大同足嫌足下愚於吾也適至守相便言千萬皆一校以至理負情之對於是乎見既虛立吉宅　而無獲欲救相命而情以難顯故　如此可謂善戰矣論曰卜之盡蓋理所以成相命者也此復吾所疑矣前論以相命為主而尋益以信順此一離要也今復以卜成之成命之具三而猶不知相命竟須幾箇為足也若唯信順於理尚少

何以謂成命之理耶若是相濟則卜何所補於卜復曰成命耶請問卜之成命使畢豹行卜知將有虎災則隱居深宮嚴備自衛若虎猶及之為卜無所益也何云成相耶若謂豹卜而得脫本無厄虎相也卜為妄語矣若謂凡有命皆當由卜乃成則世有終身不卜者皆失相夭命耶若謂卜亦相也然則卜是相中一物也安得云以成相耶若此不知卜筮故當與相命通相成為不當各自行也論曰無故而居可占猶龍顏可相也設為吉宅而後居以幸福報無異假顏

準而望公侯也然則人實徵宅非宅制人也按如所言無故而居可占者必謂當吉人之瞋目而前推遇任命以闇營宅自然遇吉也然則豈獨古人凡有命者皆可以闇動而自得正是前論命自然不可增減者也驟以可爲之信順卜筮成不可增減之命矣奚獨禁可爲之宅不盡相命唯有闇作乃是眞宅耶若瞋目可以得相開目亦無所加也智者愈當職之周公營居何故躊躇於澗瀍問龜筮而食洛耶若龜筮果有助於爲宅則知闇作可有不盡善之理矣苟闇

作有不盡則不闇豈非求之術耶若必謂龜筮不能盡相於闇往想亦不失相於考卜也則卜與不卜爲與不爲皆期於自得自得苟全則善占者所遇當識何得無故則能知有故則不知也然貞宅之異假顏貴夫無故識之貞宅之與設爲其形不同以功成俱是吉宅也但無故爲貞宅授吉於闇遇設爲減禍於用知爾然則吉凶之形果自有理可以爲故而得故前論有占成之驗也然則占成之形何以言之必遂遠近得宜堂廉有制坦然殊觀可得而別利人以福

故謂之吉害人以禍故謂之凶但公侯之相闇與吉會爾然則宅與性命雖各一物猶農夫良田合而成功也設公侯遷後方樂其吉而往居之吉宅豈選能而後納擇善而後福哉苟宅無情於擇賢不惜吉於設爲則屋不辭人田不讓耕其所以爲吉凶薄厚何得不均前吉者不求而遇後聞吉而往同於居吉宅而有求與不求矣何言誕而不可爲也由是言之非從人而徵宅亦成人明矣若挾顏狀則英布黥相不減其貴隆準見劓不減公侯之標是知顏準是公侯

之標識非所以爲公侯質也故標識者非公侯質也吉名宅宇與吉者宅實也無吉徵而自宅以徵假見難可也若以非質之標識難有徵之吉宅此吾所不敢許也子陽無質而鏤其掌卽知當字長耳巨君篡宅而運其魁卽偏恃之禍非所以爲難也至公侯之命稟之自然不可陶易宅是外物方圓由人有可之理猶西施之潔不可爲而西施之服可爲也黼黻芳華所以助　吉宅　家所以成相故世無人方而有卜宅是以知人宅不可相喻也安得以不可作之

人絕可作之宅耶至刑德皆同此一家非本論占成居而得吉凶者也且先了此乃議其餘論曰獵夫從林所遇或禽或虎虎凶禽吉卜者筮而知之非能爲安知所言地之善惡猶禽吉虎凶獵夫先筮故擇而從禽如擇居故避凶而從吉吉地雖不爲而可擇處猶禽虎雖不可變而可擇從苟卜筮所以成相虎可卜而地可擇何爲半信而半不信耶又云地之吉凶有若禽虎不得宮姓則無害商則爲災也案此爲恠所不解而以爲難似未察宮商之理也雖此理之吉

而或長於養宮類於毓商猶良田雖美而稼有所宜何以言之人姓有五音五行有相生故同姓不昏惡不殖也人誠有之地亦宜然故古人仰準陰陽俯協剛柔中識性理使三才相善同會於大通所以窮理而盡物宜也夫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自然之分也音不和則比絃不動聲同則雖遠相應此事雖著而猶莫或識苟有五音各有宜土氣有相生則人宅猶禽虎之類豈可見宮商之不同而謂之地無吉凶也論曰天下或有能說之者子而不言誰與能之難曰足

下前論以云有能占成居者此即能說之良故吾曰天下當有能者令不求之於前論而復責吾難之於能言亦當知家宅有吉凶也又曰藥之已病爲一也實而宅之吉凶爲一也誣既曰成居可占而復曰耶藥之已病其驗又見故君子信之宅之吉凶其報賒遥故君子疑之今若以交賒爲虛則恐所以求物之地鮮矣吾見溝澮不疑江海之大覩丘陵則知有泰山之高也若守藥則棄宅見交則非賒是海人所以終身無山山客曰無大魚也論曰智之所知未若

所不知不可妄論也難曰智所不知相必亦未知也今賠許便多於所知者何耶必生於本謂之無而强以驗有也强有之驗將不盈於數矣而并所成驗者謂之多於所知耳苟知然果有未還之理不因見求隱尋論究緒由　而得卯未夫尋端之理猶獵師以得禽也縱使尋迹時有無獲然得禽曷嘗不由之哉今吉凶不先定則謂不可求何異　獸不期則不敢訊舉氣　足坐守無根也由此而言探賾索隱何謂爲妄

嵇中散集卷第九終

嵇中散集卷第十

晉　譙國嵇康著

明　新安程榮校

太師箴

浩浩太素陽曜陰凝二儀陶化人倫肇興厥初冥昧不慮不營欲以物開患以事成犯機觸害智不救生宗長歸仁自然之情故君道自然必託賢明茫茫在昔罔或不寧赫胥既往紹以皇羲默靜無文大朴未虧萬物熙熙不夭不離爰及唐虞猶篤其緒體資易

簡應天順矩絺褐其裳土木其宇物或失性懼若在予疇咨熙載終禪舜禹夫統之者勞仰之者逸至人重身棄而不恤故子州稱疾石戶乘桴許由鞠躬辭長九州先王仁愛愍世憂時哀萬物之將頹然後涖之下逮德衰大道沉淪智惠日用漸私其親懼物乖離擘　仁利巧愈競繁禮屢陳刑教爭施夭性喪眞季世陵遲繼體承資憑尊恃勢不友不師宰割天下以奉其私故君位益侈臣路生心竭智謀國不吝灰沉賞罰雖存莫勸莫禁若乃驕盈肆志阻兵擅權

矜威縱虐禍蒙丘山刑本懲暴今以脅賢昔爲天下今爲一身下疾其上君猜其臣喪亂弘多國乃隕顚故殷辛不道首綴素旗周朝敗度彘人是謀楚靈極暴乾溪潰叛晉厲殘虐欒書作難主父棄禮鷇胎不宰秦皇荼毒禍流四海是以亡國繼踵古今相承醜彼權滅而襲其亡徵初安若山後敗如崩臨刃振鋒悔何所增故居帝王者無曰我尊慢爾德音無曰我强肆于驕淫棄彼佞倖納此遌顏讜言順耳染德生患悠悠庶類我控我告唯賢是授何必親戚順乃造

好民實胥效治亂之原豈無昌教穆穆天子思問其億虛心導人允求讜言師臣司訓敢告在前

家誡

人無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所欲準行自當量其善者必擬議而後動若志之所之則口與心誓守死無二恥躬不逮期於必濟若心疲體解或牽於外物或累於內欲不堪近患不忍小情則議於去就議於去就則二心交爭二心交爭則向所見役之情勝矣或有中道而廢或有不成一匱而敗之以之守則不固

以之攻則怯弱與之誓則多違與之謀則善泄臨樂則肆情處逸則極意故雖繁華熠燿無結秀之勳終年之勤無一旦之功斯君子所以歎息也若夫申胥之長吟夷齊之全潔展季之執信蘇武之守節可謂固矣故以無心守之安而體之若自然也乃是守志之盛者可耳所居長吏但宜敬之而已矣不當極親密不宜數往往當有時其衆人又不當宿留所以然者長吏喜問外事或時發舉則怨或者謂人所說無以自免也若行寡言慎備自守則怨責之路解矣其

立身當清遠若有煩辱欲人之盡命託人之請求當謙辭　謝其素不預此輩事當相亮耳若有怨急心所不忍可外違拒密為濟之所以然者上遠宜適之幾中絕常人淫輩之求下全束脩無玷之稱此又秉志之一隅也凡行事先自審其可不差於宜宜行此事而人欲易之當說宜易之理若使彼語殊佳者勿羞折遂非也若其理不足而更以情求來守人雖復云云當堅執所守此又秉志之一隅也不須行小小束脩之意氣若見窮乏而有可以賑濟者便見義而

作若人從我欲有所求先自思省若有所損廢多於今日所濟之義少則當權其輕重而拒之雖復守辱不已猶當絕之然大率人之告求皆彼無我有故來求我此為與之多也自不如此而為輕竭不忍面言強副小情未為有志也夫言語君子之機機動物應則是非之形著矣故不可不慎若於意不善了而本意欲言則當懼有不了之失且權忍之後視向不言此事無他不可則向言或有不可然則能不言全得其可矣且俗人傳吉遲傳凶疾又好議人之過闕此

常人之議也坐言所言自非高議但是動靜消息小小異同但當高視不足和答也非義不言詳靜敬道豈非寡悔之謂人有相與變爭未知得失所在慎勿預也且默以觀之其非行自可見或有小是不足是小非不足非至竟可不言以待之就有人問者猶當辭以不解近論議亦然若會酒坐見人爭語其形勢似欲轉盛便當亟舍去之此將鬬之兆也坐視必見曲直黨不能不有言有言必是在一人其不是者方自謂為直則謂曲我者有私於彼便怨惡之情生矣

或便獲悖辱之言正坐視之大見是非而爭不了則仁而無武於義無可當遠之也然都大爭訟者小人耳正復有是非共濟汗漫雖勝可足稱哉就不得遠取醉為佳若意中偶有所諱而彼必欲知者若守大不已或劫以鄙情不可憚此小輩而為所搀引以盡其言今正堅語不知不識方為有志耳自非知舊鄰比庶幾已下欲請呼者當辭以他故勿往也外榮華則少欲自非至急終無求欲上美也不須作小小卑恭當大謙裕不須作小小廉恥當全大讓若臨朝讓

官臨義讓生若孔文舉求代兄死此忠臣烈士之節凡人自有公私慎勿強知人知彼知我知之則有忌於我今知而不言則便是不知矣若見竊語私議便舍起勿使忌人也或時逼迫強與我共說若其言邪險則當正色以道義正之何者君子不容偽薄之言故也一旦事敗便言某甲昔知吾事以宜備之深也凡人私語無所不有宜預以為意見之而走者何哉或偶知其私事與同則可不同則彼恐事泄思害人以滅跡也非意所欽者而來戲調蚩笑人之闕者但

莫應從小共轉至於不共而勿大冰矜趨以不言答之勢不得久行自止也自非所監臨相與無他宜適有壺榼之意束脩之好此人道所通不須逆也過此以往自非通穆匹帛之饋車服之贈當深絕之何者常人皆薄義而重利今以自竭者必有為而作鬻貨徼歡施而求報其俗人之所甘願而君子之所大惡也[illegible]又慣不須離摟強勸人酒不飲自已若人來勸已輒當為持之勿誚勿逆也見醉薰薰便止慎不當至困醉不能自裁也

晉二俊文集叙

奉議郎知嘉興府華亭縣事徐

民瞻

民瞻嘗閱晉陸機士衡傳太康末士衡與弟雲士龍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一見如舊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

俊嘗伸巻反覆求二俊所以名於世者張華所以稱道而有得士之喜者觀之蓋其兄弟以文章齊驅並駕於兵戈擾攘之間聲聞閎肆人無能出其右者時歸二陸華聞服之久一旦驟得之宜其欣慰而稱道之也吁二俊殁寥寥且千載其人不

可得而見矣其文章所謂如皓月長華空重嵒之積秀者固自若也耳目可無所見聞乎其載于文選諸書中者亦多即而熟讀之其詞深而雅其意博而顯遠超枚馬高蹈王劉百代之文宗也每以未見其全集為恨聞之鄉老曰士

衡有集十巻以文賦為首士龍集十巻以逸民賦為首雖知之求之未遂偶因之俟承雲間民社之寄二俊雲間人也拜命之日良慰于中謂平素願見而不可得者遂于此行矣到官之初首見遺像于吏舍之旁塵埃漫污曖昧殊甚大非

所以揭虔妥靈之本意即日謁縣學之東偏建祠宇奉以遷焉邦人觀瞻僉不歡喜稱嘆回訪其遺文于鄉曲得士衡集十卷于新淮西撫幹林君其首篇冠以文賦士龍集十卷則無之明季移書故人秘書郎鍾君得之于冊府首篇逸民賦悉如所聞亟繕寫命工鋟之木以行目曰晉二俊文集二俊之文自晉歷隋唐更五代迄于我宋又二百四十餘年湮沒不彰今也恍如揭日月于雲霧之上震雷霆於久息之中焜燿雲間雲間學士大夫宗之仰之有餘師

矣二俊之名不朽矣民瞻之欲遂矣又明年書成謹述于篇首慶元庚申仲春既望信安徐民瞻述

士衡集十卷宗慶元中嘗刻華亭縣齋歲久其書不傳余家舊有藏本吳士陸元大為重刻之士衡與其弟士龍並以文章名世人稱二俊張司空華嘗謂之曰人患才少子患其多葛稚川亦稱其文猶玄圃之

積玉五河之吐流及觀之史則云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代文宗一人而已其贊士衡抑又至矣士衡之文嘗載蕭氏文選然特十之一二是集復行使學者得盡窺古人述作而效法之此誠斯文之幸而亦豈非學者之幸哉

正德己卯夏六月太僕少卿都穆記

陸士衡文集目録

卷之一

賦

文賦并序

感時賦

豪士賦并序

瓜賦

思親賦

卷之二

賦

遂志賦并序

懷士賦并序

行思賦

思歸賦并序

愍思賦

應嘉賦

卷之三

賦

幽人賦

列仙賦

凌霄賦

述思賦

歎逝賦并序

大暮賦并序

感丘賦

卷之四

賦

浮雲賦

白雲賦

鼓吹賦

漏刻賦

羽扇賦

鼈賦并序

桑賦并序

卷之五

詩

皇太子宴宣猷堂有令賦詩
皇太子賜讌
春詠
遨遊出西城
赴洛二首
赴洛道中二首
招隱二首
園葵
於承明作與士龍
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
贈馮文羆遷斥丘令
荅賈謐 并序
贈尚書郎顧彦先
贈顧交趾公眞
贈從兄車騎
荅張士然
贈馮文羆
贈弟士龍

祖道畢雍孫劉道邊仲潘正叔
荅潘尼
贈潘尼
贈紀士
爲陸思遠婦作
爲顧彦先贈婦
卷之六
擬古十二首
行行重行行
今日良宴會
迢迢牽牛星
涉江采芙蓉
青青河畔草
明月何皎皎
蘭若生朝陽
青青陵上栢
東城一何高
西北有高樓

庭中有奇樹
明月皎夜光
樂府十七首
猛虎行
君子行
從軍行
豫章行
苦寒行
飲馬長城窟行
門有車馬客行
君子有所思行
齊謳行
日出東南隅行
長安有狹邪行
前緩聲歌
長歌行
吳趨行
塘上行

悲哉行
短歌行
卷之七
樂府十首
折楊柳
鞠歌行雜言
當置酒
倢伃怨
燕歌行
悲哉行
梁甫吟
董桃行桃一作逃董卓時童謠名
月重輪行
日重光行
挽歌三首
百年歌十首
秋胡行
順東西門行

上留田行
隴西行
駕言出北闕行
太山吟
櫂歌行
東武行吟
飲酒樂
卷之八
雜著
演連珠五十首
七徵一首
卷之九
頌
漢高祖功臣頌
箴
丞相箴
贊
孔子贊

王子喬贊
牋
至洛與成都王牋
表
謝平原內史表
文
弔魏武文
弔蔡邕文
誄
弔吳大帝誄
愍懷太子誄
吳貞獻處士陸君誄
弔丞相江陵侯陸公誄
吳大司馬陸公誄
晉劉處士參妻王氏夫人誄
辭
吳大司馬陸公少女哀辭
卷之十

議
大田議
論
辨亡論上
辨亡論下
五等諸侯論
碑銘
平西將軍孝侯周處碑

陸士衡集卷第一

晉　吳郡陸　機著
明　新安汪士賢校

文賦并序

余每觀才士之所作竊有以得其用心夫其放言遣辭良多變矣妍蚩好惡可得而言每自屬文尤見其情恒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論作文之利害所由他日殆可謂曲盡其妙至於操斧伐柯雖取則不遠若夫隨手之變良難以辭逮蓋所能言者具於此云爾

佇中區以玄覽頤情志於典墳遵四時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心懍懍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麗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騖八極心游萬仞其致也情曈曨而彌鮮物昭晣而互進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

而潛浸於是沈辭怫悅若游魚銜鉤而出重淵之深浮藻聯翩若翰鳥纓繳而墜層雲之峻收百世之闕文採千載之遺韻謝朝華於已披啟夕秀於未振觀古今於須臾撫四海於一瞬然後選義按部考辭就班抱景者咸叩懷響者必彈或因枝以振葉或沿波而討源或本隱以之顯或求易而得難或虎變而獸擾或龍見而鳥瀾或妥帖而易施或岨峿而不安罄澄心以凝思眇衆慮而為言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始躑躅於燥吻終流離於濡翰理扶質以立

榦文垂條而結繁信情貌之不差故每變而在顏思涉樂其必笑方言哀而已歎或操觚以率爾或含毫而邈然伊茲事之可樂固聖賢之所欽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而求音函緜邈於尺素吐滂沛乎寸心言恢之而彌廣思按之而愈深播芳蕤之馥馥發青條之森森粲風飛而猋竪鬱雲起乎翰林體有萬殊物無一量紛紜揮霍形難為狀辭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為匠在有無而僶俛當淺深而不讓雖離方而遯照期窮形而盡相故夫誇目者尚奢愜心者貴當言

窮者無隘論達者唯曠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緜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誑雖區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放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其為物也多姿其為體也屢遷其會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貴妍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雖逝止之無常固崎錡之難便苟達變而識次猶開流以納泉如失機而後會常操末以續顛謬玄黃之秩叙故淟涊而不鮮或仰逼

於先條或俯侵於後章或辭害而理比或言順而義妨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考殿最於錙銖定去留於毫芒苟銓衡之所裁固應繩其必當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適極無兩致盡不可益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雖衆辭之有條必待茲而效績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或藻思綺合清麗千眠炳若縟繡悽若繁絃必所擬之不殊乃闇合乎曩篇雖杼軸於予懷怵他人之我先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或苕發穎豎離衆絕致形不可逐[illegible]難為係

孤立而特峙非常音之所緯心牢落而無偶意徘徊而不能揥石韞玉而山暉水懷珠而川媚彼榛楛之勿翦亦蒙榮於集翠綴下里於白雪吾亦濟夫所偉或託言於短韻對窮迹而孤興俯寂寞而無友仰寥廓而莫承譬偏絃之獨張含清唱而靡應或寄辭於瘁音言徒靡而弗華混妍蚩而成體累良質而爲瑕象下管之偏疾故雖應而不和或遺理以存異徒尋虛以逐微言寡情而鮮愛辭浮漂而不歸猶絃么而徽急故雖和而不悲或奔放以諧合務嘈囋而妖冶

徒悅目而偶俗固聲高而曲下寤防露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或清虛以婉約每除煩而去濫闕大羹之遺味同朱絃之清氾雖一唱而三嘆固既雅而不豔若夫豐約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適變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朴而辭輕或襲故而彌新或沿濁而更清或覽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後精譬猶舞者赴節以投袂歌者應絃而遣聲是蓋輪扁所不得言故亦非華說之所能精普辭條與文律良余膺之所服練情之常尤識前脩之所淑雖濬發於巧心或受欰於拙目彼瓊敷與玉藻若中原之有菽同橐籥之罔窮與天地乎並育雖紛藹於此世嗟不盈於手掬患挈缾之屢空病昌言之難屬故踸踔於短韻放庸音以足曲恒遺恨以終篇豈懷盈而自足懼蒙塵於叩缶顧取笑乎鳴玉若夫感應之會通塞之紀來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滅行猶響起方天機之駿利夫何紛而不理思風發於胷臆言泉流於脣齒紛葳蕤以馺遝唯毫素之所擬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滯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攬

營魂以探賾頓精爽於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乙乙其若抽是以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雖茲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勠故時撫空懷而自惋吾未識夫開塞之所由伊茲文之爲用固衆理之所因恢萬里而無閡通億載而爲津俯貽則於來葉仰觀象於古人濟文武於將墜宣風聲於不泯塗無遠而不彌理無微而弗綸配霑潤於雲雨象變化乎鬼神被金石而德廣流管絃而日新

感時賦

悲夫冬之為氣亦何憯懍以蕭索天悠悠其彌高霧鬱鬱而四幕夜緜邈其難終日晼晚而易落敷層雲之葳蕤墜零雪之揮霍冰冽冽而寝興風漫漫而妄作鳴枯條之冷冷飛落葉之漠漠山崆巃以含瘁川蜲蛇而抱涸望八極以曠漭普宇宙而寥廓伊天時之方慘曷萬物之能歡魚微微而求偶獸岳岳而相攢猨長嘯於林杪鳥高鳴於雲端矧余情之含瘁恒覩物而增酸歷四時之迭感悲此歲之已寒撫傷懷以嗚咽望永路而汍瀾

豪士賦并序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循心以為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存夫我者隆殺止乎其域繫乎物者豐約唯所遭遇落葉俟微風以隕而風之力蓋寡孟嘗遭雍門以泣而琴之感以末何者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繁哀響也是故苟時啓於天理盡於民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筲可以定烈士之業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也歷觀古今徼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勳神器暉其顧盻萬物隨其俯仰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說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哉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故曰天可讎乎而時有袨服荷戟立乎廟門之下援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況乎代主制命自下裁物者哉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且夫政

由甯氏忠臣所為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久堪是以君奭鞅鞅不悅公旦之舉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而成王不遣嫌吝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者歟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昵焉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懷忠敬而齒劍固其所也因斯以言大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大德至忠如此之盛尚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謗於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覩其可安危之理斷可

識矣又況乎饕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之謀己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懼萬民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傷心之怨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上下衆心日陊危機將發而方偃仰瞪眄謂足以夸世笑古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知曩勳之可矜暗成敗之有會是以事窮運盡必於顚仆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聖人忌功名之過己惡寵祿之踰量蓋爲此

也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而游子徇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唯此而已夫蓋世之業名莫大焉震主之勢位莫盛焉率意無違欲莫盛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難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洋洋之風俯冠來籍而大欲不乏於身至樂無愆乎舊節彌効而德彌廣身愈逸而名愈劭此之不爲彼之必昧然後河海之跡堙爲窮流一簣之釁積成山岳名編凶頑之條身厭荼毒之痛豈不謬哉故聊賦焉庶使百世少有寤云

世有豪士兮遭國顚沛攝窮運之歸期當衆通之所會苟時至而理盡譬摧枯而振敗因天地以運動恃才頊而功大於是禮極上典服盡暉崇儀北辰以葺宇實蘭室而桂宮撫玉衡而樞極運萬物乎掌中伊天道之剛健猶時至而必保日罔中而弗昃月何盈而不闕襲覆車之危轍笑前乘之未完若知險而退止趣歸蕃而自戢推琁璣以長謝顧萬物而高揖訖浮雲以邁志豈咎玄之能集擠爲山以自隕歎禍至於何及

瓜賦

佳哉瓜之爲德邈衆果而莫賢殷中和之淳祐播滋榮於甫田背芳春以初載迎朱夏而自延奮脩系之莫邁延秀瓞之綿綿赴廣武以長蔓粲煙接以雲連感嘉時而促節蒙惠露而增鮮若乃紛敷雜錯鬱悅婆娑發彼適此迭相經過熙朗日以熠燿扇和風其如波有葛藟之覃及相椒聊之衆多發金榮於秀翹結玉實於柔柯蔽翠景以台育綴脩莖而星羅夫其

種族類數則有栝樓定桃黃䖝白傳金文蜜篇小青大班玄䶛素桃貍首虎蹯東陵出於秦谷桂髓起於巫山五色比象殊形異端或濟貌以表內或惠心而醜顏或摅文而抱綠或披素而懷丹氣洪細而俱芬體脩短而必圓芳郁烈其充堂味窮理而不餌德弘濟於飢渴道殷流而貴賤若夫濯以寒水淬以夏凌越氣外歛溫液寄凝體猶握虛離若剖冰

思親賦

悲桑梓之悠曠愧蒸嘗之弗營指南雲以寄欽望歸

風而効誠年歲俄其聿暮明星爛而將清迴飆肅以長赴零雪紛其下積羨纖枝之在榦悼落葉之去枝存顧復之遺志感明發之所懷居辭安而厭苦眷引約而摧豐忘天命之晚暮願鞠子之速融兄瓊芳而蕙茂弟蘭發而玉暉感瑰姿之晚就痛慈景之先違天步悠長人道短矣異途同歸無早晚矣

陸士衡集卷第一

陸士衡集卷第二

晉　吳郡陸　機著

明　新安汪士賢校

遂志賦 并序

昔崔篆作詩以明道述志而馮衍又作顯志賦班固作幽通賦皆相依倣焉張衡思玄蔡邕玄表張叔哀系此前世之可得言者也崔氏簡而有情顯志壯而泛濫哀系俗而時靡玄表雅而微素思玄精練而和惠欲麗前人而優游清典漏幽通矣班生彬彬切而不絞哀而不怨矣崔蔡冲虛溫敏雅人之屬也衍抑

揚頓挫怨之徒也豈亦窮達異事而聲為情變乎余備托作者之末聊復用心焉

武定鬯於洛汭胡受瑞於汝墳鏘鳴鳳於百祀啓仲平方震苟天光之所照豈舜族之必陳厭禋祀於故墟釁禴祭於東鄰爾八葉而松茂舞九韶乎降神系姜叟於海曲表滄流於遠裔仰前蹤之縣邈豈孫人之能冑匪世祿之敢懷傷茲堂之不構理或脫而後合道有夷而弗順傳栖崑而神交伊荷畀以自進

蕭綢繆於豐沛故攀龍而先躍陳頓委於楚魏亦凌
霄以自濯伍被刑而伏劍魏和戎而擁樂彼殊塗而
並致此同川而偏溺禍無景而易逢福有時而難學
惟萬物之運動雖紛糾而相襲隨性類以曲成故圓
行而方立要信心而委命援前脩以自程擬遺跡於
成軌詠新曲於故聲任窮達以逝止亦進仕而退耕
庶斯言之不渝抱耿介以成名

懷土賦 并序

余去家漸久懷土彌篤方思之殷何物不感曲街委

巷罔不興詠水泉草木咸足悲焉故述斯賦

背故都之沃衍適新邑之丘墟遵黃川以葺宇被蒼
林而卜居悼孫生之已晏恨親沒之何速排虛房而
永念想遺塵其如玉眇緜邈而莫覿徒佇立其焉屬
感亡景於存歿惋隤年於拱木悲顧眄而有餘思俯
仰而自足留茲情於江介寄瘁貌於河曲玩通川以
悠想撫征轡而躑躅伊命駕之徒勤慘歸途之良難
愍栖鳥於南枝弔離禽於飴此緯蕭艾 其如蘭神何
寢而不夢形何興而不言

行思賦

背洛浦之遙遙浮黃川之裔裔遵河曲以悠遠觀通
流之所會啟石門而東縈沿汴渠其如帶託飄風之
習習冒沉雲之藹藹商秋肅其發節玄雲霈而垂陰
涼風淒其薄體零雨鬱而下淫覩川禽之遵渚看山
鳥之歸林揮清波以濯羽藏綠葉而弄音行彌久而
情勞途愈近而思深羨品物以獨感悲綢繆而在心
嗟逝官之未久年荏苒而歷茲越河山而託景眇四
載而遠期孰歸寧之弗樂獨抱感而弗怡

思歸賦 并序

余以元康六年冬取急歸而王師外征職典中兵與
聞軍政懼兵革未息宿願有違懷歸之思憤而成篇

節運代序四時相推寒風肅殺白露霑衣嗟行邁之
彌留感時逝而懷悲彼離思之在人恒戚戚而無歡
悲緣情以自誘憂觸物而生端晝輟食而發憤宵假
寐而興言羨歸鴻以矯首挹谷風而如蘭歲靡靡而
薄暮心悠悠而增楚風霏霏而入室響泠泠而愁予
旣遨遊乎川沚亦改駕乎山林伊我思之沉鬱愴感

物而增深歎隨風而上逝涕承纓而下尋冀王事之暇豫庶歸寧之有時候涼風而警策指孟冬而爲期願靈暉之促景恒立表以望之

愍思賦 并序

予屢抱孔懷之痛而奄復喪同生姊銜恤哀傷一載之間而喪制便過故作此賦以紓慘惻之感

時方至其倏忽歲既去其晼晚樂來日之有繼傷頹年之莫纂覽萬物以澄念悲伯姊之已遠尋遺塵之思長瞻日月之何短升降乎階際顧盼兮屏營雲承宇兮藹藹風入室兮泠泠僕從爲我悲孤鳥爲我鳴

應嘉賦 并序

友人有作嘉遁賦與余者作賦應之號曰應嘉云

傲世公子體逸懷遐意邈澄霄神夷靜波仰群軌以遥企頓駿羽以婆娑寄冲氣於大象解心累於世羅襲三閭之奇服詠南榮之清歌濯下泉於浚澗沂凱風於卷阿指千秋以厲響俟寂寞之來和懷前脩之彷彿覿幽人乎所過抱玄景以獨寐含清風而寤語發蘭音以清唱據王懷而喻予於是葺宇中陵築室河曲軌絕千途而門瞻百族假妙道以達觀考貞遁而貞卜尚形骸之可忘豈投簪其必谷方介丘於尺阜託雲林乎一木佇鳴條以招風聆哀音其如王窮覽物以盡齒將弭迹於餘足

陸士衡集卷第二

陸士衡集卷第三

晉　吳郡陸　機著

明　新安汪士賢校

幽人賦

世有幽人漁釣乎玄渚彈雲冕以辭世披霄褐而延佇是以物外莫得窺其奧舉世不足揚其波勁秋不能雕其葉芳春不能發其華超塵冥以絕緒豈世網之能加

列僊賦

夫何列僊玄妙超攝生乎世表因自然以為基仰造化而聞道性冲虛以易足年緬邈其難老爾乃呼翕九陽抱一含元引新吐故雲飲露湌違品物以長眄妙羣生而為言爾其嘉會之佻息宴遊栖則昌客弄玉洛宓江妃覩百化於神區覲天皇於紫微過太華以息駕越流沙而來歸

凌霄賦

挾至道之容微彼流俗之紛沮颺余節以遠橫風扶搖而相予削陋跡於分亓省遊僊而投軌凱情累以遂濟豈時俗之云阻判煙雲之勝躍乎天步而無旅詠凌霄之飄飄永終焉而弗悔昊蒼煥而運流日月翻其代序下雷房之靡迆上良辰而俊舉陟瑤臺以投轡步玉除而容與

述思賦

情易感於已攬思難戢於未忘嗟伊思之且爾夫何徃而弗臧駭中心於同氣分戚貌於異方寒鳥悲而饒音衰林愁而寡色嗟余情之屢傷負大悲之無力苟彼塗之信險恐此日之行昊亮相見之幾何又離居而別域覩尺景以傷悲撫寸心而悽惻

歎逝賦　并序

昔每聞長老追論平生同時親故或彫落已盡或僅有存者余年方四十而懿親戚屬亡多存寡暱交密友亦不半在或所曾共遊一塗同宴一室十年之內索然已盡以是思哀哀可知矣乃為賦曰

伊天地之運流紛升降而相襲日望空以駿驅節循虛而警立嗟人生之短期孰長年之能執時飄忽其不再老晼晚其將及懟瓊蕊之無徵恨朝霞之難挹

望湯谷以企予惜此景之屢戢悲夫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閱人而爲世人冉冉而行暮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野每春其必華草無朝而遺露經終古而常然率品物其如素譬日及之在條恒雖盡而不寤雖不寤而可悲心惆焉而自傷亮造化之若茲吾安取夫久長痛靈根之夙隕怨具爾之多喪悼堂搆之頹瘁愍城闕之丘荒親彌懿其已逝交何戚而不亡咨余命之方殆何視天之茫茫傷懷悽其多念感貌瘁而鮮歡幽情發而成緒滯思叩而

興端慘此世之無樂詠在昔而爲言居充堂而衍宇行連駕而比軒彌年時其詎幾夫何往而不殘或冥邈而既盡或寥廓而僅半信松茂而栢悅嗟芝焚而蕙歎苟性命之弗殊豈同波而異瀾瞻前軌之既覆知此路之良難啓四體之深悼懼茲形之將然毒娛情之寡方怨感目之多顏諒多顏之感目神何適而獲怡尋平生於響像覽前物而懷之步寒林以悽惻翫春翹而有思觸萬物以生悲歎同節而異時年彌往而念廣塗薄暮而意迮親落落而日稀友靡靡而愈索顧舊要於遺存得十一於千百樂隤心其如忘哀緣情而來宅託末契於後生余將老而爲客然後弭節安懷妙思天造精浮神淪忽在世表寤大暮之同寐何矜晚以怨早指彼日之方除豈茲情之足攪感秋華於衰木瘁零露於豐草在殷憂而弗違夫何云乎識道將頤天地之大德遺聖人之洪寶解心累於末迹聊優游以娛老

大暮賦 并序

夫死生是得失之大者故樂莫甚焉哀莫深焉使死而有知乎安知其不如生如遂無知耶又何生之足

戀故極言其哀而終之以達庶以開夫近俗云

夫何天地之遼闊而人生之不可久長日引月而並隕時維歲而俱喪知自壯而得老體自老而得亡顧黃壚之杳杳悲泉路之翳翳挫千乘猶一毫當何數乎智慧徒假願於須臾指夕景而爲誓忽呼吸而不振奄神徂而形斃顧萬物而遺恨收百慮而長逝於是六親雲起姻族如林爭塗掩淚望門舉音敷幄席以悠想陳備物而虞靈仰寥廓而無見俯寂寞而無

聲肴饌饌其不毀酒湛湛而每盈屯送客於山足伏埏道而哭之扃幽戶以大畢訢玄闕而長辭歸無塗兮往不反年彌去兮逝彌遠彌遠兮日隔無塗兮曷因庭樹兮蕪落暮草兮根陳

感丘賦

泛輕舟於西川背京室而電飛遵伊洛之坻渚浴黃河之曲湄覩墟墓於山梁託崇山以自綏見兆域之藹藹羅魁封之纍纍於是徘徊洛涯弭節河干佇眄留心慨爾遺歎仰終古以遠念窮萬緒乎其端伊人

生之寄世猶水草乎山河應甄陶以歲改順通川而日過爾乃申舟人以遂往橫大川而有悲傷年命之倏忽怨天步之不幾雖履信而思順曾何足以保茲普天壤其弗免寧吾人之所辭願靈根之晩墜指歲暮而爲期

陸士衡集卷第四

晉　吳郡陸　機著
明　新安汪士賢校

浮雲賦

有輕虛之艷象無實體之眞形厚厥本初浮沉混并六律籥應八風時邁玄陰觸石甘澤霶霈勢不崇朝露彼無外若層臺高觀重樓疊閣或如鍾首之鬱律乍似宋門之寥廓金柯分玉葉散綠翹明帛英煥鸞翔鳳翥鴻驚鶴奮鯨鯢泝波鮫鰐銜箙朱絲紉紀羅

徒失鎮飛僊凌虛隨風遊聘有若芙蓉羣披蕣華總會車渠統理瑪瑙縟文

白雲賦

攄神景於八幽合洪化乎烟熅充宇宙以播象協元氣而齊勳發憤靈石擢性洪流興曜曾泉升跡融丘盈八紘以餘憤雖彌天其未泄豈假期於邂逅遇崇朝而倏忽紅葉發而曾金翅援而合葩神妝鬼化弱性違序鳥殊類而比栖獸異跡而同處蛟引翳而並潛龍攀鴻而雙舉鸞舞角以軒鷟企翮而延佇

長城曲蜿采閣相扶聳瑶臺之截嶭構瓊闕之嶙峨
雄虹矯而垂天翠鳥軒而扶日

鼓吹賦

原鼓吹之攸始蓋稟命於黃軒播威靈於茲樂亮聖器而成文騁逸氣而憤壯繞煩手乎曲折舒飄颻以遐洞卷徘徊其如結及其悲唱流音彷徨依違合歡嚼弄乍數乍稀音躑躅於脣吻舌將舒而復迴鼓砰砰以輕投簫嘈嘈而微音詠悲翁之流思怨高臺之難臨顧穹谷以含哀仰歸雲而落音節應氣以舒卷

響隨風而浮沉馬頓跡而增鳴士嚬蹙而霑襟若乃巡郊澤戲野坰奏君馬詠南城慘巫山之遐險歡芳樹之可榮

漏刻賦

偉聖人之制器妙萬物而為基形罔隆而弗包理何遠而不之寸晷俯而陰陽效其誠尺表仰而日月與之期玄烏懸而八風以情應王衡立而天地不能欺旣窮神以盡化又設漏以考時爾乃挈金壺以南羅藏幽水而北戢擬洪殺於編鍾順卑高而為級激懸泉以遠射跨飛途而遥集伏陰蟲以承波吞恒流其如挹是故來象神造去猶鬼幻因勢相引乘靈自薦口納胸吐水無滯咽形微獨繭之緒逝若垂天之電偕四時以合最指昏明乎無殿寵八極於千分度晝夜乎一箭抱百刻以駿浮仰胡人而利見夫其立體也簡而效績也誠其假物也粗而致用也精積水不過一鍾導流不過一筳而用天者因其敏分地者賴其平徵聽者假其察貞觀者借其明考計歷之潛慮測日月之幽情信探賾之妙術雖無神其若靈

羽扇賦

昔楚襄王會於章臺之上山西與河右諸侯在焉大夫宋玉唐勒侍皆操白鶴之羽以為扇諸侯掩麈尾而笑襄王不悅宋玉趨而進曰敢問諸侯何笑昔者武王玄覽造扇於前而五明安衆世繫於後各有託於方圓蓋受則於箑甫舍茲器而不用顧奚取於鳥羽宋玉曰夫創始者恒樸而飾終者必妍是故烹飪起於熱石玉輅基於椎輪安衆方而氣散五明圓而風煩未若茲羽之為麗固體俊而用鮮彼凌霄之偉

鳥播鮮輝之猗猗隱九臯以鳳鳴游芳田而龍見覼
靈龜而遂期超長年而久眄累懷璧於美羽挫千載
乎一箭委曲體以受制奏雙翅而爲扇則其布翮也
差洪細秩長短稠不逼稀不簡於是鏤巨獸之齒裁
奇木之榦移圓根於正體因天秩乎舊貫鳥不能别
其是非人莫敢分其真贋翩姍姍以微振風飄飄以
番婉妙自然以爲言故不積而能散其執手也安其
應物也誠其招風也利其播氣也平混貴賤而一節
風無往而不清憲靈樸於造化審真則而妙觀諸侯

曰善宋玉遂言曰伊茲羽之駿敏似南箕之啟扉番
皓曜之奕奕含鮮風之微微襄王仰而拊節諸侯伏
而引非皆委扇於楚庭執鳥羽而言歸屬唐勒而爲
之辭曰

伊鮮禽之令羽夫何翩翩與耿耿反寒暑於一掌之
末廻八風乎六翮之抄

鱉賦 并序

皇太子幸于釣臺漁人獻鱉命侍臣作賦

其狀也穹脊連脅玄甲四周遁方圓於規矩徒廣狭
以妨循盈尺而脚寸又取具於指掌鼻嘗氣而忌脂
耳無聽而受嚮是以栖居多過出處寡便尾不副首
足不運身於是從容澤畔肆志汪洋朝戲蘭渚夕息
中塘越高波以游逸竄洪流而潛藏咀蕙蘭之芳荄
翳華藕之垂房

桑賦 并序

皇太子便坐蓋本將軍直廬也初世祖武皇帝爲中
壘將軍植桑一株世更二代年漸三紀扶疎豐衍抑
有瑰異焉

夫何佳樹之洪麗超託居乎紫庭羅萬根以下洞矯
千條而上征豈民黎之能植乃世武之所營故其形
瑰族類體豔衆木黃中爽理滋榮煩縟綠葉興而盈
尺崇條蔓而層尋希太極以延峙映承明而廣臨華
飛鴞之流響想鳴鳥之遺音惟歷數之有紀恒依物
以表德豈神明之所相將我皇之先識誇百世而勿
翦超長年以永植

陸士衡集卷第四

陸士衡集卷第五

晉 吳郡陸 機著

明 新安汪士賢校

皇太子宴玄圃宣猷堂有令賦詩

三正迭紹洪聖啟運自昔哲王先天而順群辟崇替
降及近古黃暉既渝素靈承枯乃眷斯顧祚之宅土
三后始基世武丕承協風旁駭天晷仰澄淳曜六合
皇慶攸興自彼河汾奄齊七政時文惟晉世篤其聖
欽翼昊天對揚成命九區克咸謳謌以詠皇上纂隆
經教弘道于化既豐在工載考俯釐庶績仰荒大造

儀形祖宗妥綏天保篤生我后克明克秀體輝重光
承規景數茂德淵冲天姿玉裕蕞爾小臣邈彼荒遐
弛厥負擔振纓承華匪願伊始惟命之嘉

皇太子賜讌詩

明明隆晉茂德有赫思媚上帝配天光宅誕育皇儲
儀形在昔徽言時宣福祿來格勞謙降貴肆敬下臣
肇彼先驅翻成嘉賓

春詠

節運同可悲莫若春氣甚和風未及燠遺凉[illegible][illegible]

遨遊出西城

遨遊出西城按轡循都邑逝物隨節改時風肅且熠
遷化有常然盛衰自相襲靡靡年時改冉冉老已及
行矣勉良圖使爾脩名立

赴洛二首

希世無高符營道無烈心靖端肅有命假檝越江潭
親友贈予邁揮淚廣川陰撫膺解攜手永歎結遺音
無迹有所匿寂寞聲必沈肆目眇弗及緬然若雙潛

南望泣玄渚北邁涉長林谷風拂脩薄油雲翳高岑
亹亹孤獸騁嚶嚶思鳥吟感物戀堂室離思一何深
佇立慨我歎寤寐涕盈衿惜無懷歸志辛苦誰為心
羈旅遠遊宦託身承華側撫劍遵銅輦振纓盡祗肅
歲月一何易寒暑忽已革載離多悲心感物情悽惻
慷慨遺安愈永歎廢寢食思樂樂難誘曰歸歸未克
憂苦欲何有纏綿胸與臆仰瞻陵霄鳥羨爾歸飛翼

又赴洛道中二首

總轡登長路嗚咽辭密親借問子何之世網嬰我身

求嘆遵北渚遺思結南津行行遂已遠野途曠無人
山澤紛紆餘林薄杳阡眠虎嘯深谷底雞鳴高樹巔
哀風中夜流孤獸更我前悲情觸物感沉思鬱纏綿
佇立望故鄉顧影悽自憐遠遊越山川山川脩且廣
振策陟崇丘安轡遵平莽夕息抱影寐朝徂銜思往
頓轡倚嵩巖側聽悲風響清露墜素輝明月一何朗
撫枕不能寐振衣獨長想

招隱

駕言尋飛遁山路鬱盤桓芳蘭振蕙葉玉泉涌微瀾

嘉卉獻時服靈木進朝飡朝採南澗藻夕息西山足
輕條象雲構密葉成翠屋結風佇蘭林迴芳薄秀木
尋山求逸民穹谷幽且遐清泉盪玉渚文魚躍中波

園葵

種葵北園中葵生鬱萋萋朝榮東北傾夕穎西南晞
零露垂鮮澤朗月耀其輝時逝柔風戢歲暮商飈飛
曾雲無溫液嚴霜有凝威幸蒙高墉德玄景蔭素蕤
豐條並春盛落葉後秋衰慶彼晚彫福忘此孤生悲

招隱

明發心不夷振衣聊躑躅躑躅欲安之幽人在浚谷
朝采南澗藻夕息西山足輕條象雲構密葉成翠幄
激楚佇蘭林回芳薄秀木山溜何泠泠飛泉漱鳴玉
哀音附靈波頹響赴曾曲至樂非有假安事澆淳樸
富貴苟難圖稅駕從所欲

於承明作與士龍

牽世嬰時網駕言遠徂征飲餞豈異族親戚弟與兄
婉孌居人思紆鬱游子情明發遺安寐晤言涕交纓
分途長林側揮袂萬始亭佇眄要遐景傾耳玩餘聲

南歸憩永安北邁頓承明永安有作軌承明子棄予
俯仰悲林薄慷慨含辛楚懷往歡絕端悼來憂成緒
感別慘舒翮思歸樂春渚

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

在昔蒙嘉運矯迹入崇賢假翼鳴鳳條濯足升龍淵
玄冕無醜士冶服使我妍矩劍拂鞶厲長纓麗且鮮
誰謂伏事淺契闊踰三年薄言肅後命改服就藩臣
夙駕尋清軌遠遊越梁陳感物多遠念慷慨懷古人

贈馮文羆遷斥丘令

於皇聖世時文惟晉受命自天奄有黎獻闓闓既闢
承華再建明明在上有集惟彥奕奕馮生哲問允迪
天保定子靡德不鑠邁心玄曠矯志崇邈遵彼承華
其容灼灼嗟我人斯戢翼江潭有命集止翩飛自南
出自幽谷及爾同林雙情交映遺物識心人亦有言
交道實難有頍者弁千載一彈今我與子曠世齊歡
利斷金石氣惠秋蘭羣黎未綏帝用勤止我求明德
肆于百里僉曰爾諧俾民是紀乃眷北徂對揚帝祉
疇昔之遊好合纏綿借曰未洽亦既三年居陪華幄

出從朱輪方驥齊鑣北迹同塵之子既命四牡項領
塗遠蹈騰軌高騁慶雲扶質清風承景嗟我懷人
其邁唯永否泰苟殊窮達有違及子春華後爾秋暉
逝將去我陟彼朔垂非子之念心孰爲悲

答賈謐 并序

余昔爲太子洗馬魯公賈長淵以散騎常侍侍東宮積年余出補吳王郎中令元康六年入爲尚書郎魯公贈詩一篇作此詩荅之云爾

伊昔有皇肇濟黎蒸先天創物景命是膺降及群后
迭毀迭興邈矣終古崇替有徵在漢之季皇綱幅
大辰匿暉金虎習質雄臣馳騖義夫赴節釋位揮戈
言謀王室王室之亂靡邦不泯如彼墜景曾不可振
乃眷三哲俾乂斯民啓土雖難改物承天爰茲有魏
即宮天邑吳實龍飛劉亦岳立干戈載揚俎豆載戢
民勞師興國玩凱入天厭霸德皇祚告釁獄訟違魏
謳謌適晉陳留歸蕃我皇登禪庸岷稽顙三江改獻
赫矣隆晉奄宅率土對揚天人有秩斯祜惟公太宰
光翼二祖誕育洪胄纂戎于魯東朝既建淑問峩峩

我求明德濟同以和魯公戾止袞服委蛇思媚皇儲
高步承華昔我逮茲時惟下僚及子棲遲同林異條
年殊志密服舛義稠游跨三春情固二秋祗承皇命
出納無違往踐蕃朝來步紫微升降秘閣我服載暉
孰云匪懼仰肅明威分索則易携手實難念昔良遊
茲焉永歎公之云感貽此音翰蔚彼高藻如玉如蘭
惟漢有木曾不踰境惟南有金萬邦作詠民之胥好
狷狂厲聖儀形在昔予聞子命

贈尚書郎顧彥先二首

大火貞朱光積陽熙自南望舒離金虎屏翳吐重陰
淒風迕時序苦雨遂成霖朝游忘輕羽夕息憶重衾
感物百憂生纏綿自相尋與子隔蕭牆蕭牆阻且深
形影曠不接所託聲與音音聲日夜闊何用慰吾心
朝游遊層城夕息旋直廬迅雷中宵激驚電光夜舒
玄雲拖朱閣振風薄綺疏豐注溢脩霤黃潦浸階除
停陰結不解通衢化為渠沉稼湮梁潁流民泝荆徐
眷言懷桑梓無乃將為魚

贈顧交阯公眞

顧侯體明德清風肅已邁發迹翼藩后改授撫南裔
伐鼓五嶺表揚旌萬里外遠績不辭小立德不在大
高山安足凌巨海猶縈帶惆悵瞻飛駕引領望歸旆

贈從兄車騎

孤獸思故藪離鳥悲舊林翩翩游宦子辛苦誰為心
彷彿谷水陽婉孌崐山陰營魄懷茲土精爽若飛沉
寤寐靡安豫願言思所欽感彼歸塗艱使我怨慕深
安得忘歸草言樹背與襟斯言豈虛作思鳥有悲音

荅張士然

潔身躋秘閣秘閣峻且玄終朝理文案薄暮不遑眠
驚言巡明祀致敬在祈年逍遥春王圃躑躅千畝田
迴渠繞曲陌通波扶直阡嘉穀垂重穎芳樹發華顛
余固水鄉士總轡臨清淵戚戚多遠念行行遂成篇

贈馮文羆

昔與二三子游息承華南拊翼同枝條翻飛各異尋
茍無凌風翮徘徊守故林慷慨誰為感願言懷所欽
發軫清洛汭驅馬大河陰佇立望朔塗悠悠迥且深
分索古所悲志士多苦心悲情臨川結苦言隨風吟

愧無雜佩贈良訊代兼金夫子茂遠猷款誠寄惠音

贈弟士龍

行矣怨路長惄焉傷別促指途悲有餘臨觴歡不足
我若西流水子為東峙岳慷慨逝言感徘徊居情育
安得攜手俱契闊成騑服

祖道畢雍孫劉邊仲潘正叔

皇儲延髦俊多士出幽遐適逐時來運與子游承華
執笏崇賢內振纓層城阿畢劉贊文武潘生蒞邦家
感別懷遠人願言歎以嗟

荅潘尼

於穆同心如瓊如琳我東日徂來餞其琛彼美潘生實綜我心探我玉懷曉爾惠音

贈潘尼

水會于海雲翔于天道之所混孰後孰先及子雖殊同升太玄舍彼玄冕襲此雲冠遺情市朝永志丘園靜猶幽谷動若揮蘭

贈紀士

瓊瑰俟豐價窈窕不自衒有美蛾眉子惠音清且淑

修姱協姝麗華顏婉如玉

為陸思遠婦作

二合兆嘉偶女子禮有行潔已入德門終遠母與兄如何耽時寵遊宦忘歸寧雖為三載婦顧景媿虛名歲暮饒悲風洞房涼且清拊枕循薄質非君誰見榮離君多悲心歸寐勞人情敢忘桃李陋側想瑤與瓊

為顧彥先贈婦二首

辭家遠行游悠悠三千里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脩身悼憂苦感念同懷子隆思亂心曲沉歎滯不起歡沈難尅興心亂誰為理願假歸鴻翼翻飛浙江氾

東南有思婦長歎充幽闥借問歎何為佳人眇天末游宦久不歸山川脩且闊形影參商乖音息曠不達離合非有常譬彼絃與筈願保金石軀慰妾長饑渴

為周夫人贈車騎一首

碎碎織細練為君作襦襦君行豈有顧憶君是妾夫昔者得君書聞君在高平今時得君書聞君在京城京城華麗所璀璨多異人男兒多遠志豈知妾念君昔者與君別歲律薄將暮日月一何速素秋墜湛露

湛露何冉冉思君隨歲晚對食不能飡臨觴不能飲

陸士衡集卷第六

晉 吳郡陸 機著
明 新安汪士賢校

擬行行重行行

悠悠行邁遠戚戚憂思深此思亦何思思君徽與音音徽日夜離緬邈若飛沉王鮪懷河岫晨風思北林遊子眇天末還期不可尋驚飈褰反信歸雲難寄音佇立想萬里沉憂萃我心攬衣有餘帶循形不盈衿去去遺情累安處撫清琴

擬今日良宴會

閑夜命懽友置酒迎風館齊僮梁甫吟秦娥張女彈哀音繞梁宇遺響入雲漢四座咸同志羽觴不可算高談一何綺蔚若朝霞爛人生無幾何為樂常苦晏譬彼伺晨鳥揚聲當及旦曷為恒憂苦守此貧與賤

擬迢迢牽牛星

昭昭清漢暉粲粲光天步牽牛西北迴織女東南顧華容一何冶揮手如振素怨彼河無梁悲此年歲暮跂彼無良緣睆焉不得度引領望大川雙涕如霑露

擬涉江采芙蓉

上山采瓊蕊穹谷饒芳蘭采采不盈掬悠悠懷所歡故鄉一何曠山川阻且難沉思鍾萬里躑躅獨吟歎

擬青青河畔草

靡靡江蘺草熠燿生河側皎皎彼姝女阿那當軒織粲粲妖容姿灼灼美顏色良人遊不歸偏棲獨隻翼空房來悲風中夜起歎息

擬明月何皎皎

安寢北堂上明月入我牖照之有餘輝攬之不盈手

涼風繞曲房寒蟬鳴高柳踟躕感節物我行永已久遊宦會無成離思難常守

擬蘭若生朝陽

嘉樹生朝陽凝霜封其條執心守時信歲寒終不凋美人何其曠灼灼在雲霄隆想彌年月長嘯入飛飈引領望天末譬彼向陽翹

擬青青陵上栢

冉冉高陵蘋習習隨風翰人生當幾時譬彼濁水瀾戚戚多滯念置酒宴所歡方駕振飛轡遠遊入長安

名都一何綺城闕鬱盤桓飛閣纓虹帶層臺冐雲冠
高門羅北闕甲第椒與蘭俠客控絶景都人驂王軒
遨遊放情願慷慨爲誰歎

擬東城一何高

西山何其峻層曲鬱崔嵬零露彌天墜蕙葉憑林衰
寒暑相因襲時逝忽如頹三閒結飛轡大耋嗟落暉
曷爲牽世務中心若有違京洛多妖麗玉顔侔瓊蕤
閑夜撫鳴琴惠音清且悲長歌赴促節哀響逐高徽
一唱萬夫歎再唱梁塵飛思爲河曲鳥雙游澧水湄

擬西北有高樓

高樓一何峻迢迢峻而安綺窗出塵冥飛陛躡雲端
佳人撫琴瑟纖手清且閑芳氣隨風結哀響馥若蘭
玉容誰能顧傾城在一彈佇立望日昃躑躅再三歎
不怨佇立久但願歌者歡思駕歸鴻羽比翼雙飛翰

擬庭中有奇樹

歡友蘭時往迢迢匿音徽虞淵引絶景四節逝若飛
芳草久已茂佳人竟不歸躑躅遵林渚惠風入我懷
感物戀所歡採此欲貽誰

擬明月皎夜光

歲暮凉風發昊天肅明明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
朗月照閑房蟋蟀吟戶庭翻翻歸鴈集嘒嘒寒蟬鳴
疇昔同宴友翰飛戾高冥服美改聲聽居愉遺舊情
織女無機杼大梁不架楹

樂府十七首

猛虎行

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士多
苦心整駕肅時命杖策將遠尋飢食猛虎窟寒棲野

雀林日歸功未建時往歲載陰崇雲臨岸駭鳴條隨
風吟靜言幽谷底長嘯高山岑急絃無懦響亮節難
爲音人生誠未易曷云開此衿眷我耿介懷俯仰愧
古今

君子行

天道夷且簡人道嶮而難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
去疾苦不遠疑似實生患近火固宜熱履冰豈惡寒
掇蜂滅天道拾塵惑孔顔逐臣尚何有棄友焉足歎
福鍾恒有兆禍集非無端天損未易辭人益猶可歡

朗鑒豈遠假取之在傾冠近情苦自信君子防未然

從軍行

苦哉遠征人飄飄窮西遐南陟五嶺巔北戍長城阿谿谷深無底崇山鬱嵯峨奮臂攀喬木振迹涉流沙隆暑固已慘涼風嚴且苛夏條集鮮藻寒冰結衝波胡馬如雲屯越旗亦星羅飛鋒無絕影鳴鏑[illegible]相和朝食不免冑夕息常負戈苦哉遠征人撫心悲如何

豫章行

汎舟清川渚遥望高山陰川陸殊塗軌懿親將遠尋

三荆歡同株四鳥悲異林樂會良自古悼別豈獨今寄世將幾何日昃無停陰前路既已多後塗隨年侵促促薄暮景亹亹鮮克禁曷爲復以兹曾是懷苦心遠節嬰物淺近情能不深行矣保嘉福景絕繼以音

苦寒行

北遊幽朔城涼野多險難俯入窮谷底仰陟高山盤凝冰結重磵積雪被長巒陰雲興嵒側悲風鳴樹端不覩白日景但聞寒鳥喧猛虎憑林嘯玄猿臨岸歎夕宿喬木下慘愴恒鮮歡渴飲堅冰漿飢待零露飡離思固已久寤寐莫與言劇哉行役人慊慊恒苦寒

飲馬長城窟行

驅馬陟陰山山陰馬不前往問陰山侯勁虜在燕然戎車無停軌旌旆屢徂遷仰憑積雪巖俯涉堅冰川冬來秋未反去家邈以縣獫狁亮未夷征人豈徒旋末德爭先鳴凶器無兩全師克薄賞行軍沒徵軀捐將遵甘陳迹收功單于旃振旅勞歸士受爵藁街傳

門有車馬客行

門有車馬客駕言發故鄉念君久不歸濡跡涉江湘

投袂赴門[illegible]攬衣不及裳撫膺攜客泣掩淚敘溫涼借問邦族間惻愴論存亡親友多零落舊齒皆彫喪市朝互遷易城闕或丘荒墳壟日月多松柏鬱芒芒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長慷慨惟平生俛仰獨悲傷

君子有所思行

命駕登北山延佇望城郭廛里一何盛街巷紛漠漠甲第崇高闥洞房結阿閣曲池何湛湛清川帶華薄邃宇列綺窗蘭室接羅幕淑貌色斯升哀音承顏作人生誠行邁容華隨年落善哉膏粱士營生奥且博

宴安消靈根鴆毒不可恪無以肉食資取笑葵與藿

齊謳行

營丘負海曲沃野爽且平洪川控河濟崇山入高冥
東被姑尤側南界聊攝城海物錯萬類陸產尚千名
孟諸吞楚夢百二侔秦京惟師恢東表桓后定周傾
天道有迭代人道無久盈鄙哉牛山歎未及至人情
爽鳩苟已徂吾子安得停行行將復去長存非所營

日出東南隅行 或曰羅敷艷歌

扶桑升朝暉照此高臺端高臺多妖麗濬房出清顏

淑貌耀皎日惠心清且閑美目揚玉澤蛾眉象翠翰
鮮膚一何潤秀色若可餐窈窕多容儀婉媚巧笑言
暮春春服成粲粲綺與紈金雀垂藻翹瓊佩結瑤璠
方駕揚清塵濯足洛水瀾藹藹風雲會佳人一何繁
南崖充羅幕北渚盈軿軒清川含藻景高岸被華丹
馥馥芳袖揮泠泠纖指彈悲歌吐清響雅舞播幽蘭
丹脣含九秋妍迹陵七盤赴曲迅驚鴻蹈節如集鸞
綺態隨顏變沈姿無定源俯仰紛阿那顧步咸可懽
遺芳結飛飈浮景映清湍治容不足詠春游良可歎

長安有狹邪行

伊洛有岐路岐路交朱輪輕蓋承華景騰步躡飛塵
鳴玉豈不儒憑軾皆俊民烈心厲勁秋麗服鮮芳春
余本倦游客豪彥多舊親傾蓋承芳訊欲鳴當及晨
守一不足矜岐路良可遵規行無曠迹矩步豈逮人
投足緒已爾四時不必循將遂殊塗軌要子同歸津

前緩聲歌

游僊聚靈族高會層城阿長風萬里舉慶雲鬱嵯峨
宓妃興洛浦王韓起太華北徵瑤臺女南要湘川娥

肅肅宵駕動翩翩翠蓋羅羽旗栖瓊鸞玉衡吐鳴和
太容揮高絃洪崖發清歌獻酬既已周輕舉乘紫霞
總轡扶桑枝濯足湯谷波清輝溢天門垂慶惠皇家

長歌行

逝矣經天日悲哉帶地川寸陰無停晷尺波豈徒旋
年往迅勁矢時來亮急弦遠期鮮克及盈數固希全
容華夙夜零體澤坐自捐茲物苟難停吾壽安得延
俛仰逝將過倏忽幾何間慷慨亦焉訴天道良自然
但恨功名薄竹帛無所宣迨及歲未暮長歌承我閑

吳趨行

楚妃且勿歎齊娥且莫謳四坐並清聽聽我歌吳趨
吳趨自有始請從閶門起閶門何峨峨飛閣跨通波
重欒承游極回軒啟曲阿藹藹慶雲被泠泠祥風過
山澤多藏育士風清且嘉泰伯導仁風仲雍揚其波
穆穆延陵子灼灼光諸華王跡隤陽九帝功興四遐
大皇自富春矯首頓世羅邦彥應運興粲若春林葩
屬城咸有士吳邑最為多八族未多侈四姓實名家
文德熙淳懿武功侔山河禮讓何濟濟流化自滂沱

淑美難窮紀商榷為此歌

塘上行

江籬生幽渚微芳不足宣被蒙風雲會移居華池邊
發藻玉臺下垂影滄浪泉霑潤既已渥結根與且堅
四節逝不處繁華難久鮮淑氣與時隕餘芳隨風捐
天道有遷易人理無常全男懽智傾愚女愛衰避妍
不惜微軀退但懼蒼蠅前願君廣末光照妾薄暮年

悲哉行

游客芳春林春芳傷客心和風飛清響鮮雲垂薄陰
蕙草饒淑氣時鳥多好音翩翩鳴鳩羽喈喈倉庚吟
幽蘭盈通谷長秀被高岑女蘿亦有託蔓葛亦有尋
傷哉客遊士憂思一何深目感隨氣草耳悲詠時禽
寤寐多遠念緬然若飛沉願託歸風響寄言遺所欽

短歌行

置酒高堂悲歌臨觴人壽幾何逝如朝霜時無重至
華不再揚蘋以春暉蘭以秋芳來日苦短去日苦長
今我不樂蟋蟀在房樂以會興悲以別章豈曰無感
憂為子忘我酒既旨我肴既臧短歌有詠長夜無荒

陸士衡集卷第七

晉 吳郡陸 機著

明 新安汪士賢校

折楊柳

邈矣垂天景壯哉奮地雷豐隆豈久響華光但西隤日落似有竟時逝恒若催仰悲朗月運坐觀璇蓋廻盛門無再入衰房莫苦開人生固已短出處鮮爲諧慨慨惟昔人與此千載懷升龍悲絶處葛藟變條枚寤寐豈虛歎曾是感與摧弭意無足歡願言有餘哀

鞠歌行 雜言

朝雲升應龍攀乘風遠遊騰雲端皷鐘歇豈自歡急絃高張思和彈時希值年夙愆循已雖易人知難王陽登貢公歡罕生既没國子歎嗟千載豈虛言邈矣遠念情愾然

當置酒

置酒宴佳賓瞻眺臨飛觀絶嶺隔丈餘長岨横江半日色花上綺風光水中亂三荅既蔵四始方葱粲

倢伃怨

倢伃去辭寵淹留終不見寄情在玉階託意唯團扇春苔暗階除秋草蕪高殿昏黄履綦絶愁來空雨面

燕歌行

四時代序逝不追寒風習習落葉飛蟋蟀在堂露盈墀念君客遊苦恒悲君何緬然久不歸賤妾悠悠心無違白日既没明燈輝夜禽赴林匹鳴棲雙鳩關關宿河湄憂來感物涕不晞非君之念思爲誰別何早會何遲

悲哉行

萋萋春草生王孫猶有情差池鸎始飛夭裊桃始榮灼灼桃悅色飛飛鷰弄聲檐上雲結陰澗下風吹清幽樹雖改觀終始在初生松蔦歡蔓延樛葛欣虆縈耿然游宦子晤言來未并鼻感改朔氣心傷變節榮佗傺豈徒然澶漫絶音形風來不可託鳥去豈爲聽

梁甫吟

玉衡固已驂羲和若飛凌四運循環轉寒暑自相承冉冉年時暮迢迢天路徵招揺東北指大火西南昇悲風無絶響玄雲互相仍豐水憑川結零露彌天凝

年命特相逝慶雲鮮克乘履信多愆期思順焉足憑慷慨臨川響非此孰爲興哀吟梁甫顛慷慨獨撫膺

董逃行 董卓時童謠名

和風習習薄林柔條布葉垂陰鳴鳩拂羽相尋倉庚喈喈弄音感時悼逝傷心日月相追周旋萬里倏忽幾年人皆冉冉西遷盛時一往不還慷慨乖念悽然昔爲少年無憂常怖秉燭夜遊翩翩常征何求于今知此有由但爲老去年遒盛固有衰不疑長夜冥冥無期何不驅馳及時聊樂永日自怡賫此遺情何之

人生居世爲安豈若及時爲歡世道多故萬端憂慮紛錯交顏老行及之長歎

月重輪行

人生一時月重輪盛年安可持月重輪吉凶倚伏百年莫我與期臨川曷悲悼茲去不從肩月重輪功名不勗之善哉古人揚聲敷聞九服身名流何穆既自才難既嘉運亦易愆俛仰行老存沒將何所觀志士慷慨獨長歎獨長歎

日重光行

日重光奈何天迴薄日重光冉冉其遊如飛征日重光今我日華華之盛日重光倏忽過亦安停日重光盛往衰亦必來日重光譬如四時固恒相催日重光推命有分可嘗日重光但惆悵才志日重光身歿之後無遺名

挽歌三首

卜擇考休貞嘉命咸在茲夙駕驚徒御結轡頓重基龍幰被廣柳前驅矯輕旗殯宮何嘈嘈哀響沸中闈中闈且勿讙聽我薤露詩死生各異倫祖載當有時

舍爵兩楹位啓殯進靈轜飲餞觴莫舉出宿歸無期帷衽曠遺影棟宇與子辭周親咸奔湊友朋自遠來翼翼飛輕軒駸駸策素騏按轡遵長薄送子長夜臺呼子子不聞泣子子不知歎息重櫬側念我疇昔時三秋猶是收萬世安可思殉沒身易亡救子非所能含言言哽噎揮涕涕流離

流離親友思惆悵神不泰素驂佇轜軒玄駟鶩飛蓋哀鳴興殯宮迴遲悲野外魂輿寂無響但見冠與帶備物象平生長旌誰爲旆悲風徽行[illegible]雲[illegible]流[illegible]

振策指靈丘駕言從此逝
重阜何崔嵬玄廬竄其間旁薄立四極穹隆放蒼天
側聽陰溝涌臥觀天井懸廣宵何寥廓大暮安可晨
人往有返歲我行無歸年昔居四民宅今託萬鬼隣
昔為七尺軀今成灰與塵金玉素所佩鴻毛今不振
豐肌饗螻蟻妍姿永夷泯壽堂延魑魅虛無自相賓
螻蟻爾何怨魑魅我何親拊心痛荼毒永歎莫為陳

百年歌十首

一十時顏如蕣華曄有暉體如飄風行如飛孌彼孺

子相追隨終朝出遊薄暮歸六情逸豫心無違清酒
漿炙柰樂何清酒漿炙柰樂何
二十時膚體彩澤人理成美目淑貌灼有榮被服冠
帶麗且清光車駿馬遊都城高談雅步何盈盈清酒
漿炙柰樂何清酒漿炙柰樂何
三十時行成名立有令聞力可扛鼎志干雲食如漏
巵氣如熏辭家觀國綜典文高冠素帶煥翩紛清酒
漿炙柰樂何清酒漿炙柰樂何
四十時體力克壯志方剛跨州越郡還帝鄉出入承
明擁大璫清酒漿炙柰樂何清酒漿炙柰樂何
五十時荷旄仗節鎮邦家鼓鍾嘈囋趙女歌羅衣綷
粲金翠華言笑雅舞相經過清酒漿炙柰樂何清酒
漿炙柰樂何
六十時年亦耆艾業亦隆驂駕四牡入紫宮軒冕納
那翠雲中子孫昌盛家道豐清酒漿炙柰樂何清酒
漿炙柰樂何
七十時精爽頗損膂力愆清水明鏡不欲觀臨樂對
酒轉無歡攬形修髮獨長歎

八十時明已損目聰去耳前言往行不復紀辭官致
祿歸桑梓安居駟馬入舊里樂事告終憂事始
九十時日告耽瘁月告衰形體雖是志意非多言謬
誤心多悲子孫朝拜或問誰指景玩日慮安危感念
平生淚交揮
百歲時盈數已登肌肉單四支百節還相患目若濁
鏡口垂涎呼吸嚬蹙反側難茵褥滋味不復安

秋胡行

道雖一致塗有萬端吉凶紛藹休咎之源人鮮知命

命未易覩生亦何惜功名所歎

順東西門行

日出西門望天庭陽谷旣虛崦嵫盈感朝露悲人生
逝者若斯安得停桑樞戒蟋蟀鳴我今不樂歲聿征
迨未年莫及世平置酒高堂宴友生激朗笛彈哀箏
取樂今日盡歡情

上留田行

嗟行人之藹藹駿馬陟原風馳輕舟汎川雷邁寒往
暑來相尋零雪霏霏集宇悲風徘徊入襟歲華冉冉

方除我思纏綿未紓感時悼逝悽如

隴西行

我靜而鏡民動如烟事以形兆應以象懸豈曰無才
世鮮興賢

駕言出北闕行

駕言出北闕躑躅遵山陵長松何鬱鬱丘墓互相承
念昔徂歿子悠悠不可勝安寢重冥廬天壤莫能興
人生何所促忽如朝露凝辛苦百年間戚戚如履冰
仁知亦何補遷化有明徵求仙鮮克仙太虛不可

良會罄美服對酒宴同聲

太山吟

太山一何高迢迢造天庭峻極周已遠曾雲鬱冥冥
梁甫亦有館蒿里亦有亭幽塗延萬鬼神房集百靈
長鳴太山側慷慨激楚聲

櫂歌行

遲遲暮春日天氣柔且嘉元吉隆初巳濯穢遊黃河
龍舟浮鷁首羽旗垂藻葩乘風宣飛景逍遙戲中波
名謳激清唱榜人縱棹歌投綸沉洪川飛繳入紫霞

東武行吟

投跡短世間高步長生闕濯髮冒雲冠洗身被羽衣
飢從韓衆餐寒就佚女棲

飲酒樂

蒲萄四時芳醇瑠璃千鍾舊賓夜飲舞遲銷燭朝醒
弦促催人

陸士衡集卷第八

晉　吳郡陸　機著

明　新安汪士賢校

演連珠五十首

臣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冲后土所以播氣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要克諧之會

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是以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故明主程才以效業貞臣底力而辭豐

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乏丘園之秀因時則揚是以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蒼

臣聞世之所遺未爲非寶主之所珍不必適治是以俊乂之藪希蒙翹車之招金碧之㟧必辱鳳舉之使

臣聞祿放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非興邦之選是以三卿世及東國多衰弊之政五侯並軌西京有陵夷之運

臣聞靈輝朝覯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是以至道之行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旣洽百姓無匱於心

臣聞頓網探淵不能招龍振綱羅雲不必招鳳是以巢箕之叟不眄丘園之幣洗渭之民不發傳巖之夢

臣聞鑑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也有畔而眡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不以器是以萬邦凱樂非悅鐘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玉帛之惠

臣聞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是以都人治容不悅西施之影乘馬班如不輟太山之陰

臣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藏器在身所乏者時是以充堂之芳非幽蘭所難繞梁之音實縈絃所思

臣聞智周通塞不爲時窮才經夷險不爲世屈是以凌飈之羽不求反風曜夜之目不思倒日

臣聞忠臣率志不謀其報貞士發憤期在明賢是以柳莊黜殯非貪瓜衍之賞禽息碎首豈要先茅之田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暉是以明哲之君時有蔽壅之累俊乂之臣屢抱後時之悲

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生於絕絃是以

貞女要名於沒世烈士赴節於當年

臣聞良宰謀朝不必借威貞士衛主脩身則足是以三晉之强屈於齊堂之俎千乘之勢弱於陽門之哭

臣聞赴曲之音洪細入韻蹈節之容俯仰依詠是以言苟適事精粗可施士苟適道修短可命

臣聞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徽自遠是以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

臣聞覽影偶質不能解獨指跡慕遠無救於遲是以循虛器者非應物之具玩空言者非致治之機

臣聞鑽燧吐火以續湯谷之晷揮翮生風而繼飛廉之功是以物有微而毗著事有瑣而助洪

臣聞春風朝煦蕭艾蒙其溫秋霜宵墜芝蕙被其涼是以威以齊物為肅德以普濟為弘

臣聞性之所期貴賤同量理之所極卑高一歸是以准月稟水不能加涼晞日引火不必增輝

臣聞巧盡於器習數則貫道繫於神人亡則滅是以輪匠肆目不乏奚仲之妙瞽叟清耳而無伶倫之察

臣聞絕節高唱非凡耳所悲肆義芳訊非庸聽所善是以南荆有寡和之歌東野有不釋之辯

臣聞尋煙染芬薰息猶芳徵音錄響操終則絕何則垂於世者可繼止乎身者難結是以玄晏之風恆存動神之化已滅

臣聞託闇藏形不為巧密倚智隱情不足自匿是以重光發藻尋虛捕景大人貞觀探心昭忒

臣聞披雲看霄則天文清澄風觀水則川流平是以四族放而唐劭二臣誅而楚寧

臣聞音以比耳為美色以悅目為歡是以眾聽所傾非假北里之操萬夫婉孌非俟西子之顏故聖人隨

世以擢佐明主因時而命官

臣聞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牽乎時者非克己所勖是以利盡萬物不能叙童昏之心德表生民不能救棲遑之辱

臣聞動循定檢天有可察應無常節身或難照是以望景揆日盈數可期撫臆論心有時而謬

臣聞傾耳求音眡優聽苦澄心徇物形逸神勞是以天殊其數雖同方不能分其感理塞其通則並質不

能共其休

臣聞遯世之士非受瓠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懷春之情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愈達故[illegible]霄之節厲

臣聞聽極於音不慕鈞天之樂身足於蔭不假垂天之雲是以蒲密之黎遺時雍之世豐沛之士忘桓撥之君

臣聞飛轡西頓則離朱與矇瞍收察懸景東秀則夜光與珷玞匿耀是以才換世則俱困功偶時而並劭

臣聞示應於近遠有可察託驗於顯微或可包是以寸管不傃天地不能以氣欺尺表逆立日月不能以形逃

臣聞弦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則照是以虛己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不觀萬殊之妙

臣聞柷敔希聲以諧金石之和鼙鼓疎擊以節繁絃之契是以經治必先其通圖物恒審其會

臣聞目無常音之察耳無照景之神故在乎我者不詠之於己存乎物者不求備於人

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肆口而食屬厭則充是以王鮪登俎不假吞波之魚蘭膏停室不思銜燭之龍

臣聞衝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震風洞發則夏屋有時而傾何則牽乎動則靜凝係乎靜則動貞是以淫風大行貞女蒙冶容之誨淳化殷流盜跖挾曾史之情

臣聞達之所服貴有或遺窮之所接賤而必尋是以江漢之君悲其墜履少原之婦哭其亡簪

臣聞觸非其類雖疾不應感以其方雖微則順是以商飆漂山不興盈尺之雲谷風乘條必降彌天之潤故闇於治者唱繁而和寡審乎物者力約而功峻

臣聞烟出於火非火之和情生於性非性之適故火壯則烟微性充則情約是以殷墟有感物之悲周京無佇立之跡

臣聞適物之技俯仰異用應事之器通塞異任是以鳥棲雲而繳飛魚藏淵而網沉貴鼓密而含響朗笛疎而吐音

臣聞理之所守勢所常奪道之所閑權所必開是以生重於利故據圖無揮劍之痛義重於身故臨川有投跡之哀

臣聞圖形於影未盡纖麗之容察火於灰不覩洪赫之烈是以問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

臣聞通於變者用約而利博明其要者器淺而應玄是以天地之賾該於六位萬殊之曲窮於五絃

臣聞情見於物雖遠猶疎神藏於形雖近則密是以儀天步晷而脩短可量臨淵揆水而淺深難察

臣聞虐暑薰天不減堅氷之寒涸陰凝地無累陵火之熱是以吞縱之强不能反蹈海之志漂鹵之威不能降西山之節

臣聞理之所開力所常達數之所塞威有必窮是以烈火流金不能焚景沉寒凝海不能結風

臣聞足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累不能滛是以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勁陰殺節不凋寒木之心

七徵

玄虛子耽性沖素雍容玄泊棄時俗而弗徇甘漁釣於一壑乃有通微大夫愍皇后之失寶傷鴻誓之後聞策玄黃於榛險憑穴嵓而放言通微大夫曰奇膳玉食窮滋致豐萯蕳㩞羽族考牲毛宗俯出沉鮪仰落歸鴻剖豢胎於孕豹宰潛肝乎豢龍拾朝陽之遺卵納丹穴之飛凰神宰奇稔嘉禾之穗含滋發馨素顏玉皎灼若皓雪之頽玄雲皎若明珠之積緇質素蟣踊而瀺灂滋芬溢而相徽味雖濃而弗爽氣既惠而復奇介景福於眉壽裕溫克乎齊聖子能饗之乎通

微大夫曰豐居華殿奇搆磊落萬宇雲覆千楹林錯仰綴瑰木俯積瑛石敷延袤之廣廡矯凌霄之高閣秀清暉乎雲表騰藻蔭之奕奕珍觀清樹岳立連行雲階飛陛仰陟穹蒼聳浮柱而虬立施飛檐以龍翔回房旋室綴珠襲玉圖畫神仙延祐承福懸闥高達長廊迴屬於是登漸臺理俊音鏡玄沚望長林逐狻獸弋輕禽覽壯藝以悅觀聆和樂而怡心子能居之乎通微大夫曰金石諧而齊響塤篪協而和鳴於是才人進羽籥玄弁被藻襲俯縈領以鴻歸仰矯首而

鵠立激長歌而丹唇發鏗鏘乎柔木合清商以絕節
揮流徵而赴曲奏商荆之高歎詠易水之清角爾乃
靚蛾眉之羣麗容既都而又閑嬌纖腰以逐節頓皓
足於鼓盤舒妍暉以妖韶若陵危之未安通微大夫
曰蓋聞洙北有采唐之思淇上有送予之歎關雎以
寤寐爲戚溱洧以謔浪爲歡若夫妖嬪豔女蒐羣擢
儁移藻儀於令表茂當年之柔嫚蹇妍覿之約綽體
妙變而增閑秀紅顏其愉愉若餘䫉之可飡若夫靈
晷潛徂頹退羽觴升清琴厲因清明以宣誠流徵睇

而授愛纖手揮而鳴佩鏗華袂被則芳塵萃子其納
之乎通微大夫曰塗有殊而一致業有殊而名約各
因姿以效績期寄嚮於天人也孰與顯奇蹤於萬邦
撫六轡而高遊瞰八宇以攄眄齊清風乎諸侯言成
否泰氣作溫涼弭侵略於强暴綜墜紀乎危邦子豈
不願斯之雍容乎通微大夫曰明主應期撫民以德
配仁風於黄唐齊威靈乎宸極粟倫幸序庶績咸乂
溢流風於雍俗給天民乎齊泰是以玄靈感而表應
嘉神繁而畢覿舞唐庭之來儀鳴岐陽之鸑鷟應天
賢之休命荷神聽之介福然聖主達持盈之寶術將
經國之在賢各畢榮於分局期贊化於大鈞吾子豈
不欲縻好爵於天宇顯列業乎帝臣歟玄虛子作而
言曰甚哉鄙人之惑也循窮繩自逸於井幹憑河溢
本於黄川欽至論敷敝衽謹聞命於王孫

陸士衡集卷第八

陸士衡集卷第九

晉 吳郡陸 機著

明 新安汪士賢校

漢高祖功臣頌

相國酇文終侯沛蕭何相國平陽懿侯沛曹參太子少傅留文成侯韓張良丞相曲逆獻侯陽武陳平楚王淮陰韓信梁王昌邑彭越淮南王六縣布趙景王大梁張耳韓王韓信燕王豐盧綰長沙文王吳芮荊王沛劉賈太傅安國懿侯王陵左丞相絳武侯沛周勃

相國舞陽侯沛樊噲右丞相曲周景侯高陽酈商太僕汝陰文侯沛夏侯嬰丞相潁陰懿侯睢陽灌嬰代丞相陽陵景侯魏傅寬車騎將軍信武肅侯靳歙大行廣野君高陽酈食其中郎建信侯齊劉敬大中大夫楚陸賈太子太傅稷嗣君薛叔孫通魏無知護軍中尉隨何新成三老董公轅生將軍紀信御史大夫沛周苛平國君侯公右三十一人與定天下安社稷者也

頌曰茫茫宇宙上墋下黷波振四海塵飛五岳九服徘徊三靈改卜赫矣高祖肇載天祿沉跡中鄉飛名帝錄慶雲應輝皇階授木龍興泗濱虎嘯豐谷形雲晝聚素靈夜哭金精仍頹朱光以渥萬邦宅心駿民效足堂堂蕭公王跡是因綢繆叡后無競惟人外濟六師内撫三秦拔奇夷難邁德振民體國垂制上穆下親名蓋羣后是謂宗臣平陽樂道在變則通爰淵爰嘿有此武功長驅河朔電擊壤東協策淮陰亞跡蕭公文成作師通幽洞冥永言配命因心則靈窮神觀化望影揣情鬼無隱謀物無遁形武關是闢鴻門

是寧隨難[illegible]陽卽謀下邑銷印惎廢推齊勸立運籌固陵定策東襲三王從風五侯允集霸楚實喪皇漢凱入怡顏高覽弭翼鳳戢託跡黃老辭世却粒曲逆宏達好謀能深游精杳漠神跡是尋重玄匪奥九地匪沉伐謀先兆擒響于音奇謀六奮嘉慮四迴規主于足離項于懷俗人乃謝楚翼寔是推韓王窘執胡馬洞開迎文以謀哭高以哀灼灼淮陰靈武冠世策出無方思入神契奮臂雲興騰跡虎噬凌險必夷推堅則脆肇謀漢濱還定渭表京索既扼引師北討濟河

夷魏登山滅趙威亮火烈勢踰風掃拾代如遺偃齊猶草二州肅清四邦咸舉乃眷北燕遂表東海克滅龍且爰取其旅劉項懸命人謀是與念功惟德辭通絕楚彭越覲時喪跡匿光民具爾瞻翼爾鷹揚威凌楚域質委漢王靖難河濟即宮舊梁烈烈黥布耽耽其眄名冠強楚鋒猶駭電覩幾蟬蛻悟主革面肇彼梟風翻爲我扇天命方輯王在東夏矯矯三雄至于垓下元凶既夷寵祿來假保大全祚非德孰可謀之不臧舍福取禍張耳之賢有聲梁魏士也罔極自貽

伊媿俯思舊恩仰察五緯脫跡違難披榛來洎改策西秦報辱北冀悴葉更耀枯條以肆王信韓孽宅土開疆我圖爾才越遷晉陽盧綰自微婉娈我皇跨功踰德祚爾煇章人之貪禍寧爲亂亡吳芮之王祚由梅鋗功微勢弱世戰忠賢肅肅荆王董我三軍我圖四方殷薦其勛庸親作勞舊楚是分往踐厥宇大啟淮濆安國違親悠悠我思依依哲母既明且慈引身伏劍永言固之淑人君子寔邦之基義形於色憤發於辭主亡與亡未命是期絳侯質木多略寡言曾是

忠勇惟帝攸歎雲驚靈丘景逸上蘭平代禽豨奄有燕韓寧亂以武斃呂以權滌穢紫宮徵帝太原實惟太尉劉宗以安挾功震主自古所難勳耀上代身終下藩舞陽道迎延帝幽藪宣力王室匪惟厥武總干鴻門披闥帝宇聳顏誚項掩淚寤主曲周之進于其哲兄俾率爾徒從王于征振威龍蛻攜武庸城六師寔因克荼禽[illegible]狗敷汝陰綽綽有裕戎軒肇跡荷策來附馬煩轡殆不釋擁樹皇儲時乂平城有謀潁陰銳敏屢爲軍鋒奮戈東城禽項定功乘風藉響高步

長江收吳引淮光啟于東陽陵之勛元帥是承信武薄伐揚節江陵夷王殄國俾亂作懲恢恢廣野誕節令圖進謁嘉謀退守名都東規白馬北距飛狐即倉敖庾據險三塗輶軒東踐漢風載徂身死于齊非說之辜我皇寔念言祚爾孫建信委輅被褐獻寶指明周漢銓時論道移帝伊洛定都酆鎬柔遠鎮邇寔敬攸考抑抑陸生知言之貫往制勁越來訪皇漢附會平勑夷凶翦亂所謂伊人邦家之彥百王之極舊章靡存漢[illegible]雖朗朝儀則昏稷嗣制禮下肅上尊穆穆

帝典煥其盈門風聯三代憲流後昆無知斁斂獨昭
奇跡祭倅蕭相覌同師錫隨何辯達因資於敵紆漢
被楚維生之績皤皤董叟謀我平陰三軍縞素天下
歸心表生秀朗沉心善照漢沛南振楚威自撓大略
淵回元功響效邈哉維人何識之妙紀信誑項軺軒
是乘攝齊赴節用死孰懲身與烟消名與風興周苛
慷慨心若懷氷形可以暴志不可淩貞軌偕沒亮跡
雙升帝疇爾庸後嗣是膺天地雖順王心有違懷親
望楚永言長悲侯公伏軾皇媼來歸是謂平國寵命

有輝震風過物清濁效響大人于興利在攸往弘海
者川崇山惟壤韶濩錯音袞龍比象明明衆哲同濟
天綱劍宣其利鑒戲其朗文武四充漢祚克廣悠悠
遐風千載是仰

丞相箴

夫導民在簡爲政以仁仁實生愛簡亦易遵罔疏下
睦禁密巧繁深文碎教伊何能存故人不可以不審
任不可以不忠捨賢昵讒則喪爾邦且偏見則昧専
聽悔疑耳目之用亦各有期夫豈不察而帷牆隔之

矜己任智是蔽是欺德無遠而不復惡何適而不追
存亡日鑒成敗代陳人咸知鏡其貌而莫能照其身

孔子贊

孔子叡聖配天弘道風扇玄流思探神寶明發懷周
興言誤老靈魄有行言觀蒼昊清歌先誠丹書有造

王子喬贊

遺形靈岳顧景忘歸乘雲倏忽飄颻紫微

至洛與成都王牋

王室多故禍難荐有羊玄之乘寵凶豎專記朝政姦

臣賊子是爲比周皇甫商同惡相求共爲亂階至令
天子飄颻甚於贅旒伏惟明公匡濟之舉義命方宣
元戎既啓風威電赫機以鴑暗文武寡施猥蒙横授
委任外梱輙承嚴教董率諸軍唯力是視

謝平原内史表一首

陪臣陸機言今月九日魏郡太守遺兼丞張含齎板
詔書印綬假臣爲平原内史拜受祇竦莫知所裁臣
機頓首死罪死罪臣本吳人出自敵國世無先臣官
力之效才非丘園耿介之秀皇澤廣被惠濟無遠擢

自羣萃果蒙榮造入朝九載歷官有六身登三閣官
成兩宮服冕乘軒仰齒貴遊振景拔迹顧邈同列施
重山岳義足灰沒遭國顛沛無節可紀雖蒙曠蕩臣
獨何顏俛首頓膝憂媿若厲而横爲故齊王冏所見
枉陷誣臣與衆人共作禪文幽執囹圄當爲誅始臣
之微誠不負天地倉卒之際慮有逼迫乃與弟雲及
散騎侍郎袁瑜中書侍郎馮熊尚書右丞崔基廷尉
正顧榮汝陰太守曹武思所以獲免陰蒙避回崎嶇
自列片言隻字不關其間事蹤筆跡皆可推校而一

朝翻然更以爲罪蕞爾之生尚不足恡區區本懷實
有可悲畏逼天威即罪惟謹鉗口結舌不敢上訴所
天莫大之釁日經聖聽肝血之誠終不一聞所以臨
難慷慨而不能不恨恨者唯此而已重蒙陛下愷悌
之宥回霜收電使不隕越復得扶老携幼生出獄戶
懷金拖紫退就散輩感恩惟咎五情震悼跼天蹐地
若無所容不悟日月之明遂垂曲照雲雨之澤播及
朽瘁忘臣弱才身無足采哀臣零落罪有可察苟削
丹書得夷平民則塵洗天波謗絕衆口臣之始望尚
未至是猥辱大命顯授符虎使春枯之條更與秋蘭
垂芳陸沉之羽復與翔鴻撫翼雖安國免徒起紆青
組張敞亡命坐致朱軒方臣所荷未足爲泰豈臣墨
垢所宜忝竊非臣毀宗夷族所能上報喜懼參
并悲慙哽結拘守常憲當便道之官不得束身奔走
稽顙城闕瞻係天衢馳心輦轂臣不勝屏營延仰謹
拜表以聞

弔魏武帝文一首 并序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游乎秘閣而見魏

武帝遺令愾然歎息傷懷者久之客曰夫始終者萬
物之大歸死生者性命之區域是以臨喪殯而後悲
覩陳根而絕哭今乃傷心百年之際興哀無情之地
意者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機答之
曰日蝕由乎交分山崩起於朽壤亦云數而已矣然
百姓怪焉者豈不以資高明之質而不免卑濁之累
居常安之勢而終嬰傾離之患故夫以迴天倒日之
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
之下已而格乎上下者藏於區區之木光于四表者

翳乎蕞爾之士雄心摧於弱情壯圖終於哀志長筭
屈於短日遠跡頓於促路嗚呼豈特瞽史之異闕景
黔黎之怪頹岸乎觀其所以顧命冢嗣貽謀四子經
國之略既遠隆家之訓亦弘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
也至於小忿怒大過失不當效也善乎達人之讜言
矣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傷
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同乎盡者無餘而
得乎亡者無存然而婉孌房闥之內綢繆家人之務
則幾乎密與又曰吾婕妤妓人皆著銅雀臺於臺堂

上施八尺牀繐帳朝晡上脯糒之屬月朝十五日輒
向帳作妓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又云
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不學作履組賣也
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為一藏不
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既而竟分焉亡者可以勿求存
者可以勿違求與違不其兩傷乎悲夫愛有大而必
失惡有甚而必得智慧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
愛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焉若乃繫情累於
外物留曲念於閨房亦賢俊之所宜廢乎於是遂憤

懣而獻弔云爾

接皇漢之末緒值王塗之多違佇重淵以育鱗撫慶
雲而遐飛運禮道以載德乘靈風而扇威摧羣雄而
電擊舉勍敵其如遺指八極以遠略必翦焉而後綏
釐三才之闕典啓天地之禁闥舉修綱之絕紀紐大
音之解徽掃雲物以貞觀要萬塗而來歸丕大德以
宏覆援日月而齊暉濟元功於九有固舉世之所推
彼人事之大造夫何往而不臻將覆簣於浚谷擠為
山乎九天苟理窮而性盡豈長筭之所研悟臨川之

有悲固梁木其必顛當建安之三八實大命之所艱
雖光昭於曩載將稅駕於此年惟降神之綿邈眇千
載而遠期信斯武之未受膺靈符而在茲雖龍飛於
文昌非王心之所怡憤西夏以鞠旅泝秦川而舉旗
踰鎬京而不豫臨渭濱而有疑冀翌日之云瘳彌四
旬而成災詠歸塗以反旆登崤澠而揭來次洛汭而
大漸指六軍曰念哉伊君王之赫奕寔終古之所
咸先天而盔世力蓋海而拔山厄奚險而弗濟敵何
强而不殘每因禍以提福亦踐危而必安迄在茲而

蒙昧慮噤閉而無端委軀命以待難痛没世而未言
撫四子以深念循膚體而積歎追營魄之未離假餘
息乎音翰執姬女以嚬瘁指季豹而灌焉氣衝襟以
嗚咽哮垂睫而汍瀾違率土以靜寐戢彌天乎一棺
咨宏度之峻邈壯大業之允昌思居終而恤始命臨
没而肇揚援貞吝以惎悔雖在我而不臧惜內顧之
纒緜恨末命之微詳紆廣念於履組塵清慮於餘香
結遺情於婉孌何命促而意長陳法服於帷座陪窈
窕於玉房宜備物於虛器發哀音於舊倡矯戚容以

迣飾掩零淚而薦觴物無微而不存體無惠而不亡
庶聖靈之響像想幽神之復光苟形聲之翳没雖音
景其必藏徽清絃而獨奏進脯糒而誰嘗悼繐帳之
冥漠怨西陵之茫茫登雀臺而羣悲眝美目其何望
既晞古以遺累信簡禮而薄葬彼裘紱於何有貽塵
謗於後王嗟大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覽遺籍以
慷慨獻茲文而悽傷

弔蔡邕文

彼洪川之方割豈一簣之所堙故尼父之惠訓智必
愚而後賢諒知道之已刻曷信道之未堅忽甯子之
保己效眞叔之違天冀澄河之遠日忘朝露之短年

吳大帝誄

我皇明明固天寔生體和二合以察三精濯暉育慶
懷祥載榮率性而和因心則靈厥靈伊何克聖克仁
茂對四象克配乾坤齊明日月考詳鬼神誕自幼沖
叡哲宿照甄化無形探賾絕曜巍巍聖姿文武既俊
有覺德徽兆民欣順將熙景命經營九圍登跡岱宗
班瑞舊圻上玄匪惠早零聖暉神廬既考史臣獻貞

龍輴啓殯霽載紫庭辰旒飛旐凶旗舉銘崇華熠爍
翠蓋紫纓千乘結駟萬騎重營肅鼓振響和鑾流聲
動軫閶闔承明顯步萬官幽驅百靈隨化太素
郎官杳冥億兆同慕泣血如零

愍懷太子誄

明明皇子成命既駿保乂皇家載生淑徽茂德克廣
仁姿朗儁當充無疆光紹有晉如何不弔暴離各艱
曾是遘愍匪降自天肇傾運祚遂喪華年嗚呼哀哉
沉雲既祛日月增暉靈寵可贈寃魂難追舊物東友

靈柩西歸傷我惠后寂焉翳滅銜哀駿奔凶服就列
追慕徽塵輿言斷絕敢誄遺風庶存芳烈其辭曰[illegible]
巍巍皇基奕奕紫微有命既集天祿求綏篤生太子
纂德承茂平紹大烈時惟洪胄奇穎發翹清藻在秀
誕自幼蒙逮事武皇展矣太子播此瓊芳允矣聖祖
無言不臧婉孌乘輿名裕德昌龍集庚戌日月改度
赫赫明明我皇登祚厥登伊何皇統是尚華綏重采
翠蓋垂葩鸞旗阿那王衡吐和聿來在宮體亮而誠
肅雍皇極思媚紫庭亦既涉學遵師盛道何年之妙

而察之早讜言必復乖義則考惟天有命太子膺之
惟皇有慶太子承之當究遐年登茲胡耇緝熙有晋
克構帝宇如何晨兆穢我朝聽仰索皇家惟臣明聖
惴惴太子終溫且敬銜辭即罪掩淚祇命顯加放流
潛肆鴆毒藹矣太子乃離斯酷謂天蓋高訴哀靡告
鞠躬引分顧景摧剝嗚呼哀哉凡民之喪有戚有姻
太子之歿傍無昵親踴踏嚴宮絕命禁闈幽柩偏寄
孤魂曷歸嗚呼太子生冤歿悲匹夫有怨尚或殞霜
矧乃太子萬邦攸望普天扼[illegible]率土懷傷精感六沴
咎徵紫房爰茲元輔啓我今圖王赫斯怒天誅靡遁
攙搶叱掃元凶服辜仁詔引咎哀策東徂先復寵祚
紹建藐孤於時暉服粲焉畢陳庭旅舊物堂有故臣
孰云太子不見其人嗚呼哀哉既濟洛川靈旆左迴
三軍悽裂都邑如隤慨矣痛歎念我慇懷

吳貞獻處士陸君誄

我聞有命天祿有秩如斯古人而有斯疾兄弟之恩
離形合氣矧我與君年相亞逮綢繆之遊自矇及朗
孩不貳音抱或同襁撫髫並育携手相長行焉比跡

誦必共響厥君偕老靈根克固附翼雲霄雙飛天路
人皆年長君獨短祚穀則同朝遊矣先暮

吳丞相江陵侯陸公誄

根條伊何苗黃裔舜長發有祥貽我作亂劉王負險
冦我西隣公侯赫怒干戈啓陳金鉞鏡日雲旗降文
元玉隕難鯨鯢墜鱗戎漠時殪方域清塵

吳大司馬陸公誄

我公承軌高風肅邁明德繼體徽音奕世昭德伊何
克俊克仁德周能事體合機神禮交徒候敬坐白屋

踧踖由躬吐食揮沐爰及鰥寡賑此惸獨孚厥惠心
貺騭分祿乃命我公誕作元輔位表百辟名茂[illegible]
因是荆人造我寧宇備物典策主冠及斧龍旂飛藻
靈鼓樹羽質文殊塗百異行徹人玩其華鮮識其實
於穆我公因心則哲經綸至道終始自結德與行滿
美與言溢

吳大司馬陸公少女哀辭

冉冉晞陽不遂其茂曄曄芳華彫芳落秀邈堂涉室
髣髴曲想人皆有聲爾獨無響

晉劉處士參妻王氏夫人誄

猗猗嘉穎朝陽方翹烈風嚴霜殞此秀條璇璣倏忽
四序競征清商激宇蟋蟀吟櫺

陸士衡文集卷第十

晉 吳郡陸 機著
明 新安汪士賢校

大田議

臣聞隆名之主不改法而下治陵夷之世不易術而
民息夫商人逸而利厚農人勞而報薄道農以利則
耕夫勤節商以法則游子歸

辨亡論上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内皇綱弛
紊王室遂卑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
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
昪震盪兵交則醜虜授馘遂掃清宗祊蒸禋皇祖于
時雲興之將帶州飈起之師跨邑哮闞之羣風驅熊
羆之衆霧集雖兵以義合同盟戮力然皆苞藏禍心
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如
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
發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
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飭法

脩師則威德翕赫賓禮名賢而張昭爲之雄交御豪
俊而周瑜爲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
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江東蓋多
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干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以
乎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既
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用集我大皇帝以
奇蹤襲於逸軌叡心因於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
稽乎遺風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
謀善斷束帛旅於丘園旌命交於塗巷故豪彥尋聲

而響臻志士希光而景騖異人輻輳猛士如林於是
張昭爲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疇入爲腹心出
作股肱甘寧淩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
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
瑾張承步騭以名聲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
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諷議
舉正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
達以機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強
諫以補過謀無遺諝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

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
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楫萬計龍躍順流
銳騎千旅虎步原隰謨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
江滸之志一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
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跡遠遁漢王亦憑帝王之號
帥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圖收
湘西之地而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
絕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蓬籠之戰孑輪
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衄財匱而吳莞然

坐乘其弊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鼎峙而
立西屠庸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涘東包百越之地南
括羣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
帝拱揖羣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長棘勁鎩望飈而
奮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於下化協殊裔風衍遐
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明
珠瑋寶耀於內府珍瑰重跡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輶
軒騁於南荒衝輣息於朔野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
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大皇既沒幼主蒞朝姦回

肆虐景皇聿與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
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
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而施績范慎以
威重顯丁奉離斐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爲公卿
樓玄賀邵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存爰及末
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志皇家有土崩之
釁曆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卒散于陣民奔于
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工輸雲
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

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
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
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
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

辨亡論下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
而奄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劉
公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夫吳桓王基之
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叡達懿度弘遠矣其求賢

如不及恤民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
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
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偪執鞭鞠躬以重
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宮菲食以豐
功臣之賞披懷虛已以納謨士之算故魯肅一面而
自託士燮蒙險而致命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
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
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跼蹐以伺子
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登壇慷慨歸魯子

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謨志
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故百官
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
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如也爰及中
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闕粗修雖醲化懿綱未齒
乎上代抑其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爲政矣地方幾
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兵練其器利其財豐東
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
家之利未巨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御

人御之有術敦率遺典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或曰吳蜀脣齒之國蜀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天子總群議而諮之大司馬陸公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

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則荆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逮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强寇重資幣以誘羣蠻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懸旍江介築壘遵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案甲養威反虜踠跡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强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陸公沒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矣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爲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玄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捨其參者也夫四州之萌

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是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己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沖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五等諸侯論

夫體國經野先王所慎創制垂基思隆後業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並建五長所以弘其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疏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盤石之固宗庶雜居以定維城之業又有以見綏世之長

御識人情之大方知其為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於悅下為己在乎利人故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己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利博則恩篤樂遠則憂深故諸侯享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矣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九服之民知有定主上之子愛于是乎生下之體信於是乎結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禦暴故強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士無所寄霸王之志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主尊賴群后之圖身譬猶衆目營方則天網自昶四體辭難而心膂獲乂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夫盛衰隆殺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愿法期於必涼明道有時而闇故世及之制敝於強禦厚下之典漏於末折侵弱之釁遘自三季陵夷之禍終于七雄昔者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旦目涉商人之戒文質相濟損益有物故五等之禮不革于時封畛之制有隆焉爾者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算乎固知百世

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敝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具也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其翼戴及承微積敝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事勢使之然歟降及亡秦棄道任術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其害雖速亡趣亂不必一道顛沛之釁實由孤立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萬國之大

德知陵夷之可患闇士朋之爲痛也周之不競有自
來矣國之令主十有餘世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一
朝振衿遠國先叛故强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其
觀鼎之志豈劉項之能闚闞勝廣之敢號澤哉借使
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共弊覆滅之禍豈在
曩日漢矯秦枉大啓侯王境土踰溢不遵舊典故賈
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
其士民之力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
綱七子衝其漏網皇祖夷於黥徒西京病於東帝是

葢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然呂氏之難朝士外
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
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是以五侯
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光武中興纂
隆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僅及數
世姦軌充斥卒有强臣專朝則天下風靡[illegible]夫縱橫
則城池自夷豈不危哉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
七臣干位者三子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征
鼙震於閫宇鋒鏑流乎絳闕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

天下晏然以治待亂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
晉鄭豈若二漢階闥暫擾而四海已沸孽臣朝入而
九服夕亂哉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
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
故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蓋遠績屈
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爾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讎之
手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
謀王室然上非與主下皆市人師旅無先定之班君
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弑之禍民望

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
昏主暴君有時比跡故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守皆
以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爲治
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連屬咸述其職而淫昏
之君無所容過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
苟或衰陵百度自悖鬻官之吏以貨準才則貪殘之
萌皆如羣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
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爲己思治郡縣之長爲利圖
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修己安民良

士之所希及夫進取之情謐而安民之譽遲是故侵
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
所夙夜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
然知國為己土衆皆我民民安己受其利國傷家嬰
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搆為上無苟且
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使其並賢居治則功有厚薄
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然則探八代之制幾可以一
理貫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

晉平西將軍孝侯周處碑

君諱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也氏胄曩興煥乎墳典
華宗往茂鬱其簡書啓三十之洪基源流定鼎運八
百之遠祚枝葉封桐軒蕃列於漢庭蟬冕播於陽羨
二南之價傳不朽而紛敷大護之音聲無徵而必顯
山高海濶其在斯焉祖賓少折節早亡吳初召諸議
參軍舉郡上計轉為州辟從事別駕步兵校尉光祿
大夫廣平太守父魴少好學舉孝廉吳寧國長奮威
長史懷安錢塘縣侯卅陽西部屬國都[illegible]節校尉
拜裨將軍三郡都督太中大夫臨川豫章鄱陽太[illegible]

守故散騎常侍新平廣漢二郡太守封關內侯爵綴
揚名臺閣標著風化之美奏課為能亭亭孤秀灼灼
橫劭狗高位於生前思垂名於身後遂以罕言不違
應期出輔洋洋之風俯冠來葉巍巍之盛仰繼前賢
君乃早孤不弘禮制年未弱冠膂力絕於天下妙氣
挺於人間騎獵無疇時英式慕縱情寡偶俗弊不忻
鄉曲誣其害名改節播其聲譽遂來吳事余厥弟譏
然受誨向道朝聞方勵志而淫詩書便好學而尋子
史文章綺合藻思羅開吳朝州縣交辟太子洗馬東

觀左丞中書右丞五官郎中左右國史靖恭夙夜恪
居官次遷大尚書僕射東觀令太常卿無難督斥熙
庶績朝廷謚寧使持節大都督塗中京下諸軍事封
章浦廷侯國猶多士君實得賢汪洋廷闕之傍昂藏
寮寀之上射獸功猶見顯刺蛟名乃遠揚忠列道自
克修義節情還永布琳瑯梓杞珪璧棟梁君著默語
三十篇及風土記并撰吳書於是吳平入晉王渾登
建業宮釃酒既酣乃謂君曰諸人亡國之餘得無戚
乎君對曰漢末分崩三方鼎立魏滅於前吳亡於後

亡國之戚豈惟一人渾乃大慙任晉稍遷總統初入
拜諮議郎除討虜護軍新平太守撫和戎狄叛羌歸
附雍士美之轉爲廣漢太守郡多滯訟有經三十年
不決者處以評其枉直一朝決遣以母年老罷歸尋
除楚內史未之官徵散騎常侍處曰古人辭大不辭
小乃先之楚而郡旣經喪亂新舊雜居風俗未一處
敦以教義又檢尸無主及白骨在野收而葬之然以
就徵遠近稱嘆及居近侍多所規諷遷御史中丞正
繩直筆凡所糾劾不避寵戚梁王彤違法處深文案

之及吳人齊萬年反朝臣惡其強直皆曰處吳之名
將子也忠烈果毅廉僚振肅英情天逸遠性霞騫陝
北留宗遂有二天之詠荊南虎猶標十部之書尋
轉散騎常侍輕車將軍廻輪出於新年士女揮淚褰
帷望於廣漢雜犬靡喧振茲威略宣其惠和晉京遥
仰部從迎欽是時互賊作逆有衆七萬屯於梁山朝
廷推賢以君才兼文武詔授建威將軍以五千兵奉
辭西討忠槩盡節不顧身命乃賦詩曰去去世事已
策馬觀西戎藜藿甘粱黍期之克令終言畢而戰自

旦及暮斬首萬級絃絕矢盡番系不救左右勸退處
按劍怒曰此是吾効節授命之日何以退爲大臣以
身狥國不亦可乎韓信背水之軍未遑得喻工輸縈
帶之勢早擬連蹤莫不榛山架壑襁負來歸戎士杵
其封壇農人展其耕織秋風才起追戰虜於靁霆春
水方生揮鋪同於雲雨立功立事名將名臣者乎元
康九年回灰增加奄捐館舍春秋六十有二天子以
大臣之葬師傅之禮親臨殯壞建武元年冬十一月
甲子追贈平西將軍封清流亭侯謚曰孝禮也賜錢

百萬葬地一頃京城地五十畝爲第又賜王家田五
頃詔曰處母年老加以逆旅遠人朕每憫念給其醫
藥酒米賜以終年以太興二年歲在己卯正月十日
葬於義興舊原南瞻荊岳崇峻極之巍峩北聯蛟川
濬清流之澄澈娶同郡盛氏有四子靖玘札碩並皆
志性純孝過禮喪親墳前之樹柒淚先枯庭際之禽
聞悲乃下遂作銘曰

周南著美岐山表靈葉繁漢室枝茂晉庭皎皎夫子
奇特播名幼有異行世存風烈早馳問望晚懷耿節

頗尚豪雄昇名禁闥捨爵策勳允歸明哲輝赫大晉
封豕多故式揚廟略克清天步海濱旣折江淮並泝
漢水作藩條章斯布俗歌揆日人誦何暮忠貞作相
追蹤絳侯將亭嘉茂遠掩芳猷潜光晹旬返旆吳丘
舊闕雖入鄉路冥浮鑴茲幽石萬代千秋

陸士衡集卷第十終

陸雲傳

唐太宗御撰

陸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性清正有才理少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號曰二陸幼時吳尚書廣陵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後舉雲賢良時年十六吳平入洛機初詣張華華問雲何在機曰雲有笑疾未敢自見俄而雲至華爲人多姿制又好帛繩纏鬚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已先是嘗著縗絰上船於水中顧見其影因大笑落水人救獲免雲與荀隱素未相識嘗會華坐華曰今日相

遇可勿爲常談雲因抗手曰雲間陸士龍隱曰日下荀鳴鶴鳴鶴隱字也雲又曰旣開靑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隱曰本謂是雲龍騤騤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弓強是以發遲華撫手大笑刺史周浚召爲從事謂人曰陸士龍當今之顏子也俄而公府掾爲太子舍人出補浚儀令縣居都會之要名爲難理雲到官肅然下不能欺市無二價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旣而

衆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
與語憚近縣故遠相要候於是一縣稱其神明郡守
害其能屢譴責之雲乃去官百姓追思之圖畫形象
配食縣社尋拜吳王晏郎中令晏於西園大營第室
雲上書曰云云時晏信任部將使覆察諸官錢帛雲又
陳曰云云雲愛才好士多所貢達移書太常府薦同郡
張贍曰云云入爲尚書郎侍御史太子中舍人中書侍
郎成都王穎表爲清河內史穎將討齊王冏以雲爲
前鋒都督會冏誅轉大將軍右司馬穎晚節政衰雲

屢以正言忤旨孟玖欲用其父爲邯鄲令左長史盧
志等並阿意從之而雲固執不許曰此縣皆公府掾
資豈有黃門父居之邪玖深忿怨張昌爲亂穎上雲
爲使持節大都督前鋒將軍以討昌會伐長沙王乃
止機之敗也并收雲穎官屬江統蔡克棗嵩等上疏
曰統等聞人主聖明臣下盡規苟有所懷不敢不獻
昨聞教以陸機後失軍期師徒敗績以法加刑莫不
謂當誠足以肅齊三軍威示遠近所謂一人受戮天
下知誡者也且聞重教以機圖爲反逆應加族誅未

知本末者莫不疑惑夫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
市與衆棄之惟刑之恤古人所慎今明公與舉義兵
以除國難四海同心雲合響應罪人之命懸於漏刻
泰平之期不旦則夕矣機兄弟並蒙拔擢俱受重任
不當背罔極之恩而何吾亡之冠去泰山之安而赴
累卵之危也直以機計慮淺近不能董攝群帥致果
殺敵進退之間事有疑似故令聖鑒未察其實耳刑
誅事大言機有反逆之徵宜令王粹牽秀檢校其事
令事驗顯然暴之萬姓然後加雲等之誅未足爲晚

今此舉措實爲大重得則足令天下情服失則必使
四方心離不可不令審諦不可不令詳慎統等區區
非爲陸雲請一身之命實慮此舉有得失之機敢竭
愚戇以備誹謗穎不納統等重請穎遲迴者三日盧
志又曰昔趙王殺中護軍趙浚赦其子驤驤詣明公
而擊趙即前事也蔡克入至穎前叩頭流血曰雲爲
孟玖所怨遠近莫不聞今果見殺罪無彰驗將令群
心疑惑竊爲明公惜之僚屬隨克入者數十人流涕
固請穎惻然有宥雲色孟玖扶穎入催令殺雲時年

四十二有二女無男門生故吏迎喪葬清河修墓立碑四時祠祭所著文章三百四十九篇又撰新書十篇並行於世初雲嘗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望草中有火光於是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見一年少美風姿共談老子辭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許里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中無人所雲意始悟却尋昨宿處乃王弼冢雲本無玄學自此談老殊進雲弟耽爲平東祭酒亦有清譽與雲同遇害大將軍參軍孫惠與淮南內史朱誕書曰不意三陸相攜闇朝

一旦湮滅道業淪喪痛酷之深荼毒難言國喪儁望悲豈一人其爲州里所痛悼如此後東海王越討穎移檄天下亦以機雲兄弟枉害罪狀穎云

陸士龍文集目錄

卷一

賦箴

逸民賦

逸民箴

歲暮賦

愁霖賦

喜霽賦

登臺賦

南征賦

寒蟬賦

卷二

詩

四言失題 前八章 後六章

征西大將軍京陵王公會射堂皇太子見命

作此詩

大將軍宴會被命作此詩

太尉王公以九錫命大將軍讓公將還京邑

祖餞賦此詩

大安二年夏四月大將軍出祖王羊二公於城南堂皇被命作此詩

贈顧驃騎後二首

從事中郎張彥明爲中護軍

贈汲郡太守

卷三

詩

兄平原贈

答

贈鄭曼季往返八首

鄭答

陸贈

鄭答

陸贈

鄭答

陸贈

鄭答

贈顧尚書

贈顧彥先

答顧秀才

答大將軍祭酒顧令文

答吳王　顧處微

贈郝陽府君張仲膺

孫顯世贈

答

失題二首

卷四

詩

答兄平原二首

爲顧彥先贈婦四首

答張士然一首

芙蕖

嘯

卷五

吳故丞相陸公誄

晉故散騎常侍陸府君誄
晉故豫章内史夏府君誄
卷六
頌
登遐頌
盛德頌
祖考頌
張二侯頌
榮啓期讚

嘲褚常侍
牛責季友
卷七
騷
九愍
修身
涉江
悲郢
行吟
紆思
考志
感逝
征
卷八
與平原書
卷九
啓
國啓西國第表啓

西園第既成有司啓
王即位未見賓客羣臣又未講啓
與爲比出啓
言事者啓使部曲將司馬給事覆校諸官財
用出入啓
國人兵多不法啓
卷十
書集
與朱光祿書

與張光祿書
與嚴死陵書
嚴死陵答
與戴季甫書 七首
與楊彥明書 七首
與陸典書書 七首
附車茂安書
答車茂安書
車茂安又答書

弔陳永長書 五首
弔陳伯華書 二首
移書太常府薦張贍

陸士龍文集目錄終

陸士龍文集卷第一

晉 吳郡陸雲著
明新安汪士賢校

賦箴

○逸民賦并序

富與貴人之所欲也而古之逸民或輕天下細萬物而欲專一丘之歡擅一壑之美豈不以身勝於宇宙而恬貴於紛華者哉故天地不易其樂萬物不干其心然後可以妙有生之極享無疆之休也乃為賦云

世有逸民兮栖遲[illegible]於一丘委天刑之外心兮淡浩然其何求陋此世之險隘兮又安足以盤遊杖短策而遂往兮乃枕石而漱流載營抱魄懷元執一傲物思寧妙世自逸靜芬響於永言滅絕景於無質相荒土而卜居度山河而考室曾丘翳莽兮谷重深蔓木振穎葛藟垂陰潛魚泳沚嚶鳥來吟仍疏圃於芝薄兮即蘭堂於芳林靡炎飈以赴節兮揮天籟而興音假樂器於神造兮詠幽人於鳴琴挹迴源於別沼兮食秋菊於高岑蒙玉泉以濯髮兮臨濬谷而投簪寂

然尸居儼焉山立遵渚龍見在林鳳戢遁綿邈以
心望菟巖而凱入明發悟歌有懷在昔賔濮水之清
淵兮儀磻溪之一壑妻萬物之諠譁兮聊漁釣於此
澤爾乃薄言容與式宴盤桓朝挹芳露夕玩幽蘭耿
區外而放志兮眷天路而怡顏望靈嶽之清景兮想
佳人於雲端悲滄浪之濁波兮詠芳池之清瀾鄙終
南之辱節兮蹤伯陽之考槃聆清霄以寄傲兮泝凌
風而頻歎玄微哉晏何思何欲漂若行雲之浮泊若
窮林之木谷有得之必喪兮罟居寵之名辱彼貪夫

之死權兮固遺生以要祿竦戩兢而履冰兮秪爾懷
以臨谷亮據鼎之無慄兮在顛沛其必渥是故夫形
現者徽咎體壯者爲犧雖明文而龍藻兮終俛首而
受羈立修名於禍始兮登全生於戾階資朝華之促
節兮抱千載之長懷擠考終於遠期兮韻靈根而自
摧殉有喪之假樂方無身其孰哀美達人之玄覽兮
遯藏器於無爲物有自遺道無不可萬殊有同齊物
無寡並家於國等朝于野柴在此而貴身兮神居形
而忘我欽妙古之達言兮信懷莊而悅賈僧既明於

天爵兮何[illegible]於人禍陋國風之皇恤同明哲於大雅
亂曰乘白駒兮皎皎遊空谷兮翯翯尋峻路兮崢嶸
臨芳水兮悠悠喬槃丘園兮暇豫翳翠葉兮重蓋曠洪
崖兮清煇紛容與兮雲際欲凌霄兮從之恨穹天兮
未泰詠歡友兮清唱和爾音兮此世

逸民箴

余昔爲逸民賦大將軍掾何道彥大府之俊才也作
反逸民賦盛稱官人之美寵祿之華靡偉名位之大
寶斐然其可觀也夫名者實之賓位者物之寄窮高

有必顛之災益美有大惡之尤可不慎哉故爲逸民
箴以戒反正焉

浩浩太素制爲兩儀經始君臣朝有俊弼野有逸民
各有攸届而後品物有倫在昔后帝齊物違觀貰不
假爵教不示勸號謚莫設而生衆浮晏降迄中古黃
象可觀而彪文有煥乃彫乃藻大樸既散樸之既散
萬百熙心形爲寵放神爲利淫有翹者車命彼在林
是故懷玉喪寶而被褐解襟恬亡智生與世或兢匪
智無鑿匪心伊鏡芒芒禹迹鞠爲塗徑惟是匪懷偏

彼反正正反於寵既尸干祿相協厥居而豐其
之既尸刑爲爾司屋之既豐喪家于宮故非據之災
戒之在凶人皆知存之爲存而莫知得之爲喪榮循
振頽墜若頽巷咎自專寵福在循牆是故保其安者
常危而忘其存者不亡無休爾榮身寔親名無謂爾
崇神期好冲戒彼覆餗肖此棟隆愼微如顯乃保身
以終自古在昔逸民有作相彼宇宙方之委鳥夫豈
無不休而好是冲漠是故名利之災至人攸恪謂予
未信無寧臨于桑藿天明既畏神道無親善在求已

慶由積仁無念爾本聿修厥淳執盈如虛乃友天眞
逸民司正敢告官人

歲暮賦 并序

余祗役京邑載離永久永寧二年春忝寵北郡其夏
又轉大將軍右司馬於鄴都自去故鄉荏苒六年惟
姑與姊仍見背棄銜痛萬里哀思傷毒而日月逝速
歲聿云暮感萬物之既改瞻天地而傷懷乃作賦以
言情焉

夫何乾行之變通兮昏明迭而載路羨飛轡之遠御
兮騰六龍於天步時赴節而漸流兮氣移數而改度
揥促節於短日兮振修策於長夜運攸忽其既周兮
歲冉冉而告暮變棘心之杀風兮滋豐草之湛露玄
暉遡以峻服兮黃裳皓而振素於是顓頊御時玄冥
縱官天廟既底日月貞觀渝重陽於潛戶兮嚴微積
陰於司寒日回天以滅景兮飈衝淵而無瀾堅冰凋
於川底兮白雪隕於雲端普區宇之瘁景兮頻萬物
之衰顏時亹亹其可悲兮氣蕭索而傷心凄風慘其
鳴條兮落葉翩而灑林獸藏丘而絕迹兮鳥攀木而

栖音山振枯於曾嶺兮民懷慘於重襟寒與暑其代
謝兮年冉冉其將老豐顏曄而朝[illegible]兮玄髮粲其夕皓
感芳華之志學兮悲時暮而難考遂圖逝而辭懷兮
銜思集而盈抱美厚德之溥載兮嘉豐化之大造恨
盛來之苦晏兮悲衰至之常蚤指晞露而怵心兮衍
死生於靡草蒙時來之嘉運兮遊上京而凱入委乘
輅於紫宮兮剖金虎而底邑憑台光之發暉兮荷寵
靈而來集望故疇之迥遼兮泝南風而頽泣長歎息
而永懷兮感逝物而傷悲哀年歲之攸往兮伊行人

之思歸結隆思於朝日兮綴求念於紀暉表寸陰而
貞吝兮聆盈尺其若遺嗟我行之久永兮何歸途之
芒芒想遵渚於[illegible]（聆川兮）攸逝兮江湘處孝敬於神丘兮
結祇慕於帷桑瞻山川而物存兮思六親而人亡問
仁姑而背世兮及伯姊而淪喪尋餘蹤於空宇兮想
絕景於遺堂悲山林之杳藹兮痛華構之丘荒靖深
情以遐慕兮思纏綿而懷楚涕埀頤以交頹兮哀淩
心而洞駭神尋路而鶩逝兮形顯感乎其所心悠悠
其若懸兮音既絕而復舉悲人生之有終兮何天造

而罔極仰悲谷之方中兮顧懸車而日昃百年迅於
分噓兮千歲疾於一息詠大椿之萬祀兮同蟪蛄於
未識歲難停而易逝兮情艱多而泰寡年有來而棄
予兮時無算而非我祇生心於日順兮雖呼翕其難
假攝儀生於逆旅兮欲淹留其焉可彼鑒寐之有將
兮亦始卒之固然舒遠懷於千載兮悵同感乎中山
鑒通人之恂戒兮懼晏乎之達言啓貞心以自買兮
覽遺籍而問道亮爽鳩之既徂兮故營丘之有紹在
吾儕之陋心兮豈取樂於東表苟長生而自得兮將
多福而有天考大德於天地兮知斯言之益矯

愁霖賦

永寧三年夏六月鄴都大霖旬有奇日稼穡沉湮生
民愁瘁時文雅之士煥然並作同僚見命乃作賦曰
在朱明之季月兮反極陽於重陰興介丘之膚寸兮
墜蕭雲而洪沉谷風扇而攸遂兮苦雨播而成淫天
決滯以懷慘兮民嚬蹙而愁霖於是天地發揮陰陽
交烈萬物混而同波兮玄黃浩其無質雷憑虛以振
庭兮電凌牖而輝室靁鼎沸以駭奔兮潦風驅而競

疾豈南山之暴濟兮將冥海之甍溢隱隱填填若降
自天高岸湊其無崖兮平原蕩而為淵遵渚田於凌
河兮黍稷什於中田賈多稼於億廩兮虛夙敬於祈
年外薄郊甸內荒都城陰無蹢景雷無輟聲纖波靡
於前途兮微津隔於峻庭紛雲擾而霧塞兮漫天頹
而地盈於是愁音比屋歎發屢省陽堂之暉朗室無
景望曾雲之萬仞兮想白日之寸晷感虛無而思深
兮對寂漠而言靖姦甚雨之未晞兮悲夏日之方永
瞻大辰以頹息兮仰天衢而引領愁情沉疾明發哀

以永吉宵懷感物傷心結南枝之舊思兮詠淮鳥之
遺音蔑并彼之歸飛兮寄予思乎江陰瞅天末以流
目兮瀏滲淒而沾襟何人生之倏忽痛存亡之無朗
方千歲於天壤兮吾固已陋夫靈龜矧百年之促節
兮又莫登乎期頤哀戚容之易感兮悲懽顏之難怡
考傷懷於豢若兮愁豈霖之足悲雲臺臺而疊結之
兮雨淫淫而未散晞朱陽於崇朝兮悲此日之屢晏
劾豐隆於岳陽兮執赤松於神館命雲師以藏用兮
紲乘龍於河漢照蒙汜之清暉兮炳扶桑之始旦考

幽明於人神兮妙萬物以達觀

喜霽賦

余既作愁霖賦雨亦霽昔魏之文士又作喜霽賦聊
厠作者之末而作是賦焉

毒霖雨之掩時兮情懷憒而無懌肅有禱於人謀兮
反極陰于天律靖屛翳之洪隧兮戢大山之觸石凌
風絕而謐寧兮歸雲反而揮宮改望舒之離畢兮曜
六龍於紫閣揚天步之剡剡兮播靈輝之赫奕於是
朱明自皓凱風來南復火正之舊司兮黜后土於重
陰夷中原之多潦兮反高岸於嵩岑委禾竦而振穎
兮偃木豎而成林嘉大田之未墜兮幸神祇之有歆
爾乃俯順習坎仰熾重離兼明暢而天地曄兮蠢生
悅而萬物齊魚泳淵以增躍兮鳥　林而朝隮戢流
波於枉水兮起芳塵於沉泥朱光播於甕牖兮素景
衍乎中闈天監作照幽明畢覿普厥有懽覃及四國
僉萬情而咸喜兮雖無獲而自得災未及周和斯有
祥翼翼黍稷油油稻糧望有年於自古兮聯隆周之
萬箱原思悅於蓬戶兮孫竹欣於首陽陰陽交泰萬

物方遒炎神送暑素靈迎秋四時逝而代謝兮大火
忽其西流年冉冉其易頹兮時靡靡而難留嗟沉哀
之愁思兮瞻日月而增憂感年華之行暮兮思秉煙
而遠遊命海若以量津兮吾欲往乎瀛洲臨儀天之
大川兮凌懷山之洪波瞻增城之峻極兮仰蓬萊之
峩峩望王母於弱水兮詠白雲之清歌雖嘉命之未
錫兮將輕舉於流沙振仙車之鳴鸞兮吐玉衡之八
和託芝蓋之後乘兮飡瓊林之朝華修無窮以容與
兮豈萬載之足多

登臺賦

永寧中參大府之佐於鄴都以時事巡行鄴宮三臺登高有感因以言崇替遂作賦云

承后皇之嘉惠兮昇聖宰之威靈肅言而述業兮乃啓行乎北京巡華室以周流兮登崇臺而上征攀凌坻而遂隮兮迄雲閣而少寧爾乃佇眄瑶軒渊目綺寮中原方華緑葉振翹嘉生民之亹亹兮望天晷之若若歷玉階而容與兮　蘭堂以逍遥蒙紫庭之芳塵兮駭洞房之迴飈顧嚮逝而迕物兮傾冠舉而凌

霄曲房縈而窈眇兮長廊邈而蕭條於是迴路季夷邃宇玄芒深堂百室曾臺千房闢南牕而蒙暑兮啓朔牖而履霜遊陽堂而冬温兮步陰房而夏凉萬禽委蛇於潛室兮驚鳳矯翼而來翔紛譎譎於有象兮邈攸忽而無方于時南征司火朱明鬱遂縣車式徐曜靈西隊蓐暑乘陰而增炎兮景望淵而曖昧玩瑣宇而情厭兮覽八方而思銳陋雨館之常規兮鄙鳴鶴之敝第仰凌眄於天庭兮俛旁觀乎萬類北溟浩以揚波兮青林遇其興蔚扶桑細於毫末兮崑崙卑乎覆簣於是忽焉俛仰而天地既必宇宙同區萬物爲一原千變之常鈞兮齊億載於今月彼區中之側陋兮非吾黨之一宅本達觀於無形兮今何求而有質於是聊樂近遊濟言偃仰朝登金虎夕步文昌綺疏列於東序朱戶立乎西廂經黎暉以披藻兮椒塗馥而遺芳感舊物之咸存兮悲昔人之云亡憑虛檻而遠想兮審歷命於斯堂於是精疲遊倦白日藏輝鄙春登之有情兮惡荊臺之忘歸聊弭節而駕言兮悵將逝而徘徊感崇替之靡常兮悟廢興而永慨隆期

啓而雲升逝運靡其如頹長發惟祥天鑒在晉肅有命而龍飛兮踵重斯而隆建嘉有魏之欽若兮鑒二符而告禪濟文昌之離宮兮虞紫微而爲獻委普天之光宅兮質率土之黎彥欽哉皇之承天集北顧於乃眷誕洪祚之遠期兮則斯年於有萬

南征賦 并序

太安二年秋八月姦臣羊玄之皇甫商敢行稱亂遏乘輿天子蒙塵于外自秋徂冬大將軍敗命群后同恤社稷乃身統三軍以謀國難自義聲所及四海

之內朔漠之表恭徙竄猶而請奮胡馬擬塞而思征四方之會衆以百萬軍旅之盛威靈之著自古已來未之有也粤十月軍次于朝歌講武洽戎以觀兵于殷墟於是美義征之舉壯師徒之盛乃作南征賦以揚臣覇之勳云爾

有皇晉之纂后資濬哲之叡聖崇文德於緝熙濟武功而保定應天鑒之昭華荷帝祐之休命步王衢以觀八方在旋璣而齊七政苞神挹化洽淵深巾衮天飛俯洞淵沉振南其以鼓物肖慶雲而祭降 天

組以籠世廓宇宙而宅心濟博施之厚德鏗希聲之大音淵渟川而泣注豪彥卒而爲林九服惟清諸夏謐靜肅慎回首沙漠引領天和時降地靈夙挺結芳林之奇幹 珍禾之神穎勵修德於億兆端澄形於萬里在中葉之不競遭皇家之姦亂悲國步之未夷仰夙興而昧旦括無方而大詰集率士而貞觀致天屬於王鐵肅有征而省難爾乃建黃鉞之靈威樹戎輅之高蓋伐隱天之雷鼓振凌霄之甯旆介夫揮戈而夙興輕武總千而啓萌振靈韶之嘈嘈飛旗旐之藹藹虹旃沂風以委蚰霓旌蒙光而容裔介徒十萬其會雲興悠悠華戎時罔丕承爾乃命解翳以夕降式飛廉以朝升塗蒙雨而復清景帶天而光澄陪武臣於彤軒列名僚於後乘猛將起而虎嘯商飈肅其來應士憑威而鶩駭馬獻天而景凌臨川屯於廣陸武騎被乎中陵類禡比京師徒經始桓桓先征在河之涘順彼長道懸旌千里美王師之遵時茂七德而發止爾乃稅駕殷墟戒徒既閑順時講武簿狩于原紛同方而類聚煥副翼而明分祗明刑以誓衆習軍

政於舊聞儼山立以崇薈槩煙駭而興紛若宜海之引田流伭靈之吐行雲于時玄冬首時陰風戒煞山澤含哀天地肅乂閉夜冽以澄清中原曠而寥昧戎士肅而咸戒三軍紛而雜還長角哀叫以命旅金鼓隱訇而啓伐景凌寅而四播音乘雲而上逝火烈具舉伐鼓淵淵朱光儵而丹野炎暉仰而絳天耀靈翕赫以增熾憤氣咈悅而凌煙狂飈起而妄駭行雲藹而千眠旌旆翻其猗靡鸞驃熛因而嬗娟爾乃洪音雷潰 閃封廣凌雲發揮萬里振響聲馮虛而天回烈

騁而迴蕩映皓月而望舒闇照重昏而大夜朗照炎揚而昇儵飛烽戢煜而泱漭乃有熊羆之旅虓闞之將雄聲泉涌逸氣風亮超三軍以奔厲賈餘勇而成壯兆洪音於寂漠先無形而高唱紛若屯雲渙若積波遁　陰景靜言勿譁絕倡寂其既收萬夫翕而咸和嚴鼓隱而重戒晨燧曄而星羅烈蒙陰而卬假曜憑陽而登遐若扶桑之振華葉皓天之散朝霞超爓韡之絕景豈比象於百華

寒蟬賦并序

昔人稱雞有五德而作者賦焉至於寒蟬才齊其美獨未之思而莫斯述夫頭上有緌則其文也含氣飲露則其清也黍稷不食則其廉也處不巢居則其儉也應候守節則其信也加冠冕取其容君子則其操可以事君可以立身豈非至德之蟲哉且攀木寒鳴貧才所不空歎余昔僑處切有感焉興賦云爾

伊寒蟬之感運近嘉時以遊征含二儀之和氣稟乾元之清靈體貞精之淑質吐嘒嘒之哀聲希慶雲以優遊遁太陰以自寧於是靈岳幽峻長林參差爰蟆集止輕羽涉池清澈微激德音孔嘉承南風以軒景附高松之二華黍稷惟馨而匪享漱身希陽乎靈和唳乎其音翩乎其翔容麗蜩螗聲美宮商飄如飛焱之遺驚風眇如輕雲之麗太陽華靈鳳之羽儀諸皇都乎上京跨天路於萬里豈蒼蠅之尋常爾乃振修緌以表首舒輕翅以迅翮華之墜露含煙熅以夕飡望北林以鶩飛集樛木以龍蟠彰淵信於嚴時稟清誠乎自然翩眇微妙綿蠻其形翔林附木一枝不盈豈黃鳥之敢希唯鴻毛其猶輕憑綠葉之餘光哀秋

華之方零思鳳居以翹竦仰苟立而哀鳴若夫歲聿云暮上天其涼感運悲聲貧士含傷或歌我行永久或詠之子無裳原思嘆於蓬室孫竹吟於首陽不銜子以穢身不勤身以營巢志高於鳴鳩節妙乎鵶鶵附枯枝以永處何瓊林之迥脩惟雨雪之霏霏哀北風之飄飈乃彫以金采圖我嘉容珍景曜爛暐曄華豐奇侔黼黻艶比袞龍清和明潔群動希蹤爾乃綴以空冕增成首飾纓緌翩紛九流容翼映華蟲於朱袞表馨香乎明德於是公侯常伯乃紆紫黻執龍

淵俯鳴珮玉仰撫貂蟬袵黃廬之多士光帝皇之徘
人旣騰儀像於雲闕望景曜乎通天邈休聲之五德
豈鳴雞之獨珍聊振思於翰藻聞令問以長存於是
貧居之士喟爾相與而俱嘆曰寒蟬哀鳴其聲也悲
四時云暮臨河徘徊感北門之憂殷嘆卒歲之無衣
望泰清之巍峩思希光而無階簡嘉蹤於皇心冠神
景乎紫微詠清風以慷慨發哀歌以慰懷

陸士龍文集卷第二

晉 吳郡陸雲著
明新安汪士賢校

詩

四言失題 前八章後六章

悠悠縣象昭回太素清濁迭興升降啓度遺和旣爽
季春告暮朱明來思青陽受煦

其二

日征月盈天道變通大礿陶物造化爲功四月惟夏

南征觀方凱風有集飄颻南窓思樂萬物觀異知同

其三

有奄萋萋甘雨末播黍稷方華中田多稼庭槐振藻
園桃阿[illegible]薄言觀物在堂知化

其四

蓬戶惟清玩物一室明發有懷念昔先哲通夢幽人
彷彿遺烈清暉在天孰與永日

其五

乃啓遺籍思于大觀幽居傲物顧景怡顏況惟解舞

衡門重闢思媚古人有懷良盤沉曦含輝芳烈如蘭

其六

厥初生民有物有類自古有稱大寶以位征徒式好
俊乂攸遂啓予有聞誨爾達貴

其七

達貴伊何天爵無榮渾　大昧混其濁清毀方遁篆
遺頑履貞道實藏器眞以昭形

其八

芒芒陋世奚兢奚錯牧彼紛華婁之沖漠漂志垂天

矯心馮閣通好莊眴儀形有作安得達人顧予命濤

其一

思樂芳林言采其菊衡濤遵塗帝原有菽登彼修巒
在林寤宿彷彿佳人清顏如玉

其二

予美亡此誰爲適道容與俟之玄髮方皓躑躅山阿
玩此芳草願養其頴庶以遺老

其三

亹亹嘉時飄忽棄予有瞻逝深永嘆潛滸登顧扶桑
仰結飛晷伊人匪存遺芳孰與

其四

精氣爲物或降或升徂落攸往神奇有登死生爲徒
存亡曷勝謂予不信遺精有徵

其五

閒居外物靜言樂幽繩樞增結甕牖緝繆和神當春
清節爲秋天地則爾户庭已悠

其六

嗟我懷人悠悠其潛念昔先烈有傚所欽駿情玩世

堂堂南金瓊輝遯矣誰適爲心明發與言慷慨芳林

征西大將軍京陵王公會射堂皇太子見命
作此詩

芒芒大極玄化烟熅頹形成器凌象垂文大鈞造物
庶類群分先識經始實綜彝倫

其二

惟一隆周生甫及申天監在晉祚之降神遯矣遐風
茂德有隣永言配命唯晉之鎮

其三

厥釗伊何實斡心膂文教內輔武功外禦淮方[illegible]

帝曰攸序公于出征奄有南浦

其四

南海既賓爰戢干戈桃林釋駕天馬婆娑象齒南金

來格皇家絕音協徵宇宙告和

其五

玄綱峻極天罔既紘文武方升允茲兼弘我峩高夏

有蕭其涼公侯戾止騄駥龍驤番問如林在會鏘鏘

其六

祝融銜節火正緝熙凱風徘徊萬物欣時秩秩初筵

薄言在茲嘉福介祐萬壽無期

大將軍宴會被命作此詩

皇皇帝祐誕隆駿命四祖正家天祿保定叡哲惟晉

世有明聖如彼日月萬景攸正

其二

巍巍明聖道隆自天則分明喪觀象洞玄凌風叶極

絕輝照淵肅雍往播福祿來臻

其三

在昔[illegible]刻臣稱亂紫微神風潛駭有赫茲威靈旗樹

如雷斯揮致天之屆于河之沂有命亟集皇輿凱歸

其四

頹綱既振品物咸秩神道見素遺華反質辰晷重光

協風應律函夏無塵海外有謐

其五

芒芒宇宙天地交泰王在華堂式宴嘉會玄暉峻朗

翠華崇藹鳧弁振纓深服垂帶

其六

祁祁臣僚有來雍雍薄言載考承顏下風之覲嘉客

仰瞻王容施己唯約于禮斯豊天錫難老如岳之崇

太尉王公以九錫命大將軍讓公將還京邑

祖餞贈此詩

列文辟公時惟哲王闡縱絕期平顯幽光內實績微

緝熙有臧出亂方愿聞督不揚高山峻極天造芒芒

其二

天子念功大典光備肅肅王命宰臣莅事穆矣淵讓

遺功遂志思我遠猷徽音孰嗣

其三

后命旣靈王人反旆興言出祖飲餞于邁旂旐泱泱

軺軒藹藹和風弭塵清暉映蓋

其四

思樂中陵言觀其川公王戾止有車轔轔伊誰云饗

我有嘉賓羽觴舉酬酢爾征人

其五

悠悠征人四牡騑騑發軫北京振策紫微昔乃云來

秦林方輝歲亦暮止之子言歸適遠興戀伏載稱

其六

聖澤旣渥嘉會愔愔庭旅鍾鼓堂有瑟琴飛響清暉

扶桑殘陰親景柢暮揮袂沾襟變彼同栖悲爾異林

我有旨酒以歌以吟

大安二年夏四月大將軍出祖王羊二公於

城南堂皇被命作此詩

時文唯晉天祚有祥聖宰作弼受言旣臧有赫斯庸

勳格昊蒼景物台暉棟隆玉堂

其二

惟常恩庸大典光迺聖敬遠隮神道玄邈思媚三靈

誕膺天篤嘉命旣辱王人言告

其三

翼翼王人言告惟慕公輿駕言乃眷斯顧華旂飛藻

鳴鑾振路騑騑駟牡嘘天載步

其四

我有高夏如雲斯會彤軒戾止薄言嘉會開讌在宴

惟俊惟乂彗爼般薦獻酬交泰

其五

攸攸昊天南正興言朱明有曄萬葉翠蔡昌雲垂天

凱風熙顏王臣在此貽宴于懽

其六

懸象西頹虞淵納景嘉樂未晞 駕已整行矣征人

身乖路永飛驂顧懷華蟬引領遺思北京結戀臺省

贈顧驃騎後二首

有皇美祈陽也祈陽秉文之士駿發其聲故能明照

有吳入顯乎晉國人美之故作是詩焉

有皇大晉時文惠帝欽天有光矩地無疆神篤斯祜

本顯克昌載生之雋實惟祈陽哲問宣猷考茂其秋

其二

於鑠祈陽誕鍾天篤清輝乾見玄猷淵嘿沉機響駭
幽神膚覲和以同人歸物時育有大惡盈謙以自牧
思我懿範萬民來服

其三

奥朱甄師天秩有膚淵哉若人弱冠休風俯翼黃門
以德來忠端秀蕃后正名備官徵育鑠頡邈矣遐蹤

其四

皇維南絡舊邦匪歆委弁釋位如龍之潛考槃妄谷
假樂萋林子雖藏器鍾鼓有音惠風往敬慶問來尋

其五

濬濬元公相惟天子明明辟王思隆多士帝曰欽哉
有命集止我咨四方今聞在爾以朕大賚乃眷嘉社
聿來胥步觀國之紀

其六

惟皇建極緝熙清曜我有畯民明德來照大觀在上
主假有廟顯允顧生大金聲玉振之子于升利見大人

龍潛絕跡有蕭清塵

其七

清塵既彰朝虛好爵敬子侯度慎徽百辟子聞有命
德禮不易嗟我懷人贈言永錫荅祐夷法惟子之績

其八

遵汯涉泗言告同征勁風宵烈湛露朝零雲垂藹下
泉冽清泠哀哉行人感物傷情從子京邑言觀厥成
天保在德式穀以寧

思文美祁陽也祁陽能明其德刑于寡妻以至于家
邦無思不服亦賴賢妃貞女以成其內教故作是詩
焉

思文祁陽祁陽克畯天錫淳嘏宣茲義問德音既烈
海外有奮既奮斯音祗敬厥德照治其家覃及邦國
求肇儀刑俾民惟則

其二

文王在上大姒思齊魯侯克昌亦賴令妻鑒神有顧
顏蘩在斯祁陽載天作之伉儷

其三

在虞之胄實惟有姚顏艷王秀華茂桃夭居潁祇明
在靈格幽清塵熠爍淑心綢繆爰及祁陽惟德之周

其四

其德伊何和貞處告師氏履素言詠憲度鐘皷思樂
靖端夙效考休攸嬪來嫁于顧

其五

羔羊執贄玉帛有輝自兩集止之子于歸宗姻風從
娣姪雲回祁陽顧之煥其盈閑

其六

既日歸止式揚好音言觀河洲有集于林思樂葛藟
薄采其蘴疾皮攸遂乃孚惠心

其七

惠心既孚有恪中饋敦此衆斯永錫嗣類載延窈窕
用和寤寐神之聽之胤祚來爾

其八

昔周之隆有姒如有內刑聖敬外崇多士今我淑人
實亮君子亹亹翼翼亦繼斯祉宜爾子孫福祿盈止

從事中郎張彥明為中護軍 并敘

奕世都為汲郡太守客將之官大將軍崇賢之德既
遠而厚下之恩又隆非此離析有感聖皇既蒙引見
又宴于後園感鹿鳴之宴樂詠魚藻之凱歌而作是
詩

思文有聖巖哲配天功濟生黎道合上玄休命發揮
有集惟賢猗彼髦宿澄此在淵

其二

濟濟多士實播令門王曰欽哉余嘉乃勳徽音孔碩
思爾風雲穆此芳烈肇揚清芬

其三

肅肅庶僚袪服寵暉肇被桃虫假翼翻飛出撫邦家
入翔紫微有命既集願言永違

其四

思樂華堂雲構崇基公王有酒薄言饗之景曜徽芒
芳風詠時宴爾賓儐具樂于茲

其五

亹亹我王豐恩允藏我客戾止飲酒公堂自彼下僚
聿來有光悲矣永言指塗逝將形違殿闥景附華房

其六

開國承家勿用小人今我聖宰實蕃斯仁凌淵龍躍
披林鳳振正直既好嘉禮[illegible]陳振我遠德歸于時民

贈汲郡太守

於穆皇晉豪彥實蕃天罔振維有聖貞觀鳴鳥在林
良駿即閑萃　俊乂時亮庶官

其二

抑抑奚生天篤其淳芳蘋蘭揮瓊光王振沉機照物
妙思考神思我善問觀德古人

其三

善問伊何惠音孔韶肇允衡門翻飛宰朝肅雍芳林
芬響凌霄穆矣和風育爾清休

其四

亦既有試出宰邦家之子于行民困謳歌風澄俗儉
化靜世波芒芒既庶且樂于和

其五

我有好爵既成爾服入贊崇華遂登帷幄時文聖宰
天祚方穀朔風徹止鴻漸雲獄

其六

悠悠斯民三代直道我求明德惟忩懋考緝熙彈言
天祿來保惠心無荊豐花有造

其七

樂只君子茂德攸綏嗟我懷人式是言歸聿言來集
如翼斯揮日予不惠照爾清暉

其八

職思既殊亦各有司念我同僚悲爾異事之子之遠
悠悠我思雖無贈之歌以言志

陸士龍集卷第二終

陸士龍文集卷第三

晉　吳郡陸雲著

明新安汪士賢校

詩

兄平原贈并序

余弱年夙孤與弟士龍銜卹喪庭續會逼王命墨絰即戎時並縈髮悼心告別漸歷八載家邦顛覆凡厥同生彫落殆半收迹之日感物興哀而龍又先在西時迫當祖載二昆不容逍遙銜痛東徂遺情西慕故

作是詩以寄其哀苦焉

於穆予宗稟精東嶽誕育祖考造我南國南國克靖實繇洪績惟帝念功載繁其錫其錫惟何玄冕袞衣金石假樂旄鉞授威匪威是信稱平遠德奕世台衡扶帝紫極

其二

篤生三昆克明克俊遵塗結轍承風襲問帝曰欽哉纂戎裂祚雙組式帶綏章載路即命荊楚對揚休顧肇敏厥績武功聿舉煙熅芳素綢繆江滸昊天不吊胡寧棄予

其三

嗟予人斯胡德之微闕彼遺軌則此頑違王事匪監旅旆屢振委籍舊戈統厥征人祈祈征人載肅載閑駸駸我馬有[illegible]有翰昔予翼考惟斯伊撫今予小子繆尋末緒

其四

有命自天崇替靡常王師乘運席江卷湘雖[illegible]守守從武臣守物下列譬彼飛塵洪波雷擊與衆同泯

顛跋西夏收跡舊京俯慙堂構仰愧先靈靦云忍愧寄之我情

其五

伊我俊弟咨爾士龍懷襲瑰瑋播殖清風非德莫勲非道莫弘垂翼東畿耀頴名邦綿綿洪統非爾孰崇依依同生恩篤情結義存並濟胡樂之悅願爾偕老携手黄髮

其六

昔我西征扼腕川湄掩涕即路揮袂長辭六龍促節

逝不我待自往迄茲曠年八祀悠悠我思非爾焉在
昔並垂髮今也將老銜哀茹慼契闊充飽嗟我人斯
胡恤之早

其七

天步多艱性命難誓常懼隕斃孤魂殊裔存不阜物
沒不增壤生若朝風死猶絕景視彼浮遊方之僑客
眷此黃壚聲之幾宅匪身是悉亮會伊惜其惜伊何
言紆其思其思伊何悲彼曠載

其八

出車戒塗言告言歸蓐食驚駕夙興宵馳濛雨之陰
炤月之輝陸陵峻坂川越洪漪爰屆爰止步彼高堂
失爾羽邁良願中荒我心永懷匪悅匪康

其九

昔我斯逝兄弟孔仁今我來思或彫或殘昔我斯逝
族有餘榮今我來思堂有哀聲我行其道鞠為茂草
我履其房物存人亡拊膺涕泣血淚彷徨

其十

企佇朔路言爾歸心存言宴目想容輝迫彼窀穸

戢驅東路繼其桑梓肆力丘墓婉兮孌兮與爾同極
眷言顧之使我心惻

答

伊我世族太極降精昔在上代軒虞篤生厥生伊何
流祚萬齡南嶽有神乃降厥靈誕鍾祖考懷擬沒齒憂
懷惟何顧景惟塵我義高蹤耿耿宵辰明德繼體莫
非哲人今我頑鄙規範靡遵仍世載德荒之予身莫
峻匪岳有峻斯登莫高匪雲有高斯凌矧我成基匪
克階升玄黃長坂載寐載興豈敢憚行哀此負乘昔
昔高山自予頹之濟濟德義匪予懷之終銜永負于
其媿而昔予言曠汜舟東川銜憂告辭揮淚海湄羲
陽趣駕炎華電征自我不見邈哉八齡悠悠思迴望霜
言邁靈昔我往矣辰在東嵎今我于茲日薄桑榆銜
艱遘愍困瘁殷憂哀矣我世匪蒙靈休開元迄茲震
興迭微弱風隱駭海水羣飛王旅南征闡耀靈威予
昆乃播爰集朔土載離求久其毒太苦上帝休命駕
言其歸多我遘愍振蕩朔垂羈縶殊俗初顧用遊嚴
駕東征肅邁林野夕秣乘馬朝整僕旅矯矯乘馬載

驟載陟漫漫長路或降或階晨風夙零朔不皇飢傾
景儵墜夕不存罷雖有豐亶匪舜夸駟雖有亶陰匪
遑假寐學學儽夫悠悠遄征經彼喬木有鳥嚶鳴微
物識儕矧伊有情樂茲棠棣實歡友生既至既覯滯
思曠年曠年殊一覲未浹辰恨其求懷憂徹茲神明
遲步玉衛仰和大清賓御四門旁穆紫庭紫庭既穆
威聲爰振厥振伊何播化殊鄰清風攸被率土歸仁
彤弧所彎萬里無塵功昭王府帝庸厥勳黃鉞授征
錫命頻繁闞如虓虎肅茲三軍光若辰時亮彼公門

仍世上司芳流慶純雲和所產爰育二昆誕豐岐嶷
夙邁令問令問伊何休音允臧先公允構乃崇斯堂
耀頛上京發迹扶桑戎車山征時惟鷹揚鷹揚既昭
勳庸克邁天子命我鎮彼于外在作扞城以表南裔
降災匪觸景命顛沛惟我賢昆天姿秀生含奇播殊
明德惟馨大陽散氣乃稟厥和山川垂度爰則厥遐
厥遐伊何惟光惟大惟大伊何如岱如渭恢此廣淵
廓彼洪懿弘道惇德淵哉為器統我先基弱冠慷慨
將弘祖業實崇奕世咨予頑朦蕞爾弱才沉耀玄渚

抱此雲淇闇化靡移固陋于茲瞻仰洪範實忝先基
巍巍先基重規累構赫赫重光遐風激鶩昔我先公
爰造斯猷今我六蔽匪崇克扶悠悠大道戢邈戢遐
洋洋淵源如海如河昔我先公斯綱斯紀今我末嗣
乃傾乃圮世業之頹自予小子仰愧靈丘銜心孔艱
天地永久命也難長生民忽霍曷云其常我之既存
靡綱靡紀乾坤難並寂焉其已生若電激沒若川征
存愧松柏逝慚生靈匪忝性命實悼徒生苟充折薪
豈悼冥冥瞻企皇極徼福上天冀我友生要期永年

昔我先公邦國攸興今我家道綿綿莫承昔我昆弟
如鸞如龍今我友生凋俊墜雄家哲永徂世業長終
華堂傾構廣宅頹墉高門降衡修庭樹蓬感物悲懷
愴矣其傷惇仁泛愛錫予好音晞光懷寶煥若南金
披華玩藻華若翰林詠彼清聲被之瑟琴味此殊響
慰之予心弘懿忘鄙命之反覆敢投桃李以報寶玉
冀憑光蓋編諸末錄

贈鄭曼季往返八首

谷風懷思也君子在野愛而不見故作是詩言其懷

思之也
習習谷風扇此暮春玄澤墜潤靈爽煙熅高山熾[illegible]
喬木興繁蘭波清躍芳溢增凉感物興想念我懷人

其二

習習谷風載穆其音流塋鼓物清塵拂林霖雨嘉播
有渰萋嗟歸鴻逝矣玄鳥來吟嗟我懷人其居樂潛
明發有想如結于心

其三

習習谷風以温以凉玄黃交泰品物含章潛介淵躍

候鳥雲翔嗟我懷人在津之梁明發有思凌彼褰裳

其四

習習谷風其集惟高嗟我懷人於焉逍遥鸞栖高岡
耳想雲韶拊翼墜夕和鳴興朝我之思之言懷其休

其五

習習谷風其音孔嘉所謂伊人在谷之阿虎質山嘯
龍輝淵蟠維南有箕匪休其和有球斯畢戢爾滂沱
懿厥河漢惟彼大華明發有懷我勞如何

鄭答

鶯鶯美賢也有賢者二人雙飛東岳揚輝上京其兄
已顯登得朝而弟中漸婆娑衡門然其勞謙接士也
握待賢雖姬公之下白屋洙泗之養三千無以過也
乃肯垂顧惠我好音思樂結求好之懽云爾

其二

鶯鶯于飛在江之涘和音反暢拊翼雙起朝遊蘭池
夕宿蘭沚清風翕習扇彼蘭蓝凌雲高厲載翔載止
鶯鶯于飛載飛載吟有欝浚藪實惟桂林芳條高茂
華蕊垂陰爰翔爰翔爰憇其南有饑清芬協我好音

其三

鶯鶯于飛乘雲高翔有嚶其友戢翼未翔澹淡素波
容與翱倡雖曰戢止和音遠揚我有好爵與子偕嘗

其四

鶯鶯于飛徘徊翩翻載頡載頏命侶鳴群有欝蘭皐
洌彼清源駕言遊之聊樂我云思與佳人齊懽順川

其五

鶯鶯于飛或飛或遊習習谷風扇彼清流春草揚翹
黿鼉沉浮感物興想我心長憂誰謂河廣曾不容舟

企予望之搔首踟蹰

其六

鸑鷟于飛載和其鳴懷爾好音寔我中情人亦有言心得遺形授我木瓜報爾瓊瑤匪緊曰報永好千齡

陸贈

鳴鶴美君子也太平之世君子猶有退而窮居者樂天知命無憂無欲碩人之老無傷有德之遺世故作是詩也

鳴鶴在陰戢其左翼肅雍和鳴在川之側假樂君子祚爾明德思樂重虛歸于其極嗟我懷人惟馨黍稷

其二

鳴鶴在陰其鳴喈喈垂翼蘭沼濯清芳池假樂君子其茂猗猗厎之瑰寶有粲瓊瓌乃振聚棠襲爾好衣嗟我懷人啓襟以晞

其三

鳴鶴在陰其儀灩灩謂天蓋高和音于邁假樂君子篤膺俊乂穆風潛烈興雲戢沓德茂當年時衍嘉會安得鞶藻改爾縞帶嗟我懷人心焉忼慨

其四

鳴鶴在陰戢好其聲漸陸儀羽濞渚田涇假樂君子祚之篤生德耀有穆如瑤如瓊安得風帆深濯翼滅景遺雲雨爾在北冥嗟我懷人惟用傷情

鄭答

蘭林權至好也有君子世濟其美英名光茂遭時暫否福德衡門顧我殷懃屢辱德音思與結好以永不刊

瞻彼蘭林有翹有秀有斐君子邦之碩茂厥德伊何固天攸授如川之源如山之富田流清淵啓襟開裕

縉紳睎風民用胥附

其二

猗猗碩人如王如金浚其明哲𧙑廣德心習習凱風吹我棘林飛鴉萃至允懷好音悠悠征徒輶德鮮任嗟我猗人和樂實佻

其三

在昔延州鵠鳴江涯今我陸子曠世繼奇身乖千載德音並馳漸鴻遵渚宛其羽儀安得高風騰翮天池

其四

飛龍蜿蜒　山谷升氣猛虎嘯吟清風高厲情同求成
數我身逝夷鮑齊僅專名故世愷悌君子民之攸[illegible]
咨予遘時千載同愛

其五

乖襲之會匪詩不宣嗟我懷人斯恩斯勤德音來訊
有蔚其文莪莪愧兎匪迹不存誠在心德愛結德言

陸聊

南衡美君子也言君子遯世不悶以德存身作者思

其以德來仕又顧言就之宿感白駒之義而作是詩
焉

詩三章

辟德惟岳峻極昊蒼瞻彼江湘惟水泱泱清和有合
俊乂以藏天保定爾茂以瓊光晨秀濛氾氣逸扶桑
我之懷矣休音俊揚

其二

穆穆休音有來爾雅沉波涌與淵芳馥風儀屨蓄恬
照日遺蹤考槃遵渚思樂潜龍我之懷矣寘[illegible]華官

其三

和[illegible]在山翔林玉潤之子于渚清輝遠振克稱增德
作寶有晉和聲在林羽儀未變我之懷矣[illegible]答來信

其四

風雲有作應通山淵清琴啓彈宮商乘絃類族知感
有命自天爽叔希循謂比肩匊我與子始會斯年

其五

我之懷矣在彼北林北林何有於煥斯文瓊瑰非寶
尺牘成珍豐華非妙得意惟神河魴登俎遺咨清川

鄭答

南山蒯至德也有退仕衡門修道[illegible]養和棄物以存
神民思其治士懷其德或思置之列位或思從之信
宿詩人嘉與此賢常年相遇又屢獲德音情懽心至
故作是詩焉

陟彼南山言采其蕭樂[illegible]君子邦家之翹克茂厥猶
輶德是[illegible]道以儉廣愛以周嗟我懷人永好千秋

其二

瞻彼江潭言釣其魴有美碩人自公退處來爽逍遙
輶德不舉白駒遯時世事孰與思我猶人寘之胥序

有谷信信獨寐寤語

其三

天高地卑玄黃煙熅人道交泰自昔先民耽文令好
輔德與仁管叔罕僑曠世難鄰修組施結玄弁生塵
咨我與子遘會當身琴瑟在御永愛纏綿

其四

瞻彼江澳言詠其潭所謂伊人在水之陰養和以泰
樂道之潛錦衣尚絅至樂是耽與言永思繫懷所欽
愛而不見獨寐寤吟

其五

詩以言志先民是經乃惠嘉訊德音惟馨欽詠繁藻
永結中情華文傷實世士所營達人神化反之混冥
交棄其數言取其誠思與哲人獨寶其貞

陸贈

瞻彼高岡有猗其桐允也君子實寶南江負規啓俗
沉矩履方泳此明流清瀾川通陟彼衡林味其田芳

其二

馥馥田芳綢繆中原祁祁庶類肅肅采其芬栖遲泌丘
容與衡門聲播東汜響溢南雲

其三

穆穆閶闔南端啓籥庶明以肅帝聽式闕有鳳于潛
在林栖翮非予之祚孰與好爵

其四

幽居玩物顧景自顧發憤潛惟倆佛有思予美忘此
終然胥來企予與言惟用作詩

鄭答

瞻彼中陵蘭黃猗猗允矣君子樂且有儀沉仁育物

玄聰鏡機德充閨庭名逸南畿祁祁俊友言酌言依

其二

鼓鐘于宮百里震聲亹亹令問歸我偉貞厥震伊何
駿奔以驚厥問伊何民胥以寧有鶴在陰非子誰鳴
我有好爵非子孰盈

其三

潛龍遁初有鳳戢翼王猶未泰彝倫錯違皇門重
[illegible]爾啓扉庶績適數非爾焉綏翼翼京宇俟爾攸睎
民之胥望如渴如饑

其四

德音來惠覆玩三周沉潤淵洞逸藻雲浮結心所親昌變昌渝路隔津梁一篳限殊終朝之思三秋是踰愛而不見與言踟躕

贈顧尚書

五嶽降神四瀆炳靈兩儀鈞陶參和大成兆光人倫誕育至英於顯尚書實惟我兄行成世則才爲時生體道既弘大德允明厥弘伊何靡曠不遵厥明伊何靡妙不研無索炤灼有氷幽玄細微不錯宅芒以陳

積實爲山納流成淵扶翹布華蒸物作春所肅以禮所潤以仁宣質拔行曜文入釆堅不可鑽清如凝氷方迹迎服蹈齊闕里睎聖而惟亦顧之子彼棄芝英玩此蘭茝異世同芳其馥不已我蘭既馥我風載清能芬南岳運芳北征子有其德人求其馨逝此陋巷薰彼紫庭厥音不已鼓鍾有聲聞天之聰聲之鵲鳴天聰既昭我實惟彰乘風之鳳眷言朝陽披雲藻綉來此舊鄉謙光自抑厥輝愈揚麗容雝翁孔好已張既照平林且我華英華英已曜餘光難延會淺別速哀以紹欣追曠同塗暫和笑言殊音合奏曲異響通絕我懽條絞我思因根分來在愛感往思我非形景有處有遊載離載會且懽且憂感彼遠曠忝此延娛樂奏聲哀言發涕流唯願我子德與福俱亦天之祜亦我之

贈顧彦先

玄黃挺秀誕授至真行該其高德備其新光斈之偉隋下同珍騰都之[illegible]龍鳳合塵

其二

皇皇明哲應斯繼聲華映殊域實鎭天庭入輔出輔乾乾靡寧夏發涼臺我雨我暑冬逢邪族風霜是處嗟彼獨宿誰與晤語飄飄艱辛非禹孰舉言念君子悵惟心楚

其三

悠悠山川驍驍征退陟升嵩嶤降涉洪波言無不利乘嶮而夢人懷思慮我保其和

其四

邂逅相遇良願乃從不逢知已誰濟于躬莫攀莫附

嬀我高風時逝年邁曦冉桑榆晞光頼潤亦在斯須
假我夷塗頓不忘驅氾予津川桴不失浮無愛餘輝
逐暗東嵎

其五

幽幽東嵎戀彼西歸瞻儀情感聆音心悲之子于邁
夙夜京畿王事多難仲焉徘徊

荅顧秀才

芒芒上玄有物有則厥初造命立我蒸則爰茲族類
有覺先識斯文未喪誕育明德

其二

允矣顧生載靈之和沉根芳沼濯秀蘭波淵翹戢頴
景茂峻華惟是德心是用閑邪

其三

德心伊何行歸于周晞高仰峻企遠懷悠匪願在明
靡㒩斯幽凡我同朋瞻言清休

其四

慎終于遠俾民歸厚言君有行及予攜手何以恤我
其仁孔有心之云愛隆敬其久

其五

旣邁斯仁亦廸茲文蔥不雕樸華不變淳有斐君子
如珪如璐仰欽德類依懷惠詮式揚好問邦家于宣

荅大將軍祭酒顧令文

惟林有鸞惟淵有螭顯允明德實邦之基先后攸恪
予匪于茲遵彼王堂受言遘之

其二

中原有軌世鮮克蹈先民有懷予採其妙心猶水鑒
函景内照名若振炎摅光外燿

其三

相被水鑒民胥攸臨矧曰明德人誰弗欽寫我朶頤
即爾澄心義隆自古好遡在今

其四

大人有祚興雲自天之子于升亦躍于淵景戢清霄
響發鳴弦義問弘集淑風載鮮

其五

企予朔都非子孰念豈無弱翰才不克贍惠音聿來
瓊華玉艶無德不報念辭惟忝

答吳王[illegible]顧處微
邈矣大昧造化明明物以曲全人以直生類聚旨族
群分萬形員淵挺隨方川吐瓊
其二
藹藹洪族天祿攸番神緌厥本遁裕其源條有豐葉
波無輟瀾烈風時播芳響世繁
其三
曰槃曰熙戢德于茲克文克敏乃惠乃慈遵彼洪流
灘言詠之好是裕契聊與之期

其四
仁勇同宅文武相紛王謂御事誰撫上軍於時翩飛
虎嘯江濆式遏不虞俘也無壓
其五
三代既遠直道垂音非齒焉尚非德孰欽鑽仰自古
鮮曰在今匪唯形交殷薦其心
其六
心以殷薦分以道成祗服惠顧疇此深情亦有芳訊
溥戢其誠豈無春暉茲焉可榮
其七
大道易聞崇軌難襲孰云匪衍各玄尤集敢謝不佞
栖山自戢臨淵焉愧德輶靡輯
其八
翩彼日月逝猶駭電朝華未厭夕風已扇詩亦有悲
無幾相見懷德歎心于焉東眷
其九
平津晚貴貢公後徵陟彼玉階黃髮來升靈丹二秀
芳草秋興雖凋清神福祿是膺

贈鄱陽府君張仲膺
神林何有奇華妙實皇朝如何寡文極質斌斌君子
升堂入室太上有耀子誕其輝知幾日難子達其微
入輔帷幄[illegible]御千里滔滔江漢南國之紀
其二
謁帝東堂剖符南征天子命我車服以榮何以潤之
德被蒼生何以濟之威振群城却慝以化崇賢以仁
鳳舒其翮龍濯其鱗憶彼荒藪莫敢不賓雖云舊邦
其命惟新

其三

卞和南金終始一色顯允君子窮達一德弘仁厲道物究其極古賢受爵循墻虎恭今哲居貴履盈如沖接新以化愛舊以豐隆此嚶鳴惇彼谷風◦◦

其四

忠至寵加孝至榮集內崇南芬外清名邑煒煒棠棣寔增其華猗猗桑梓厥耀孔多被繡晝行昔人攸羡階雲飛藻龢與同黎

其五

人道伊何難合易離會如升峻別如順湍嗟我懷人曷云其來頁言執手渙既隕之

孫顯世贈

五龍戢號雲鳥纂紀淳化既離義風肅始軒冕垂容文教乃理奕奕英猷盛德豐祀

其二

於赫皇吳應天統元烝文烈公光讚懿勳九命重輝恭德彌勤華轂襲藻金石載振

其三

淵哉陸生本顯洪胄亦崇懿風邈比弘裕無兢惟德豐光伊茂文以義好施以仁富

其四

山積惟峻道隆名遐潛景在淵龍躍承華既升爾儀誰不允嘉有灌重深載清其波

其五

濟濟皇朝峨峨髦士序爵以賢惟俊举止翩翩二官令問不已乃遷華閣皇典斯紀

其六

思文大護恢我二猷清風芬穆雅思允休過彼江川邈此比流微言蘭馥玉藻雲浮

其七

遭時之險虎穿滔天憑德羡重繫此俊賢休否既亨名以德淵清微伊鑠鑚之彌堅

其八

明明大象玄鑒照微顯允君子求福不回吾把引慶險以德祈澄濁以靜岡久不暉

其九

[illegible]樂此窈貞形以神和思以道新清雲方乘

芳餌可指達觀在一萬物自賓

其十

重門誰和子音瞻彼晨風思託茂林

荅

邈矣上祖垂休萬葉廣問弘被崇軌峻躡髙山克荒

大川利涉繁譪惟祜風連雲接

其二

大人有作二后利見九功敘奏七德殷薦飛實重芳

勞烈再扇奕世弘道天祿來宴

其三

道弘振古祚未替今如彼在川亦有浮沉大韶旣素

響非我音豈曰荒止塗弗克壽

其四

昌風改物豐水易瀾百川總紀四海合源在彼焉取

聿來莫觀曾是徧心敢忘丘園

其五

負暉偏照玄澤誕盈發彼承華頓此增城記景靈雲

[illegible]匪曰能知寔忝長嬰

其六

煥矣金虎龔我皇猷孰云匪忝仰媿若流往蹇來反

弭迹一丘變彼東朝言即爾謀

其七

振振孫子洪族之紀志擬龍潛德配麟趾引服朗節

克明峻軌遵彼中阜於穆不已

其八

於穆不已大都是階之子于命民應如嚮有德時邁

協風允諧惠此洪湄俾也可懷

其九

乃眷丘林樂哉河曲解紱披褐投印懷玉遺情春臺

託蔭寒木言念伊人溫其在谷

其十

道侯人行辭以義輯和容過表余未云執惠音弘播

清風駿集懷德形憮臨篇景立

失題二首

美哉良友稟德坤靈明照遠鑒幽微研精超跡皇英

質如琟璣贈我翰林示我丹誠道同契合體異心并
自頃西徂合于五樓遲想歡娛覿我良疇亦既至止
願言莫由室邇人遐中情則憂抱恨東遊神往形留
何以合忍寄之此詩何以寫思記之斯辭我心愛矣
歌以贈之無祕爾音不我是貽有美人人芳問芬葩
嗟我欽羨夢想光華亦既至思上下欣嘉德馥秋蘭
容茂春羅淑似令姊惟子陋何雖有良友朽木難加
愛樂朋規贈以斯歌皆能載之其美孔多嗟痛薄祜
並罹哀苦堂構既崩過庭莫覿我姪西隣于沉東土

契闊艱辛誰與晤語身滯形往神遊影處髮憂宵寐
以慰延佇

陸士龍文集卷第四

晉　吳郡陸雲著
明新安汪士賢校

詩

答兄平原二首

悠悠塗可極別促怨會長銜思戀行邁與言在臨觴
南津有絕濟北渚無河梁神往同逝感形留悲參商
銜軌若殊迹牽牛非服箱
行矣怨路長惄焉傷別促指塗悲有餘臨觴歡不足

我若西流水子如東峙嶽慷慨逝言感徘徊居情育
安行攜手俱契闊成騑服

為顧彥先贈婦四首

我在三川陽子居五湖陰山海一何曠譬彼飛與沉
目想清慧姿耳存淑媚音獨寐多遠念寤言撫空衿
彼美同懷子非爾誰為心
悠悠君行邁煢煢妾獨止山河安可踰永路隔萬里
京室多妖冶粲粲都人子雅步擢纖腰巧笑發皓齒
佳麗良可羡衰賤焉足紀遠蒙眷顧言銜恩非望始

翩𦒿飛蓬止郁郁寒木榮遊止固殊性浮沉豈一情
隆愛結在昔信誓貫三靈秉心金石固豈從時俗傾
美目逝不顧纖腰徒盈盈何用結中款仰指北辰星
浮海難爲水游林難爲觀容色貴及時朝華忌日晏
皎皎彼姝子灼灼懷春粲西城善雅舞總章饒清彈
鳴簧發丹脣朱絃繞素腕輕裾猶電揮雙袂如霧散
華容溢藻幄哀音入雲漢知音世所希非君誰能讚
棄置北辰星問此玄龍煥時暮復何言華落理必賤

荅張士然一首

行邁越長川飄飄冒風塵通波激江渚悲風薄丘榛
修路無窮迹井邑自相循百城各異俗千室非良鄰
歡舊難假合風土豈虛親感念桑梓域髣髴眼中人
靡靡日夜遠眷眷懷苦辛

芙蕖

綠房含青實金條懸白璆俯仰隨風傾煒煒照清流

嘯

逍遥近南畔長嘯作悲歎

陸士龍文集卷第四終

陸士龍文集卷第五

晉 吳郡陸雲著
明 新安汪士賢校

吳故丞相陸公誄

維赤烏八年二月粤乙卯吳故使持節郢州牧左都護丞相江陵郡侯陸公薨嗚呼哀哉皇朝迭紹成命昊天聖王作矣世有哲臣觀監在昊乃降斯神思皇我后應運對揚穎秀崇華昺逸扶桑龍輝翼極鳳鳴玉堂舉旗清阻奮鉞東荒悠結沉維峻極公綱將撫

遠績括地九圍肇清爽泰吴旻務威生民如何哲人其頹登靈在天遺音播徽敢揚元勲表之素旂乃作誄曰

濬哲我祖時文畯德玄粹納眞清休載式本承慶輝駿惠罔極申錫多祜本支千億芳條遠蔭靈根茂植根條伊何苗黄裔舜長發有祥貽我祚晉神明之緒實蕃瑰儁和音嗣世不替碩彦明鑒在下降命上玄我公矜載天服之純重光納照旋璣授銓仰儀喬嶽俯濯洪川清輝秀穎雲翘映晨肇彼岐嶷允迪天眞

牙心則智率意斯仁秉夷清昧體靈協神神休誠鑠
九德兼和挹損茂朴豐淳鎮華昇峻凌高玄源蹈波
逝辰竦隆彌海廓遐光備既淳逸軌爰超閬罔茝荒
昇靈渥耀山林嶽秀天光乃照窮化機神探賾衆妙
駭塵氛埃澄響清肖愜淵博量騰嶮峻邵振綱宇表
登軌絕蹈厥初藏器栖蟠海嶽披藻崑崙濯秀暘谷
沉輝晦茂清塵熠爍含章在淵發揮龍躍時復陽九
承乾之衰有皇于井玉軒徘徊爰茲赫奕需期雲飛
天步阜輿載見六微華堂誕基委虵自階凶輝既隮

嘉命乃集和美不[illegible]辛物丁邑康年委登思風時協
在斷無頗于教斯輯金虎覿精戎車孔肆神賓猫越
天人穆位有命在茲帝思元帥委弁總干振翼虎噬
威靈既授六軍有序乃誓我衆乃整我旅神千山之
雄旗電舉懸旌汜陽即戎江滸我后曰欽上帝臨予
靖端夙夜匪寧匪處經始綿綿滂沱惟海乃斡中軍
入作內輔公侯陟降在帝左右關羽滔天作雲西土
帝曰將軍整爾熊虎赫赫明明皇輿出祖龍舟殷淵
旟旐映野鋪敎江濆仍執醜虜荊南既集方嶮未夷

天子命我撫之西垂公侯戾止威神緝熙虔劉作虐
思輯予來妖沴北靡實爾雄旗償彼羣蠻祁祁遺黎
柔遠能和溥言綏之方堣肅清烈文雋武舍爵明堂
册勳天府天子曰咨我圖乃功錫爾青土建侯于東
開國名墟光宅海邦分圭作寶軒輅以庸既受帝祐
公用如六四鐵孔阜元戎杳藹淑旂飛藻綏章永蓋
振我輝靈四方于邁劉王負嶮寇我西隣公侯赫怒
干戈啓陳金鉞鏡日雲旗絳天凌岡襄嶽沉維括淵
元王隕難鯨鯢遂斃戎漢特殪方域清塵胄休東踰

我疆斯越帝簡厥佐將命其傑乃俾我公啓行誓伐
江漢之滸[illegible]恭授鉞揖帝整旅隱爾霆發桓桓神誅
震驚魏方我公矯矯虎視元戎截彼醜旅效此武功
武功既彰天威溥曜靈武震華邊垂清晏振旅凱入
王假有廟假廟伊何本庸寵祚土田倍敦四牡載路
出餞于郊此惟予顧禮嘉嵩高樂和湛露改容肅至
傾蓋寵步盤帶翩紛珍爽阿那區宇惟寧繁遏帝祉
於穆疇咨敷奏多士將庸元輔相惟天子僉曰公侯
宜有爰止繡裳絺藻衮帶重紫遂虛上司命公登宰

帝曰丞相朕嘉君德以茲軒冕往踐乃職宣爾徽心
維黃協極邦國君否四方爾式公拜稽首欽翼明聖
乃御機衡仰徽七政祗恪本顯無易惟命巍巍天邑
惟清四門公侯作弼煥炳皇文重輝熾景協風煙熅
百神秩祀兆獻思淳克諧庶尹遂成帝勳時雍既濟
王途克廣儀形我度軌物垂象後遐施歸崇蔭惠彌
茂德栖音廣問沉響洪範遠迪玄猷洞深靈澤崇敷
天嶮垂陰翰飛樂嶮淵蟠泳沉澤豐泉丘潤博雲林
遺世大過彝倫靡肅亹亹公侯思惟雅俗發憤戎衣

永言禮樂被分敦化荷戈思學體仁長物御風熙國
敵鑒權微玄輝鏡璞戒危膏粱收後白屋五品時訓
民神攸鑠我有奐文如曜如辰何以崇之匪闡伊人
我有烈武如震如霆何以將之保大豐年思弘景業
熙世登民克壯碩老秉鉞河津祉祚勿引早世幽神
仰慕遺輝寤辟憂殷嗚呼哀哉永惟我公克明德心
紛藹芳和被之惠林公侯沒矣孰嗣微音名存體逝
德茂形潛民之秉思好是嘔吟嗚呼哀哉惟帝念功
寵命光大考謚典謨崇榮協泰安官載考我公于邁
輀軒啓塗充驅驚旋哀風結輿遺思嗚蓋舍此休明
即彼重藹攀慕靡及永戀光愛嗚呼哀哉

晉故散騎常侍陸府君誄

惟太康五年夏四月丙申晉故散騎常侍吳郡陸君
卒嗚呼哀哉天降純嘏誕育俊乂才[illegible]九與德鍾三
懿應運繼期顯微闡昧特恢大猷雍化熙世昊天不
弔奄忽零墜嗚呼哀哉朝隕棠榦邦喪國輝帝欽遺
烈士詠清機思經皇心痛浹民懷揮淚充邑惜慟盈
畿敢述洪迹于茲素旂其辭曰

於穆皇源時惟誕弘權輿有嬀爰帝暨王徽音接響
丕祚克昌乾鑒南眷誕降我祖顯考尚書納言帝宇
正命惟允銓衡攸序篤生常侍固天所隆祚以靈粹
陶以惠風道協體禀德與性鍾敵心遠暢淵思遐通
瞻言潛覽克哲克聰耽精遐與肆志篇章仰咨遺訓
思齊曩蹤擒光丞晦微言是綱錯綜羣藝精徹毫芒
顯允閑姿既明且緯敦叙汜愛經德紀義契闊邦族
是綜是緯博約以禮陳錫載施雍雍閨闈克諧由仁
率禮崇化色養寧親九族和睦德被宗姻猗猗髦俊

邪祁縉紳鑽仰明範挹道希塵愷悌弘裕惠化是祥
潛機密暢靡幽不甄濯以清波權以明銓旌善板築
刊穢紫辰邦無媮幸靈不年員沐浴玄源風移俗純
儀德夘旬北化泗濱耀晷切輝既升末融爰莅揚邑
作尹名邦密邇帝畿大東小東宜敷五教敞化以崇
徽無隊命典無廢功帝欽良政民懷穆風粵稽舊章
率由典刑考績三載紬幽陟明超踐皇闥紆組垂纓
奕世納言帝衛以平本崇襄烈堂構克榮征輦屢振
干戈來戢乃秉雄戟徽戎東邑四牡徂征威德以立

爰守會稽青綬既襲帝曰欽哉疇咨羣后改授顯服
屯騎是撫雍容皇甸綜文經武時值大過士爽其德
虔惟常侍高明柔直履冰察霜淪心遠測春存三季
形志于色頻顧厄運載離咎悳靖亨思順曹氏匪華
投弁釋紱皓恩東嶽遁世無悶清源是濯馥風彌馨
明徽載鑠皇途既闢天罔誕張運在九五違嶮即康
猗歟高懿避風遠臧帝降大命丘園是揚裸將天邑
舒藻舊京僉曰休哉昭德塞違乃升常伯補闕拾遺
振纓紫極攄光太微奕奕玄冕熠熠貂璫仰耀皇維

俯映明堂興振鳴鸞體佩琮璜居德瀰沖雖休匪居
既跚君宿未跱鼎辰將陟太階弘載育民皇靈靡顧
大命奄臻厲凶彌留僾忽頹湮嗚呼哀哉黃河難澄
梁木易荒聖賢絕景希世齊光豈曰徒生實維天綱
於鑠常侍本德邵仁俯鏗瑤響仰綴玉振其在克壯
自擧乘屯鳳翳靈條龍竄秘泉收逋匿耀洪晷闇縕
雖跚嘉遁託景風雲現光既耀靈寶未闡兆慮皇圖
銜恨徂遷嗚呼哀哉江河慕海丘陵樂山於惟君德
齊聖廣淵羣彥景附漸化濯直蓋以崇嚴幽以裕淵

西徂華源負澤慕塵幽萌潛暢滯思賴振六言六行
匪君不肅五有三無匪君不極衡准失平匪君不直
方榮遐邈匪君不式君其永沒民其焉則結思遺愛
惟哀允惻嗚呼哀哉仲尼喪魯孺慕失聲國僑殞鄭
邦無竽笙實惟常侍徽懿克明恩懷士心信結民情
聞者巷泣赴者風征八音輟響獻酢弗嘗羽檝翳川
輕駕盈庭揮袂雲藹殞淚雨零嗚呼哀哉伊惟平生
襲寵荷輝愷樂承明桑梓猶哀聿懷舊丘言告言歸
明德遠燭慮凶以吉雖則榮泰存亡是卹爰築新邑

經始匪日眷懷不虞窆覩斯室王事靡監皇靈是旋
嗚和吉往曾未浹辰震旆凶歸輝景長泯痛感皇祇
哀昔四民嗚呼哀哉穆穆天子昭明有融乃命三人
禮憲是崇賜以歸賻榮以贈終冠蓋南徂映族輝邦
日薄南陸辰次天漢龜筮協貞靈域載判明器既庀
神道已羨縣象未登明星有爛軒車徵動執紼同贊
永棄蒿廈黃廬是館寧彼昏昧荒此輝榮幽房長鍵
修夜靡旦翼翼輕蓋翩翩丹旂龍章舒藻旟旐有輝
轜輪轇結玄駟徘徊人誰弗思靡思匪哀援扎心楚

投翰餘悲嗚呼哀哉

晉故豫章內史夏府君誄

惟永寧元年五月二十五日晉故豫章內史夏府君
卒嗚呼哀哉乾鑒育俊崇茲大猷景靈垂祐黃精協
符濯蹤浩素闡志玄流熙光聖代邁勳九區哀彼造
物殂命不均既褒斯美悉茲遐年祁祁搢紳泣涕流
連故作斯誄著之不泯其辭曰
於穆府君遠祖彌光功濟黎獻澤洽八荒披圖承禪
襲化軒唐洪胤既振遐躍休煌越殷自周紹膺遺祉

亮節三恪侯服千祀悠悠訖茲徽烈不已奕世本弘
厥美是紀惟神降靈篤生府君玄祐秀朗揮景烟熅
誕載豐美俊穎夙發性與體和孝友穆融虔茲君親
姻族睦崇情屬褒誘品物虛躬安仁履素撫舊以冲
澄鑒博映哲思惟文淪心泯妙洞志靈源探幽判疑
沉欲淡分甄滯群秘義猶一貫崇規邈世體道而盤
瞻言先機蔚藻騰翰虎約由厚交順乎顏文武未墜
君惟克修百行殊揆君望斯周栖義初九戢翼洪條
瑣輝四灼景問淵繆在昔我國元首載哲假寐俟旦

思庸俊逸旂檢高塵體亦秩秩儀刑柳惠庶績惟穆
既穆其績英風彌邵天子有命曾是在朝頻繁帷幄
祗承皇曜神以測幽明以遠照目難識夷觀峻改蹈
譬彼清騏冀塵其操五紀迭御載隆載傾南嶽頹鎮
蔭輝素靈瑰瑜遷寶投跡上京兆萌未緝皇聖依嗟
聿臨荷氏援被郇瑕道之以禮育之以和齊俗拯弊
民靡不嘉振我翰音洋鑠諸華明明皇儲徽聲時招
奮厥河滸矯足雲霄俄軒玄闕徽英揚飈光灼東朝
髦隆攸希媚茲一人宗既翱飛委蛇華奴陟降太微

納言積翠淵裕徘徊習習和風惟穆惟宣亦曰武昌
厥俗允新我後有命爰授俊臣君子云顧義在安親
秉文共武言撫舊京仰肅慈顏俯瞻典刑移彼滯汙
泮宮時營泰否斯濟飛鴞革聲春翹騁景振鷺在庭
高墉未奮遭茲閔凶頻顧泣血三載以終哀響未欲
憂命朝隆厥命伊何俾守南畜匪曰是屯其託身虛
槃中軍既脂駕言將逝愛偷惟清路逼其序君之于
遠乃恢斯緒思彼衆逸言尋厥楚幕瞻豐林晨看淵
水濯奇以翹拔途道軌彼湘之東地嶮俗危明德番

罰哲幽崇儀嚴不忒刑仁扶物施威和咸振澤被遐
幾皇道御世與民靡偏政彼惠政濟此未均思一黔
首濯溉義淵揖望皇命修翮徊翔循彼江瀆乃眷豫
章觀風樹政德音允張洪化既擴禮樂克昌閑非秋
厲惠淑春陽廣命俊乂惟兮與朔立圉靡滯鸞驥憑
軒豈方伊類捉髮躬勤震我聲教邁嚮惟殷君化大
揚自北而南君澤本泝河漢載咸慶輝雲蔭湛潤川
漸將配皇宿登景具體昊天不弔乃降茲厲高祿朱
融凶焱中燧寢疾彌留大命隕墜邦家不祀況哀結

世嗚呼哀哉式玩遺美君實充明懷光暢幽騁影
清體德秉真審行居貞屈曳蹈機與世靡矜天命棐
諶唯仁則延任道委分亮曰斯然孰云府君不聞其
言永懷載念愛心孔艱曰兄曰弟篤愛纏綿騁光繼
軌參融鴻振今君何之背世遐湮同生摧膺號哀瘁
身耿耿孤微過庭曷遵天何忍斯于何之臻自君初
邁既夷且榮今君反矣素旗垂銘雖光百辟託晷玄
靈民慟于顯神孤于冥物從人感轅馬失征飄風悼
響潛魚仰驚豐霄戢蔭衆羽徊鳴嗚呼哀哉瞻彼日

月歲聿云夕寒暑窮化四辰交錯日考三從宗鑾長
薄謁矣轜軒脫駕窀穸背榮孤世寧神大漠丘陵竦
蔭閟閨寥寥窈標惟哀心摧涕潵嗚呼哀哉谷宇與
君恩親之徽蒙恤于昔投纓瀾徜思周弱志求庇惠
輝如何府君昭景長違願言詠眷載傷載悲昔我經
年逝彼川路進闕初奔退違陵墓仰瞻靈丘俯增永
慕惻剥肝懷哀其曷厝嗚呼哀哉

陸士龍文集卷第五終

陸士龍文集卷第六

晉　吳郡陸[illegible]著

明新安汪士賢校

頌

登遐頌

夫死生存亡二理之已然者也而世有神仙登遐之言千歲不死之壽其詳固難得而精矣列仙之道作者旣集而登遐未有焉雅尚有言我試妄言之子試妄聽之彼之有無蓋難以理求我之妄聽顧可以言寄之遂爲頌云爾

郊間人　王子喬　玄洛　孔仲尼

九疑仙人　大勝山上女　李少君　梅福

張招　左元放　劉根　黃伯嚴

費長房　何女子　焦生　鮮甲務塵

韓衆　東門子　林陽子　任作子

鬼谷子

淵哉郊間懷寶採薪媚茲伯陽常道是寅俯翼遂周携手入秦遺物執一妙世願神思我玄流浩若無津王喬淵嘿遂忘潛輝遺形靈嶽顧景下臨

變彼有傳與爾繼飛承雲倏忽飄飆紫微

玄洛妙識飢餌神類在陰倏逝即陽無景逍遙北嶽凌霄引領揮霧昊天合神自靖

孔丘大聖配天弘道風扇玄流思探神寶明發懷周與言誤老靈魄有行言觀蒼昊清歌先試

丹書有造茫茫九疑登暉太素有漢登聞神其爾顧發彼靈丘聿來載步貽我則歌來揚遐祚

大勝之娥厥循飄翼降宮有和納符帝側揮杖指辰

絶音頹息考君玄右在彼峻極

少君善祠怡爾豐顏俯覲劉漢仰接姜栢式宴安期巨棗爲餐神光攸徃後來其嘆

在漢之衰頹火炎精梅公指景有星遺形逝彼文辭胥此洞庭神輝絶景豈外北冥

張招澄精妙思玄芒則是神物錯綜微章乃幽乃顯若存若亡因形則變倏忽無方

生在清純放情玄昧在物淵沉沂虛攸遂清酒一壺百朋具醉有命集止乘龍來苹載見君子

言觀其蔚劉根登嵩遺世盤桓形委服容口猒瑶□
挹彼呼翕爲爾朝食鼻絶巖穴光茂雲端
伯嚴志道翻飛自南北食中嶽練形嵩岑奔星凌顏
朱光垂陰雲精九■握耀盈襟
長房有懷承師問道蒙險洪海睎心玄浩將登蓬萊
祚爾難老嘉命旣錫如何勿考
逝矣何女芳靈旣彫安寢曾丘逝魂清宵喪魄載營
大塋崇朝王趾再步於焉逍遥
焦生卜居在河之東晧襟解帶嘉卉結容順神大素

淑思玄冲在彼黄堂明道固窮
北狄務塵在彼沙漠含神自顧静居有恪自彼王庭
聿來伊洛天子命之載見紫闈
衛矣終化靈毛揚葩慎爾貞心神祉來荷靡靡夷門
體道含真飡茹靈卉凌雲順神
林陽餌車明視聰耳壯子旣飡歩睎千里任化凱入
輕雲揮止移形善變載坐載起
悠悠鬼谷永言潛止要終有集資生無始綢繆方平
在彼二子芬響蘭揮有來盈耳

盛德頌

余行經泗水高帝昔爲亭長於此瞻望山川意有悵
然遂奏章以通情焉并爲之頌云爾
晉太子舍人冀土臣雲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
雲頓首死罪伏惟陛下紹軒轅之叡哲越三伐之高
蹤膺有聖之玄景詠生民之上略秦政肆虐漸曁生
民在昔上帝乃眷多方肅雍寶命鑒民顧天思文獻
聖以宅神器六合烝駕八荒■錯企皇居於阿房掎
逸鹿於九野誅猷田過天人匪祚乃御斯国授漢于

夜京是以光詔五緯章太素神姮哀號厎命丹野九
垓闢授命之符鈞天清建皇之鑒陛下蟠泗水龍
躍下亭慶雲徘徊紫塵熠爍皇威肇於斷蛇神武基
於豐沛掩四紘以蓋天廓玄謨以闢宇華宮山藏王
堂海紬雲蓋景陰金門林蔚抜足崇長揖之賓匠飡
納獻規之容玄猷上通德輝下濟仰翰雲禽俯躍魚
鲂是以四海之内莫不企景歎以接羣望廣川而鱗
集秉山渉水視險若夷奔波闕廷思効死節乃鳴不
在衡奔驥服輅良平鳳栖信布虎據豪雄凌暴於外

奇謀補闕乎內威謀兼陳智勇畢効乃凌河海河汯
無梁乃仆嵩山嶽華不重三秦席卷項籍灰分遽了
霧散遺寇雲徹泛時雨以清天灑狂塵以肅地〻於
川與疎峻蓋於蒼昊功濟宇宙德被羣生天人允嘉
民神協愛曆數在身有命將集而陛下猶復允執高
讓成功靡有普天歸德羣后固請然後謁天皇於圓
丘巡萬乘於帝室率士離暴秦之亂臣妾蒙有道之
惠戎羌〻夷之虜雕趾肅慎之国莫非帝臣巍〻蕩
〻蓋天臨地自啓闢以來有皇之美未有若聖功之

着盛者也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以鄙倍文武
無施忝寵本朝承之下位而臣遘愍自西徂東行邁
攸止路經泗水伏見史臣班固撰録聖功竊承陛下
扶桑始照天暉未融之日嘗臨御此川於是卽命舟
人弭檝水涯瞻仰山川舊物不替栄惟聖輝罔識所
憑遠眺逦全感物興哀終懐靡及俯心遐慕臣命違
千載之運身生四百之外恨不得役力聖明之蹕寓
目風塵之會揮戈前隊待罪下軍抽鋒咸陽之闕提
鉞項籍之領痛心自悼不知所裁行役之臣牽制朝

憲蹤懷彷徨王事靡臨鼎將言邁實銜罔極臣閒遊
魂變化神道無方雖聖靈登遐降陟在天連光五精
流輝太一或冀神輿降規澥猗五服時邁王輅言巡
玆邑是以下臣仰瞻紫宮俯要恍惚愚情振蕩靡沓
所如不勝延頸紫微結心閶闔之情謹住水濱拜章
陳懇臣雲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稽首以
聞臣雲言臣聞歌詠所以宣成功之烈詩頌所以美
盛德之容是以聞其聲則重華之道彌新存其操則
文王之容可覩忝惟陛下聖德豐化比隆前代元勳

茂功超蹤在昔故詩歌之所依詠金石之所揄揚者
也臣謹上盛德頌一篇雖不足以仰度天高伏測地
厚貴獻狂夫區〻之情臣雲云云晉太子舍人臣陸
雲上於皇漢祖纂胃有唐平章在昔文思百王丹輝
栖列火精幽光爰玆聖緒頹維弛綱靈曜熠爍濬景
扶桑則天未墜重規旻蒼其規伊何横乾作峻厥德
不回矩地能順憑河拓京襄岳殷韻龍章景偉虎質
碩變有秦不競罔極黔首震驚于師思虔神主上帝
曰咨天鑒有赫乃眷伊漢此惟予宅明明聖皇既受

帝祉雲騰下邑風駭泗水仰鏡天文五緯同晷俯察
雲符神母爰止思文聖王克廣克遐威夌羣桀德潤
諸華爰祀天人天人攸嘉爰輯烝徒所和既和既和
既順乃矢德音豐沛之旅其會如林朱旗虹超飛旆
電舉推師蕭曹撫劒高吟元戎薄伐時罔不龕夌波
川潰肆野陛沉咸陽克殄既係秦后義我阿房乃清
帝宇穆穆聖皇天保攸定有項畔換不式王命既愆
黜我西土於鑠王師遵時罷怒爰赫乘疊席卷三夏
嘽々戎軒矯々乘馬燹伐强楚至于垓下天誅薄曜

景籍授首區夏既混宇宙蒙乂肅々帝居巍々神器
有皇于登是臨天位綉文于裳組華于黻明々天子
有穆其容至止鏘々相惟辟公宣譽路寢發號紫宮
頒此愷悌以育萬邦思樂皇慶協于時雍琴瑟在御
大予舞功越棠委贄肅慎來王明々聖皇闡国秉制
分圭胙勞河山命誓禮律克彰典文乖藝有漢怋々
疏罔不替聖功克明九方孔安良宰內幹武臣外閑
漸澤冀域沾被戎蠻運光六素萬載不刊

祖考頌

雲之世族承黃虞之苗緒畜靈根之遺芳用能枝擢
千條頡振萬葉繁衍固於三代饗祀存乎百世豈非
皇慶之積祐神明之殷祥者哉在周之衰有嬀之後
將育于姜而貞龜發鳴鳳之兆周史表規国之繇故
能光宅營丘奄有東海文庚蕃廡而胤祚昌大矣遭
世多難子孫蕩析逐于南土烈祖丞相邵侯顯考大
司馬武侯明德叡哲[illegible]雄特秀固上天所以繼跡前
期惠成顧者也是以有吳雲興而邵侯能見逐風騰
海甸電斷荆楚運籌制勝底定經略文德光宣武功

四充乃作台衡以御于王政天罔與先代比隆義問
與前修接響固所謂汪洋浩々不世出者哉武侯以
光遠之度襲重規之範宣朗之明照曾暉之景故寅
亮樞極則萬物淳曜緝熙有邦而宇內恪居及至中
葉亂日虎臣緩援既集而大難時弭德濟封域之內
威揚函夏之表遂仍世作宰焜曜祖業車實襲軌裘
不敢帶元勳冕於光国洪烈著於隆家考德計功比
之前代未有茂於此者也是以小子敢纂徽猷欽述
芳烈雖不足以當朱弦之一唱發清廟之三歎蓋爾

臣子之遺恩罔極之所處也乃作頌曰

悠悠聖緒上帝是臨世篤其猷于顯徽音神風徃播
福禄來尋靈根既深萬葉垂林繁盛海堣顯寧漢陰
既曰寧止芳祐允淑乃步斯淳降神有陸赫矣三公
應期載育明〻邵侯允哲允謀慮心昭德淑問宣猷
如日之升如川之云奕精既頹黃耀昺煥光宅海邦
大造江漢王于出征二公斯難長驅致届九有〻判
咸黜凶醜區域寧晏天禄未終大命有集卜食東夏
元龜既襲聿來耶宮作蕃舊邑公徙斯振帝旅凱入

於緣時雍神道經始爾〻九命永言徽止公拜稽首
對敭天子猗歟盛歟郤侯有作我考纂戎爰究爰度
遠除尋軌崇基式廓昭明有家祖廟奕〻中葉虎臣
稱亂西秦靈旆電揮伐鼓霆震會朝哀舉征不浹辰
遐風遠掃萬里無塵有族斯祐念功在茲褒衣之宜
遂作上司台光增朗方險載夷穆矣暉章有奕之旗
我祖我考受言藏之韡〻藻棠再命同服騑〻四牡
二世方轂分珪比瑞天秩底禄公堂聯趾華構重屋
昔在二伊于殷有聲在漢之興亦曰韋平惟祖惟考
殷其大亨邈彼披陽追蹤阿衡駿惠雨施景潤雲布
洋洋玄化功濟其民風馳海表光被嶽濱二后重規
世有哲人肅雍碩響萬載是振

張二侯頌

張氏之先蓋少昊氏之苗裔也其在春秋晉德方休而張老延譽爰暨有漢文成佐命初基司空揚聲於末葉流長祚遠世[illegible]之侯輔吳將軍文侯遭季末雲擾遂避難于東有吳之興寔爲謀主桓即世援建太祖知命審於將萌先識鏡於未兆遂作上將輔成王

業立朝無不易之方正色有犯顏之亮固所謂謇謇王臣古之遺直者也奮威將軍定侯明德光遠軌量弘濟文敏足以華國威略足以振衆重規繼體而大業暉崇故休祚頻繁寵靈仍世天秩之體彌彰而毀盈之心茲冲用能保寵固世考終頤問蓋竹帛之所光宣詠歌之揄揚也乃作頌曰

烈文遠祖肇自上皇金天淳曜遂濟窮桑真人有作
飛龍在天留侯載見階雲自淵郎謀神造啓運妙玄
有漢再命度邑于東其在中葉誕育司空邈矣唐虞

有恭斯肅寧行盈止世篤天祿神之聽思俾我戩
繁過芳𦾔厎之洪族洪族既昌再惠音徽於穆二侯
仍世雙飛堂堂輔吳抑抑奮威如龍之躍如鳳之揮
薄言矣止在彼紫微金卯紛若四海畔換文侯乃顧
妙世達觀逝彼塗芳度茲江漢鳴飛遵海聿來有亂
遺家不造殲我明聖桓后肇揚侯承末命皇大烝哉
天保未定匪侯卹度宗緒孰正帝整我旅外薄四荒
命作惟師時惟鷹揚遂登上將亮彼大皇厎邑胙土
命珪有瑋蹇蹇我侯明發宿夜襲彼遺直輿言有纂

聿懷來忠王室之故猗歟定侯祇服清曜奕奕瓊蕤
玉潤淑貌淵謂往藏朗思來照曾是徽章再世被荷
肅動開國明道隆家苾苾其芬淑問揚和有蔚其文
如林之華皇矣帝祚受言既崇女有行作合儲宮係
延延紫極頻衍皇寧疊疊定侯在盈思冲祇寵戒溢
永懷慎終重光並曜播我芳風

榮啓期讚

榮啓期者周時人也值衰世之季末當王道頹凌遂
隱居窮處遺物求己泝懷玄妙之門求意希微之域
天子不得而臣諸侯不得而友行年九十被裘鼓琴
而歌孔子過之問曰先生何樂答曰吾樂甚多天生
萬物唯人爲貴吾得爲人矣是一樂也以男爲貴吾
又得爲男是二樂也或皆不免於襁褓而吾行年九
十是三樂也夫貧者士之常也死固命之終也居常
待終當何憂乎孔子聽其音爲之三日悲常被裘帶
索行吟於路曰吾著裘者何求帶索者何索遂放志
一丘滅景榛藪居貞思樂之林利涉忘憂之沼以卒
其天年榮華溢世不足以盈其心萬物兼陳不足以

易其樂絕景雲霄之表志濯北溟之津豈非天真至
素體正含和者哉友人有圖其象者命爲之讚其辭
曰
芒芒至道天啓德心自昔逸民遁志山林邈矣先生
如龍之潛夷明收察滅跡在陰傲世求己遺物自欽
景遯瑤煇響和絕音戀彼丘園研道之微思樂寒泉
薄採春薇鳴弦清泛撫節高徽有聖矣止來言傷悲
天造草昧貧道實素於鑠先生既體斯和熊羆作祥
黃髮皤皤耽此三樂遺彼世華翼翼彼路行吟以遊

的的瓶見陋我輕裘未脫亂世受言一丘媚茲常芳
聊以忘憂

嘲褚常侍

六年正月前臨川府丞褚老常侍君子謂吳如是乎能官人官人国之所廢興也古之典王唯賢是與呂望漁釣而周王枉駕甯戚叩角而齊王忘寐委斯徒而靡好爵釋短褐而服龍章姬姜之族非無人也親昵之愛非無懷也取彼庸賤之徒登之佐臣之列故九賢翼世而有命既集五子佐時匡霸以濟夫唯能

官人之所由也褚氏大夫之常佐遠邦之賤司才則卲矣官實陋矣而拔出羣萃超昇階闥雖文王登師桓公取佐亦何以加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言官人得才也褚常侍聞之喜曰君子之言豈虛也哉吾得此足矣君子謂褚常侍於是乎不謙謙也者致敬以存其位者也謙之不存德無柄矣世之治也君子自以爲不足故撙節以求役于禮敬讓以求安于仁世之亂也在位者自以爲有餘故爵豐而求更厚位隆而欲復廣世之治教恒由此作今褚侯蝉蛻利

木鵲鳴玉堂不庶幾夙夜允集衆譽而意充於一六心盈於自足足則無求盈則無戒不求則善遠之無戒則惡來之亦何以爲君子哉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愼之至也褚常侍聞是言也懼謂之昌言也而拜之君子曰褚侯其幾矣聞善而喜過又應之懼嘉服義之賢而拜讜言之辱規同禹迹義均罪己君子哉吳無君子斯焉取斯

牛責季友

天造草昧萬物化淳類族殊品蔓衍乎人今子履方

象以矩地戴圓規以儀天該芳靈之疑素挺協氣於皓玄故神窮來[illegible]思洞無間踊翰則慣委洪波吐辭則辨解連環子何不絕淵而躍照日之光使穎秀鵠谷景溢扶桑俯經見龍之輝仰集天人之堂雖子之服既未而素今子之滯年時云暮而晃不易物車不改度子何不使玄貂左弭華蟬右顧令牛朝服青軒夕駕軺輅望紫微而風行踐蘭塗而安步而崎嶇坂息駕郊牧玉容含楚孤牛在疾何子崇道與德而遺貴與富之甚哉日月逝矣歲聿其暮嗟呼季友盛

時可惜迨良期於風柔競悲颯於葉落悽讌言於洪範圖形於霄閣使景絶而音流芬身蕣而榮赫咲乎如不能建功以及時乎請迹於桃林之薄

陸士龍文集卷第六終

陸士龍文集卷第七

晉 吳郡陸雲著
明 新安汪士賢校

騷

九愍

昔屈原放逐而離騷之辭興自今及古文雅之士莫不以其情而玩其辭而表意焉遂廁作者之末而述九愍

喬皇聖之豐祐膺嵩岳之多福貞龍暉以底載啓元辰而誕育考度中以錫命端嘉令而自肅蘭情馥以芬香瓊懷皎其如玉希千載以遥想昶遠思而自怡範方地而式矩儀穹天而承規結丹款於璇璣協朱誠於四時洛中心之信修佩日月以為旗悲年歲之晩暮殉脩名而競心仰勲華之耿暉詠三辟之遐音握遺芳而自玩挹浩露於蘭林陰雲紛以興靄飈風起而回波黨朋淫以惡美疾傾宫之楊娥樹椒蘭於瑶圃掩夜光於瓊華遘貞心以誰忒毀玉質而蒙瑕甘芬言而棄乎忽退放其若遺瞻前軌而我先顧後

乘而駕遲遲荒塗而伏軾撫鳴鑾而稱悲感聽者以之有集嗟離瘼之焉歸靜沉思以自瘁願凌雲而天飛

修身

逢天怒而離紛邅特咎於惟塵端周誠以恪居祗後命而自寘悲讒口之罔極葛離情於參辰豈三錫之又睎乃裔予於遐賓運羽櫂以涉江浮鄂渚而駕言背夏首以客逝兮泝行川而永歎結風回而薄水兮源波榮而重瀾情懷眷以疊結舟淹流而中盤矩愁心以自邈肅楞人而曾驅詔河馮以清川命湘娥而

安流濟南詔以佇望野蕭條而振疇獸悲號以命旅鳥枉顧而鳴仇悲我行之悠悠怨同懷之莫求發辰陽而徂彼緣湘沅而來假亦芳樹於縣車秣粱苗於樊馬山嵩嵩以藏景雲晻靄而荒野鳥拊翼於巃嵷水回波於宇下指明星以脉路景卽陰而無旅隨長川以問津響修聲而和予聽歸音以自聞踐無迹以窮處雖邅愍之既多亦顛沛其何侮仰衆芳之遺情希絕風之延佇

涉江

亂曰有鳥翩飛集江湘兮彼美一人莫予將兮念我涉江懷故鄉兮生日何短感日長兮顧我愁景惟永傷兮積沉毒於苦心竟憑虛以飄蕩形息景於重陰虎鳴飈以拂谷螭回雲而結林操土音以懷郢湍頻代而盈襟辭終古之舊墟託茲邦而遂集望龍門而屢顧攀惟桑而祗泣悲惠■之難狀振枯形而獨立撫彫容之日頹愴炯思而弗及聞先黎之達教固積善於遺慶睎明休而受言想介福之保定靡心貞以祇服泝大順而委命君在初之嘉惠每成言而來日

怨谷風之攸歎彌九齡而未徹願自獻於承閒悲黨人之造膝舒幽情其曷訴卷永懷而淹恤嗟哲士之足歎傷邦家之殄瘁痛靈脩之匪懷頹九成於一匱忘大寶之勿假輕挈瓶之守器仰剪翮於凌霄俯歸飛於矰罻毁方城於秦川投江漢於泥渭悲彼黍之在郢悼宗楚之莫籲撫傷心以告哀將斯情之孰慰

悲郢

登高山以遐望悲悠處之淹流豈大川之難濟悲利涉之莫由申修誠以底節反內鑒而自求考余心其

焉可往稽度於神謀訪斯言以卜居想貞龜以告

將矯翼而塗險思振清而世濁羌釋筴而評予詠不

疑其何卜朝彈冠以晞髮夕振裳而濯足有懷沙以

赴淵無抱素而豢辱愁纏綿以宅心長歎息而飲淚

步江潭以彷徉頻行吟而合瘁遇漁父之戾止典櫂

言而來悲雖懷芳而握瑜懼惟塵之我穢顧虛景而

端形矧同波於其醉追伊人之逍遥聊仰棄於林側

懷遠心以遠寤怡哀顏而表色仰班荆之遺情想嘉

訊而良食若有言而未吐忽棄予而凌波揮龍榜以

鼓汰遺芬響而清歌俟滄浪之濯纓悲余壽之幾何

愧褊心之歎渝恨爾謁之莫和揖江魚之言志誓玄

寢於汨羅哉懷忠而死節豈有生之足嘉

行吟

悲怨思之多感情惆悵而遠慕世玄黃而既渝心居

貞而抱素冀斯氣之一清要佳人於天路考年載以

遲之悲歲聿之已暮攬豐草於朝日思先晞於湛露

規法圓而天象矩則方於地形祇信順以自範邀式

穀於神聽悲登遑之無抗訊貞夢而遅靈悔相道而

懷顧悲實蕃之已盈頹椒丘而息駕振衫服而翱翔

結瓊㩠之芳襟襲凌華之藻裳懷瑤林之珍秀握蘭

野之芳香命巫咸以啓期訪百神而考祥靖永言以

聽命欽靈辭而肅邁振華晁之玉藻樹象軒之高蓋

幸假翼以鳴和霓揮景而縈旆芳塵穆以煙熅形雲

起而深翦遊八極以大觀解飛轡以長想將結軌而

世狹願援楫而川廣雖我服之方壯思振策其安往

舒遠以弭節褰世羅於天網

紆思

亂曰猗猗芳草殖山阿兮朝日來照發豐華兮秋風

蕭瑟凝霜加兮傾棄懷春猶俟河兮徧周流而無過

悲窮思之永久聽幽荒而罔詔眷寥廓而無友沉流

液於繩樞逝回飈於甕牖呼寂寞而靡應攬虛無其

何有神悠悠而永念憂綢繆而盈室哀惻心而響起

時棄予而景逸招逝運其難徵儀遺範而無律雖芳

林之將焚豈蘭響之可謐晞馥風於曠野思同芬而

靡貿命險太其靡常道離隆而匪易紆幽情而思古

援在昔而並辟俟重華以同遊悲瑤圃之難適升登

陸其焉濟輪涉淵而無迹悲荒塗之既舛臨導渚而投策欲隨波以周流恨匪石之難頹將從風而卷舒悲宜矣之辭懷貞郎志而玉折厲勁心而蘭摧喟我懷以寤歎闡前鑒而自融忠與邪其莫可豈余命之所窮俯投迹而世涔仰睎志而道隆耻蒙垢於同塵思振揮於別風明爽心以畢志考吾道以自終

考志

天機偏其挺蓋玉衡遷而回襄景彌脩而日短時愈促而夜長和音變而改律乘風革而為商感秋林之

夙暮悲芳草之中霜存攸忽而風過逝揮霍而雲散方輕綠而炯遲比收雹而景宴將愉樂以夙興迨良日於昧旦痛子生之不辰逢此世之多難將藹藹而未颺世渾渾其難澄風頹山以離谷波平淵而為隧道曠世而朴散化固滯而物凝恨輶德以莫舉悲民鮮之孰勝景照明以妙見音振響而攄聞金淬堅以示斷芭靡質而效芬聲貞規以殉節反蒙誚於明群咨小心以惴惴悲江草之芸芸

感逝

剫日乳雲騰藹天明白兮縉羅重設鳳蟜翼兮揆[illegible]逝矣樹榛棘兮忠我芳杯喟歎息兮哀時命之險巇懷斯類以結憂牢拊膺而永歎形顧景而長愁生遺年而有盡居靜言其何須將輕舉以遠覽聊天路而高遊結垂雲之翠虬駕瑰琰之玉輿揮采旄以煙指靡華旌而電舒命日月以清天吾將遊乎九閡命屏翳以夕降式飛廉以朝輿塗蒙雨而後清景貞暉而允登陪湘妃於彤輅列漢女以後乘瓊娥起而清嘯神風移其來瘱騑憑雲而響駭驂噓天而景凌望紫

微以振策跚太階而遂升眾芝蓋之翼翼回雲車之轔轔朝總轡於扶桑夕飲馬於天津伐河鼓以解微迄昆侖而凱振軌凌虛而遺迹塵冢飈而絕輪豈遠遊之無樂懷故都而傷情靡龍首以還顧轉瑤衢而回縈泝凱風以流盼悲舊邦之穢傾眷南雲以興悲蒙東南而涕零凌百川而絕蹈仰濯髮於崢嶸豈沉瘁之足弭將蟬蛻於長生

征

痛世路之隘狹詠遂古而長悲鏡端形於三接照直

影於太微祇中懷以眷眷豈監寐而忘歸悼天朝之
遂晦構貝錦於繁文侈南箕以載物譖青陽而猶汾
迹同塵而攘絶景和光而天分俯隕息於紫波仰頹
歎而崩雲折若華以翳日時靡靡而難停食秋菊以
却老年冉冉其既盈欲假翼以天飛怨曾飈之我經
思戢鱗以遁沼悲沉網之在淵有河清而忘得挫千
載之長年擠衰響於頹風寓悲音於絶弦嗟有生之
必死固逆我以自休彼達人之遺物甘窶蒙而赴流
矧余情之沉毒竒有生以速憂悼居世其何感固形

存其爲尤想百年之促期悲樂少而難多修與短其
足玄曷久沉於汨羅投瀾漪而負石涉清湘以懷沙
臨恒流而自墜蒙濬經之隆波接申胥於南江
鼓晃雲以携手仰接景而登遐

陸士龍文集卷第八

晉 吳郡陸雲著
明新安汪士賢校

與平原書

一日案行并視曹公器物牀薦席具寒夏被七枚介
幘如吳幘平天冠遠遊冠具在嚴器方七八寸高四
寸餘中無鬲如吳小人嚴具狀刷膩處尚可識疎枇
剔齒纖綖皆在拭目黃絮二在垢垢黑目淚所沾污

手衣卧籠挽蒲棋局書箱亦在奏案大小五枚書車
又作歧案以卧視書扇如吳扇要扇亦在書箱想兄
識彥高書箱甚似之筆亦如吳筆硯亦爾書刀五枚
琉璃筆一枚所希聞景初三年七月劉婕妤析之見
此期復使人悵然有感處器物皆素今送鄴宮大尺
間數前已白其繐帳及望墓田處是清河時臺上諸
奇變無方常欲問曹公使賊得上臺而公但以變譎
因旋避之若焚臺當云何此公似亦不能止文昌殿
北有閤道去殿文內中在東殿東便屬陳留王內不

可得見也

一日三上臺曹公藏石墨數十萬斤云燒此消復可用然煙中人不知兄頗見之不今送二螺省曹公遺事天下多意長才乃當爾作弊屋向百年于今正平夷塘乃不可得壞便以斧斫之耳爾定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

雲再拜前省皇甫士安高士傳復作逸民賦今復送之如欲報稱久不作文多不悅澤兄爲小潤色之可成佳物願必留思四言五言非所長頗能作賦爲欲

作十篇許小者以爲一分生於愁思遂復文誨欲得雲論聞在郡紛紛有所鈎定言語流行斷絶欲更定之而了不可以思慮今自好醜不可視想冬下體中佳能定之耳兄文章已自行天下多少無所在且用思困人亦不事復及以此自勞役閒居恐復不能不願當自消息謹啓

雲再拜祠堂頌已得省兄文不復稍論常佳然了不見出語意謂非兄文之休者前後讀兄文一再過便上口語省此文雖未大精然了無所識然此文甚自

對事同又相似益不古皆新綺用此已自爲洋洋耳荅少明詩亦未爲妙省之如不悲苦無惻然傷心言今重復精之一日見正叔與兄讀古五言詩此生歎息欲得之謹啓

雲再拜二祖頌甚爲高偉雲作雖時有一佳語見兄作又欲成貧儉家無緣當致兄此謙辭又雲亦復不以苟自退耳然意故復謂之微多民不輟歎一句謂可省武烈未得有異說桓王之事而云建其孤恐太祖不得爲桓王之孫雲前作此頌及信以白兄作遊

仙詩故自能劉氏頌極佳但無出言耳二頌不減復過所望如此已欲解此公之半歲暮賦甚欲成之而不可自用得此百數十字今送不知於諸賦者不罷少不想少佳成當送到洛陳琳大荒甚極自雲作必過之想終能自果耳謹啓

雲再拜兵眞凶事生來初不見習頃觀之正自使人意惡羊腸轉時極佳問人皆不解何以作此轉雖云欲相泄恐此正自取好耳說之不能工願兄試一說之張義元荅貞淵之回流崑崙吐河不體正自似急

水中山石間是人謂面縛者但言之辭不工耳不
此中語於諸賦中何如塤曰極勿勿病一十當出畧
通曰在馬上此不可諧又恐信不及兄令以因休祖
致又力作無錫書極無賴甚不備具如是更白問於
中

雲再拜爾乃使熊羆之士虓闞之將雄聲泉踊逸氣
風亮超三軍以奔厲賈餘勇以成壯兆洪音於寂寞
先無聲而高唱元兵時紛若屯雲煥若積波授教斯
謐靜言勿譁嚴鼓隱其雲戒萬夫翕而咸和洽安步

以止立應金奏而靡弋進總干以乘言退揮旅而星
羅禮既畢歸旅將振尋縈負轉因瀨蓋旋若疾流之
繞駿沉驚飈之靡狂塵羊腸轉時命屏翳以夕降式
飛廉而朝興涂蒙雨而後清昊帶天而先澄陪畯臣
於彤輅列名僚於後乘猛將起而虎嘯商風肅其來
應士憑勢而響駭馬噓天而景凌

雲再拜省諸賦皆有高言絕典不可復言塤有事復
不大快凡得再三視耳其未精倉卒未能為之次第
省述思賦流深情至言實為清妙恐故復未得為兄
賦之最兄文自為雄非累日精拔卒不可得言文賦
甚有辭綺語頗多文適多體便欲不清不審兄呼爾
不詠德頌甚復盡美省之惻然蔚賦腹中愈首尾發
頭一而不快言烏云龍見如有不體感逝賦愈前恐
故當小不然一至不復減漏賦可謂清工兄頓作爾
多文而新奇乃爾真令人怖不當復道作文謹啓

雲再拜祠堂贊甚已盡美不與昔同既此不容多說
又皆一事非兄亦不可得見弔少明殊復勝前弔蔡
君清妙不可言漢功臣頌甚美恐弔蔡君故當為最

使雲作文好惡為當又可成耳至於定兄文唯兄亦
怒其無遺情而不自盡耳丞相贊云披結散紛辭中
原不清利兄已自作銘此但頌實事耳亦謂可如兄
意真說事而已若當復屬文於引便當書前銘耳謹
啓

雲再拜誨欲定吳書雲昔嘗已商之兄此真不朽事
恐不與十分好書同是出千載事兄作必自與昔人
相去辯亡則已是過秦對事求當可得耳陳壽吳書
有魏賜九錫文及分天下文吳書不載又有嚴陸諸

君使今當寫送兄體中佳者可並思諸應作傳不
引甚單常欲引之未得兄所作引甚好雲方欲更作
引述思賦黨自竭厲然雲意皆已盡不知本復何言
方當積思思有利鈍如兄所賦恐不可須願兄且以
伯聲兄弟前日觀習先欲作講武賦因欲遠言大體
欲獻之大將軍才不便作大文得少許家語不知此
可出不故鈔以白兄若兄意謂此可成者欲試成之
大文難作庶可以爲關雎之見微謹啓
雲再拜往日論文先辭而後情尚絜而不取悅澤嘗

憶兄道張公父子論文實自欲得今日便欲宗其言
兄文章之高遠絶異不可復稱言然猶皆欲微多但
清新相接不以此爲病耳若復令小省恐其妙欲不
見可復稱極不審兄由以爲爾不茂曹碑皆自是蔡
氏碑之上者比視蔡氏數十碑殊多不及言亦自清
美恳以無疑不存二祖賛不可聞武帝賛如欲管管
流澤有以常相稱美如不史願更視之小跛幾而悅
奕爲盡理雲今意視文乃好清省欲無以尚意之至
此乃出自然張公在者必罷必復以此見調不知九

愍不多不當小減九悲九愁連日鈔除所去甚多
本不精正自極此願兄小爲之定一字兩字出之便
欲得遲望不言謹啓
雲再拜仲宣文如兄言實得張公力如子桓書亦自
不乃重之兄詩多勝其恩親耳登樓賦無乃煩感丘
其弔夷齊辭不爲偉兄二弔自美之但其呵二子小
工正當以此言爲高文耳文中有於是爾乃於轉句
誠佳然得不用之益快有故不如無又於文句中自
可不用之便少亦常云四言轉句以四句爲佳往曾

以兄七羡囬煩手而沉哀結上兩句爲孤今更視定
自有不應用時期當爾復以爲不快故前多有所去
喜齊俯煩習均弔誠重離此下重得如此語爲佳思
不得其韻願兄爲益之謹啓
雲再拜嘗聞湯仲歎九歌昔讀楚辭意不大愛之頃
日視之實自清絶滔滔故自是識者古今來爲如此
種文也爲宗矣視九章時有善語大類是穢文不難
舉意視九歌便自歸謝絶思兄常欲其作詩文獨未
作此曹語若消息小往願兄可試作之兄復不作者

恐此文獨單行千載間常謂此曹語不好視九歌正自可歎息王褒作九懷亦極佳恐猶自繼眞玄盛稱九辯意甚不愛

雲再拜頃得張公封禪事平平耳不及李氏老文無比恐非其所作欲見此公劉氏世頌有信願付雲頃又爲輔吳奮威作頌欲愈前頌然意並不以快遣信當送九愍三賦脫然謂可舉意假彼頌便有怯處想無又間便可耳大類不便作四言五言謹啓

雲再拜誨二賦佳久不復作文又不復視文章都自

無次第文章既自可美且解愁忘憂但作之不工煩勞而棄力故久絕意耳在此悲思視書不能解前作二篇後爲復欲有所作以慰小思慮便大頓極不知何以乃爾前登城門意有懷作登臺賦極未能成而崔君苗作之聊復成前意不能令佳而羸瘁累日猶云愈前二賦不審兄平之云何願小有損益一字兩字不敢望多音楚願兄便定之兄音與獻彥之屬皆願仲宣須賦獻與服繁張公語雲云兄文故自楚須作文爲思昔所識文乃視兄作誄又令結使說音耳兄所撰願且可付之此有書者更校善書送信還望之謹啓

雲再拜疏成高作未得去省登遐傳因作登遐頌須臾便成視之復謂可行今並送之尚未定利及此信令更有何所損益後人入了無事合會之才得一篇耳索度是淫鬼無緣在此中故不可作頌愁邑忽欲復作文臨時輙自云佳小久報不能視爲此故息意文欲定前於用功夫大小文隨了爲以解愁作爾今視所作不謂乃極更不自信恐年時間復損棄之徒

自困苦爾兄小加潤色便欲可出極不苦作文但無新奇而體力甚困瘁耳謹索幼安在此令之草令佳一弘不呼作工謹啓

雲再拜誨頌兄乃以爲佳甚以自慰文章當貴經綺如謂後頌語如漂漂故謂如小勝耳九愍如兄所誨亦殊過望雲意自謂當不如三賦情難非體中所長欲徧周流雲意亦謂爲佳耳然不云其愈於與漁父吾今多少有所定及所欲去留粗爾今送本往不審能勝故不意亦殊未以爲了南去轉遠洛中匆匆少

暇願兄勑所遺留爲當爾可須來不佳思慮益處
能補所欲去徹與察皆不與日韻思惟不能得願賜
此一字雲作文如兄所論已過所望況乃當敢今兄
有張蔡之懷得此乃懷怖也謹啓

雲再拜誨蔵暮如兄如所誨雲意亦如前啓情言深
至述思自難希每憶常侍自論文爲當復自力耳雲
意呼殺頭但當小不如復耳兄乃不好者試當更思
之所誨雲文所比愁霖喜霽之徒實有可爾者登樓
名高恐未可越爾楊四公黄胡頌恐此不得見比聞

兄此誨若有喜懼交集祖德頌無大諫語耳然靡靡
清工用辭緯澤亦未易恐兄未熟視之耳兄文方當
日多但文實無貴於爲多多而如兄文者人不饜其
多也屢視諸故時文皆有恨文體成爾然新聲故自
難復過九悲多好語可耽詠但小不韻耳皆已行天
下天下人歸高如此亦可不復更耳兄作大賦必好
意精時故願兄作數大文近日視子安賦亦對之歎
息絶工矣兄誨又爾故自是高手謹啓

雲再拜蔡氏所長唯銘頌耳銘之善者亦復數篇其
餘平平耳兄詩賦自與絶域不當稍與比校張公昔
亦云兄新申多之不同也與當故爲未及彦藏亦云
爾又古今兄文所未得與校者亦惟兄所道數都賦
耳其餘雖有小勝負大都自皆爲雖耳張公父子亦
語雲兄文過子安子安諸兄賦復不皆過其便可可
不與供論雲謂兄作二京必得無疑久勸兄兄爲耳
又思三都世人已作是語綢類長之能事可見幽通
賓戲之徒自難作賓戲客語可爲耳答之甚未易東
方士所不得全其高名頗有答極謹啓

雲再拜誨九愍如所勑此自未定然雲意自謂故當
是近所作上近者意又謂其與漁父相見以下盡篇
爲佳謂兄必許此條而淵弦意呼作脫可行耳至兄
唯以此爲快不知雲論文何以當與兄意作如此異
此是情文但本少情而頗能作泛說耳又見作九者
多不祖宗原意而自作一家說唯兄說與漁父相見
又不大委曲盡其意雲以原流放唯見此一人當爲
致其義深自謂佳願兄可試更視與漁父相見時語
亦無他異附情而言恐此故勝淵弦兄意所謂不善

願疏刱其處緒亦欲成之今出意莫更感如惡所在以兄文雲猶時有所能得言雲前後所作謹啓

雲再拜誨前二賦佳視之行已復不如初昔文自無可成藏之甚密而爲復漏顯世欲爲益者豈有詞之不善而不爲懷此不成意想兄已得懷之耳有作文雖尚多而家多豬羊之徒作蟬賦二千餘言隱士賦三千餘言既無藻偉體都自不似事文章實自不當多古今之能爲新聲絶曲者無又過兄〻往日文雖多瑰鑠至於文體實不如今日間在洛有所視已當

赦而比更隆以今意規文見此真吏以爲不盡善文罷云故日向人歎兄文人終來同殆以此爲病張公文無他異正自情省無煩長作文正爾自復佳兄文章已顯一世亦不足復多自困苦適欲白兄可因今清靜盡定昔日文但當鈎除差易爲功力誨已定敬長誄意當闇與兄合雲久絶音於文章由前日見教之後而作文解愁聊復作數篇爲復欲有所爲以忘憂貧家佳物便欲盡但有錢穀復羞出之而以中殊不可以思慮腹立滿背便熱亦試可悲間視大荒傳欲作大荒賦既自難工又是大賦恐交自困絶異往經比干墓悵然欲弔之無又即意又事業

雲再拜張公箴誄自過五言詩耳但雲自不便五言詩由已而直言耳玄泰誄自不及士祚誄兄丞相箴小多不如女史清約耳恐兄無緣思於此意猶云何而兄乃有高倫更復無意雲故曰不作文而常少張公文今所作兄輒復云過之得作此公輩便可斐然有所謝故自爲不及諸碑箴誄甚極不足與校歌亦平平彼兄人讚叙者當與令伯倫吳百官次第公卿名

伯略盡識少文當具頃作頌及吳事有愴然且公傳未成諸人所作多不盡理兄作之公私並叙且又非常業從雲兄來作之今略已成甚復可借事少功夫亦易耳猶可得五十卷謹啓義高家事正當付令文耳弟彥長昔作吳事云三十卷可令欽求謹啓

雲再拜吳書是大業既可垂不朽且非兄述此一國事遂亦失兄諸列人皆是名士不知姚公足爲作傳不可著儒林中耳不大識唐子正事愚謂常侍便可連於尚書傳下書定自難雲少作書至今不能令成

日見其不易前數卷爲將有佳語近來意亦殊已竭

莫猶當一定之恐不全此七卷無意復望增欲作文章六七紙卷十分可令皆如今所作輩爲復差徒爾文章誠不用多苟卷必佳便謂此爲足今見已向四卷此五十可得成但恐胸中成癩爾恐兄胸疾必述作人故計兄凢着此之自損胸中無緣不病作書猶差易讚叙亦復無幾年歲根之猶當小復謹啓

雲再拜一日會公大欽欣命坐者皆賦諸詩了不作備此日又病極得思惟十章復不爲乃倉卒退還猶

復多少有所定猶不副意與頌雖同體然佳不如頌不解此意可以王弘遠去當祖道似當復作詩搆作此一篇至積思復欲不如前倉卒時不知爲可存錄不諸詩未出別寫送弘遠詩極佳中靜作亦佳張魏郡作急就詩公甚笑燕王亦似不復祖道弘遠已作爲存耳兄園葵詩清工然猶復非兄詩妙者雲詩亦唯爲彼一語如佳先已先得便自委頓欲更作之昔如已身先此爲詩了不復倆彿識有此語此語於常言爲佳謹啓

雲再拜久不復作文了無復次第眞玄昔慶問周侯至論前比霖雨此不入亦作愁霖賦好醜見教又因人見督自愁慘又了無復意此家勤勤難違之亦復毒此雨憂邑聊作之因以言哀思又作喜霽今送雲作爲易得耳窮不好故都絶意此間人呼作者皆休故不得有所送不審此何成已出之故爲存不棄耳謹啓

雲再拜一日視伯喈祖德頌亦以述作宜褒揚祖考爲先聊復作此頌今送之願兄爲損益之欲令省而

正自輒多欲無可如省碑文過大悅愉有似賦愚謂小復質之爲佳前作此頌書之行欲遣信以白兄昨聞有賦消息愁憒無賴既莫又然又已成書聊以付信耳尋得李寵勸封禪草信自有才頗多煩長耳今送閒人又有張公所作已令寫別送臨紙罔罔不知復所言謹啓

近得洛消息滕永適去二十日書彥先訪爲驃騎司馬又云似未成已訪難解耳敬屬司馬參軍此間復失之恨不得與周旋戴允治見訪大司馬謹啓

雲再拜君苗文天才中亦必爾然自後能作文雲唯見其登臺賦及詩頌作愁霖賦極佳頗倣雲所如多恐故當在二人後然未究見其文見兄文輒云欲燒筆硯以爲此故不喜出之曹志苗之婦公其婦及兒皆能作文頃借其釋詢二十七卷當欲百餘紙寫之不知兄盡有不李氏云雪與列韻曹便復不用人亦復云曹不可用者音自難得正謹啓

近日復案行曹公器物取其剔齒纖一箇今送以見兄于道有古方泉其銘如此不審兄頗曾見此書種

稷不近因曾引以問祕中書謹啓

雲再拜令送君苗登臺賦爲佳手筆云復更定復勝此不知能愈之不其人推能兄文不可言作文百餘卷不肯出之視仲宣賦集初述征登樓前耶甚佳其餘平平不得言情處此賢文正自欲不茂不審兄呼爾不真玄亦云兄文當作宣輩宣得此巍巍耳愁霖喜霽來自委頓恐此都自易勝謹啓

雲再拜誨須兄意乃以爲佳甚以自慰今易上韻不知差前不不佳者願兄小爲損益令定下云靈旆電旆因兄見許意遂不恪不知可作蔡氏祖德頌此六昇歡有蔡氏文四十餘卷小者六七紙大者數十紙文章亦足爲多然其可貴者故復是常所文耳雲頃不佳思慮胸腹如鼓夜不便眠了不可又以有意兄不佳文章已足垂不朽不足又多謹啓

雲再拜嵇紹周弼並處事不值免詔甚切甚念之悚息胡光祿下宿士可痛含邠還云滔中書散騎並缺是其才不知何以乃古之謹啓

雲再拜頃哀思更力成歲暮賦適且畢猶未大定自

呼前後所未有是雲文之絕無又憶兄常云文後成者恒謂之佳貞小爾恐數自後轉不如今且欲寄之既未大定又恐此信至兄已發當因著洛謹啓

雲再拜兄前表甚有深情遠旨可耽味高文也兄文雖復自相爲作多少然無不爲高體中不快不足復以自勞役耳前集兄文爲二十卷適訖一十當黃之書不工紙又惡恨不精謹啓

陸士龍文集卷第八終

陸士龍文集卷第九

晉　吳郡陸雲著
明新安汪士賢校

啓

國起西園第宅啓　宜遵節儉制

郎中令臣雲言伏見西園大營第室雖未審節度豐
儉之制然用功甚廣竊懼事不得濟愚臣管見輒敢
瞽言臣竊見世祖武皇帝臨朝淵嘿訓世以儉即位
二十有六載宮室臺榭無所新崇屢發明詔厚戒豐

奢國家纂承務在遵奉而世俗陵遲家競盈溢漸漬
波蕩遂已成風雖嚴詔屢宣而侈俗滋廣每觀詔書
衆庶嘆息清河王昔起墓宅未及極偉時手詔追述
先帝節儉之教懇切之旨刑于四海清河王毀壞城
宅以奉詔命海內聽望咸用憮然臣愚以先帝遺教
日以陵替聖上憂勤猶未之振今與國家崇大化追
闡前蹤者實在陛下先敦素朴而後可以訓正四方
示民知禁竊謂第室之設可使儉而不陋凡在崇麗
一宜節之以制然後上厭帝心下允民望且自聞制
國之用事從節省而方於此時大造第宅又非聖意
從簡之旨臣以凡才殿下不以其駑闇特蒙拔擢將
以臣能有狂失之言可以裨補聖德臣自奉職已來
亦思竭忠効節以報所受之施是以不慮犯逆敢陳
所懷如愚臣言有可采乞垂三省

令吾以頑弱過蒙殊寵夙夜祗懼忝思先恩承風誡
以自錯厲得爾委曲省以憮然意既在儉約又欲奉
遵法憲豈忘於心國自宜有宅城內求不可得官徒
右軍來謀獲此屋恐或不可久得側近宮掖故於國

作宅不作觀望使如凡家法足止而已耳平量畫圖
當往相示動靜以聞臣雲言間一日敢獻瞽言以干
聞

聽天恩未加咎責猥發明令臣伏誦聖旨奉用歎息
臣聞有國者不患宮室之不崇患在令名之不立是
以賢人之在富貴莫不卑身節欲損己抑情能保其
國家今聞百世歷觀古今以約失之者實寡以奢失
之者蓋衆非天下之至德孰能居豐行儉在富能貧
清儉節素自殿下家道此所以懷集四方而使兆民

服者也世世祖武皇帝富有四海貴爲天子居無離宮之館身御家人之服先帝豈欲以此道止於治身而已者哉固將必欲遺訓百世貽燕子孫此固殿下所宜祗奉也昔淮南太妃當安厝臣兄比下墨機時爲郎中令從行太妃令追稱先帝養生送終事從節儉今宜奉用遺制不事豐厚今旨懇切言歸于約淸河昔起第宅發手詔又還毀朝野之論于今未已竊以西園第宅用功方嚴雖知聖德節儉有素猶復思關愚言以補方[illegible]亦臣繾綣徵忠昊天罔極之誠也至

被明令聖[illegible]炳然嘉承至道奉以稱慶不勝下情謹疏以聞

西園第旣成有司啓觀疏諫不可

郎中令臣云臣言前啓西園第宅宜遵先帝節儉之制不宜使至豐麗被命優隆言歸謙素臣奉以[illegible]憙而聞屋宇之制旣自崇[illegible]竊聞當復起觀六間旣非前令之旨且臣亦竊用不安臣聞詩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今四祖創基旣垂成命哲王繼體世祖恭儉殿下承之固宜奉不寧而自昔造第

過度民歎其勞弈士譏其過尤謗言大盈而又加以崇侈此誠不可不惜先帝背世曾未十年而儉德之亡國爲其首此又所以慷慨酸心而不敢不盡狂夫之諫者也按晉魏以來諸侯奢靡第室滋廣未有如國今日之甚者也古人之戒猶云無爲福始況今猶崇豐侈作爲禍先此又臣所以寤寐憂歎忘寢與食者也殿下誕膺運期首建大國固將憲章令典貽範萬世始基之制不可不愼今設爲豐奢以示將來子孫象之又何以能國且先帝勤家如彼其素殿下承

之若此其泰進傷奉國之典退虧隆家之業用之當身損盛德之譽垂之後嗣非興邦之制一舉而失四得此古人之所以長太息者也且第宅之過朝野所識而監司結舌莫敢明言者實以殿下國之昵親朝所欽重故隱司過之鋒結執憲之繩耳後世直臣必將信威明法考制度禮愚以此觀有必毀之理苟此物不可終然誠不如不爲使其無毀也今空設過制之物而終爲直士之資臣又未見其可也唯殿下思愚臣之言特命有司必省此舉手懼遑伏用流汗[illegible]

令中間表作舍先畫圖呈啓聞數又五木林樓無

他鏤飾宗無乃越法奢靡古今無匹也閒外啓作小

樓北望河東公主園宅自不爲觀故便聽之耳今行

者嘆息致朝野之譏耶省奏具意勑毀之

王郎位未見賔客羣臣又未講啓宜饗宴通客及引師友文學觀書聞道

郎中令臣雲言聞古之君子既盛德在身又外求諸

物是以廣納俊士博觀載籍朝夕師傅夙夜勤禮賔

友嘉客講義於前往古來今日聞于耳故知積德廣

而流芳罔極伏惟殿下天資聰叡應期挺秀聖敬敷

聞輝光日新即位已來仍遭不造大禮雖闋哀故滋

有賔客無接覲之宴師友闕講誦之禮愚臣所以竊

寐永歎而私懷慷慨者也愚以宜殄通客之令使朝

士有接見之縁又可時與師友之學披觀文籍坐而

論道非學無以聞義非士無以行禮禮義既舉耋望

允塞此臣下所以拭目思德音之發者也臣區區所

懷敢以聞

令多喪故乃初未與羣官會同比當請師友文學內

外官屬也

臣雲言臣前啓可與師友文學觀書論道今又天時

清適正是講誦之日臣聞崇山之高不厭其峻滄海

之量無限於廣是以周公一日萬事猶復旁觀百篇

孔子假期玩年至於韋編三絶由是言之雖聖之弘

亦不能不求之於學也伏惟殿下明德光邵天資秀

朗方當光演文武允廸皇猷如復垂精古今之與仰

覧千載之籍則神道叡知無物不照且師友文學朝

選於衆以德來教雖豐禄崇禮已隆其人而先王之

道未簡聖聽在位累載官廢其職每聽其言亦懷慷

慨臣以可於良日就講經學先聞大道求揩芳風愚

臣區區敢獻瞽言

令多病疾難以辭公事爲自力風疾連動故未能用

小差當如所陳乞每識忠至之誠輒以存心

與駕比出啓宜當入朝

郎中令臣雲言殿下自郎第日來既仍多哀故聖體

亦恒不安和自不朝見二官已經年載前既比造趙

軹近又自表出城至五日問訊輒以疾聞臣切所未

安息以此五日與駕宜入朝臣聞事君之道苟存諒
規知無不爲是以愚臣敢獻瞽言
令多不快不數朝覲幸恩詔見恕耳五日當入朝也
言事者啓使部曲將司馬給事覆校諸官財
用出入啓宜信君子而遠小人
郎中令臣雲言伏見令書以部曲將李咸馮南司馬
吳定給事徐泰等覆校諸官市買錢帛簿率日決咸
南等治書以下無所役司而察錢帛重寳姦吏多情
出入之用誠宜使虛實當法以防檢巧僞然臣愚以

聖德龍興光有四大國選衆官材庶上隷業臣以虛
薄忝竊朝右雖質弱任重無益補察至於奉己思勤
昊天罔極中尉該大農誕皆清德淑慎恪居官次至
衆官悉州閭一■踈闕之咎雖可日闕至於處義用
情廢無大戾今咸南軍旅小人定泰士卒厮賤非有
清慎素著忠公定稱令猥使此等任以覆校大臣所
關猶謂未詳咸等督察然後得信既非開國勿用之
義又傷殿下推誠納下曠蕩之量雖使咸能盡節益
國使功利百倍至於光輔國美猶未若開懷信士之

無失況咸等所益不過姑息之利而名使小人用事
大道凌替此臣所以慷慨也亂之所興在於小人得
親治之所廢在於君子自昔廢興治亂由此而已臣
備位大臣職在獻可苟有管見敢不盡規以愚宜發
明令必罷此等覆察衆士一付治書則無外之度熙
光遠大信臨下人思盡節矣謹隨啓以聞
國人兵多不法啓宜峻其陛以整之
郎中令臣雲言國人兵於橫多行非法至使暴及市
道聲聞京邑親信兵乃罵詈洛陽市丞遠近囂然聲

論日廣而王者前後所報每蒙寬宥故羣小敢肆其
暴虐前興駕當東時臣具以奏聞上立節度亦備嚴
上下司察念在奉宣而親信卒泰嬌稱突關强市民
物至使行道哀窮路人歎惋臣下祗命幸使罪人時
獲愈以泰宜加重戮以戒爾方來軍都督李嬰行實
奸穢然身備王人雖不致法猶加捶楚主者泰泰依
嬰決罰事寢不出而特令原泰泰之凶狡罰至大辟
至於今日不蒙薄罰臣切以自今羣醜虎視兢爲泰
虐矣小人得志則下凌上替前卿顯言專大農文昔

倨傲反成却安功名之士議在不辱而顯等恃恩恣
行侮慢臣輙列啓并呈顯言事事寢不省是以自來
拱嘿未敢多言而切見國法日傒而恩宥無已誠懼
威禁遂頹醜聲滋聞愚謂自今宜齊之以法使下知
禁有司所執猶冝時聽不然以往則監司之吏鋒鉅
靡加而準繩替矣臣忝切非據與聞國政服事以來
荏苒三年朝憲多違威御無列奸閈不登而流聲播
越皆由執政之臣官非其人常思收迹自替以避賢
路退惟受遇微報未効是以忍垢素餐敢用文諫唯

殿下哀明愚臣繾綣愚臣不以前後干迕多見罪責
臨紙慊慨言不自盡

陸士龍文集卷第十

晉 吳郡陸雲著

明新安汪士賢校

書集

與朱光祿書

少長之禮教化所崇中葉陵遲舊章廢替追惟前訓
思遵在昔敢慕高義謹奏下敬

與張光祿書 三首

長幼之序人倫大司季世多難失敬在昔敢希令典

求思自邁謹奏下敬以藉虔款

顧令文彥先每宣隆眷彌泰之惠懷德惟慙守以反
側既睎仁風委心自昵加與沛君分同骨肉憑賴之
懷疑心如結

加蒙顧遇重以傾倒唯光歸誠石行文敦素篤遂道
實茂淑器斂既美思學文快南州良德今者東行望
風自託其意繾綣願厚接納副其乃心

與嚴宛陵書

少長之序禮之大司晩節陵替舊章殘棄瞻言令典

既慕欲承仰憑高風實副邦民謹奉下敬以藉度欵
思復未遠庶免悔吝

嚴宛陵荅

奉詠美旨流風緬邈復禮興仁命世之作獲尚齒之
況無尊賢之報抱此永懷愧歎何有君子弘道厚文
無施是用釋筆歸于神要

與臧季甫書 七首

雲頓首頓首惟夏始暑願府館萬福疾病處遠人信
希少情問闕替中間曠年瞻慕激想興言反側隆敦

比辱慰誨銜抱豐眷以增愚迹不勝勤企謹及君之
書不以備

陸雲頓首頓首曠遠以來忽踰年載宗想煇蔭引領
惟慕東歸之後疾患增瘵且道路悠遠不值信便久
念自修而經年不果雖在伏枕至於結心注望實係
光塵累蒙誨命舊眷惟新執對之日如或面展長塗
自替聽誨未由瞻企勤戀

守以委重表不且今更繼情季黨父世相係徂殁後
德茂業邦家之彥一朝並逝永爾淪沒哀痛切裂不
能自勝柰何柰何江南初平人物失叙當賴俊彥涌
縫其闕加在二賢楚國之良沉實積實未童大朝重
惟痛恨言增哀咽誠念仁風篤烈如在疇昔意愛所
隆嗟悼之心誠不可言備蒙其分情兼切傷加承仁
誨益以惻愴

武陵於荆州云多人士聞周孟子伍令明潘世長諸
人並爲美德心常依依今日遭遇良驥展士之秋也
不審遊者凡有幾人無因聽承誨語咨禀未聞每懷
勤企表不盡言

長游前下停此十餘日想德欣喜無以爲喻分别恨
恨于今戀之當暑遠涉益追心懸清粹沈茂思敏通
徹居德履道秉心真實貫一時良彥君之别久見之
懽察風姿美令心神烈暢已成美器欽愛之情欵然
至實近聞若思未有通塗每用於邑

周安東昔奄甍徂追慕切剥不能自勝勳業有究早
爾背世遺惠鄙州民物同哀備記名義情兼切裂在
此會同每言高重武陵至心欵列誠念篤終必垂悽
愴王長楊孝友行素既簡清塵在此接近備其所顧

居心秉尚用志不苟公私操實足爲美器今爲士斷
品還此郡前群小虚妄遂下其編牒爲之憤歎人物
遠王綦倫多失願垂末光益有以潤區區至心謹復
言意戴彥遠示昌猶爲遠小想其必有惠政耳
郭敬言葢陽良才遠負爲之邑歎以其姿望足以致
高想不久爾耳石行文在無錫大有清積一州之高
功長吏此家行素道實州閭所稱疇昔接事既盡其
才願重榮益以成其實凡在羽埃思附鳳翼風塵所
集無不拭目

與楊彥明書 七首

雲白欽明去書不悉彥先來得書以爲慰時去冉荏
歲行復半悲此推移絡然何及漸已欲熱想自如常
悠悠守限良談未日耿然東望思以叙至及反憒罔
不多行矣愛德往來相聞

陸雲白省示累紙重存往會益以增歎年時可喜何
速之甚昔年少時見五十公去此甚遠今日冉冉已
近之已耳順之年行復爲憂歎也柯生而多悅樂春
未猒秋風行戒已悲落葉矣人道多故懽樂恒乏敎

遊此世嘗復幾時各爾永高良會每闕懷想親愛殊
寐無忘書無所悉

彥先來相欣喜便復分別悵悵不可言階塗尚否通
路今寒令人罔然名論允進遠而有光者度此顯期
不淹民望耳塵堂之士比迹山歎栖者悲息唯一人
少明湘公亦不成遷名公之舉且可以爲資然今悵
恨當行行復有宜耳

彥先相疾疾患衛欲增歷深爲恒然行向襄篤疾來
應百年之望雖未必此爲疑然親親所以相卹之一

感耳想歎服藥行復向佳耳吾既常羸間來體中亦
恒少賴日爾勿勿則甚自力未速待罪會期難尅情
之戀想何勞之多好自愛慎相聞

行言竟行令人恨之已當至未耶能少留不世明篤
行至性如前後所論語其偶爾旋已能悟耳而聞其
遂於塑其使愕然寧以所不可虧一國之清格乎輒
便絕意彥先所一二

載會稽如是便發分別悵然一得名士唯當有此君
耳失分重勞令人歎息善得日夕真家人若思望之

清才後類一時之彥善並得接九月中可得達具孔
衡陽長沙甚快東人近未復有見叙者公進屈久恒
爲邑閑處方有清塗薄國讓在內中大有好稱此家
一時美德也在事又佳甚快甚快
永耀已葬冥遠矣存想其人痛切肝懷柰何柰何
聞伯華善佳深慰存亡人生有終誰得免此且使繼
嗣克勝堂構有紹亦存亡之願也明類喪索同好日
盡如此生輩那可復多耶臨書酸心

與陸典書書七首

雲再拜自續但爾已復經時限制長路惟親未期唫
近晨風傾匡結言來誨綢繆篤眷彌隆諷玩千周以
當侍會靜言莫瞻翹翹仰慕大人汎愛在我尤弘每
銜思戀何時去心限此省省願言用替逢瞻靈在感
時情傷往來信理自更繼情如有信唯不王音
雲再拜侍郎此侍數會同邪常憶戀此君不慙有殞
此君公私並愴年長而志新齒邁而會勤家宗美者
也常感其篤分封之始年相見重達其至心
雲再拜日月運邁何一流速銜哀經變思愈深亡靈
處彼黃壚幽曠在遠之億心常愴裂令痛靡及悠悠
柰何想時時復一省視思至心破無所厲情叔父一
兄故尚未達想不久至耳深憂從際公私哀閑曠離
山墓永適異國四時靈叙桑梓靡循且念親各爾分
析情感復結悲嘆而已知大人每垂卹逮也臨表悲
猥絕筆餘哀不知所次雲再拜
每念彥先情兼剝裂年盛志美令姿可惜舉目及不
知心傷也
雲再拜國士之邦實鍾俊哲太伯清風邈世立德龍

碗東嶽三讓天下垂化邁迹百代所晞高蹤越於先
民盛德稱乎在昔續及延陵繼嚮馳聲沉淪漂流優
遊上國所音察微智越衆俊通幽暢遐明同聖河言
偃昭烈於孔堂賁武邁功於諸侯自秀偉相承明德
繼踵亦為不少吳國初祚雄俊尤盛今日雖衰未皆
下華夏也來誨所及遐邇同懷重及二聖下逮衆子
或生羌狄或在遐域勳美之隆實如嘉誨愚以東國
之士進無所立退無所守明裂皆昔未如意雲之
鄉姿志歸丘壟杜門闔節之人　睎天望之冀至於

韶李禮之遐蹤結高肝於中夏光東州之幽味[illegible]

勳[illegible]朝野所謂闚管以瞻天緣木而求魚也重甫不

烈雲再拜

雲再拜每惟大人挺自然之妙質稟淵姿之弘毅克壯其烈兼詠之道希文尚武潛居以娛其志靜處以育其神遊步八素之林逍遙德化之圃豈如未者羣民爍爍世道通明俊乂在官焉使睎世之寶久隱岑嶮之山逸景之迹求繫幽冥之坂方將車乘四輪束帛箋箋排金風於太微跨天路以妙觀恢皇綱之大

烈垂榮祚乎祖宗此乃大人之所宜循非凡夫之可企望也無因親展書以言心心之所積萬不敘一雲再拜

雲再拜臣鄉前行陵有小事唯以具聞事已大了猶以爲願行欲取歸念別方至豫以慭然每相見未嘗不以大人爲言想令仁士光令遠公然兄弟屢數常存思想想令遠分好已爲綢固彥思復蒙誘被耳[illegible]無因觀對言不盡心屢垂誨以慰遠思雲再拜

雲再拜臣卿在臺高譽洋溢洛邑之內無不欽敬東南之貴寶真不但會稽之篠蕩也每會常共歌詠信無一面不歎吟也想方周旋携手散今日之眾并[illegible]再拜

雲再拜輒宣來意仲應此家大自欽重大人黨已見其意耳

雲再拜不知從事今在州得假歸耳想令來得行有緣侍面耳每得令遠書感賴豐化言歸于款來誨恤及亦爲無已情深欣如云在身年歲及人名聞難集非賴師友何以自濟願敦惠助爲之光輔臣仁在此華亭之望以大人爲宗王宜令小大得分亦崇洪業

也雲再拜

附車茂安書

永白間因王弘季有書怍足下無荅外甥石季甫忽見使爲鄮令除書近下因令便道之職得此罔然老人及姊自聞此問三四日中了不能復食姊晝夜號泣不可忍視外甥之中老人真自受恤季甫恒在目下卒有此役舉家慘慼不可深言亦全伯始有一將來是句章人具說此縣既有短狐之疾又有沙蝨害人聞此消息倍益憂慮如其不行恐有節目良爲愁

憒足下可具示土地之宜企望來報車永白

荅車茂安書

雲白前書未報重得來况知賢甥石季甫當屈鄮令尊堂憂灼賢姊涕泣上下愁勞舉家慘慼何可爾耶輒爲足下具說鄮縣土地之快非徒浮言華艷而已皆有實徵也縣去郡治不出三日直東而出水陸並通西有大湖廣縱千頃北有名山南有林澤東臨巨海往往無涯汎船長驅一舉千里北接青徐東洞交廣海物惟錯不可稱名遏長川以爲陂燔茂草以爲

田火耕水種不煩人力決泄任意高下在心舉鈒成雲下鈒成雨既浸既潤隨時代序也官無逋滯之穀民無飢乏之慮衣食常充倉庫恒實榮辱既明禮節甚備爲君甚簡爲民亦易季冬之月牧既畢嚴霜隕而蒹葭萎林鳥祭而罻羅設因民所欲順時遊獵結罝繞堽密罔彌山放鷹走犬弓弩亂發鳥不得飛狩不得逸真光赫之觀盤戲之至樂也若乃斷遏海浦隔截曲隈隨湖進退采蜯捕魚鱣鮪赤尾鯸齒比目不可紀名鱠鰡鰒炙鯯鯸烝石首臛鮆䱇真東海之俊味肴膳之至妙也及其蜯蛤之屬目所希見耳所不聞品類數百難可盡言也昔秦始皇至尊至貴前臨終南退燕阿房離宮別館隨意所居沉淪涇渭飲馬昆明四方奇麗天下珍玩無所不有猶以不如吳會也鄉東觀滄海遂御六軍南巡狩登稽嶽刻文石身在鄮縣三十餘日夫以帝王之尊不憚爾行季甫年少受命牧民武城之歌足以興化桑弧蓬矢丈夫之志經營四方古人所嘆何足憂乎且彼吏民恭謹篤慎敬愛官長鞭朴不施聲教風靡漢吳以來臨此

縣者無不遷變尊大夫賢姊上下當爲喜慶歌舞相送勿爲慮也足下急啓喻寬慰真說此意吾不虛言也停及不一一陸雲白

車茂安又荅書

永曰即日得報披省未竟懽意踊躍輒於母前伏讀三周舉家大小豁然忘愁也足下此書足爲典誥雖山海經異物志二京南都殆不復過也恐有其言能無其事耳雖爾猶足息號泣懽忭笑也府君入後月當西出足下可豫至界上吾欲先一日與卿相見也

荅不復多車承白

弔陳永長書 五首

雲頓首頓首哀懷切恒貧弟永曜早喪俊德酷痛甚
痛柰何陸士龍頓首頓首

雲頓首頓首天災横流禍害無常何圖永曜奄忽遇
此凶問卒至痛心摧剥柰何柰何想念篤性哀悼切
裂當可堪言無因展告增其企悒咽財遣表言悲猥不
次雲頓首

永曜茂德遠量一時秀生奇蹤瑋寶灼爾凌群光國
隆家人士之望其永年遂擅盛業携手退遊假樂
此世柰何一朝獨先彫落奄聞凶諱禍出不意拊心
痛楚肝懷如割柰何柰何豈況至性何可爲心臨書
鯁塞投筆傷情

與永曜相得便結願好契闊分愛恩同至親憑烈三
益終始所願中間離別但爾累年結想之懷夢寐俩
佛何圖忽爾便成永隔哀心慟楚不能自勝痛當柰
何柰何義在奔馳牽役萬里至心不叙東望貴舍雨
淚沾襟今遣吏并進薄祭不得臨哀追贈切裂辛損

至於書蓮不知所言永曜素自強健了不知有此患
險戲之災遂不可救豈惟貴門獨喪重寶此賢之殞
邦家以瘁情分異他痛心殊深已矣遠矣可復柰何
追想遺規不去心目悠悠無期哀至裂不知何言
可以言知酷楚而已

弔陳伯華書 二首

大府遠資高數世之瑰瑋當光裕大業茂垂勳名柰
何日朝早爾喪墜自聞凶諱痛心割裂追惟哀摧肝
心破剥痛毒柰何柰何相念夙年在嬰哀鄰拔慕不
及當可爲心牽役遠路無因奔馳東望靈宇五情哽
咽割切哀慕書重感猥不次

昔與大君分義款篤彌隆之愛恩加兄弟憑此烈好
要以始卒何圖大君獨先早世遂聞訃問若喪四體
拊心慟楚肝心如割柰何柰何豈況至性當何可言
今遣吏恭集薄祭不得臨喪以叙悲苦訃往人到貴
舍之日揮涕而已投筆歔欷

移書太常府薦張贍

蓋聞在昔聖王承天御世殷薦明德恩和人神莫不

崇典謨以教思興禮學以閫遠是以帝堯昭煥而道協人天西伯質文而周隆二代大晉建皇崇配天地區夏既混禮樂將盛君侯應歷運之會贊天人之期傳延俊茂熙隆載典伏見衛將軍舍人同郡張贍茂德清粹器思深通初慕聖門棲心重仞啓塗及階遂升樞與抽靈匱於祕宮披金滕於玄夏思樂百氏博採其珍辭邁翰林言敷其藻探微集逸思心洞神論道屬書篇章光覿含奇宰府婆娑公門棲静隱賓淪虛藏器褧螢襲錦　衣被王會泉政路懸旦將邁考

槃下位歲聿屢遷縉紳之士具懷佩恨方今太清闢宇四門啓籥玄綱括地天網廣羅慶雲興以招龍和風起而儀鳳誠巖穴耀穎之秋河津託乘之日也而贍沉淪下位群望悼心若得端委太學錯綜先典垂纓玉階論道紫宮誠帝室之瑰寶青朝之偉器廣樂九奏必登昊天之庭韶夏六變必饗上帝之祀矣

陸士龍文集卷第十終

錢塘郭志學寫

鮑明遠集序

鮑照字明遠本上黨人家世貧賤少有文思宋臨川王愛其才以為國侍郎王薨始興王濬又引為侍郎孝武初除海虞令遷太學博士兼中書舍人（一本云時主多忌以文自高照侍左右深達風旨作此賦述不復盡其才思）出為秣陵令又轉永嘉令大明

五年除前軍行參軍侍臨海王鎮荊州掌知内命尋遷前軍刑獄參軍事宋明帝初江外拒命及義嘉敗荊土震擾江陵人宋景因亂掠城為景所殺時年五十餘身既遇難篇章無遺流遷人間者往往見在儲皇博採羣言遊好文藝片辭隻韻罔不收集照

所賦述雖乏精典而有超麗爰命陪趨備加研訪年代稍遠零落者多今所存者儻能半焉

散騎侍郎虞炎奉敕撰

後跋

右宋參軍鮑照詩昔人嘗謂其得景陽之諔詭含茂先之靡嫚骨節強於謝混驅邁疾於顏延可謂善評至如二部大家亦以俊逸稱之則其詩可知矣予嘗於他藪中見參軍戍邊擬古之作詞旨超麗心竊愛之近過吳中友人都君玄敬出示此本方以得見其全為快因刻之郡齋以詒同志

正德庚午秋七月延平知府維揚朱應登記

鮑明遠集目錄

卷一

舞鶴賦

蕪城賦

芙蓉賦

游思賦

飛蛾賦

卷二

尺蠖賦

觀漏賦

野鵝賦

傷逝賦

園葵賦

卷三

代東武吟 一本已下並無代字

代出自薊北門行

代結客少年場行

代東門行

代苦熱行

代白頭吟

代蒿里行

代放歌行

代昇天行

代別鶴操

代雉朝飛

代淮南王二首

代空城雀

代鳴鴈行

代夜坐吟

代北風涼行

代春日行

代少壯時至衰老行

代陽春登荆山行 荆一作京

代朗月行

代堂上歌

代貧賤愁苦行

代边居行
代門有車馬客行
代悲哉行
代櫂歌行
代邽街行一本作去邪行
代陳思王白馬篇
代陳思王京洛篇
代陸平原君子有所思行
代白紵曲二首
代白紵舞歌詞四首春始興王神作并啓

卷四
擬古八首
擬青青陵上栢
學劉公幹體五首
擬阮公夜中不能寐
學陶彭澤體
紹古辭七首
幽蘭五首
學古一作北風雪
卷五
潯陽還都道中
還都道中三首
還都口號
還都至三山望石頭城
過銅山掘黄精
日落望江贈荀丞
行樂至城東橋

荅客
白雲
和王丞
秋夜二首
觀圃人藝植
詠採桑
詠雙鷰二首
發後渚
數詩

建除
從過舊宮
從拜陵登京峴
臨川王服竟還田里
卷六
行京口至竹里
登翻車峴
冬日
詠史

從庾中郎游園山石室
自礪山東望震澤
登雲陽九里埭
與伍侍郎別
吳興黃浦亭庾中郎別
送別王宣城
送從弟道秀別
贈傅都曹別
和太傅農與僚故別
送盛侍郎餞候亭
與荀中書別
喜雨奉勅作
詠蕭史
贈故人馬子喬六首
採菱歌七首
山行見孤桐
卷七
見賣玉器者

從登香爐峰
夢歸鄉
從臨江王上荊初發新渚
望孤石
登黃鶴磯
岐陽守風
在江陵嘆年傷老
玩月城西門廨中
代挽歌

夜聽妓
梅花落
古辭
可愛
夜聽聲
酒後
講易
王昭君
中興歌曲十首

吳歌二首
與謝尚書莊三連句
在荊州與史君李居士連句
月下登樓連句
字謎三首

卷八

擬行路難十八首
松栢篇 并序
侍宴覆舟山二首 勑為柳元景作

發廬山二首
發長松遇雪
蒜山被始興王命作
冬至
蜀四賢詩
秋日示休上人
和王義興七夕
贈鮑侍郎 釋惠休
荅休上人

和王護軍秋夕
懷遠人
春羈
三日
苦雨
三日遊南苑
歲暮悲
園中秋散 一作閑中載散
詠秋

秋夕
望水
詠白雪
卷九
為柳令謝驃騎表
解褐謝侍郎表
謝䕫陵令表 時為中書舍人
謝賜藥啓
謝永安令解禁止啓

論國制啓
謝上除啓
通世子自解
重與世子啓
謝假啓二首
侍郎上疏
謝解禁止
侍郎滿辭閣
轉常侍上疏
証北世子誕育上疏
謝隨恩被原表
皇孫誕育上疏
登大雷岸與妹書
卷十
河清頌 并序
佛影頌
凌烟樓銘 并序
藥奩銘

飛白書勢銘
瓜步山楬文
石帆銘

鮑明遠集卷第一

宋 上黨鮑照著

明 新安程榮校

舞鶴賦

散幽經以驗物偉胎化之仙禽鍾浮曠之藻質抱清迥之明心指蓬壺而翻翰望崑閬而揚音帀日域以廻騖窮天步而高尋踐神區其既遠積靈祀而方多精含丹而星耀頂凝紫而煙華引圓吭之纖婉頓修趾之洪姱疊霜毛而弄影振玉羽而臨霞朝戲於芝

田夕飲乎瑤池厭江海而游澤掩雲羅而見羈去帝鄉之岑寂歸人寰之喧卑歲崢嶸而催暮心惆[illegible]而哀離於是窮陰殺節急景凋年涼沙振野箕風動天嚴嚴苦霧皎皎悲泉冰塞長河雪滿群山既而氛昏夜歇景物澄廓星翻漢回曉月將落感寒雞之早晨憐霜鴈之違漠臨驚風之蕭條對流光之照灼唳清響於丹墀舞飛容於金閣始連軒以鳳蹌終宛轉而龍躍躑躅徘徊振迅騰摧驚身蓬集矯翅雪飛離綱別赴合緒相依將興中止若往而歸颯沓矜顧遷延

遲暮逸翮後塵翱翥先路指會規翔臨岐矩步態有遺妍貌無停趣奔機逗節角睞分形長揚一作揚翅緩騖並翼連聲輕迹凌亂浮影交橫衆變繁姿參差洊密煙交霧凝若無毛質風去雨還不可談悉既散魂而盪目迷不知其所之忽星離而雲罷整神容而自持仰天居之崇絕更惆悵以驚思當是時也燕姬色沮巴童心耻巾拂兩停丸劍雙止雖邯鄲其敢倫豈陽阿之能擬入衛國而乘軒出吳都而傾市守馴養於千齡結長悲於萬里

蕪城賦 登廣陵城作

瀰迆平原南馳蒼梧漲海北走紫塞鴈門柂以漕渠軸以崑崗重江複關之奧四會五達之莊當昔全盛之時車挂轊人駕肩廛閈撲地歌吹沸天孳貨鹽田鏟利銅山才力雄富士馬精妍故能侈秦法佚周令劃崇墉刳濬洫圖修世以休命是以板築雉堞之殷井幹烽櫓之勤格高五嶽袤廣三墳崪若斷岸矗似長雲製磁石以禦衝糊赬壤以飛文觀基扃之固護將萬祀而一君出入三代五百餘載竟瓜剖而豆分

澤葵依井荒葛罥塗壇羅虺蜮階鬬麏鼯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風嘷雨嘯昏見晨趨饑鷹厲吻寒鴟嚇雛伏虣藏虎乳血飡膚崩榛塞路崢嶸古馗白楊早落塞草前衰稜稜霜氣蔌蔌風威孤蓬自振驚沙坐飛灌莽杳而無際叢薄紛其相依通池既已夷峻隅又已頹直視千里外唯見起黃埃凝思寂聽心傷已摧若夫藻扃黼帳歌堂舞閣之基璇淵碧樹弋林釣渚之館吳蔡齊秦之聲魚龍爵馬之玩皆薰歇燼滅光沉響絕東都妙姬南國麗人蕙心紈質玉貌絳唇莫

不埋魂幽石委骨窮塵豈憶同輿之愉樂離宮之苦辛哉天道如何吞恨者多抽琴命操為蕪城之歌歌曰邊風急兮城上寒井徑滅兮丘隴殘千齡兮萬代共盡兮何言

芙蓉賦

感衣裳於楚賦詠憂思於陳詩訪群英之艷絕標高名於澤芝會春陂乎夕張搴芙蓉而水嬉抽我衿之桂蘭點子吻之瑜辭選群芳之徽號抱茲性之清芬稟若華之驚絕單盧陽之妙手測虒池之光潔爍彤輝之明媚粲雕霞之繁悅顧椒丘而非偶豈園桃而能埒彪炳以蒨藻翠景而紅波青房兮規接紫的兮圓羅樹妖遙之弱幹散菡萏之輕荷上星光而倒景下龍鱗而隱波戲錦鱗而夕映曜繡羽以晨過結游童之湘吹起榜妾之江歌備日月之溫麗非盛明而謂何若乃當飆風之喧盪承暑雨之平渥被瑶塘之周流繞金渠之屈曲排積霧而揚芬鏡洞泉而含綠葉折水以為珠條集露而成玉潤蓬山之瓊膏輝葱河之銀燭冠五華於仙草超四照於靈木雜眾姿於

開卷閱群貌於昏明無長袖之容止信不笑之空城森紫葉以上擢紛湘蘂而不傾根雖割而琄徹柯既解而絲縈感盛衰之可懷質始終而常清故其為芳也綢繆其為媚也奔發對粧則色殊比蘭則香越泛明綵於宵波飛澄華於曉月陋荆姬之朱顏笑夏女之光髮恨狎世而貽賤徒爱存而賞沒雖凌群以擅奇終從歲而零歇

遊思賦

雲徑兮海衢上潮兮迭風秋水兮駕浦涼煙兮冒江

暮氣起兮遠岸黑陽精滅兮天際紅波沄沄兮無底
山森森兮萬重平隰兮亘岓通川兮瀉壑徧盡兮天
經俯窮兮地絡望波際兮曇雲眺雲間兮灼灼乃江
南之斷山信海上之飛鶴指煙霞而問鄉窺林嶼而
訪泊撫身事而識苦念親愛而知樂苦與樂其何言
悼人生之長役捨堂宇之密親坐江潭而爲客對蕪
葭之遂黃視零露之方白鴻晨驚以響湍泉夜下而
鳴石結中洲之雲蘿託緜思於遥夕瞻荆吳之遠山
望邛鄣之長陌塞風馳兮邊草飛胡沙起兮鴈揚翮

雖燕越之異心在禽鳥而同戚悵收情而枚淚遣繁
悲而自抑此日中其幾時彼月滿而將蝕生無患於
不老奚引憂以自逼物因節以卷舒道與運而升息
賤貴卜以當壚隱我耕而子織誠愛秦王之奇男不
願絕筋而稱力已矣哉使豫章生而可知夫何異乎
叢棘

飛蛾賦

仙鼠伺闇飛蛾候明均靈舛化詭欲齊生觀齊生而
欲詭各會往以憑方凌爓煙之浮景赴熙燄之明光
抜身幽草下畢命在此堂本輕死以邀得雖糜爛其
何傷豈學山南之文豹避雲霧而巖藏

鮑明遠集卷第二

宋　上黨鮑照著

明　新安程榮校

尺蠖賦

智哉尺蠖觀機而作申非向厚屈非向薄當靜泉渟遇躁風驚飛軒驅以曠跨伏累氣而併形冰炭弗觸鋒刃歷迕逢嶮躄蹐値夷舒步忌好退之見猜哀必進而爲蠹蝨毋騏自以瞰途常行景而鰥露故身不豫託地無前期動靜必觀於物消息各隨乎時從方而

應何慮何忠是以軍算慕其權國容擬其変高賢圖之以隱淪智士以之而藏見笑靈蛇之久蟄羞龍德之方戰理害道而爲尤事傷生而感賤苟見義而守勇豈專取於弦箭

觀漏賦（并序）

客有觀於漏者退而歎曰夫及遠者箭也而定遠非箭之功為生者我也而制生非我之情故自箭而爲心不可憑者絃因生以觀我不可恃者年憑其不可恃故以悲哉況乎沉華密遠輕波潛耗而感神嬰慮者又自外而傷壽以是思生生亦勤矣乃爲賦云

佩流歎於馳年纓華思於奔月結蘭茗以望楚弄參差以歌越撫凝肌於遷滯鑑雕容於髣髴景有墜而易昃昏憂無方而難歇歷玫階而升輿訪金壺之盈闕觀騰波之吞寫視驚箭之登沒箭既沒而復登波長瀉而弗歸注沉穴而海漏射懸塗而電飛墐戶牖而知天掩雲霧而測暉創百齡於纖隱積千里於空微彼崢嶸而行溢此冉冉而逾衰撫寸心而未改指分光而永違昔傷矢之奔禽聞虛弦之顛仆徒嬰殀而

知懼豈潛機之能覺惟生經之靡靡亦悲長而懽促恒證古而東心抱空意其如玉波沉沉而東注日滔滔而西屬落繁馨於纖草殞豐華於喬木對異離而後歌據窮蹊而方哭雖接薪之更傳寧絕明之還續貫古今而并念信寡易而多難時不留乎激矢生乃急於走丸既河源之莫壅又吹波而助瀾神怵迥而多慮心輾轉而勤歎望天涯而佇念擢雄劒而長歎嗟生民之永迷躬與後而皆恤死零落而無二生差池之非一理幽分於化前算冥定於天秩與文骨而

抱病猶刳腸而與疾情殊用而俱盡事離方而同失聊弭志以高歌順煙雨而沉逸於是隨秋鴻而泛渚逐春鷰而登梁進賦詩而展念退陳酒以排傷物不可以兩大得無得而雙昌薰晚華而後落槿早秀而前亡姑屏憂以愉思樂茲情於寸光從江河之紆直委天地之回方漏盈兮漏虛長無絕兮芬芳

野鵝賦并序

有獻野鵝於臨川王世子愍其樊縶命爲之賦其辭曰

集陳之隼以自遠而稱神棲漢之雀乃出幽而見珍此璅禽其何取亦廁景而承仁捨水澤之驩逸對鍾鼓之悲辛豈徇利而輕命將感愛而投身入長羅之逼脅悵高繳之樊縈邈辭朋而別偶超煙鶩而風行跨日月以遥逝忽瞻國而望城踐非迹於瑤塗升弱羽於丹庭瞰東西之繡戶眺左右之金扃貌纖穀而含（一作念）悴心翻越而斬驚若墜而墮谷怳不知其所寧惟君囿之珍麗實妙物之所殷翔海澤之輕鷗巢天宿之鳴鶉鶡程材於梟猛翬鷰體之雕文既數容以照景亦避翮而排雲雖居物以成偶終在我以非群望征雲而延悼顧委翼而自傷無青雀之銜命乏赤鴈之嘉祥空穢君之園池徒慙君之稻粱願引身而剪迹抱末志而幽藏於是流歲遂遠慘節方崇雲纏海岱風拂崤潼飛雲（一作零）馳霰飄沙舞蓬視清池之初涸望綠林之始空立孤蒲之寒渚託隻影而爲雙宛扳豕而捲背悲結帳而蒲胃處朝晝而雛念假外見而遷排涉修夜之長寂信專思而知哀風梢梢而過樹月蒼蒼而照臺氷依岍而早結霜託草而先

摧斂雙翮於水裔翹孤趾於林隈情無方而雨集事有限而星乖在俄頃而猶悼矧窮生之所懷聞宿世之高賢澤無微而不均育草木而明義愛禽鳥而昭仁全殞卵而來鳳放乳麑而感麟雖陋生於萬物若沙漠之一塵苟全軀而畢命庶魂報以自申

傷逝賦

晨登南山望美中阿露團秋槿風卷寒蘿悽愴傷心悲如之何盡若窮煙離若剪絃如影滅地猶星殞天棄華宇於明世閉金扃於下泉永山河以自畢眇千

齡而弗旋思一言於向時邈衆代於古年逝稍遠而變體浸幽明而改時覽篇迹之如旦婉遺意而在茲忽若謂其不然自惆悵而驚疑循堂廡而下降歷幃戶而升基服委襟而襪帶羅蒙管而韜絲志存業而遺績身先物而長辭豈重歡而可覯追前感之無期寒往暑來而不窮哀極樂反而有終燧已遷而禮革月既逾而慶通心微微而就遠跡離離而絶容白日謝而回陰閨館寂而深重冀憑靈於前物佇美目乎房櫳徒望思於永乆邈歸來其何從結單心於暮條

掩行淚於晨風念沉悼而誰劇獨嬰哀於逝躬草忌霜而逼秋人惡老而逼衰誠衰耄之可忌或甘願而志違彼一息之短景乃累恨之長暉尋平生之好醜成黃塵之是非將滅耶而尚在何有去而無歸惟桃李之零落生有促而非夭覩龜鶴之千祀年能富而情少反靈質於二塗亂感悅於雙抱日月飄而不留命倏忽而誰保譬明隙之在梁如風露之停草髮迎憂而送華貌先悴而收藻共甘苦其幾人曾無得而偕老拂埃琴而抽思啓陳書而遐討自古來而有之夫何怨乎天道

園葵賦

風煖凌開土昌泉動游塵曝日鳴雉依隴主人拂黃冠拭藜杖布疏種平圻壤通畔修直膏畝夷敞白莖紫蔕豚耳鴨掌溝東陌西行三畦兩既區既鉏乃露乃晞勾萌欲伸蘩牙將散爾乃晨露夕陰霏雲四委沉雷遠震飛雨輕灑徐未及晞疾而不靡柔莩爰秀剛甲以解稚葉萍布弱陰競抽蓴蓴翼翼沃沃油油下葳蕤而被逕上參差而覆疇承朝陽之麗景得傾

柯之所投仕非魯相有不拔之利賓非二仲無逸馬之憂顧菫荼而莫偶豈蘋藻之薦羞若乃鄰老談稼女嫗歸桑拂此葦席炊彼穄粱甕壺援醢曲瓢卷漿乃羹乃瀹堆冎盈筐甘旨蒨脆柔滑芬芳消淋逐水潤胃調腸於是既飫徹盤投筯回小人之腹爲君子之慮近觀物運遠訪師聖聲數後彰律理前定烏非黔黑鶴豈浴滓彼圓行而方止固得之於天性伊冬蓮而夏衰無雙功而並盛盪然任心樂道安命春風夕來秋日（一作秋月）晨映獨酌南軒擁琴孤聽篇章間作

以歌以詠魚深沉而鳥高飛孰知美色之爲正

鮑明遠集卷第三

宋 上黨鮑照著
明 新安程榮校

代東武吟

主人且勿諠賤子歌一言僕本寒鄉士出身蒙漢恩始隨張校尉召募到河源後逐李輕車追虜出塞垣密塗亘萬里寧歲猶七奔肌力盡鞍甲心思歷涼溫將軍既下世部曲亦罕存時事一朝異孤績（績一作憤）誰復論少壯辭家去窮老還入門腰鐮刈葵藿倚杖牧鷄豚昔如韝上鷹今似檻中猿徒結千載恨空負百年怨棄席思君幄疲馬戀君軒願垂晉主惠不媿田子魂

代出自薊北門行

羽檄起邊亭烽火入咸陽徵師屯廣武分兵救朔方嚴秋筋竿勁虜陣精且彊天子按劒怒使者遥相望鴈行緣石徑魚貫渡飛梁簫鼓流漢思旌甲被胡霜疾風衝塞起沙礫自飄揚馬毛縮如蝟角弓不可張時危見臣節世亂識忠良投軀報明主身死爲國殤

代結客少年場行

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鉤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讎追兵一旦至負劒遠行遊去鄉三十載復得還舊丘升高臨四關表裏望皇州九塗平若水雙闕似雲浮扶宮羅將相夾道列王侯日中市朝滿車馬若川流擊鍾陳鼎食方駕自相求今我獨何爲埳壈懷百憂

代東門行

傷禽惡弦驚（一作驚弦）倦客惡離聲離聲斷客情賓御皆涕零涕零心斷絕將去復還訣一息不相知何況異

鄉別遙遙征駕遠杳杳白日晚居人掩閨臥行子夜中飯野風吹秋木行子心腸斷食梅常苦酸衣葛常苦寒絲竹徒滿坐憂人不解顏長歌欲自慰彌起長恨端

代苦熱行

赤坂橫西阻火山赫南威身熱頭且痛鳥墜魂來歸湯泉發雲潭焦煙起石圻（一作磯）日月有恒昏雨露未嘗晞丹蛇踰百尺玄蜂盈十圍含沙射流影吹蠱病行暉瘴氣晝熏體菵露夜霑衣饑猨莫下食晨禽不敢飛毒涇尚多死渡瀘寧具腓生軀蹈死地昌志登禍機戈船榮既薄伏波賞亦微爵輕君尚惜士重安可希

代白頭吟

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何慙宿昔意猜恨坐相仍人情賤恩舊世議逐衰興毫髮一爲瑕丘山不可勝食苗實碩鼠點（一作玷）白信蒼蠅鳧鵠遠成美薪芻前見陵申黜褒女進班去趙姬升周王日淪惑漢帝益嗟稱心賞猶難恃貌恭豈易憑古來共如此非君獨

撫膺

代蒿里行

同盡無貴賤殊願有窮申馳波催永夜零露逼短晷結我幽山駕去此滿堂親虛容遺劒佩實貌戢衣中斗酒安可酌尺書誰復陳年代稍推遠懷抱日幽淪人生良自劇大道與何人齎我長恨意歸爲狐兔塵

代放歌行

蓼蟲避葵堇習苦不言非小人自齷齪安知曠士懷雞鳴洛城裏禁門平旦開冠蓋縱橫至車騎四方來

妻僞曳長飆華纓結遠埃日中安能止鍾鳴猶未歸
惑世不可逢賢君信愛才明慮自天斷不受外嫌猜
一言分珪爵片善辭草萊豈伊白璧賜將起黃金臺
今君有何疾臨路獨遲迴

代昇天行

家世宅關輔勝帶宦王城備聞十帝事委曲兩都情
倦見物興衰驟覩俗屯平翩翩若回掌恍惚似朝榮
窮途悔短計晚志重長生從師入遠嶽結友事仙靈
五圖發金記九籥隱丹經風餐委松宿雲臥恣天行

冠霞登綵閣解玉飲椒庭暫遊越萬里少別數千齡
鳳臺無還駕簫管有遺聲何時與汝曹啄腐共吞腥

代別鶴操

雙鶴俱起時徘徊滄海間長弄若天漢輕軀似雲懸
幽客時結侶提攜遊三山青繳凌瑤臺丹羅籠紫煙
海上悲風急三山多雲霧散亂一相失驚孤不得住
緬然日月馳遠矣絕音儀有願而不遂無怨以生離
鹿鳴隱深草蟬鳴隱高枝心自有所存旁人那得知

代雉朝飛

雉朝飛振羽翼專場挾兩（一本下有雌字）恃彊力媒已驚翳
又逼蒿間潛彀盧矢直刎繡頸碎錦臆絕命君前無
怨色握君手執杯酒意氣相何死何有

代淮南王二首

淮南王好長生服食練氣讀仙經琉璃作椀牙作盤
金鼎玉匕合神丹　合神丹戲紫房紫房綵女弄明
璫鸞歌鳳舞斷君腸朱城九門門九閨願逐明月入
君懷入君懷結君佩怨君恨君恃君愛築城思堅劍
思利同盛同衰莫相棄

代空城雀

雀乳四鷇空城之阿朝食野粟夕飲冰河高飛畏鴟
鳶下飛畏網羅辛傷伊何言怵迫良已多誠不及青
鳥遠食玉山禾猶勝吳宮鷰無罪得焚窠賦命有厚
薄長歎欲如何

代鳴鴈行

邕邕鳴鴈鳴始旦齊行命侶入雲漢中夜相失群離
亂留連徘徊不忍散憔悴容儀君不知辛苦風霜亦
何為

代夜坐吟

冬夜沉沉夜坐吟含聲未發已知心霜入幕風度林朱燈滅朱顏尋體君歌逐君音不貴聲貴意深

代北風涼行

北風涼雨雪雰京洛女兒多妍粧遥豔帷中自悲傷沉吟不語若有忘問君得行何當歸若使妾坐自傷悲慮年至慮顏衰情易遂恨難追

代春日行

獻歲發吾將行春山茂春日明園中鳥多嘉聲梅始發桃始青泛舟艫齊櫂驚奏採菱歌鹿鳴風微起波微生弦亦發酒亦傾入蓮池折桂枝芳袖動芬葉披兩相思兩不知

代少年時至衰老行

憶昔少年時馳逐好名晨結友多貴門出入富兒隣綺羅豔華風車馬自揚塵歌唱青琴女彈箏燕趙人好酒多芳氣餚味厭時新今日每相念此事邈無因寄語後生子作樂當及春

代陽春登荊山行（荊一作京）

旦登荊山頭崎嶇道難游早行犯霜露苔滑不可留極眺入雲表窮目盡帝州方都列萬室層城帶高樓奕奕朱軒馳紛紛縞衣流日氛映山浦暄霧逐風收花木亂平原桑柘盈（縣一作）平疇攀條弄紫莖藉露折芳柔遇物雖成趣念者不解憂且共傾春酒長歌登山丘

代朗月行

朗月出東山照我綺窗前窗中多佳人被服妖且妍靚粧坐帳裏當戶弄清弦鬢奪衛女迅體絶飛燕先為君歌一曲當作朗月篇酒至顏自解聲和心亦宣千金何足重所存意氣間

代堂上歌行

四坐且莫諠聽我堂上歌昔仕京洛時高門臨長河出入重宮裏結友曹與何車馬相馳逐賓朋好容華陽春孟春月朝光散流霞輕步逐芳風言笑弄丹葩暉暉朱顏酡紛紛織女梭滿堂皆美人目成對湘娥雖謝侍君閑明粧帶綺羅箏笛更彈吹高唱好相和萬曲不關心一曲動情多欲知情厚薄更聽此聲過

代貧賤愁苦行

湮沒雖死悲貧苦即生劇長歎至天曉愁苦窮日夕盛顏當少歇鬢髮先老白親友四面絕朋知斷三益空庭慙樹萱藥餌愧過客貧年忘日時黯顏就人惜俄頃不相酬惡怩面已赤或以一金恨便成百年隙心爲千條計事未見一獲運圯津塗塞遂轉死溝洫以此窮百年不知還窀穸

代邊居行

少年遠京(一作荊)陽遥遥萬里方陋巷絕人徑茅屋摧

山岡不覩車馬迹但見麋鹿場長松何落落丘隴無復行邊地無高木蕭蕭多白楊盛年日月盡一去萬恨長悠悠世中人爭此雖刀忙不憶貧賤時富貴輒相忘紛紛徒滿目何關慨予傷不如一畝中高會挹清漿遇樂便作樂莫使候朝光

代門有車馬客行

門有車馬客問客何鄉士捷步往相訊果得舊鄉里悽悽聲中情慊慊增下俚(一作但)語昔有故悲論今無新喜清晨相訪慰日暮不能已歡戚競尋緒談調何終止辭端竟未究忽唱分途始前悲尚未弭後感方復起嘶聲盈我口談言在君耳手迹可傳心願爾篤篤(一作行李)

代悲哉行

羇人感淑節緣感欲回轍我行詎幾時華實驟舒結覩實情有悲瞻華意無悅覽物懷同志如何復乖別翩翩翔禽羅關關鳴鳥列翔鳴尚儔偶所歎獨乖絕

代櫂歌行

羇客離嬰時飄颻無定所昔秋寓江介茲春客河滸

往戢于役身願言永懷楚泠泠鯈疏潭邕邕鴈循渚颸戾長風振搖曳高帆舉驚波無留連舟人不躊竚

代邽街行(一作去邪行)

竚立出門衢遥望轉蓬飛蓬去舊根在連翩逝不歸念我捨鄉俗親好久乖違慷慨懷長想惆悵戀音徽人生隨時變遷化焉可祈百年難必果千慮易盈虧

代陳思王白馬篇

白馬騂角弓鳴鞭乘北風要途問邊急雜虜入雲中閉壁自往夏清野逕還冬僑裝多闕絕旅服少裁縫

埋身守漢節沉命對胡封薄暮塞雲起飛沙披遠松
含悲望兩都楚歌登四墉丈夫設計誤懷恨逐邊戎
罷別中國愛邀冀胡馬功去來今何道卑賤生所鍾
但令塞上兒知我獨爲雄

代陳思王京洛篇

鳳樓十二重四戶八綺窗繡桷金蓮花桂柱玉盤龍
珠簾無隔露羅幌不勝風寶帳三千所爲爾一朝容
揚芬紫煙上垂綵綠雲中春吹回白日霜歌落塞鴻
但懼秋塵起盛愛逐衰蓬坐視青苔滿臥對錦筵空

琴瑟縱橫散舞衣不復縫古來共歇薄君意豈獨濃
唯見雙黃鵠千里一相從

代陸平原君子有所思行

西上登雀臺東下望雲闕層閣肅天居馳道直如髮
繡甍結飛霞璇題納行月築山擬蓬壺穿池類溟渤
選色遍齊代徵聲匝邛越陳鍾陪夕讌笙歌待明發
年貌不可還身意會盈歇蟻壤漏山阿絲淚毀金骨
器惡含滿欹物忌厚生沒智哉衆多士服理辨昭昧

代白紵曲二首

朱脣動素袖舉洛陽少童一作年邯鄲女古稱綠水今
白紵催絃急管爲君舞窮秋九月荷葉黃北風驅鴈
天雨霜夜長酒多樂未央

春風澹蕩俠思多天色淨淥氣妍和含桃紅萼蘭紫
芽朝日灼爍發園華卷幌結帷羅玉筵齊謳秦吹盧
女絃千金顧笑買芳年

代白紵舞歌詞四首奉始興王命作并啓

侍郎臣鮑照啓被教作白紵舞歌詞謹竭庸陋裁爲
四曲附啓上呈識方淟悴思塗猥局言旣無雅聲采

能文不足以宣贊聖旨抽拔妙實謹遣簡餘慙隨悚
盈謹啓

詞

吳刀楚製爲佩褘纖羅霧縠垂羽衣含商咀徵歌露
晞珠履颯沓紈袖飛淒風夏起素雲回車怠馬煩客
忘歸蘭膏明燭承夜暉

桂宮柏寢擬天居朱爵文窗韜碧疏象牀瑤席鎭犀
渠雕屏合匝組帷張一作舒秦箏趙瑟挾笙竽垂璫散
佩盈玉除停觴不御欲誰須

三星參差露霑濕絃悲管清月將入寒光蕭條候蟲
急荊王流歎楚妃泣紅顏難長時易戢凝華結綵久
延立非君之故豈安集
池中赤鯉庖所捐琴高乘去飛上天命逢福世丁溢
恩藉金絺綺升曲筵恩厚德深委如山潔誠洗志期
暮年烏白馬角寧足言

鮑明遠集卷第四

宋 上黨鮑照著
明 新安程榮校

擬古八首

魯客事楚王懷金襲丹素既荷主人恩又蒙令尹顧
日宴罷朝歸輿馬塞衢路宗黨生光輝賓僕遠傾慕
富貴人所欲道得亦何懼南國有儒生迷方獨淪誤
伐木清江湄設罝守毚兔

十五諷詩書篇翰靡不通弱冠參多士飛步游秦宮

一作紫宮
側覲君子論預見古人風兩說窮舌端五車摧
筆鋒羞當白璧貺耻受聊城功晚節從世務乘障遠
和戎解佩襲犀渠卷袠奉盧弓始願力不及安知今
所終

幽并重騎射少年好馳逐氈帶佩雙鞬象弧插彤服
獸肥春草短飛鞚越平陸朝遊鴈門上暮還樓煩宿
石梁有餘勁驚雀無全目漢虜方未和邊城屢翻覆
留我一白羽將以分符竹

鑿井北陵隈百丈不及泉生事本瀾漫何用獨精堅

幼壯重寸陰衰暮及經年放駕息朝歌提爵上中山
日夕登城隅周廻視洛川街衢積凍草城郭宿寒煙
繁華悉何在宮闕久崩填空謗齊景非徒稱夷叔賢
伊昔不治業倦遊觀五都海岱饒壯士蒙泗多宿儒
結髮起躍馬垂白對講書呼我升上席陳觶發瓢壺
管仲死已久墓在西北隅後面崔嵬者桓公舊冢廬
君來誠既晚不覩崇明初玉琬徒見傳交友義漸疏
東薪幽篁裏刈黍寒澗陰朔風傷我肌號鳥驚思心
歲暮井賦訖程課相追尋田租送函谷獸藁輸上林

河渭冰未開關隴雪正深笞擊官有罰呵辱吏見侵
不謂乘軒意伏櫪還至今
河畔草未黃胡鴈已矯翼秋蛩扶戶吟寒婦成夜織
去歲征人還流傳舊相識聞君上隴時東望久歎息
宿昔改衣帶朝旦異容色念此憂如何夜長愁更多
明鏡塵匣中寶琴生網羅
蜀漢多奇山仰望與雲平陰崖積夏雪陽谷散秋螢
朝朝見雲歸夜夜聞猿鳴憂人本自悲孤客易傷情
臨堂設樽酒留酌思平生石以堅爲性君勿慙一作輕
素誠

擬青青陵上栢

涓涓亂江泉綿綿橫海煙浮生旅昭世空事歎華年
書翰幸閒暇我酌子縈絃飛鑣出荊路鶩服指秦川
渭濱富皇居鱗館匝河山輿童唱秉椒櫂女歌采蓮
孚愉鸞閣上窈窕鳳楹前娛生信非謬安用求多賢

學劉公幹體五首

欲宦乏王事結主遠恩私爲身不爲名散書徒滿帷
連冰上冬月披雪拾園葵聖靈燭區外小臣良見遺

曀曀寒野霧蒼蒼陰山栢樹迥霧縈集山寒野風急
歲物盡淪傷孤貞爲誰立賴樹自能貞不計迹幽澁
胡風吹朔雪千里渡龍山集君瑤臺上飛舞兩楹前
茲晨自爲美當避艷陽天艷陽桃李節皎潔不成妍
荷生淥泉中碧葉齊如規廻風蕩流霧珠水逐條垂
彪炳此金塘藻耀君玉池不愁世賞絕但畏盛明移
白日正中時天下共明光北園有細草當晝正含霜
乖榮頓如此何用獨芬芳抽琴爲爾歌絃斷不成章

擬阮公夜中不能寐

漏分不能臥酌酒亂繁憂恚氣憑夜清素景緣隙流
鳴鶴時一聞千里絶無儔佇立爲誰久寂寞空自愁

學陶彭澤體 奉和王義典

長憂非生意短願不須多但使尊酒滿朋舊數相過
秋風七八月清露潤綺羅提琴當戶坐歎息望天河
保此無傾動寧復滯風波

紹古辭七首

橘生湘水側非陋人莫傳逢君金華宴得在玉几前
三川窮名利京洛富妖妍恩榮難久恃隆寵易衰偏

觀席妾悽愴覩翰君泫然徒抱忠孝志猶爲葑菲遷
昔與君別時蠶妾初獻絲何言年月駛寒衣已擣治
絲縷多紊亂篇帛久塵緇離心壯爲劇飛念如懸旗
石席我不爽德音君勿欺
瑟瑟涼海風竦竦寒山木紛紛羇思盈慊慊夜弦促
訪言山海路千里歌別鶴絃絶空咨嗟形音誰賞錄
辛苦異人狀美貌改如玉徒爲巧言鳥不解心款曲
孤鴻散江嶼連翩遶渚飛含嘶衡桂浦馳顧河朔畿
擯擯勁秋木昭昭淨冬暉窓前滌歡爵帳裏縫舞衣

芳歲猶且可日夜望君歸
憑楹翫夜月迴眺出谷雲還山路已遠往海不及群
徘徊淸淮汭顧慕廣江濆物情乖喜歇守操古難聞
三緘豐少姿容態傾動君
開奩覩容（一作朝）顏臨鏡訪遥塗君子事河源彌祀闕
還書春風掃地起飛塵生綺疏文袿爲誰設羅帳空
卷舒不怨身孤寂但念星隱隅
暖歲節物早萬萌迎春達春風夜嬛娟春霧朝晻靄
軟蘭葉可采柔桑條易捋怨咽對風景悶瞀守閨闥

天賦愁民命含生但契闊憂來無行伍歷亂如覃葛

幽蘭五首

傾輝引暮色孤景留思顏梅歇春欲罷期渡往不還
簾委蘭蕙露帳含桃李風攬帶昔何道坐令芳節終
結佩徒分明抱梁輒乖忤華落知不終空愁坐相誤
眇眇蛸掛網漠漠蚕弄絲空慙不自信怯與君畫期
陳國鄭東門古今共所知長袖暫徘徊駟馬停路岐

學古（一作北風雪）

北風十二月雪下如亂巾實是愁苦節惆悵憶（一作別）

情親會得兩少妾同是洛陽人嬛緜好眉目閑麗美
腰身凝膚皎若雪明淨色如神驕愛生盼矚聲媚起
朱唇衿服雜緹繢首飾亂瓊珍調絃俱起舞爲我唱
梁塵人生貴得意懷願待君申幸值嚴冬暮幽夜方
未晨齊衾久兩設角枕已雙陳願君早休息留歌待
三春

鮑明遠集卷第五

宋 上黨鮑照著
明 新安程榮校

潯陽還都道中

昨夜宿南陵今旦入蘆洲客行惜日月崩波不可留
侵星赴早路畢景逐前儔鱗鱗夕雲起獵獵曉風遒
騰沙鬱黃霧翻浪揚白鷗登艫眺淮甸掩泣望荊流
絕目盡平原時見遠煙浮倏忽坐還合俄思甚兼秋
未嘗違戶庭安能千里遊誰令乏古節貽此越鄉憂

還都道中三首

悅懌遂還心踊躍貪至勤鳴鷄戒征路暮息落日分
急流騰飛沫回風起江濆孤獸啼夜侶離鴻喚霜群
物哀心交橫聲切思紛紜歎慨訴同旅美人無相聞
風急訊灣浦裝高偃檣舳夕聽江上波遠極千里目
寒律驚窮蹊爽氣起喬木隱隱日沒岫瑟瑟風發谷
鳥還暮林諠潮上冰結洑夜分霜下淒悲端出遙陸
愁來攢人懷羈心苦獨宿
久宦迷遠川川廣每多懼薄止[illegible]亭閣歷險程路

霮䨴其隅岫濛昧江上霧時涼籟爭吹流浡浪奔趣
一作注惻焉增愁起搔首東南顧茫然荒野中舉目皆
凜素回風揚江泌　寒棲動樹太息終晨漏企我歸
颷遇

還都口號

分壤蕃帝華列正藹皇宮禮讌及年暇朝奏因歲通
維舟歇金景結棹俟昌風鉦歌首寒物歸吹踐開冬
陰沉煙寒合蕭瑟涼海空馳霜急歸節幽雲慘天容
旌鼓貫玄塗羽鷁被長江君王遲京國遊子思鄉邦
恩世共渝洽身願兩扳逢勉哉河濟客勤爾尺波功

還都至三山望石頭城

泉源安首流川末澄遠波晨光被水族曉氣歇林阿
兩江皎平迥三山鬱駢羅南帆望越嶠北榜指齊河
關扃繞天邑襟帶抱尊華長城非壑嶮峻岨似荆芽
攢樓貫白日摛堞隱丹霞征夫喜觀國遊子遲見家
流連入京引躑躅望鄉歌彌前歎景促逾近勸路多
偕萃猶如茲弘易將謂何

遇銅山掘黃精

土肪閟中經水芝韜內策寶餌緩童年命藥駐衰曆
矧蓄終古情重拾煙霧迹羊角棲斷雲榼口流隘石
銅溪晝森沉乳竇夜消滴既類風門磴復象天井壁
蹀蹀寒葉離灇灇秋水積松色隨野深月露依草白
空守江海思豈愧梁鄭客得仁古無怨順道今何惜

日落望江贈荀丞

旅人乏愉樂薄暮增思深日落嶺雲歸延頸望江陰
亂流灇大壑長霧匝高林林際無窮極雲邊不可尋
惟見獨飛鳥千里一揚音推其感物情則知遊子心
君居帝京內高會日揮金豈念慕群客咨嗟戀景沉

行樂至城東橋

鷄鳴關吏起伐鼓早通晨嚴車臨迥陌延瞰歷城闉
蔓草緣高隅修楊夾廣津迅風首旦發平路塞飛塵
擾擾遊宦子營營市井人懷金近從利撫劍遠辭親
爭先萬里塗各事百年身開芳及稚節含彩吝驚春
尊賢永照灼孤賤長隱淪客華坐銷歇端爲誰苦辛

答客

幽居屬有念含意未連詞會客從外來問若何所思

澄神自惆悵嘿慮久廻疑謂賓少安席方爲子陳之
我以華門士負學謝前基愛賞好偏越放縱少矜持
專求遂性樂不計緝名期歡至獨斟酒憂來輙賦詩
聲交（一作交友）稍希歇此意更堅滋浮生急馳電物道險
絃絲深憂寡情謬進伏兩睽時願賜卜身要得免後
賢尤

白雲

探靈喜解骨測化善騰天情高不戀俗厭世樂尋仙
鍊金宿明館屑玉止瑶淵鳳歌出林闕龍駕戾蓬山

凌崖采三露攀鴻戲五煙昭昭景臨霞湯湯風媚泉
命娥雙月際要媛兩星間飛虹眺卷河汎霧弄輕絃
笛聲謝廣賓神道不復傳一逐白雲去千齡猶未旋

和王丞

限生歸有窮長意（一作憶）無已年秋心日逈絕春思坐
連綿銜協曠古願斟酌高代賢遯迹俱浮海採藥共
還山夜聽橫石波朝望宿巖煙明澗予沿越飛蘿子
縈牽性好必齊遂迹幽非妄徧㳙志身世兼藏名琴
酒間

秋夜二首

夜久膏既竭啓明日未央環情倦始復空閨起晨裝
幸承天光轉曲影入幽堂徘徊集通隟宛轉燭廻梁
帷風自卷舒簾露視成行歲役急窮晏生慮備溫涼
絲紈夙染濯綿綿夜裁張冬雪旦夕至公子乏衣裳
華心愛零落非直惜容光願君翦衆念且共覆前觴

又

遁跡避紛喧貨農棲寂寞荒徑馳野鼠空庭聚山雀
既遠人世歡還賴泉卉樂折柳樊場圃負綆汲潭壑

霽旦見雲峰風夜聞海鶴江介早寒來白露先秋落
麻壟方結葉瓜田已掃籜傾暉忽西下廻景思華幕
攀蘿席中軒臨觴不能酌終古自多恨幽悲共淪鑠

觀圃人藝植

善賈笑蠶漁巧宦賤農牧遠養遍關市深利窮海陸
乘軺實金羈當壚信珠服居無逸身伎安得坐粱肉
徒承屬生幸政緩吏平陸春畦及耘藝秋場早芟築
澤閔既繁高山營又登孰抱鍤壠上飡結茅野中宿
空織己尚淳寧知俗飜覆

詠採桑

季春梅始落工女事蠶作（本下有明鏡淨桂光顏畢若盡二句）採桑淇洧間還戲上宮閣早蒲時結陰晚篁初解籜藹藹霧灑閨融融景盈幕乳鸛逐草蟲巢蜂拾花蕚是節最暄妍佳服又新爍綿歎對迴塗揚歌弄場藿抽琴試抒思薦珮果成託承君郢中美服義久心諾衞風古愉艷鄭俗舊浮薄靈願悲渡湘宓賦笑瀍洛盛明難重來淵意為誰涸君其且調絃桂酒妾行酌

詠雙鷰二首

雙燕戲雲崖羽翰始差池出入南閨裏經過北堂陲意欲巢君幕層楹不可窺沉吟芳歲晚徘徊韶景移悲歌辭舊愛銜淚覓新知

可憐雲中燕旦去暮來歸自知羽翅弱不與鵠爭飛寄聲謝飛鵠往事子毛衣瑣心誠貧薄巨玄節榮衰陰山饒苦霧危節多勁威豈但避霜雪當（一作復）儆野人機

發後渚

江上氣早寒仲秋始霜雪從軍乏衣糧方冬與家別蕭條背鄉心悽愴清渚發涼埃晦平皋飛潮隱修樾孤光獨徘徊空煙視昇滅塗隨前峰遠意逐後雲結華志公馳年韶顏慘驚節推琴三起歎聲為君斷絕

數詩

一身仕關西家族滿山東二年從車駕齋祭甘泉宮三朝國慶畢休沐還舊邦四牡輝長路輕蓋若飛鴻五侯相餞送高會集新豐六樂陳廣坐組帳揚春風七盤起長袖庭下列歌鍾八珍盈雕俎綺肴紛錯重九族共瞻遲賓友仰徽容十載學無就善宦一朝通

建除

建旗出燉煌西討屬國羌除去徒與騎戰車羅萬箱滿山又填谷投鞍合營墻平原亘千里旗鼓轉相望定舍後未休候騎敕前裝執戟無暫頓彎弧不解張破滅西零國生虜郅支王危亂悉平蕩萬里置關梁成軍入玉門士女獻壺漿收功在一時歷世荷餘光開壤襲朱紱左右佩金章閉帷草太玄茲事殆愚狂

從過舊宮

肅裝屬雲旅奉蹕承末塗嚴恭履桑梓加敬覽枌榆

雲布蘊川瀆帝寶伏篇圖虎變由石紐龍翔自丹淵
功冠生民始道妙神跪初宮坐留前一作皆制歌思溢
今衢餘祥見雲物遺像存陶漁泉流信清泌原野實
甘荼豈伊愛鄠鄗天險兼上腴東秦邦北門非親誰
克居仁聲日月懋惠澤雲雨敷盧令美何歇唐風久
不渝微臣逢世慶征賦備人徒空費行葦德採東謝
生芻

從拜陵登京峴

孟冬十月交殺盛陰欲終風烈無勁草寒甚有凋松
軍井冰晝結士馬氈夜重晨登峴山首霜雪凝未通
息鞍循隴上支劒望雲峰表裏觀地嶮升降究天容
東嶽覆如礪瀛海安足窮傷哉良永矣馳光不再中
衰賤謝遠願疲老還舊邦深德竟何報徒令田陌空

臨川王服竟還田里

送舊禮有終事居慙儒薄稅駕罷朝衣歸志願巢壑
尋思邈無報退命愧天爵捨耨將十齡還得守場藿
道經盈竹笥農書滿塵閣愴愴秋風生慼慼寒緯作
豐霧粲草華高月麗雲崿屏跡勤躬稼衰疾倚藥

顧此謝人群豈直止商洛

鮑明遠集卷第六

宋　上黨鮑照著

明　新安程榮校

行京口至竹里

高柯危且竦鋒石橫復仄複澗隱松聲重崖伏雲色冰閉寒方壯風動鳥傾翼斯志逢凋嚴孤遊值曛逼兼塗無憩鞍半菽不遑食君子樹令名細人効命力不見長河水淸濁俱不息

登翻車峴

高山絶雲霓深谷斷無光晝夜淪霧雨冬夏結寒霜淖坂既馬嶺積路又羊腸畏塗疑旅人忌轍覆行箱昇岑望原陸四眺極川梁遊子思故居離客遲新鄉新知有客慰追故遊子傷

冬日

嚴風亂山起白日欲還次曛霧蔽窮天夕陰晦寒地煙氛有氛氳淸光無明異風急野田空饑禽稍相棄含生共通閉懷賢敦爲利天規苟平圓寧得已偏媚瀉海有歸潮衰容不還稚君今且安歌無念老方至

詠史

五都矜財雄三川養聲利百金不市死明經有高位京城十二衢飛甍各鱗次仕子彯華纓游客竦輕轡明星晨未晞軒蓋已雲至賓御紛颯沓鞍馬光照地寒暑在一時繁華及春媚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棄

從庾中郎遊園山石室

荒塗趣山楹雲崖隱靈（一作虛）室岡澗紛縈抱林障沓重密晝昏晨蹬路深活活梁水疾幽隅秉晝燭地牖窺朝日怪石似龍章瑕璧麗錦質洞庭安可窮漏井終

不溢沉空絶景聲崩危坐驚慄神化豈有方妙象竟無述至哉鍊玉人處此長自畢

自礪山東望震澤

瀾漫潭洞波合沓嶼嶂雲漲島遠不測崗澗近難分幽篁愁暮見思鳥傷夕聞以此藉沉痾棲迹別人羣結言非盡書有念豈敷文

登雲陽九里埭（一作塚）

宿心不復歸流年抱衰疾既成雲雨人悲緒終不一徙憶江南聲空錄齊后瑟方絶縈絃思豈見繞梁日

與伍侍郎別

民生如野鹿知愛不知命飲齕具攢聚翹陸歘驚迸傷我慕類心感爾食苹性漫漫鄢郢塗渺渺淮海逕子無金石質吾有犬馬病憂樂安可言離會孰能定欽哉慎所宜砥德乃爲盛貧游不可忘久交念敦敬

吳興黃浦亭庾中郎別

風起洲渚寒雲上日無輝連山眇烟霧長波迴難依旅鴈方南過浮客未西歸已經江海別復與親眷違奔景易有窮離袖安可揮懽觴爲悲酌歌服成泣衣

温念終不渝藻志遠存追役人多牽滯顧路慙奮飛昧心附遠翰烱言藏佩韋

送別王宜城

發郢流楚思涉淇興衛情既逢靑春獻復値白蘋生廣望周千里江郊藹微明擧爵自惆悵歌管爲誰淸頹陰騰前藻淮陽流昔聲樹道慕高華屬路佇深馨

送從弟道秀別

參差生密念躑躅行思疑（疑一作悲）思戀光景密念盈（一作彌）歲時歲時多但折光景乏安怡以此苦風情日

與荀中書別

夜驚懸旗登山臨朝日揚袂別所思浸淫旦潮廣瀾漫宿雲滋天陰懼先發路遠常早辭篇詩後相憶杯酒今無持游子苦行役冀會非遠期

贈傅都曹別

輕鴻戲江潭孤鴈集洲沚邂逅兩相親緣念共無已風雨好東西一隔頓萬里追憶棲宿時聲容滿心耳落日川渚寒愁雲繞天起短翮不能翔徘徊烟霧裏

和傅大農與僚故別

絕節無緩響傷鴈有哀音非同年歲意誰共別離心

伊昔謬通塗冠屣預人林浮江望南嶽登潮窺海陰孰謂游居淺慕美久相深萋萋春草秀嚶嚶喜候禽辰物盡明茂尊盛獨幽沉之子安所適我方栖舊岑墜歡豈更接明愛邈難尋

送盛侍郎餞候亭

霑霜襲冠帶驅駕越城闉北臨出塞道南望入鄉津高墉宿寒霧平野起秋塵君爲坐堂子我乃負羈人欣悲豈等志甘苦誠異身結睇園中草惟悴悲此春

與荀中書別

勞舟厭長浪旆倦行風逮翮感孤志契闊傷賤躬
親交篤離愛眷戀置酒終敷文勉征念竣藻慰愁容
思君吟涉洧撫已謠渡江慙無黃鶴翅安得久相從
願遂宿知意不使舊山空

喜雨 奉勅作

營社達群陰屯雲擁積陽河井起龍蒸日晛斂遊光
族雲飛泉室震風沉羽鄉升雰浹地維傾潤瀉天潢
平灑周海嶽曲潦溢川莊驚雷鳴桂渚廻湍流玉堂
珍木抽翠條炎卉擢朱芳闤市欣九賦京廩開萬箱

無謝堯爲君何用知柏皇

詠蕭史

蕭史愛少年嬴女恣童顏火粒願排棄霞霧好登攀
龍飛送天路鳳起出秦關身去長不返簫聲時往還

贈故人馬子喬六首

躑躅城上羊攀隅食玄草俱共日月輝昏明獨何早
夕風飄野籜飛塵被長道親愛難重見懷憂坐空老

其二

寒灰滅更燃夕華晨更鮮春冰雖暫解冬水復還堅
佳人捨我去賞愛長絕緣歡至不留日感物輒傷年

其三

松生隴坂上百尺下無枝東南望河尾西北隱崑崖
野風振山籟朋鳥夜驚離悲涼貫年節蔥翠恒若斯
安得草木心不怨寒暑移

其四

種橘南池上種杏北池中池北既少露池南又多風
早寒逼晚歲衰恨滿秋容湘濱有靈鳥其字曰鳴鴻
一挹緇繳痛長別遂無雙

其五

皎如川上鵠赫似握中丹宿心誰不欺明白古所難
憑楹覩皓露灑泗盈憂顏永念平生意窮光不忍還
淹留徒攀桂延佇空結蘭

其六

雙劍將離別先在匣中鳴煙雨交將夕從此忽分形
雌沉吳江裏雄飛入楚城吳江深無底楚闕有崇扃
一爲天地別豈直限幽明神物終不隔千祀儻還并

採菱歌七首

鶩舲馳桂浦息棹偃椒潭簫弄澄湘北菱歌清漢南

又

弭榜搴蕙荑停唱紉薰若含傷拾泉花縈念採雲萼

又

睽闊逢暄新悽怨值妍華秋心不可盪春思亂如麻

又

要艶雙嶼裏望美兩洲閒褭褭風出浦容容日向山

又

煙曀越嶂深箭迅楚江急空抱琴中悲徒望近關泣

緘歎凌珠淵收慨上金堤春芳行歇落是人方未齊

又

思今懷近憶望古懷遠識懷古復懷今長懷終無極

山行見孤桐

桐生叢石裏根孤地寒陰上倚崩峰勢下帶洞阿深
奔泉冬激射霧雨夏霖淫未霜葉已肅不風條自吟
昏明積苦思晝夜叫哀禽棄妾望掩淚逐臣對撫心
雖以慰單危悲涼不可任幸願見雕斲爲君堂上琴

鮑明遠集卷第六　終

鮑明遠集卷第七

宋　上黨鮑照著

明　新安程榮校

見賣玉瓶者 并序

見賣玉瓶者或人欲買疑其是珉不肎成市聊作此
詩以戲買者

涇渭不可雜珉玉當早分子實舊楚客蒙俗謬前聞
安知理孚采豈識質明溫我方歷上國從洛入函轘
揚光十貴室馳譽四豪門奇聲振朝邑高價服鄉村

寧能與爾曹瑜瑕稍辨論

從登香爐峯

辭宗盛荊夢登高美兒繹徒收杞梓饒曾非羽人宅
羅景藹雲扃沾光扈龍策御風親列涂乘山窮禹迹
含嘯對霧岑延蘿倚峯壁青冥搖煙樹穹跨負天石
霜崖滅土膏金澗測泉脉旋淵抱星漢乳竇通海碧
谷館駕鴻人巖棲咀丹客殊物藏珍怪奇心隱仙籍
高世伏音華綿古遁精魄蕭瑟生哀聽參差遠驚覿
慙無獻賦才洗汙奉毫帛

夢歸鄉

衘涙出郭門撫劍無人逵沙風暗空起離心眷鄉畿夜分就孤枕夢想蹔言歸孀婦當戶歎搔絲復鳴機慊款論久別相將還綺闈歷歷簷下涼朧朧帳裏輝刈蘭爭芬芳採菊競葳蕤開奩奪香蘇探袖解纓徽夢中長路近覺後大江違驚起空歎息恍惚神魂飛白水漫浩浩高山壯巍巍波瀾異往復風雲改榮衰此土非吾土慷慨當告誰

從臨海王上荆初發新渚

客行有苦樂但問客何行扳龍不待翼附驥絕塵冥梁珪分楚牧羽鷁指全荆雲艫掩江汜千里被連旌戾戾旦風遒嘈嘈晨鼓鳴收纜辭帝郊揚棹發皇京狐兔懷窟志犬馬戀主情撫襟同太息相顧俱涕零奉役塗未啓思歸思已盈

望孤石

江南多暖谷雜樹茂寒峯朱華抱白雪陽條熙朔風蚌節流綺藻輝石亂煙虹泄雲去無極馳波往不窮簫歌清漏畢徘徊朝景終浮生會當幾歡酌每盈衷

登黃鶴磯

木落江渡寒鴈還風送秋臨流斷商絃瞰川悲棹謳適郢無東轅還夏有西浮三崖隱丹磴九派引滄流涙竹感湘別弄珠懷漢遊豈伊藥餌泰得奪旅人憂

岐陽守風

差池玉繩高掩映（一作譪）瑤井沒廣岸屯宿陰懸崖棲歸月役人喜先馳軍令申早發洲迴風正悲江寒霧未歇飛雲日東西別鶴方楚越塵衣孰揮澣蓬思亂光髮

在江陵歎年傷老

五難未易夷三命戒淵抱方瞳起松髓頩髮疑桂腦役生良自休大患安足保開簾窺景夕備屬雲物好翾翾燕弄風嫋嫋柳垂道池瀆亂蘋萍園陵美花草節如驚灰異零落就衰老

玩月城西門廨中

始見西南樓纖纖如玉鉤末映東北墀娟娟似蛾眉蛾眉蔽珠櫳玉鉤隔瑣窻三五二八時千里與君同夜移衡漢落徘徊入戶中歸華先委露別葉早辭風

客遊厭苦辛仕子倦飄塵休澣自公日宴慰及私辰
蜀琴抽白雪郢曲發陽春肴乾酒未闋金壺啓夕淪
迴軒駐輕蓋留酌待情人

代挽歌

獨處重冥下憶昔登高臺傲岸平生中不爲物所裁
埏門只復閉白蟻相將來生時芳蘭體小蟲今爲災
玄鬢無復根骷髏依靑苔憶昔好飲酒素盤進靑梅
彭韓及廉藺疇昔已成灰壯士皆死盡餘人安在哉

夜聽妓二首

夜來坐幾時銀漢傾露落澄滄入閨景葳蕤被園藿
絲管感暮情哀音遶梁作芳盛不可恒及歲共爲樂
天明坐當散琴酒駛絃酌

蘭膏消耗夜轉多亂筵雜坐更絃歌傾情逐節寍不
苦特爲盛年惜容華

梅花落

中庭雜樹多偏爲梅咨嗟問君何獨然念其霜中能
作花露中能作實搖蕩春風媚春日念爾零落逐寒
風徒有霜華無霜質

古詞

容華不待年何爲客遊梁九月寒陰合悲風斷君腸
歎息空房婦幽思坐自傷勞心結遠路惆悵獨未央

可愛

風帷閃珠帶月幌垂霧羅魏粲縫秋裳趙豔習春歌

夜聽聲

辭鄉不覺遠歡寡憂自繁何用慰秋望淸燭視夜飛

酒後

晨節無兩淹年意不俱嫭泊非羽酌歡何用慰愁旅

講易

雲澤翔羽姬横盖招益人貧園無金尚履道易著紳

王昭君

既事轉蓬遠心隨雁路絕霜鞞旦夕驚邊笳中夜咽

中興歌十首

千冬逢一春萬夜見朝日生平値中興歡起百憂畢

又

中興太平運化淸四海樂祥景照玉臺紫煙遊鳳閣

又

碧樓含夜月紫殿爭朝光綵墀散蘭麝風起自生芳

又

白日照前窗玲瓏綺羅中美人掩輕扇含思歌春風

又

三五容色滿四五妙華歇已輸春日歡分隨秋光没

又

北出湖邊戲前逐苑中遊飛轂繞長松馳管逐波流

又

九月秋水清三月春花滋千金逐良日皆競中興時

又

窮泰已有分壽夭復屬天既見中興樂莫持憂自煎

又

襄陽是卜地壽陽非帝城今日中興樂遥冶在上京

又

梅花一時艷竹葉千年色願君松柏心採照無窮極

吳歌三首

夏口樊城岸曹公却月樓觀見流水還識是儂淚流

又

夏口樊城岸曹公却月戍但觀流水還誰是儂淚

又

人言荆江狹荆江定自濶五兩了無聞風聲那得達

與謝尚書莊三連句

霞輝兮潤朗日靜兮川澄風輕桃欲開露重蘭未勝水光溢兮松霧動山煙疊兮石露凝晻映晨物綵連綿夕羽興

在荆州與張史君李居士連句

橋磴支古轍篁路拂輕鞍三尹無喜色一適或垂竿

月下登樓連句

髣髴蘺月光繽紛篁霧陰樂來亂憂念酒至歇憂心 鮑博士 露入覺牖高勞深測苑深清氣澄永夜流吹不可臨 王延秀 密峯集浮碧踈瀾道瀌滹嗽玉延幽性振桂藉知音 荀原之 展意事淪晦良歡戒勿禓昭景有遺駟孤賈無留金 荀中書萬秋

字謎三首

二形一體四支八頭四八二八飛泉仰流井

頭如刀尾如鉤中央橫廣四角六抽右面負兩刀左
邊雙屬牛龜

又

乾之一九隻立無偶坤之二六宛然雙宿土

鮑明遠集卷第八

宋 上黨鮑照著
明 新安程榮校

擬行路難十八首

奉君金卮之美酒瑇瑁玉匣之雕琴七綵芙蓉之羽帳九華蒲萄之錦衾紅顏零落歲將暮寒光宛轉時欲沉願君裁悲且減思聽我抵節行路吟不見栢梁銅雀上寧聞古時清吹音

洛陽名工鑄為金博山千斲復萬鏤上刻秦女攜手仙承君清夜之歡娛列置幃裏明燭前外發龍鱗之丹綵內含麝芬之紫煙如今君心一朝異對此長歎終百年

璇閨玉墀上椒閣文窗綉戶垂羅幕中有一人字金蘭被服纖羅采芳藿春燕差池風散梅開幃對景弄春爵含歌攬涕恒抱愁人生幾時得為樂寧作野中之雙鳧不願雲間之別鶴

瀉水置平地各自東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歎復坐愁酌酒以自寬舉杯斷絕歌路難心非木石

豈無感吞聲躑躅不敢言

君不見河邊草冬時枯死春滿道君不見城上日今暝沒盡去明朝復更出今我何時當得然一去永滅入黃泉人[illegible]古多歡樂少意氣敷腴在盛年且願得志數相就牀頭恒有沽酒錢功名竹帛非我事存亡貴賤付皇天

對案不能食拔劍擊柱長歎息丈夫生世會幾時安能蹀躞垂羽翼棄置罷官去還家自休息朝出與親辭暮還在親側弄兒牀前戲看婦機中織自古聖賢盡貧賤何況我輩孤且直

愁思忽而至跨馬出北門舉頭四顧望但見松栢園荆棘鬱蹲蹲（集作樽樽）中有一鳥名杜鵑言是古時蜀帝魂聲音哀苦鳴不息羽毛憔悴似人髠飛走樹間啄（集作逐）蟲蟻豈憶往日天子尊念此死生變化非常理中心惻愴不能言

中庭五株桃一株先作花陽春妖冶二三月從風簸蕩落西家西家思婦見悲惋零淚霑衣撫心歎初送我君出戶時何言淹留節廻換牀席生塵明鏡垢纖腰瘦削髮蓬亂人生不得恒稱意惆悵徙倚至夜半

刲蘖染黃絲黃絲歷亂不可治我昔與君始相値爾時自謂可君意結帶與君言死生好惡不相置（一作結帶與君同死生好惡不擬相棄置）今日見我顏色衰意中索寞（一作錯漠）與先異還君金（一作玉）釵玳瑁簪不忍見之益愁思

君不見舜華不終朝須臾淹冉零落銷盛年妖艶浮華輩不久亦當詣塜頭一去無還期千秋萬歲無音詞孤魂煢煢空隴間獨魄徘徊遶墳基但聞風聲野鳥吟豈憶平生盛年時爲此令人多悲悒君當縱意自熙怡

君不見枯籜走階庭何時復青著故莖君不見亡靈蒙享祀何時傾杯竭壺罌君當見此起憂思寧及得與時人爭人生倏忽如絕電華年盛德幾時見但令縱意存高尚旨酒佳肴相胥讌持此從朝竟夕暮差得亡憂消愁怖胡爲惆悵不能已難盡此曲令君忤

今年陽初花滿林明年冬末雪盈岑推移代謝紛交轉我君邊戍獨稽沉執袂分别已三載邇來寂淹無分音朝悲慘慘遂成滴暮思遶遶最傷心膏沐芳餘

乂不御蓬首亂鬢不設簪徒飛輕埃舞空帷粉筐黛
器靡復遺自生留世苦不幸心中惕惕恒懷悲
春禽喈喈旦暮鳴最傷君子憂思情我初辭家從軍
僑榮志溢氣干雲霄流浪漸冉經三齡忽有白髮素
髭生今暮臨水拔已盡明日對鏡復已盈但恐羇死
為鬼客客思寄滅生空精每懷舊鄉野念我舊人多
悲聲忽見過客問何我寧知我家在南城答云我曾
居君鄉知君遊宦在此城我行離邑已萬里今方羇
役去遠征來時聞君婦閨中孀居獨宿有貞名亦云

朝悲泣閑房又聞暮思淚霑裳形容憔悴非昔悅蓬
鬢衰顏不復妝見此令人有餘悲當願君懷不暫忘
君不見少壯從軍去白首流離不得還故鄉窅窅日
夜隔音塵斷絕阻河關朔風蕭條白雲飛胡笳哀極
邊氣寒聽此愁人兮奈何登山遠望得留顏將死胡
馬跡能見妻子難男兒生世轗軻欲何道綿憂摧抑
起長歎
君不見栢梁臺今日丘墟生草萊君不見阿房宮寒
雲澤雉栖其中歌妓舞女今誰在高墳壘壘滿山隅
長袖紛紛徒競世非我昔時千金軀隨酒逐樂任意
去莫令含歎下黃壚
君不見氷上霜表裏陰且寒雖蒙朝日照信得幾時
安民生故如此誰令摧折強相看年去年來自如削
白髮零落不勝冠
君不見春鳥初至時百草含青俱作花寒風蕭索一
旦至竟得幾時保光華日月流邁不相饒令我愁思
怨恨多
諸君莫歎貧富貴不由人丈夫四十彊而仕余當二

十弱冠辰莫言草木委冬雪會應蘇息遇陽春對酒
敘長篇窮途運命委皇天但願樽中九醖滿莫惜牀
頭百箇錢直得優游卒一歲何勞辛苦事百年

松栢篇 并序

余患腳上氣四十餘日知舊先借傅玄集以余病劇
遂見還開袠適見樂府詩龜鶴篇於危病中見長逝
詞惻然酸懷抱如此重病彌時不差呼吸乏喘舉目
悲矣火藥間鈌而擬之
松栢受命獨歷代長不衰人生浮且脆鴆若晨風悲

東海迸逝川西山導落暉南郭悅籍短蒿里收永歸
諒無疇昔時百病起盡期志士惜牛刀忍勉自療治
傾家行藥事顛沛去迎醫徒備火石苦奄至不得辭
龜齡安可獲岱宗限已迫睿聖不得留爲善何所益
捨此赤縣居就彼黃壚宅永離九原親長與三辰隔
屬纊生望盡闔棺世業埋事痛存人心恨結亡者懷
祖葬既云及壙遂亦已開室族內外哭親疏同共哀
外姻遠近至名列通夜臺扶輿出殯宮低回戀庭室
天地有盡期我去無還日居者今已盡人事從此畢
火歇烟既沒形消聲亦滅鬼神來依我生人永辭訣
大暮杳悠悠長夜無時節鬱湮重冥下煩寃難具說
安寢委沉寞戀戀念平生事業有餘結刊述未及成
資儲無擔石兒女皆孩嬰一朝放捨去萬恨纏我情
追憶世上事束教已自拘明發靡怡愈夕歸多憂虞
輟閒晨逕荒撤宴式酒濡知今瞑日苦恨失爾時娛
遙遙遠民居獨埋深壤中墓前人跡滅冢上草日豐
空林響鳴蜩高松結悲風長寐無覺期誰知逝者窮
生存處交廣連榻舒華茵已沒一何苦楛哉不容身

昔日平居時晨夕對六親今日掩奈何一見無諧因
禮席有降殺三齡速過隙几筵就收撤室宇改疇昔
行女遊歸途仕子復王役家世本平常獨有亡者劇
時祀望歸來四節靜塋丘孝子撫墳號父兮知來不
欲還心依戀欲見絕無由煩寃荒隴側肝心盡崩抽

侍宴覆舟山二首 勅爲柳元景作

息雨清上郊開雲照中縣遊軒越丹居暉燭集涼殿
凌高躋飛楹追焱起流宴豁苑含靈群品庭藏物變
明暉爍神都麗氣冠華甸目遠幽情周醴洽深恩遍

又

繁霜飛玉闥愛景麗皇州清蹕戒馳路羽蓋佇宜遊
神居既崇盛岩嶮信環周禮俗陶德聲昌會溢民謳
慙無勝化質謬從雲雨浮 一作遊

登廬山二首

懸裝亂水區薄旅次山楹千巖盛阻積萬壑勢迴縈
巃嵸高昔貌紛亂襲前名洞澗窺地脈聳樹隱天經
松磴上迷密雲竇下縱橫陰冰實夏結炎樹信冬榮
嘈嚌晨鵾思叫嘯夜猨清深崖伏化迹穹岫閟長靈

乘此樂山性重以遠遊情方躋羽人途來與煙霞并

又盧山望石門（藝文類聚作登）

訪世失隱淪從山異靈士明發振雲冠升嶠遠棲趾
高岑隔半天長崖斷千里氛霧承星辰潭壑洞江汜
嶄絕類虎牙巑岏象熊耳埋冰或百年韜樹必千祀
雞鳴清澗中猨嘯白雲裏瑤波逐穴開霞石觸峯起
迴互非一形參差悉相似傾聽鳳管賓緬望釣龍子
松桂盈膝前如何穢城市

發長松遇雪

既逆寒與陵（一作冥陸）方浹馳振風搖地局封雪滿
杈江渠合爲陸大野浩無涯飲泉凍馬骨斷冰傷
役疲昆明豈不慘黍谷寧可吹

蒜山被始興王命作

暮冬霜朔嚴地閉泉不流玄武藏木陰丹鳥（一作烏）還
養羞勞農澤既周役車時亦休高薄符（一作浮）好精（一作消）
藻駕及時遊鹿苑豈淹睇兔園不足留升嶠眺日
軏臨迥望滄洲雲生玉堂裏風靡銀臺陂石類星
懸嶼木似烟浮形勝信天府珍寶麗皇州白日迴清

景芳豔洽歡柔參差出寒吹颷戾江上謳王德爰文
雅飛瀚灑鳴球美哉物會昌衣道服光猷

冬至

舟遷莊甚笑水流孔急歎景移風度改日至晷迴換
眇眇負霜鶴皎皎帶霜鴈長河結瀾玕層冰如玉岸
哀哀古老容慘顏愁歲晏催促時節過逼迫聚離散
美人還未央鳴箏誰與彈

蜀四賢詠（司馬相如 嚴君平 王褒 揚雄）

渤潏水浴鳧春山玉抵鵲皇漢方盛明群龍滿階閣

君平因世閑得還守寂寞閉簾注道德開卦述天爵
相如達生旨能屯復能躍陵令無人事毫墨時灑落
褒氣有逸倫雅績信炳博如令聖納賢金瑠易羈絡
良遮神明遊豈伊覃思作玄經不期賞蟲篆憂散樂
首路或參差投駕均遠托身表既非我生內任（一作甚）
豐薄

秋日示休上人

枯桑葉易零疲客心易驚今茲亦何早已聞絡緯鳴
迴風滅且起卷蓬息復征愴愴簟上寒悽悽帳裏清

物色延暮思霜露逼朝榮臨堂觀秋草東西望楚城百物方蕭瑟坐歎從此生

和王義興七夕

宵月向掩扉夜霧方當白寒機思孀婦秋堂泣征客匹命無單年偶影有雙夕暫交金石心須臾雲雨隔

贈鮑侍郎休 釋惠休

玳枝兮金英綠葉兮紫莖不入君玉杯低彩還自榮想君不相艷酒上視塵生當令芳意重無使盛年傾

荅休上人

酒出野田稻菊生高岡草味貌復何奇能令君傾倒玉椀徒自羞爲君慨此秋金盃覆牙柈何爲心獨愁

和王護軍秋夕

散漫秋雲遠蕭蕭霜月寒驚飈西北起孤鴈夜往還開軒當戶牖取琴試一彈停歌不能和終曲久辛酸金氣方勁殺隆陽微且單泉涸甘井竭節徙芳歲殘生事各多少誰共知易難投章心蘊結千里途輕紈順託孤老暇觴思暫開餐

懷遠人

哀樂生有端離會起無因去事難重念恍惚似如神屬期眇起遠後遇邈無辰馳風掃遲路輕蘿含夕塵思君成首疾欲息眉不伸

春羈

征人歎道遐去鄉悄路遍佳期每無從淮陽非尺咫春日起遊心芳情出徙倚岫遠雲烟綿谷屈泉靡迤風起花四散露濃條 暄妍正在茲摧抑多嗟思嘶聲名邊堅豈我籍中紙染翰餉君琴新聲憶解子

三日

氣暄動思心柳青起春懷時豔憐花藥服淨悅登臺提觴野中飲愛心煙未開露色染春草泉源潔冰苔泥泥濡露條嫋嫋承風栽凫雛掇苦薺黃鳥銜櫻梅解衿欣景預臨流競覆杯美人竟何在浮心空自摧

苦雨

連陰積澆灌滂沱下霖亂沉雲日夕昏驟雨望朝旦蹊濘走獸稀林寒鳥飛宴密霧冥下溪聚雲屯高岸野雀無所依群雞聚空館川梁日已廣懷人邈渺漫徒酌相思酒空急促明彈

三日遊南苑

採蘋及華月追節逐芳雲騰觴溢材疏麗日曄山文清潭圓翠會化薄緣綺紋合樽遽景斜析榮忿組芬

歲暮悲

霜露迭濡潤草木互榮落日夜改運周今悲復如昨晝色苦沉陰白雪夜迴薄皦潔冒霜鴈飄揚出風鶴天寒多顏苦妍容逐丹壑絲罥千里心獨宿乏然諾歲暮美人還寒壺與誰酌

園中秋散一作園中載散

負疾固無豫晨衿悵已單氣交蓬門疎風數園草殘荒墟半晚色幽庭憐夕寒既悲月户清復切夜蟲酸流枕商聲苦騷殺年志闌臨歌不知調發興誰與歡儻結絃上情豈孤林下彈

詠秋

秋蘭徒晚綠流風漸不親飈我垂思幕驚此梁上塵沉陰安可久豐景將遂淪何由忽靈化暫見别離人

秋夕

慮沸擁心用夜默發思機幽閨溢涼吹閑庭滿清曔紫蘭花已歇青梧葉方稀江上凄海戾漢曲驚朔霏髮斑悟壯晚物謝知歲微臨宵嗟獨對撫賞怨情違躊躇空明月惆悵徒深帷

望水

刷鬢垂秋日登高觀水長千澗無别源萬壑共一廣流駛巨石轉湍迴急沫上苕苕嶺岸高照照寒洲爽東歸難忖惻日逝誰與賞臨川憶古事目孱千載想河伯自矜大海若沉渺莽

詠白雪

白珪誠自白不如雪光妍工隨物動氣能逐勢方圓無妨玉顏媚不奪素繪鮮投心障苦節隱迹避榮年蘭焚石既斷何用恃芳堅